人文地理概論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 ◎ 編

王志弘 李延輝 余佳玲 方淑惠

石尚久 陳毅峰 趙綺芳 ◎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人文地理概論》提供了新穎、全面且深富啟發的大一人文地理學導論。這本重要的新教科書，引介了當今人文地理的刺激風味，不僅展演出大家熟悉的次領域，還讓構成這門學科尖端的當代發展，變得親切易懂。

本書特色包括：34 章由各領域傑出地理學家撰寫的簡明易讀篇章，收錄關鍵術語與概念的詞彙，遍布全書的關鍵論點摘要，每章附有添加註解的延伸讀物指南，還有精采的各類圖表和照片。

9 789577 322531

編者簡介

Paul Cloke

現任職於艾賽司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

地理學院

Philip Crang

現任職於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地理學系

Mark Goodwin

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地理與地球科學研究所

譯者簡介

王志弘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導論、1-6 章、12 章、後記、詞彙，以及全書校閱）

李延輝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師大翻譯所博士班（22-28、33-34 章）

余佳玲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14-18 章）

方淑惠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13、19-21 章）

石尚久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7-11 章）

陳毅峰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30-32 章）

趙綺芳

東華大學民族文化系助理教授（29 章）

人文地理概論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Paul Cloke
Philip Crang ◎ 編
Mark Goodwin

王志弘、李延輝、余佳玲、方淑惠
石尚久、陳毅峰、趙綺芳 ◎ 譯

Copyright © 1999 by Arnol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rnol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rnol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Chu Liu Book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文地理概論／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編；王志弘等譯. --初版. --台北市：巨流, 2006〔民95〕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ISBN 978-957-732-253-1(平裝)
1. 人文地理
718.5　　95012881

人文地理概論

原書名：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編者：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　嶺
譯者：王志弘、李延輝、余佳玲、方淑惠、
石尚久、陳毅峰、趙綺芳
封面設計：曾瑞靖
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集英樓2F
電話：(02)86613898
傳真：(02)86615465
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　律師
電話：(02)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F之2
電話：(07)226526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78-957-732-253-1 (平裝)
2007年9月初版二刷
定價：63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錄

撰稿者名單 X
謝誌 XII

導論 XIII
什麼是人文地理學？ XIV
今日人文地理學研究 XVII
本書結構與風格 XIX

第一篇　基礎 001

導論 003
第一章　文化—自然 006
導言 006
社會的空間建構 007
讓地理景觀活起來 012
第二章　社會—空間 017
導言 017
從社會到空間 017
社會的空間結構 023
第三條路？ 027
結論 031
第三章　在地—全球 033
導言 033
在地事務，全球視野 033
鑲嵌 037
系統 041
網路 043
結論 046
第四章　結構—能動性 048
導言：結構、能動性和夜間出遊 048
人文地理學中的結構與能動性 050
超越結構與能動性的兩極 055
結論 056
第五章　自我—他者 058

導言：以自我爲中心的地理？ 058
自我反思 060
感受他者 065
結論 072
第六章　影像—現實 074
導言 074
感知過程 074
繪圖 076
影像地理 079
受到影像塑造的地理 080
眞相就在那邊？ 082

第二篇　主題 085

導論 087

第一部分　發展地理學 089

導論 089
第七章　發展、後發展與全球政治經濟 092
導言 092
論述、發展主義與全球政治經濟 093
脈絡中的「後發展主義」 095
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裡的通路、風險與培力 100
結論 102
第八章　生存與抵抗 105
導言：人民生存的威脅 105
地理與抵抗 106
社會運動鬥爭：爲生存而抵抗 107
結論：抵抗與地理 113
第九章　反思發展 115
導言 115
地理與後殖民主義 116
將發展置入脈絡：女性主義與性別 118
發展、權力與國家 121
新體制形式 122

結論 123

第二部分　經濟地理學 126

導論 126
第十章　生產 129
第一個故事：資本、賽車與經濟區域 129
生產地理 130
生產與再生產 132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空間 135
第二個故事：資本、金融與全球經濟地理 141
結論 143
第十一章　貨幣與金融 146
導言 146
國際金融地理 148
金融的國家地理 151
結論：政府的角色？ 154
第十二章　消費 155
導言 155
消費的變貌：從負面道德到贖回的消費 155
對客體的慾望：社會區別和大眾消費 158
地理的消費 161
結論 165

第三部分　環境地理學 166

導論 166
第十三章　可持續性 169
導言 169
何謂可持續性？ 169
可持續性：不只是術語？ 171
可持續性與第三世界發展 173
可持續性與生物多樣性 177
結論：與可持續性共同生活 179
第十四章　環境問題與管理 181
環境政策的起源 181

環境政策的性質 185
落實可持續性發展 189
結論 190
第十五章　環境知識與環境主義 191
脈絡 192
全球化：環境傳播生產與消費中的核心議題 194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改變生活風格的挑戰 199
結論：環境知識的地理學 202

第四部分　歷史地理學 204

導論 204
第十六章　現代性與現代化 207
導言：這是個現代世界 207
現代性與現代化就是進步 209
現代性與現代化是創造性的破壞 212
結論：許多現代性 215
第十七章　現代世界的地理歷史詮釋 218
故事與地圖 219
現代性：具現代特質與現代世界 220
定位現代性 221
首要現代性 224
結論 228
第十八章　記憶與襲產 229
導言 229
關於襲產，我們該知道什麼？ 230
菁英地景：從鄉間別墅到我們的房屋 231
死亡地景：記住大屠殺 235
結論：歷史空間或記憶空間？ 238

第五部分 政治地理學 240

導論 240
第十九章　批判的地緣政治 242
導言 242
地緣政治的傳統：地理是統治權術的輔佐 243

冷戰地緣政治 245
批判的地緣政治 246
第二十章　公民資格與治理 253
導言 253
有爭議的公民資格空間 254
變動的治理地理 258
結論：公民資格與治理的空間 263
第二十一章　國族主義 265
導言 265
國族主義 266
國族主義的地理 269
曲折多變的國族主義 271
結論 274

第六部分　社會與文化地理學 276

導論 276
第二十二章　想像的地理 279
導言 279
想像的地理，以及它爲什麼重要 279
想像文化 281
國族意象 284
結論 287
第二十三章　地景 290
認識地景 290
家鄉如畫：孕育文明視野 291
海外如畫 294
後殖民地景 297
結論 299
第二十四章　地方 302
地方、秩序與分類 302
私人地方與公共地方 303
鄉村與都市 307
結論：地方、分類與逾越 311

第三篇　脈絡 313

導論 315
第二十五章　身體 318
導言：不只是血肉 318
對於身體的生物與社會管制 320
社會期待 322
操演—應對策略 324
身體對社會互動的意涵 327
第二十六章　城市 329
導言：身居都市世界 329
從都市化到反都市化 329
工作消失時：芝加哥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332
市中心的縉紳化與閣樓生活 336
全球城市裡的不平等 339
結論 341
第二十七章　鄉村 344
導言：鄉村來到了城鎮？ 344
鄉村與城市的模糊 346
商品化鄉村 351
眼不見爲淨：鄉村的他者？ 355
結論：鄉村景觀的強大地理？ 357
第二十八章　歐洲 359
導言 359
歐洲文化與想像的共同體 361
「想像共同體」的問題 365
結論 370
第二十九章　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 371
導言：描繪帝國 371
帝國經驗 373
「後殖民」地理 379
結論 381
第三十章　遷移與流移 383
導言 383
地理與遷移 384
遷移與全球化 385
全球化、遷移與文化 386

流移文化 390
流移空間 393
結論 395
第三十一章　旅行與觀光 397
導言 397
對於旅行與觀光的批評 398
反思觀光批判 400
觀光的地方與旅行的互連 404
結論 406
第三十二章　商品 408
商品是令人迷惑的東西：資本主義體系與商品世界 408
一件商品的傳記：雞與美國資本主義 410
商品 412
商品迴路 414
商品化 417
商品拜物教與商品奇觀 419
商品與資本主義積累的龐大體系 421
第三十三章　媒體 423
導言 423
書籍的地理 424
迴路、流動與空間 425
家庭媒體 427
做爲社會網絡的閱聽人 430
結論 432
第三十四章　網際空間與網際文化 434
導言 434
擬造文化的允諾 435
擬造一眞實 437
結論：抵抗是必要的 443
後記：你的人文地理學 446
詞彙 447
參考書目 467
索引 483

撰稿者名單

編者

Paul Cloke
University of Exeter
Philip Crang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Mark Goodwin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UK

撰稿者

William M. Adam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Jacquie Burges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Ruth Butler
University of Hull, UK
Stuart Corbridge
University of Miami, USA
Mike Crang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Tim Cresswell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UK
Luke Desforges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UK
Felix Driver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Claire Dwyer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Jon Goss
University of Haiwaii at Manoa, USA
Pyrs Gruffudd
University of Wales, Swansea, UK
Chris Hamnett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Ken Hilli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Nuala C. Johnson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Andrew Jordan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James Kneale
University of Exeter, UK
Roger Lee
Queen May and Westfield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Catherine Nash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Tim O' Riordan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Miles Ogborn
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Richard Philips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Wales
Sarah A. Radcliff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Kevin Robin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UK
Paul Routledge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Joanne P. Sharp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Susan J. Smit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Peter J. Taylor
University of Loughborough, UK
Adam Tickell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Michael Wat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Sarah Whatmore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謝 誌

viii 我們可以預期，一部有三位編者和30位作者的書，是共同努力的成果。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完全彰顯這項獨特計畫的集體性質。打從一開始，這部書就是個聯合探險，編者要趁這個機會衷心感謝所有協助我們完成的人。有兩群人值得特別致謝，分別是撰稿者，以及投身Arnold公司出版程序的人。

撰稿者回應我們有關章節形式和內容的眾多繁瑣要求時，可說是令人驚歎。首先，他們願意加入這項計畫，就值得感謝。此後，他們鼎力相助，讓這本書得以成形且更加完善，並且在編輯和出版者非常嚴格的期限內完成。我們都很清楚，學院人士的壓力與日俱增，我們永遠感激這一群撰稿者在肯定有其他更急迫的要務下，回覆我們的方式和速度。

Arnold公司的成員也值得我們最誠摯的謝意。Arnold前任地理學與環境科學主編Laura McKelvie特別值得讚許。她一開始便和我們一同工作，而且我們懷疑，早在我們提出這個主意前，她就有這樣一本書的想法了。她接著耐心、幽默，且不懈地勸誘我們經歷寫作和重寫的各個階段。在嚴格的時程表裡整合33位作者，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她結合了辛勤努力和優秀技巧而達成任務。這本書眞應該題獻給她。

在製作階段，Arnold公司的其他人員扮演了關鍵角色。Julie Delf身爲製作編輯經理，在Liz Gooster和Emma Heyworth-Dunn協助下，勉力拼湊起紛然雜陳的材料。Milly Neate在行銷和宣傳這本書上成效卓著，Jenny Ungless在協調重要影像和圖片的使用時，一次又一次證明了她身爲圖像研究員的技能。

還有一群人需要感謝，那就是歷年來我們教導的一年級新生。這本書的想法，是在我們都在Lampeter的威爾斯大學教大一人文地理課程時開始成形的。我們見證了學生接受當代人文地理學關注的激發；但是我們也見到，他們必須透過不是爲他們寫作或設計的材料來得到啓示。沒錯，他們經常懷疑，爲什麼啓發必須跟如此艱鉅的精神攜手並進。稍後幾年裡，在Bristol、UCL和Aberystwyth，學生也發出了相同的心聲，抱怨缺乏合適的大一教科書，簡潔流暢地說明這個學科的當代研究。我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滿足他們的關切，且替未來的一年級生點出當代人文地理學的某些刺激和關聯。

在個人方面，特別要感謝Viv、Katharine和Anne，從開頭就分享了這項計畫，並且多方協助，讓它開花結果。

導 論

王志弘譯

開始上一門大學部課程，總是個既興奮又有壓力的時刻。即使沒有改變你生活的 ix
那些變化，面對學術的挑戰就夠瞧了。總是需要有新的學習方式。會面臨新的觀念和議題。即使是中小學唸過的科目，在大學的層次很可能看起來和感覺起來大不相同。人文地理學無疑就是如此。有時候這讓人覺得充滿活力，但有時候卻令人迷失方向。有那麼多要吸收和瞭解的東西。這本書的目標就是幫助人文地理學的新生，能夠擁有興奮卻無壓力，有所啓發而不會覺得一片茫然。《人文地理概論》（*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提供你進入**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這門學術領域，以及它所探察的世俗**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ies）的「旅遊指南」。它描繪了人文地理學家過去和現在爲之著迷的「大問題」；更深入探索這門學科今日正在探討的關鍵研究課題，並且帶領你到這些課題碰頭的某些地理位址。

我們希望，這本書的整體效果是呈現出這門學科關係重大、刺激思考、有挑戰性，而且充滿動力。這裡要引介給你的人文地理學，和這門學科的尋常形象可說是千差萬別。它不是有關世界、國家、首都等等事實的枯燥概要。這本書在「萬事通」（Trivial Pursuit）遊戲裡回答地理問題時，幫不上什麼大忙。很抱歉。我們也沒有很多空間擺放空間法則和形式的簡化模型，這種模型有好一陣子主宰了許多英語系國家的學校課程。我們想介紹給你的人文地理學，以及你將會發現主導這門學科的研究期刊和書籍知識動脈的人文地理學，避開了退回到簡單但極度無聊的資料編纂和模型幻想世界的選擇。它投身於眞實生命和實際生活，擁抱驚奇的複雜性。它要做的不只是紀錄或模型；它嘗試解釋、理解、質問、詮釋，甚至或許是改善這些人文地理。

在這篇總導論裡，我們想稍微談一下我們爲什麼、以及如何介紹這種人文地理學。我們先處理那個麻煩的問題：「人文地理學是什麼？」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這既是禍根，又是個靈感，我們必須向朋友、家人和同事解釋，我們身爲地理學家所感興趣的事情。我們的回應集中於人文地理學如何結合了廣泛的範圍和連貫的知識核心。我們接著簡略考察當代人文地理學的特質，闡明這門學科的動態，並且解釋近來發展的關鍵特色。我們在這裡也要開始脫離內容（人文地理學家研究什麼）的議題，進入研究取向和思考風格的問題。我們嘗試讓你感覺到，身爲人文地理學的學生，會被問到些什麼，強調有關世界的思考方式，你可以應用於人文地理學實際關切的廣大範圍。最後，我們解釋這本書的架構，包括結構和章節的呈現方式。我們的意圖是要製作出一本讓你接觸人文地理學尖端發展的書，但是既易讀，又好用。

x

什麼是人文地理學？

早期人文地理學指導或研討課相當常見的一種練習，是搜尋一整個星期的新聞報導，然後挑出你認爲是「人文地理學」的東西。你現在就可以這麼做。想一想上個星期的新聞。記下兩三個你認爲是人文地理學會研究的那種課題的故事。然後想一想，你爲什麼會這麼挑選，以及你認爲其中什麼東西和地理學有關。然後，接下去讀。

字面上，如果回到地理學（Geography）的希臘字源，就是指「書寫（graphien）大地（geo）」。所以，毫不意外，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實際上都有廣泛的實質課題。在這本書裡，你會發現的章節內容，涵蓋了第三世界發展、國際金融、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與環境政策、國族主義、風景畫與鑑賞、自然史影片、史蹟觀光、殖民主義、購物、網際空間，以及（稍等一下）烤好的雞，這只是少許重點。所以，你可能會在假想的研討課練習裡挑出這些或是更多的課題。對於這個廣大範圍有複雜的感覺，是稀鬆平常的事。一方面，許多人會選擇研讀地理學，就是因爲它似乎提供了對於人類生活的廣泛理解。不過，另一方面，如果這種廣泛觀點要超越只是知識上的挑選和混合，那麼也要瞭解什麼讓人文地理學有一致性，讓這些表面紛雜的課題能夠聯繫在一起。其中一種回答，當然是探究這些課題，找出某些課題比其他課題更像是地理學。你可能現在就這麼做了。但是，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考慮，我們如何做這種判斷。也許，我們的判斷比較是基於慣例，而對於人文地理學的知識貢獻，缺乏嚴肅且站得住腳的思考。譬如說，我們習慣於人文地理學家研究城郊發展的都市規劃議題，我們就認爲那是地理學；可是譬如有關18世紀地景藝術的討論，就沒有那麼熟悉，感覺就不像是「正常」和「適當」的地理學。

尤其是大學程度的地理學會拋棄大量你不熟悉的課題，所以我們更要指出僅憑慣例不足以評斷什麼是人文地理學，什麼不是。瞭解人文地理學的傳統非常有價值，我們從這種歷史瞭解中學到的重要教訓是：什麼才算是人文地理學，一直以來都有所變化和爭議（參見Livingstone, 1992，對這個課題的精采扎實分析）。例如，在人文地理學的大部分歷史裡，若反省它在其間生產出來的社會世界，有半數人類（亦即女人）受到了忽略。經濟地理學家忽略了女人在家裡從事的家務勞動；發展地理學家亦少關注發展問題與實踐的性別特質，諸如此類（參見圖1）。在研究和教學的層次上，人

xi 文地理學裡的男性還是多過女人，雖然必須說確實已經有些進步，且女人的貢獻在品質和影響力上，肯定彌補了她們在數量上的劣勢。我們猜想，你們很少有人在今日會說，人文地理學應該討論男人且由男人來做（有關這一點如何成爲持續不歇議題的分析，參見Domosh, 1991）。但如果假裝男人在這門學科的研究教學上，過去和目前的主導地位，並沒有塑造我們對於「傳統」人文地理學是什麼的想法，那就太天真了。那些被認爲比較「女性化」的課題和研究方式，依然位居這門學科的邊緣。怪異的是，雖然我們都擁有性別，但位居邊緣的包括整個性別的議題本身，經常被視爲只是

圖1 這些工作照片裡，哪一個對你而言比較應該出現在人文地理學教科書裡？爲什麼？

Credit: Popperfoto

少數「**女性主義地理學家**」關心的事情，而不是何謂身爲人類，及擁有人文地理形勢的絕對核心面向〔澄清一下，這裡的問題並非「**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產物，而是出在它經常遭隔離成爲邊緣的地理活動，而非所有人文地理學家都必須關注的事情；如果你想繼續追這個議題，參見英國地理學會女人與地理研究群成員有關「女性主義地理學」（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of the RGS-IBG, 1997）著作的回顧〕。

那麼，我們如何以更開放而愼思的方式來面對「什麼是人文地理學」這個問題呢？首先，我們必須退回來，超越這個課題較膚淺的問題，回到我們開始時提到地理學的基本定義——「書寫大地」。如果我們想一想Geography這個字裡‘geo’或‘earth’的意思，我們可以辨認出人文地理學知識計畫中，兩個相互關聯的面向（參見Cosgrove, 1994）。首先，有做爲「大地之母」（這裡又有性別了）、「活生生的行星地球」、「土地」的地球。這顯示了人文地理學家非常關心人類與我們置身其中的「自然」的關係。其次，也有做爲「整個大地」、「世界」的地球。這些意義指向了人文地理學家對於構成我們世界的人群和地方的著迷，關心他們之間的差異和類同、彼此橫跨空間而發生關係的方式，以及世界最初被組構成爲可以辨認的人群、空間和地方的過程。

總而言之，從地理學的‘Geo’衍生出人文地理學的兩個基本關切：人類—自然關係，以及人類生活如何透過社會建構的空間與地方〔或者經常稱爲「**空間性**」（spatiality），參見圖2〕而構成。這些是將看似紛雜的人文地理學課程和教科書內容，聚攏在一起的連結線索。回到我們稍早的例子，它們也是爲什麼一隻烤好的雞（圖3）會跟地理學有雙重關係的原因。畢竟（這裡並不是想竊取Michael Watts在第32章的精采分析），這隻烤好的雞是人類與自然產生關係的特殊方式的體現：奠基於家務化、商品化、工業化生產、刻意調整與輕便消費的邏輯和實踐，遠遠超過了動物王國裡的這個成員本身。這也是某種特殊空間性的體現：不同的人群和地方全都透過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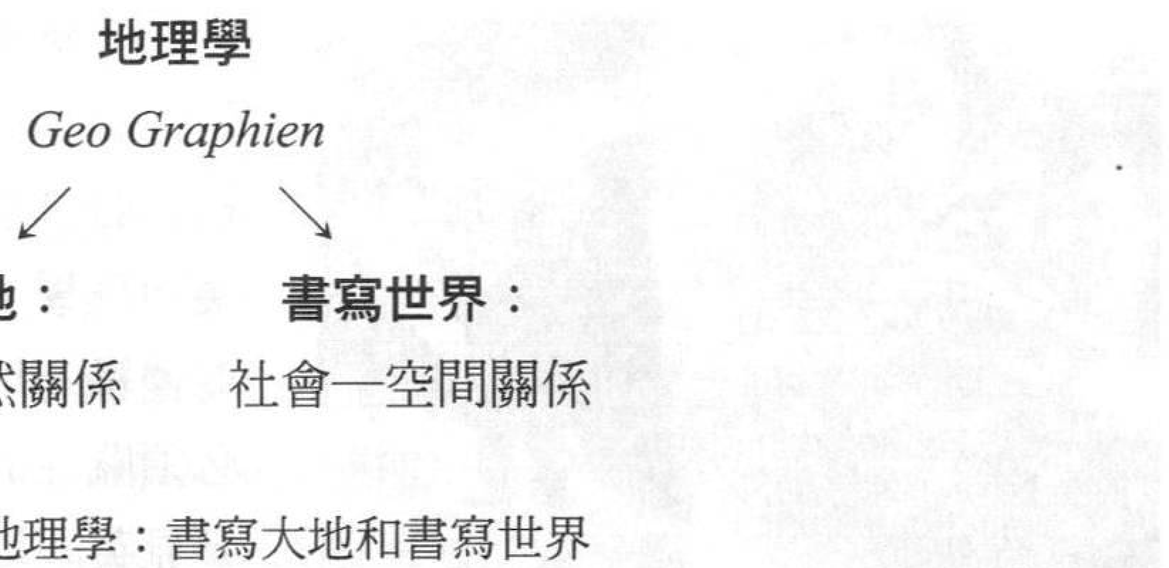


圖2　人文地理學：書寫大地和書寫世界

的經濟系統（消費者吃雞、農夫養雞、大公司控制雞的生產和分配、
xii 科學家改造雞的基因）而連結在一起；但這些連結也會由於生產和消費之間相距遙遠而（被許多人）遺忘（所以，即使嗜肉者在晚餐時大口吃肉，也不太會想看到燒烤過程和死亡的影片）。這些都是影響深遠的地理學，提供我們一個透鏡來思考同時連結和分隔了人群、地方與活動的世界。所以，地理學不只會在圖書館書架上或報紙上找到；地理學圍繞著我們，甚至就在我們的盤中雞肉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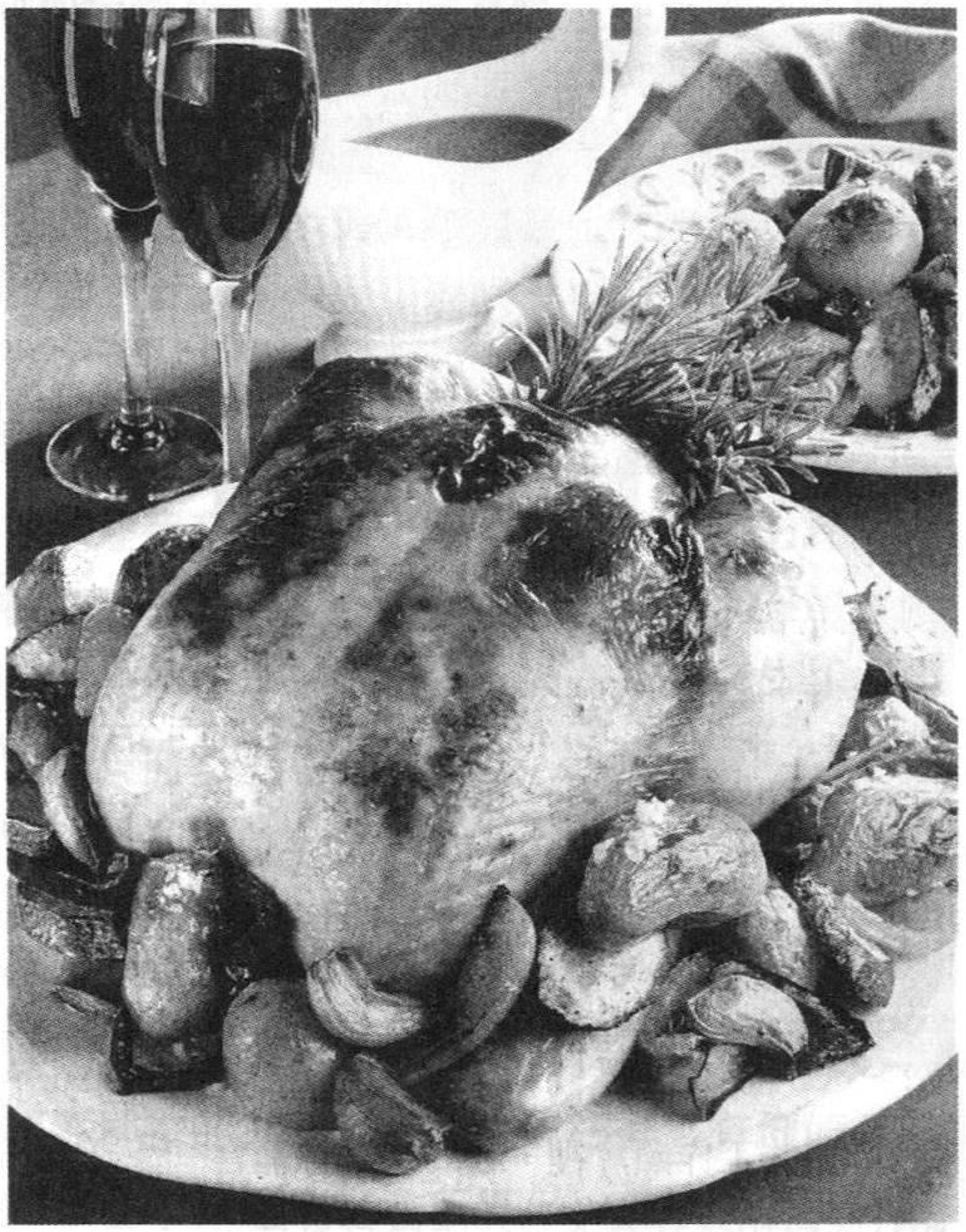


圖3　人文地理學？
Credit: British Chicken Information Service

摘要

- 人文地理學的主要知識貢獻是理解人類和我們置身其中的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
- 人文地理學的另一項主要知識貢獻，是理解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和其他面向，如何與空間和地方或「空間性」的問題緊密相關。
- 人文地理學家的這些核心關切，展現在對紛雜且變動主題的追尋上。我們應該鼓勵你對這種紛歧和變化保持開放，而不是以你已經熟悉的課題和取向來界定人文地理學。

今日人文地理學研究

所以，我們在這本書裡的取向，是要引導你進入一種有強大知識連貫性核心的人文地理學，但是以活力充沛的寬容精神來加以應用。更具體的說，在橫越這門學科廣闊的分歧多樣時，我們特別關注的是，要讓你對當代人文地理學的新興課題有所感受，提供你一座橋樑，以便通往那些通常用相當遲鈍和困難的語言書寫那些辯論的學術期刊和書籍裡頭翻攪。人文地理學向來是一個動態的探究領域，但是過去10年經歷了特別快速的變化。用某位英國評論者稍嫌誇張的話來說：「地理學已經被重新發明了」（Wadham-Smith, 1996）。稱呼這些新近發展最常見的標題是「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它表達了「文化」的問題（指有關意義、語言、論述和再現的問題），如何不僅位居文化地理學這門悠久次學科的核心，還成爲涉及環境、經濟、政治、社會與歷史過程的地理學研究重點。

本書也帶有文化轉向的印記，不論是從書中涵蓋的內容，或是未收錄的課題來看，都是如此。我們刻意希望傳達文化轉向替人文地理學帶來的最佳品質：對於日常生活言行和物體的關注；堅決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我們對世界及其地理形貌的因襲見解；強調人文地理形勢是建構出來且有爭議的，而不是天生固有；以及對於我們的地理知識和權力形式的關係保持敏感。但是，我們對於只是複製「文化轉向」這個標籤也有所不安。首先，「文化轉向」這個說法，就描述最近的發展而論，也有很大程度的誤導。它傾向於暗示生活的其他面向，如經濟、環境或政治，已經被拋到一旁。情形顯然不是這樣，我們這本書就是要說明這一點。事實上，我們認爲比較準確的看法，是把「文化轉向」當成是人文地理學各種取向的長期趨勢裡，一次最近的轉折。有兩種趨勢特別重要：對人文地理之「事實性」（facticity）或事實特性的質疑，及對「批判性」思考的信奉。以這種方式表達，其實相當抽象，所以我們要進一步闡釋，舉例說明它們如何框架了我們對於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文地理形勢的理解。

我們首先討論人文地理學如何脫離事實面。美國「萬事通」模型式的人文地理學，可能涉及了學習重要的地理事實：例如，各州和州首府的名稱和位置；人口分布，可能區分爲像是種族和族裔團體、年齡層（譬如顯示了佛羅里達的退休地帶）和階級的範疇；不同產業和就業形式的區位等等。現在，曉得這類事實是有其價值，不只因活動需要而尋找（閱讀嚴肅報紙、在網路排山倒海的資訊裡找到有用的網址），也推動了對於我們生活的所在世界更一般性的追究態度。但是它們本身是相當乏味無趣的地理知識。它們將人文地理形勢轉變爲最稀薄的形式，甚至都還不算開始刻劃人群的眞實生活、價值和信仰、日常關注、希望和夢想，及其所愛所恨的表面。要辦到這點，我們必須求助於更以人爲中心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取向（典型的文集可以參見Ley and Samuels, 1978; Meinig, 1979）。僅僅做爲地理學事實，它們也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地理形勢如何出現，以及它們在未來可能會如何及爲何轉變。就此，我們必須思

考和自然產生關係的方式，以及在空間上組織活動的方式，如何與更廣泛的美國生活方式發生關聯：包括謀生方式；透過休閒尋求樂趣的方式；政治組織方式等等（有關美國與自然產生關聯的方式，有個易讀的例子是Wilson, 1992）。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裡，這主要涉及了理解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這正是過去30年裡，人文地理學中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宏圖（摘要回顧參見Peet and Thrift, 1989）。

單純的地理事實也未曾告訴我們它們宣稱要衡量的現象，以及它們如何出現成爲思想和生活的範疇。在這方面，我們求助於各種「**論述**取向」（論文集可參考Barnes and Duncan, 1992）。我們必須謹慎思考這些所謂的事實，像是種族或族群，實際上是如何做爲人類生活的一部分而生產出來和發生爭論，而不是人文地理學家可以明白且毫無疑問描繪的生活面向。例如，美國實際上有不同於非洲、亞洲，甚至是英國的對於種族和族群的理解。即使是美國的地理單位，包括區域及其本身的國族國家地位，也不能簡單的預設，而是需要探究的事情。畢竟，美國的區域不是單純的自然事實，而是動態的政治、經濟和鄉土的建構（參見Shortridge, 1991; Warf, 1988）；而美國本身做爲可以聚焦的「事實」，也要加以質疑，因爲美國內部的發展只能夠從它與更廣大世界政治經濟的關係來理解（這個論點在Agnew, 1987b，有長篇的解說）。

所以，人文地理學的長期趨勢，是邁向人文主義、政治經濟與論述取向，強調的都是遠遠超越事實的紀錄和描繪的地理知識。其中一項重要後果是，從事人文地理學研究牽涉的遠不僅於編輯資料，提供毫無疑問的正確答案。反之，它需要「批判的思考」。這種說法很容易遭到誤解。當我們說某個人有批判性，我們經常是指他們抱負面態度，就是要找麻煩；有時候，似乎學界人士最愛做的就是吹毛求疵，擊倒別人的觀念以展現自己的聰明。但是，我們這裡所指的不是這個意思。眞正的批判思考不僅尋覓弱點也會尋找長處。它所需要的是，不要將事物視爲理所當然，質疑別人的假設，以及很重要的是，質疑自己的預設。它意味了（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結合堅決的懷疑論和對陌生觀念與聲音的徹底開放。它意味了要承認地理學問題答案的「正確性」，必須加以證明，且取決於價值、信念和視角，一如仰賴於該課題的「事實」。在這門學科裡，有一些知識運動強調了這點，也許最重要的是各種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後殖民作家的「激進地理學」（radical geographies）（要瞭解這些是什麼，可瀏覽一下過去和目前的《對蹠地》（*Antipode*）這份「激進地理學」期刊）；但批判思考並未披戴特定的政治色彩。它比較算是一種思考風格，一種從事人文地理研究的方式。現在，要求批判思考有時候會令人生氣。所有的地理學學生可能都在某些時候（尤其是考試的時候），希望有人可以告訴他們簡單的正確答案，他們只要複述即可。不過，最終還是批判思考的要求，使得人文地理學課程不只是花時間學一些很快就會忘掉的資訊。批判思考確保你眞的能學會一些留得下來的東西。所以，以更像是傳福音的語調，我們會敦促你不要走表面簡單的道路，不要拘泥於二手觀念和因循的智慧；要願意去付出和獲得更多東西，要恰當地從事人文地理學，要有批判性。

摘要

- 人文地理學是門動態的學科，過去幾年變化迅速。這本書引導你接觸在邁向21世紀之際，人文地理學家關注的取向和議題。
- 這些當代取向立基於比較長期的著述，強調地理學問題很少有一目了然，非對即錯的答案。
- 因此，參與人文地理學課程意味了學會對世界，以及你自己和其他人對世界的理解，要有「批判的思考」。

本書結構與風格

這本書的34個章節，區分爲三篇：**基礎**、**主題和脈絡**，各附有簡短的編輯導論。 xiv **基礎**篇的六章，提供你有關人文地理學家向來關心的材料及取向的「大問題」的最新思想。我們的處理方式不是零星交代這門學科的歷史，或是抽象的理論片段，所有的作者都運用容易瞭解的範例，將概念性的想法交織在一起。其中討論的關係，譬如社會和自然、社會和空間、地方和全球、結構和能動性、類同與差異，以及意象和現實，不太像是會吻合第一年課程中那些特殊、實質的演講課。但是，在許多方面，它們處理了身爲新人文地理學的學生必須思考的最重要問題，並且引介給你能夠在更多實質課程裡運用的觀念。那些實質領域大部分在本書篇幅最多的第二篇**主題**裡討論。這裡包含了18章，區分爲六個部分，各有簡短的編者導言，涵蓋了人文地理學中重要的主題性「次學科」：發展地理、經濟地理、環境地理、歷史地理、政治地理和社會及文化地理。這個部分提供你激發思考的論證，討論這些次學科裡目前正在辯論的關鍵議題，並且讓你知悉每個領域裡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狀況。

主題性的次學科是組織教學課程和研究活動的主要方式，地理學家也常根據這些專長來命名（經濟地理學家、政治地理學家等）。然而，地理學教學和研究裡還有另一種組織原則，那就是以領域爲基礎的專業。本書最後一篇的**脈絡**裡，發展了這種區域精神，包含了10章不是以主題，而是以地方、空間和環境的通用類型來組織。其中有些可能是你熟悉的地理課題，例如城市。但是當代人文地理學有越來越寬廣的脈絡，關注的焦點是：關心過去受到忽略的人類生活地方與空間，例如身體；承認個別區域長久以來整合於大陸、全球和**跨國**的地理形勢中；以及邁向不僅思考我們生活其間的地方，還要考察連結和產生這些地方的「**流動空間**」（Castells, 1989）。

在風格上，每一章顯然有其作者的簽名，但是所有章節都結合了挑戰性觀念和議題的討論，與容易親近的呈現。將陌生的學院術語減到最低，但對於論證很重要的術語則以粗黑體表示，並在本書後面的詞彙中列出定義。每一章都刻意寫得很短，但是

可以利用章後的建議閱讀材料，很輕易地進一步探討。

延伸閱讀或許是停止介紹《人文地理概論》的合適止步點。因爲它們顯示了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鼓勵讀者繼續前進。我們希望你樂在其中，而且受到本書的一些啓發，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是通往其他事物的踏腳石。在冒著聽來像是交友聯誼社的風險下，把這本書想成是讓你和其他人文地理學產生關係的媒介。當然，如果你深情地記得我們，那很好，但是我們希望有一天你會與圖書館裡的其他書籍和論文交往，甚至和其中一些談上戀愛。最重要的是，運用我們對於它們的觀念、主題和脈絡的介紹做爲藉口，來邀請它們出來呼吸新鮮空氣。它們在象牙塔裡很無聊。帶著這些地理學觀念到你最喜歡徘徊的地方，看看它們能做些什麼。看看你有什麼進展，如果似乎沒有什麼關聯，努力想想這是它們的錯，還是你的錯。和人文地理學發生關係。最後，我們確信你會和其中一部分相處融洽，在過程中學習和改變。畢竟，誠如我們的作者令人欽佩的展現，當今的人文地理學非常活潑、生動、有趣，而且發人深省。有些人甚至說，它目前在知識上非常性感，不過我們當然沒有那麼膚淺，我們愛的是它的內在自我，而非表面神韻。有時候，它肯定會有些挑戰性，而且很困難，但是與它發生關係，任何事都值得。所以，我們該閉嘴了，讓你和人文地理學相互認識一下。這會是一段美妙的羅曼史。

延伸閱讀

我們主要的建議讀物，很顯然是本書的其餘章節！但是以下有用的補充材料，可以滿足略有不同的功能：

- Agnew, J. A., Livingstone, D. and Rogers, A.(eds)(1996)*Human geography: an essential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這是一本卓越的經典地理學論文集，涵蓋了新舊文章。這本論文集展現了人文地理學對文化、自然和地景，以及區域、地方和空間等問題，恆久但不斷變化的興趣。

- Daniels, S. and Lee, R. (eds) (1996) *Exploring human geography: a reader.* London: Arnold.
  比較晚近地理著作的文集，透露了當代人文地理學的「批判」精神，以及從事解釋和理解，而非只是描述的決心。由於這是本讀本，內容並不是特別為學生讀者設計，但是全都容易閱讀，而且編者清楚地交代了文章的脈絡。

- Johnston, R. J., Gregory, D. and Smith, D. M. (eds) (1994)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這本字典有精要而全面的定義和解釋，涵蓋人文地理學的幾乎每個面向。做為參考工具，可說是非常珍貴。這是你在研讀人文地理學的期間，都用得到的一部書。

● Kneale, P. (1999) *Study skills for geographers*. London: Arnold.

這是人文地理學學生在大學層次所需要的基本研究技巧指南。在這一章裡，我們指出人文地理學家必須能夠「批判地思考」。這本書協助你從事實際辦到這一點所需的苦工。很值得在你的學位計畫一開始就瀏覽一下。

● Livingstone, D.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Blackwell.

對人文地理學史的廣博解釋，這是本書較少關注的課題。李文斯頓（Livingstone）關注這門學科的長期歷史，而非近來的發展。從頭到尾，讀者都可以獲得人文地理學所關切的如何與廣大社會潮流同步發展的迷人洞識。

第一篇

PART I

基礎

Foundations

王志弘譯

導論

有時候，人文地理學教科書和課程的開場，非常令人怯步。這是因爲有些書籍和課程的作者認爲，在進入比較有趣的材料以前，有必要先拋出沉重的理論素材。雖然在處理主題以前，先奠定一些理論基礎確實可取，但是最終結果很可能是，讀者或課程參與者不是煩到流淚，就是對這些基礎的抽象性質感到茫然。不過，這裡有個壞消息，我們也決定這本書先談一些理論的向度。但是，也有個好消息，我們完全拒絕抽象理論和日常生活實質議題的錯誤二分。事實上，我們相信，日常生活充滿了通常被歸類爲理論的那些議題和問題。人文地理學中大部分刺激和價值的所在，就是藉由思考我們的生活及我們居住的世界的各種面向，來說明這些議題和問題。

爲了舉例，這裡簡單描述我們其中一人（Paul Cloke）典型的通勤旅程。這裡的故事和旅程，在各方面一點也不特別；這也正是說這個故事的目的。不管你是誰，或者住在哪裡，這都可能是你日常經驗的任何一部分。它所展現的是不同組的人文地理關係散布在某個地方，肯定不只是出現在書籍和演講的抽象理論裡。所以，想像一下布里斯托（Bristol）西北部Stoke Bishop綠意盎然的郊區……

星期一早晨鬧鐘響起。確定我的兒女準時起床去上學，是每天的例行公事。這經常還包括替他們把早餐拿到床上！我兒子的房間裝飾了運動明星的照片，有英格蘭和蘇格蘭俱樂部的足球員、美國的職棒球員，還有美國冰上曲棍球和籃球隊的隊服。我女兒已經大到丟棄整面牆的照片了，不過還留下一兩張來自國際電影和音樂世界的海報。在兩個房間裡，音樂都設定了氣氛，有各種不同焦點，如瓊巴舞巴（Chumbawamba）的無政府狀態、美國黑人饒舌歌的政治，或是布里斯托音樂場景的輕快舞步（trip-hop）。稍晚，我去遛狗，一隻威爾斯農場柯利牧羊犬（Border Collie），還有餵池塘的魚，日本培育的金魚。

更晚一些，我走到前門，絆到我太太的Traidcraft箱子，她的關切之一是公平貿易議題，擔任志願代理，努力將公平貿易的貨品從「開發中」國家引進給我們當地教會和其他地方的人。然後，我騎著單車，登上山丘，抵達當思（Downs）這一塊寬闊的草木地帶，經常被認爲是城市核心儲存新鮮空氣的肺部。在白天，這裡是許多不同類型休閒遊憩的所在，到了晚上，這兒卻是女人（和某些男人）恐懼地理的地標，最好不要單獨步行通過。在當思的邊緣是布里斯托動物園，吸引了大量遊客，容納了「異國」的動物。

經過當思後，有個愉快的下坡，從黑童山丘，經過警察局，到白夫人路。這些街道的名稱本身，迴蕩著布里斯托擔任港口和奴隸貿易核心的歷史。或許，以不同的方式，這些名稱也暗示了目前城市裡的社會差異。當地商店群集在路邊，包括展示著遠
2 方海報的幾間旅行社，並且替路人提供了瞻望想像世界的獨特凝視。它們可能不是「眞實世界」，但如果它們是你唯一的相關經驗，那就夠眞實了。然後是「一條通」（the strip），布里斯托設計師酒吧和俱樂部發展最熱的地帶，這邊有些愛爾蘭風味，那裡有些非洲味道，點綴著現在已經不顯眼的印度和中國餐館。來自全世界的設計師標籤啤酒和葡萄酒，灑落在來自全世界的T恤上。

山丘底部是一對奇怪的夥伴，布里斯托BBC（當地新聞廣播和「自然」及其他節目的基地），隔著路和陸軍總部建築物對望，那裡有時候裝飾著停放的野戰砲和全副武裝的卡車。再遠一點是銀行和建屋互助會，競相服務當地企業的需要，特別是想吸引跟大學有關的生意。在鄰近的大型百貨公司裡，有來自全世界的各色商品，外頭則有人販售地方報紙，另一個人賣的是《大新聞》（*Big Issue*）。他們經常是「流浪漢」（Chuck），是受夠了路人同情心疲乏的無家可歸男人，這些行人擅長迴避在目光上接觸街頭無家可歸者的人性和議題。

最後，穿越校園裡國籍眾多但幾乎全屬中產階級的學生，抵達了系館。一進到我的辦公室，第一個動作就是去倒一杯（公平貿易的）咖啡，打開個人電腦，檢查電子郵件，幾乎沒有注意到成排的書架，上頭擺的是有關政府、政策、計畫和政治，以及眞實地方裡眞實人群生活如何和地理世界有諸多交錯的專門知識生產。

我還可以（或許是應該）提到非常多其他東西。別擔心，這段簡短瀏覽就足以點出人文地理學不同向度的日常提示了。這段旅程遇到了各種形式的自然，猶如華特摩爾（Sarah Whatmore）在第一章指出的，自然受到人類想像模塑，並且經過了範疇和慣例的篩選過濾，例如寵物、動物園、草木地帶，我們藉此再現了我們文化中觀看自然成分和景觀的方式。因此，文化—自然關係位於我們日常（以及比較間歇性的）經驗的核心。所以，社會和空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在從家裡出發，經過郊區和重要街道的路程裡，我的敘事充塞了對於性別、階級和種族的指涉，有些是刻意的，而有些是你自己的詮釋能力所暗示的。在第二章，史密斯（Susan Smith）說明了空間模式如何反映了社會結構，以及空間過程如何能夠做爲社會關係的指標。然而，她警告社會範疇不能視爲理所當然。這些範疇是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建構出來的，而且受到空間的組織所中介。所以，綠意盎然的郊區或許可以想成在地理和社會上不同於內城，但是流浪漢同樣也占有社會建構的差異位置，不同於只離他身旁幾英吋的行人。再者，我們不再能夠仰賴二維平面的社會和空間地圖。在明顯的事物以外，還有複雜、曖昧，以及多向度的認同。例如，階級、種族和性別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橫切交錯。

地方的二維地理也不再足夠。克蘭（Philip Crang）在第三章討論全球和地方的關

係，及在我通勤旅程的地方故事裡，不時出現的全球景象、聲音、歷史和商品。地方從它們過去與當前和世界其餘部分的連結獲得了獨特性，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全球在地感（global sense of the local）。相反的，資訊、觀念、金錢、人群和事物的全球流動則安排配置成爲地方地理形勢。所以，我們也需要在地全球感（local sense of the global）。

「結構」經常隱匿在故事裡，這是限制和容許我們社會裡各種生命機會的隱形骨架。然而，政府和相關的治理機關、警察、軍隊、金融機構等等的行動，可以產生結構限制和機會，而人類必須在其間做出抉擇或不做決定。古德溫（Mark Goodwin）在第四章裡對於結構和能動性（agency）的討論，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向度，就是在我們和他人生活的日常人文地理形勢中，誰在哪裡如何及爲何得到了什麼。我們同時可以由外朝內，以及由內向外來看待這些地理形勢。

在第五章，克洛克（Paul Cloke）探索了在這些不同觀看裡，「自我」和「他者」（other）的重要性。對自我保持反身性，是瞭解我們的人文地理知識如何定位的重要部分。我們的經驗、政治、精神、認同等等，可以附加於我們的世界故事之上，若爲了尋找「客觀性」而否認它們的重要性，可稱得上是不誠實。我的通勤旅程和你的不會一樣，即使沿著大致相同的路線。然而，我們如果只從自己以及和我們相同的人的角度來觀看世界，也會有危險，那會根據我們自己的核心特質來創造出「異己」（otherness）範疇。脫離我們是其他的「他者」，那些無法劃分歸類的人；那些讓我們感到驚奇，無法納入我們知識組織的人。

某些「他者化」（othering）透過眾多影像呈現在我們面前，並且和人群與地方的眞實經驗交錯。在第六章，克蘭（Mike Crang）討論了提供特殊人群和地方的好壞影像觀念的圖表、圖畫、地圖、照片和影片等。在旅行社櫥窗、牆上的海報、新聞和娛樂媒體的產出，甚至是通勤旅程的心靈地圖裡，影像可以刻意宣傳、掌控或修改，以便提示對世界的理解，而人群據此行動。大家都住在這些影像世界裡，我們確實需要瞭解影像在建構地理知識上的角色。

本書這個**基礎**篇的六章，呈現了生動、說明性的、關係重大且容易接近的人文地理學材料。它們協助我們去思考在理解人群和地方的相互連結時，所涉及的某些反覆出現的問題和議題，也幫助我們把自己放在這幅圖像裡。它們一點也不是「無聊的理論材料」，而是提供了幾把鑰匙，來開啓有關日常生活的思慮謹愼、精妙細緻的解釋。請享用！

第一章　文化—自然

Sarah Whatmore，王志弘譯

4 導言

有沒有人注意到，有多少野生動物節目好像都是在用餐時間播放？這是個尋常的巧合，指出了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遭遇文化和自然間棘手邊界的一種方式。電視裡播放的動物飲食習慣，以及觀眾叉子上的食物，暫時在數百萬個家庭裡相遇。在這個時刻，分離我們稱爲「自然」和稱爲「文化」的事物的封鎖線，失去了控制。哪一種在螢幕上，哪一種在盤子裡？乍看之下，在那個遠離的世界裡，大貓撕開犧牲者的肉，似乎體現了最原始的自然。但是再看一次。這種「爪牙血淋淋」的自然景象，是由影片製作的工作人員和技術縝密取鏡而來的。其拍攝手法又受到科學和電視的慣例所塑造，它們建立了我們對特定種類的動物應該怎麼吃東西，以及什麼樣的吃相才最好看的期望。另一方面，我們面前的餐點，顯然是人類製造出來的。但是仔細檢視後，我們一定會記得，無論料理有多麼精緻，或是原料來自工業製造，我們和動物親戚一樣有新陳代謝的衝動。看來，文化和自然沒有那麼容易確定下來。

誠如我們一再被提醒的，地理學確認自己是格外關切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這種介面的學科。即使探索「男人在改變地表上的角色」（Thomas et al., 1956）裡的明顯性別歧視，現在已經過時了（至少掩藏的比較好），對於地理學計畫的這種經典描述，還是一點也沒有喪失吸引力（例見Simmons, 1996）。但是這也簡潔地表達了這門學科組織方式的潛在困難。我們在世界上遇到的每樣事物，都已經不是屬於「文化」，就是屬於「自然」，這種假設已經深植於「人文」和「自然」地理學的區分，還因爲彼此之間退縮猶豫的對話，而益形鞏固。結果，就算地理學家開始在文化和自然之間從事非法交易，但在處理分派到這些範疇事物時的根本不對稱性，已經走私到整個事業裡了。地理學就像歷史一樣，成爲一齣由全屬人類的活動和發明，在其他一切事物所構成的物質和物體岩床上搬演的故事。

將世界區分爲兩個統括而互斥的兩種事物，即所謂的文化—自然**二元組**，深深籠罩了我們想像世界和生活其中的方式。但情況並非向來如此，在今日也不是普遍成立。相反的，這種區分可以追溯到歐洲始於15和16世紀的**啟蒙運動**，它透過商業、帝國和科學的網絡而涵蓋了世界。探險和遠征的地理傳統，在延伸和描繪這些網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留給我們一種徹底現代的自然感受，認爲自然是無法觸及的世界（Livingstone, 1992）。從這種歐洲觀點看，自然和距離「我們」最遙遠的地方有關，

像是叢林和荒野，或者比較近的自然保留區和國家公園。麻煩的是隨著接近20世紀的尾聲，「我們」似乎無所不在，從臭氧層破洞到複製羊。這個原始自然現在要到哪裡找呢？在這種氣氛下，難怪地理學家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在維持文化和自然的界線上出了問題。

本章檢視當代人文地理學處理文化和自然關係的幾種方式。食物和野生動物的開場主題用來描繪各種取向和詮釋，並且說明它們對於我們理解世界和行動的方式，會造成什麼差別。這一章專注於兩種根基穩固的解釋，探討人類社會在時間長流裡塑造自然環境的方式的諸般面向。結論部分則探討對這些解釋及其假設漸增的不滿，這種假設就是：我們瞭解世界的最佳辦法，是先把我們和世界裡一切其餘事物區分開來。

自然的社會建構

我們首先討論人文地理學家理解人類社會之觀念、活動和設計如何重塑自然世界的既有努力。換個方式說，人文地理學家主要是把自然當成**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雖然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他們對於這是什麼意思，卻有不同意見。兩種不同但在某方面互補的學術傳統，在過去25年來影響力特別大。第一種是**馬克思主義**傳統，關切的是自然在不同生產條件下用於各種人類用途的物質轉化。第二種是文化地理學，關注的是自然觀念的變化，探討自然對不同社會而言是什麼意思，以及這些社會如何以文詞和影像來再現自然。

生產自然

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歐洲工業革命臻於頂峰的時候寫作，他觀察到植物和動物如何被農夫運用謹慎的選種和育種方法而實質上改變，以便生產更有商業價值的農作物和家畜〔Marx, 1976（1867）〕。他從這項觀察得到的教訓是，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那些我們習慣認爲是自然的東西，逐漸重新塑造成爲人類勞動的產物。「**自然的生產**」這個表面矛盾的想法，成爲人文地理學家的核心主題。

卡司崔（Noel Castree, 1995）指出了其具有地理重要性的三項理由。首先，承認自然是生產出來的，便破除了認爲自然固定不變的熟悉但錯誤的想法。相反的，我們被迫要面對在不同時代和地方，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特殊方式，譬如，從漁獵採集社會，到後工業社會；從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經濟，到以薪資勞動爲基礎的經濟。其次，這種觀念掌握了雙重意義，即爲了人類使用和交換而生產財貨的過程，既改變了自然世界的物理構造，也改造了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對我們之中那些認爲準備糧食就是在超級市場裡，把東西堆到購物推車上的人而言，很難想像在植物藥用性質或動

物季節習慣是日常知識一環的社會裡，那種獨特的緊密聯繫。第三，這提醒我們，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裡，在追求獲利率時，似乎從來不會停下腳步，把地景、身體，甚至是當今的細胞分子結構，都轉變成爲可以銷售的商品。

史密斯（Neil Smith）的書《不均發展》（*Uneven Development*）初版於1983年，1990年修訂，是當代人文地理學裡，這種分析取向中最重要的闡述之一。他主張，資本主義在歷史上首度將人類社會放在駕駛座上，取代了上帝，成爲塑造自然世界的創造力。我們可以從他自己的話裡，得到更多他論證的味道。

> 資本在不斷驅動以累積更多在它控制下的社會財富時，轉變了整個世界的形貌。沒有一塊上帝創造的石頭沒被翻動過，沒有任何與自然的原始關係沒被改變過，沒有任何生物不受到影響。不均發展是資本主義下自然之生產的具體過程和模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人類社會將自身置入了自然的核心。
>
> （1990: xiv）

這種生產自然的革命性社會能耐，史密斯和其他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稱爲**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以便和「上帝創造」或「原始」狀態的所謂**第一自然**有所區別。這些術語具有明顯的歷史向度，在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方面，區別出現代的，或更具體來說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先前的一切社會。同樣的，隨著今日我們邁入了後現代社會形式（參見第二章），伴隨著電腦模擬和電子視覺地景與產物的**第三自然**，可以說正在發生另一次轉變。

6 第一、第二和第三自然之間的轉變，也有重要的地理向度，可以藉由三連圖1.1a-c的馬鈴薯例子來說明。馬鈴薯是15和16世紀探險家像是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萊里（Walter Raleigh）等，從「新世界」掠奪來的戰利品中的一種異國珍奇。此後，卑微的馬鈴薯成爲北歐的主食，然後在麥當勞的「炸薯條」（french fry）名稱下，成爲全球速食餐點。圖1.1a可溯至西元1600年的圖像，顯示了波瑪（Guaman Poma）爲西班牙國王執行的針對古印加（Inca）塔皇庭蘇佑（Tahuantinsuyu）王國（位於今日祕魯）所做全面調查裡的一幅圖畫。它顯示了由駱馬背負的袋裝馬鈴薯，正在堆起來儲存。這是我們這個時代裡，似乎掌握了何謂第一自然（「原始」狀態的植物和動物，在與「前現代」接觸時基本上沒有改變）的那種影像。圖1.1b是1980年代布列塔尼（Brittany）馬鈴薯收割的照片。大片沒有特色的田野、單一作物，以及拖拉機的現身，告訴我們這是工業化的農業地景。容易辨認的第二自然圖像，具有明顯可見的人類製造痕跡。第三幅影像圖1.1c是幅漫畫，描繪了當前對於邁向第三自然的常見焦慮。在這裡，不僅馬鈴薯成長的區位和地景變成了人類產物，而且馬鈴薯的基因結構本身都被描繪和加工，以便提升它的商業性質，在這裡是它的大小！

"Who ordered the baked pota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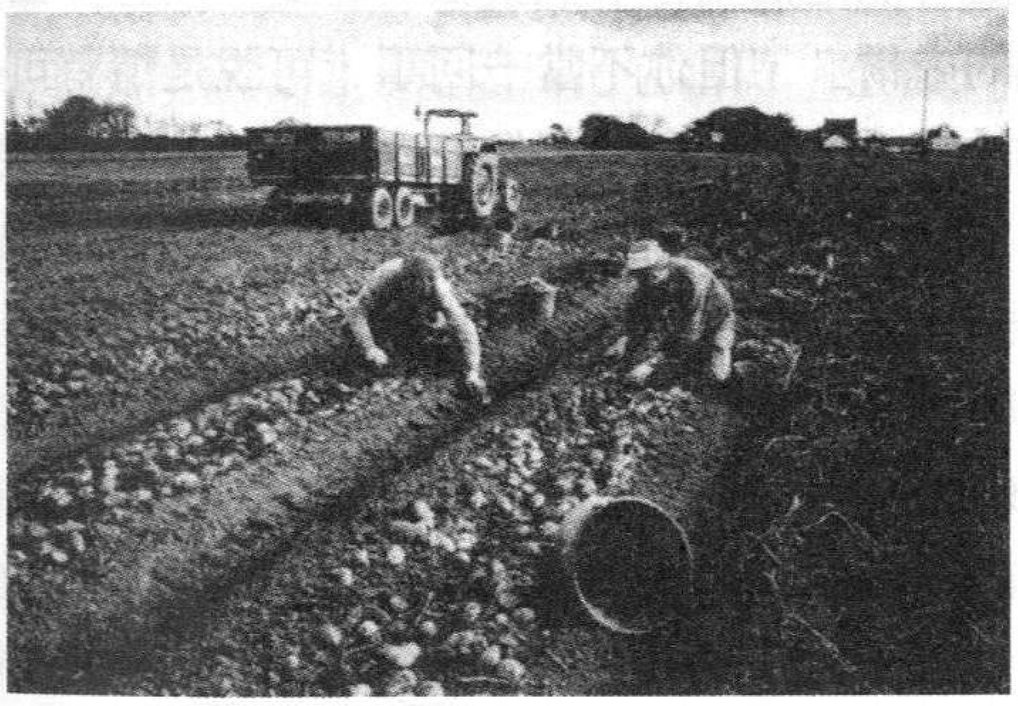


圖1.1a　（左上）第一自然。17世紀印加王國塔皇庭蘇佑的繪畫。馬鈴薯堆疊起來儲存。

圖1.1b　（左下）第二自然。1980年代，布列塔尼的工業化馬鈴薯耕作。

圖1.1c　（右圖）第三自然。基因工程改造的馬鈴薯。

Credit: Pugh/The Times, 31/7/97

摘要

- 自然是社會建構的，意思是它透過勞動過程而轉化，並且受到人類生產技術和價值的塑造。
- 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社會關係會與時俱變，從**第一**（原始）自然，到**第二**（工業）自然，再到今日的**第三**（虛擬）自然。

再現自然

一種非常不同的，對於何謂自然之社會建構的詮釋，牽涉了人文地理學的文化傳統。在這個地理學事業裡，自然世界被設想爲受到人類想像的塑造，而其強烈程度一如受到任何物理操弄的模塑。這是因爲「自然」並不是隨著命名其組成部分的便利標籤而呈現，或者會讓自己具有意義，像是來自花園中心的一株植物那般。這種命名和賦予意義是人類文化的特性。這種取向的重要性在於它迫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與我們稱爲自然的世界的各個面向間的關係，無可避免的是透過人類在特定時間和地方裡**再現**的範疇、技術和慣例的過濾。如加拿大地景建築師威爾森（Alex Wilson）所述：

> 我對於自然世界的經驗，不論是在加拿大落磯山脈旅行，觀看電視上的動物節目，或是在自家花園裡漫步，都是經過中介的。總是受到像是照片、工業、廣告和美學等修辭的建構，以及像是宗教、觀光和教育等制度的塑造。
>
> （1992: 12）

於是，對文化地理學家而言，自然本身最主要是人類想像的範疇，也因此最好是當成文化的一部分。

認爲自然是「眞實」世界的可靠岩床，無論你怎麼「想像」成其他模樣，在上頭行走時都會踢到腳，對這麼想的人而言，這可能是個相當令人緊張的起點。而且，如果人文地理學家主張自然「只是我們想像的虛構」，但你不當一回事，可說是情有可原。不過，自然當然不是虛構。他們所說的是「眞實」和「想像」之間關係的滑溜，比起自然和文化的關係不遑多讓（參見第六章）。這些論證在地景這個概念上達到極致。在日常用語中，地景同時指我們遇到自然世界的實際地方，也指對於這種遭遇和地方的藝術再現。文化地理學家基於這些曖昧，讓我們注意到自然的「眞實」和「再現」的地景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直接明瞭。

在他們影響深遠的書《地景圖像學》（*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1988）裡，丹尼爾（Stephen Daniels）和克斯葛洛夫（Denis Cosgrove）主張地景是觀看世界的一種方式，具有許多種形式：

> 帆布上的繪畫，紙頁上的書寫，在大地、石塊、水面和地表植物上。一處地景公園比起一幅風景畫或詩作，更能夠觸摸，但並沒有更加眞實，也沒有更乏想像。
>
> （1988: 1）

無論什麼形式，這些「觀看」自然世界的方式，都具有三種共通原則。首先，自然的再現不是中立的過程，只是像複印一般，產出了映照固定外部現實的鏡像。相反

的，它協助構成了我們有關自然世界是什麼模樣的感受。針對繪畫或文學，這一點很容易接受，因爲我們容許「藝術性的破格」，就是指藝術家的眼界，以及他們選擇媒材（譬如油畫或詩）的技術特質和風格慣例。但是，對自然史的節目製作，或是製作地圖的地理技藝而言，亦復如是，其中再現過程的基本要素更不明顯可見，或是被更積極地遮掩起來了。

因此，地景的第二項原則是，不要把自然世界的再現表象信以爲眞，無論它們看起來或者宣稱有多麼「逼眞」。「眞實」和「再現」在「觀看世界」的實務裡，無法明確地區別或穩固地分隔開來。例如，想像作品早在畫筆於帆布上畫下第一筆以前就開始了。是什麼引領畫家到這個特殊地點，讓它成爲值得一畫的主題？和一切情況一樣，這裡有一組既定詮釋自然世界的文化參考點，沿著時代而重覆和往前跳躍，像是「荒原」或「方舟」的聖經意象。同樣的，自然世界的再現從被認爲**是**有關像是什麼的描繪，毫不費力地轉變爲用它當做**應該是**什麼的藍圖，展現爲譬如說是歷史地景保存或復原的經營計畫。

地景的第三種原則是，有許多種無法相容的看待同一個自然現象、事件或環境的方式。例如，18和19世紀歐洲殖民者的圖繪和敘述，描述澳大利亞爲「荒涼野蠻」的大地。但是，這種再現相較於當地原住民的「夢想」地景，可說是大相逕庭，後者的共同故事和舞蹈充滿了植物和動物。這種無法協調的地景，凸顯了將自然世界的不同再現（包括我們自己的再現），謹愼地安置於使其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中的重要性（參見第23章）。它們也提醒了我們注意再現過程的明顯政治性質。英國在澳大利亞的殖民和定居，是因爲把它當做「空曠」的大陸而獲取了正當性。當地原住民先前的權利和土地權，直到1992年澳洲高等法院的歷史性裁決以前，在國家憲法和法律過程裡都不被承認。

我們可以回到本章開頭的自然史節目，來闡述這些論點。電視野生動物紀錄片通常被認爲是「如實呈現」，提供我們觀看自然生物和地景的直擊鏡頭。但是，世界一流的野生動物影片製作者阿騰波洛（David Attenborough），在1980年代早期與地理學家的一場訪談裡，說得很清楚，「在任何影片裡……很罕見自然的東西」。他接著解釋爲什麼。

> 如果你想要呈現譬如植物生長的樣子，或者仔細觀看動物移動的方式，你就會扭曲速度。你會扭曲分布情況，意思是你在叢林裡幾分鐘內就看到了幾十個不同物種，所以那個地方似乎充滿了生命。你會運用特寫鏡頭來扭曲大小。你也會扭曲聲音。
>
> （Burgess and Unwin, 1984: 103）

圖1.2說明了這種位於「眞實」和「再現」的野生動物地景間的更複雜關係。在左

邊，我們看到難得一見的人員和裝備在動物與其底片影像之間中介。它讓我們瞭解到影片製作者爲了「獲取鏡頭」的不舒適和風險。但是更仔細看這頭獅子。她和攝影師近在咫尺，卻對他和器材完全不感興趣。原因是這幅照片是在撒蘭格替（Serengeti）國家公園拍攝的，這裡已經成爲拍攝非洲野生動物的熱門地點，因爲經過了數十年的密集經營和觀光發展後，動物已經習慣人類的出現。要讓動物和地方能夠符合紀錄片「野生動物」地景的標準，需要非常仔細的編輯。圖1.3更添曲折。它顯示了一家全國性報紙發覺BBC的自然史部門在替《不可思議的旅程》（*Incredible Journeys*）系列拍攝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時作弊。爲了省錢，節目製作人決定不要跋涉到帝王蝶在北美大湖區的原產地，而是拍攝他們釋放到景觀類似的英格蘭湖區的人工培育帝王蝶。這部影片滿足了我們對於野生動物的美學感受。但是，這裡的再現過程並未揭露這對帝王蝶和釋放它們所在地的區域生態，會有什麼後果。

摘要

- 自然是社會建構的，意思是它受到人類想像的塑造，其程度和任何物理操縱同等強烈。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無可避免會透過人類再現之範疇和慣例的過濾。
- 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的地景被理解為世界的「觀看之道」，其中的「真實」和「想像」難分難解的交織在一起。

讓地理景觀活起來

無論人文地理學家的重點是自然世界的物質轉變，或是其變化多端的意義，都主
9 要是把自然世界當成遭受特定時間與地方之人類社會必要性所塑造。每種觀點都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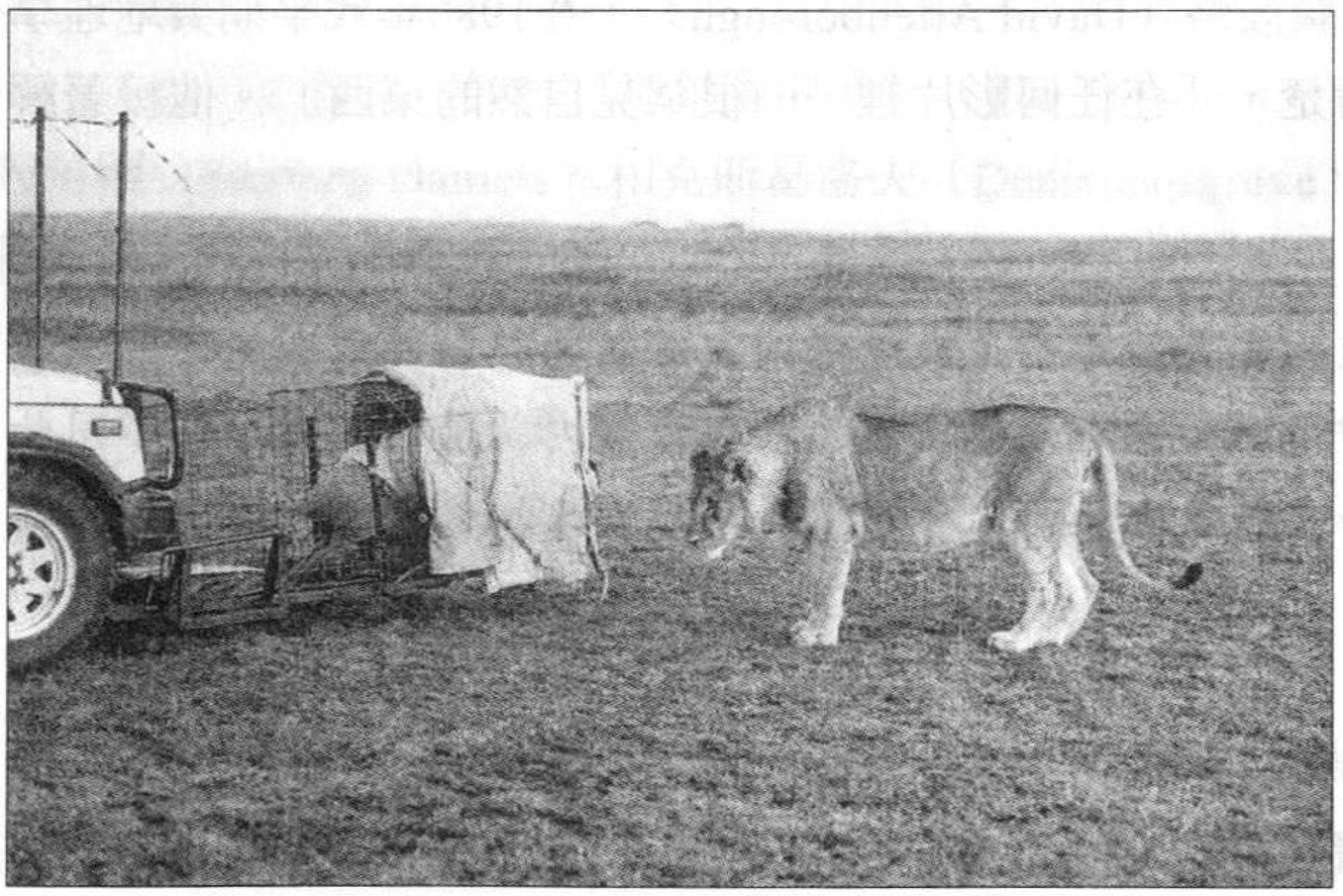


圖1.2　幫一頭獅子拍特寫。
Credit: Roz Coward/ Planet Earth Pi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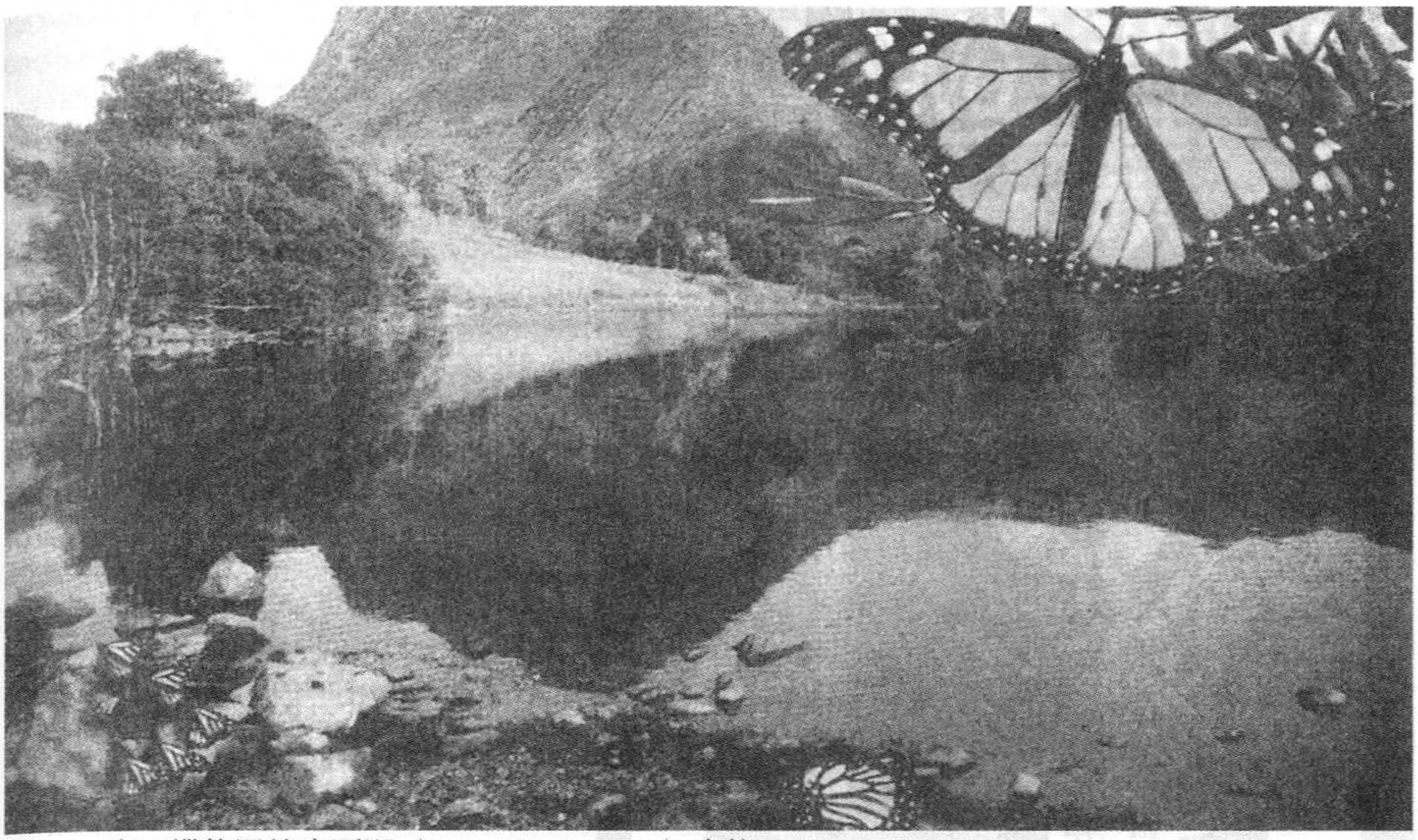


圖1.3　帝王蝶的溫德密爾湖（Lake Windermere）之旅。

Credit: Jonathan Anstee/*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7/ 11/ 96

了人類創造的事物（文化），以及那些並非我們製造的事物（自然）之間旋繞關係的不同面向。但是，地球本身的創造性能量，在河流、土壤、氣候和海洋裡，以及被歸屬於自然的活生生植物和動物，以不同的方式在兩種解釋裡都黯然失色。例如，馬克思主義傳統過度熱衷於強調資本家生產自然的能力，太輕易地忽略了這些自然實體和過程在塑造我們居住所在的地理面貌時，扮演了積極角色。同樣的，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總是受到文化中介的這個論點，傾向於把關注點固定在人類想像的力量上，忽略了在塑造地景時其他生命和能力的多重樣態。

在這些全然屬於人類成就、令人驚歎的世界裡，自然似乎注定遭受文化無情而全面的殖民。人文地理學從環境決定論到社會建構論的長期跋涉，一如環境主義者麥基本（Bill McKibben, 1990）的說法，已經帶領我們到「自然的終結」。無論彼此有何差異，有關人類文化勝過自然物質的兩種說法，都奠基於人類社會的集體「我們」，已經脫離世界其餘部分的假設上。唯有一開始就把人類社會安置在一段距離以外，才能夠以像是生產者和產物，或是觀看者和觀看那樣不對稱的條件，來（重新）連結人類社會到一切其他事物（參見第五章）。這些地理學中的唯一主體或主動居民是人類，而歸諸自然的每樣事物，卻都掌握在我們手中任意操縱。

這種**人文主義**的地理學，跟20世紀晚期特有的環境主義關懷的苦惱和基礎結構無法相容。以無法想像且難以預料的方式，各種「非人類」的強力開始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裡現身。從氣候變遷到「狂牛症」，大家逐漸覺察到我們的行動，以及對這些行動後果的漠視，正在回頭騷擾我們。這種漸增敏感度的流行面貌，展現於圖1.4的圖像，

圖1.4　母牛回家了。

Credit: BSE II/Edinburgh Festival 1995

這是1995年愛丁堡流蘇節（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時流傳的一張明信片。

同樣的，那些分享最都市化生活空間的寵物和病毒、植物和野生動物，以及好幾個世紀以來，居住在「我們」僅視其爲自然的沙漠、叢林和沼澤地的人群，揭顯了「認爲自然是與人類經驗分離的整套觀念，是個謊言」（Wilson, 1992: 13）。

10　在過去五年左右，針對地理學將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區分，建置於對變化中世界的描述和解釋上的方式，有日益高漲的不安。這種不安源自於幾種不同的關切，其中一項是，這種兩極化會嚴重損害地理學能夠貢獻給更能持續生活實踐的資訊（Adams, 1996）。在人文地理學界，這環繞著對於人群、技術、有機體和地球物理過程，於創造空間和地方時交織一起的複雜動態方式的認識。人文地理學裡對於「人文」的這種反思中，三股最重要的潮流預示了即將來臨的事物。

第一種潮流說明了，自然乃「外在於社會」的原始空間的這種觀念，是個歷史謬誤。這種觀念如今非常盛行，使得許多人無法認清它是一種特殊而有待爭論的觀看世界方式。但是，歷史地理學家正協助揭露，原住民的存在如何被刻意地從殖民歐洲眼光視爲荒野的地景中抹除，但現在又有許多環境主義者認爲這些地方是「原始自然」的殘餘（Cronon, 1995）。請嘗試從這個角度再看一眼圖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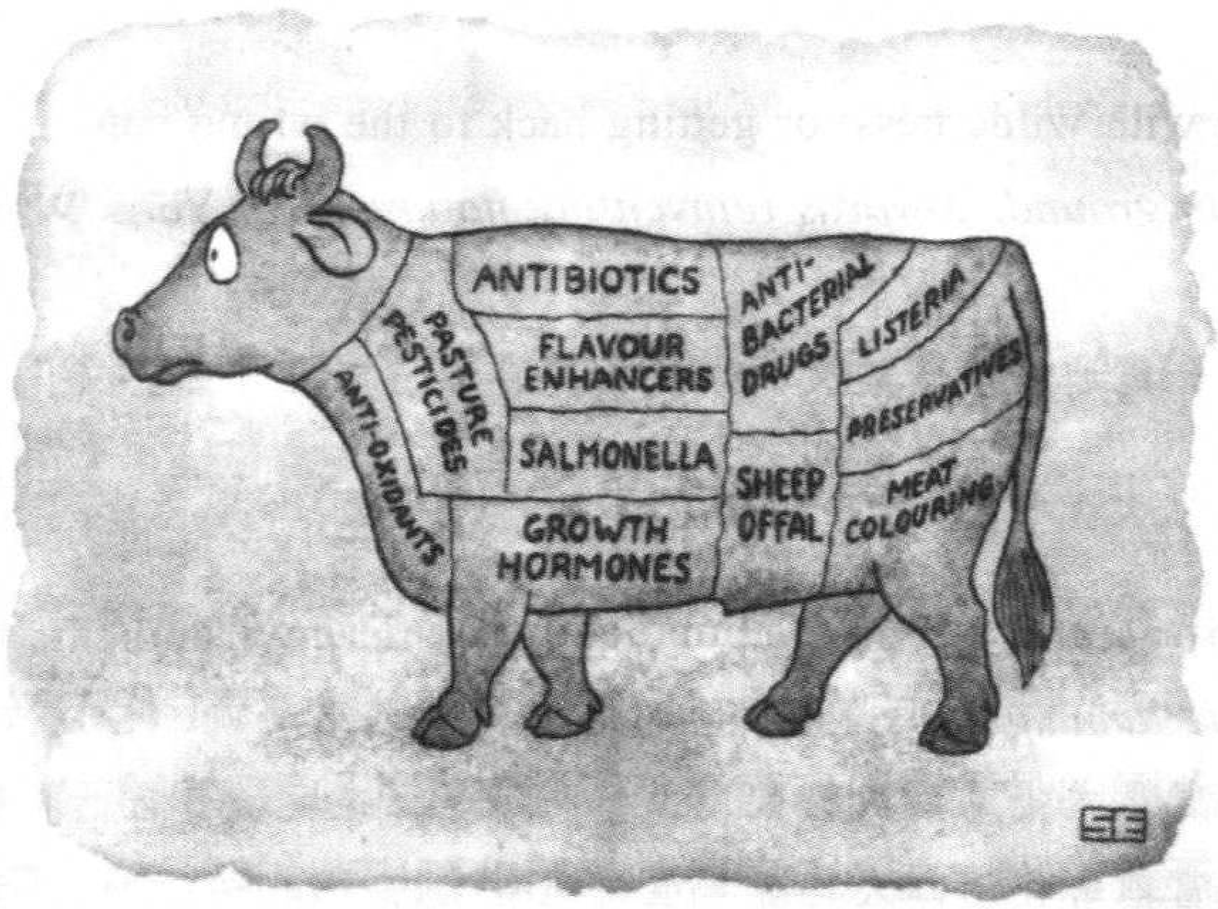


圖1.5　描繪混種的身體空間。
Credit: Stan Eales

第二種潮流延伸了對於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之分離的歷史性否認，仔細關注人群、植物和動物在我們自身日常生活中混雜動態的生命。動物的地位大多掉落在當代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議程外，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掉落在這些議程的間隙裡。不過，新的「動物地理學」焦點正在浮現，試圖證明動物位居一切社會網絡中，從野生動物的狩獵旅行，到城市動物園、國際寵物貿易，到工廠養殖，擾亂了我們有關動物在世界裡「自然」位置的假設（Wolch and Emel, 1998）。

最後，最具挑撥性的反對自然—文化二元對立的第三種研究潮流，嘗試與人類、動物和機器表面上堅硬穩固的範疇，正逐漸以模糊的方式達成協議。這種模糊化是透 11
過如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等技術而達致的，以新形式將這些範疇的相關性質重新組合，例如跨物種有機體（transgenic organisms）、仿生學強化（bionic enhancements）等等（Luke, 1997）。在這些「人機合體（cyborg）地理學」中，身體成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新場域。再回到食物的例子，圖1.5描繪了身體空間在最私密的尺度上重組的方式。在這隻牛身上，自然終結於何處，文化從哪裡開始？

人文地理學從定義自己爲「（男）人在改變地表上的角色」的研究出發，已經走了很遠。地理學現在對我們提出挑戰，要再度省察我們如何及在哪裡畫下文化與自然的界線，並且認識到這個居住密集而分歧的星球，是個比這些範疇所承認的還要混亂的地方。

延伸閱讀

- Anderson, K. (1997) A walk on the wildsid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 4: 463-85.
  這篇文章完整回顧了有關馴化的地理學著作，視其為以新方式連結人類、動物和植物

生活世界的最長遠過程之一，並協助將基因工程的新穎置入歷史視角中。

- Cronon, B. (1995)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In Cronon, W.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s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 W.W. Norton, pp. 69-90.
  由美國著名環境史學家撰寫的一篇通暢易讀論文，反映了將自然當成「外部」文化所致的知識和政治問題。

- Luke, T. (1997) At the end of nature: cyborgs, 'humachines' and environments in post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367-80.
  一篇非常困難的論文，刻意嘲諷了主張基因工程、人工智慧等等正在突破「自然」和「文化」之間傳統邊界的某些當前著作的誇大其辭。值得花費心力一讀，以理解「第三自然」的地理學是什麼模樣。

- Mckibben, B. (1990) *The end of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這本流行的「暢銷書」主張，自然做為「分離領域」的「真實」意義，已經由於人類社會毫不停歇的工業化而遭到抹滅。這本書是以維持自然和文化間的區分為前提的環境政治的熱情範例。這本書很薄，值得全部讀過，不過第一部分鋪陳了基本案例。

- Wilson, A.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這本書作者是加拿大地景設計師，該書是一場視覺和文學盛宴，關心戰後北美地景中各種自然和文化相互塑造的方式。導論及討論自然影片（第四章）和自然公園（第七章）的部分寫得特別好。

第二章　社會—空間

Susan J. Smith，王志弘譯

導言

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是生理特徵、人格特質和社會技巧的特殊混合，附帶有我們自己的獨特生涯和生命路徑。即使如此，至少有某些特徵是我們和其他人類共有的。有時候，這些共同特徵很少影響我們對福祉的觀感，或是對於資源的挪用。我是數千位紅頭髮、藍眼睛和用左手書寫的人之一。這並不會影響我的薪水、我的住宅機會、我的信用評等、我的健康，或是我遭竊的可能性。

縱然如此，還是有令人訝異的眾多特徵確實影響了我們的生命機會。我們是生病或健康，是否身心障礙，男性或女性，我們被認爲是「黑人」或「白人」，年輕或年老，有什麼宗教、國籍或性傾向，甚至我們是高是矮，都對於我們從生活中能得到什麼，有著深刻的影響。所以，雖然我們自認爲是個體，但要緊的是認識到人群經常被分群或組構爲一些社會類別。他們的生活可能不是因爲工作有多麼努力，或是他們運氣極佳或命運多舛而提升或受損，而只是因爲他們被分派到或選擇認同某個群體，而非另一個群體。

這些社會分類的過程，並非「自然而然」發生。它們是權力和資源——可能是眞實的（金錢、汽車、房屋）或象徵性的（人如何思考，以及他們把什麼東西視爲理所當然的問題）——如何鬥爭和操縱的產物。再者，這些鬥爭並不是發生在針尖上。它們會占用地方。誠如歷史攸關於如何認識當前，如果我們要瞭解人們如何辨認自己，以及替他人貼標籤，地理也事關重大。如果我們要掌握在特定地方和特定時間裡，爲何某些社會特徵很凸顯，其他特徵卻頗爲低調，那麼，地理也很要緊。爲了闡述這一點，後文回顧了人文地理學家嘗試瞭解社會和空間之間關聯的不同方式。

從社會到空間

也許，概念化社會和空間之互動的最簡單方法，就是認定空間布局是社會區分的直接反映。如來自高所得群體的人，比低收入群體更能負擔得起高價住宅。住宅的成本和品質各地不同，因此那些有能力的人，願意爲愉悅環境和服務良好鄰里的迷人家屋付更多錢。所以高所得者傾向於聚集在相同類型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傾向於和窮人

生活的鄰里區分開來。就這樣，所得不平等表現在空間布局上。社會映繪在空間中。

實際上，這幅圖像要複雜多了，因爲所得和支付能力之間的直接關係，有其他因素交錯其間。例如，許多國家裡住宅系統的歧視，意味對於某個收入範圍而言，「白
13 人」家戶比「黑人」家戶保障了擁有更好的財貨、服務和資源。即使是在仰賴現金或其他類型的福利提撥，以便彌補那些無法在市場裡競爭而敗陣的群體社會（例如西北歐福利國家）裡，情形也是如此。女人、同性戀、病患、身心障礙或學習困難者、老人，以及其他人，可能遭遇相同的劣勢（相較於男性、異性戀、健康、年輕的人）。即使如此，這些「複雜性」並不意味基本論點打了折扣：這一切社會區分確實具有某種空間表現。

第一種社會與空間連結的研究取向，很能夠引起常識上的共鳴。這可能是在「都市生態學」（urban ecology）的名目下，它爲何如此流行的原因，尤其是1960年代的地理學計量革命期間。推到極端，它的做法是儘可能地輸入許多人口變項到電腦裡頭，生產出一堆具有統計相關的人口屬性，將它們貼上像是「**階級**」、「家庭地位」或「**族群**」等標籤，然後繪製地圖。這裡的想法是要顯示，社會—經濟特徵的特定組合（社會的特殊配置），如何關聯於都市環境的特殊樣貌（特殊的空間結構）。

最後，這些複雜技術並未生產出多少價值耐久的東西。它們產出了一些地圖，有著諸如「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標題，但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狀況，以及該怎麼辦。然而，這裡有關這種取向如何付諸實踐的批評，並不意味**原則上**這種觀念毫無優點。事實上，社會應該從空間角度來考察的觀念，在19世紀末期的社會學思想裡，形成了相當令人振奮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大家嘴上的疑問是，如何在發展社會理論和設計公共政策時，駕馭極度龐雜的社會世界。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生於1855年）在一系列兼容並蓄的專著和論文裡，提出了最清楚的解答，就是把社會安置在空間中。空間提供了「固定」社會過程的媒介，歷時久遠，足以讓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仔細探究。

齊美爾的觀念得到他的學生帕克（Robert Park）欣然採納，正式提出了空間布局可以用來簡化社會世界複雜度的想法。他的論點鋪陳於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都市社區之爲空間模式和道德秩序〉（The urban community as a spatial pattern and a moral order, 1926），主張空間模式和社會過程不同，它們是可以觸知、看得見且能夠測量的現象。如果社會駭人的混亂可以（暫時地）固定在空間裡，我們或許可以學到更多有關社會問題的事情，而這些知識或可幫助我們設計出合適的解決之道。帕克相信，如果「人類關係總是多少能夠精確地從距離的角度來測算」，那麼「社會便在某個面向上，展現了可以用數學公式測量和描述的特質」。對帕克來說，這就指出了「區位、定位和移動性（mobility）做爲量測、描述和最後是解釋社會現象之指標的重要性」。於是（不同於他的某些後繼者），帕克的目標與其說是把社會化約爲空間，不如說是務實地利用空間，來揀選出與眼前問題有關的社會生活面向。

帕克的實用主義啓發了以「空間社會學」（spatial sociology）聞名的量化社會科學支派，這個詞因爲皮屈（Ceri Peach）在他的論文集《都市社會隔離》（*Urban Social Segregation*, 1975）裡使用而流行起來。皮屈描述帕克（Park, 1926）的論文爲「一切其他事物湧現的源頭」，而他自己的「基本假設」就直接源自於此：

> 各個群體在都市地區的空間分布差異度越大，它們彼此間的社會距離就越大……，社會界定的群體之間空間類似度……與這些群體間的社會互動程度有所關聯……
>
> 從都市地區整體的、空間的和居住的群體混合狀態，我們可以推演出這些群體之間社會分隔的強度。

內含於這個取向的社會和空間的基本思想，呈現於表2.1的第一欄。這一條思考路線影響極爲深遠，尤其是和「**種族**」觀念及隔離政治有關。我們必須說，這是因爲這個取向大體上是**性別**盲。它並沒有考慮男人和女人之間社會關係的不平等，因爲它聚焦於家戶，假設它們都採取「慣例」的家庭形式，並認爲這毫無問題。即使有這個明顯缺陷，空間混合是「種族」整合（而「種族」整合是通往公民權利之路）關鍵的想法，在美國依然影響廣泛。它支撐了有關校車搭載就學（school bussing），以及牽涉了阻礙開放住宅的堆積如山立法和案例的激烈爭辯。此外，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相距遙遠的地方，更別提南非的「特例」了，分析家極具說服力地指稱，空間隔離模式包含且表達了種族歧視的地理（Cell, 1982; Smith, 1989）。至少在這方面，居住空間組織是種族分隔的社會裡，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不平等的表現。

因此，空間模式確實表現了社會差異的面向。然而，有兩項限定要牢記於心。首 14
先，這種取向若要取信於人，就不能滿足於只是描述社會施加於空間的印記。這裡的眞正挑戰，是要揭露將社會差異（類別與認同）轉譯爲空間模式的那些**機制**。圖2.1指出有所作用的某些因素：主要的市場和制度鑲嵌所在的意識形態形式；這些因素與住宅系統和勞動市場之公平運作互動及其介入方式；直接和間接、個人和制度性的歧視，替某些人敞開生活、工作、學習和創造的空間，卻排拒其他人的方式。這項挑戰鮮明地表現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作品裡（參見圖2.2）。關於這類影像背後的機制如何影響少數族裔、有健康問題的人，及「非慣例」家戶裡女人的可用空間，有些研究範例概述於史密斯和馬林森（Smith and Mallinson, 1996）的文章裡。

其次，雖然將社會描繪於空間上的邏輯依然有吸引力，但是李文斯頓和哈里森（Livingston and Harrison, 1981）針對卡羅（Lewis Carroll）一首寓意詩的玩笑評論，卻對任何企圖將這種論證方式推得太遠的人，有其嚴肅意義。我比較了地理學家掌握空間容器裡的社會關係的嘗試，以及出發獵捕蛇鯊的一群水手的命運，兩者之間的類似之處。

表2.1　三種探究社會與空間關聯的方式

從社會到空間	社會的空間建構	第三空間
空間是科學與幾何性的，充塞著累積的社會事實，提供比較複雜的「眞實」世界精確但簡化的再現。	**空間**兼具物質現實及象徵意涵，並有自己的生命。空間模式既表現又塑造了社會關係。	這是那些由於種族歧視、**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及其他壓迫而被邊緣化的人，選擇當做發言位置的空間。
具體的、可以量化與繪製的**地理形勢**。	可以協商和鬥爭的**地理形勢**。	因某種意圖而創制的**地理形勢**，被挪做他用，重新定義和占據以做爲策略性的（眞實或象徵）位置。
一種認爲空間模式乃是社會和政治過程的指標與結果的**解釋架構**。	認爲空間模式乃是支持社會—經濟過程且與之互動的**解釋架構**。	**這裡牽涉的是存有而非解釋**——這個取向關注解放，而非預測或詮釋。
社會類別與社會認同是既定的。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表現於空間區隔；社會互動則由空間整合標示出來。	**社會類別**與認同乃是透過具有空間差別的物質實踐（市場、制度、資源分配系統）和文化政治（控制想像的鬥爭）而建構。	那些被強加**社會類別**的人起身反抗。邊緣空間提供了建立開放且彈性之認同的位置。此處既強調共通性，又容忍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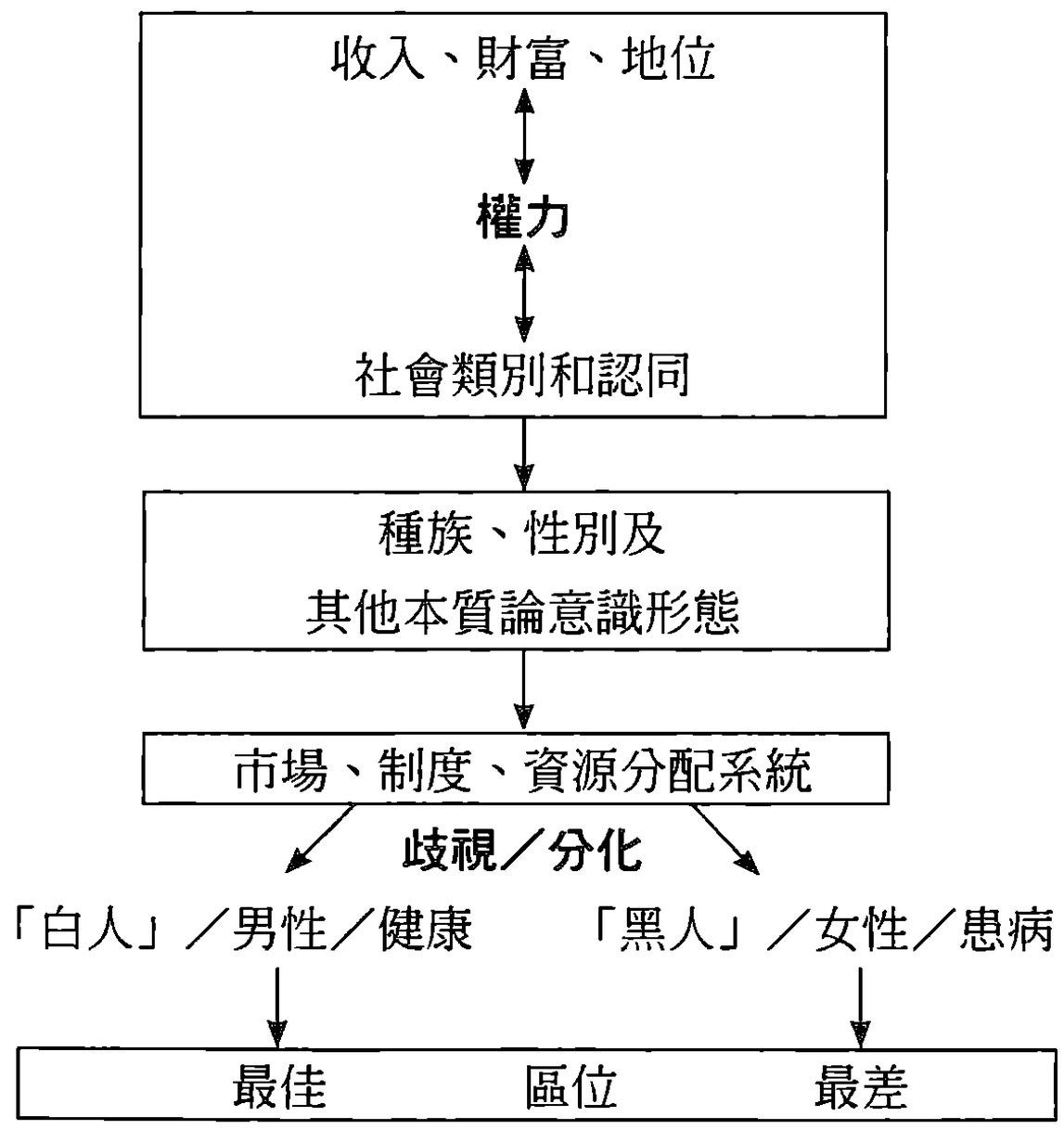


圖2.1　探索將社會差異轉譯爲空間布局的機制

圖2.2　女學童和聯邦執行官：「與我們所有人同在的問題。」
Credit: 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Norman Rockwell Family Trust © 1964 The Norman Rockwell Family Trust

空間社會學追尋可以從空間形式解讀出來的社會過程的最佳逼近。分析者知道他們置身正確位置，做對了事情，因爲他們遵循的是前一代思想家的智慧。

人文地理學家知道他們在尋找什麼，因爲他們以普遍接受的社會範疇來研究，而其空間分布在都市空間模式上留下了不可能犯錯的印記……

而當他們找到的時候就會曉得，因爲他們以量化社會科學的新工具爲根據，牢記不會出錯的方法。

述明社會生活的空間結構的追獵已經展開，而且注定會成功。只要我們能夠以幾何學（或笛卡兒）術語來思考空間，並且假定社會類別爲理所當然，居住隔離的模式就會提供社會關係結構、整合過程，以及族裔隔離問題的線索。

但是，故事最後有個轉折……

如果我們即將要捕到的蛇鯊，以及我們只有聽說過，而且現在極力要迴避的Boojum，最後居然是同樣的東西？這就是路易斯·卡羅那不幸的貝克（Baker）發現Sn時的狀況——！

「這正是蛇鯊會出沒的地方」。我說了兩次，這應該能夠鼓舞船員了。
這是蛇鯊會出沒的地方，我說了三次：
我說了三次的事情就是眞的……

注意聽，我的夥伴，我再度告訴你們那五個絕不會錯的標記。
無論到哪裡去，憑著這些，你們就肯定能探知眞正的蛇鯊。

拿三做爲推論的主題—
這是個方便說明的數字—
我們加了七，還有十，然後乘上了
一千，減了八……

（「那就是方法」貝爾曼冒失地匆忙插上了一句話。
「那就是我一直以來所說的，應該嘗試捕捉蛇鯊的辦法。」）

「但是，喔，我歡心的姪兒，提防那麼一天。如果你的蛇鯊是個Boojum！那時你的願望輕巧而突然地消失無蹤，再也遇不著了！」

在世界之中，我們嘗試訴說，
在他的笑聲與歡欣之中，
他輕巧而突然地消失無蹤—
你知道，蛇鯊**就是**Boojum。

出處：節錄自*The Hunting of the Snark* (1876) by Lewis Carroll

結果，蛇鯊和Boojum居然是同一回事，但水手對於蛇鯊的概念無法容納Boojum認同的微妙之處。蛇鯊溢出了水手加諸它身上的概念範疇。即使有清楚陳述的目標，及得到科學支持的精確性，他們所選擇的手段永遠無法生產出他們期待的目的。他們犯了實體上的錯誤（蛇鯊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們犯了實際的、方法論的錯誤（他們假設
16 蛇鯊可以用手邊的器具捕捉），還犯了倫理上的錯誤（獵捕是對待蛇鯊的方式）。有些空間社會學家跌入了相同的陷阱。他們的思考裡也有錯誤，如表2.2第一欄所示；在某個程度上，它們也消失了，由於社會思想裡的新空間轉向而「成了蛇鯊」，我們會在下一節裡看到，這種新轉向拒絕把社會類別或空間結構視爲當然。認爲社會類別和認同可以在空間帆布上固定、捕捉和展示的想法，現在看來顯然過於天眞。

表2.2　人文地理學家的社會與空間取向裡的錯誤、限制和異議

從社會到空間	社會的空間建構	第三空間
實質的錯誤： 社會建構的類別被描述爲「眞實」、固定與互相排斥的。	**實質的限制：** 社會類別被描述爲社會（與政治）的建構，但研究還是繼續強調二元區分，例如「黑人」與「白人」、男性與女性、疾病與健康。	**實質的異議：** 世界會像第三空間概念所指出的那麼有彈性，並且朝向定義與重新定義自身的人群開放嗎？
方法論的錯誤： 空間模式被視爲獨立於社會過程（空間被設定爲社會的量度，但是唯有兩者彼此分離才能成立）。有些社會關係無法擺放在這種空間架構裡研究（最明顯的是性別差異的社會關係）。	**方法論的限制：** 空間組織蘊含在社會區分的建構中，但是爲了探究這點，分析家被迫利用他們想挑戰其效力的概念（例如種族觀念）或架構（異性戀的假設）來工作。	**方法論的異議：** 邊界、界線、邊陲和其他邊緣空間成爲流行的位置，藉以抵抗舊有的社會類別，創造新的認同。在實際上，邊緣地方的激進潛能會有疑問。
倫理的錯誤： 社會類別被視爲理所當然。「種族」的現實，社會區分爲在經濟上不平等的階級，以及傳統的家庭形式，都被視爲分析的起點，而非有待解釋之過程的產物。	**倫理的限制：** 繼續相對於彼此而界定社會類別（黑人相對於白人，女人相對於男人等等）。這裡是否暗示了特殊的、不均等的權力分配乃屬無可避免。其他批判包括：依然專注於邊緣化的「**他者**」（例如黑人認同），卻視優越的自我（例如白種特性）爲理所當然。	**倫理的異議：** 正當原本沒有權力的人群希望能夠利用既有的差異點時，否定這些既定差異的效能，是不是正確的做法？

摘要

- 概念化社會與空間之間關係的一種方式，是將空間模式設想為社會結構的反映，並且把空間過程當做社會關係的指標。
- 這種取向過度簡化了社會和空間，但是當它關注於決定誰在哪裡得到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的特殊機制時，有一定用處。

社會的空間建構

計量社會地理學的新奇，在1970年代磨耗掉了，而且社會地區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因素生態學（factorial ecology）和空間差異量測的理論限制越來越明顯。這迫使社會和空間之間的關係必須重新評估。問題不再是「特殊空間群體如何分布在實質空間裡？」而是「空間的布局，地方和位置，如何**積極地協助**建構和複製了社會認同？」所以，我們不談論「黑人」和「白人」，以及他們如何互動，或是並置西方和其餘部分，分析者開始探討這些範疇來自何處，以及它們是如何生產和再生產。人文地理學家特別關注空間對這些過程造成的影響。他們探問，地理對社會生活的建構如何與爲何產生作用？

「空間建構論」取向所帶來的思考差異，其性質描繪於圖2.3，並摘述於表2.1第二欄。分析者不把特定社會類別視爲當然，並將它們描繪到空間上，而是開始觀察社會區分的空間布局如何中介了對於服務和資源的取用，以及支持了人群面對風險和機會的系統性差異，並且反饋到權力關係網絡，後者影響了人群如何被他人分類，以及他們如何辨識自己。這種社會與空間關係的建構論取向，最好是用一些例子來闡述。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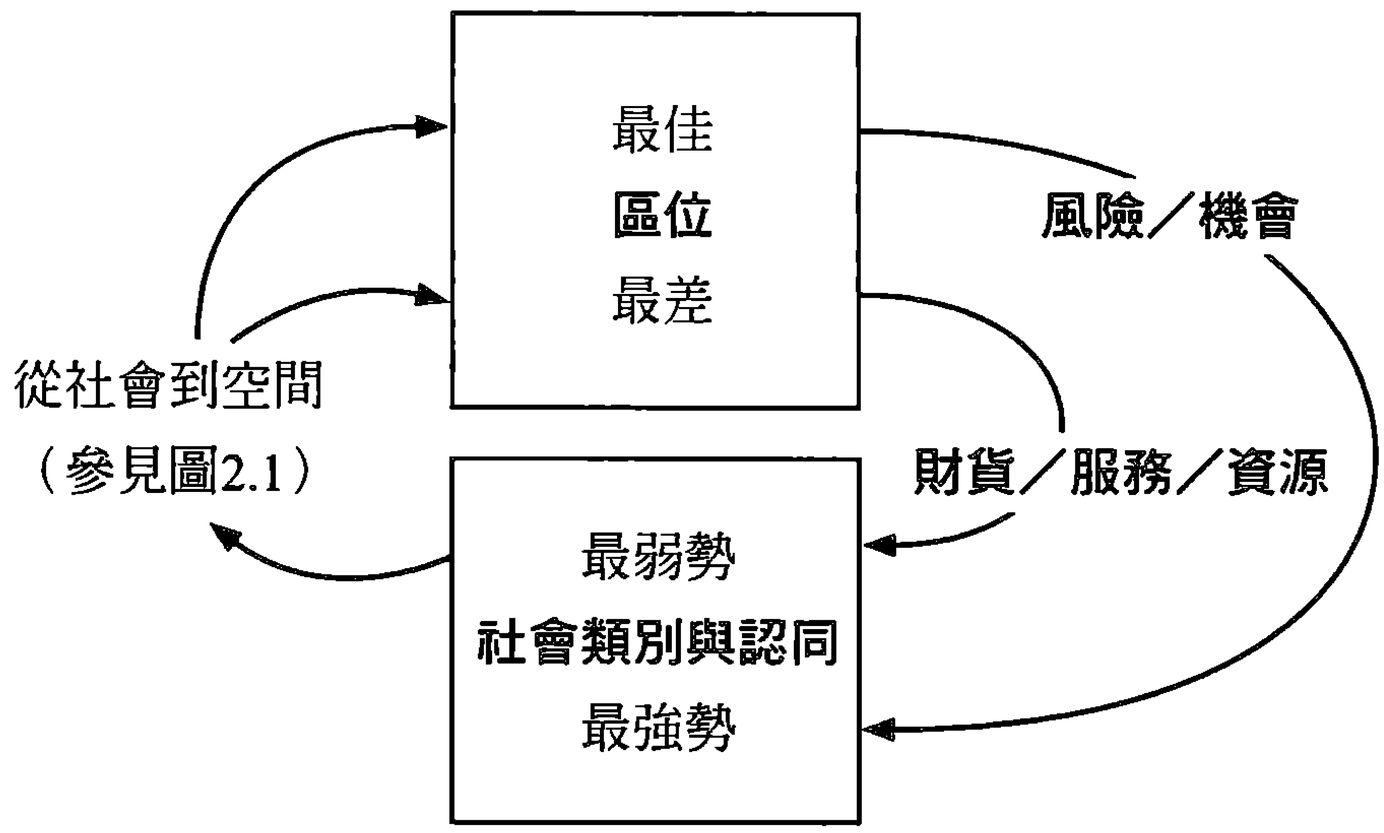


圖2.3　社會的空間建構

地理與性別差異的建構

普瑞特和漢森（Pratt and Hanson, 1994）在開始分析美國麻塞諸夏州（Massachusetts）渥徹斯特（Worcester）付薪工作的婦女時，採用非常傳統的方式，發展出來的觀念指出，男人和女人的社會特徵不僅有助於決定他們在哪裡生活和工作，而且能決定這些地方的面貌。社會映繪到了空間上。然而，這項研究繼續說明，一旦這些社會特徵根植於空間，它們就擁有了某種僵固性。空間布局包含了社會過程。在這個例子裡，不同地方所獲取的特徵，影響了其中的就業前景和實踐，起源於勞動的社會區分透過空間的組織而被放大。在渥徹斯特的結果是，區分男人和女人，以及區分不同女人群體的社會邊界，變得鞏固或僵化。讓我們更仔細的看一下。

渥徹斯特的研究個案鄰里，是以其中「種族」、階級、性別和工作傳統的獨特混合來區分。一旦建立了這種混合，雇主就以其爲基礎來從事區位決策，以便從中招募他們認爲最適合其事業的勞工。這些區位決策部分是基於有關男人和女人工作差別的刻板印象，部分是根據不同族裔群體適合特殊工作類型的想法。由於這些投資模式的結果，就發展出具有特殊職業範圍的地方勞動市場。在這個例子裡，我們看到了女性勞工（由於她們生活的地方導向）如何特別會被勞動過程所定位和隔離。因此，這些空間投資策略最明顯的社會後果，就是性別邊界的鞏固（透過操弄且反饋於假定之男女差異的空間分工）。然而，工作實踐也在階級和種族區分的基礎上組構，這種特殊的地方配置地理的進一步後果，就是不同女性群體之間社會邊界的僵化。

簡言之，普瑞特和漢森（Pratt and Hanson, 1994）的研究顯示，空間的組織（這個例子裡是由雇主的投資決策所塑造的）在建構社會差異上有其角色。這有好幾種形式，不僅是強化了既有的社會區分（這裡是男人和女人的區分），還會創造出在某個層次上利益可能相同的群體內部的分隔（這裡是女人內部）。這個例子很關鍵地說明了，空間和地方不只是人類社會生活發展所在的容器。相反的，人群被安置在何處，與這些生活有直接關聯。

「種族」的空間建構

我自己有關英國「種族」與居住政治的研究，也依循了類似的推理路線（Smith, 1989; 1993）。首先，這項研究顯示了居住隔離有其物質基礎。南亞人、非洲裔加勒比海人及他們後代所占比例，在主要城市中心區最差的住屋和鄰里中，超過了統計平均值。這是因爲他們相對被排除在經濟體裡最活躍的部門之外（導致了低所得和容易失業），以及他們在歷史上缺乏使用福利國家制度的機會（尤其是近用公共出租住宅裡品質較好的部分）。社會和社會不平等映繪在空間上。

然而，這些邊緣化群體住在**哪裡**，不僅是社會排斥史的反映而已。再者，這種

定位積極影響了未來的就業和住宅選擇。這是因爲過去20年裡發生的經濟再結構（restructuring）過程，具有空間選擇性。南亞人、非洲裔加勒比海人，其他黑種英國人和可見的少數族裔最可能居住的區域和城市部分，正是喪失工作的地方。在此同時（以及做爲相同過程的一環），這裡也是地產價格最低，住宅價格增值最少，以及遷移到其他地方以謀求新就業機會的選擇最受限制的地帶（問題還因爲可取得之公共住宅的空間變化而更加複雜）。所以，原本是經濟和社會邊緣性的反映，就成了對於經濟進展和社會流動的空間限制（圖2.4）。 18

這個「空間不搭配」（spatial mismatch）的問題，也在北美城市裡有激烈的爭辯。陷身於貧困的空間，阻止了已經位居劣勢的群體去利用經濟再結構所開啓的機會。在英國的例子裡，空間的組織促進了「種族化」過程——亦即反覆重申「種族」的凸顯性，並讓這些社會範疇以及區分出它們的不平等，看起來像是正常而不可避免。空間建構了社會。

在這第二個例子裡，這個過程推進了一步，因爲除了支持隔離模式的物質差異外，英國政治文化還形成了一種「種族隔離」的**意象**。過去半世紀以來，這種意象正當化了各種公共政策，這些政策根本沒有處理複製種族差異的物質不平等，而是設定了讓事情變得更糟的場景；讓「黑種」和「白種」英國的區隔變得僵化，並且讓人們對於誰該在哪裡生活、工作和玩耍的期待，牢牢記住了這一點〔這個過程當然不是專屬於英國。譬如，有關空間特質之觀念和意象在建構社會生活上的重要性，在安德森（Anderson, 1991）於她有關加拿大「中國城」建構的研究裡，有進一步的闡述〕。

攝影師波拉德（Ingrid Pollard）在她的「田園插曲」（Pastoral Interludes）展覽裡，揭露了這種想法的重擔（Kinsman, 1995，曾有長篇討論）。有好幾種方式可以觀看和詮釋這五張照片及其附帶的文字，但是在我看來，將「黑種」人物安放在「白種」英格蘭鄉間，最惹人注目。這種並置引人注意，是因爲這不是我們被教導要期待的事情。畢竟，最常伴隨公開可得的黑人男女照片的是「內城」影像。但是，波拉德的照片不僅描繪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它們也挑戰我們去拆除理所當然的假設，那些假設促使我們把這

圖2.4　英格蘭伯明罕（Birmingham）。
Credit：作者收藏

（a）

「鄉間插曲」

……好像黑人的經驗就只是永遠生活在都市環境裡。我想，我喜歡湖區；我在白人的大海裡，憑著我的黑臉獨自漫遊。到鄉村尋訪總是伴隨了一種不安的感覺；懼怕……

（b）

……感覺到我沒有歸屬。步行穿越枝葉茂盛的林間空地，身邊帶了根球棒……

圖2.5　（a）和（b）「鄉間插曲」（1988）。

Credit: Ingrid Pollard（感謝作者提供。原版爲彩色。著色銀版。原系列有五張）

些影像看成在某些方面很不尋常。是什麼說服（是什麼愚弄）了我們，認爲黑人不出現在英國鄉間是「正常的」？

這些照片還揭露了，我們習以爲常的概念化和使用都市及鄉村空間的方式，有重大的不正義。例如，試想一下恐懼和焦慮。如果你閱讀報紙或是看電視，如果你是「白人」（「你」通常被假定爲白人），恐懼空間就是那些（隱含爲「黑人」的）內城空間。但是當波拉德冒險進入鄉間，她寫到的經驗卻「總是伴隨了一種懼怕的感覺」。這裡有另一項挑戰，亦即面對具有社會分隔特性的空間區分，許多平常人在大部分時候覺得這種地方令人不安，不適合自己。

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說，空間建構論是比空間社會學家採取的路線，更具批判性、敏銳且有用的研究社會和空間的取向。不過，這種取向也有其侷限，摘述在表2.2的第二欄。也許主要的保留，在於這個領域的學院研究傾向於關注邊緣化「他者」的經驗，卻把占有特權的「自我」視爲當然。尤其是有關種族和種族歧視的研究最明顯，過去都是由「白人」研究者主導來研究「黑種」人群。相對的，由男人主導的研究好多年來不是有性別盲，就是未能投身於女性主義的議題。甚至，異性戀體制的預設也穿透了大多數出版的研究。對於這些排除的回應之一，就是轉而關注「白人特性」的建構、男性氣概的潛藏議程，以及性慾特質和情慾偏好的微妙地勢。 19

摘要

- 目前為止，我們辨認出兩種相當不同的看待社會與空間關係的方式（參見表2.1第一欄和第二欄）。其中的第二種方式關注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類別，實際上是如何在社會和政治上被建構的。
- 這些社會建構過程受到空間組織的中介。物質實踐（市場、制度和資源分配系統的運作）和文化政治（有關空間意義的爭辯）扮演了一定角色。結果是，地方配置的地理強化了社會不平等。

第三條路？

爲了克服空間社會學和空間建構論的限制，女性主義和後殖民學術研究發展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考社會和空間的方式。這種替代取向鼓舞我們，不僅要認識到我們習以爲常的社會類別實際上是社會的建構，還要認識到，建構過程容許了重新界定和協商社會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的可能性。人的認同可能無法包含在某個類別裡：它們可能含納了許多類別的面向；或者，它們可能在類別之間，或是類別邊界上發展；而且這可能會使得採用類別的想法變得毫無意義。這指出了我們需要第三種接近社會與空 20

間之構成的辦法。

索雅（Soja, 1996）在他稱爲《第三空間》（*Thirdspace*）的書裡，探索了這第三個選項。他寫作的信念是，「我們生活的空間向度，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有那麼高的實質和政治相關性」（p. 1）。這本身就暗示了，需要有思考做爲社會元素空間的新方式。事實上，索雅的書暗示了20世紀末期的空間轉向，甚至比19世紀當時的空間轉向還要徹底和令人興奮。至少，索雅主張，我們舊有的思考空間方式（他稱爲第一和第二空間思考），無法再含納世界運作的方式。

實際上，這第三種選項將特殊類型的空間轉變爲策略性的區位。對於那些被社會長久以來使用的社會類別（被有關「種族」、階級、性別、性慾特質、年齡、國族、區域和殖民地位的觀念與實踐）壓迫的人來說，空間成爲一種社群資源。邊緣化和排斥的經驗，以及這些過程所造就的空間，已經被轉化爲策略性的資源。它們成爲先前無人聽聞的聲音的發言位置；舊社會類別遭受新認同過程抵抗的空間。

支持這第三種取向的觀念，摘述於表2.1第三欄。也許，最值得注意的重點是，這裡指涉的空間通常是隱喻上而非幾何上的。邊緣空間可能是物質空間——內城、失業空間、家庭空間、隔離空間——但是，它們也是思考不同群體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階層上，如何（以及暗示了應該如何）相對於彼此而定位的方式。第三空間是由那些取回這些眞實和象徵性壓迫空間的權利，並且改造成爲其他空間的那些人所創造的。

這對於我們如何概念化社會及其與空間的關係，有什麼意義？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的書《渴望》（*Yearning*, 1991）裡，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雖然白種西方學者寫到了種族和空間，讓黑人與白人成爲相對性的，並且認識到黑人認同是對種族歧視的抵抗，但是胡克斯替非裔美人女性聲張，指出「我們必須否定壓迫性的他者……**我們**必須決定我們應該如何」。爲了說明這一點，她主張**選擇**邊緣做爲發言的位置。她並不是以因爲種族和性別而被迫進入邊緣位置的身分來說話。她翻轉了我們對於何謂邊緣的觀念，同時她也重新定義了何謂身爲黑人和女人。

這種新區位——第三空間——接合了巴巴（Homi Bhabha, 1994）所謂的混種認同，

胡克斯（Bell Hooks）論第三空間

我所談論的不是我們想要喪失或放棄的邊緣，而是一個我們停留，甚至攀附的所在，因爲它培養了我們的抵抗能力。邊緣提供我們激進視角的可能性，而得以觀看和創造，想像另類的新世界……（我的是）來自做爲創意與權力所在的邊緣空間的訊息，我們在這個包容的空間裡恢復生氣，在那裡團結前進，抹除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分類。

（1991: 149-52）

巴巴（Homi Bhabha）論第三空間

一切文化形式都持續處於混種過程。但是對我而言，混種的重要性並不能追溯到兩個原始階段，然後第三個從中誕生；反之，混種對我來說是讓其他位置得以出現的「第三空間」。這種第三空間移置了構成它的歷史，並且建立了新的權威結構，新的政治倡議，這些透過既定的智慧來理解都不適當……文化混種的過程產生了不一樣的東西，無法辨認的新事物，一種意義和再現協商的新領域。

（1994: 211）

也爲其所定義。「西方」世界裡藉以掌握社會差異的一切平常取向，例如「種族關係」的觀念，或是「多元文化論」概念，都是基於一項預設，就是透過像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關係，以及世界經濟發展過程而相遇的各方，它們的認同都不會改變。但是巴巴指出了在這種相遇之後，沒有任何人還能保持原樣。每個人都在這場遭遇中被他人改變了，所以一切認同都是混種的。

對巴巴來說，這種「新事物」不僅在於它提供了不一樣的認同，而是將固定類別和 21
認同的世界拋在後頭，開啓了「享受差異卻不預設或強加某種階層的文化混種可能性」（1994, p. 4）。這就產生了吉洛依（Paul Gilroy）所描述的「一種不同的文化觀，強調的是文化可塑的綜合特質，而且不認爲文化會流洩進入整齊的族群團塊，而是一種徹底未完成的自我定義和轉變的社會過程」（1993b, p. 61）。有時候，藝術家比社會科學家更容易掌握這種觀念。例如，饒舌音樂提供了可以容納混種想法的空間（Smith, 1997），巴斯魁亞特（Jean-Michel Basquiat）——一位與「白人」藝術體制有糾葛的「黑人」藝術家，探索他的海地和波多黎各根源、他的美國遺產，以及他的男性特質——的作品，強烈地提醒我們胡克斯的告誡：「我們必須決定我們應該如何」（參見圖2.6）。

這種第三條路的相關性，並未侷限於從「黑人」和「白人」或是「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浮現的認同。羅斯（Gillian Rose, 1993）提到了由女性主義思想所占有的「弔詭空間」（paradoxical space）（之所以弔詭，是因爲女性主義深陷於男性至上主義論述，但試圖超越）。她說，這「與其說是個抵抗空間，不如說是全然不同的幾何形勢，我們可以藉此以全新而且有希望的解放方式，來思考權力、知識、空間和認同」（p. 159）。因此，羅斯討論了女性主義建構「一種新型的空間，女人在其中不必成爲受害者」（p. 159），而且女性特質是由其他社會認同所中介。最後，羅斯引導我們邁向女性主義地理學，這比較不是關注男人／女人的界線，而是關切如果女性主義不是相對於男性至上主義（masculinism）或父權體制來界定；當它是由那些認同女性主義者，以及尋求舊性別秩序以外出路的人，從其自身角度來界定，女性主義會是什麼。

羅斯（Gillian Rose）論第三空間

這些研究詮釋女人的生活，不是透過生產和再生產的範疇，而是透過另一種社會性……（這種研究已經）創造了女人空間，但是，這種空間並不依賴對於女人的本質論認識，因而逃脫了男性至上地理學用來解釋空間的那些術語……女性主義的主體必須相對於性別以外的社會關係來界定……以便驅離男性至上主義……有一種事物觀念無法在男性至上論述裡表現出來，但是女人自己即使無法訴說，也可以感受得到。女性主義批判取決於對不同事物的渴望。

（1993: 136-8）

相較於先前討論的取向，第三空間似乎提供了相當不同的社會構成概念。它讓我們的注意力離開社會類別的既定事實，轉向認同的策略性過程。它迫使我們接受認同的複雜、曖昧和多重向度，並掌握了階級、性別和「種族」在不同時間和地方，以不同方式交叉穿越的情形。第三空間的觀念可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脫離對於社會區分（這讓人群區別開來）的歷史性關注，並且思考從歸屬的論述中，可以獲得什麼。也許，這就是索雅（Soja, 1996）提到探索第三空間，並著眼於投身「某種潛在的解放實踐，在有
22 意識且刻意的空間性努力中，將知識轉譯爲行動，以便大幅改善世界」（p. 22）時，心中所想的事情。

也許，對於歸屬的探求，對於類同的追尋，對於共通性和社群的獵捕，已經含納了下一種社會與空間的批判地理學。但這是非常複雜的時代，而且對於第三空間的性質已經出現了一些保留意見。它眞的像乍看之下那麼激進開放，那樣解放且政治正確嗎？（表2.2第三欄）當我們要從第三空間移動到下一個向度時，我的建議是，每當我們認爲對於社會分類、文化認同，或是社會與空間的結構等難題，有什麼肯定的事情要說時，我們就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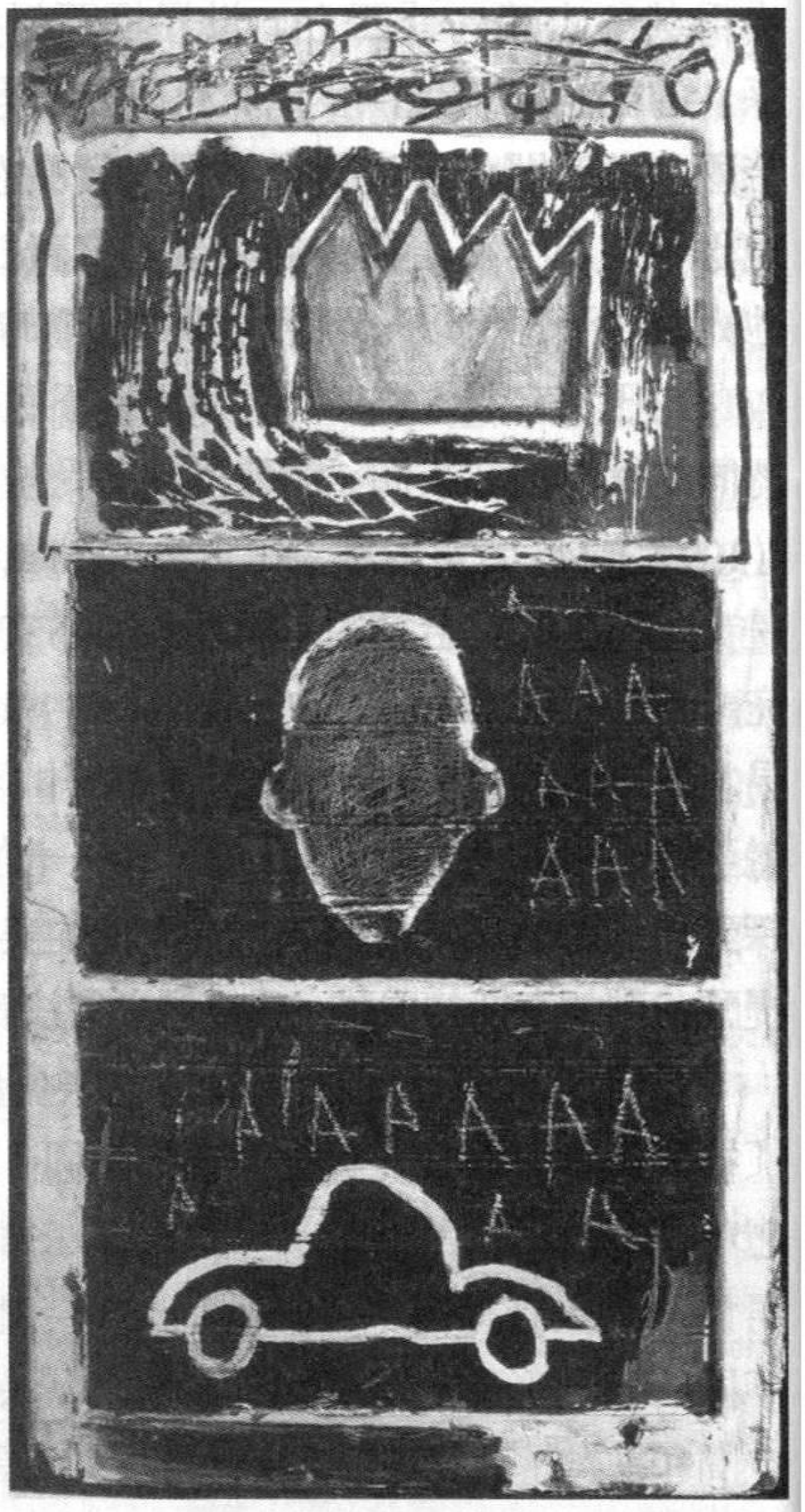


圖2.6　成就，1980。作者：Jean-Michel Basquiat (1960-1988)，丙烯酸、油畫顏料刻繪在木板上。

Credit: © 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1999/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New York

該想到蛇鯊與它那不幸的追逐者。把現況視爲理所當然，往往是個錯誤。也許，用羅斯（Rose, 1993）的話說，我們的結論是，我們能夠冀求的最佳和最低限度，是「一種承認其知識基礎不穩固、會變動、不確定，以及最重要的是有所爭議的地理學」（p. 160）。

摘要

- 早期的社會地理受到歷史上被排除於「主流」社會外的群體挑戰，他們現在宣稱有權利自我界定。邊緣的空間提供了一個策略位置——對那些抱持歷史、命運、社會和空間新觀念的人，這是個有力量的位置。
- 新的認同過程不總是會跟先前主導研究議程的空間、「種族」、階級和性別區分一致。這迫使人文地理學家再度思考他們的預設和研究方法。
- 第三空間可能是個關鍵，可以設計出具有地理意涵的，能夠處理長期以來之社會不平等的辦法；但是，它再度有可能做不到……

結論

就跟一切想將知識歸類到個別流派的嘗試一樣，本章概述的這三種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粗略的描述。每一種取向都有某些優點；但是它們全都有問題和限制。在每個案例中，有些分析家聰明且有建設性地運用這些取向，警覺到它的預設，並且在詮釋結果時非常謹慎。在每個案例中，也有一些情況是很糟的做法，不加批判就應用觀念，或是用得很不恰當，缺乏適當的限定，產出了在理論和倫理上很可疑的結果。重要的是不要混淆了特定取向的優點和缺點，以及特殊應用的成就或失敗。

即使如此，將這三種社會和空間取向視爲依時序發展，並且逐漸進步，是很誘人的做法。當然，它們依序發展，而且每一組新觀念都源於對先前取向的極度不滿。但是這些思想「學派」之間也有重疊的地帶，內部也有所爭辯。結果，沒有任何一種取向是冗贅多餘的；也沒有一種自身就足以掌控社會和空間的連結。

例如，勞動市場和住宅系統持續參照有關種族、階級和性別的觀念，而以不平等的方式隔離了社會。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詳述這種不平等的樣貌，以及造成它的機制如何運作。同樣的，我們若要質疑潛伏在社會類別背後的本質論，唯有探索這些類別如何建構和遭到抵抗。最後，我們若要超越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健康和身心障礙的二元區分，唯有認識到舊有的社會類別，最終可以用新的認同形式來取代。我們對於今日人文地理學的期待，並不是有關某一種社會和空間研究取向本然地最優越的共識，而是對於什麼時候和在哪裡，哪一種特定取向最適合的覺察，以及對於這種取向能夠和不能達成什麼的敏銳感受。

延伸閱讀

關於白人研究如何安插到人文地理學對「種族」和空間觀念的興趣裡，有一篇短小易讀的文獻，參見：

- Bonnett, A . (1997) Geography, 'race' and Whiteness: invisible tradition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Area* 29: 193-9.

有一套論文發展了研究社會生活的「空間建構論」取向。

- Jackson, P. and Penrose, J. (eds) (1993) *Constructions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 London: UCL Press.

有一本經典論文集描繪了「空間社會學家」嘗試利用空間測量來監控社會變遷的各種方式。

- Peach, C. (ed.) (1975) *Urban social segregation.* London: Longman.

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針對地理學家如何思考空間和社會的論證嚴謹且廣泛的批判，參見：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下列書籍已經成為引介最近社會學思想之「空間轉向」的關鍵著作。它仔細檢視了真實地方和空間隱喻之間的交錯。

- Shields, R. (1991) *Places on the margin.* London: Routledge.

23 有篇論文對於假定是20世紀末社會生活及人文地理學特徵的彈性和開放，提出了一些異議。

- Smith, S. J. (1993) Social landscap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Johnston, R. (ed.) *A changing world: a changing discipline?* Oxford: Blackwell.

下面是本很複雜的書，如果你才剛開始研讀人文地理學，那麼有些部分會很難理解。然而，有些章節，尤其是第四章「增加第三空間的開放性」，提供了探索社會與空間之第三條路深具洞識的說明。

- Soja, E. (1996) *Thirdspace.* Oxford: Blackwell.

第三章　在地—全球

Philip Crang，王志弘譯

導言

24

身爲非常沒有想像力的人，我總是問我所教的地理學課程的學生相同問題：「你認爲什麼東西會讓地理學是門有趣的學科？」毫不意外，我也幾乎總是獲得大致相同的四種答案。它所涵蓋的課題非常多樣（你看看這本書的全貌，就可以得到證據）。它結合了對於人群和自然世界的關切，尤其是它對於環境思想深具貢獻（第一章可以確認這一點）。它處理了你環顧周遭世界時看得到的現實，而不是抽象理論（但第六章對此有些疑問）。而且，它意味了你會聽聞、看幻燈片，甚至親臨許多不同地方，探索每處的地域特質，學習許多你原本大多一無所知的世界各地的事情。我特別感興趣的回答，是最後一項。因爲我認爲，這種答案正確的指認出一組三個觀念，它們長期以來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對於本身做爲獨特知識努力的認識。首先，是「在地」（local）的觀念，激起了對於特殊地方特質的興趣。其次，是「全球」的觀念，緊繫於一種擴張視野和培養「世界覺察」的慾望。還有第三，中介於在地和全球之間的是，對於（地理和人文）「差異」的強調。本章檢視這三種觀念間的關係。我希望，這能夠傳達出一種感受，明白它們曾經多麼具有生產性，且依然如此。不過，本章也主張要有批判性的反思。在地、全球和差異的觀念，不像乍看之下那麼簡單明白。仔細思考每個概念，尤其是它們彼此如何產生關係，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就會有只是複製有關在地—全球關係的傳統論點的危險，甚至沒有發覺到我們正在這麼做，不知道有其他思考和行動的可能方式。但在更直接考察在地—全球關係的不同建構之前，我們需要簡單概述一下，在地和全球的觀念如何及爲何在人文地理學裡這麼重要。

在地事務，全球視野

先從在地開始，它和其他相關概念，例如地方（place）、地域（locality）和區域（region），在地理學想像裡長期占有特殊的核心地位，即使在其他社會和人文科學裡，它們有遭受貶抑的傾向（至少直到最近都是如此）（Agnew, 1989）。許多學院地理學者窮其一生志業，試圖記錄、認識和解釋某個地區的個別「性格」（Dunbar, 1974; Gilbert, 1960）。那麼，在地爲何會被視爲對人文地理研究和教學如此重要？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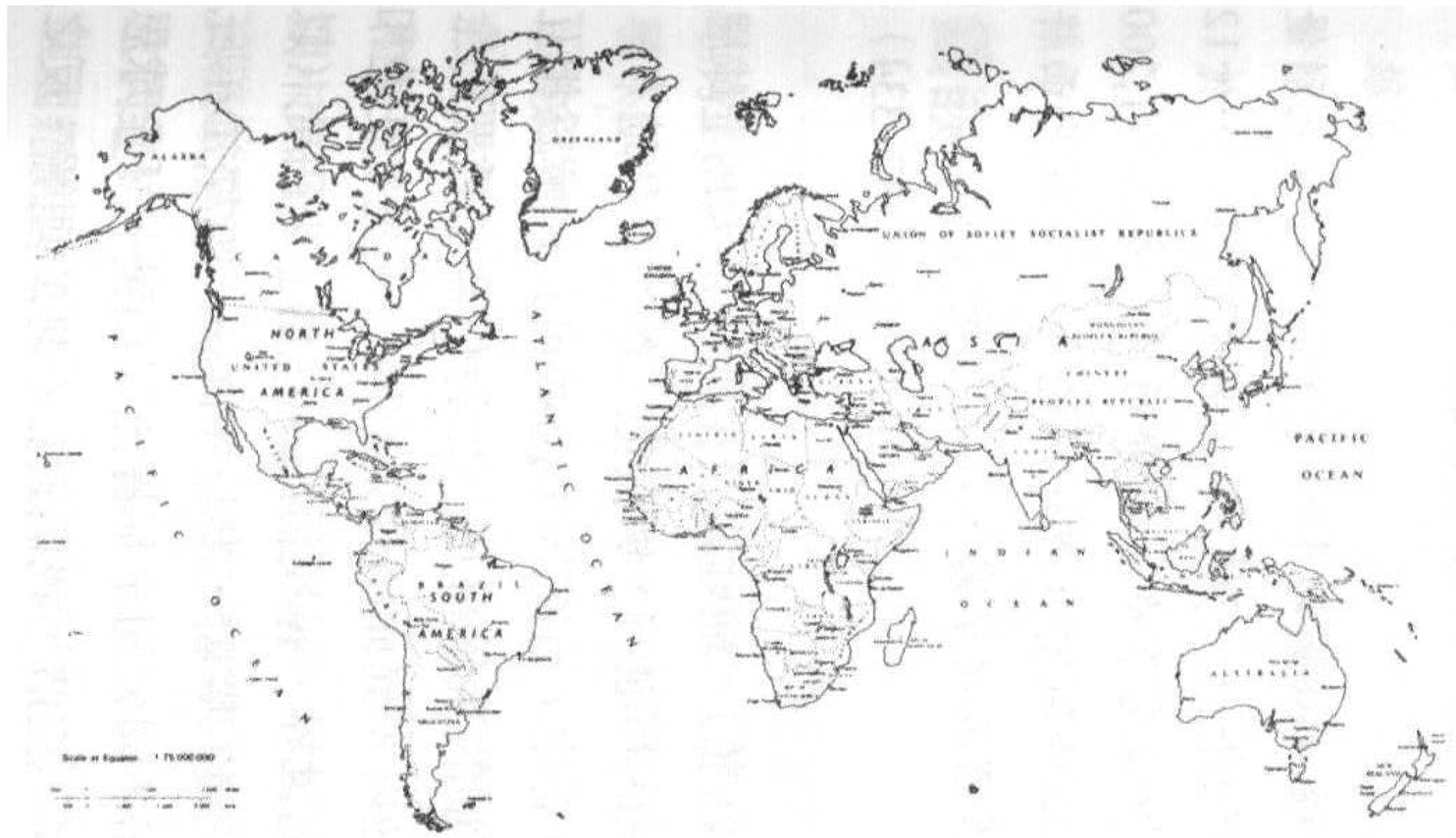
崔金（Nick Entrikin, 1991, 1994）認爲，地理學家對於在地有興趣，乃基於三個相互關聯的理由。第一，他們強調地方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有眞實存在的變異；或是安崔金所謂的「地方的經驗意涵」。即使有像麥當勞那樣的均質化野心，各處還是都不一樣。地景會變化。生命機會實質地受到區位的運氣所影響。無論你碰巧誕生於拉哥斯（Lagos）或倫敦或洛杉磯，或是在康普頓（Compton）或比佛利山莊（Beverley
25 Hills），都對你的生命類型，甚至壽命長度，會有所影響。區位不僅是我們遭遇而加以處置對待的東西。它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在那裡構成我們是誰的一環。最明顯的情況是，在空間上將世界劃分爲不同國家（參見第21章），這種想像的建構成爲我們認同的一部分，強大到足以讓人民以國家之名而被殺戮和死亡。所以，地方及地方之間的差異，確實存在且具有眞實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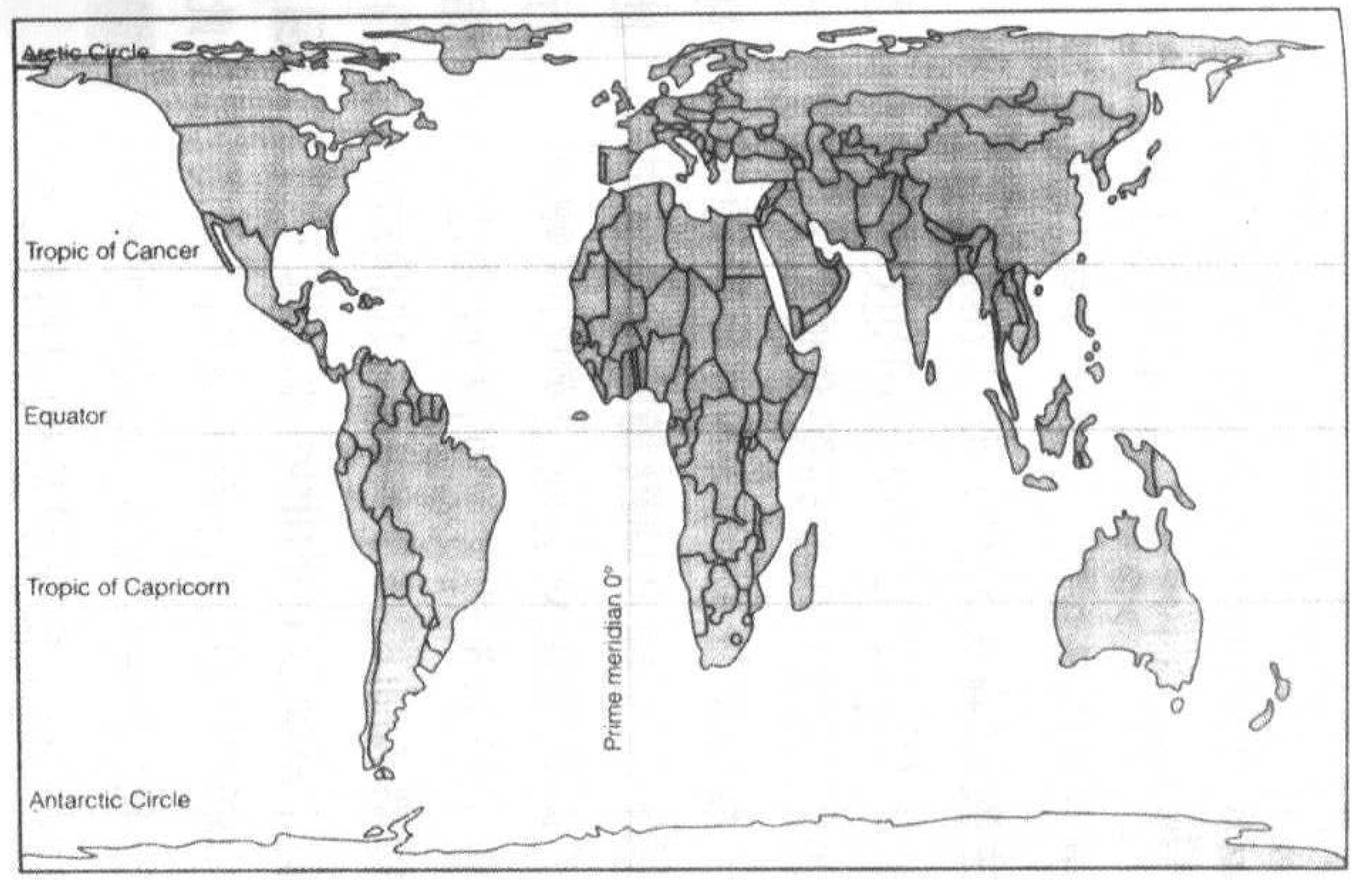
但是，在地也以第二種方式顯得重要。空間變異不僅是存在而已。它們還得到評價，或被認爲是好事情，而且不只人文地理學家這麼看。於是，有安崔金所謂的「地方的規範性意涵」。有時候，這表現爲對差異的讚揚：不論是出於對全球均質化力量（「媒體」、「美國多國公司」等）的懷疑；或是源於經驗到多樣與出乎意外事物的愉悅（參見第31章當代觀光業的類似情形）。有時候，在地受到珍愛是因爲它有共同體的社會組織形式，體現了小而民主的組織理想（就此，參見Young, 1990，具批判性而富有洞見的評論）。還有些時候，這種社會理想是跟自給自足、環境可持續之地方社區的環境烏托邦攜手同行（Schumacher, 1973），或者至少是擔憂跨國貿易和供應網絡對於環境的衝擊（譬如在英國呼籲要減少所謂的「食物里程」，就是食物運送到我們盤中的距離，辦法是將供應網絡在地化，並降低大型超級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論是以文化、社會或環境來框架，在這一切論證裡，在地都不僅是重要而已。在地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代表了好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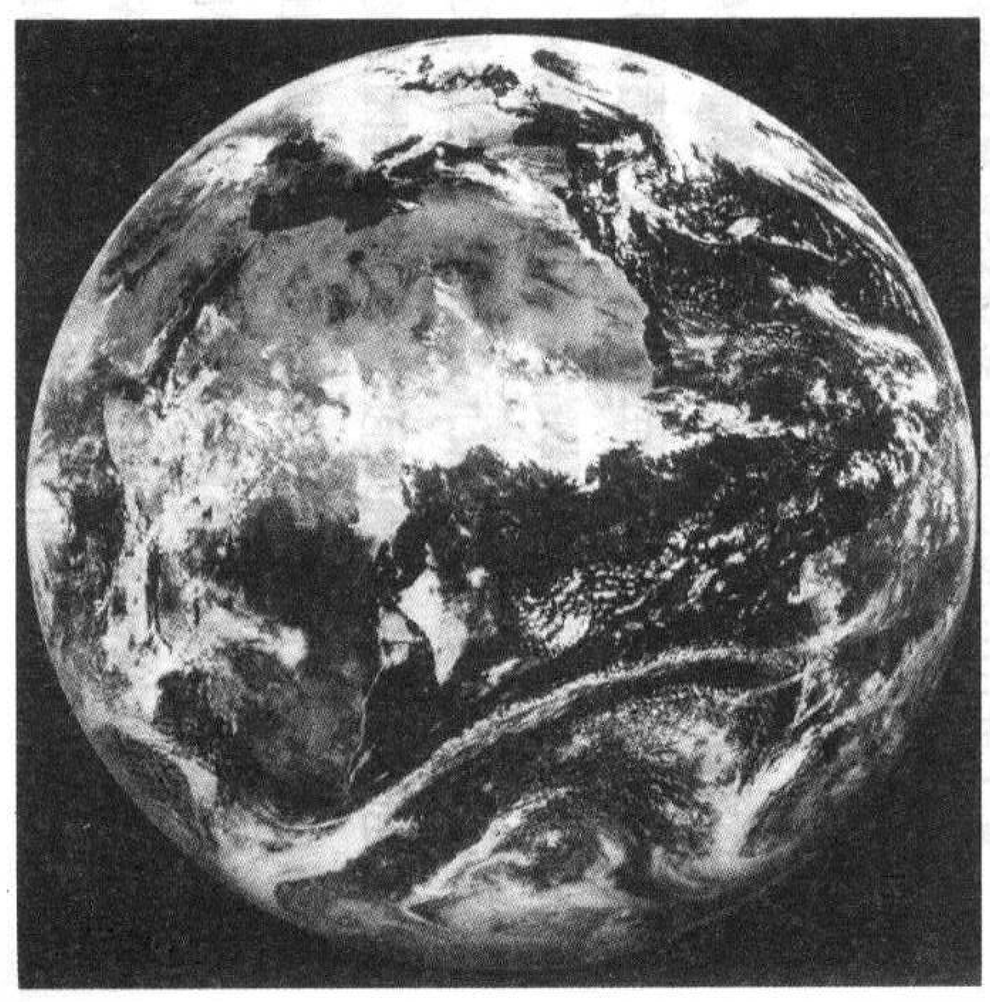
根據安崔金的說法，人文地理學中還有第三種賦予在地的重要性。這牽涉關心在地對地理學家自身產出的認識或知識類型的衝擊；他稱之爲「地方的**認識論**意涵」。這部分涉及了對宣稱各處一體適用的一般理論的質疑。此外，這也意味對於知識來自何處（知識的「情境」）的重要性很敏感。所以，譬如說我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的事實，就影響了我認識英國其他地方人文地理的能力，更別提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了。

因此，毫不意外的，人文地理學除了具有地方固著外，也在其範圍上具有明確的全球性，試圖突破純屬在地的知識。這種對於全球的興趣，透過了觀念、制度和實踐的結合（或所謂的全球「**論述**」）而發展。讓我提出四種這類論述，它們在建構地理學對世界的認識上格外重要。圖3.1呈現了每一種的世界圖像。

首先，我們可以辨認出一種探險論述，由「認識世界的」慾望所驅動。探險是地理學早期歷史的核心，地理學做爲一門科學的發展，從16世紀起，就與歐洲對地球最遠角落的探險攜手合作（Livingstone, 1992b; Stoddart, 1986），且依然塑造了這門學科最受歡迎的某些部分，如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贊助的學生及其他「考察隊」，或是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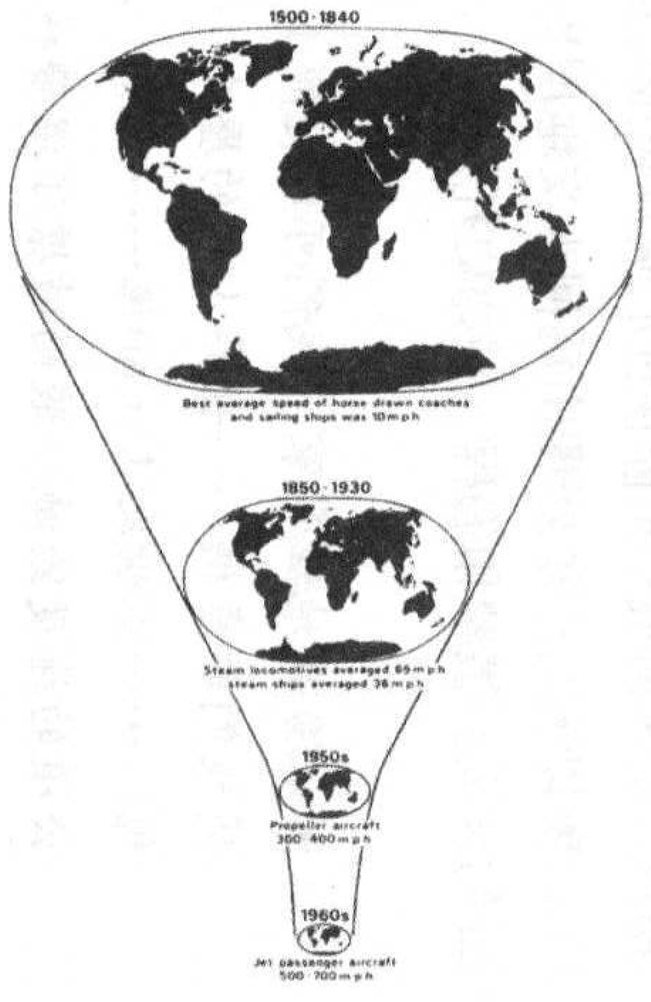


圖3.1　四種全球視野

左上方：這裡利用麥卡托（Mercator）投影將球體轉換爲平面地圖。麥卡托的世界地圖發展於17世紀，對探險再理想不過了，因爲固定方位呈現爲一條直線，但這是藉由扭曲規模大小而達成的，使得熱帶區域看起來遠比實際上要小。右上方：相反的，彼得斯（Peters）投影法是等面積投影法，扭曲了形狀而非大小。最初發表於1973年，這種投影法是在發展論述裡設計出來的，用以確保「南方」被賦予適當的全球重要地位，© Professor Arno Peters。左下方：「地球號太空船」是當代環境主義的聖像，描述了一個活生生的整體，沒有國家疆界或其他政治區劃。右下方：電子通訊宣傳下縮小的地球〔Paul Chapman Publishing 准許重製，引自P. Dicken (1998) *Global Shift*〕。

甚廣的《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s*）的宣傳詞，聲稱要給美國讀者「一扇通往異國民族和地方世界的窗戶」（引自Lutz and Collins, 1993: xi）。其次，有一種**發展**論述，希望「改善世界」。在此，世界視野之所以重要，不僅是爲了矯正對於世界多樣性的無知，還要解釋和訴諸行動來對抗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參見第七章和第九章）。第三，比較晚近的觀點是全球**環境主義**的論述，熱衷於「拯救世界」，對抗諸如全球暖化或臭氧層破洞等涵蓋整個行星的威脅（參見第13、14和15章）。在這裡，全球思考的重要性不僅是要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尺度，還要理解我們的在地行動對環境的眞正衝擊（所以，當我打開我的電壺時，我必須覺察到我的家庭能源使用，對於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最後，與此相關的是，有一種全球**壓縮**的論述，強調「世界的縮小」（參見Harvey, 1989: 240-307）。透過諸如IBM這種企業的吹噓（「小行星的解答」）而爲眾人所熟悉，這裡的偏重在於，分處世界兩邊的人群和地方間的相互連結日益增強，不論是透過電子通訊、全球貨幣流動，或是移民與其他旅行方式。「**全球化**」逐漸被用來當做描述這種壓縮的標籤（有篇很好的批判性評論，參見Allen, 1995），而且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我們的生活是在全球尺度上展開。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那麼就想一想。你今天吃的食物是從哪兒來的（你可能沒什麼概念，必須檢查一下，但很有可能在你的購物袋或你的餐盤裡，有來自全世界的材料和食物）。

所以，有一堆好理由爲何人文地理學不應該近視聚焦於在地。因爲全球代表了重
27 要的「大」議題和過程，誠如史托達特（David Stoddart）的響亮呼籲：

> 如果身爲地理學家，我們可以超脫我們的各種細微關切來思考，我們將會見到侵襲我們的危機……世界人口的歷史……：1750年……7億3,000萬；1850年……12億；……本世紀末，60億……此際，環境均衡遭受干擾。熱帶雨林以每小時1,200公頃的速度毀滅。酸雨破壞了溫帶林地……由於溫室效應……全世界的海平面將會上升……坦白說，我對於忽視這些挑戰的所謂地理學家，沒有什麼耐心。
>
> （Stoddart, 1987: 334）

因爲這些全球尺度的過程，衝擊了且導源於我們的在地地方及生活。也因爲全球思維讓我們可以比較，甚至是更有效地連結我們的生活和地方，與其他人的生活和地方。

因此，人文地理學的特色是**同時**關注在地**和**全球。有時候，這些可以理解爲相互競爭的興趣尺度；例如，當呼籲地理學家脫離在地的瑣碎事務，以對付眞正重要的全球議題時；或者反過來，當全球敘述因爲忽視了在地差異而遭受批評時。但是，在地和全球也可以視爲一個硬幣的兩面。探險家出發橫越世界，尋找新的「在地」來研究（以及經常是剝削和征服）（關於探險、地理和帝國主義的關聯，參見Hudson, 1977; Driver, 1992; Smith & Godlewska, 1994）。環境主義者和多國公司全都提出了口號，「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所以，我們如何認識和建構全球，塑造了我們對於在地的理解，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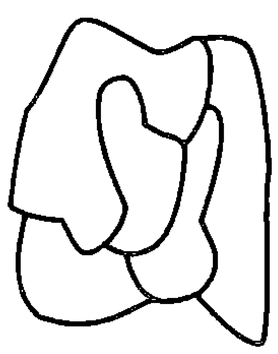


圖3.2　在地全球的圖形：鑲嵌、系統和網絡

亦然。在本章後半部，我要轉而更直接地討論這些在地和全球的關係。我想要指出，它們可以不同的方式來設想。爲了闡述，我將回顧三種在地—全球關係的綱要性說明（參見圖3.2）：世界是幅鑲嵌（mosaic），世界是個系統，以及世界是個網絡。

摘要

●人文地理學將自身塑造為獨特的知識努力，辦法是同時強調對在地地方和特殊性的興趣，以及偏重於各種全球關切（例如，探險、發展、全球環境變遷和全球「壓縮」）。

●雖然在地和全球可以視為彼此替代且競爭的分析尺度，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們總是相對於彼此而建構的。

鑲嵌

一種非常流行的思考人文地理的方式，就是以鑲嵌拼貼來看待，這是在地人群和地方的集合體，每個人群和地方都是更廣大全球模式裡的一小塊。這種模式可以在幾種不同尺度上畫出來，從鄰里直到整個大陸。所以，在城市的層次上，我們可以辨認出地區的補綴物，每個都有不同的經濟、居民和營造環境特徵。例如，試想美國城市於「市區」和「郊區」之間殘酷對比的圖像，分別以「衰敗和絕望的地景，以及現金和舒適的地景」標示出來（Riley, 1994: 151-2），彼此如此接近，卻又在經驗上——借用卡斯丹（Lawrence Kasdan）的電影標題——以「大峽谷」分隔開來。順著尺度上升到區域層級，地理學家和諸如區域小說家等其他人，向來都會喚起獨特的地景，並將它們連結上特殊的區域生活方式（Gilbert, 1972; Pocock, 1981）。在國家的層次上，整個國籍觀念都取決於建立獨特的空間；設立疆界和區分不同國家、我們同胞和那些外

國人。在大陸的尺度上，有越來越多嘗試，要去辨認大陸經濟、政治和文化單位的邊界和獨特性（例如，參見第28章對於歐洲聯盟所建構歐洲的批判分析）。

在許多方面，這種地理鑲嵌的觀念影響極爲深遠（參見Gregory, 1994: 34-46），讓
28 我們還能想像它除了是常識，是明顯事實的描述以外，還會是什麼。觀光這個世界最大的產業，餵養且積極建構了這種認識，因爲它展示了假期旅客可以往訪的不同目的地的世界櫥窗。但是，鑲嵌只是框架在地—全球地理的一種可能方式，而且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框架，有獨特的關注和盲點。有三項特點最爲重要。首先，它強調了邊界。地理差異是從周遭有界線的不同地區角度來看待的。其次，與此相關的是，這些地區是從它們的獨有特質、性格或傳統的角度來理解的。也就是說，每個地區被視爲具有獨特的「內容」，無論那是它的人民、文化、經濟活動和（或）地景，統合成爲某種統一的地理認同。第三，這意味了任何對這種獨特地區的侵入，都會被視爲威脅了其獨特性質。例如，我們可以想到有關美國流行文化的憂慮，認爲從速食到電視節目的全球支配地位，正在摧毀地方文化，生產出美國全球單一文化，無論何處，每個人都吃麥香堡，喝可口可樂，以及看《海灘遊俠》（*Baywatch*）（參見Peet, 1989）。

這一切特色都可以從事實上加以質問。世界的地理差異並不會吻合這種工整的鑲嵌模型，而嘗試讓它們變得如此，只不過顯示了這個模型有多麼僵化和不切實際。南非的種族隔離，以及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淨化，都是依循鑲嵌模型，每個不同事物有其不同地方的邏輯，而達致殘酷結果的例子。朝全球力量開啓在地地方，也不必然就會導致差異的毀壞。拿美國媒體產品，諸如外銷全球的連續劇爲例。人類學家米勒（Danny Miller）在千里達（Trinidad）生活和研究時，有件事情讓他很驚訝，就是他每天必須停頓研究一個小時，因爲每個人都要看日間的美國連續劇《活力充沛都市男女》（*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Miller, 1992）。但是，這並非均質美國化的跡象。事實上，米勒認爲：「很弔詭地，一部進口連續劇變成了塑造極爲特殊的千里達文化感受的關鍵工具」（1992: 165）。在有關這齣連續劇的廣泛閒談裡，觀眾看到的不是令人嚮往或鄙視的陌生美國世界，而是與千里達經驗的深層既存結構共鳴的主題。具體來說，觀眾喜歡這齣戲將他們所謂的「狂飲作樂」（bacchanal）予以戲劇化的方式，就是透過醜聞來產生潛隱眞相的混淆和浮現，這也是其他千里達文化形式如嘉年華的核心。所以，這齣全球發行的美國連續劇，實際上有助於產生非常獨特、在地的千里達感受性。米勒用流行的當地說法，指稱它是「道地的千里達」（True True Trini）。

鑲嵌圖形的問題不僅在於事實層面。這些問題也來自於它的政治推力和衍生。公平地說，鑲嵌觀念有其正面元素。在它底下經常有一種承認和尊重差異的慾望；要理解和欣賞每個人都不是和你一樣，每個地方都與此處不同（一種「**相對化**」的推力）。不過，只是替對於差異的理解和欣賞鼓掌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思索，這種差異觀念是如何使用和建構的。爲了說明起見，讓我舉兩個在學院人文地理學界之外構造的「世界是鑲嵌」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我很久以前在一場宴會上，旁聽到的種族歧視

言行。我住在倫敦的東區（East End），這個地區現在有不少孟加拉裔英國人口。宴會上，有個在東區長大的白種男人，抱怨我們所在的住宅區裡「亞洲人」家庭的數量（有關咖哩的氣味等等的種族歧視廢話）。他接著說，「我不是種族歧視者，但是他們占去了地方」。所以，他解釋他的敵視態度並非針對人群**本身**，而是身居錯誤地方的人群。因此，人群擾亂了他對於世界鑲嵌的觀點，白種（大部分是勞工階級）英國人住在東區，孟加拉人生活在孟加拉。英國東區孟加拉人這個想法本身就無法相稱。現在，這種非常典型的白人種族歧視不僅令人難受，而且毫無意義。東區有長遠的移民史，尤其是因爲鄰近倫敦的碼頭。其實，英國整個國家都是由一波波移民，以及「人群占有了地方」來界定的〔羅馬人、諾曼人、薩克森人、祖特人（Jutes），以及好幾百年的英國黑人史〕。所以，訴諸地理鑲嵌是要將差異予以僵化，然後利用這種僵化來做爲防衛性地域主義（localism）的一環。它運用了一種特殊的思考在地—全球關係的方式——近來幾波移民打亂了先前工整的人文地理鑲嵌——以便正當化社會和空間上的排斥。

第二個例子有助於解釋，這種僵化的想像在地—全球的方式是如何成形的。那是1908年於倫敦白城（White City）舉辦的英法博覽會；一場世界人民和地方的「展覽」，爲了教育和娛樂而舉行，同時鎖定了大眾市場。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在北美洲和歐洲出現了非常多龐大的通俗展覽或世界博覽會，它們向訪客展出了全世界 29
的場景、物品和人民，有助於編制獨特的國族認同，並且正當化帝國主義的國族計畫。圖3.3顯示爲在1908年白城展覽而建立的鑲嵌的某些片段。

孔畢斯（Annie Coombes, 1994）主張，要瞭解白城的塞內加爾村落、阿爾及利亞亭閣、印度宮殿和愛爾蘭村莊，就必須認識到支撐展覽之地理鑲嵌的邏輯——不同的民族和地方沿著族群和種族界線而分化——然後，以其製作的時代和地方來概念化這些邏輯，這個時間和地點，就是社會菁英正在試圖鞏固人民對**國族國家**和殖民帝國相關聯的西歐。因此，這場展覽所促進對差異的理解，牽涉了對於**種族**與國籍相互連結之重要性的積極強調〔將近90年後，在東倫敦白禮拜堂（Whitechapel）得到了呼應〕。這場展覽不只是展示了差異的世界，還透過展示而積極將差異塑造成爲特殊形式。繼而，這些形式必須在更廣大的歷史—地理脈絡中理解，在這個脈絡裡，種族歧視和國族沙文主義是歐洲強權帝國地位和野心的關鍵正當理由（參見第29章）。

所以，雖然並非全無優點——尤其是它承認了差異——鑲嵌做爲一種思考在地—全球關係的方式，有重大的疑問，這疑問不僅在於它如何承認差異。因此，我們必須思考，人文地理學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來結合在地和全球。

摘要

● 一種很尋常的想像在地—全球關係的方式，是想像一個有許多不同地方和人群的世

圖3.3　1908年的英法博覽會展示了人文地理的鑲嵌：阿爾及利亞亭閣、印度宮殿、塞內加爾村落和愛爾蘭村莊。

出處：Coombes, 1994

Credit: Hammersmith and Fulham Archives and Local History Centre.

界，每個都是更廣大的人文地理鑲嵌的一塊。

- 這就將在地建構為有邊界的地區，透過其中的生活和土地特質而變得獨特。它也傾向把全球尺度的過程建構為對地方多樣性的破壞。
- 這種框架在地—全球關係的方式，有些事實面的問題。例如，地方差異並未受到全球尺度過程摧毀；實際上，差異經常透過全球過程而生產出來。
- 這種觀點也有政治危險依附其上，特別是邁向防衛和排斥非本地人的推力。
- 鑲嵌只是想像在地—全球關係的一種方式，所以不能把它看做地理現實的簡單肖像，我們必須分析其使用的理由和影響。

系統

30

另一種思考在地—全球關係的方式，是把地方差異視爲由全球系統生產出來的。也就是說，地方之間的差異並非它們內在特質的結果，而是它們在更廣大世界裡位於何處的結果。也許，這種論點的最佳事例來自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

粗略的說，要思考世界不同部分之間財富和生命機會的極端差異和不平等，一種方式是辨認出解釋這些差異的內在特徵。所以，我們可以說（許多人也確實這麼說），歐洲和北美之所以如此富裕，是因爲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它們所展現的經濟創新。然後，我們或可主張，譬如說菲律賓相對而言比較貧窮，是因爲缺乏自然資源，或是氣候不佳，或者文化上有些缺陷（特有的腐敗或懶散）。不過，這種解釋忽略了歐洲和菲律賓並不只是分隔的地方，而是有透過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系統（由資本主義主宰的系統）而相互連結的悠久歷史（參見Blaut, 1993）。因此，它排除了一項可能性，即歐洲和菲律賓是因爲它們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因爲它們的內在特質，才會如此不同。更直接的說，也許我們必須更加思考，是否歐洲之所以富裕正是因爲菲律賓貧困。這是個非常簡化的說法，但是有它的優點。它讓我們覺察到各個地方之間有一組全球關係的想法。也讓我們覺察到這些全球關係積極生產了地方之間的差異這項事實。布勞特（Jim Blaut）在反對有某種歐洲特質讓它獲得相對經濟成就的這種觀念時，指出：

> 資本主義崛起成爲一種世界規模的過程：它是一種世界體系。資本主義集中於歐洲，是因爲殖民主義讓歐洲人擁有權力去發展自己的社會，並防止發展在其他地方產生。主要正是這種發展和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的動態，解釋了現代世界。
>
> （1993: 206）

本書其他章節會更深入討論這種「世界體系」取向的優點（例見第七、九和17章）。不過，就我們此處的意圖而論，一個較爲具體的事例或許有助於說明在地—全球關係的系統觀點的重要性與侷限。這個例子是波以斯（James Boyce, 1992）所描述的世界椰子市場。波以斯注意到1960至1985年間，全球椰子貿易的兩件要事：第一，「菲律賓位居王座」，占世界出口額半數以上；第二，菲律賓椰子生產者並未因爲這種市場主導地位而過得比較好。要理解這兩項事實，需要一種全球系統的焦點。菲律賓椰子生產的盛行，必須回溯到西班牙殖民時期〔例如1642年，官方敕令所有「本地人」（indios）種植椰子樹，以便爲殖民者的大帆船供應填縫料和索具〕，19世紀歐洲和北美肥皂和人造黃油製造商的需求，以及20世紀美國殖民控制和後殖民保護（導致菲律賓椰子產品在美國市場享有優惠關稅，直到1974年）。因此，這反映了一個國際系統的

崛起，而菲律賓被外來勢力安置在其間，擔任農業商品的供應者，而這些強權爲了自身目的（爲了自己的船舶或製造業）來使用這些商品。這項農業生產的低報酬反映了下降的全球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因此1985年出口的每一桶椰子油所能換得的進口產品，僅及1962年的一半（參見表3.1）。這種衰退的解釋很複雜，但是原則上源於已開發世界潛在替代品製造——包括花生油製造商和石化公司——的成功從政府獲得補助和保護，因此壓抑了所有油脂貿易的世界價格。也就是說，已開發世界的生產者和政府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促使菲律賓椰子產業的生意越來越糟糕。世界貿易系統不僅透過國際產業區分而有所分化（你種椰子，我們有石化產業）；它還造成歧視。

表3.1　菲律賓椰子油的貿易條件（1962-1985）

年度	（1972=100） 椰子油出口 價格指數	進口價格指數	貿易條件
1962	119.9	71.4	167.9
1963	133.7	76.2	175.5
1964	145.4	76.8	189.3
1965	159.8	78.1	204.6
1966	134.2	79.4	169.0
1967	142.3	81.2	175.2
1968	166.9	80.7	206.8
1969	140.1	82.7	169.4
1970	160.4	93.5	171.6
1971	143.9	95.5	150.7
1972	100.0	100.0	100.0
1973	198.8	128.8	154.3
1974	508.1	211.6	240.1
1975	208.7	219.6	95.0
1976	192.4	217.2	88.6
1977	296.8	241.2	123.1
1978	338.7	245.8	137.8
1979	512.6	270.1	189.8
1980	342.6	358.6	95.5
1981	284.3	398.6	71.4
1982	241.5	340.5	70.9
1983	286.8	342.4	83.8
1984	547.2	386.7	141.5
1985	295.7	363.8	81.3

出處：Boyce（1992）

然而，除了強調全球關係刺激了菲律賓的椰子生產，並且惡化了貿易條件，波以斯的研究還指出了純粹採取全球解釋的某些限制。具體而言，他強調菲律賓的地方貿易關係如何意味了雖然大部分小生產者獲得極少報酬，但少數強人積聚了大量財富。在關懷小生產者的掩護下，馬可仕（Marcos）政權重組了產業，將權力集中在單一實體，控制了採購自農民的原料，以及國內外的行銷。這種集中又被利用來酬賞少數親密的政治盟友，例如「椰王」柯瓊科（Eduardo Cojuangco）和國防部長恩瑞爾（Juan Ponce Enrile），他們吸走了萎縮中的椰子貿易的大部分國家收益。因此，菲律賓既有的經濟和政治權勢不平等，容許了讓這些不平等惡化的行徑。由於菲律賓特殊（若非獨有）的政治系統，下跌的全球貿易條件經歷起來格外艱困，並以非常不具生產性的方式來回應。在地過程連同全球過程，在椰子生產者的貧困化中扮演了一角。任何矯正這種貧困的嘗試，都必須處理在地和全球貿易關係，及其各自的政治—經濟結構。 31

摘要

- 地方之間的差異不是它們「內在」特徵的結果。這些差異是地方之間全球關係系統的產物。
- 因此，人文地理學應該做得比記錄多樣性更多。它應該調查多樣性和不平等藉以生成的那些分化過程。
- 這些分化過程同時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上展開。

網絡

目前爲止，我們一直檢視如何思考全球和在地尺度之間的關係。在鑲嵌觀念裡，全球被描繪爲較小的地域集合。弔詭的是，它既是那些地域得以辨認出來的場所（世界性的覺察讓地方之間得以比較，並提醒我們注意它們的差異），也是可以（藉由非在地事物和人群的入侵）摧毀在地獨特性的力量所在。在系統的模型裡，全球被描繪爲一組關係，地方差異透過這種關係而生產出來。在此，重點則較不是集合和比較，而是連結。在這最後一節裡，我要將連結的概念往前推一步。我要指出，我們可以將在地和全球都設想成爲是由網絡、或是一組連結所構成，任何一個在地地方都是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宿主（host）。因此，我們或許不能把在地和全球視爲不同的尺度，而是接近同一種社會和空間網絡的兩種不同方式。在這些網絡中，在地即全球，全球即在地。在其中，用一句駭人的術語來說，我們的人文地理是難分難解地「全球在地的」（glocal）。

舉些實例或許可讓這沒有那麼難懂。讓我們先從（全球）在地開始。事實上，讓我們先喝一杯茶。喝杯茶（實際上是好幾杯）經常被視爲深具英國風，無論是上流階

級的午茶宴，或是勞工階級的家庭或工作場所裡的「一杯茶」（cuppa）。誠如霍爾（Stuart Hall）的觀察，「這是英國認同的象徵化，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人除了知道英國人若沒喝上一杯茶，就過不了一天，以外，還知道些什麼？」（1991: 49）。當然，茶不只是英國的：

> 因爲他們不在蘭開夏（Lancashire）種茶，你知道的。英國沒有半座茶園……。茶從哪裡來？錫蘭—斯里蘭卡，印度。那是英國歷史內部的外部史。沒有這另一段歷史的話，就沒有英國史了……像我這樣於1950年代（從西印度群島）來到英國的人，已經在那兒好幾個世紀了；在象徵上，我們已經在那裡好幾個世紀了……
> 32 我是英國茶杯底部的糖。我是嗜吃甜食者，是蛀壞英國好幾個世代兒童牙齒的蔗糖園。還有幾千種其他東西……那是……那杯茶本身。
>
> （Hall, 1991: 48-9）

事實上，霍爾的論點是，不只是一杯茶，而是整個英國特性（Englishness）都不只是英國的。一杯茶是更廣大情境的徵候；英國文化、經濟和社會的歷史，唯有當我們分析了英國的全球殖民網絡後，才能夠瞭解（往西印度群島找糖，往印度尋茶等等）。英國是個有在地特性的地方，有在地的獨特性質（像是儀式性的一杯茶），是透過過去和當前的全球連結網絡塑造出來的。

瑪西（Doreen Massey）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但是從比較狹義界定的在地尺度出發。不同於有邊界地方的鑲嵌模型，她審視了都市鄰里或鄉村的獨特性，如何不會受到與廣大世界連結的威脅，反而是源自這種連結（Massey, 1995）。據此，她說，我們需要「一種全球的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Massey, 1994）：這同時是爲了理解地方；以及以不會滑入反動防禦性地方主義（parochialism）的方式，來欣賞它們。

如果我們從網絡的角度來設想世界，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地地方如何透過跟其他地方的獨特連接模式而獲得了它們的不同特質。接著，我們開始見到全球比較不是某種整齊的、具有單一邏輯的無所不包系統，而是一大團全球延伸但在地配置的連結纖維。我們不僅將在地全球化，也在地化了全球。這裡舉個實例比較有幫助。你可能記得，稍早提到一種塑造全球感受的主要「**論述**」，是「**縮小**」或「**壓縮**」，是世界越來越小的論述。這種縮小的關鍵要素之一，經常被認爲是新通訊技術。網際網路（Internet）可以視爲一個範例，它讓「虛擬社群」可以相遇，不是面對面，而是在**網際空間**（cyberspace）中（參見第34章）。然而，如果你實際上考察網際網路的現實，而非它的大肆宣傳，你看到的是極爲不平等的在地近用（local access）（例如，圖3.5嘗試描繪出實際上誰能夠上網，以及他們身居何處）。

瑪西（Doreen Massey）論基爾本和坎布里夏的全球—在地地理

沿著我家當地的購物中心，基爾本公路（Kilburn High Road）走。那是個相當平凡的地方，位居倫敦中心的西北邊。鐵道橋下，報攤販賣來自我的鄰人稱爲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每一郡的報紙，鄰居裡有許多人本身就來自那個地區…穿過經常堵塞不動的車陣，有一間店，從我能記得的時候起，櫥窗裡都展示著紗麗（saris）……門上有張告示，上頭寫著溫布雷劇場（Wembley Arena）即將舉辦音樂會：Anand Miland要現場表演Rekha，還有Aamir Khan, Salman Khan, Jahi Chawla和Raveena Tandon……這些只不過是直接印象的速寫開端，但是我們可以針對基爾本和世界的連結提出合宜的分析……即使是一開始，如果沒有將大半個世界及相當部分的英國帝國主義史納入考慮，就（或應該）不可能思索基爾本公路。

（1991: 28）

試想（顯然孤立的）坎布里夏（Cambridgeshire）村。和它晚近整合到富裕農業貿易的歷史很不一樣，它矗立在古代遭受凱爾特人（Celts）和貝爾格人（Belgae）入侵的地區，那是從哈德連城牆（Hadrian' s Wall）延伸到迦太基（Carthage）的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村莊教堂本身就將這個寧靜的地方，連結到誕生自中東，並取道羅馬來到此地的宗教。

（1995: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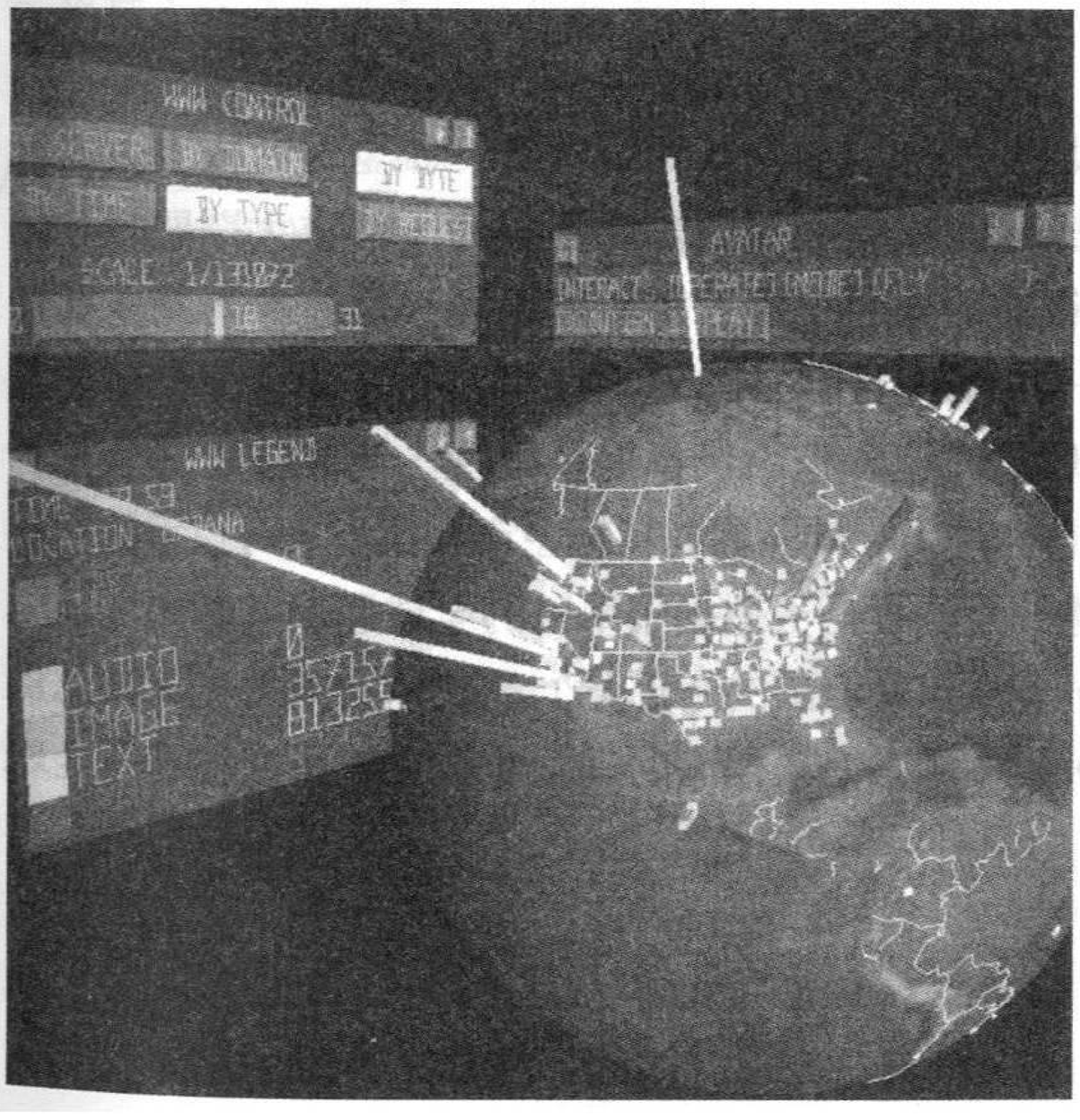


圖3.5　全球網絡？
這是從虛擬實境模擬列印出來的圖像，顯示了一切指向NCSA的交通起點，NCSA位於爾奔納—香檳（Urbana-Champaign），是馬賽克（Mosaic）和網景（Netscape）的所在地。請注意加州和歐洲地平線上的摩天樓，以及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的「空」間。
出處：Lamm, Reed & Scullin, 1996

當然，網際網路是全球性的，但它也是非常在地的。更甚者，網際網路顯然不是唯一的全球網絡，而且它的電子訊息也不是唯一全球流通的事物（參見Appadurai, 1990）。還有全球的貨幣網絡和流動（經常表現爲電子形式，透過位於紐約、香港、東京和倫敦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來安排路徑）。全球的人員（移民、觀光客、商務旅行者，甚至是地理學家）網絡與流動，每一種都有特殊的移動模式。全球文化產品的網絡與流動（像是音樂；參見Lipsitz, 1994），諸如此類。許多網絡，許多流動。有時候相互連結，但同樣也經常有非常不同的地理：所以，牙買加（Jamaica）在我們的網際網路交通圖上頂多是矮房子，但是從世界音樂的角度看，就是摩天大樓了；墨西哥似乎不會發送許多電子郵件到美國，卻有許多移民前往美國。所以，我們擁有的是個由多方向、多纖維的網絡構成的全球領域，其諸多地理形勢無法描繪到工整的疆域或整齊的系統。要掌握它們，地理學家就必須進入這些網絡，和這些流動一起行進，試圖連結。

摘要

33 ●地方從它們過去及當前與世界其餘部分的連結中獲得了獨特性。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全球的在地感」。
●這一切連結的全球網絡，包括其中的資訊、觀念、貨幣、人員和事物的流動，都有在地安排路線的地理。因此，我們需要「在地化的全球感」。

結論

人文地理學恰當地同時對在地（特殊地方及其獨特性質）和全球（較廣大的世界及其較大的圖像）感興趣。因此，人文地理學總是要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概念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這裡的討論包含了三種一般論點。第一，訴諸多樣性的觀念——許多地方的全球集合——雖然符合常識，卻在事實上、政治上和概念上都有問題。第二，這個領域的地理研究概念基石，不是多樣性，而應該是「分化」（differentiation），也就是探究人群和地方之間差異的持續生產。第三，可以爭論（而且確實依然還在爭辯）的是，這些分化過程是否遵循了單一的全球邏輯（諸如「已開發國家造成其他國家的低度發展，做爲自身發展的一部分」）。依個人之見，我認爲追溯構成在地和全球的多重網絡，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理論化及實際研究在地—全球地理的方式。

延伸閱讀

- Allen, J. (1995) Global worlds. In Allen, J. and Massey, D. (eds) *Geographical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5-42.
  這篇適合學生閱讀的文章，以「全球壓縮」的觀念為焦點，深化了這裡有關如何思考當代人文地理的全球性質的討論。

- Blaut, J. M. (1993) 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miracle and After 1942, *in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pp. 50-151 and 179-213.
  這篇文章值得一讀，因為它強烈重申了世界體系取向。它在揭穿歐洲的「發展」源自歐洲本身特質的觀念上，格外有力。

- Lipsitz, G. (1994) Kalfou Danjere. In *Dangerous crossroads: popular music,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etics of place*. London: Verso, pp. 1-21. 34
  這是有點不太尋常的閱讀建議，不是地理學家撰寫的文章，但該文對於「世界音樂」地理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政治與美學聯繫的在地—全球網絡實例。

- Massey, D. (1994; orig. 1991)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46-56.
  這已經是一篇經典文獻。全球在地化和在地全球化的觀念已經很多，但是這篇寫得很好，容易閱讀，而且很短！

- Peet, R. (1989)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Johnston, R. J. and Taylor, P. (eds) *The world in crisis*.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p. 175-99.
  這是主張將全球尺度過程看成是摧毀在地獨特性的最明顯例子之一。寫來熱情激昂。

第四章　結構—能動性

Mark Goodwin，王志弘譯

35 導言：結構、能動性和夜間出遊

稍微想一下，你上一回夜間出遊的情況。回想一下你去了哪裡，做了什麼，想一想你跟誰同行，他們又做了什麼。你們可能先閒談一陣子，然後決定看一場電影，或者去喝酒，或是到俱樂部。你決定還要邀請誰，一旦你到了那裡，你決定要喝些什麼，何時去跳舞，跟誰一起跳。你決定什麼時候要回家，以及如何回家。你決定要搭計程車，或是搭公車。回答這些問題，你就得到了你上次夜間出遊的陳述。它也會給你一個非常以能動性（agency）爲核心的活動觀點。它會把你放在這一晚的決策核心，並且基於你的決定來解釋這些事件。換言之，這種事件觀點，強調的是人類能動性，指涉了特定人類（這裡是指你和你的朋友）追尋某些行動歷程的能力。

現在，退後一步，重新把整個晚上想一遍。在決定去哪裡時，你有多少選擇？在你那一區有多少部電影上映，你是否看過了其中幾部？你想要看任何其他電影嗎？有哪幾家俱樂部營業，它們要花多少錢？你負擔得起你眞正想去的那幾家嗎，或者你必須安於沒有那麼昂貴的場所？當晚場所的選擇取決於你是男性或女性，或者你是黑人或白人嗎？是否有些地方因爲你的性別或種族，所以難以前往？俱樂部是同性戀或異性戀的——這會影響你去哪裡嗎？你可以喝你想喝的飲料，或者可以選擇的種類有些限制？當你想要跳舞的時候，你能夠和你想一起跳舞的人共舞嗎？播放的正是你要的音樂嗎？當你離開俱樂部或電影院的時候，剛好有一輛公車載你回家，或者最後一班車已經離開了？

將這些議題導入夜晚的圖像，提出了結構的問題，以及你的行動所在的社會脈絡和限制的問題。這些結構可能看得見，而且是物質性的，像是電影的數目或是最後一班公車的時間，或者可能是一組社會和文化規則，以某種方式引導我們的行爲，像是「選擇」穿流行的服飾，或是合宜的跳舞方式。這些結構可能是由行動者自身承擔的，取決於他們在廣泛社會關係裡所占有的位置——例如，身爲黑種女性，或是失業男人；或者是由別人所施加的——例如，一群跳舞的人對於旁觀者而言，代表了一種結構。這些議題以圖形概繪於圖4.1。

圖形左上方的行動者，帶有意圖的能動者，就是準備夜晚外出的你。右上方的結構化的社會脈絡是一組規則（通常是非物質性的）和資源（通常是物質性的），其運作限制了你的行動。這意味了你不能夠做那一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你是個「置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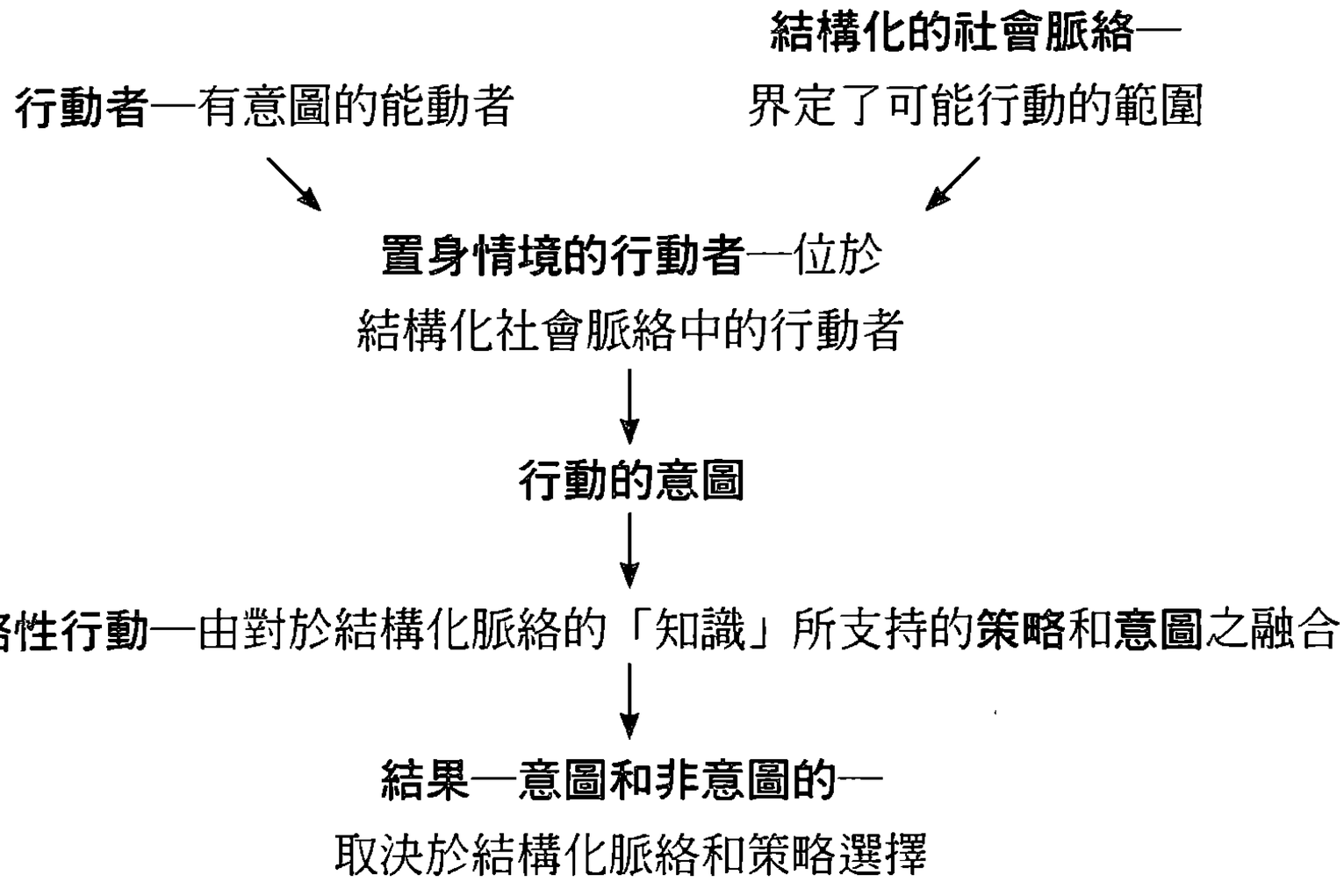


圖4.1　意圖、策略和行動
出處：Hay, 1995, p. 190

境的行動者」（situated actor），位於界定你的可能行動範圍的社會脈絡中。以這個範圍做基礎，你接著形成了行動的意圖，決定去這間或那間電影院，去看這部或那部電影。懷抱這個意圖，實際上去看了電影，在這裡稱爲策略性行動（strategic action），做某種基於你對結構化脈絡的知識的事情。這可能會產生一些後果，有些是意料中 36
事，有些則出乎意料，而這有助於結構化你的未來行爲——例如在電影院遇到了老朋友，便邀他們去喝酒。

這一切對地理研究者而言的要點，在於賦予結構或能動性的解釋份量。在嘗試解釋我們周遭的人文地理的創造時，我們著重的是能動性或結構，或是兩者兼有？譬如說，如果你嘗試瞭解休閒產業變化的地理形勢，在解釋你的夜間出遊時，你會優先考慮什麼？（參見圖4.2）。這些是恆常的議題，自從這門學科開創以來，就以不同程度困擾著地理學家。事實上，它們自從19世紀末期以來，就是大部分社會科學的疑難，不只是地理學者的關切。結構和能動性的難題，最初很簡明的由德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馬克思（Karl Marx）提出來，他寫道，雖然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卻不是在「他們喜歡和他們自己選擇的環境下」創造。如本書所述，他們當然也會創造自己的地理，但他們再度只能夠在某些社會結構施加的條件和限制下這麼做。對那些研究和試圖解釋這些地理形勢的人來說，麻煩在於梳理出地理形勢有多少是人類能動性的貢獻（人群創造自己的地理），有多少是廣大社會結構的產物（不是自行選擇的環境和條件）。

一如以往，事情比這還要複雜一些，只是權衡結構和能動性在引發任何特殊社會過程或事件上的相對貢獻，也是不夠的。這是因爲實際上很難區分兩者。其實，大部

圖4.2 夜店一景。
Credit: Mirror Syndication International

分研究者現在接受了廣大的結構同時是構成社會系統那些實踐的中介和結果。換言之，我們在一組規則和資源裡運作，但是我們的行動創造了這些規則和資源。再者，結構不能夠想成只是行動的阻礙，而是基本上牽涉於協助生產出行動。所以，每個結構和能動性的元素有助於創造出對方，每一方也提供了另一方運作的脈絡。這種概念認爲結構和能動性是硬幣的兩面，而不是偶爾碰撞在一起的兩枚硬幣（Hay, 1995: 197）。然而，在人文地理學的大部分歷史上，堅持拒絕承認結構和能動性除了是社會
37 世界裡兩個獨立且分析上分離的面向外，還能是其他東西，而人文地理學的從業者在解釋人類活動時，通常選擇強調其中一方。我們將概略回顧這段歷史產生的教訓，結論則摘述最近的研究，認爲能動性和結構是一種雙元性（duality），每一方都有助於構成另一方。

人文地理學中的結構與能動性

要處理結構和能動性相互競爭的宣稱，有個辦法是完全聚焦於其中之一。這基本上是人文地理學在其大部分歷史裡的做法，而且在其過去大部分的地理中，強調的是幾乎不加批判的結構角色。也許是因爲學科的起源在自然史，以及後來在自然科學裡延續，人文地理學的人文面經常是缺席的。相反的，尋找的是結構我們地理的廣泛過程。起初，重點在於氣候和環境的結構化特質，這些研究後來被稱爲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這類研究的論點是人類活動及人文地理受到它們所在的物理環境控制（或「決定」）。泰勒（Griffith Taylor）有關城鎮與城市發展的1949年著作《都市地理學》（*Urban geography*）裡，可以找到一個例子。他在這本書裡，於探討個別城鎮和城市的發展以前，提出了他的基本信條——城市的關鍵是「環境的
38 主導特質」（ibid., p. 9）。圖4.3和圖4.4是取自該書的圖表，顯示了對於環境控制因素

的尋找。圖4.3「指出了城市受到溫度和雨量多大的影響」（ibid., p. 176），圖4.4則顯示了「美國城鎮的分布如何隨著氣候控制因子而變化」（ibid., p. 375）。泰勒還提及了經濟和政治的事務，但他主要是堅持以下知識，即「沒有任何人文地理學者會否認，大體上緯度是控制人類事務最大的變數」（ibid., p. 15）。因此，人類能動性完全被排除在外，而偏袒環境的結構化特質，在這個例子裡，具體而言就是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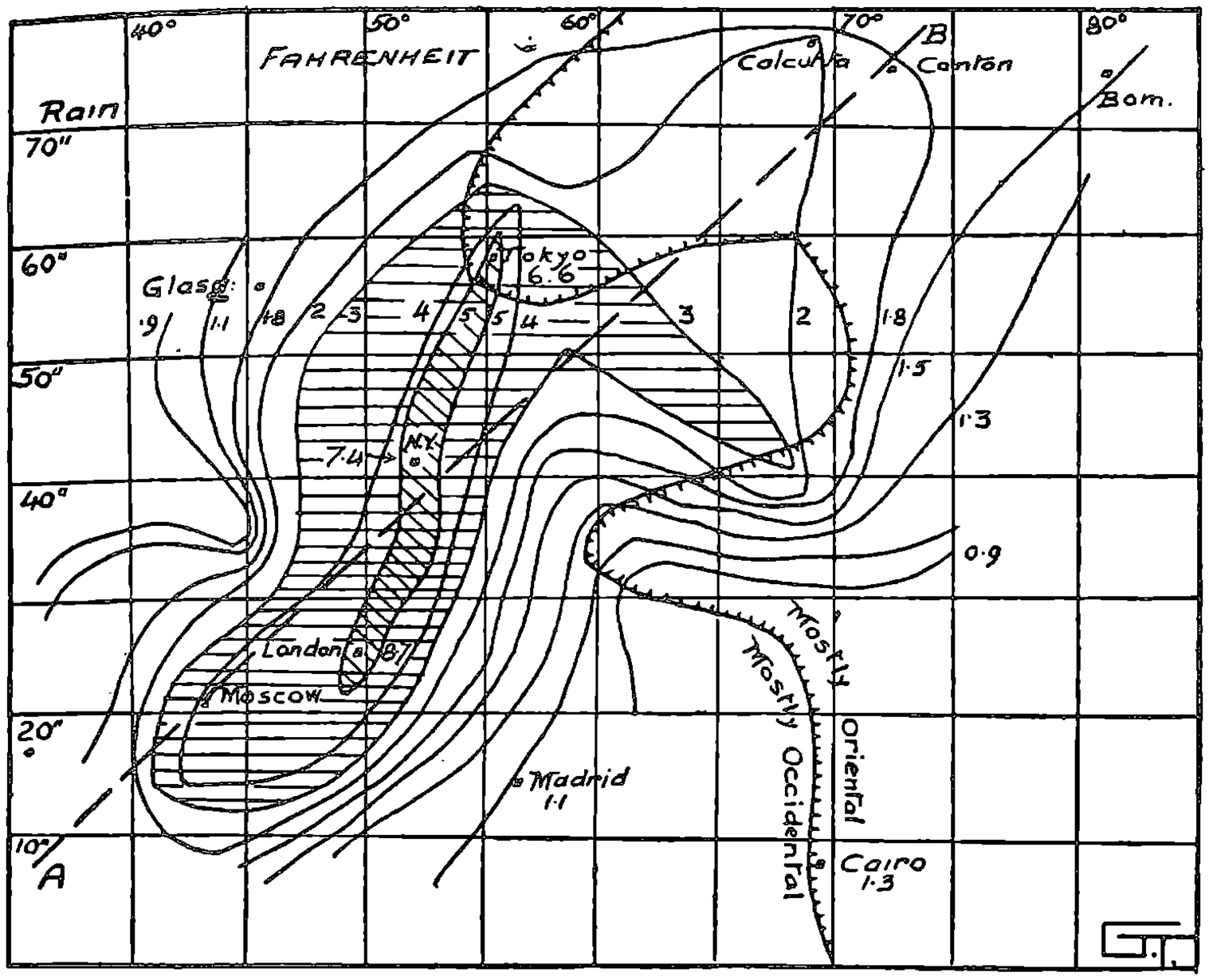


圖4.3　城市、溫度和雨量。
一張試驗性等量圖(isopract graph)顯示了城市受到溫度和雨量多大的影響。等值圖上的數字指出了城市的百萬人口數。
出處：Taylor, 1949, p.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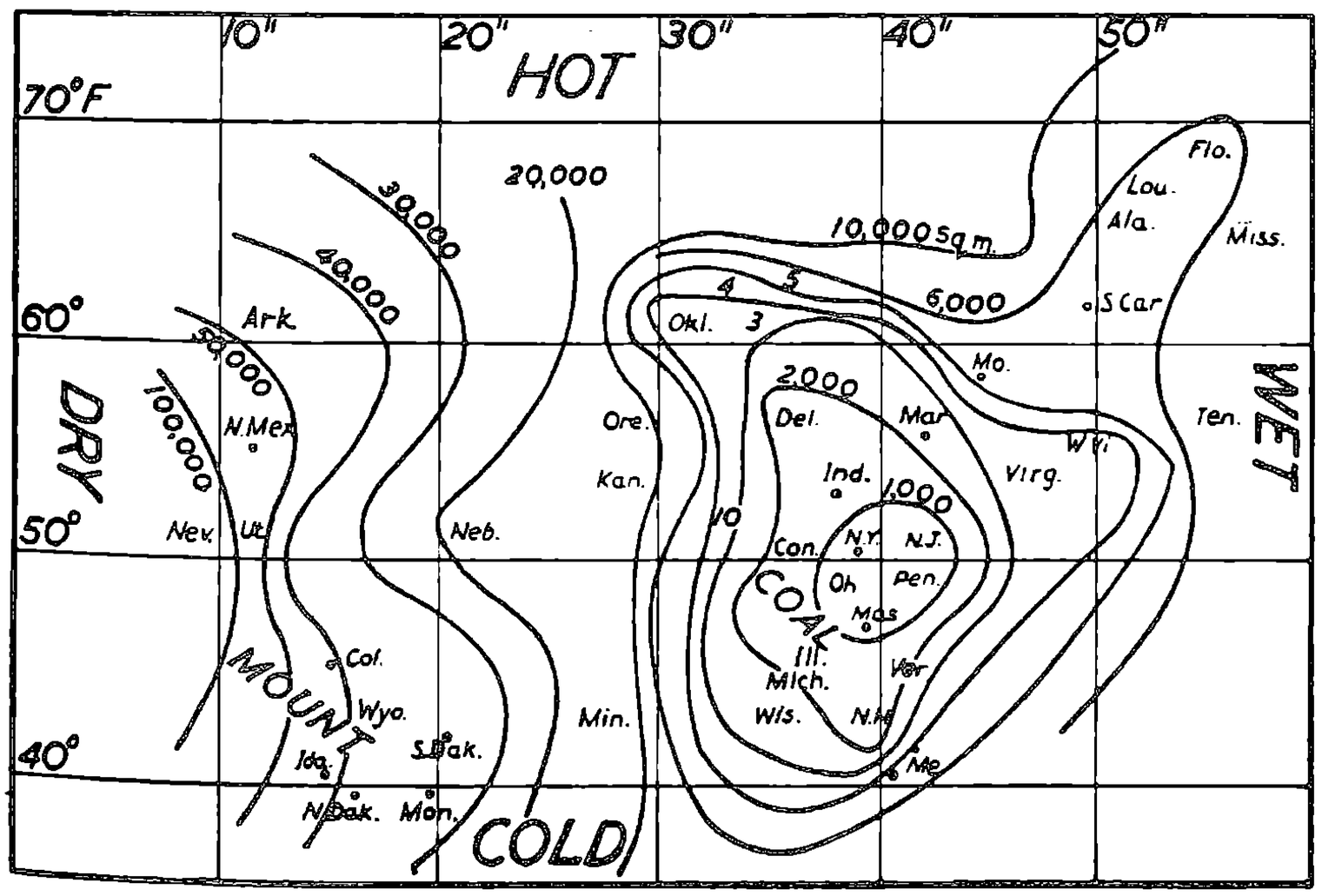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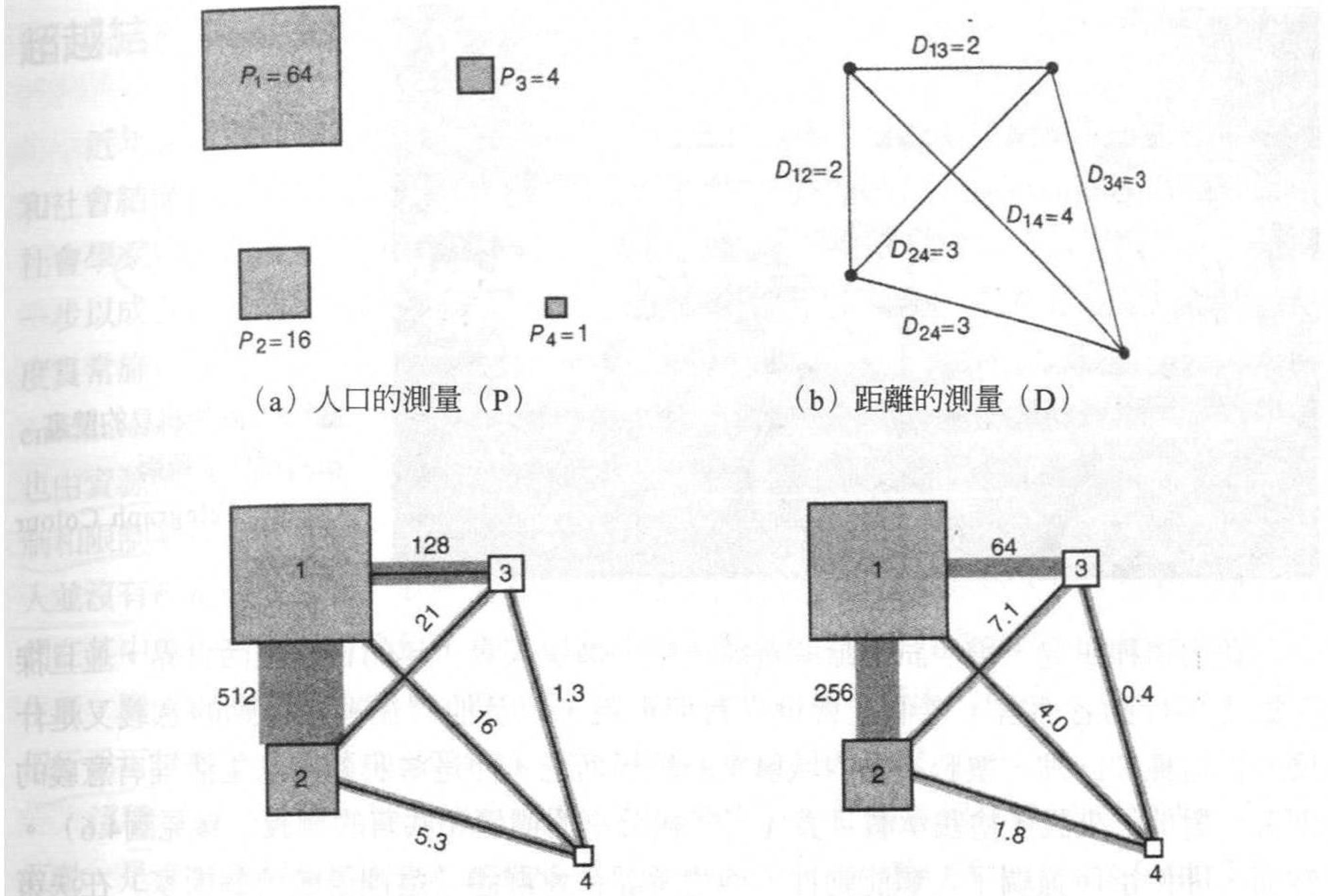
圖4.4　一張試驗性等量圖。
顯示了美國城鎮（17,000人以上）的分布如何隨著氣候控制因子而變化。數字代表了每個城鎮分配的平方哩數。
出處：Taylor, 1949, p. 375

雖然這種**環境決定論**在人文地理學界徘徊了好長一段時間（我手上泰勒的書，是1964年的第四刷了），但是緯度、溫度和雨量對於人類活動的影響，逐漸不受重視。不過，這並沒有減輕對結構的偏重，而且到了1960年代。人文地理學擁抱了所謂的「科學」取向，其理論根據在於尋找可以普遍應用的人類行爲法則。這種研究在**空間科學**（Spatial Science）的標籤下進行，採取實證主義的探究架構。對於實證主義者而言，預測和解釋性的知識來自於理論的建構和測試，這些理論本身是由非常一般性的陳述所構成，表達了在世界裡找到的規律關係。在這個過程裡，科學理論是由其眞假值可以透過觀察和實驗來評估的普遍陳述所構成（Keat and Urry, 1975）。通過經驗驗證的理論，就被認爲具有科學法則的地位。隨著1969年哈維（Harvey）的書《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出版，科學方法可說完全移轉進入了人文地理學，哈維支持演繹法理論解釋的優越性。在這種解釋形式裡，有待解釋的事件或過程演繹自一組初始或決定條件，以及一組一般法則——給定法則L，如果出現了初始條件C和D，那麼事件E總是會發生。於是，事件E就參照法則和初始條件而得到了「解釋」。

能動性再度被排除在圖像之外，人群被化約爲只是地圖上的點，或是方程式裡的整數。我們全都被假定會根據相同的一般法則行事，事實上，推動整個研究取向的動力就是尋找這些法則。這一類推理主宰了1960年代和大部分1970年代的人文地理學，致力追求可以運用於空間模式和過程的，秩序與規律的法則般陳述。因此，這個時期裡在地理學中相繼出現的模型，例如，克里斯托勒（Christaller）的聚落階層、阿隆索（Alonso）的土地使用模型、傑普（Zipf）的都市人口等級規模法則，以及韋伯（Weber）的工業區位模型。這些全都是嘗試運用法則般的陳述來解釋和預測人類活動的空間結果。

有一種人文地理學家用來解釋兩個或多個中心之間流動模式的模型，是所謂的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參見圖4.5）。這個模型指出我們可以估算兩個區域之間的空間互動，辦法是將兩邊的質量（方便地等同於人口數）乘起來，然後除以兩者間距離的某種函數。這種模型用來「解釋」各種流動，從移民到旅客交通、電話通訊和商品流動。因爲缺席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身爲移民或通勤者，或是透過電話交談，或購買商品的個人行爲之實際動機的任何討論。人類能動性完全沒有被賦予任何空間，而人的行爲被假定會遵從一般行爲模式，這種模式本身所根據的模型，乃源於粗略類推牛頓在1687年發展的普遍重力法則。所以，原來設想來解釋宇宙中遙遠星體行徑的方法，參照了人口和距離這兩個變項，就用來解釋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

終於，人類能動性被安置於核心舞台，有所圖的人類行動者成了研究的關鍵焦
39 點。這類取向如何指引研究，有個好例子出現在雷伊（Ley, 1974, 1977）的著作裡，他試圖揭露支持了費城市區街頭幫派行動的那些通常「視爲當然」的意義。具體而言，他主張地方對於塑造這些意義非常重要，而且提到地方不只是提到一個物體而已，而是提到一種意向和意圖。所以，相反於前面討論的**重力模型**公式，他指出：



（a）人口的測量（P）　（b）距離的測量（D）

（c）運用距離估算流量（F）　（d）運用距離平方估算流量（F）

圖4.5　運用重力模型估算中心之間流量時的因素。（a）人口規模和（b）距離元素結合起來，利用重力模型來估算四個中心之間的空間互動。注意（c）使用距離和（d）使用距離的平方產生了不同的流量估算。

出處：Haggett, 1972, p. 330

> 遙遠的都會從來就不是重力模型以其經濟決定論要我們相信的那樣，是從完美的物質觀點來感受的。都會有其意義，它是……一種心靈狀態，而且這種對於主體的意義總是先於行動：創造性的決策並非由機械論的重力場域先行占領的。
>
> （1977: 507）

他繼續說明，都市環境裡最平凡而日常的特色，可以代表當地的社會價值，例如利用塗鴉來標示和形成領域空間，就是一種象徵作用。雷伊（Ley, 1974: 218-19）是這麼說的：

> 塗鴉標記對街頭幫派文化的成員而言，代表了空間的語言。在地盤交接處，空間的爭議最激烈，攻擊性的行爲在此地最相稱。越是靠近地盤核心，空間的意義就會轉變，獨斷的行爲漸次緩和，直到位居核心，安全的感受最強烈。在這個地帶，幫派成員不覺得有什麼威脅，對抗敵人的獨斷行爲變得不必要，塗鴉的猥褻行徑幾乎看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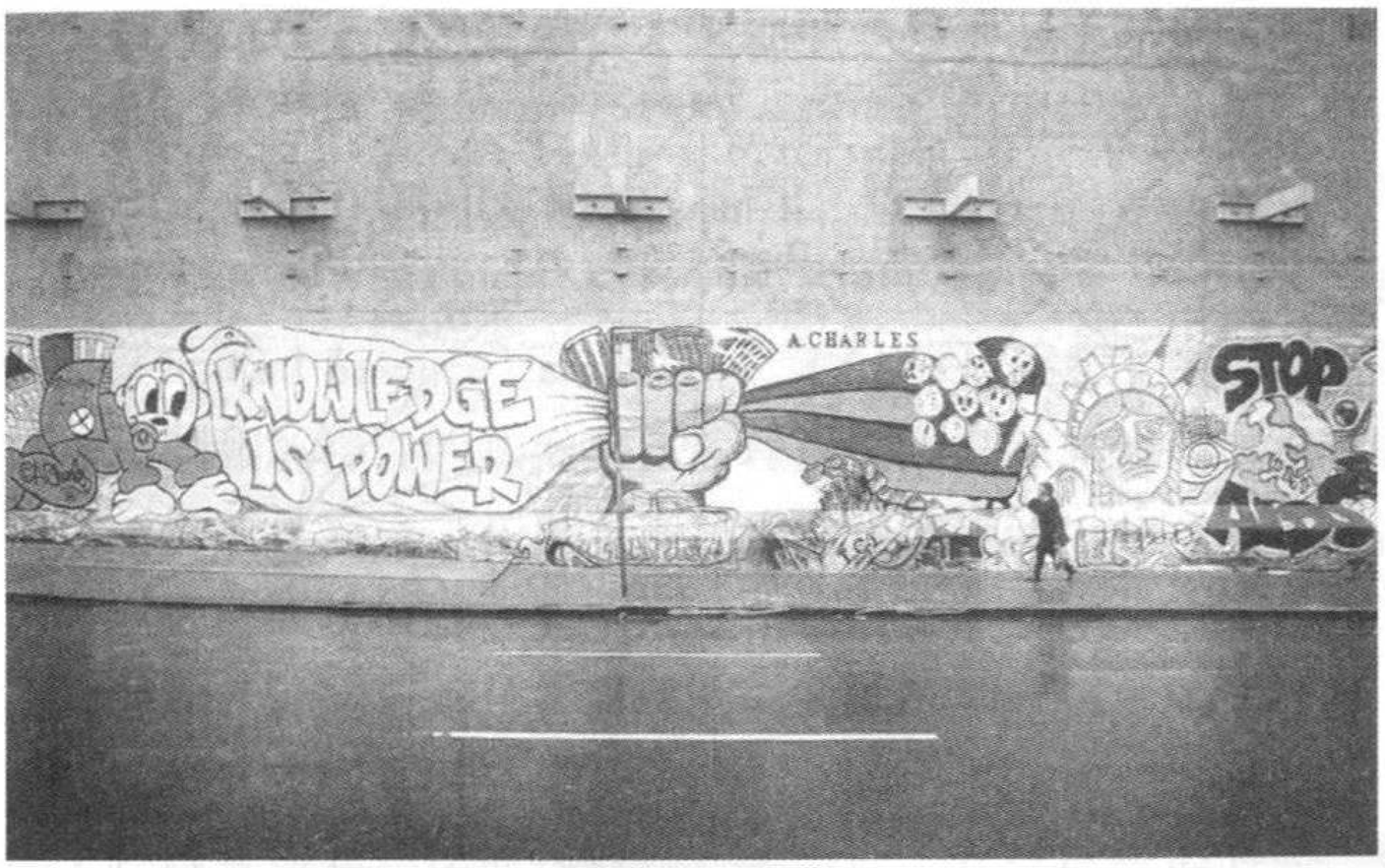


圖4.6　附帶訊息的壁畫
紐約西休士頓街
Credit: Telegraph Colour Library

藉由這種研究，雷伊試圖瞭解費城市中心區黑人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世界，並且探索對那些行動者而言，這個社會世界有何意義，以及他們在裡頭行動的意義又是什麼。在這種取向裡，塗鴉不是內城廢棄的垃圾而已，而是塗鴉藝術家生活裡有意義的部分，對他們來說，塗鴉承載且表達了一組分享的價值和共有的意義（參見圖4.6）。
40 然而，即使雷伊強調了人類能動性，他也承認社會群體（這裡是塗鴉藝術家）在決策時也不是獨立自主的。按他的說法：「對某些人而言，宏觀社會結構並不容許廣闊的行動範圍」（1977: 505）。在與賽伯瑞斯基（Cybriwsky）合作的研究中，他透過和塗鴉藝術家的訪談，闡明了這一點。其中一位受訪者說：

> 沒有太多能夠做什麼的選擇……我這麼做是因爲沒其他事好做。我不想捲入幫派或是打毒品，所以我開始在巴士上寫東西。我只是拿了枝奇異筆就開始了。
>
> （Ley and Cybriwsky, 1974: 495）

雷伊（Ley, 1977: 505）的結論是：「每個人都有歷史和地理在他的生活世界裡施加限制：這就展開了創造與決定、奇魅和體制的辯證」，我們還可以加上結構和能動性的辯證。

摘要

- 強調廣闊結構重要性的人類行為解釋，在人文地理學的大部分歷史中占主導地位。無論這些結構指的是物理環境或抽象法則，都是如此。
- 部分是為了對抗這些抽象解釋，較偏向人文主義的地理學於1970年代崛起，強調人類能動性和人類意識在解釋社會行為上的角色。

超越結構與能動性的兩極

近年來，地理學家嘗試超越結構和能動性的兩極，致力於找到並堅守人類能動者和社會結構。最初這麼做的嘗試，利用了有影響力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這是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發展出來的。紀登斯嚴肅看待結構觀念，但是進一步以成套的規則（rule）和資源（resource）角度來詳述結構。社會規則是指個人與制度貫常施行的互動元素，不是當做一組編碼的律則，而是一套概化的遭遇（generalized encounters），藉此得以有規律地遵守並再製了合宜的行爲。除了這些規則，社會結構也由資源構成，這些資源指出了某些權威和財產形式可以運作的權力和影響力，藉以控制和限制某些社會互動。然而，重點在於當這些規則和資源結構了眾人的日常生活時，人並沒有被當成消極的。事實上，他們被視爲能動者，其行爲執行、再生產和改變了他們在其中運行的規則和資源。因此，誠如人類能動者的日常社會實踐乃透過社會互動而生產，廣大的社會結構也隨之再生產。如此一來，結構不僅限制行爲，也促成了行爲，但行爲可以潛在地影響和重構結構（參見Cloke et al., 1991: 93-105）。

這種理論格外吸引地理學家之處，在於個別人類能動者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涉或互動，是在特殊空間場所且經由這些場所而展開的。依史瑞夫特（Thrift）的說法：

> 至少在一開始，不能把區域當成一個地方……它必須被視爲由不同但相連的**互動場景**（settings for interaction）所構成……那是提供行動機會和行動限制的任何區域。（1996: 81，黑體字爲原文所加）

因此，史瑞夫特認爲，區域或場所（locale）就被概念化成爲結構和能動性互 41
動的空間，實際上就是結構化的場景。葛瑞哥里（Gregory, 1982）在他有關約克夏（Yorkshire）羊毛業歷史轉變的研究裡，將這些觀念往前推了一步。在此，他提出了有關這個特殊經濟空間的持續「結構化」的解說，分析了在地區域層次和全國層次的結構和能動性之間的相互連結。他觀察了實際生活的日常流動，透過各種情境化實踐的結果，連結到更廣的經濟和政治變遷的方式，藉此，他將從家庭到工廠生產的轉變，描述爲同時是這些實踐的中介和結果。

即使有這些令人期待的跡象，指出了結構化理論可以對地理敏感，並針對結構和能動性的互動產出經驗性的陳述，但有些人文地理學者近來嘗試徹底超越結構和能動性的觀念，而不是檢視它們的互動。他們指出，若要檢視它們的互動，就得拿我們試圖超越的東西來探究。沿著這條超越之路，派爾（Pile, 1993, 1996）和史瑞夫特（Thrift, 1996）踏出了深具影響力的兩步。他們各自的研究與合作的著述（1995），爲我們若眞想超越結構和能動性，而非結合兩者所能夠從事的分析類型，提供了最初的指引。史瑞夫特呼籲投身於他名爲「實踐理論」（theories of practice）（1996: 6）的取向，這些理

論認爲，人類主體主要導源自實踐。這種來歷強調了社會能動性是在各種社會過程裡頭建構的方式，而不是假定其為社會過程的一種屬性。他們也指出了這種建構過程需要不斷努力和調整，而且除了人類能動性以外的東西也很重要，例如文本、技術、理解、機器（ibid., 23-6）。在這些解說裡，「理解比較不是發掘我們先前可能忽略的事物」，無論那是跟人類能動性或社會結構有關，而是「牽涉了發現人所擁有的如何生活的選擇」（ibid., 8）。在這裡，結構和能動性都被排除，而偏向於強調實踐。

它們在派爾有關人文地理學如何談論「自我」的解說裡，也被排除了。他的結論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家雖然非常強調人類能動性，卻未能質疑做爲他們研究基礎的人類主體之建構。換言之，他們運用的是相對平靜沒煩惱的人類能動者說法。相反的，派爾提議地理學家應該利用**精神分析**對人類主體的理解，強調自我片斷化與局部「不可知」的性質。藉此，他主張，我們將能夠重新概念化社會和自我之間的關係，超越「結構—能動性二分的死巷」，檢視「兩者之間精細、動態且充滿權力的關係」（1993: 137）。對派爾來說，精神分析並未提供結構與能動性的交會點，或甚至是解決兩方區別的方法。相反的，精神分析可以當做一種手段，藉以

> 從各自的角度重新詮釋「能動性」和「結構」……它可以揭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複雜相互關係……提供自我在個人與集體接觸點上組織起來的軸向；它跨越了結構—能動性的分析。
>
> （ibid., 132）

摘要

- 人文地理學家試圖超越能動性和結構的二分，最初是採用和發展了結構化理論。
- 最近，他們嘗試發展超越結構和能動性這兩極的理論，而非加以統一。展現這些嘗試的有實踐理論，以及強調精神分析角色的理論。

結論

我們幾乎已經兜了一整圈。從人文地理學剛開始不假批判地拒絕關注結構和能動性的二分，而偏好強調其中一方，我們現在抵達了一種情況，就是研究者倡議我們完全超越這種二分。然而，如我們所見，爲了達到這個階段，地理學必須嚴肅地涉身於社會科學其他地方的研究，它們不僅質疑了結構和能動性的二分，還透過結構化理論來形式化了它的統一。整個故事裡有個閃閃發亮的教訓——無論個別地理學家採取了什麼立場，都幾乎不可能忽略結構和能動性的孿生概念。事實上，和其他社會科學一

樣，人文地理學一直以來都致力解決它們的對立。有時候，人文地理學聚焦於結構來解決問題，有時候它關注的是能動性，有時候它試圖超越。但長久以來一直沒辦法做的是，假裝這種對立無關緊要，而且對這門學科也沒什麼關係。相反的，一切跡象顯示，對於結構和能動性的關切，還會有好長一陣子將繼續驅動這門學科裡某些比較有影響力的辯論。實踐理論和精神分析可能建議了這些辯論的移動方向，但絕對不是這個議題的定論。在這個領域裡，一如人文地理學的許多其他領域，辯論既生氣蓬勃又刺激興奮，而且肯定會繼續如此。

延伸閱讀

- Livingstone, D.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Blackwell.
  這是本傑作，涵蓋了地理學做為一門社會建構、充滿爭論的事業歷史。它包含了有關環境決定論和空間科學的易讀章節，還有討論人文主義和結構化的短文。

- Cloke, P. *et al*. (1991) *Approach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這本書包含了有關人文主義地理學和結構化的詳盡說明，還有討論空間科學和環境決定論的短論。討論人文主義和結構化的兩章，依然是有關這些取向的最佳考察。

- Hay, C. (1995)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Marsh, D. and Stoker, G. (eds) (1995)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這是有關掌握結構和能動性的問題，非常容易閱讀的說明，並且針對這個議題，提出了較廣泛的社會科學觀點。它說明了這兩者之間的對立，也讓其他學科深感困擾。

第五章　自我—他者

Paul Cloke，王志弘譯

導言：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理？

43 有些人說，你不該單憑封面來判斷一本書。然而，停下來想一想，爲何書籍、機構，以及像地理學這樣的學科，都是由特殊的「封面」影像來再現，經常是件有趣的事。圖5.1顯示了1994年皇家地理學會年度報告的封面，那是代表英國學院和業餘地理學家的組織。這幅影像的設計用意是以正面形象來展示地理學，視之爲引導有冒險精神的個人從事刺激的學習探險的學科，他們可以從中發現遙遠地方的秘密，瞭解奇異民族的生活。「在這裡的我們」將「在那裡的他們」置於嚴肅的地理探究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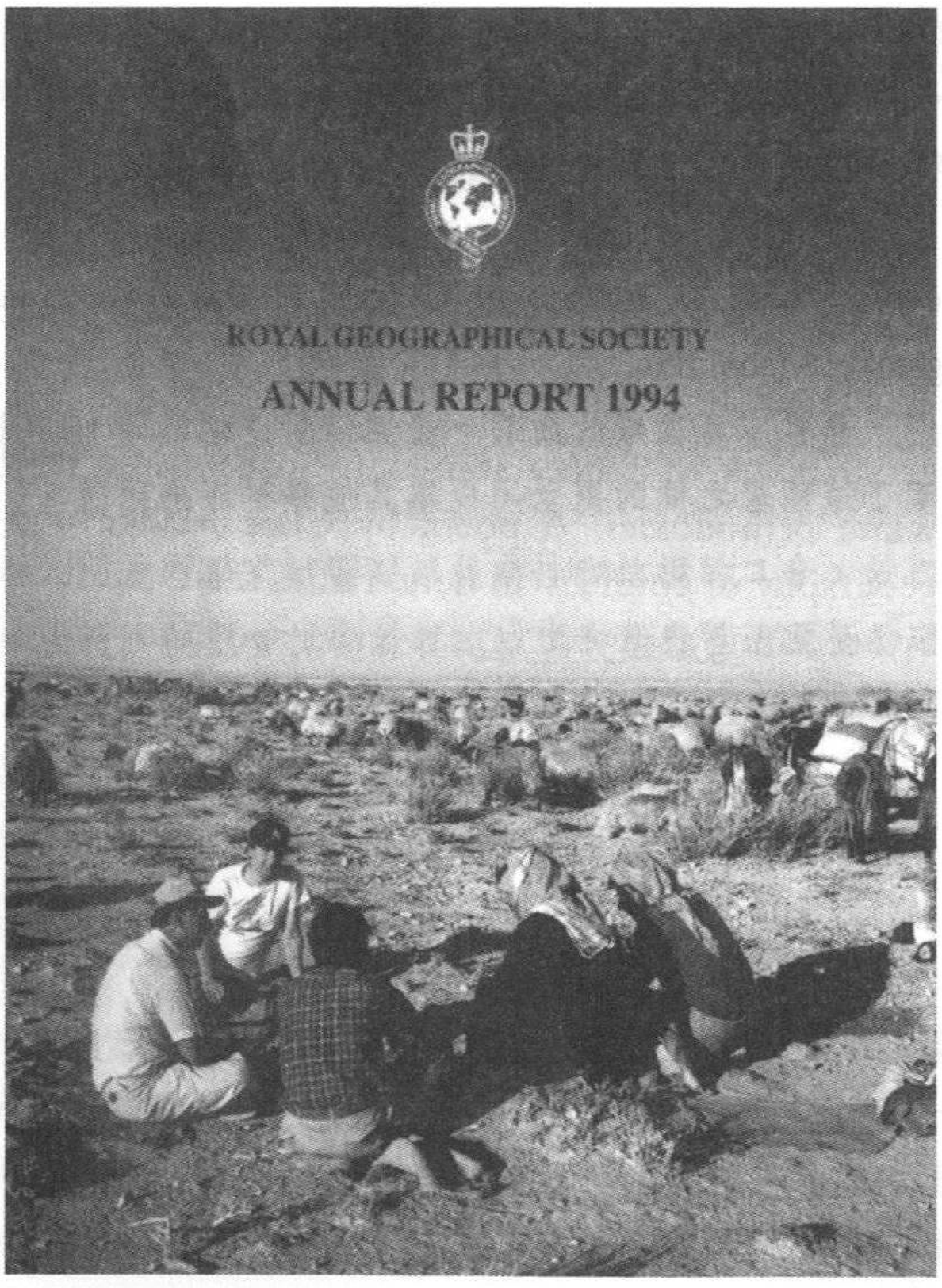


圖5.1　皇家地理學會的年度報告（1994）。
Credit: Chris Caldicott

然而，這幅影像無意間提出了有關「我們」和「他們」的問題。「我們」可能會認爲，人文地理學家可以歸類爲一群同質的人，以某種標準化的方式研究我們的地理——這種見解在許多方面不太尋常，其中一點是被呈現遭遇的「男性特徵」。「他們」似乎是基於相對於我們的奇特差異而被挑選的。他們也有遭致刻板印象化的危險。地方的陌生疏隔，加以膚色、語言、服飾和「文化」的差別，似乎足以標示出合宜的「他者」研究對象。「我們」以我們的角度來遇見「他們」。奇特差異是以我們對世界人群與地方的描繪，以及我們有關什麼是及什麼不是正常生活觀點來定義。

也許，這些問題過於從單一特殊影像來解讀了，尤其是

皇家地理學會（RGS）／英國地理學會（IBG）後來試圖在其出版品上，修正以往對社會或文化不敏感的察知。然而，這些問題確實反映了人文地理學最近幾年裡出現的某些最重要的主題。第一個是對於地理學自我的凸顯和質疑。幾年以前，人文地理學家被教導要「客觀」從事研究，所以，任何其他人若處理相同主題，就應該會有同樣的 44
結果。實際上，他們被安置成爲某種科學自動操作，背景、認同、經驗、人格和世界觀都必須從屬於客觀性的要求。從事地理學時，「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稱代名詞。不過，**自我**確實很重要，也確實會影響我們從事的地理學。我們確實擁有不同的地方和人群經驗，不同的政治和精神世界觀，不同的認同與性質的面向，而這一切因素都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爲何我們的地理想像是由特定議題點燃，以及最後，我們選擇研究什麼，以及如何研究。

不承認和反省自我，危險不僅在於我們會不知不覺接受了別人的教條，還在於我們會假設每個人見到的世界都和我們看到的一樣。因此，我們會將自己的「齊一」（sameness）加諸他人。於是，第二組問題關切的就是認識到我們如何對待「他者」。有時候，就是很難不從我們自身的角度來看事情，無論我們多麼努力逃離我們自我中心的地理。不過，一旦我們脫離了自我的齊一，我們立即開始風格化和刻板印象化「他者」的差異。這是整個人文學科，包括人文地理學，近來在**「他者性」**（Otherness）和「他者化」（Othering）的標題下，大部分討論的主題：

> 一旦我們開始思考我們以外的人，我們就會陷入「他者化」的語言，而且隨著我們敦促自己去考慮「他者」或是見到問題的「另一」面，那些和「我」不同的人便開始滑入了成爲與「我」不同的均質群眾，本質上每個人都一樣。這種假設和認爲「他們」基本上與「我」相同的假設一樣傲慢。這隱藏在自我被視爲優先的術語裡。他者是次要的，而我們能爲他者所做最好的事情，乃是延伸自由主義式的寬容，一種源於慈善優越性的屈尊降貴。
>
> （Shurmer-Smith and Hannam, 1994: 89）

因此，對待他者及差異的問題，充滿了困難，而且需要相當的反思，而不是對於他者性之存在和明顯性質的不加批判預設。法國人類學家奧吉（Marc Augé）建議我們必須採取理解他者性的雙叉（two-pronged）取向。首先，我們應該尋求某種他者感（a sense for the other）。一如我們有方向感，或是家庭感或節奏感，他主張我們要擁有他者感，而且他認爲這種感受既正在消失，又變得更尖銳。隨著我們對他者——對於差異——的寬容消失，這種感受也在消逝。不過，當不寬容本身創造和構造了他者性，例如國族主義、區域主義和「種族淨化」，這種感受也會變得更加尖銳，這裡頭牽涉了「一種無法控制的、產生他者性之過程的升溫」（Augé, 1998: xv）。其次，我們應該尋求一種**他者的**感受（a sense of the other），或是對於什麼東西是對他者有意義的察覺；瞭解

到他們關心的是什麼。這牽涉了傾聽「他者」的聲音，以及透過「他者」的窗戶來觀看世界，以便瞭解體制化於特殊社會或身分群體裡，並由他們生活出來的某些社會意義。

如本章其餘部分所述，嘗試將他者的感受和自我的反思灌輸於人文地理學課程和研究之中，已證明是個複雜且政治化的過程。也許，這反映的比較不是這裡討論的觀念有多麼新穎，而是這些觀念如何訴說和批判人文地理學的一項絕對核心關切：發展出已經知道的人群和地方以外的知識。本章主張這項批判很值得，所以，將討論把自我和他者的明確反思帶入我們的人文地理中，所造成的某些樂趣和困難。

自我反思

在許多方面，「**反身性**」（reflexivity）已成爲近幾年人文地理學中最重要的通關密語之一。對照於空間和社會來反思自我，被視爲是開啓新式人文地理學的關鍵，

馬琦（Clare Madge）

〈地理頌〉（An Ode to Geography）

地理學，
你是什麼？
什麼造就了你？
你代表了誰的知識？
你反映了誰的「現實」？

地理學，
你不只是「彼方」的空間
等待探索、挖掘、殖民。
你也是「此處」的空間
內在與介中的空間
結合並界並區分了身爲人的我們。

地理學，
我希望你成爲主體
遵照我的條件，
歡欣探索

這種新人文地理學與個人關係較密切，個人也可以和人文地理學關係更密切。具體而言，反身性由**女性主義**和**後殖民**地理學家用於他們各自的政治計畫，來說服人文地理學家反思男性、白人教條之外的事物。馬琦（Clare Madge）的一首詩力勸地理學家要聯繫上「此處」而非「他方」，辦法是成爲一個「遵照我的條件」的主體。

她對於這門學科的挫折，在《女性主義地理學》（*Feminist geographies*）（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這本書裡得到了呼應，該書批判了地理學（通常由男性書寫）的著作，不過，提出替代性的書寫形式（通常爲女人所撰）的問題，非常清楚地得到了承認： 45

> 大部分學院著述……特徵是冷淡、保持距離、抽象的聲音、不帶感情、與個人分離。相反的，私密、有感情、憤怒或明顯具體的寫作，暗中（有時候是明白的）被描繪爲反命題：在虛構和（或）創意的世界裡（或許）有一席之地，但是很明確地在學院世界裡會格格不入……具有男性氣概經常意味了不能表露感情或熱情，不能明白表示

我們生活所在世界的
纖細微妙與反覆無常。
蒼白月光與藍鐘花樹叢裡林木搖曳的世界。
砂礫、骨骸與紫紅色恐怖的世界。
亮光飛躍工廠、鋼鐵與引擎的世界。
茉莉花香與輕柔微風的世界。
顛覆、曖昧與抵抗的世界。
冷眼凝視下自尊的頭顱、違逆的肩膀，揭露了偏見底下的危險。
音樂、歡笑和光亮的世界。
苦惱和爆炸性蠻力的世界
布滿仇恨的瀝青與鋼鐵世界
月亮溫柔地觀看與療癒。

地理學，你可以是我的世界嗎？
你是否擁有字詞、概念和理論
以便封裝我們生活所在的危險不安、令人振奮、精緻敏銳、不平等的世界？
我相信可以。
探尋裡裡外外，翻天覆地，內裡外轉，
活過來吧，地理學，活過來！

（出處：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自己的價值、背景，你自己感受到的經驗。女性主義學者想要挑戰地理學書寫中對這些聲音的排除，卻發現自己置身兩難困局，因爲如果學院男性氣概是冷靜理性而中立的，帶有鮮明情感或顯然是從特殊私人立場出發的寫作，就經常被斥爲非理性，過於情緒化，過於私人，換言之，就是過於女性化。所以，想要肯定情感於著作中之重要性，或是想要承認分析之個人特殊性的女性主義者，就會冒著被認定無能從事理性書寫的風險，被認爲只是情緒化的女人，作品不具有普遍相關性。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23）

所以，重要的不僅是人文地理學家要以新的方式來**理論化**自我，還要將自我合宜地置放在人文地理學的操作裡，使得知識能夠安置於作者／研究者及書寫與研究主體的有意識和下意識主體性中。從理論化自我的新方式來看，派爾和史瑞夫特（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 1995）「討論」了四種彼此相關的觀念，描繪出人類主體的疆域：

1.**身體**（The Body）：規約了我們對空間和地方的近用及移動；與技術和機器產生界面；壓縮了我們對於周遭世界的經驗；懷抱了無意識的慾望、脆弱、異化和自我的片斷化面向，以及性慾特質和性別的表現；是文化消費的場址，對於譬如食物、服飾和珠寶的選擇，將會銘刻了有關個人的意義。

2.**自我**（The Self）：可以有各種理解方式，包括視爲由經驗和關係的連續系列所構成的個人認同，但這些經驗和關係裡並沒有獨有特徵，來假定一種內在的固定個性，或者，這種個人認同裡有自我覺察，藉以標誌出每個經驗都屬於獨特的自我。

3.**位格**（The Person）：這是對於自我之文化架構的描述，容許不同架構中有不同的自我。例如，如果你是在盧安達或阿爾巴尼亞，或是古巴誕生與成長，你的位格就會反映那些地方生活的文化架構。

4.**認同**（Identity）：人的位格乃座落於他們所認同的社會結構之中。傳統上，這被認爲牽涉了嚴格的結構，例如階級和家庭，但是，最近認同傾向於反身性地建構，因此經常彈性地導向新的認同議題，例如聚焦於另類性慾特質、族群或抵抗地方變遷。

46　因此，主體「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分離、反轉和變化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裡，它是「固定、穩定且可靠的」。它肯定是「伴隨且藉由權力、知識和社會關係，而得以定位其間」（1995: 12）。

這些理論區分可能一開始很難掌握，但它們確實有助於凸顯出，要在我們的人文地理學裡反思自我，實際上有多麼困難。在什麼程度上，有可能知悉和反省我們的自我，完整地瞭解到，自我到底要替我們如何思考，我們的想像如何激發，我們如何詮釋地方、人群和事件等等，擔負多大的責任？要瞭解我們或許想要研究的他人自我，又會有多少更艱鉅的困難？這種種作爲，我先前指出是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政治和

個人計畫，也許比乍看之下要難得多。身體的多重向度，自我的關係性依賴及經常是下意識的性質，受到文化框架（因此是彈性）的位格，以及認同可以變化且重疊的影響，讓反身性成爲最複雜，而且有些人會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即使如此，對許多人來說，打破人文地理學中疏隔且無關私人的教條，還是一項有足夠價值的任務，讓人有理由嘗試把反身性帶到人文地理學實踐的顯著地位上。這裡要概述三種相互關聯且經常重疊的策略。首先，有一種**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策略，藉此「訴說你從哪裡來」可以有謀略地採用，以便將後續的解釋置入脈絡。有時候，這牽涉了辨認出自我的關鍵政治面向，譬如**女性主義**的位置，這會自明地影響後續的事情，並且提供我們發言的新位置。在其他情況下，可以描述特殊的空間或社會經驗，藉以宣稱在特定情境下擁有專門知識或洞見。例如，卡尼（George Carney）在描寫美國俗民生活地理的《棒球、穀倉與牧草》（*Baseball, barns and bluegrass*）著作中的自傳體序言，描寫了自己在歐扎克（Ozarks）丘陵的童年，還有當時累積的俗民知識，如何轉譯成爲對於一般美國俗民生活文化手段的學術探討。他的俗民傳承不僅支援了他的研究，還凸顯了他寫些什麼，以及如何寫作。

其次，一種更爲激進的**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策略，是從自己涉身其中的 47
角度來詮釋人群、地方和事件。在這方面，深具影響力的人物是蒙特婁的社會學家普洛賓（Elspeth Probyn），她對於自我民族誌的運用，在她的《性別化自我》（*Sexing the self*, 1993）裡，有細緻而批判性的評論。普洛賓關注她自己生活裡某些非常私人的片段，以便討論文化研究裡的性別化位置：

> 我在這裡的計畫是要重新思考女性主義裡的自我可以是什麼。我想要重構它的力量，揭露其運動背後的物質力量。在先前的論文裡，我暗中透過我自己特殊的自我來討論，聯繫上一些特殊的關懷：食慾不振；地方的性別化；我母親的過世；以及一般的身體。但總是有某些很核心的事情似乎在躲避我。似乎說出是什麼吸引我關注這些主題是不恰當的：當我描述這些事情時，我把它們變成與我自己分離的事物主題……然而，撇開個人的特質，我必須指出，基本上我之所以關注這些或遠或近的主題，是因爲我相信，性別必須呈現爲是透過經驗進行的過程。（1994: 3）

自我民族誌開啓研究的有趣可能性，透過我們個人涉身的中介，來研究譬如說我們的性別、種族／族群、性慾特質、地方感，以及我們的工作、休閒、觀光，以及其他活動的地理。在研究我們最熟悉的（我們的）地理的同時，也有可能因爲過度自我執迷而產生別人的地理都變得不重要的危險。因此，即使是自我民族誌，仍有人力主要在我們自己的故事裡，納入「他人」的聲音。

卡尼（George Carney）的自傳體序言

我人生的頭18年，都耗在密蘇里州亨利郡鹿溪鎮一個320英畝的農場裡，位於卡洪（Calhoun，人口350）南方約六英哩，泰衛（Tightwad，人口50）西北方10英哩，樹墟（Thrush，人口4）西邊五英哩。我父母喬許（Josh）和奧伯汀（Aubertine）從我的卡尼爺爺奶奶那兒繼承了農場土地和房舍，祖父母則退休搬到卡洪去了。農場北邊的80畝地有硬木林（胡桃、山核桃和橡木）、往東流入提伯溪（Tebo Creek）的小溪，還有幾塊放牧地。剩下的240畝地位於農場南邊，是比較肥沃的耕地，我爸在那裡種植了好幾種作物，有玉米、大豆、紫花苜蓿和燕麥。他是個多樣化的農夫，也養肉牛和乳牛、豬、羊和雞。就這樣，我的根源是歐扎克丘陵地的鄉村農業生活方式。

我的童年吻合經常用來定義俗民的描述——生活簡單的鄉民，大多未受社會變遷影響，保持了在強大家庭結構裡發展出來的傳統習俗和信仰。我經歷了歐扎克的俗民生活。俗民生活包括了我們可以看見和碰觸的物體（可觸知的項目），像是食物（媽媽做的自家酵母捲）和建築物（老爸的燻製房）。它也包含了我們看不見或摸不著的其他傳統（無法觸知的元素），例如信仰和習俗（惠特洛爺爺嚼菸草糊

所以，第三種策略是承認我們人文地理實踐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設法既承認自我是塑造我們地理的重要影響力，同時試圖聆聽他人的聲音。源自這種遭遇的文本是複雜的對話。人文地理學家將會塑造對話，同時透過他們自己主體—經驗的個體性，以及探問「他者」的問題來塑造。繼而，其他個人也會有不同的、有變化，甚至是競爭性的經驗，而且會以不同方式對不同的人再現自己。會遇的「結果」通常會由人文地理學家以其自我定位的角度來「詮釋」。這可能牽涉了「找到新的發言所在」的過程，並且將它們帶入談話，或者，這可能涉及了一種「讓人們替自己說話」的策略，並且尋求讓多元的聲音〔一種「多音複調」（polyphony）〕浮現。詮釋通常會被寫下來，經常採用其他聲音的引述摘要，但幾乎總是由作者控制，操縱著納入和排除什麼、何者要置入脈絡，以及哪一條故事情節要如何用來塑造「發現」的敘事等權力。在這一切過程和作爲裡，承認強大的自我和「從屬」他者之間的相互連結，是最重要的事。

人文地理學中民族誌策略和質化研究的使用漸增（參見Cloke et al., 2000），確實有助於提供一些研究實務，讓我們得以更加反省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然而，最終我們必須瞭解，思考和書寫我們自己會變得多麼「容易」，而對我們自己認識夠多以便反省我們的地理，又有多麼的困難。對精神分析的鑽研（Sibley, 1995）已經開始協助我們這方面的理解，但是似乎還是有內建的慾望要培力（empower）自我勝過他者，無論目標是如何鎖定多重發聲、多音複調的地理。在世界

來減輕蜜蜂叮咬的疼痛）。俗民生活的這兩個面向，經常被指稱爲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透過口傳學習，一代傳過一代，譬如卡尼爺爺教我使用大斧，或者是從朋友或鄰居那邊學來，例如一位鄰居曼迪（Everett Monday）教我吹奏口琴的技巧。

經由這種口說過程，我從日常生活周遭的俗民那裡學會了許多傳統之道，包括父母、親戚、鄰居、老師、牧師和生意人。在歐扎克俗民間的童年生活裡，最爲鮮明的記憶，就是這本論文集挑選的六項俗民生活特質——建築、飲食、宗教、音樂、運動和醫藥。

35年前離開歐扎克到奧克拉荷馬平原以來，我對於美國俗民生活及其空間呈現，有了更爲深刻的瞭解和欣賞。我的教學和研究興趣強烈受到過去這些俗民經驗的影響。在我的文化地理學導論課程裡的學生，每年都要聽大量的演講，觀看大批幻燈片，涵蓋這部讀本裡的俗民生活特質。我的研究逐漸聚焦於這些特質裡的兩項，就是音樂和建築。我的根源顯然留下了深遠的印象，我將它轉變成爲學術事業。

Carney（1998: xv-xxii）

問題的一般脈絡裡，這種對於自我的專注，或許可以視爲不合時宜，如果還稱不上是肯定危險的話！

摘要

- 反身性——相對於社會和空間而反思自我——在認識我們的個體性如何影響我們人文地理實踐的所有面向上，是個根本過程。它也提供了一個基礎，讓我們質疑表面上「正統」的地理，並且讓我們的人文地理對我們及他者而言更加相關。
- 理解自我所牽涉的困難，經常受到低估。人類主體是個身體、自我、位格和認同的複雜混合，而且對某些人而言，精神和靈魂也是重要的考量對象。
- 有一組彼此有關聯的策略，藉此自我能夠有所自覺地包含在人文地理學的實踐裡。
- 在我們的人文地理閱讀、思考、研究和書寫裡，誇大自我的危險是非常真實的，而且會讓我們偏離了與他者有關的重大議題。

感受他者

目前人文地理學裡有費洛（Chris Philo, 1997: 22）所謂的「興趣的刺激漩渦」，

48 涉及有必要嚴肅地考慮置身不同空間及地方，並且以不同於我們的方式，來經驗、模塑和協商這些空間與地方的不同人群。這種對他者差異的興趣，對於我們概念化和操作我們人文地理的方式，以及這些地理被政治化的方式，都深具意涵。處理「他者」當然與處理「自我」有關係。重申一次，自我的傲慢經常展現於假設他者必須以和我們相同的方式來看待世界。另一種做法是，我們經常把自己放在某種「主流」認同的核心，而這種認同不僅是環繞著我們的自我特徵，還是對立於不同於我們的他者而定義的。例如，試想白人經常假設只有「非白人」才具有族群，而認爲自己的白人特性不值得注意。如費洛進一步指出的，我們經常「被鎖入『齊一』的思想監獄」（ibid: 22），讓我們無法瞭解他者的運作。事實上，我們經常試圖收編他者到我們的齊一性（sameness）中，或者將他者排除到我們的齊一性之外，以便對付差異可能會對我們感受到認同主流性質所產生的威脅（參見Sibley, 1995）。收編和排除都是極度政治性的動作，讓他者落入齊一邏輯的圈套。

承認「他者」人文地理的興趣關注不只是離我們遙遠的事物，還應該讓我們反思家園近旁的事物。有兩個例子可以闡明對於近旁和遙遠情境中他者的承認中，某些基本的主題。第一個例子涉及了忽略家園近旁的「他者」地理，以及聚焦於鄉村地理（參見第27章），雖然這裡牽涉的原則與更廣泛的人文地理脈絡有關。費洛（Philo, 1992）對於「他者」鄉村地理的評論，強調了大部分鄉村生活的解說，都是透過典型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敘事，來看待文化與鄉村特質之間的主流相互連結：

> 還是有將英國鄉民描繪……爲全都是「均值人」（Mr. Averages）的危險，視其爲都有就業，掙錢足供生活，白種人，而且可能是英格蘭人，異性戀但由於某種原因而沒有性生活，身體健康，心智健全，而且沒有任何其他（譬如說）宗教信仰或政治結合的怪癖。
>
> （1992: 200）

在凸顯對他者的忽視時，這種表列是重要的，但也有立即生產出何謂他者的公式化觀點的風險。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個人和一群人會被邊緣化而缺乏在鄉村的歸屬感，原因是他們的性別、年齡、階級、性慾特質、身心障礙等等。然而，如貝爾和華倫亭（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 1995）提醒我們的，僅僅只是列出社會—文化變數，既不等於承諾嚴肅對待相關的議題，也不是完整覺察到他者地理的**範圍**。事實上，我們對於**這些他者**的承認本身，就有助於「他者化」**不同的他者**，並把它們排除在視野之外。

第二章提供了這種鄉村脈絡裡的一個特殊實例，呈現了攝影師波拉德（Ingrid Pollard）著名的自拍像（參見圖2.5以及Kinsman, 1995）。她的自傳式註記指出了照片是對於種族、再現和英國地景的自覺評論。她把自己安置在鄉間，並且透過並列她身

爲「黑人攝影師」的認同，以及地景及鄉村在文化上建構爲田園化的白人心臟地帶空間，她以圖像表現她自己的不安、憂慮、沒有歸屬的感受，亦即他者的感受。黑人在「我們」綠意盎然且令人愉悅的土地上出現，清楚表達了內容上白人特性＝齊一性。然而，女性與地理研究群（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指出，這種再現裡的他者性，絕對不是種族的單向度課題。她們認爲：

> 波拉德宣稱的是一種不同的觀看和欣賞英格蘭地景的位置（雖然是一種不安的愉悅）：一種置身那兒的權利，以及被再現和製造再現的權利。她挑戰、突破和複雜化了有關於英格蘭的一組普遍化共同觀念的想法，以及通常據以觀看英格蘭的暗藏的白人和男性化位置。
>
> （1997: 185-6）

於是，「黑人**女性**攝影師」波拉德在這方面揭露了另一個他者性的批判鋒緣，也釐清了認同的多向度性質絕對不會止於這些標籤。因此，在我們表面上已知的世界裡，我們針對人群和地方的性質提出了假設；牽涉了誰屬於哪裡，以及誰不能吻合我們主流的同體一致；涉及了誰、什麼、何處與何時是他者（參見第23章）。

第二個例子在人文地理學界更知名，在建立主體的**後殖民**取向的嘗試裡，幾乎具備了偶像地位。薩依德（Edward Said）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語暨比較文學教授（參見圖5.2）。他是巴勒斯坦人，誕生於耶路撒冷，在埃及和美國受教育，他以分析西方想像東方（包括阿拉伯中東）爲不同於己的方式而享有盛名（有關這些議題及其他「想像地理」的評論，參見第24章）。在他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 1995）裡，薩依德追溯了阿拉伯世界如何以其相對於歐洲的他者性，而被想像、再現和建構：

49

> 法國和英國人，以及比較沒那麼明顯的德國、俄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和瑞士人，具有我稱爲東方主義的長久傳統，這是一種對待東方的方式，其基礎是東方在歐洲西方經驗裡的特殊地位。東方不僅鄰接歐洲；它也是歐洲最廣大、最富裕，而且最古老的殖民地所在，是歐洲文明和語言的起源，它的文化競爭者，以及歐洲最深層且不斷反覆的他者意象之一。
>
> （1995: 1）

他主張，浪漫神秘東方的再現，是西方那些無法包容於正常事物邊界裡的慾望和幻想的容器，但是在此同時，東方阿拉伯殘酷、疏離和貪財特質的再現，有助於支撐西方統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規範的假定霸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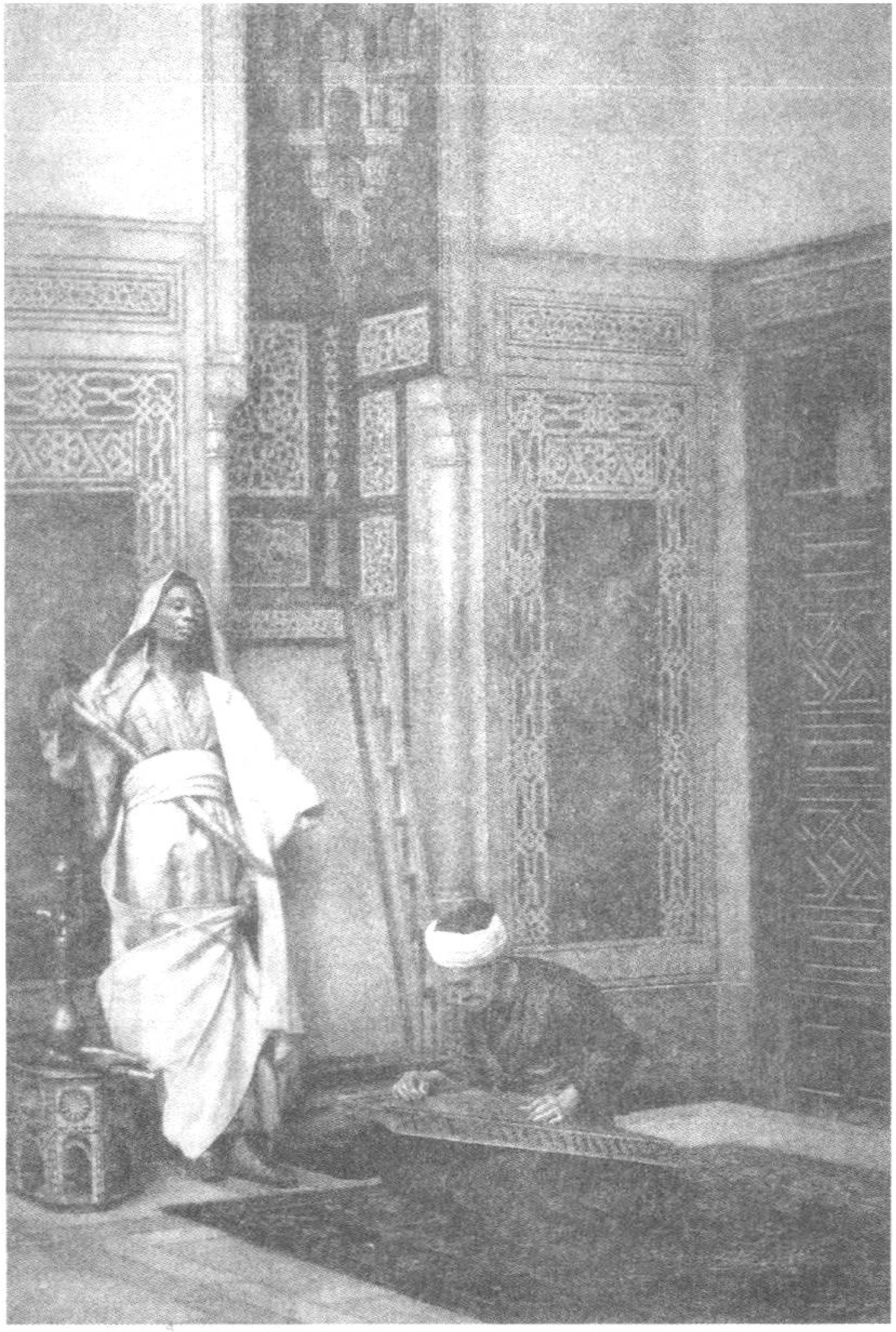


圖5.2 內室裡一名守衛和琴箏演奏者。Ludwig Deutsch（1855-1935）繪。這幅圖用於薩依德的《東方主義》（1995）封面。

Credit: © Christie' s Images, London, UK/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New York

> 例如，阿拉伯人被認爲是騎駱駝、恐怖主義、鷹勾鼻、腐敗好色的人，他們不相稱的財富是對文明的羞辱。總是潛藏著一種假設，認爲雖然西方消費者在數量上居於少數，但是他卻有權利可以擁有或耗費（或兼有兩者）世界大部分資源……白種中產階級西方人相信，他不僅擁有人類特權來管理非白人世界，還可以擁有之，只不過在定義上「它」不像「我們」那麼具有人性。
>
> （Said, 1995: 108）

50 透過東方主義的過程，受到關注的社會與文化遭到邊緣化、貶抑與侮辱，而西方的帝國主義和道德優越得到正當性。薩依德對於東方主義他者化的爭論，替人文地理學家指出了方向，廣泛探討不同人群和地方如何也遭受了類似的他者化。他也向我們說明了，在我們視爲熟悉、自然、自在的事物核心裡，實際上潛伏了相對於陌生、奇異與詭異的各種關係和定位（Bernstein, 1992）。

這些例子澄清了無論他者性是接近家園，或是置放在某個遙遠的異國空間，都很難在概念上和經驗上使我們脫離一種研究框架，這種框架確認了自我、齊一和熟悉的事物，乃是理解他者的路標。有兩組議題從這個結論中浮現。首先，有必要更深入地思考在人文地理研究裡，什麼構成了他者性，否則我們的主要貢獻可能只是進一步強調爲這種研究所強化的他者性。在某個層次上，這需要掌握認同的多向度特質。如克蘭（Mike Crang, 1998）所說的：

很少有人和他者「相同」，每個人在某些方面都不太一樣。我們頂多能說，某些群體共享某些事物，因此誰能算是某個群體一員，或者排除在外，將取決於選擇哪些事物當成重要的……歸屬於某個群體端視一切可能特質中有那些被選爲「定義」的成員資格。被當成定義性的特徵，會隨著空間和時間而變化，而決定什麼事物定義了歸屬，則具有重大政治後果。

（1998: 60）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齊一」和「他者」認同是：

1.**偶然的**——因爲定義它們的差異，乃是開放且持續的連串社會過程的一環。
2.**分化的**——因爲個體和人群會同時沿著許多差異分隔線來占有位置；以及
3.**關係的**——因爲差異的社會建構總是從某種對抗性運動的角度來進行的。

（Jones and Moss, 1995）

即使有了對他者認同的更大敏感性，我們通常依然會身陷對於杜爾（Marcus Doel, 1994）所謂「齊一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Same）的關切，也就是說，我們會把他者性轉譯到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概念架構、我們的思想範疇裡，並因此以我們自我齊一性的熟悉感，有效地模糊了他者。因此，眞正的困難在於找到方法來評估「他者的他者」（the Other of the Other），亦即不熟悉、出乎意料、無法解釋的他者，違逆了我們預測、分析和詮釋的力量，以及我們的社會文化定位。

第二組議題牽涉了我們用來遇見「他者」的方法。如同我們的自我反思，**民族誌**和質化方法的漸增使用，對這項計畫而言很重要。然而，透過民族誌來研究他者，要花很多時間。援用人類學的教訓，我們必須指出，針對未知的人群和世界來從事合宜的研究，可能要花上好幾年。舉例來說，看一下1960年代在巴拉圭花了兩年跟所謂的印地安「野蠻」部落相處的法國人類學家克拉斯翠思（Pierre Clastres, 1998）的說法。他承認，即使到了「那裡」和他的研究對象共處，也並未打破溝通和相互理解的龐大障礙，直到研究開始幾個月後，狀況才有所改變。即使是在這種時間尺度裡，還是證明很難建立橋樑來連接自己（在此我們或許會尋思，他的「野蠻人」概念能否有效地溝通），以及位於瓜亞基（Guayaki）印第安人生存核心的神話、體現和社會實踐。

我們必須承認在我們自己，以及無論遙遠或近旁的他者複雜的基本存在之間，很難構成一道橋樑。可以爭論的是，當代學院裡的出版壓力，冒了產生許多「速成」的他者化主體民族誌的風險。一如瓜亞基人，對於其他地理和經驗的瞭解，譬如說像布里斯托（Bristol）這樣的城市裡的遊民，也需要長期的關注而非短暫的遭遇。唯有重新概念化他者，回顧我們與他者遭遇的性質，人文地理學家才更能夠對準本章開頭奧吉建議的他者感（sense for the other），以及他者的感受（sense of the other）。

51 **克拉斯翠斯**（Pierre Clastres）

《瓜亞基印地安人紀事》（*Chn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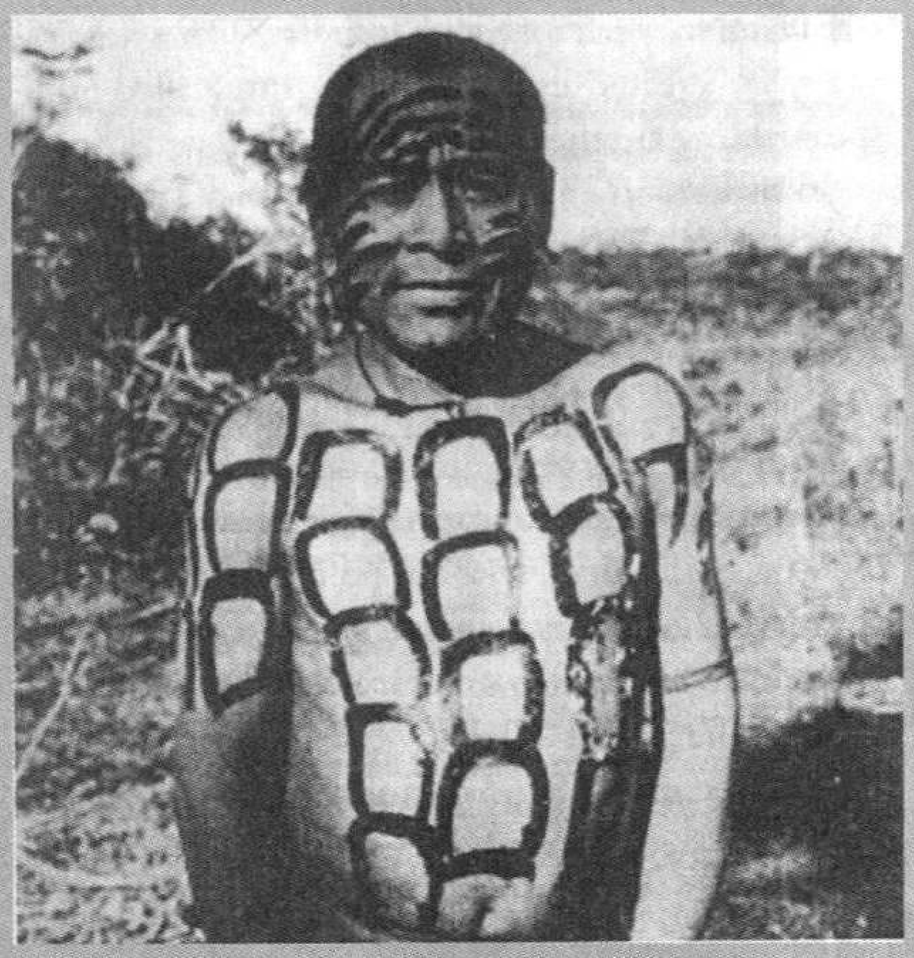


圖5.3　Jyvukugi，Atchei Gatu的酋長。
出處：《瓜亞基印第安人紀事》（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Pierre Clastres拍攝，1998, pp. 57-9

他們眞的是野蠻人，尤其是在Iroiangi。他們只與白人世界接觸了幾個月，而這次接觸大都侷限於和一名巴拉圭人交易。什麼讓他們看來像野蠻人？原因並不是他們奇異的外表——他們的裸體、長髮、牙齒項鍊——也不是男人在夜裡的吟唱，因爲我覺得這一切都很迷人；這正是我來到此地的原因。讓他們看來像野蠻人的是我和他們接觸時的困難：我嘗試跨越我們之間鴻溝的膽怯且顯然天眞的努力，遇到卻是Atchei人徹底令人洩氣的冷漠以對，這似乎讓我們幾乎不可能彼此瞭解。例如，我拿一把彎刀給坐在棕櫚葉小屋下削著箭頭的男人。他根本沒有抬起眼睛；他冷靜地拿了刀，沒有顯出半點訝異，檢視了刀身，試了試刀鋒，因爲工具是全新的所以相當鈍，然後把刀放在他身旁，繼續他的工作。附近還有其他印第安人；沒人說半句話。我很失望，幾乎有點惱怒，便走開了，才聽到一些簡短的喃喃低語：無疑他們正在評論禮物。我期待他們鞠躬回報、吟誦神話，或是像個親戚的地位，肯定是太冒失了！有好幾次，我嘗試接觸Iroiangi認識的小瓜亞基人。我注意到，雖然他們的語言和Atchei Gatu一樣，說的方式卻不同：他們的速度快得多，而子音傾向於消失在母音的流洩中，所以我甚至認不出來我知道的字，結果我不瞭解大部分他們說的話。

摘要

- 感知他者（sensing the other）與對自我的理解之間難分難解。若假設他者因某種原因而和我們相同，我們會被鎖入齊一的「思想監獄」，這讓我們無法適當地感知他者。

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是故意唱反調。例如，我問一個年輕人我知道不算輕率的問題，因爲Atchei Gatu人已經爽快地回答了：「Ava ro nde apa? 你爸爸是誰？」他看著我。他不應該因爲這個問題荒謬而震驚，而且他一定知道我說什麼（我清楚又緩慢地小心發音）。他只是以有點無聊的表情看著我，沒有回答。我想要確定我每個字都發音正確。我跑去找一位Atchei Gatu，請他覆述問題；他的說法完全和我幾分鐘以前講過的一樣，但是那個Iroiangi人回答了他。我能怎麼辦？然後我記起Alfred Métraux不久以前告訴過我的：「我們要是能夠研究原始社會，它必須是已經開始崩離了。」

我面對的社會可以說還正精力旺盛，至少在Iroiangi是這樣，即使環境已經迫使這個部落生活在「西方」地帶（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最近搬遷到Arroyo Moroti，不是比較是自願的集體決策，而不是對難以忍受的外來壓力的回應嗎？）幾乎未受碰觸，幾乎沒有被我們文明的微風污染——這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Atchei人可以維持他們森林生活的新鮮與平靜：這種自由只是暫時性的，注定不會維持很久，但是目前已經足夠了；它沒有遭受損害，而且Atchei的文化不會不知不覺快速地解體。Atchei Iroiangi的社會是如此健康，因而無法和我對話，和另一個世界對話。也因此，Atchei接受了他們並未要求的禮物，拒絕了我談話的企圖，因爲他們夠強壯，不需要談話：只有當他們開始生病，我們才會開始談話。

老Paivagi死於1963年6月；他當然相信他不再有任何理由要活在世上。無論如何，他是最老的Atchei Gatu人，也由於他的年紀（他一定超過70歲了），我一直熱切要問他過去的事情。他通常很願意加入這些談話，但是時間不長，之後他會覺得疲倦，再度把自己封閉在他的思想裡。一天晚上，當他準備要睡在他的火堆旁時，我過去坐在他身旁。他很顯然一點都不歡迎我的到訪，因爲他緩慢且無法辯駁地喃喃低語：「Cho ro tuja praru. Nde ro mita kyri wyte。我是個虛弱的老人。你的頭腦還很軟，你還是個嬰兒」。他說夠了；我離開Paivagi去撥弄火堆，然後回到我自己的火堆，有點沮喪，一如面對這種眞相時，每個人總是會有的感覺。

這就是讓Atchei人像野蠻人的地方：他們的野蠻是由沉默形成的；這是他們最後的自由的悲傷跡象，而我也想要予以剝奪；藉由耐心和狡猾，運用一點賄賂（提供禮物和食物，各種友善的姿態，以及有禮甚至是殷勤的語言），我必須打破陌生人消極的抵抗，介入他們的自由，要他們說話。在Atchei Gatu人的協助下，這花了我五個月才辦到。

- 其他人群和地方的地理可能接近家園，或是在遙遠的異國世界。無論如何，人文地理學家應該把自己視為置身於他們所觀察客體和世界情境之中的觀察者。 52
- 必須更深刻地思考人文地理學中什麼構成了他者性。通常很難架接自我和他者。
- 也有必要避免在與他者遭遇時採取方法論的捷徑。

結論

這裡有關自我和他者之相互連結的討論，提出了涉及我們人文地理的幾個重要議題。首先，有個風險是，在承認我們研究中的自我時，會變得過於自我中心，而太少關切我們周遭世界的政治和其他優先事項。其次，有可能會失去我們的他者性感受。第三，在遭遇齊一的他者時，涉及了概念和方法論上的複雜性。更別提是他者的他者了。最後，有人擔心，有時候我們可能偏袒了某種他者性，而沒有適當地關注有必要從事合宜的族群條件下，持續性、同情和脈絡化的研究。知識上的帥氣主體可能有「翩翩飛進飛出」的傾向，研究變成只是對於研究對象的觀光或偷窺。

當我們協商這些棘手問題時，還有一個自我—他者關係的重要議題有待解決。用葛瑞哥里（Derek Gregory, 1994）的話說：「我們根據什麼權利和誰的權威，宣稱可以替那些『他者』發言？空間是從誰的角度創造出來，而『他們』被召喚要在裡頭發言？他們（及我們）是如何被召喚的？」（p. 205）

在試圖遭遇其他人群和世界的故事時，我們是否很難避免變成只是觀光客，由於我們自我的權威和我們作者身分的權力，而增加了負擔？或者，我們有辦法變得足夠敏感，覺察到我們作者身分的位置性和互文性，而讓我們可以正當地尋求理解和書寫他者的故事，卻不會以我們的窺視或觀光傾向污染他們，而這種排他的權力則以圖像描繪於圖5.4中？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向葛瑞哥里斷然而樂觀的答案學到很多：

>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善於傾聽他人，以及向他人學習，但是當前的挑戰確實是要找出理解這些其他世界的方法——包括我們與他們的關係，以及我們對他們的責任——而不會以入侵、殖民和暴力相待……我們需要學會如何超越特殊性，去談論

圖5.4　投身於觀光或偷窺式地理時，排除的權力。Credit: Earthscan/D. Dibbs

更大的問題，卻不會減少它們必須負責的地方和人群的重要性。如此一來，在擴大和檢視我們的地理想像時，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到，不僅我們的生活是「徹底與遙遠陌生人的生活糾葛在一起」，也察覺到我們對他們在更多悲慘的時代裡的需要，負有持續而不可避免的責任。

（Gregory, 1994: 205）

在這個議程裡，有一條道路通往人文地理學中對於自我與他者的更敏感且有意義的關注。

延伸閱讀

關於主體性和自我，以及民族誌和自我的全盤性討論，分別可以參閱：

- Pile, S. and Thrift, N. (eds)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robyn, E. (1993) *Sexing the self: gendered posi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有關人文地理學中民族誌和質化方法論的進一步評論，參閱：

- Cloke, P., Crang, P., Goodwin, M., Painter, J. and Philo, C. (1999) Practis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 Cook, I. and Crang, M. (1995) *Doing ethnographies*. IBG CATMOG No. 58, Norwich: Environmental Publications.

民族誌裡自我—他者的概念和實際操作的精采個案研究，參見：

- Crang, P. (1994) It's showtime: on the workplace geographies of display in a restaurant in Southeast Eng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675-704.

有關鄉村他者性和東方主義事例的延伸討論，分別參看：

-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1997)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otherness, marginality and rurality*. London: Routledge.
- Said, E. (1995)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reprint with Afterword).

第六章　影像—現實

Mike Crang，王志弘譯

54 導言

地理學家耗費很多時間處理影像。不過，他們通常不會稱它們爲「影像」（image）；它們被稱爲圖表、圖形，甚至是地圖。「影像」這個詞傾向用於負面意思。影像這個詞用來表示膚淺，非事實的，模糊且掩蓋了眞實，傳達了有偏見的印象。似乎有「壞的」影像，是在世界上阻擋去路的事物，並且誤導了人群（可憐人），也有「好的」影像，讓地理學家掌握到眞正發生了什麼事。這也不侷限於地理學，葛茲（Clifford Geertz）評論一般的科學寫作，指出「『象徵』對立於『眞實』，一如幻想對嚴肅、譬喻對直述、含糊對坦白、美學對實際、神秘對世俗，以及裝飾對實質」（引自Baker, 1993: 10）。影像被當成意味了眞實的對立面，成爲一連串二元對立組之一，我們接受好幾年教育的訓練要讚美葛茲表列上的第二項。地理學在這個模式上有許多變體，其中有些後文將會更詳細探察。地理學研究了「**心象圖**」（mental maps），看看它們和「現實」有多大的偏離，風險的「感知」相對於統計上的可能性，觀光影像美化了眞實的地方，建築立面和更新重建的地區成爲掩蓋眞實經濟過程的影像，或者文學是區域的「主觀」再現。這門學科經常暗示，影像會模糊或偏離了謹愼的地理研究可以揭露的現實。

本章將會指出影像和現實的關係比起前述還要複雜。沒錯，我們或許可以觀看影像如何折射、反映和改變世界。影像對於世界有所衝擊，塑造了人群的行動。影像可能是刻意被宣傳、推拿或改造，以達到所欲目的，但它們全都形成世界的觀念和理解，而人群則據此基礎來選擇和行動。有所謂影像地理的存在，牽涉了顯現或不顯現什麼地區，及如何在社會裡流傳。再者，地理學家生產了世界的影像，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評價影像在地理知識中扮演的角色。看待世界方式的變化，能告訴我們一些觀看者的事情。

感知過程

人們在從事各種活動時，不會納入整個世界。每個人都選擇和過濾了他們看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如何理解所見的事物。我們可以透過三種觀念來加以探討；生物學、（物理和社會）位置，以及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第一種凸顯了人類感官以特

殊方式將我們聯繫上世界。援用科學哲學家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觀點，我認爲遛狗顯示了人類經驗十分特殊。狗的世界在視覺上很貧乏，但是充滿了攜帶訊息的氣味。我們對於視覺的仰賴，我們的尺度感和我們的位置感，全都以人類身體爲基礎。**感知**（perception）的起點不是個自由漂浮的時刻，而是奠基於身體的脆弱和適應。我們能夠理解世界，而且從我們身體獲得的感官刺激中創造出秩序——試想光學幻覺的客廳小遊戲，就是依靠這種傾向（參見圖6.1）。這並不是壞事，只要想一想，我們能夠在一張平面紙頁上「看到」三維向度，是多麼有用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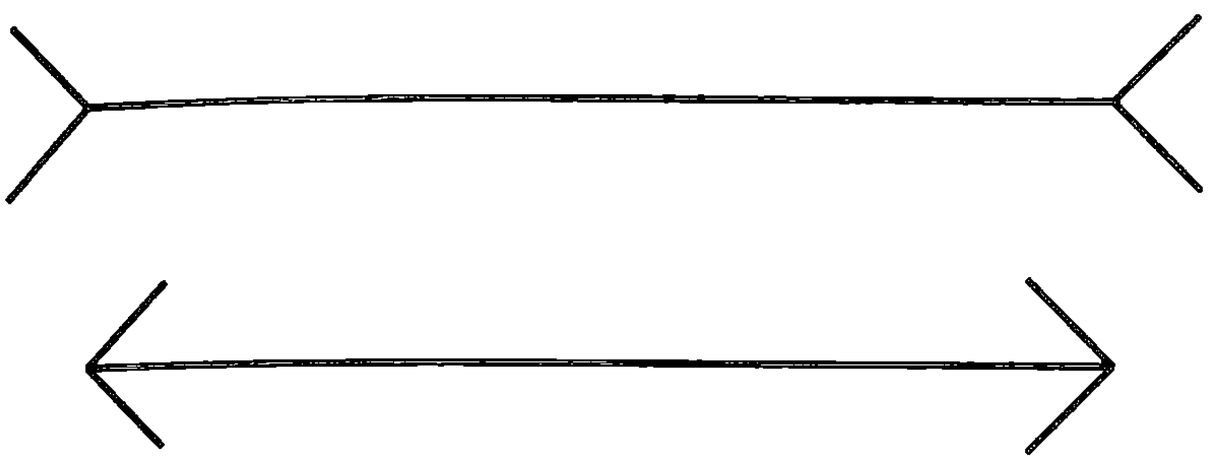


圖6.1　事物不總是像表面一樣

我們的方位（orientation）也在組構經驗秩序上扮演要角。這個世界是以高與低、近與遠、出現和缺席等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從空間上理解我們自己，一如我們以心象圖來召喚世界，替自己定位。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地圖，我們的生活和經驗是核心舞台，世界則往我們周遭的遠處淡去。我們對這個星球每個部分的認識並不相同，對於我們的國家、城市，甚至是鄉里，也是如此。我們擁有關心或感興趣的地區，以及認識這些地區的不同方式。就像瑞爾夫（Edward Relph, 1976: 5）所說的，意識總是對於某物的意識，並不是自由漂浮的。我們無可逃脫地沉浸在世界裡。因此，我們以左和右來掌握近旁周遭，而比較遙遠的地方就是抽象影像的主題。這些影像可能是我們自身經驗被記得的樣子，或者可能是對於其他人所生產影像的記憶——模糊了感知與想像世界的邊界。這些憶起的空間，不是以經緯度的幾何空間爲基礎。它們受到我們的經驗、旅行，以及我們手頭上工作的塑造（參見圖6.2、6.3）。我們對世界的感知是空間性的，因爲我們將感興趣的客體定義爲襯著背景的前景，且相對於我們的觀視位置。影像創造了以下三者間的關係——感知的主體、被觀看的客體，及兩方的關係。

我們對於世界的影像，不只是屬於我們的，而有其社會根源。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觀看世界和再現世界的方式。例如，對因努人（Inuit）來說，扭曲和刻痕的木棍在北極構成了旅行地圖。即使是顏色，都會隨著文化而改變，所以我們會讀到荷馬（Homer）寫到「深酒紅色的海」（wine dark sea），因爲他無法清楚區分藍色和綠色（Eco, 1985: 159）。顏色是參照其他物體來描述的（「像火一般紅」、「雪一樣白」、「黃得像玉米田」）。我們的描述指涉了其他事物，而非直接的經驗。世界的影像是透過該文化手邊的材料來形成、理解和溝通的，而不是普遍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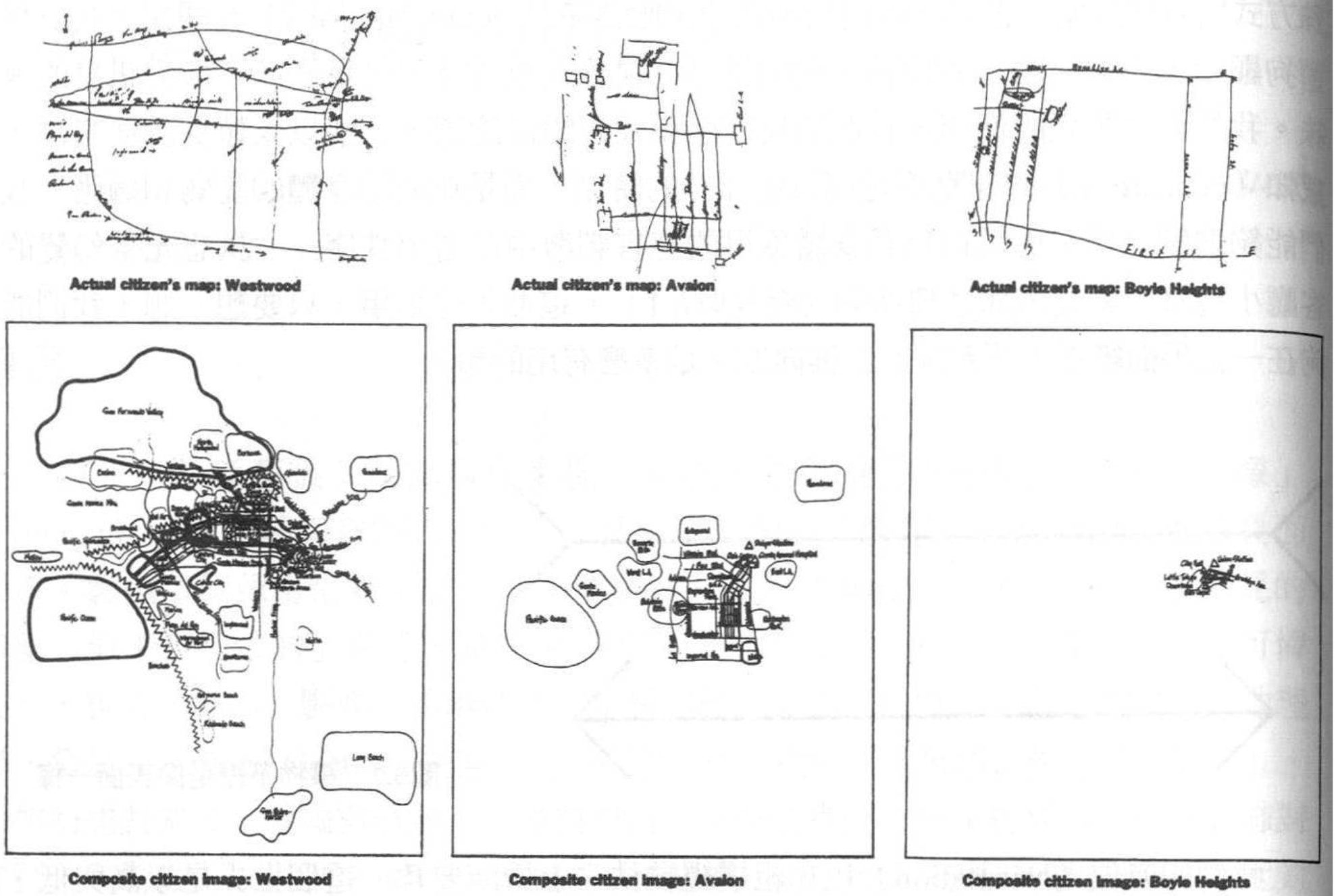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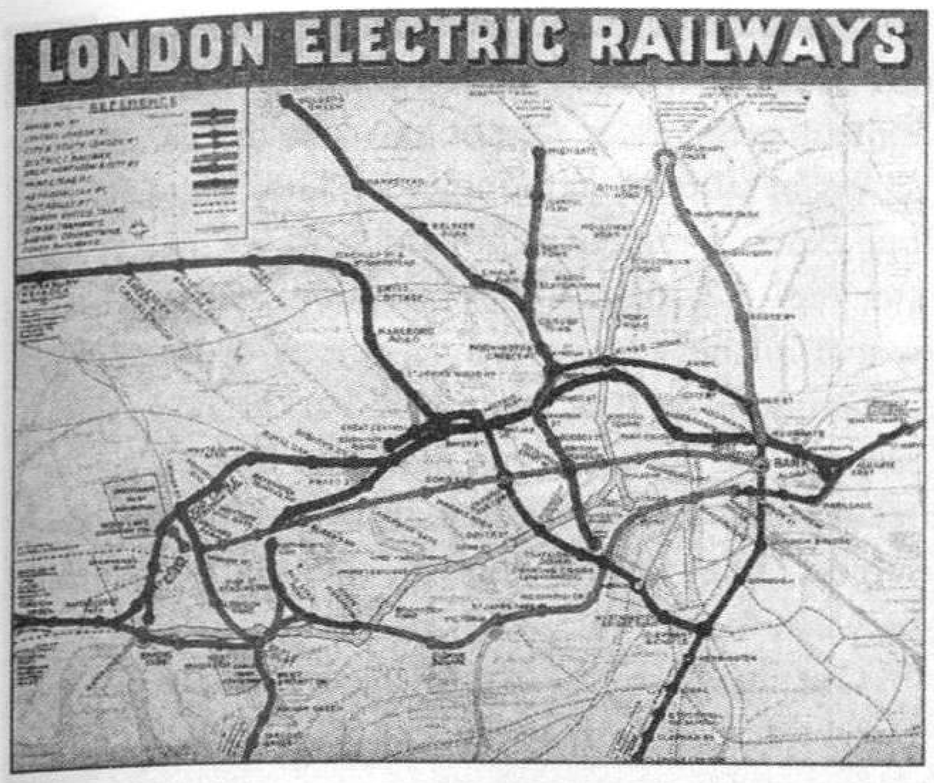
圖6.2 分別由主要是英裔美國人的威斯特伍德（Westwood）居民、主要是非裔美國人的阿法隆（Avalon）居民，以及波以勒高地（Boyle Heights）的拉丁裔居民所感知的洛杉磯認知圖。

出處：*The visual environment of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April 1971, pp.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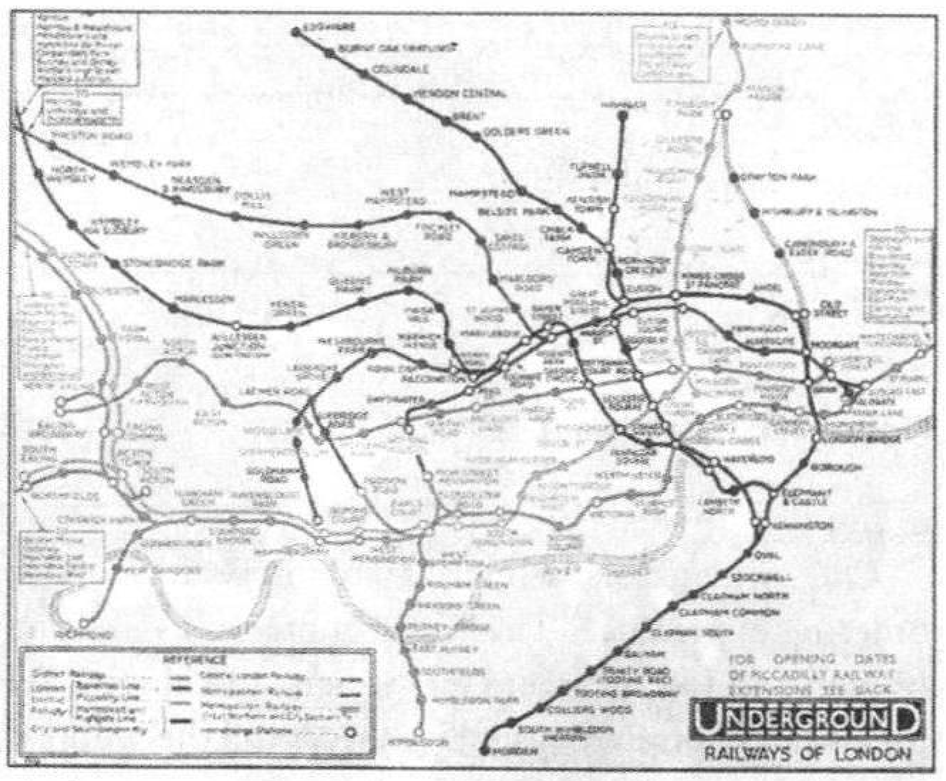
繪圖

56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指出了西方人經驗世界的方式有個重大轉折，就是世界開始被設想爲一幅圖畫。世界被視爲獨立且與觀看者分離開來的。海德格主張，在這以前，大家認爲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這種改變可以聯繫上新的生產影像技術的崛起，例如**暗房**（camera obscura）。就最簡單的構造而言，這是個黑暗的房間，牆上有個小洞，對面的牆則形成一個銀幕，外面世界的影像會顯現牆上，有如巨大的針孔攝影機。觀察者可以直接擷取生活。這些影像可以根據它們與外在世界的直接對應來評價：這是眞理的**符應理論**（correspondence theory）。它透過觀察者的孤立和分離來生產影像，與世界分離。因此，這種生產影像的方式成爲一種眞理模型，認爲世界可以透過分離超然的觀察者來認識和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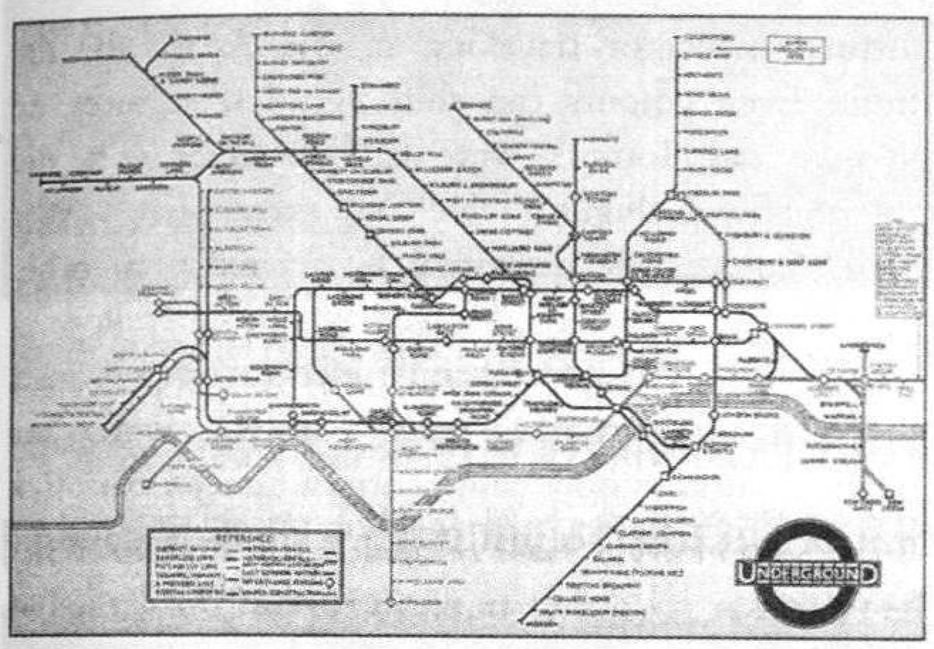
觀看的位置影響了創造出來的知識。舉例來說，風景畫是觀看者和世界的一種特殊關係，爲了愉悅而觀看風景，視其爲美學對象，不是我們沉浸其中的平常工作環境，這反映了繪畫如何經常是由擁有者委託繪製來展現地產。有個著名的例子是甘斯



（a）



（b）



（c）

圖6.3　（a）第一張倫敦地鐵口袋型摺疊地圖，於1908年免費發行。精確複製了路線與倫敦市中心地圖的關係。（b）1932年由F.H. Stingemore設計的倫敦地鐵圖。這張圖記錄了路網延伸到郊區的擴張。（c）1933年Harry Beck的地鐵圖。採用概略圖形導向，提供清晰的路線，而非與實際方向和位置的密切關係。Credit: © London Regional Transport. 承蒙倫敦運輸博物館（the London Transport Museum）允許複製

波洛（Gainsborough）所畫的**安德魯夫婦**（Mr and Mrs Andrews）（圖6.4），圖面左邊描繪了安德魯先生站在他坐著的妻子身旁，眺望著房舍和地產。這幅圖的構成是安德魯先生炫耀著他的家產，妻子也包括在內。所以，圖的內容不僅告訴我們鄉村生活，這些影像的構成還顯露了以階級爲基礎的、性別化的觀看世界方式。這幅影像聯繫上景色秀麗的鄉間庭園，排除了鄉下窮人，移除了傳統的權利，而將土地私有化。在這個時期裡，村落和公共的通行權（rights of way）都被移除，以便替鄉村住宅的擁有者創造景觀，並且制定新法律讓闖入成爲罪行。許多鄉民曾經擁有傳統的獵捕活動，現在則重新定義爲偷獵。在19世紀初，英格蘭和威爾斯有四分之一的起訴案件，都是因爲違反了這些「獵物法」。這種美麗迷人的鄉村風景，反映了牽涉近用土地權利的眞實鬥爭。與風景脫離也和**父權的**（patriarchal）力量和男性觀看位置有關。地景和女人傾向於成爲男性觀看者的對象，而且觀看者與被描繪對象分離，並傾向於連結自然和女性氣質（Rose, 1997）。藝術評論家伯格（John Berger, 1972）指出，在大部分藝術裡，男人行動或者身爲觀看主體，女人則是這種觀看的對象。

57

可以據以瞭解世界的觀看點，經常被稱爲「阿基米德點」（Archimidean point）。有個例子是地圖的觀點，通常暗示了有個位於所描繪事物之外的觀看者，看著眞正的畫面。雖然表面上看來是眞實的，但是地圖可能也具有潛藏的意涵，意味了是誰從哪

圖6.4　甘斯波洛（Gainsborough）所繪的**安德魯夫婦**

Credit: ©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個地方看著誰。因此，英國學生很熟悉以歐洲和大西洋爲中心的地圖，而不是以美洲或南半球爲核心（參見圖6.5）。在熟悉的麥卡托（Mercator）投影地圖裡，有什麼關於誰具有核心地位而誰沒有的隱含假設？這種投影法低估了接近赤道地方的大小，而誇張了接近兩極的地區，使得「西方」不成比例地變大。另一種投影法——彼德斯（Peters）投影法——讓地方變得均等，但對航行比較沒有用處。每種都強調了世界的某些特色，而忽略了其他。

並非所有影像都仰賴分離的觀視點，我們若考察它們爲何不這麼做，會有些幫助。在藝術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崛起的立體主義（Cubism），除了運用方形輪廓外，也去除了透視和寫實對應的觀念。這些影像的出現，告訴我們什麼有關世界的事情？肯恩（Stephen Kern, 1983）主張，它們表現了空間和時間的變化經驗。這個時期經歷了運輸（鐵路、蒸氣船和大眾運輸系統的擴張）和通訊技術（電報、電話，以及無線電）快速變遷的頂點。人群、貨物和資訊以比過去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數量，以及更遠的距離流通，卻未提供一個穩定觀點讓整幅圖像可以拼湊起來，或是可以控制這一切。大城市、現代傳播和運輸創造的是片斷化的經驗，而非連貫的整體。世界不再能夠以相同方式來描繪了。這一切影像的變化指出了全新的組織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整個社會裡發生的變動。

摘要

- 感知的世界可能比任何科學定義的現實更「真實」且如實展現我們的經驗，因此在協調行動上同等重要。隨著世界，以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改變，生產出來的影像也會變化。
- 地理學家必須在實際上和隱喻上覺察到人們「從什麼角度」感知世界。創造影像的特殊方式，隱含了觀看者和世界之間的關係。藉以創造連貫圖像的分離觀視點，對於權力和控制關係的依賴，可能更甚於它對世界的「寫實」描述。

58

影像地理

有一種創造影像的基本地理；集中於好萊塢的生產設施主導了來到歐洲的影像流動，而香港或印度的「寶萊塢」（Bollywood）也有活躍的電影製作區域。這個時代裡，有衛星圖像朝全世界發射，有全球新聞企業和媒體事件，傳統的全國廣播地理已經分裂，我們必須思考影像的流通。影像以越來越快的速率和數量，跨越更遠的距離而流通。其中大部分是由多國企業控制，但這也提供了機會，讓少數文化能利用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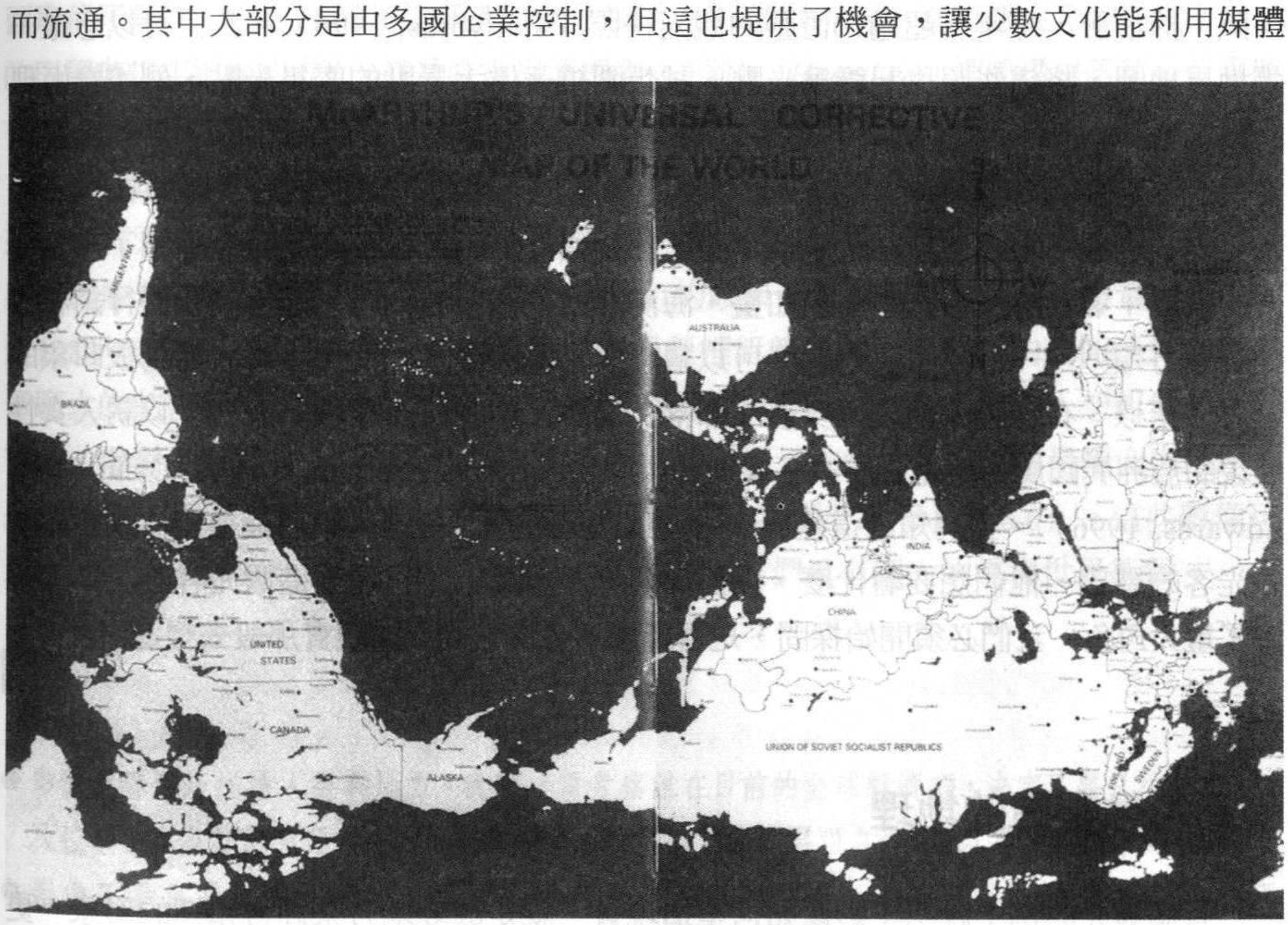


圖6.5　麥克阿瑟（Stuart McArthur）製作的修正版世界地圖
若要取得更多資訊，可以聯絡Stuart McArthur, 208 Queen' s Parade, North Fitzroy, 3086, Tel: 9842 1055

科技來連結分散於廣闊範圍裡的群體，例如加拿大的因努人連續劇，或是澳洲原住民儀式錄影帶的流傳（Ginsburg, 1991, 1993; Perlmutter, 1993）。在一個全球傳輸的世界裡，誰能夠控制社區的再現和它們在媒體裡的呈現，是個重要的議題。對許多少數群體而言，讓整個世界看得見是個重要的政治工具——但這也永遠改變了群體的內部動態，因爲這更動了控制這些影像成員的權力和地位（Moore, 1992, Turner, 1991）。

若我們記得，視覺科技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軍武發展裡扮演要角，權力和控制的議題就會凸顯出來。視覺的控制可說是生死攸關——誰能夠觀看，又不被看到。偵察飛行、高空偵察機、夜視、間諜衛星，全都創造了新影像。波灣戰爭見證了西方軍力部署先進的視覺生產技術。有個議題是圖像的控制。美國軍方指責越南衝突的照片破壞了支持，所以這一回報導受到嚴格控制。雖然攜帶式的衛星連結意味了立即傳輸，而且軍方時間表非常
59 留心美國聯播網新聞的時間，但現場鏡頭並不意味自由報導。軍方提供了影片，取自「聰明炸彈」和戰機上的攝影機，隨時可供播映。毫不意外，它們記錄了成功的任務，強調了軍方想要的目標，而不是針對徵召軍隊的地毯式轟炸。指揮官必須提醒觀眾這些影片不是「電腦遊戲」，這一點深具啓示。影像是類似的——軍隊只能透過它們的螢幕來見到敵人，而且有如遊樂場遊戲機一樣描述任務。影像和現實的分野在哪裡，越來越不清楚。

我們或許也可以探討一下流行照片所揭露的地理。有些最廣爲流傳的影像是觀光快照。據估計，每年有超過10億張的觀光快照（Stallybras, 1996）。我們可以想像一張世界地圖，將這些照片記錄爲光點。試想圍繞著偉大景點的密集光點，例如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大峽谷、倫敦塔等等，逐漸黯淡直到陰暗的腹地，例如孟買的貧民窟、哈林區、杜罕（Durham）周邊的舊礦村。所以，我們就有了可以視爲照片產生點的地理。這種地理必須包括小冊子和明信片裡的影像。這些照片強調了一個地方的優點；氣候陽光普照、景色如畫，海灘非常乾淨。我們可以想得到它們行銷和描繪的地方類型——所以，我們或許可以猜想，它們顯現了一個充斥著族裔刻板印象的世界。所以，有美國印地安人穿著「部落」服飾，站在「圖騰柱」旁邊；以誘人女性呈現的亞洲異國風情文化；各式各樣的刻板印象（Albers and James, 1988; Dann, 1996; Edwards, 1996）。我們知道這些影像的呈現內容經過了挑選。它們描繪且協助塑造了觀光客的慾望，他們想要看什麼，因而即使「不準確」，也在塑造觀光客的流動上扮演了重大角色。我們必須開始探問，是否影像不會像它們反映現實那般去塑造現實。

受到影像塑造的地理

有個觀光的例子說明了影像如何塑造現實，就是改變地方來迎合預期的形象。更微妙的是，對於那些地方的經驗也透過影像而塑造。所以，在狄里洛（Don DeLillo）的小說《白噪音》（*White Noise*）裡，敘述者往訪美國被拍攝最多次的穀倉：

我們抵達目的地以前，看到了五個標誌。臨時停車場裡有40輛汽車和一輛觀光巴士。我們沿著一條牛徑，走到稍微高專供觀賞和拍照的地點。所有的人都有照相機；有些人帶了三腳架、攝遠鏡頭、濾鏡組。有個人在亭子裡販賣明信片和幻燈片——從高地點拍攝的圖像。我們站在一叢樹林旁邊，看著這些攝影者。莫瑞好久不發一語，偶爾在一本小書裡潦草地寫些筆記。

「沒人在看穀倉，」他終於說話了……「一旦你看過了穀倉的標誌，就不可能再去看穀倉了……我們在這裡不是要捕捉影像，而是要維持影像……他們是在替拍照片攝影……我們無法脫離這種氛圍。我們是氛圍的一部分」。

（引自Frow, 1991: 126，以及Nye, 1991）

穀倉值得攝影的成分不是它固有的特質，而是它已經出現在這麼多的影像裡。我們全都見過非常多以先進設備拍攝的野生動物影像，使得眞實的遭遇會令人失望。艾柯（Umberto Eco）稱此爲「**超眞實**」（hyper-reality），翻版比原版更重要，而且更眞實。再往前一步，影像就成了**擬仿物**（simulacra），亦即沒有原版的翻版。它們變成完全自我維繫的，無須參照任何外部現實。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認爲這是個長期的趨勢，影像逐漸代表事物，繼而取代了事物，質疑了整個現實範疇。例子包括了主題購物中心，擁有讓人想起從來不存在的巴黎咖啡店影像的立面，或是像電視連續劇《心跳》（*Heartbeat*）裡虛構村落艾登費爾德（Aidensfield）的標誌，在哥斯蘭（Goathland）的眞實場景裡足足立了一整年。

影像塑造世界造成的衝擊，可以更直接。我們可以考慮全球新聞影片的流動，以及這如何將天安門廣場屠殺的影片帶到全世界。我們可以比較全球流通的影像和那些沒有出現影像（譬如印尼入侵東帝汶的少數影片）的效果。有個影像具有強大力量的例子，是1984年衣索比亞（Ethiopia）的飢荒。難民營裡飢餓人群令人震驚的新聞影片，產生了龐大的慈善行動、全球募款事件，以及大型救濟行動。這些影像也讓人想起無助的受害者，增添了有關非洲的刻板印象，並且根本沒有提到衣索比亞南部還是糧食出口地。這場災難的原因被簡化成爲只是缺乏雨水，造成食物匱乏（參見圖6.6）。這些影像可以批評爲並未準確地描述原因，但我們必須承認，它們具有龐大的眞實世界衝擊。

摘要　60

- 影像選擇性地描繪人群和地方。我們必須考察誰在目前的全球經濟裡，決定了要呈現什麼，以及控制了影像如何流通。人群如何被再現，以及他們能否再現自己，可以是政治鬥爭的主題。
- 影像不會只是反映現實，而是會塑造行動、經驗和信念。在直覺上，我們認為先有現實，然後才有影像。然而，兩者的關係可能更具循環性。有可能指出在某些案例中，這可能會是個封閉循環，影像指涉了影像，而無須參照外部的現實。

圖6.6　世界氣象播報員

真相就在那邊？

這些議題不僅會影響「在那兒」的人群，也會影響「學院」影像。傳統上，地理學家認爲自己正逐漸製造出更爲精確的世界影像。然而，像是製圖這類的活動，在塑造世界上扮演了更積極的角色，例如由英國這類帝國主義國家推動，以便管理征服的領土。地理學家製作的影像，並未免於前文概述的那些過程。我們花費了大部分時間運用**隱喻**、影像、模型等等。我們如何假設它們跟現實有關聯？答案經常是從某種「符應」理論的角度出發。但是，完美的符應可能會導致某種怪異的結論。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討論了一比一的完美地圖，和所要描繪的領土一樣大。更有想像力一些，即使你想辦法縮小地圖，但如果地圖顯示了領土中的一切活動和特色，那麼在上頭應該會有你拿著這張地圖的影像。然後，在那個影像上應該會有個更小的你拿著地圖的影像。這就是所謂的**無窮回歸**（infinite regress）的問題。於是，試圖在影像背後尋找某種支撐的現實，是錯誤的取向。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

一名年輕門徒靠近一位喇嘛，問道：

「智者，我們居住其上的世界是什麼？」

喇嘛停頓一下，回答道：「世界是個大盤子，有七座山、九個海，外頭環繞著大海。」

門徒想了一下，然後問，「智者，這個世界盤子立在什麼上頭？」

「它立在四隻天象背上，當它們挪動肩膀上分攤的重量時，世界就會震動。」

門徒默想了一會兒，

「智者，這四隻天象站在什麼東西上面？」

「它們面朝外對著星辰，站在世界之龜的巨大甲殼上頭。」.

門徒遲疑了。

「智者……」

「別問了吧」，喇嘛說，「從那以下全都是烏龜。」

這是個可笑的例子，但我們必須面對我們只能藉由字詞或影像來認識現實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思索的不是影像如何扭曲現實，而是它們對觀看者而言，有什麼影響和意義。依此，我們必須認爲影像是積極的塑造著世界，而不只是傳達預先存在的現實。

延伸閱讀

61

-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這是本老書，但是很經典，討論了藝術中特殊觀看方式的隱含意涵。

- Cosgrove, D. (1997)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In Barnes, T. and Gregory, D.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pp. 324-41.
  這是個嚴謹的歷史調查，特別探討了文藝復興時期寫實主義透視法的發明。

- Eco, U. (1987)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Picador: London.
  一名義大利符號學教授所寫的書（研究影像和傳播），他也是位小說家，所以這本書很好讀。該書記載了他見到的影像取代它們原本要描述的原版的趨勢。

- Rose, G. (1997) Looking at landscape: the uneasy pleasures of power. In Barnes, T. and Gregory, D.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pp. 342-55.
  這是肯切有利的論證，指出了地理學中很多傳統的影像和地景觀念，乃是奠基於假設的男性觀看者。

- Woods, D. (1994)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非常好的綜論，討論了看似符應現實的真實影像，如何可能具有諸多隱藏的假設。

第二篇

PART II

主題

Themes

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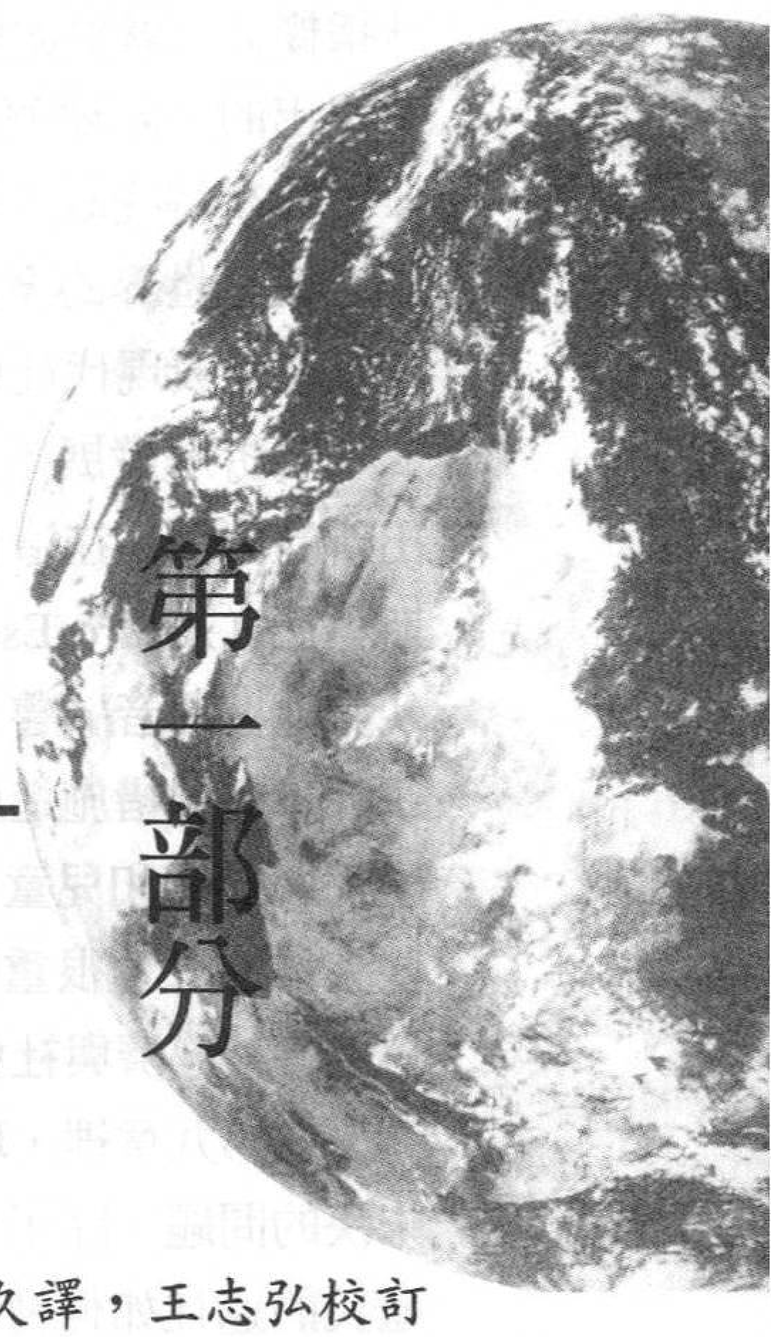
地理學總是引人入勝的原因之一，就是題材豐富多樣。回想起來，我們當初在大學時代會受到人文地理學吸引，就是因爲我們可以堂堂正正研究極大範圍的人類行爲與社會活動；我們也很肯定，這是讓我們一直維持且持續激發對這個科目感興趣的主因。我們在大學裡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談話時，都不免有點沾沾自喜，因爲他們的學科在我們眼裡都是坐井觀天。經濟學家埋頭研究經濟，歷史學者致力探討歷史。政治科學家只會鑽研政治，規劃專家只會審視規劃。我們卻能夠研究上述一切領域，還添上許多其他主題，相形之下，這些學者的研究似乎有點不夠看。從我們上過的幾百堂課裡頭隨便挑，主題就包括了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革命；瑞典的福利制度；美國的都市政治；以及蘇格蘭的工業發展等等。我們自己的千百次授課內容裡，還包括了非洲的飢荒地理學；美國搖滾樂；英國城市裡的貧窮與剝削；還有西歐的主題樂園和購物中心。其他地理學者也會有類似的經歷，說不定你自己就可以。重點不在於特定學科，而在於它們的廣度。

地理學對於空間和空間組織的不懈關注，長期以來給了地理學一張研究任何議題的神奇執照，因爲任何事物都有某種空間結果或空間成分。然而，爲了讓這種廣度顯得合理，而且更容易掌握，地理學家經常會鑽研某個特殊專業領域，通常稱爲次學科（sub-discipline）。這些次學科就是我們在本書這個部分要探討的不同「主題」。在第一篇裡，我們已經審視了某些關鍵二元論，它們構造且形塑了整個地理學的發展。現在，我們要開始把地理學區分爲各個組成部分。我們選取出來強調的主題，都是當今人文地理學最活躍的領域。在每個領域裡，我們選取這些主題中三到四個重要面向，呈現爲個別的章節。每個章節都由在該領域公認的、位居當代地理研究前沿的專家執筆。這種安排應該可以讓各位一嚐當前地理文獻進展的風味。篇幅若減，我們在每一章裡要涵蓋的內容就會太多；篇幅若增，那麼這本書恐怕會過於龐大，價錢更比現在昂貴。

首先，我們用三章篇幅來討論發展地理學，接下來再看看經濟、環境、歷史、政治，以及社會與文化地理學。雖然在這個部分我們區分了這些主題，但是各位研讀後，應該能夠掌握彼此的關聯。例如，發展地理學和地緣政治的關係；經濟和可持續性的關係；以及記憶與史蹟的歷史地理學和想像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關係等。誠然，近年來人文地理學界最令人興奮的發展，就是大家有意願探討各次學科間的關聯與介面，引發了各式各樣的新研究方向。這個議題在本書最後一部分會詳加討論，屆

時會在幾個不同脈絡裡探討這些相互關聯。

不過，我們目前還是會稍微分開這些介面，以便探討每個次學科近年來的關鍵發
64 展。每個「主題」都有編者導論，簡短概述這個次學科裡的主要關切，並且就此關切來介紹各章內容。我們這裡並不嘗試無所不包，每個部分也不打算呈現該主題底下所有進行中的研究。在每個次學科下，不管我們納入了什麼，或是沒有納入什麼，都會惹人爭議。我們希望這些爭議本身可以成爲有意思的辯論。在選擇內容時，我們的想法是要讓各位瞭解並感受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廣度和令人興奮之處。由於篇幅有限，我們不能詳盡描述整個學門，但我們嘗試將這些章節以新穎有趣的方式呈現出來，使其不論是個別章節，還是整體來看，都能突破傳統次學科的侷限。如此一來，這些章節或能替我們開啓一連串活躍的新議題，讓我們在新的世紀裡檢視一番。



第一部分 發展地理學

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導論 65

「發展」（development）的問題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一環。我們世界的想像地理，在電視新聞與紀錄片的圖像和報導助威下，常常讓我們腦海中充滿最近一次某個遙遠「第三世界」國家的飢荒、戰爭、赤貧或難民潮景象。超大型慈善活動，像是「待援孩童」（Children In Need）和「康米救濟」（Comic Relief），就常運用這些「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的受害者來觸動我們的心弦，進而解囊響應。我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例如雨林遭砍伐或生物多樣性受到破壞等，會讓我們與某些議題有直接接觸，像是經濟發展的商業行爲（這個例子裡是農業生產）經常會與全球生態目標有所扞格。我們之中的有識之士，甚至會藉由我們每日飲食的成分來提醒大家全球糧食地理，指出我們所吃的食物可能與不公平貿易和生產條件有直接關聯，有利於大型國際企業，卻剝削了那些直接投入糧食生產的勞工。

因此，發展地理學是把全球議題帶入本土思考的重要部分，迫使大家瞭解我們的富裕和別人的窮困有直接關係。縱使有這種觀念，發展地理學的某些早期研究，傾向於明顯執著於各國發展狀態的客觀指標。於是，生產、消費、投資、人口特質、健康、教育、收入等細節，就主導了研究議程。然而，地理學者逐漸認識到，發展是多

樣、複雜且矛盾的，如果把關心的國家與區域中的人民眞實生活經驗簡化爲一系列「指標」，就會使他們變得無足輕重。不過，正如柯布瑞奇（Stuart Corbridge）在第七章提出的，若要解除長久以來經常做爲研究基礎的固有假說的影響，地理學家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舉例來說，他談到發展研究已經使得幾代學者和決策者相信，只要結合第三世界的全國經濟計畫，以及來自第一世界的外援和外國直接投資，就能使傳統社會變成現代社會，令窮困的人民富裕起來。

要拆解發展，當然要針對發展過程本身，特別是發展論述的生產和流通方式，提出新的觀點。在這方面，我們將於第七章討論**後發展主義者**（post-developmentalist）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著作。不過，要拆解發展，當然也得傾聽發展中國家裡的「其他」聲音。魯列奇（Paul Routledge）將於第八章帶我們往那個方向探索。他說明了許多發展措施造成原住民的「**貧困化**」（pauperization）與邊緣化，而且農民、部落居民、婦女和兒童常被視爲進步的阻礙，因而被排除在發展過程之外。所以，傾聽這些人群的聲音很重要，他們有時候也會組織起來，形成特定地點的社會運動，以便抵抗危害其經濟與社會生存的威脅。

在第九章裡，瑞克里芙（Sarah A. Radcliffe）協助我們思索一些發展地理學裡懸而未決的問題。除了承認抵抗的地理（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之外，我們也必須處理殖民的過往如何持續滲透了當前的發展實踐，以及對這些實踐的研究。這樣一來，後
66 殖民理論也就能協助我們將細微多變的地理與歷史，復歸於本質化的標籤，例如第一／第三世界，以及傳統／現代生活方式等。同樣地，我們必須覺察到發展研究的傳統尺度和領域必須改變。發展地圖不能侷限於國族國家。在窮國裡有較爲富裕的區域，富國裡也有窮困地區。此外，在市場、國家與非政府組織的介面上，也出現了新的制度結構。這一切空間、領域、過程和實踐，都充斥著性別化的權力關係，而我們在女人能動性，以及牽涉其中的男性氣概多樣性上，仍有許多需要學習之處。

因此，發展地理學越來越與人文地理學的廣泛理論思維同步。對於抵抗和性別問題的敏感度，正與引自後殖民和後發展理論的視角結合在一起。關鍵問題是，這些後殖民與後發展地理學要如何付諸實踐。由於社會主義的替選出路大部分已經消失，如何才可能擴大接近並參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又不會使發展僅僅淪爲更多虛假殖民主義和剝削的工具？

延伸閱讀

有一本很好的發展地理學進階閱讀「首站」，是Stuart Corbridge資料豐富兼具挑戰性的讀本：

● Corbridge, S. (ed.) (1995) *Development studies - A reader*. London: Arnold.

有關後殖民與後發展取向的關鍵貢獻，參見：

-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此外，像*Third World Quarterly*這類期刊很值得瀏覽，*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裡也定期有針對當代發展主題的評論。

第七章　發展、後發展與全球政治經濟

Stuart Corbridge，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社會科學的眞正功能是質疑習慣上認定爲不證自明的道理。

（引自Max Weber，這也是Derek Gregory多年以前對本文作者的建議）

導言

所有學科都擁有一群能幹的教師，經濟學也不例外。1980年代，劍橋大學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教師，負責擔任一門發展研究課程。連續數年，這門課的第一次上課都採用相同形式。這位經濟學家足足花了50分鐘，談論世界經濟結構的不對稱。「第三世界」國家低度發展的問題歸咎於它們與「已開發」國家的附屬關係，他很快就跟學生介紹依賴理論、不平等交換模型，以及批判跨國公司在南方國家扮演的角色。這位經濟學家宣稱，這些陷入黑暗的國家，未來的唯一出路是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脫鉤；它們必須在野蠻原始和社會主義之間抉擇。然後，我們的經濟學家整理好他的筆記和教材。往門口走去的時候停下來，說了一句：「我今天告訴大家的事情，說的好聽是有所誤導或過度簡化；說的難聽一點，根本就是徹底錯誤。在這門課剩下的時間裡，我會解釋原因。」

在這一章裡，我的意圖不是像我這位劍橋經濟學教授朋友一樣好辯（他目前在倫敦任教）。但是，我確實想用本章第一部分，質疑三項在社會科學某些部門裡被認定是不證自明的陳述（或者說加以問題化）：（a）國際性的（1950年以後）發展已然失敗。（b）這個「失敗」揭露了由少數富裕國家及企業掌控獲利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缺點和邪惡。（c）眞正的「發展」只能藉由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以外成形，並以本土爲基礎的生存和抵抗策略，才能夠鞏固。在本章其餘部分，我會提出一些有關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較有建設性的觀點。我承認1950年代以來，國際系統內的發展並不均衡，也不穩定；至今也沒能達到1950年以來「**發展主義**」這項現代發明誇大宣傳的效果；當然達不到。我也承認，人文地理學者從所謂的「**後發展主義**」那裡可以學到一些東西（與前文三項陳述有關）。即使如此，我主張有關發展和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解說，必須適切地懷疑積極支持現代化者的烏托邦理想，也要質疑熱切的反發展主義者的悲觀視野。在我看來，相關的解說應該密切注意變動中世界經濟體裡接觸市場的管道，以及在不同空間尺度上迴避風險和培力（empowerment）等問題。這些說明也應該

承認許多發展中國家達致的成就，並且認識到國家和國際組織在創造培力與剝奪能力（disempowerment）的地景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論述、發展主義與全球政治經濟

1950年代以來，最令人驚異的大事之一，就是我們大部分人逐漸開始接受較窮困的國家也能夠且應該發展，或者，已經正在發展。這種觀念並非一開始就存在。20世紀前半葉，許多人相信窮國註定貧困。亞洲與非洲國家當時不被認爲夠資格產生引導下的經濟成長和「進步」，原因不外乎氣候惡劣，或是這些國家的種族缺乏白人假設具有的優勢（譬如腦部構造或其他）。日本的崛起，加以1945年以後美國的臻於優勢，以及解殖（decolonization）的開始，改變了一切。1960年代由聯合國指定爲發展10年（Development Decade），而且有許多經濟模型得到實際運用，號稱能夠說明「後進」國家如何仿效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發展軌道，進而快速致富。總而言之，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出現。發展研究成了一門學術與實務的學科，一整個世代的學者和決策者所受的教育，讓他們相信結合第三世界的國家經濟規劃（我所謂的有所圖的發展）、第一世界提供的外援和外國直接投資，可以讓傳統社會快速達到現代，貧苦百姓也能富裕起來。這種意識形態遭受到的挑戰，來自政治上的左翼。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以法蘭克（Gunder Frank）和阿敏（Samir Amin）（以及其他人）爲首的學者認爲，南半球的工業發展唯有在邊陲脫離了與資本主義第一世界的紐帶之後，才能有效展開，亦即必須斷絕與貪得無饜的跨國公司及其主要保護者美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關係。

然而，當今時局又有了變化。隨著社會主義垮台，再也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替代選項，許多資本主義發展的批評家注意到，與其批評資本主義，不如批判發展的意識形態。在這個脈絡裡，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著作得到了讚譽和引述。在他的書《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和拆解》（*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Escobar, 1995）中，艾斯科巴遠遠超越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發展和低度發展的批判。法蘭克和阿敏等批評者曾經建議社會主義才是通往發展的眞正道路（發展是指使人民脫離貧困，並讓他們接觸權力和生產工具：Frank, 1967; Amin, 1990），而艾斯科巴等後發展主義者則譴責所謂的發展計畫本身「發現」（這裡指創造、生產）了大規模貧窮現象，並以歐洲中心的經濟變革和進步軌跡，推銷社會改善的幻象。艾斯科巴辯稱發展的美夢已經：

> 逐漸成爲一場夢魘。1950年代的理論家和政治人物承諾的富裕境界非但沒有出現，發展的論述和策略反而造成完全相反的情形：大規模的低度發展和貧困化、

> 不可勝數的剝削和壓迫、債務危機、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飢荒、漸增的貧窮、營養不良以及暴力，只是40年來發展失敗下最悲慘的跡象。
>
> （Escobar, 1995: 4）

這段引述還不足以表現艾斯科巴論點的細微之處，我也鼓勵所有研讀發展的學生讀他的書。艾斯科巴的著作，乃至於一般的後發展主義，最大的長處是願意檢視像「發展」和「大規模貧窮」這類字詞或概念的起源，並且堅持這些關鍵詞的作用在於維護特定利益或權力布局。艾斯科巴的英雄是法國社會理論家傅柯（Michel Foucault），他運用了傅柯有關知識—權力關係和知識史（系譜學）的著作，主張第三世界一詞是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於1949年1月20日的演說中首度出現，並予以定義的。在這場演說中，杜魯門宣布了「對全世界的公平交易」。他用了不到一百個字，描述世界的「低度發展地區」苦於疾病和糧食不足，倡議施行「基於民主公平交易概念的發展方案」，由美國及其富裕盟邦資助，藉以「（透過）更大規模生產來確保繁榮和和平」（Truman, 1949，引述於Escobar, 1995: 3）。

69 艾斯科巴的作品之所以令人興奮，是因爲他拒絕接受杜魯門公平交易表面上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在第一章裡，他就質疑美國利用這些詞語來定義第三世界的原因和做法、「已開發國家」爲何及如何將自身定義爲跟「低度發展國家」形成對比的集團，並且要求後者完全仿效前者。艾斯科巴這本書的其他章節便處理了這些問題。在討論過他所稱的發展論述起源後，艾斯科巴接著考察西方心靈如何將第三世界定義爲充滿貧窮、疫疾、弊病及剝削的破碎世界，惟有注入西方資本和知識才能修補。他接著宣稱，這些西方事物的引進先是由援助產業，後由西方私人資本來組織，而且幾乎在所有狀況下，它們都對第三世界當地人民表達的需要和知識漠不關心。艾斯科巴聲稱，其結果是夢魘一場，由官僚籌劃的發展「計畫」以及構想錯誤的都市和工業冒險，害得許多人民離開了當地資源基礎，放棄了原本健全的農業生態傳統及作爲。隨著脆弱的生態系統屈服於西式商業與工業發展概念，所謂的發展便造成森林消失和沙漠化的惡果。依同樣道理，進一步整合到世界經濟體系裡，導致累積欠下西方銀行業巨額債務、讓**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獲得免稅利潤、減少當地糧食生產以滿足西方消費者食慾，以及隨著經濟和其他權力掌握在跨國公司、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手上，地方和國家主權逐漸喪失。艾斯科巴的結論是，眞正或另類的發展（甚至是反發展），必須先破除與發展理論和相關的全球化理論的根深蒂固聯繫。在他書中最後幾章裡，艾斯科巴嘗試「想像一個後發展主義時代」，並且建議了各種「捍衛本土」的辦法，指稱它們是打破西化宰制與「現代化發展」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p. 226）。艾斯科巴主張，在這些捍衛本土的手段裡，比較有效的是由婦女、生態及人民組織發起的行動，其中包括了印度的農民運動（圖7.1）和墨西哥恰帕斯省（Chiapas）的叛亂。

Karnataka省農民組織
全國「SATYAGRAHA種籽」
1993年3月3日、4日
農民「包圍德里」

第二回Salt Satyagrha今日展開。這場「Satyagraha種籽」要保護農民生產、改良和販賣種籽的權利。「種籽自由」是國家的自由。

- 我們的基因資源是我們的國家財產。
- 我們反對任何有關植物和基因的專利權或任何智慧財產權保護。
- 生產、改良和販賣種籽是農民的權利。
- 我們希望保留1970年印度專利法，它排除一切生命形式的專利權。
- 我們希望禁止多國公司介入種籽部門。
- 我們反對多國公司對於全球貿易的全面控制。

讓我們把多國公司趕離家園

圖7.1　印度農民運動分發的海報

摘要

- 後發展主義者對發展計畫「本身」提出徹底批判，而不僅止於其資本主義版本。許多後發展主義者相信，發展已然失敗，對原來平衡的社群和國家帶來莫大傷害。
- 艾斯科巴將現代發展主義的發明定於1949年。他十分關注所謂的已開發世界用來區分自身和所謂的低度發展國家，並且要求後者仿效前者的論述策略。

脈絡中的「後發展主義」

艾斯科巴的著作還有許多值得討論之處，一般文本和計畫僅將發展視爲技術問題，或多或少缺乏倫理考量，而且充耳不聞不顧意願而標定爲「發展」之對象的聲音，相較之下，他的著作是受到歡迎的另類說法。從好處來看，這類型著作能夠啓發知性，允諾解放身陷於難以控制之全球權力關係中的群體、地方和區域。這類著作協助我們認識世界經濟，這個世界經濟有時候讓我們之中頭腦清楚的人（究竟是哪些人？）都爲之瘋狂。1995年3月，聯合國社會發展高峰會（Social Development Summit）於哥本哈根召開之際，漫畫家貝爾（Steve Bell）於《衛報》（*The Guardian*） 70

發表一幅漫畫，巧妙地掌握了這股瘋狂氣息。正當高峰會進行之際，來自新加坡的新聞報導指出，李森（Nick Leeson）搞垮了英國知名商業銀行霸菱（Barings）（圖7.2）。據悉李森透過電子金融交易，把別人的錢拿來押在東亞及東南亞期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裡。李森一共賭掉將近七億英鎊，這件事被許多評論家當做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病態的證明。貝爾比評論家將這種診斷推進一步，並置了外匯交易的「不眞實」世界和未來貧窮的眞實世界。

但即使在這裡，事情也不是表面顯示的那樣。首先，貝爾關注的並不是解構「貧窮」。對貝爾來說，貧窮是眞實現象，而非只是西方據以（錯誤）再現第三世界的概念。有些後發展主義者似乎不願意承認這種現實（Yapa, 1996）。其次，霸菱銀行垮台並沒有造成世界金融體系的大規模信心危機。1929年大崩盤並沒有在1994年崩盤中重演。新金融保險體系長久以來的目的，就是要防範這種可能。第三，霸菱銀行事件的開端和結尾都在倫敦，但大部分行動發生在亞洲新興經濟體裡。儘管許多亞洲新興經濟體在1997-1998年間遭遇困境（這場經濟困境的嚴重性也不該低估：以傳統國內生產毛額計算，南韓是全世界第11大經濟體，現在卻欠了國際貨幣基金及其他債權人大筆債務），但是1960年代起，東亞及東南亞許多地區在經濟上嶄露頭角，說明了發展並不完全是一場失敗（參見Amsden, 1989; Wade, 1990）。有些國家的成績比較出色，我們必須研究其中的原因。

圖7.2　這是個瘋狂世界。

Credit: © Steve Bell, 1995

這些論點都可以概推。對後發展主義（以及艾斯科巴的著作）的一項反對意見，就是它把對發展過程的各種不同且時常變化的觀察，都歸結爲單一的發展主義論述。諷刺的是，在要求對其他聲音及不同社會生活經驗敏感的文本裡，我們卻常發現作者把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簡化爲1949年發表的一篇演說，或是路易斯（Lewis）與羅斯托（Rostow）於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出版的簡陋現代化模型裡（Lewis, 1955; Rostow, 1960）。但這種做法行不通。要說在過去30至40年裡，單一的發展論述毫無變化，或 71
者主流發展理論家和實行者從未考慮性別和環境問題，或者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新形貌已經使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等詞語變得累贅無用，這些說法都難脫誤導之嫌。巴西現任總統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本身就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著名的發展理論家。1977年，他論及一些悲觀論調，那些人堅稱世界體系邊陲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在邏輯上絕不可能發生（因爲少數國家的發展是以許多國家的低度發展爲基礎）。卡多索當時把眼光轉向亞洲新興經濟體，宣稱：「歷史正爲悲觀論者佈下陷阱」。在閱讀當今一些反發展主義者或後發展主義者的作品時，我們常會認爲這些人還是沒學到這項歷史教訓。

但我們關注的不該只是理論而已。在最近一篇對《遭遇發展》的評論中，雷曼（David Lehmann）探討了艾斯科巴如何在「發展主義」的歷史紀錄裡埋設地雷，把它抹黑成爲邪惡無比的東西（Lehmann, 1997）。在艾斯科巴的書裡，發展簡化成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飢荒、外債危機、超大型水壩，以及其他失敗的發展計畫。在沒有這麼精緻的文獻裡，發展則成了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或是1984年印度波帕（Bhopal）災難的同義詞。這種方式確實有「使義憤之氣不滅」（E.P. Thompson曾以此語表達他對建造核子武器的看法）的好處，但也使得讀者忽視了1950年代以來，許多貧窮國家發生的眞實變革與改善。單一負面事件轉移了我們對持續且包含廣闊的資料的注意力，譬如說，資料紀錄著「今日比起歷史上任何時期，有更多人活得更久、更健康且更富生產力」（World Bank, 1992: 24）。這不只是世界銀行的宣傳而已。我剛才引用的世界發展報告接著承認，「這些進展還是不夠，而且分布不均。超過10億人口還活在赤貧之中」（ibid.）。但重點是，若沒有「可持續且公平的經濟成長」，是不太可能確保進一步的除貧。另外一個重點是，1950年代以來，不論男女，許多這類除貧，或是生活選擇和能力的增進，都得到了確保（圖7.3）。1990年，印度男性平均壽命是60歲，女性是58歲；1965年同一項數據則是46及44歲。中國大陸男女平均壽命則分別是71和69歲（1990），57和53歲（1965）。中國大陸及印度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即使在這兩個有殺害女嬰陋習的國家，這樣的進展恐怕很難代表他們的發展「失敗」；同樣的，波札那（Botswana）、智利（Chile）、馬來西亞（Malaysia）或肯亞（Kenya）近期的經濟和流行病紀錄也顯示，結果也不是那麼單一。如果這些紀錄眞的讓我們想起些什麼，那就是托義（John Toye）所謂的發展困局，或是許多貧窮地區持續性的經濟成長難以爲繼（Toye,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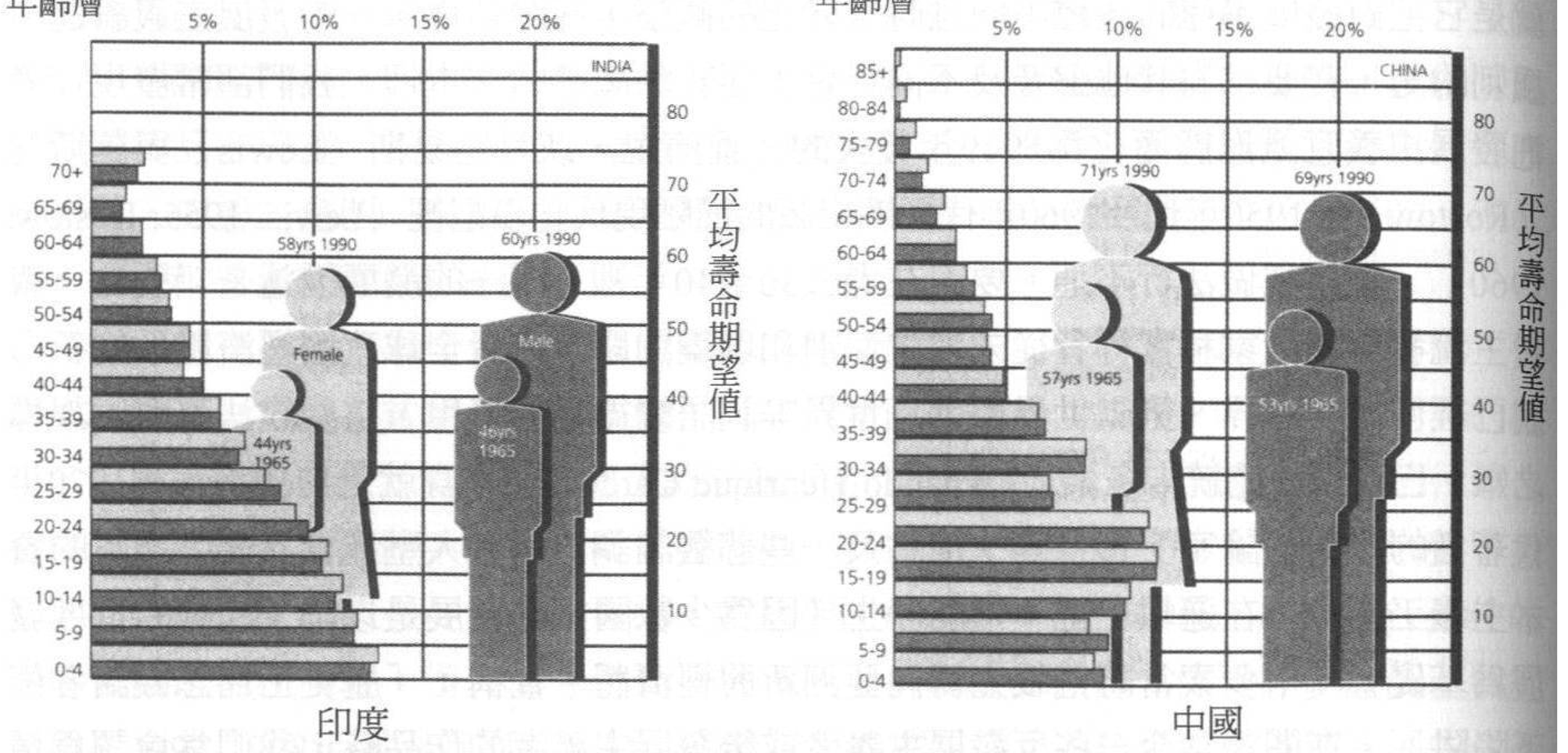


圖7.3 印度和中國的生與死

72 在談到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的更廣泛特徵時，這種區別十分重要。後發展主義浪漫化的主張有兩種危險：（a）這類主張認爲，持續的經濟成長不會明顯影響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比例。（b）它們認爲，人民只能在地域尺度獲得培力或（後）「發展」，反對成長、發展和全球化的力量。第一項主張並未引述可得的跨國資料組。持續的經濟成長本身並非減少貧窮的保障（更不是萬靈丹），但如果沒有經濟成長帶來的好處，也很難長期確保減少赤貧的成果（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7）。這些好處包括較廉價的食物、更多就業機會，以及更高的薪資。第二項主張的誤導之處，在於設立了「在地化好處對抗全球化壞處」的二元對立。不論男女，都能於地域層次獲得培力，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必須在這個層次上抵禦蠻橫的現代化力量。但是，**只在**這個層次從事政治行動，不太可能成功，即使眞的成功了，也會使人民無法享受發展帶來的喜悅。我在印度的畢哈爾（Bihar）工作了數年，還沒有遇過任何當地人說村子裡不想有電力。我們在假定「在地」民眾要的東西跟西方人或「發展者」不同的時候，應該要謹愼。此外，第二項主張把地域以外的事物都建構成威脅，而不是視爲可能的威脅**以及**培力的所在。跨國公司由於他們拿走什麼而被妖魔化，卻不是因爲他們的投入以及拿走什麼。外國援助被污名化爲「新帝國主義」行徑，卻沒有好好探討如何做爲一項工具，迫使富裕國家至少負擔一部分它們對遙遠的窮國人民需要和權利的義務（可能要有當地非政府組織的協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也因爲對負債窮國施行穩定和調整計畫而大受斥責，但眞正要面對的困難問題卻是：（a）還有什麼其他選擇？（b）像1985年玻利維亞這種年通貨膨脹率高達5,000%的國家，人民要如何在地域層次培力？是不是先要有宏觀的經濟穩定手段，才能醞釀有效的在地活動？以及，（c）假定印度，甚至烏干達及印尼這些國家會被世界

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玩弄於股掌之間，是否切合實際（這豈不是以在「書寫」上剝奪了這些國家擺脫殖民以來，實際上累積起來的一點權力）？範圍再擴大一點，我們應該問，人力資源發展是否（或可能）如世界銀行所主張的，與全球整合程度及私部門發展有正向關係（圖7.4）？

迦納、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發展鑽石（1989）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幾年，世界銀行指稱：

> 東亞近來的活躍成長顯示了務實的政府政策，以及回應正確刺激的有紀律勤勞人民，能夠達到何等成就。1960年代，馬來西亞和泰國比迦納貧困，卻在10年裡倍增了每人國民所得，大幅減少了貧窮。它們目前在其他指標上也超越了迦納（圖7.4）。迦納可以從東亞的經驗裡獲益，關鍵領域有三：教育和健康、向國際市場開放，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夥伴關係。
>
> （World Bank, 1994: 40）

這種觀點，這種政策議程，和後發展主義者堅持的觀點和議程大異其趣。你要如何理解世界銀行的視角？針對世界銀行的政策議程，你還需要什麼證據來提出充分的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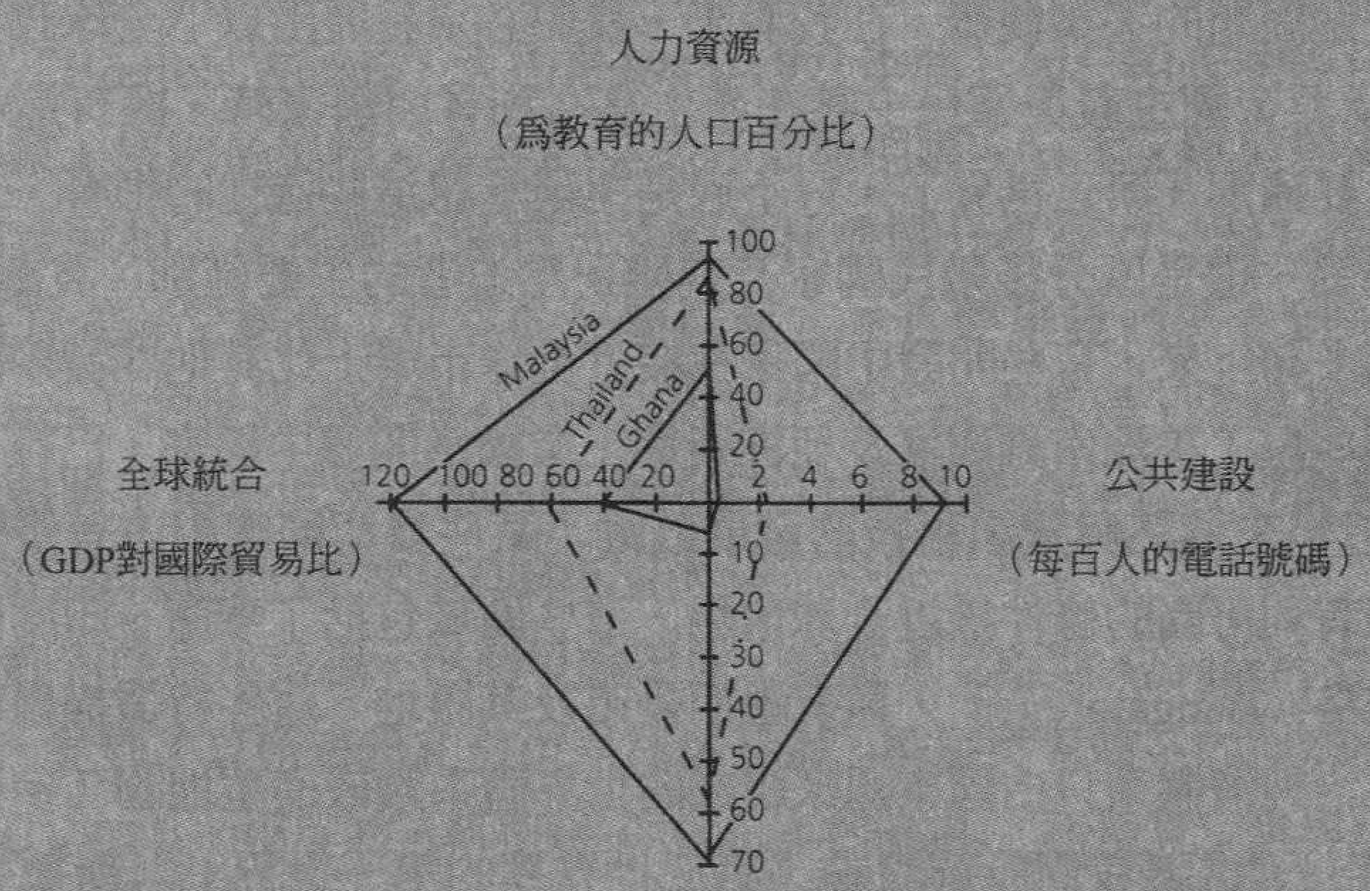


圖7.4　迦納、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發展鑽石（1989）

在某些地區，這類問題可能會被誤解，甚至招致憎恨。我提出這些問題的用意，
73 並不是說在各種空間尺度上，大規模的財富和權力不平等已經不再是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痛處；反之，我的目的是要「質疑人文地理學某些部分中，被認爲不證自明的事物」，並且針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變動形貌，提出一些總結性的評論。

摘要

- 後發展主義的某些主張過度簡化了發展過程，將它們簡化為單一且負面的刻板印象。
- 過度關注發展的論述面向，會使大家忽略許多社會問題的實質內涵（包括某些國家裡長期存在的高絕對貧窮率），以及1950年以來與有所意圖（刻意的、計畫性）之發展和內在發展有關的真實成果。
- 比較馬來西亞和迦納的發展軌跡，並未顯示與全球經濟的整合程度，會傷害人類發展。相反的，有效且公平地運用公私部門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形成），才是值得稱道的辦法。

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裡的通路、風險與培力

那麼，我們要如何描繪20世紀末期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特徵呢？我們又該如何以最佳方式掌握這個變動世界中，貧窮國家面臨的難題和機會呢？在這一章裡，我一直嘗試描繪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梗概。在我看來，我們必須發展出以下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特徵：（a）承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在產生富裕和貧窮國家時，擁有迄今不歇的影響（僅憑願望就要揮別「第三世界」，只不過是拒絕承認這些過往的影響，以及財富和權力的持續不平等，這是區分後殖民國家及其殖民壓迫者的主要區別，見圖7.5）；（b）同時，承認過去40年來，有些開發中國家在接近全球市場上比其他開發中國家成功，因此繼續稱呼某些拉丁美洲南錐國家及亞洲新興工業國爲開發中國家，已經不太合理；以及（c）承認近年來通訊與資訊科技的發展鼓勵了某些貧窮國家中占有優勢的區域、階級和族群，以有利可圖的條件接近全球市場，這些區域包括了華南、印度德里—孟買走廊〔以及邦加洛（Bangalore）〕，還有墨西哥市及其腹地。這些特徵描繪使我們得以超越認定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只由國族國家組成的世界體系鑲嵌模型地圖（參見Philip Crang所撰的第三章）。這讓我們能夠討論「第三世界裡的第一世界」（新德里南區是個好例子）以及「第一世界裡的第三世界」〔例如洛杉磯中心南區，或是歐洲的阿爾巴尼亞（Albania）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同時，我要再次強調，這種角度能協助我們在不忽視全盤局勢下，理解其中的複雜和相互關係，這幅全貌即OECD（經濟暨合作發展理事會）國家和低收入的第四世界國家之間，財富與權力的不對稱依然牢不可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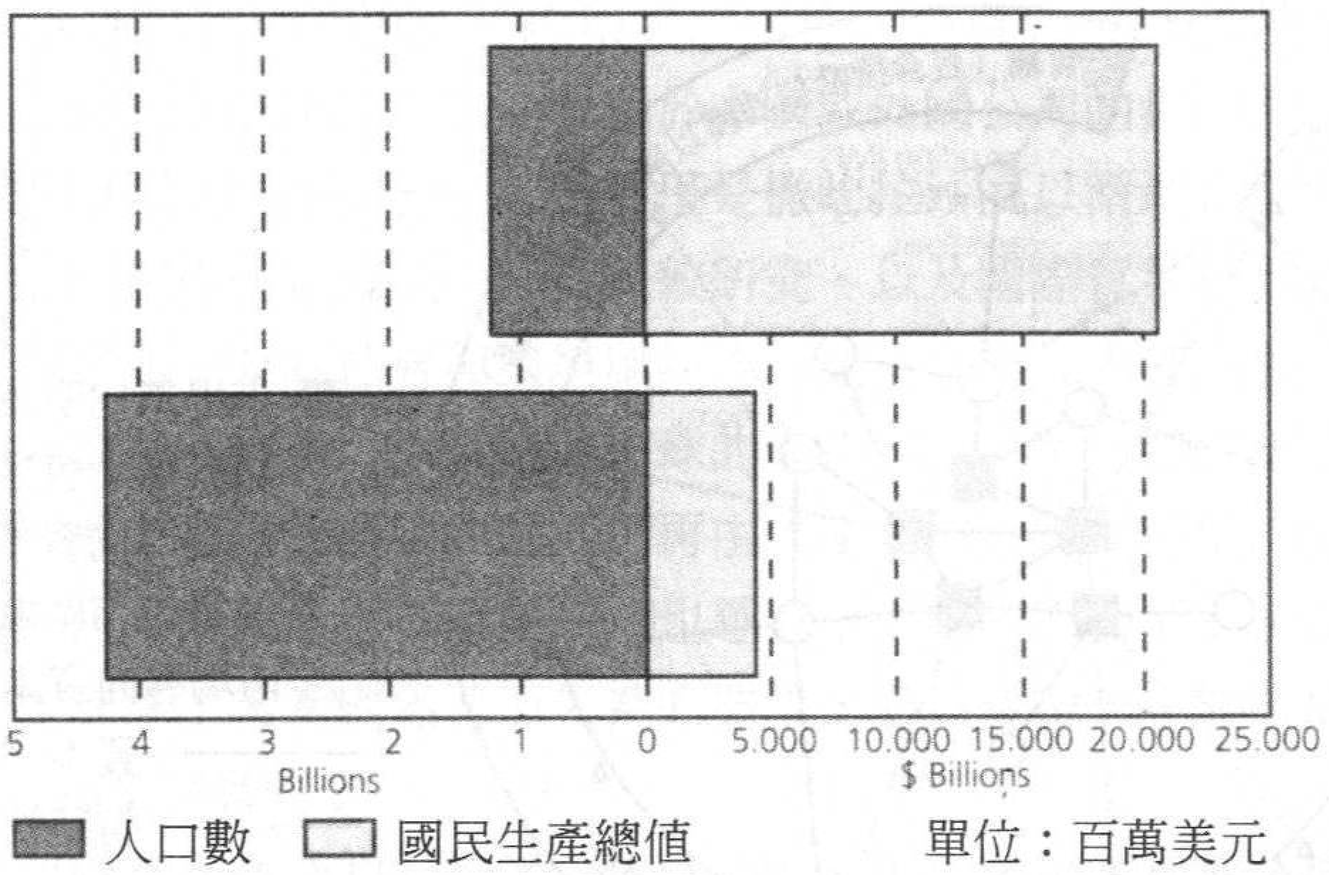


圖7.5　我們分隔的世界—人口和所得份額（1994）
出處：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但這些特徵描述也只是開端而已，還都只基於經濟考量。談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 74
中的權力關係時，我們也會見到類似的分裂、區隔、轉移，以及重新協商。最主要的分裂和區隔存在於G8強國與世界其餘國家之間。只有傻瓜和騙子才會否認，像美國、日本及德國這些國家享有少有他國可以媲美的經濟與政治權力，或者，特別是美國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發揮相當的影響力，也透過華爾街和聯邦儲備體系影響「市場」。即使如此，許多國際關係學者也接受世界經濟體裡的權力，比起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大約是1944-1971年間）如日中天的時代，已經不是集中於一般國家，特別是美國。當今的美國必須與德國、日本、歐盟等區域集團、主要市場要角如金融和工業集團，還有布萊頓森林機構分享權力。圖7.6就是呈現新權力構造的一種方式。它結合了前述的幾項觀察，並且要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世界經濟體，不僅以固定生產系統爲基礎，還奠基於資本和資訊的流動。它也參照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衝突和混雜的觀念，以及經濟勢力（霸權）透過各種能動者而非國族國家來運作的可能性。

這些新景觀到底是福是禍，仍然爭論不休。像凱恩克羅斯（Frances Cairncross）這類樂觀主義者，見到了以新資訊和數位科技爲基礎，整個世界體系內經濟成長的無窮契機（Cairncross, 1997）。相反的，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則預見了世界經濟體會在兩個群體間分化得更加尖銳鮮明，一方是掌控了各種「流動空間」（spaces of flows），持續擴張且地理上位居各處的個人與國家；另一方則是資訊與資本皆貧乏的一群（Castells, 1996）。柯司特的21世紀世界地圖，與我在圖7.6描述的形貌可說是大同小異。

這是一位地理學家深思熟慮的貢獻，他混合且嘗試搭配來自激進政治經濟學和後發展理論的觀念。

- Toye, J. (1993)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這是針對新右派發展研究觀念堅定但公平的批判。新右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於發展政策上占有領先地位，雖然你在閱讀人文地理學家的著作時，或許不總是這麼認為。重要的是我們對這些觀念付予關注。

- Agnew, J. and Corbridge, S. (1995) *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第七章討論「跨國自由主義」（Transnational Liberalism），延伸了本章提出的幾個論點。

- Stallings, B. (ed.) (1995)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development*. Cambridge: CUP.
  本書正中目標，一針見血。

第八章　生存與抵抗

Paul Routledge，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人民生存的威脅

1987年9月27日，喇嘛在西藏首府拉薩大昭寺舉行和平示威活動，高舉受禁的西藏旗幟，要求獨立。最後，這些喇嘛遭到逮捕，並以醞釀反革命罪名起訴。

1990年12月下旬，在印度連接馬德雅普拉德什省（Madhya Pradesh）與古吉拉特省（Gujarat）的道路上，數千名部落民族爲主的群眾在印度中部跋涉250公里，抗議納馬達大壩（Narmada Dam）的興建，結果遭到武裝警察攔阻，不准跨越省界。

1994年元旦，戴著滑雪面罩的馬雅游擊隊從蘭坎敦（Lacandon）叢林傾巢而出，占領墨西哥恰帕斯省（Chiapas）的聖克理斯多布迪拉斯卡薩斯鎮（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向墨西哥政府宣戰。

1997年4月底，在巴西利亞（Brasilia）遠方地平線上，數以千計沒有農地的巴西農民向首都邁進，手上的鋤頭和大砍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他們要求政府給他們土地。

雖然性質各異，這四個時刻都是發生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裡的衝突事例。這些衝突代表這些國家裡無依無靠者、窮人和邊緣人的動員：這些人都承受了流離失所、**文化滅種**（cultural ethnocide），以及貧窮帶來的各種折磨的威脅或體驗。這些例子談到的是資源分配、自決、經濟及文化生存權的鬥爭；本章關切的重點就是考察這些鬥爭。

在全球經濟體裡，經濟發展帶來各種後果。某些立足本土的發展作爲改善了健康和教育，提升了環境品質，創造了就業機會，促成了公平與自給自足。然而，在開發中國家推行的許多發展實踐卻造成當地原住民、婦女、農民及工人的**貧困化**和邊緣化，也使得勞工、社會和環境條件不斷惡化。

這類發展都是由國家主導，由私人企業及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出資，也都強調經濟成長、現代化和工業化是解決貧困問題的萬靈丹（參見Stuart Corbridge所撰的第七章）。資本密集的發展架構取代了勞力密集的傳統維生型經濟（經常導致失業）。受到重視的西方價值觀（資本主義生產、經濟成長）也替代了當地傳統的知識、經濟和文化體系。因此，農民、婦女、兒童及原住民，都被視爲進步和現代性的阻礙，被排除在發展過程的決策和參與之外。再者，這類發展也鞏固了國家和跨國公司對於自然及金融資源的控制，強化了主導發展機構並從中獲益者（亦即國家統治菁英和國際組織）的權力（Nandy, 1984）。在這個過程裡，摧毀了傳統維生經濟及其相關文化，人民面臨被迫離開家園與土地的困境，失去獲得資源的管道，也在經濟上被邊緣化。

除了發展造成的威脅，某些國家採行的措施和政策也帶來新威脅。這些措施和政策的目的，可能是要讓發展活動得以展開，或是確保國家對資源和領土的政治（及經濟）控制。在這些領土上居住的族群，經常會將這類國家政策視爲對其政治與文化權利的侵害。對這些族群（包括原住民及農民）生活方式的侵襲，已經逼出了無數社會運動，展開爭取政治自主權，以及文化、生態和經濟生存權的鬥爭。在本章裡，我們將討論章首提到的四個當代群眾反抗運動的例子：西藏獨立運動；印度的拯救納馬達運動；墨西哥的薩帕提斯塔（Zapatistas）反抗軍；以及巴西的無土農民運動。本章將探討地理學及地理學家如何能替這些鬥爭提供重要的洞見。

地理與抵抗

人文地理學可以針對人民抵抗提出重要的見解，替鬥爭的地方特殊性提出有價值的洞識，解釋爲什麼這些衝突會產生，以及爲何會在那些地方發生。這是因爲不同的社會團體對空間（及其相關資源）賦予各種不同意義、功用和價值。這些差異會引發社會裡的各種緊張和衝突，爭議爲了個人和社會目的而使用空間的方式，以及國家及其他經濟和文化形式（例如跨國公司）對空間的控制。結果，特定地方經常成爲社會中不同群體的衝突點，反映了生態（例如防止森林濫墾及污染的鬥爭）、經濟（例如農民爭取種糧土地的鬥爭）、文化（例如保衛原住民族社區完整性的鬥爭），以及政治（例如增加地方自主權的鬥爭）的關切。這類關切也跟蓋迪克（Gedicks, 1993）所謂的「資源戰爭」有關：亦即原住民族與傳統民族、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爭取殘餘自然資源的鬥爭。

爲了回應這些不同關切，人民經常會組織形成社會運動，這是鎖定要將特定改變帶入社會秩序之中的持續集體努力。許多這類社會運動都有地方特殊性，積極肯定地方認同、文化及知識系統是其抵抗裡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樣一來，這些運動就接合起地域化的「**抵抗地勢**」（terrains of resistance），以及具有地方獨特性的抗議語言，做爲他們鬥爭的動機和傳達工具。然而，抵抗也可能具有全球特性，橫跨國家和國際兩種空間。這是因爲隨著全球化的衝擊，各地域遭受非在地經濟和文化力量的影響日深，許多社會運動都覺得有必要將反抗焦點同時置於緊鄰的地域界線之內和其外，以求儘可能替本身的鬥爭吸引更廣泛的支持。這類「全球化的抵抗」（Brecher and Costello, 1994）通常都涉及不同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結合，後者在各個尺度上協調整合他們的鬥爭，以回應浮現中的全球經濟體，以及特定政府的行動。

摘要

- 不同社會群體賦予空間及其資源不同意義、用途和價值，導致了有關特殊地方之使用和控制的衝突。
- 某些發展實踐強調經濟成長及工業化是解決貧困的辦法，並且認為原住民及傳統知識系統是進步的障礙。
- 當國家和跨國公司為了發展而企圖控制領土和資源時，這些地區的居民往往流離失所，經濟上也遭受邊緣化。
- 為了回應這些發展過程，人民經常會組織起來，進行地域性的社會運動以抵抗對他們經濟及文化生存的威脅。
- 地理學能夠為抵抗的地方特殊性提供洞見，解釋這些衝突為何發生，以及為何是在特定地方發生。

社會運動鬥爭：為生存而抵抗

社會運動在社會裡的幾個相關「層次」上運作。在經濟層次上，社會運動除了接 78
合有關近用諸如森林和水等生產性自然資源的衝突外，也在工作場所展開鬥爭。社會運動的經濟要求不僅關切各競爭團體之間更公平的資源分配，也牽涉了在農村地區創造諸如健康和教育等新服務設施（Guha, 1989）。其實，社會運動在許多領域出現，包括公民自由、婦女權利，以及科學和健康等，這些領域經常和發展引起的問題有關。在文化層次上，舉例來說，社會運動的認同和團結經常環繞著階級、親屬關係、鄰里，以及日常生活社會網路等議題而成形。運動鬥爭經常是有關物質條件與需要，以及日常生活實踐與意義的文化鬥爭（Escobar, 1992）。

在政治層次上，社會運動經常獨立於政黨之外（雖然有些會和工會、志願性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建立協作同盟）。它們的目標常接合了另類出路與政治過程、政黨、國家及奪取國家權力。藉由接合對正義和「生活品質」的關切，這些運動擴大了政治概念，從而包含性別、族群以及各種個人和團體的自主權和尊嚴等議題（Guha, 1989）。

在環境層次上，社會運動涉及了保護地方生態區域，例如森林、河流及海岸線等，目的是要防止濫墾森林（例如伐木或牛隻啃食草地）與污染（例如工業污染）造成的環境威脅。許多這類社會運動都是多向度的，舉例來說，可能會同時處理貧窮、生態、性別和文化議題。

社會運動絕非同質的。各式各樣的群體，包括了占住者（squatter）運動、鄰里團體、人權組織、婦女協會、原住民權利團體、貧窮與失業者自助運動、青少年團體、教育與健康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運動，都捲入了各種類型的鬥爭。許多鬥爭都發生

在市民社會領域內，這是指社會裡既非經濟物質生產的過程，亦非政府資助之組織的那塊領域。這些鬥爭可能訴諸暴力，也可能是非暴力的。

雖然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社會運動，具有某些前述的相同特性，例如這些運動都跟生態、性別和族群議題相關，但兩者之間也有相當重大的差異。在已開發國家裡，社會運動經常鎖定「生活品質」議題，但是在開發中國家，運動經常聚焦於如何取得經濟資源。呈現這種差異的一個例子，是生態運動所面臨的狀況。在已開發國家裡，生態運動對於工業經濟和消費社會早已習以爲常，他們要保護的自然是「消費」的一個項目，是工作以外的避風港。而在開發中國家裡，受到環境惡化影響的人，諸如貧窮無產的農民、婦女和部落民族，他們面臨的不是生活品質鬥爭，而是經濟與文化生存的鬥爭。這類團體提出了「窮人的環境主義」（Martinez-Allier, 1990），其基本關切是保衛受到商品化、政府接管，以及私人占用（例如全國或跨國公司）威脅的生計和社區資源管道，以及脫離別人的物質需求和宰制而獲得解放。

社會運動很少將訴求只放在單一層次。我們將在後文看到，經濟鬥爭可能也包含了政治向度，政治鬥爭也可能包含了文化因素等等。再者，執政當局對社會運動的反應不一而足，要根據抵抗運動的類型，以及政府的性質來決定。面臨社會運動挑戰時，政府反應包括了鎮壓、收編、合作和調解。鎮壓的方式從騷擾和毆打，到監禁、拷打及殺害運動分子都有。

在經濟層次上，社會運動展現了有關社會裡的生產性資源，例如森林及水資源的衝突，也牽涉了要求更公平的資源分配、創造新的服務，以及維護當地傳統經濟實作的完整性。巴西的無土者運動（Movimento Sem Terra, MST）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實例，可藉以瞭解取得土地資源的有組織鬥爭（圖8.1）。MST是包含22萬名成員，至今已發展17年的龐大社會運動。這項運動由巴西的無產者組成，包括了佃農、臨時採摘人、農場工人，以及因爲機械化和農地清理而被迫離開土地、流離失所的人。許多成
79 員無家可歸，或是住在路邊帳棚裡，每日所得不到60便士。在巴西的1億6,500萬人口中，不到五萬人擁有了大部分土地，而400萬農民僅能分享不足3%土地。巴西大約有3,200萬人營養不良，但巴西有超過42%私有土地荒置未用。因此，無產者最主要的訴求就是土地。MST鎖定巴西廣大的未利用土地。首先，人民成群結隊以非法「土地入侵」（land invasion）方式占據未耕作的土地。在某個地區已經「確保」後，MST便將大批民眾移居到占據地點，開始興建住房和學校，並展開農作。1991年起，MST已經占據了518個大型牧場，並移居了約60萬人。整個過程很不平靜，大地主及其私家軍隊攻擊並殺害了不少占據土地的農民。舉例來說，1996年帕拉州（Para）的一次事件中，警方收了當地地主的錢，射殺了19名MST成員（Vidal, 1997）。

雖然巴西憲法將政府重分配未耕作土地的權利奉爲圭臬，但歷任政權都沒有貫徹這項權利，部分原因是地主掌握了龐大的政治權力。不過，巴西政府已經開始實驗性地啓動耕地改革，提供貸款給新移居的農民，並徵收帕拉州部分牧場來安置1996年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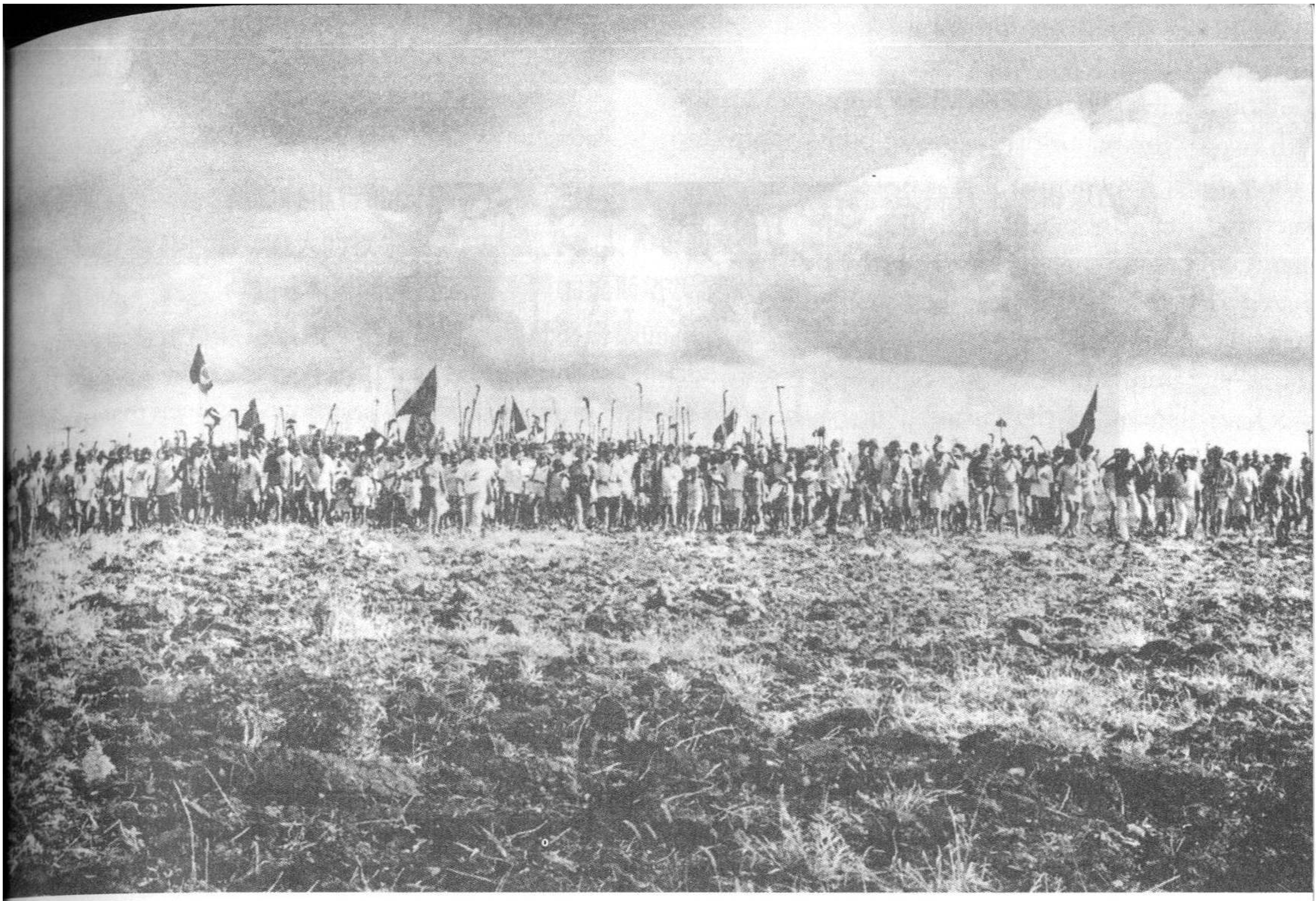


圖8.1 無土者運動的成員高舉大砍刀和鋤頭，這兩樣已經成爲土地鬥爭的象徵。

Credit: © Sebastiao Selgado /Network Photographers

殺害的MST成員家屬。這種改變很大部分要歸功於MST成功動員了民眾支持其目標，以及該組織聯合工會和其他基層民間組織的能力。本章開首提到的1997年4月巴西里亞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就是民眾支持的證明，當時有超過12萬名無土農民沿街遊行，要求土地改革（Vidal, 1997）。爲了改變政府的農業政策，MST也在政治行動領域運作。

在生態層次上，社會運動的努力目標，是保護尚存的自然環境不受到進一步破壞，以及確保農民與部落居民的經濟（和文化）生存空間。這類鬥爭的一個例子，就是反對印度納馬達河谷開發計畫的運動。納馬達河是印度教和當地部落人民的聖河，流經馬德雅普拉德什、馬哈拉什塔（Maharashtra）及古吉拉特三省，提供數千個社區水資源。這項開發計畫預計要沿著納馬達河及其支流興建30個大壩，另外還要設立135個中型及3,000個小型水壩。整個計畫完工後，預計淹沒33,947英畝森林，還有248個城鎮和村落也將沈入水底。根據官方統計（根據過時的1981年人口普查資料），超過10萬人（其中六成爲部落民族）將被強制驅離他們的家園和土地。由於有兩座大壩已經興建完成，反對這項計畫的焦點就鎖定這項計畫的最大項目，薩爾達薩洛瓦（Sardar Sarovar）水庫。反對這項計畫的活動是由Narmada Bachao Andolan（拯救納馬達運動）協調領導，這是由印度各地的團體、組織和個人組成的網路，主要訴求就是要縮減這個項目（圖8.2）。

這項運動的抗議辦法包括大規模示威、設置路障、絕食、群眾大會，以及擾亂興建工程。當地的抗議活動沿著整個納馬達河谷展開，但是像群眾大會及本章開首提到

圖8.2　印度運動者Medhar Patkar向納馬達示威群眾演說。
Credit: © Patrick McCully/ Survival

的抗議遊行等大型活動，則會吸引社會大眾關注。這項運動幾乎完全非暴力，但其領袖人物和成員卻遭到警察騷擾、攻擊和監禁。在一次悲劇性的事件中，警方在馬哈拉什塔的杜勒區（Dhule）向示威群眾開火，打死了一名15歲少年。這項運動吸引了全球許多環保團體及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生存組織（Survival International）〕的廣泛支持。雖然面對抗爭，但水壩興建工程仍然繼續進行。除了威脅納馬達河域的生態，水壩興建也威脅到遭強制離開家園和土地的農民與部落民族的經濟生存，他們賴以維生的土地將沈入水底。再者，納馬達河域的居民與周遭地景有很深厚的宗教連繫。驅離之後將會切斷與地方的精神連繫，但這種連繫跟他們的風俗和日常生活作息關係密切。因此，反對興建水壩也接合了當地居民維持文化生存的要求。此外，許多鄰接納馬達河的村落也要求一定程度的區域自主權，尋求「自己統治村落」，這樣一來，這場運動也接合了政治訴求（Gadgil and Guha, 1995）。

在政治層次上，社會運動挑戰以國家爲中心特性的政治過程，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發展意識形態及國家角色的批判。近來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墨西哥恰帕斯省的薩帕提斯塔反抗軍（Ejercito Zapatista Liberación National, EZLN）或簡稱薩帕提斯塔，他們反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以及墨西哥政府。薩帕提斯塔是以原住民（馬雅人）爲主的游擊運動，之所以會崛起於恰帕斯，有幾個因素。首先，恰帕斯省有豐富的石油和林業資源，卻遭到無情剝削，造成森林減少及污染問題。其次，以國際市場爲導向的資本密集農業日益發達，創造出菁英富農階級，並迫使印第安族群成爲資源外流和剝削下的農業勞力，而這些資源卻成了別人的生財工具。此外，大地主與大牧場都擁有私家軍隊，逼迫農民出讓土地，恐嚇那些膽敢反抗的人。第三，雖然自然資源豐富，恰帕斯卻是墨西哥最窮困的省分之一，有三成居民是文盲，七成五居民營養不良。第四，該省農民賴以維生的兩樣主要作物，玉米和咖啡，近年遭遇嚴重經濟問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後將遭受更嚴重打擊。

最後，1991年政府推行的改革，使得原先受保護的個人與社區農民持有土地得以出售，嘉惠了勢力龐大的牧牛業、伐木業、礦業和石油業。

一開始，如同本章開頭提到的，薩帕提斯塔反抗軍發動了游擊起義，占領恰帕斯首府及數個主要城鎮。然而，他們用壯盛奇觀的方式展現其起義行動，確保擁有最高媒體曝光率，也因此吸引了各種不同觀眾，包括市民社會、國家、全國及國際媒體，以及國際金融市場。雖然他們的游擊基地位於恰帕斯的蘭坎敦叢林（圖8.3），但薩帕提斯塔反抗軍非常注意如何將自己的反抗行動全球化。墨西哥經濟正要進入自由貿易 81
協定時，薩帕提斯塔反抗軍武裝暴動的形象，吸引了全國與國際媒體關注。透過他們的發言人馬可仕（Marcos）副司令，薩帕提斯塔反抗軍和墨西哥政府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主要的戰鬥利用叛軍公報（透過報紙和網路）而非子彈來進行。透過游擊起義和唇槍舌戰，薩帕提斯塔反抗軍嘗試增進公眾對恰帕斯省土地和經濟與政治權力分配不均的瞭解；挑戰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闡揚原住民世界觀以提升印第安人的政治自治權；並且呼籲市民社會的民主化。薩帕提斯塔反抗軍鬥爭的成功，在於他們能以有限資源和人力來擾亂國際金融市場，及其在墨西哥境內的投資，同時又能揭露發展與跨國自由主義帶來的不公平（Harvey, 1995; Ross, 1995）。

雖然獲得一些成功，但這項運動面對墨西哥政府的鎮壓。墨國政府在恰帕斯省部署了超過1.5萬名軍隊；被懷疑同情薩帕提斯塔反抗軍的村莊遭到轟炸；疑似薩帕提斯塔反抗軍成員的農民也遭逮捕和刑求。目前薩帕提斯塔反抗軍和政府正處於緊張的停火期，雙方和談也陷入僵局。自1994年起義以來，薩帕提斯塔反抗軍對墨西哥政府來說，不只是個政治挑戰。在他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爭取原住民權益和保護生態（包括終止伐木、推動造林計畫、結束對叢林的水污染、保護剩餘的原始林）的呼聲下，他們也在進行經濟、生態和文化鬥爭。

在文化層次上，社會運動常常強化並復興當地（具地方特性的）認同、知識與實踐，有時會以鬥爭的語言和人物來表達。地方反抗可能包含地方性的語言表達，如歌曲、詩及戲劇等，灌輸並強化了地域經驗、信仰和文化活動。這類鬥爭的例子之一是西藏人民對中共占領其家園的反抗。

圖8.3　雖然以蘭坎敦叢林爲基地，薩帕提斯塔卻透過網際網路的創意運用而全球化了他們的反抗。
Credit: © Antonio Turok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吞併了這個國家。在後來的44年裡，中共當局一直嘗試要將西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統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這項政策的結果是對西藏文化的系統性攻擊，包括毀壞了九成於1950年以前興建的佛教寺院；移進了600萬漢人，使得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爲少數；以及有15到100萬西藏人因爲失蹤、飢饉、處決和拘留而喪失生命。

面臨自身文化與公民自由的遭受壓迫，西藏人發展出無數反抗中共占領的形式，包括1951到1959年間間歇性的地方武裝鬥爭。此後，反抗運動基本上採取非暴力方式，特別是1987年起，佛教僧侶和比丘尼在西藏首府拉薩進行示威抗議，呼籲國際社會協助，向中共軍隊遞送請願書，要求他們離開西藏。1987至1993年間，西藏共有178起要求獨立的和平示威。非暴力反抗運動也在海外藏人聚居地進行，尤其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印度。1959年逃離西藏以來，達賴喇嘛就一直推行懇請國際支持西藏自決的政策。1959年10月、1961年及1965年，聯合國通過了一系列沒有約束力的決議案，關切西藏人權情形，但中共當局大多置之不理。當局對西藏反抗運動的壓迫，包括逮捕、未經審訊的拘留、拷打刑求，以及向和平示威群眾開火，造成傷亡（參見圖8.4）。

除了公開要求獨立外，藏人也用許多文化表達方式來反抗中共占領。僧侶製作了
82 傳統手工木刻畫（傳統上是用來描畫藏文經典）以要求獨立。這些木刻畫被用來印製傳單、小手冊及宣言，在西藏內外流通。也有人編寫詩歌來闡述對漢人的反抗。這些詩歌談到了獄中情況及中共占領下的壓迫，不過也有頌揚西藏宗教、達賴喇嘛，以及抒發獨立希望等內容。西藏人也運用走私當做一種非暴力制裁形式。例如，他們會把懷孕婦女走私到印度，這樣小孩一生下來就在流亡社會裡，接受那裡的教育。另外，小幅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在譯成藏文後，也被走私進入西藏，在民間流傳（Bennett and Routledge, 1997）。

在企圖文化滅種的情況下，日常生活的行動，例如穿著傳統服飾、使用藏語、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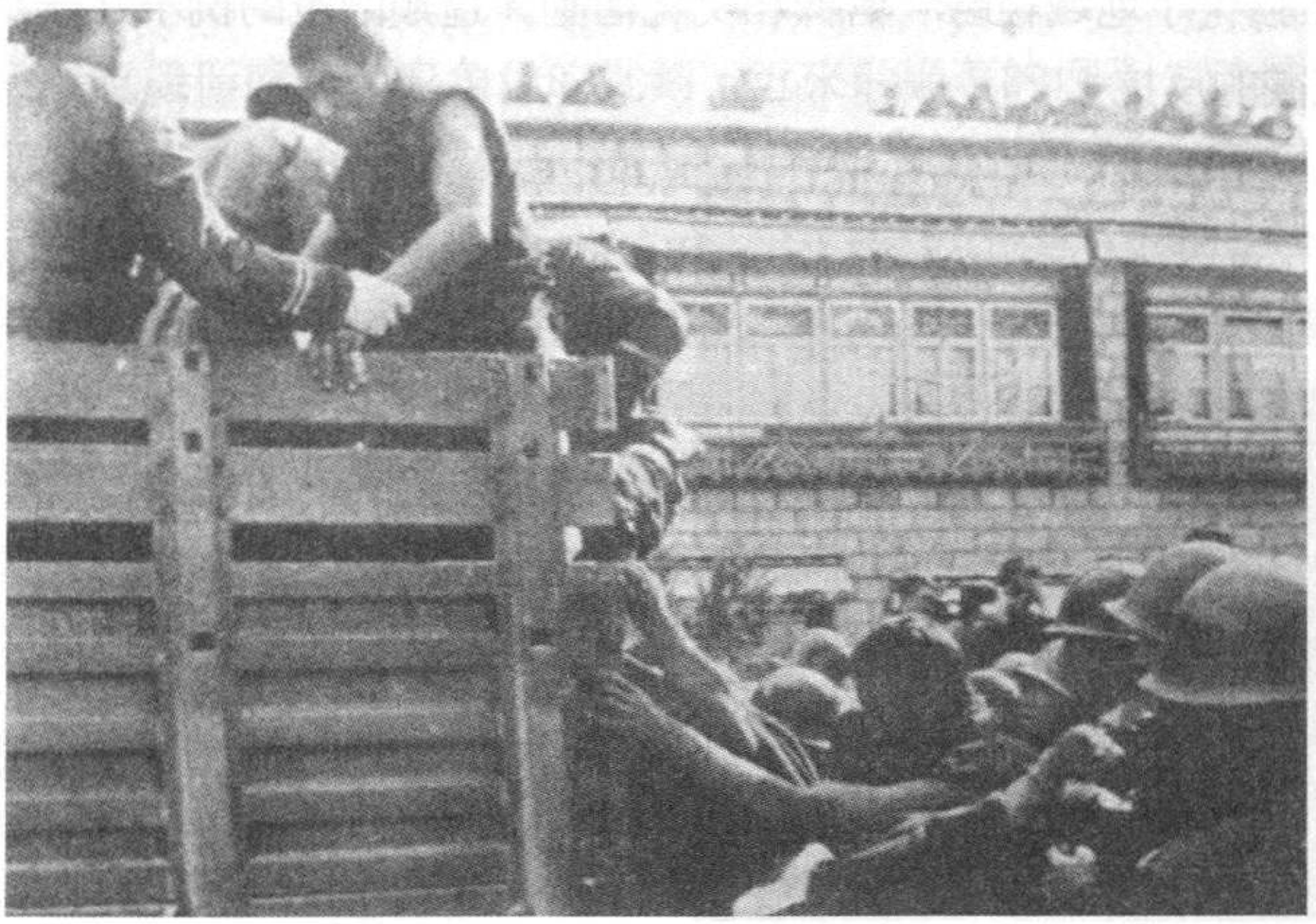


圖8.4　尋求西藏獨立的和平示威經常遭受中國鎮壓，例如未經審訊的逮捕和拘留。
Credit: The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用宗教法器如祈禱旗，以及參與宗教儀式（如祈福法會）等，都成了西藏人維持自身文化認同，反抗壓迫的文化表達。再者，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西藏人的反抗也接合了反對中共占領的政治鬥爭。

摘要

- 社會運動接合了社會中經濟、政治、文化及環境領域的反抗。
- 在經濟層次，社會運動接合了有關社會中生產性資源的衝突，涉及了要求更公平的資源分配、創造新的服務，以及維護當地傳統經濟活動的完整性。
- 在政治層次，社會運動挑戰以國家為中心特性的政治過程，表達了對發展意識形態及國家角色的批判。
- 在文化層次，社會運動經常肯定和振興在地（具地方特殊性）的認同、知識和實踐，有時候是以鬥爭的語言和人物來表現。
- 在生態層次，社會運動致力保護尚存的自然環境，使其免受進一步破壞，並且確保農民和部落民族的經濟（與文化）生存。

結論：抵抗與地理

前述的四個例子，只是反抗發展計畫和政府壓迫的冰山一角，類似的抵抗在過去15年裡已經擴展到全世界。反抗行動包括了左派游擊隊、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人權團體、環保組織和原住民運動等。它們經常組成跨越國界、跨越政治意識形態的聯盟，嘗試復興民主實踐和公共制度，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性，鼓勵草根經濟發展，以及督促跨國公司對強制實施的行爲準則負起責任。這類反抗經常是對地方狀況的回應，而地方狀況常是國際力量的結果，對這些狀況的抵抗同時在地方和全球尺度展開。與全球經濟的官方政治論述相反，這些挑戰提出一種「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形成不斷演變的，由各種團體、組織和社會運動組成的國際網路。

人文地理學能提供有價值的洞見，指明各種抵抗形式的地方特殊性，不僅解釋這些衝突爲何會發生，還有爲何會在那些地方發生。因此，在我們的例子裡，MST的無土農民鬥爭焦點，就放在巴西仍有大片未使用土地的地區；納馬達運動最活躍的地方，就是大壩建成後會淹沒水中的區域；薩帕提斯塔反抗軍崛起於墨西哥最窮困、經濟及生態最受剝削的省分；西藏反抗運動大多集中在西藏政治自治權的象徵——首府拉薩，或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北部的達蘭沙拉（Dharamsala）。因此，身爲地理學者，我們可以協助大家瞭解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生存鬥爭。既然我們的世界越來越相互依賴，我們也可以考慮如何對這些鬥爭有所貢獻，藉以創造一個環境更能持續、社會更加正義的世界。

延伸閱讀

有一本很好的談論發展和社會運動主題的論文集，參見：

- Peet, R. and Watts, M. (eds) (1996)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有關全球化和抵抗的討論，參見：

- Brecher, J. and Costello, T. (1994)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有關全世界草根社會運動的最新評論，可以參見：

- Ekins, P. (1992)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 Ghai, D. and Vivian, J. (1992)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第九章　反思發展

Sarah A. Radcliffe，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1990年代，在看似整合的世界「地球村」裡，居民其實生活在差異極大的發展經驗裡，與發展的利害關係也大相逕庭。聖保羅大都會裡經常搭乘噴射客機的闊佬，生活在一種發展情況中，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婦女要走好幾個小時去取水，體驗到的發展型態則完全不同。我們要如何傾聽這些差異？什麼樣的分析才最能契合這種地理多樣性，並且將我們的關切與我們見到的明顯性別和階級不公連結起來？反思發展意味了重新考察我們在發展地理學裡使用的範疇，並且拆解塑造這些範疇的權力關係。

自從1980年代中期，發展研究出現廣爲人知的危機或「僵局」以來，一直有許多針對發展的反省。每個月都有新文章或新書，宣告新的批判或方向，在外界看來，就像是一堆亂七八糟，互相矛盾的學說，每個人都鼓吹獨特的取向，端看他對社會結構、解放運動和或人與環境關係，有什麼新詮釋。我們可以從第七章和第八章看到，納入批判的敏感性後，發展研究變得更加熱烈（希望也多點光明），爭論如何描寫和分析發展這個複雜的現象。對發展文獻的新手來說，另一個問題是，發展是否還算是特定人群的一種條件，或是具有連貫性的跨學科領域，而地理學在其中已經開闢了令人興奮的通路。但是，在閱讀發展的最新文獻（例如Booth, 1994; Lehmann, 1997; Peet and Watts, 1996; Simon, 1997; Rowlands, 1997）時，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原則還是屹立不搖，包括在實務上消除貧困的道德使命，以及在理論上分析其基礎的工作。雖然過去有一段時間，發展研究清一色是經濟學，但當今的發展研究包含了各種理論，指出了發展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層面的特殊性和相互關係（Booth, 1994: 305）。另一個原則是，無論是否同情「後」發展主義的觀點，發展的原因和結果確實包含了多重因素（參見第七章）。最後，對發展的省思涉及了權力，包括權力的運作、地理、極度不平均的分配、矛盾，以及取得權力的策略，因此權力分析是我們「後僵局」時代觀念的核心。本章其餘部分便將檢視發展權力的三扇窗戶，分別是書寫的權力、性別的權力，以及國家的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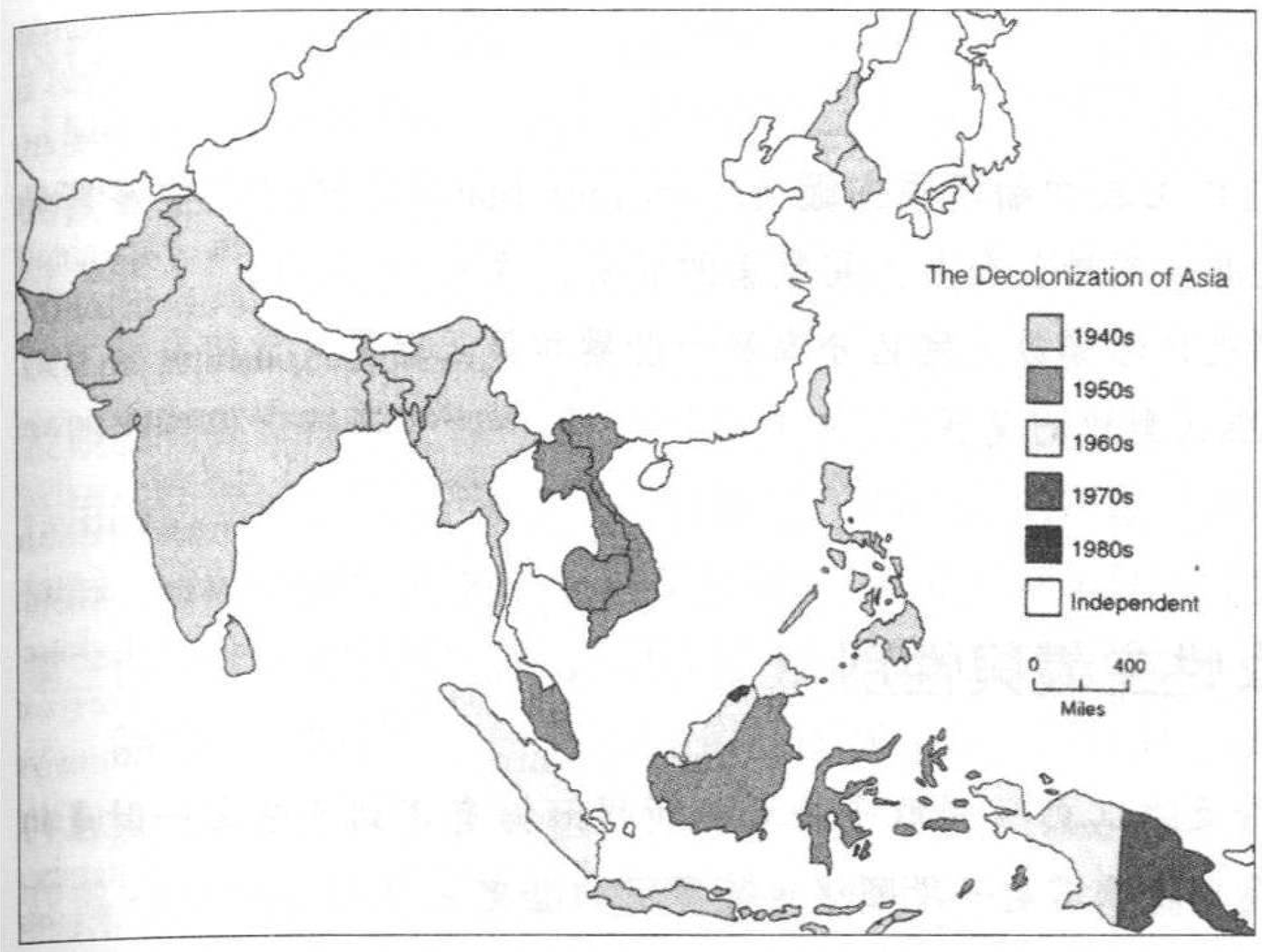
地理與後殖民主義

近年來，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在地理學界相當受到注意。在最新版的《人文地理學辭典》（*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Johnston, 1994）（這部辭典向來是當代地理趨勢的晴雨計）中，提到了後殖民主義未來將如何在地理學界變得越發重要。但「**後殖民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和發展地理學又有什麼關係？後殖民主義指涉了對殖民主義在南半球之遺緒的批判（參見29章），這些遺緒有物質性的（顯見於國
85 家、社會組織，以及都市結構），也有涉及觀念的（人民如何設想自己，以及他們與已開發世界的關係）。後殖民主義批評西方如何「製造」對南半球，亦即對第三世界的知識。後殖民主義也嘗試往恩古基·瓦·雄格（Ngugi wa Thiong'o）所謂的「心靈解殖」（decolonizing the mind）方向努力。「心靈解殖」可能包含了新的學習方式，把更廣大的人群納入發展經驗的資訊蒐集範圍裡。因此，後殖民主義不是指大部分南方國家在1960年代以前達致的獨立地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在1820至1898年間，便已紛紛獨立，英法在非洲及亞洲的殖民地於20世紀中葉也都完成獨立（圖9.1）。雖然後殖民主義這個術語會讓人聯想到殖民地和獨立國家這兩種狀態的歷史斷裂，但我們現在比較看重延續性，而非斷裂。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和政策對南方國家的持續影響，以及持續以西方眼光來看待發展模式，便闡明了這種延續性（McClintock,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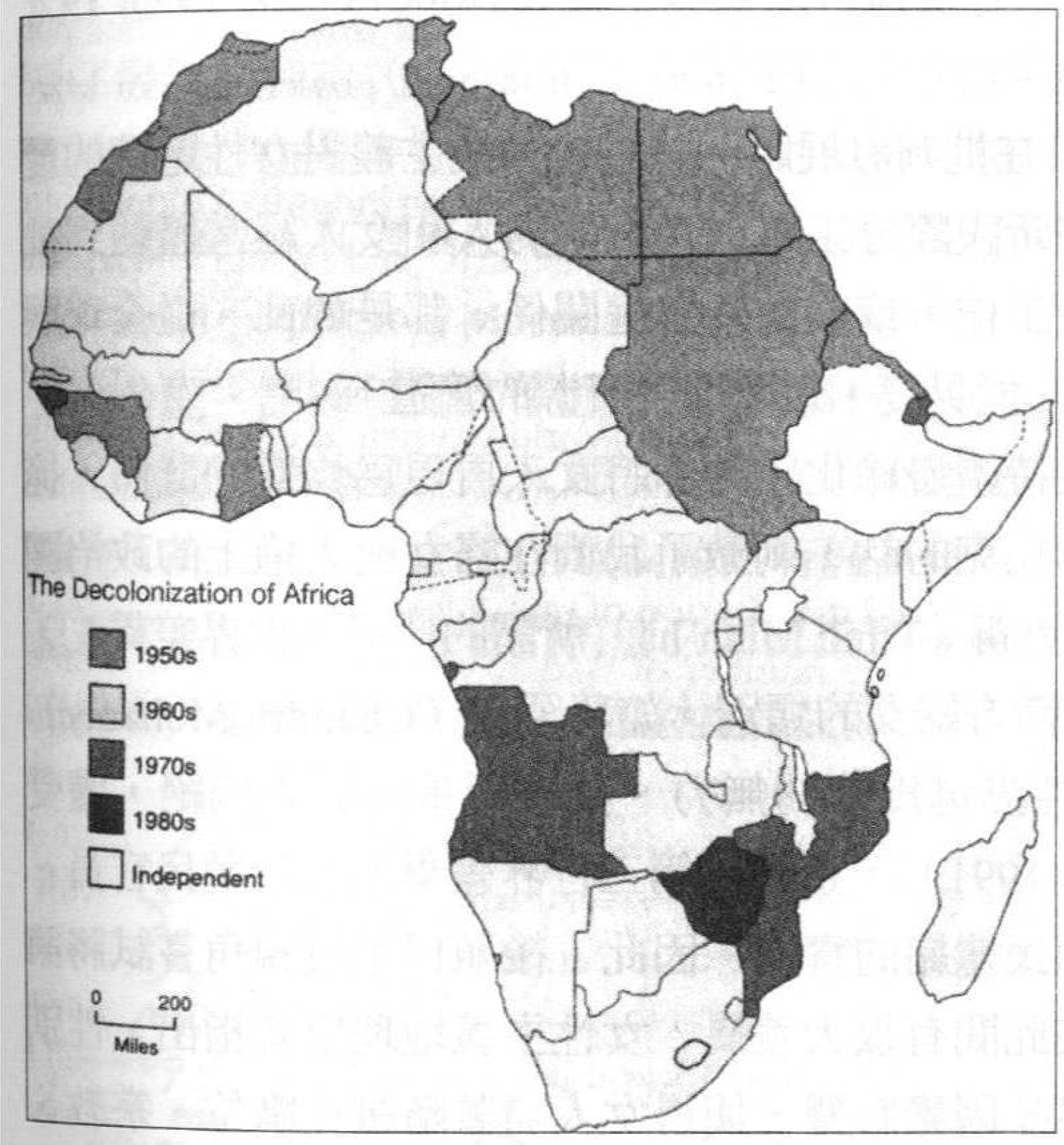
做爲一種批判形式，後殖民主義能否幫助我們反思發展？賽門（David Simon）認爲，後殖民主義帶領我們跳脫了對「傳統」的靜態觀點，也就是認爲第三世界從不變動，同時移除了北方國家對各民族與地區附貼的標籤，這些標籤已經替「斷手斷腳（basket-case）的非洲國家」和南美洲劣質獨裁者（tin-pot dictator），製造了許多負面
86 刻板印象（Simon, 1997）。藉著拆散區分「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婦女」等範疇的歷史和地理，我們也可以拆除其權力，代之以認識到區位、經濟角色、認同的社會向度，以及全球政治經濟體，如何造成各種群體及其發展機會的差異。再者，後殖民主義對發展地理學也有其重要意涵，因爲它挑戰了單一發展「路徑」的觀念。

在認識到必須克服南北半球關係特有的收入和福祉差距之際（參見圖7.5），後殖民觀點也承認發展優先順序的視角非常多樣。不管是多麼基本的需要，都不是預先設定的，而是在高度政治化的脈絡下，由社會認同和地方—區域文化決定的。實際（基本）需求政策，例如1980年代的基本需求方案（Basic Needs Approach, BNA），強調關懷12億赤貧人民。然而，他們卻冒了模糊這些人民的「策略性」（strategic）需求（較具解放性和政治性）的風險。因此，定義需求及滿足需求的政治，也是當今發展思維的重要向度，讓我們再次看到是誰在提出發展的關切；是北方國家的發展專家？是第一世界的女性主義者？是村落裡年邁的男性宗教領袖？這些人在當地及全球社會中的身分和結構角色，如何塑造了他們的優先順序，結果又有誰被消音了？

後殖民主義也鼓勵安坐圖書館中，離奈及利亞取水婦女有千里之遠的我們，考慮



（a）亞洲



（b）非洲

圖9.1　幾十年來南半球前殖民地的獨立。

我們在這個體系中能夠扮演的角色，而我們的身分和世界也是在同一個循環越來越快、運作不均等的全球經濟體系裡形成的。因此，發展不再只與經濟關係和收入差異有關，也涉及了需求政治、種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殖民主義及其關係如何左右了我們對愛滋病、飢荒援助和人口成長的態度），以及如何重新發明傳統。在概略描繪了糾結於發展書寫中的力量後，我們現在要來看看發展論辯的兩個向度，也就是性別和**女性主義**議題，以及第二項的國家。

摘要

- 後殖民主義是針對歐洲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如何塑造並書寫發展經驗的批判。它也希望在「認識」發展上貢獻新的書寫方式。
- 後殖民主義視角鼓勵我們把地理學放回到區分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北方和南方的世界，並且反思傳統 vs. 現代對比的意義。

將發展置入脈絡：女性主義與性別

> 在一個由女性擔任三分之二工作、賺取十分之一所得、擁有不到百分之一財產的世界裡，「後殖民主義」的承諾是一段願望延後實現的歷史。
>
> （McClintock, 1995: 19）

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在批判發展時，強調後殖民主義對女性地位的慶祝來得太早，也過了頭。國家獨立和新國際分工造成了一個男人和女人經常體驗到截然不同生活的世界，無論公民權利、工作，或親屬及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從全球眼光來看，這些差異削弱了女人的權力、能見度，以及取得資源的管道。

但是，雖然麥克林托克指出女性持續邊緣化，她卻將女人再現爲均質的群體，掩蓋了其中的差異。前面引述的麥克林托克的話，刺激了我們在婦女與人權上的政治團結，但也再次說明了女性主義導演曲明涵（Trinh Minh-ha）所謂的「第三世界差異」，也就是將所有南半球女性當成不同於西方婦女的類別。如莫罕遜（Chandra Mohanty）所論，第三世界差異將第三世界女性描述爲軟弱無力、負擔極重、與世隔絕，遭受（男性）親屬壓迫的一群（Mohanty, 1991）。這種「第三世界差異」見於殖民官員、發展專家和地理學家的著作，正是殖民遺緒的實例。因此，後殖民主義視角嘗試將第三世界女性視爲改變的動力，而且彼此間有很大差異。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指出，性別化的分工、資源分配及收入，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使得女人隨著階級、區位、宗教、年齡／世代、種族／族群和性欲特質（sexuality）的不同而有所分別。

與她們的消極刻板印象相反，南半球女性有多樣的策略可以對付各種勢力，這些力量包括：視她們爲廉價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經濟、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家庭和
87 國家裡的男性力量。各階級女性生活水準的差距，經常轉化爲非常多樣的策略，窮困的婦女在爲自己和社區確保收入、健康及發言權時，面臨的困難尤多。社會運動經常把女性團結起來，共同爲生計奮鬥，經常是和男人並肩而戰（第八章）。印度喜馬拉雅地區的奇普可（Chipko）護林運動，就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組織起來保護微薄收入和福祉的運動。除了公開抗議外，女性也在家庭和尋常生活中從事小規模的日常生活

反抗。如莫罕遜所說的，「能動性在第三世界女人細微的日常實踐和鬥爭裡成形」（Mohanty, 1991: 38）。女人的分化日益明顯，顯見於回應和不回應結構調整與貧窮化的女人之間；女性戶長（在南半球家庭中約有三分之一由女人當家）和擔負家計的女性之間；以及運用公開和私人抵抗形式的女人之間（Radcliffe and Westwood, 1993）。

「身爲女人」的方式，跟生產關係的性質、國族國家的作爲、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及親屬關係，有很密切的關係。在這脈絡下，第三世界婦女的女性處境是這些過程交叉作用的結果；她們的行動並不是「只由」性別關切所驅動，而是性別連結階級、種族和族群、殖民遺緒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鬥爭。因此在南半球，女性主義是個有問題的術語。第三世界女性也因此批評第一世界女性主義者，過度強調了獨立的「婦女議題」。

隨著西方對發展的干預，類似的衝突一再發生。在政策上，早期規劃者認爲第三世界女性沒能加入發展，因此主張將她們納入發展過程。後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爲，女性早就已經納入了發展過程，但是深受生產關係影響。對階級的關注提醒我們，低收入女性和男性背負了發展的代價，許多富裕的都市中產階級男女，卻多方享受了發展的利益（Sen and Grown, 1987）（圖9.2）。1980年代以降，這些觀念已被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模型取代了。在這種取向裡，男女權力關係成了理解女人在發展中地位的核心，這涉及了女人和男人在再生產、生產和社區管理工作上的不同組合（Moser, 1993）。GAD取向凸顯了性別權力如何導致女人在教育、土地分配、訓練和貸款等正式發展的關鍵面向上，遭受不平等待遇。

然而，並不是低收入婦女爲何及如何遭受系統性的邊緣化的所有疑問，都得到瞭解答。評論者認爲，GAD取向縱然有許多長處，卻傾向不承認性別化權力在不同地區呈現了**多樣的**形式。我們再度必須認識到複雜的地理形勢。此外，GAD取向傾向於不考慮女人**確實**具有行動力（雖然經常受限），而女人的培力也需要分析。

圖9.2

Credit: © Angela Martin

男性氣質與發展：秘魯南部的案例

秘魯安地斯山的原住民（印第安）小農從事許多種謀生活動，包括維生型農業、現金作物生產、暫時或永久性遷移，以及充任當地薪資勞動力。農業上的性別分工很清楚，男性犁田，擔任「主要」農民，撒種、除草和收穫則是女性工作。發展援助主要是以貸款及技術訓練的形式進行，多半給了身爲戶長的男性。區域及全國農民聯盟的組織，讓小農得以向政府及外界機構表達他們的關切，並且協調地方性的發展倡議。雖然有少數女性活動分子表達了婦女關切的課題，但農民領袖幾乎都是男性。不管是在家戶伴侶之間，或是在工會裡，男性對婦女組織及其要求的態度，在決定協商結果上都有關鍵作用。假如男性對妻子及工會同仁表示理解，婦女就可以在國內各地巡迴，從事宣導及組織工作，並且可以在聯盟架構下爭取到對性別方案的支持。相對於支持性的男性氣質，做梗的男性勢力則會阻礙女性晉升領導職務，在工會議程裡邊緣化女性關注的議題，並且阻止女性自由行動。發生這類情形時，女性農民就會自己設立對等組織，來服務安地斯山區的女同胞。

（出處：個人田野筆記，1988-1990）

在性別議題上，有關發展中的男性及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的討論，可說尚未
88 開始。整體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家戶、聚落及國家裡，協商工作、價值及收入在個人與群體之間分配的方式。但是，在強調女性在各種安排中經常遭受剝奪權力的同時，男性在這種過程裡的多樣位置和態度卻常爲人遺忘。我們再也不能把「父權體制」或男性權力視爲普遍的男性特徵；相反的，有各種不同男性氣質在發揮作用。許多發展計畫都必須承認男性觀點會影響計畫結果。不論發展計畫是鎖定純女性團體（爲特定性別設計的方案），還是兼納男女，社區男性的態度及協助或反對，都會影響計畫結果及女性的信心，從我們在秘魯南部農民組織的個案研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發展領域裡，身爲戶長的男性向來被視爲代表家庭成員的公正決策者。在印第安（及其他地區的）家戶中，資源重新分配的失敗，造成家庭中年輕女性成員染病、營養不良，甚至死亡，這使得檢視家戶關係成爲當務之急。打開家戶的「黑盒子」進行更仔細的觀察，就此而論，意味了我們必須提出更具體且細緻的問題，瞭解男性氣質在公共和私人空間中組織與複製的方式。

摘要

- 南半球的性別關係很多樣，有著不同型態的機會和邊緣化，這與身為男人（男性氣質）與身為女人（女性氣質）的方式有關。
- 第三世界女性是發展的積極能動者，卻被大部分北半球文獻描寫所定型。

- 女人，特別是低收入或年輕群體中的女人，與其社會裡的男性相較之下，比較可能工時較長、工資較少，而且缺乏取得土地或財產權、貸款或發展協助的管道。
- 發展政策必須考慮性別權力關係、女人的能動性，以及區域文化中男性氣質的多樣性。

發展、權力與國家

南半球另一個權力被仔細檢視的部門，就是國家。長久以來，開發中國家的統治者和發展執行者都將國家視爲執行發展的**唯一**機構，一般都假定國家是以人民利益爲念，也有處理發展行政和管理的組織能力。開發中國家運用自由主義國族國家模型，寄望以實際方式達成國家地位確認，以及現代性的允諾（Chatterjee, 1986）。然而，我們不能忘記殖民主義遺緒的影響。許多地區的殖民化爲當地帶來了高度軍事化的指揮結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以及有限的立法權和代議程序。這些「過度發展的國家」滿足了狹隘的菁英或黨派利益，沒有遭受虛弱的市民社會挑戰，這種情形在巴基斯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尤其明顯。若是有活力的市民社會，搭配堅強的立法架構，例如斯里蘭卡的情形，我們就可以預見比較有包容性且公平的發展結果（Martinussen, 1997）。

所以，發展優先順序的協商和實施，會受到國家結構性質影響。繼承特定的殖民 89
國家形式，可能會導致選擇性的、有限的發展政策。相較之下，一個「發展掛帥國家」（developmentalist state），或是成功的國家，則結合了組織生產性農業部門的能力（透過土地重分配和徵稅）、公認的立法原則、確保領土主權完整，以及司法及行政獨立。這種國家才最可能提供廣爲接受的施政優先順序及執行機制，替人民帶來福祉。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開始質疑國家角色的技術面。隨著市場自由化，以及國際貿易障礙的移除，國家逐漸「撤回」（rolling back）其發展主義角色，讓位給市場。在致力維持債務危機後之穩定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藉由裁減行政人員和製造業工作、減少家庭食物補貼，以及「解除」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限制等方式來「瘦身」（Toye, 1993）。在這些影響深遠的結構改革下，產生了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和國家再結構（restructuring）。

在正常情況下，南半球的民主參與情形隨著民選政府舉辦定期選舉次數的增加而加強。雖然民主體制的形式面向無法保障公民權利，但是全球民選政府的數量已從1973年的25%，巨幅成長到1992年的68%（Leftwich, 1993: 614）。再者，增進國家干預效率和效果的治理（governance）課題，也成了世界銀行關注的焦點。不過，雖然威權（有時候甚至是暴力）統治模式逐漸式微，對於公民參與的各種限制依然持續。剝奪不同於「標準」公民（白人、男性、熟悉西方文化）的「其他」社會群體的發聲機會，並將他們邊緣化的政治文化仍然不動如山，但也開始受到各類弱勢群體和政黨的挑戰。

摘要

- 殖民主義與狹隘的菁英利益，使得南方半球的第三世界國家成為重要但經常不公平的發展機構。
- 在經濟全球化和「撤回」政策下，國家在發展中的角色已重新調整，改變了其做為發展機構的職能。

新體制形式

除了「撤回」和民主化，國家分權也成了在政府和人民間創造更緊密（且更有效）關係的手段。幾個拉丁美洲國家裡，市政府徵稅權和決策權的增加，以及區域權責機關的設立，稱得上是朝向更大程度的參與政府，減少貪污程度，並爲地方發展倡議提供資金。以玻利維亞1994年起實施的人民參與法爲例，在提供「公平成長」的計畫裡，將權力轉移給地方組織（包括印第安人社區），這種辦法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環境，以及大多數農村邊緣化貧窮人口參與決策的管道。在其他案例中，也有越來越多地方政府和市政府結合**非政府組織**（NGOs），運用國際資金來處理住宅、健康照護、廢棄物處理，甚至是教育等工作。

發展的體制架構已經有極大轉變。非政府組織跨入了福利供應、發展延伸工作、貸款和創造就業方案等，這些以往理所當然是政府工作的範圍。目前拉丁美洲據估計約有11,000個非政府組織，從事民眾教育、農業發展及人權工作等各類活動。非政府組織被認爲是適當科技、參與及可持續發展的承擔者而備受歡迎，但它們是非常多樣的機構，有各式各樣目標、做法和成功程度。但無論如何，非政府組織是發展場景中建制穩定的部分，針對其參與者和觀察者，在它們能夠（或應該）改善更廣大的結構不平等的程度上，提出了問題。

在另一個層次上，許多國家都創造出新的「混合」體制形式，來處理發展的必要工作，這源於複雜的新地理形勢，在其中全球發展機構與地方組織及經過改革的國家機構彼此合作。在這個多層次的空間裡，新的體制形式挪用跨國資源和網絡，以促進有別於國家引導的由上而下發展措施的地方另類計畫。舉例來說，厄瓜多的PRODEPINE聯盟，在擷取草根群體、區域非政府組織，以及農村聯盟的經驗後，就明確訂定目標爲重新區劃決策、權力和領域的空間（參見Box）。PRODEPINE完全略過
90 現行的行政區劃，將目標指向全國黑人及原住民最多、最窮困、社會剝削最嚴重，以及草根組織發展程度最高的288個教區。在國際機構的國際援助下，PRODEPINE組織了一系列除貧及訓練計畫，不以全國尺度推行，而是在承認發展的空間及社會不平等下，以化整爲零的方式，根據「當地」地理形勢來推動。

參與PRODEPINE的組織：厄瓜多原住民及黑人發展計畫

- 全國原住民及黑人規劃會議（CONPLADEIN）：政府機構
- 地方及區域管理委員會
- 二級組織（西班牙語縮寫爲OSGs），約有160個與灌溉、教育、生產、運動、性別議題及老人有關的協會和聯盟
- 原住民各族及其組織，包括CONAIE（厄瓜多全國原住民族同盟）、FENOCI及FEINE，還有FEI、FENACLE及FENOC
- 非裔厄瓜多人組織：如ASONE（厄瓜多非裔厄瓜多人協會）

出處：Consejo Nacional de Planificación de los Pueblos indigenas y negros del Ecuador (CONPLADEIN), Quito, 1997

摘要

- 隨著立法權下放，以及非政府組織在次國家尺度上運作，出現了新的組織空間形式。
- 新的體制結構已經在市場、國家及非政府組織的介面上出現，塑造了對於發展之社會與空間不均等的回應。

結論

91

發展地理並不會侷限於各獨立國族國家的後殖民疆界，每個發展地理都個別指陳了城鄉不平等，或是要在國際市場販售什麼產品等問題。發展是在不同空間尺度上，於好幾個彼此重疊而且在許多狀況下相互衝突的體制裡運作的。舉例來說，安地斯山區的地方組織爲了土地所有權問題向政府抗爭，或是奈洛比（Nairobi）的占住者聚落遊說樂施會（Oxfam）提供資金，都不僅參與了經濟流動的網絡，還有觀念、資訊和政治的網絡。發展的體制包括了各式各樣的非政府組織、地方協會、「瘦身」的國家及其機構、國際金融機構，以及鄰里組織和網際網路上的虛擬群體（cyber groups）（圖9.3）。這些體制是混合性的，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從充滿權力的關係中崛起。在全球日益整合的大傘底下，發展的複雜地理形勢還有待發展的參與者和學者共同描繪。

CONAIE http://conaie.nativeweb.org/

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 of Ecuador (CONAIE)

Since its formation in 1986, CONAIE has le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Ecuador from relative isolation to a position at center stage of Ecuadorian society. CONAIE is the representative body that guarantees Indigenous people the political voice that has too long been denied them, and that expresses their needs and goals with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 Introduction to CONAIE (In English)
- Introdución a la CONAIE (en español)

Important: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 Asamblea Nacional Constituyente

- Capítulo 5: De los derechos colectivos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negros o afroecuatorianos) (agosto 1998)
- Derechos Colectivos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Negros (Mayo 1998)
- The Plurinational State (Jan. 1998)
- The Project of Forming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Ecuador (Jan. 1998)
- Urgent request for help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November 1997)
-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Sept. 1997)

Information on CONAIE / Información sobre la CONAIE

- A Brief History of CONAIE (Dec. 1992)
- The Present Situation (Dec. 1992)
- Achievements of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Dec. 1992)
- Indigenous Plurinational Mandate (Nov. 1992)
- Political Declaration of Ecuador's Indigenous Peoples (Dec. 1993)
- Interview with Luis Macas (Dec. 93)
- Indians want "A state within a state," say landowners (May 1991)
- Assassination of Indigenous Leader and Continuing Threa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dian Communities (Sept. 1991)
- Indian Uprising In Ecuador Protester Killed by Army (Oct. 92)

News from CONAIE / Noticias de la CONAIE

- CONAIE's view on some key concepts (Jan. 1998)

Indigenous Culture / Cultura Indígena

- La Música de las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
- El Festival de Cine y Video (Junio 1999)
- Segundo Festival de Cine y Video (Oct. 1996)

Mapa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
Map of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 in Ecuador

Related web pages / Otras páginas web

- Indigenous Peoples in Ecuador
- Abya Yala Net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
- Red Intercultural Tinku Andino Nórdico (Algunas páginas están en Español pero la mayor parte se encuentra en Finés)

Email CONAIE at conaie@ecuanex.net.ec

Web design by Marc Becker, marc@nativeweb.org

1 of 1 23/09/98 14:40

圖9.3 CONAIE的網站。出處：www.nativeweb.org/abyayala/ conaie

延伸閱讀

為何民主在開發中世界是個爭議多端的概念，以及為何這個議題跟全球金融體制、西方政治變遷，以及社會鬥爭有關，相關論證的清楚摘要可以參見：

- Leftwich, A. (1993)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4 (3), 60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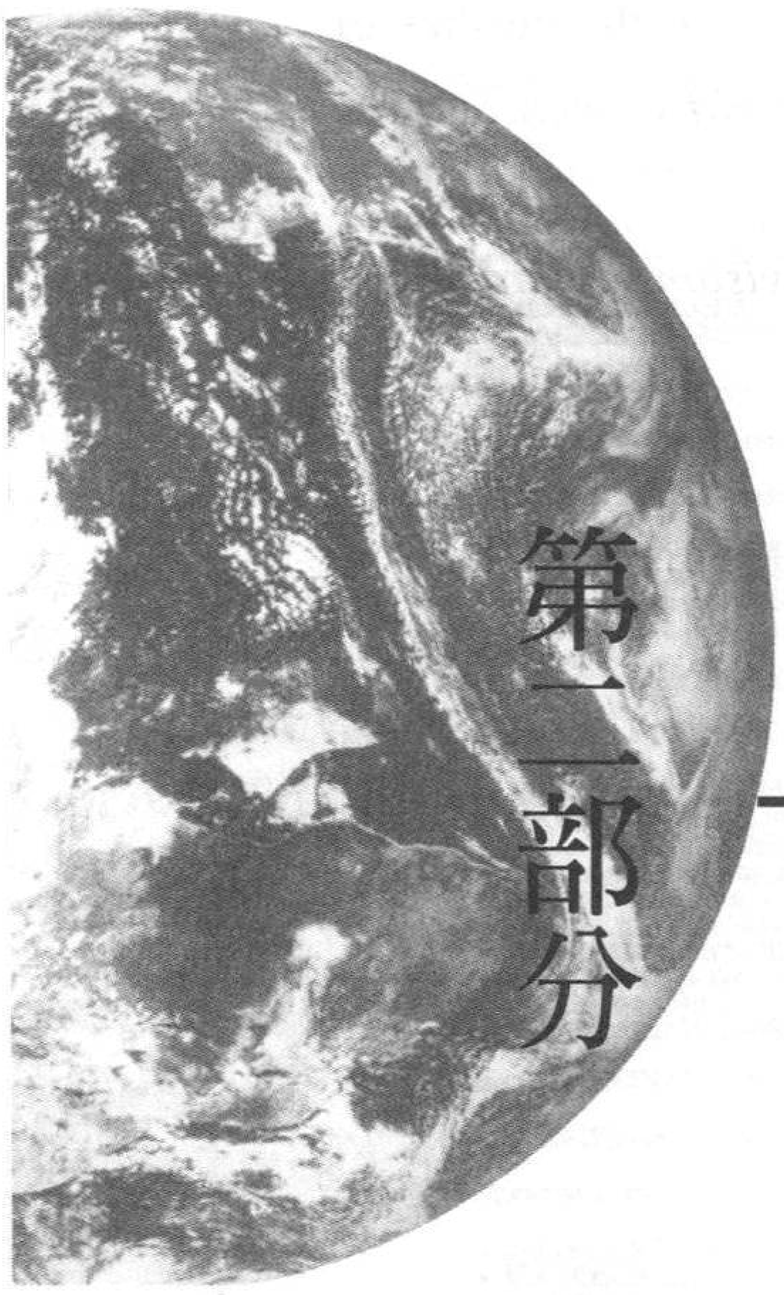
有關發展的主要理論，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清晰而易讀的摘述和討論，參見：

- Martinussen, J. (1997) *Society, state and market: a guide to compe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Zed.

以下是兩個討論第三世界女人發展關切的經典研究，附帶批判了這些關切如何被政

府、解放鬥爭和西方女性主義者所邊緣化：

- Mohanty, C. (1991)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Mohanty, C., Parker, A. and Russo, A.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 Sen, G. and Grown, C. (1987)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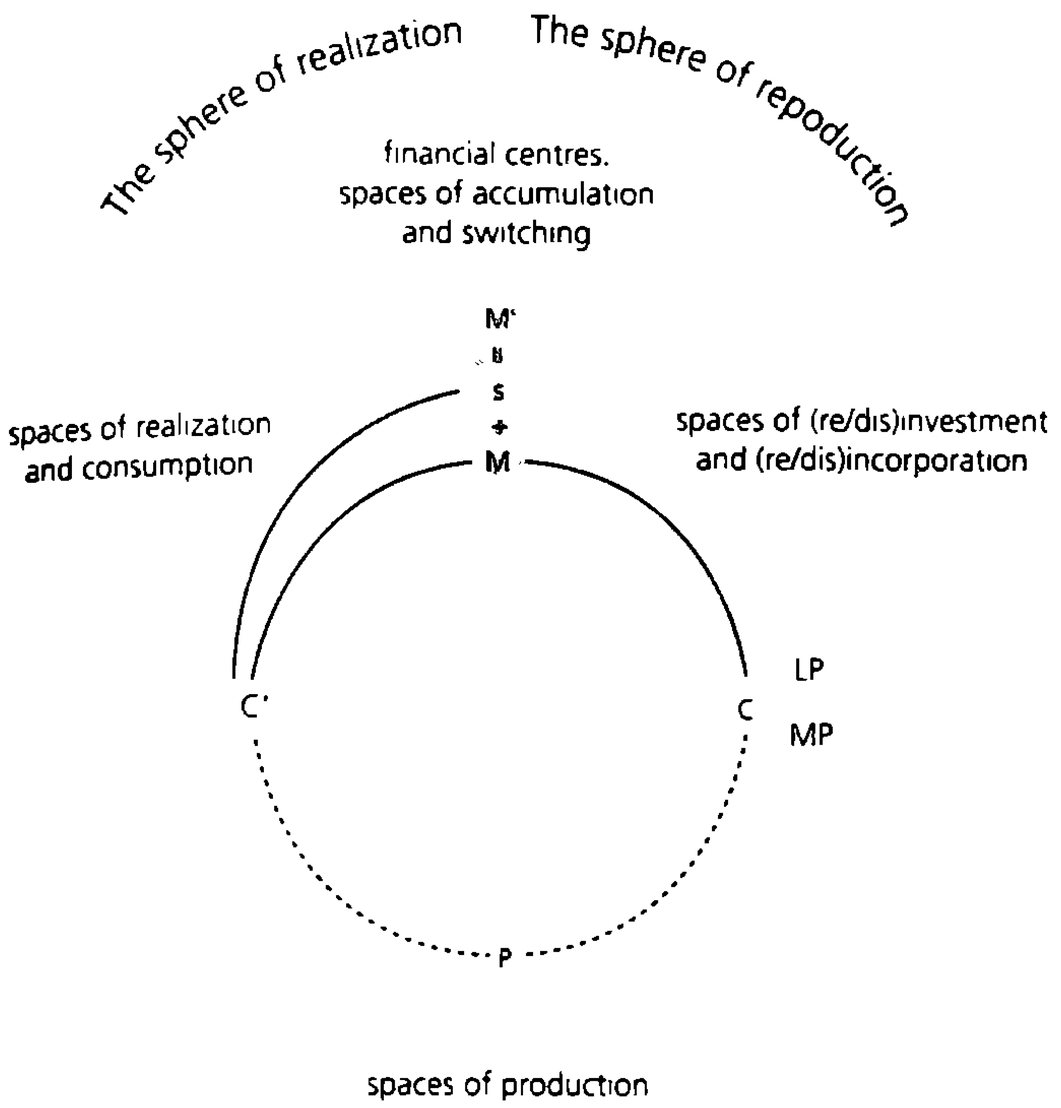
經濟地理學

王志弘譯

93 導論

當代經濟是非常複雜的一組過程，環繞著非常多樣的機構和活動而運作。它包括了從青少年接受和花費零用錢，到全球企業使用的最先進製造技術。它碰觸了我們大部分日常生活，並且直接影響了我們吃什麼、穿什麼，以及睡在哪裡。我們遭受廣告商包圍與逼視，讚美我們，要我們購買他們的產品；我們花費很長時間煩惱要買些什麼；我們城鎮與鄉村裡有廣闊的地帶用於生產財貨和服務。即使是最和平的鄉村景緻，都被經濟關係與過程撕裂，這些過程將英國村莊連結上全球食品產業。

地理學處理這種複雜狀態的通常方法，是將它打散成爲經濟活動或部門——譬如農業地理、運輸地理、工業地理，以及貿易和服務地理等。這部分將向你介紹將經濟世界區分成爲可以掌控的區塊的不同方式——不是分成經濟活動的部門，而是分成單一統合過程的三個連貫部分（生產、貨幣和金融）。在當代經濟裡，主導性的成組關係在性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因此代表大部分全球經濟的統合過程，是所謂的資本迴路（circuit of capital）——以圖形顯示於圖I.i。



圖I.i　資本的迴路。
出處：Lee, 1999

貨幣（M）在圓圈的頂端被那些想要投資的人置入迴路。這大部分是透過向倫敦西提區（City of London）或紐約華爾街的證券交易市場等金融中心而運作。沿著我們的圖形圓圈順時針移動，這種無論虛構或眞實的貨幣，被用來購買**商品**（C），包括勞動力（LP）（像是汽車工人）和生產工具（MP）（像是一條裝配線，以及鋼鐵、橡膠和各種其他金屬）。這些接著在生產過程（P）（例如一座汽車工廠）裡組合起來，生產出進一步的商品（C'）（例如一輛車）。這個新商品出售得到比原先投資的貨幣（我們最初的M）還要多的貨幣（M'）。M和M'之間的差異稱爲剩餘價值，或者在日常語言裡比較常稱爲利潤。這筆錢又準備在投資到下一回合的生產裡。剩餘的實現是資本主義經濟背後的原理——那些辦不到這一點的公司、組織和個人，就會破產。那 94
些能夠經常辦到的，就會茁壯興旺。因此，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消費和交換都結合起來，成爲達到創造利潤或產生剩餘之目的的手段。

這一切的地理都是極富活力且動態的，因爲資本主義的界定特徵之一就是它的關鍵組成部分——資本和勞動——名義上是自由的。價值或剩餘的創造，透過特定經濟空間且在這些空間裡發生。我們可以將這些空間細分成爲三個主要類型——生產空間、投資空間和消費空間——每一種地理都會在這個部分討論。首先，在第10章，李（Roger Lee）將探討生產的地理。他指出，生產不侷限於正式的工廠和辦公室經濟空間，而是圍繞著發生在家裡的**社會再生產**議題。他也強調，生產的空間如何逐漸變得動態而有彈性，但在此同時也容易淪於幾乎是立即崩潰。在第11章，提克爾（Adam

Tickell）藉由探問貨幣來探討一開始是什麼刺激了生產。他說明了貨幣雖然不受束縛、四處移動，卻具有非常特殊的地理。有一小群世界金融中心，是投資資本的主要來源，形成了全球金融產業裡非常緊密的核心。他接著說明這種全球情境如何映照在國家層次，在此金融服務再度傾向於集中，並導致漸增的社會排除和極度不平等的財富與貧窮模式。

相反的，在第12章，戈斯（Jon Goss）討論了消費的遍在特質，並試圖瞭解我們所有人內在消費特殊產品的衝動。他說明了這種衝動如何是讓我們獨樹一幟的慾望的產物，然而，在我們的消費行動裡，我們變得像其他好幾百萬人一樣。他繼續討論的不是消費的地理，而是地理如何被消費。他就此不是指你身爲學生如何消費這門科學，而是關注消費空間逐漸奠基於幾種原型空間場景的方式，例如節慶的市場。透過消費的行動，我們完成了一個資本迴路，並協助展開了下一個迴路。但是這幾章都顯示了這不僅是經濟過程，而是根植於關鍵性的社會和文化過程。對地理學家而言，要探討的關鍵問題是這些過程如何結合起來，產生整套非常精確的空間場景，並藉此而運作。就此而論，經濟只能在特殊空間裡實現。它永遠不會發生於抽象中，像是圖I.i，而是迴路裡的不同部分，會不斷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程度完成。但是，這幾章都指出了，這並非單純地將經濟活動描繪到空間上——空間本身就構成了經濟體，並且攸關經濟體的成敗。

延伸閱讀

雖然出版於十多年以前，並且主要關注的是英國，但以下兩本書依然提供了經濟地理的最佳介紹性材料。另外有一些比較新的文獻，關注經濟的某個面向，但這兩本書是這個課題最廣博的一般性導論：

- Allen, J. and Massey, D. (eds) (1988) *The econom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Massey, D. and Allen, J. (eds) (1988) *Uneven re-development: cities and regions in transi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以下較新的書籍也涵蓋了經濟地理的廣闊領域，但在性質上比較不是導論：

- Lee, R. and Wills, J. (eds) (1997)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rnold.
-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有關經濟地理的最新作品，你應該瀏覽《經濟地理》（*Economic Geography*）這份期刊的最新幾期。這能讓你瞭解這個領域當前的研究課題。

第十章　生產

Roger Lee，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第一個故事：資本、賽車與經濟區域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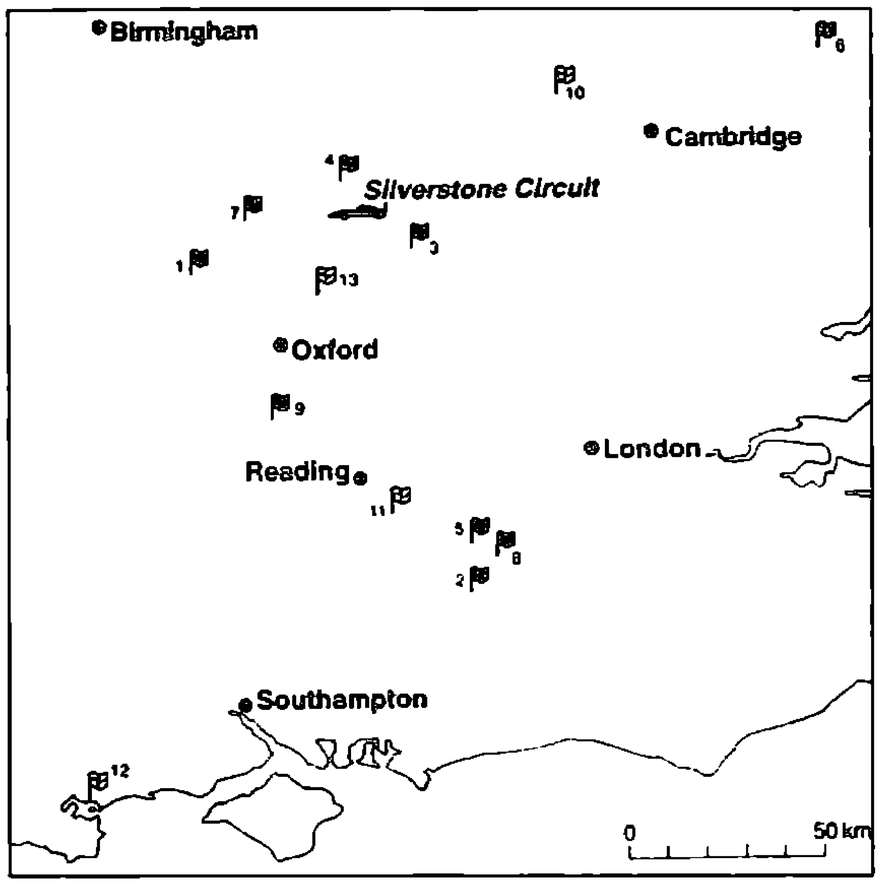
1997年耶誕節前夕，英國政府嘗試把一級方程式（F1）賽車排除在歐盟提議禁止菸草商贊助運動賽事的禁令外，有關這項爭議的許多報導之一，出現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頭版。和《金融時報》的大部分文章一樣，這項消息也跟經濟地理有關。但是，在質疑一級方程式（主辦國際汽車大獎賽的公司）威脅若通過廣告禁令，便要將汽車大獎賽撤出歐洲的眞實性同時，這也顯示了**地理對經濟活動而言不只是個結果，也是構成性的重大影響因素**。

政府對一級方程式撤出的威脅非常認眞，他們過於簡化的假定認爲，賽車的生產地點只與其**消費**有關（也就是在國際汽車大獎賽的跑道上）。如果F1賽車撤出歐洲，F1賽車的生產地點也會隨之移轉。這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因爲F1和印地（Indy）大賽的車輛生產本身就是高科技產業，不僅大量使用航空電子及汽車製造業的技術，也回頭貢獻了許多技術、知識和創新。這個產業創造了五萬個工作機會，其中許多都是高技術性工作，因此如果英國的生產縮減，甚至中斷，影響所及將遠超過製造賽車的地理和組織範圍。

《金融時報》記者格里非斯（John Griffiths, 1997）用來反駁撤出威脅的資料來源，是亨利（Nick Henry）和品區（Steven Pinch, 1997）這兩位經濟地理學者對「賽車谷」（motor sport valley）賽車生產的研究（圖10.1）。

> 這是以牛津郡（Oxfordshire）中部爲核心形成的賽車公司的區域群聚，主導了全世界的競賽車輛生產。這項研究就是要問，爲什麼在全球化和電訊發達的時代裡，世界大多數頂尖賽車公司還是選擇擠在英國的小角落呢？
>
> （ibid: i）

研究的結論是，這個區域的競賽車輛生產之所以能獨占世界鼇頭，是因爲「該區域具 96
備以知識爲基礎之社群的地理集中特徵」。這是高度彈性化的工業組織模式。這個產業特有的中小企業，創造了專業技術知識和產出，透過密集的互動網絡而在賽車谷的各個公司間流通。他們也從總部設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型工程和航空電子公司擷取經驗和資訊，沿著一條相當陡峭的學習軌道，創造並交換知識，並且與某些世界最大的公司接觸。



🏁 FORMULA ONE

1 Benetton Formula

2 Ferrari UK Design Centre

3 Footwork Grand Prix International

4 Jordan Grand Prix

5 McLaren International Ltd.

6 Pacific Grand Prix

7 Simtek Grand Prix

8 Tyrrell Racing Organization

9 Williams Grand Prix Engineering

🏁 INDYCARS

10 Lola Cars Ltd.

11 March Cars Ltd.

12 Penske Cars Ltd.

13 Reynard Racing Cars Ltd.

圖10.1　賽車谷。

出處：Henry, Pinch and Russell, 1996

因此，「設在谷外的話，就得冒著喪失在知識社群中地位的風險」，這也意味了減少甚至喪失在產業裡有效投入生產的可能性。因此，一級方程式要撤出歐洲的威脅，也就只是虛張聲勢的動作。構成賽車產業的公司，和它們一手創造的賽車谷地理形勢已有深厚依存關係，不論就短期甚或中期而言，撤離該地區都不是可能的選項。這是因爲「競爭力的單位不是公司，也不是整個部門，而是整個網絡、區域及其知識的流動；這裡是個**創新區域**（innovative region）」。簡言之，在這個產業裡，於社會層次建構出來的生產**地理**，是舉足輕重的因素，也因此這種地理沒有那麼容易在其他地方複製出來。英國政府在這件事情上的無知，使其飽受難堪且激烈的批評，不僅因爲政府被賽車主辦者的大筆捐款收買，[1]也由於政府未能認識到地理在經濟裡的重要意涵。

生產地理

這個故事闡明了對於瞭解生產及其地理很重要的一連串議題：

- 生產本身必須被生產出來。創造出生產的地理（這個案例中是高度網絡化的知識社群），是生產的基本要件。**生產地理不僅是生產活動的結果，更是生產得以發生的手段，就生產的有效性而言，它也是決定性的形構因素。**
- 再者，人〔例如，艾克勒史東（Bernie Ecclestone），一級方程式的老闆〕在這個過程裡也很要緊。

[1]Bernie Ecclestone是F1的創辦人，於1997年5月準備普選中，捐了100萬英鎊給工黨。在後續有關菸草商贊助F1事件的後續爭議裡，剛贏得選戰的工黨政府被迫退回這筆捐款。

> 生產是個社會過程，而且……其發展，包括地理的發展，並不是外力造成的機械性後果。（然而）……關鍵所在並不是經理人的個人風格……而是歷史變遷乃透過社會過程和社會衝突而達成的這件事實。（人）……絕對可以……帶來改變……但侷限於他們行事所在的廣大脈絡。
>
> （Massey, 1995: 15）

- **生產只是整合緊密的一組廣大迴路中的一個階段**：投資涉及了將資本流引入（及引出）生產活動；勞力的僱用和解僱，以及在特殊地點組織通常極爲複雜的生產過程；成品的銷售和分配；相關部門裡範圍更廣的生產過程；以及在下一回合的生產裡持續投資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切活動的要點就是產生利潤，然後再投資這些利潤，以便開啟下一回合的積累或利潤創造**。這在規模、地理、技術或部門上，都可能會與前一個回合相當不同。
- 生產受到迴路中主導性的評價基準（資本主義經濟地理中的獲利率）影響。資本與勞動，尤其是具高度流動性的資本〔一個例子就是一級方程式把汽車大獎賽的登場（另一種生產）地點，移離席佛史東（Silverstone）的能力〕，在回應獲利率和風險（這裡是受到有利可圖的廣告收入影響）下流通的方式，會對生產的軌跡和地理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除非闡明生產如何聯繫上先前資本投資的形成過程，以及收益再投資生產的後續過程，否則就無法瞭解生產**。
- 同時，生產是極爲複雜而動態的過程，會隨著科技變遷和產品需求而不斷變化。**因此，要界定「產業」，並且在周邊劃出清楚的分類界線，十分困難，因為各個產業相互流通，型態不斷重塑**。在賽車谷的案例中，谷內的「產業」就很難與航空電子及先進車輛工程產業分開來。
- 生產是複雜的社會產物，爲各種脈絡性的影響力量所塑造，有關生產的新聞報導也有同樣情形。前述賽車谷的報導，就受到了質疑（Lilley and DeFranco, 1997），因爲這篇報導過於強調**供給地理**（geographies of supply）對於生產的影響力：

> 一級方程式賽車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對賽車與車隊的投資。席佛史東國際汽車大獎賽的設施，位於肥沃谷地的中心點，絕非偶然。如果一級方程式賽車的事件演變成全歐洲的經濟現象，那麼英國賽車衍生的企業，都會面臨風險。 97

要認出這裡遊說免除菸草商於賽車場打廣告的禁令論點並不困難，對F1產業（汽車大獎賽）產品的需求，就是來自席佛史東之類的賽車場。如果禁止菸商廣告，那麼在這些場地舉辦賽事的盈餘就會減少，變得比較沒有吸引力。如此一來，一級方程式可能會決定把將產生收益的消費場地，從席佛史東搬移到另一個對菸商廣告的威脅沒那麼大的地點（可能離開歐洲）。那麼，對於賽車生產地理的主要區位影響力將會

消除，賽車谷的生產也將遭受打擊，進而威脅這項高科技產業在全歐洲的未來發展。這種詮釋說了一個不同的故事——投身於另類**論述**——**生產是由對其產品的需求所塑造**，而不是由生產所在的地理條件來決定。

- 這個另類論述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涉及了生產條件的社會建構。一位英國前首相老是喜歡說：「你不能頑抗市場」。[2]這句話的意思是，經濟地理是自發性的，市場過程則是這種地理形勢中的機械性驅動力量，超越了社會控制。但是賽車谷的經濟地理，卻顯示了不同的情形。

以上兩種論述的爭論，重心在於維持賽車谷做爲生產區位的這個問題上，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影響力有多大。然而，**需求和供給的條件都是社會產物**。需求來自受媒體推銷的F1／印地大賽車的奇觀和**圖像學**（iconography），而且受到控制廣播及這項奇觀報導方式（例如透過廣告）的法令限制所影響，而供給（最明顯展現於競賽車輛生產的地理）可能得到政策的鼓舞，譬如導向於發展公私合夥，藉以促成諸如賽車谷之類的創新區域特有的高度合作和互賴，也將該地提升爲效率日佳的生產重心。因此，市場絕非「不可頑抗」，而是可以用各種方式塑造來達到特定目標的社會建構物。

這些觀察結果表明，爲了瞭解生產，我們應該多思考生產所在的更大脈絡和連結，也就是迴路（circuits）的問題。

生產與再生產

無論多麼有啓發性，一個例子總是不足以說明生產的全貌。前文討論的案例中，有個很明顯的省略，這是在生產之經濟地理的故事中經常缺席的因素。大多數生產並不是發生在有支薪正式工作的專門空間或場所，例如工廠、測試場、辦公室，以及通訊網絡等這些構成賽車谷的重要成分，而是發生在未支薪的空間，最明顯的就是家裡。

家是家戶服務生產（「家戶裡的龐大生產能量」）發生所在的地理（Murgatroyd and Neuburger, 1997: 63）。根據各種估算假設，英國家戶產值大約占GDP的40%到120%。這些數字十分驚人。但是數額龐大並非它們之所以重要的唯一原因，還有其他原因。我們在這裡只提三個。

縱使男女的有償勞動力比例日趨平等，家戶生產主要還是由女性負責。英國男性在有償勞動上所花的時間是15%，女性則是9%。[3]相較之下，女性有近四分之一時間

---

[2]這段引言出自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回應金融或工業危機的時候，她遵循新自由主義經濟論述，將危機解釋爲自然的，超越了社會的建構和控制，因此（國家）干預不僅無效，而且有害。

[3]這項數據和後文其他數據指的是全體16歲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23%）花在無收入，且絕大部分以家務爲主的工作上，在這個項目上，男性花費的時間只有16%。若將有償勞動和家務工作的生產合計，英國女性花了32%時間，男性則花了31%時間。有鑑於女性在正式經濟，以及正式經濟之外的非消極活動裡，參與程度都 98
急速增加（Lee, 1998），這種**性別**差異化的生產活動，對於當代社會裡複雜變動的男女關係，及其導致（經常是負面）的社會後果，都有深刻影響。

家戶生產之所以重要的第二項原因是：「全國收支帳中列爲最終消費的項目裡，有許多實際上是家戶生產事業的中間消費」（Murgatroyd and Neuberger, 1997: 64）。同時，家戶生產和有償勞動的關係也絕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活動和地方不同而有所差異〔丹麥有償和無償工作的比例是2：1，美國大約是1：1，荷蘭則大約是1：2（ibid.）〕，同一個地方也會隨時間不同而有差別。此外，生產的這兩個部門間，「經常有替代和互補的情形」（ibid.）。家戶生產不斷改變的科技，本身可能是許多國家有償女性勞動力成長的一項因素，而且可能使某些形式的家務工作，例如清潔工作，成爲正式經濟的一部分。

這類生產工作的連結和迴路，指出了家戶生產的第三項特色：它在維繫（或未能維繫）人類生活的社會再生產迴路中的重要地位。經濟地理不只牽涉了運動場、辦公室、商店、工廠、演唱會、藝廊、市場等地發生的生產、消費和交換。事實上，經濟地理涉及了建立可持續的社會再生產迴路的社會鬥爭，透過這個迴路，對於社會生活延續具根本重要性的價值之生產、消費和交換，才能夠跨越時空而維繫下去，也才能夠建立於地理和文化層次上的構成，並在社會層次導引的條件下，使這些迴路得以創造、維持和轉化。[4]

社會再生產迴路展現了工作和家庭之間的緊密互賴與相互構成。通常以家庭爲中心的價值生產和消費，對於再生產勞動力、並使之能持續投入生產工作而言是必要的，一如工作場所裡生產工具（例如機器、通訊網路、生產地點等）之生產性價值的消費，對於維繫生產和消費也不可或缺。因此，家戶生產以及維繫家戶生產的性別關係所帶來的大量經濟貢獻，也就成了維持**社會再生產**迴路的要素。於是，構成賽車谷主要勞動力的男性，必須仰賴消費家中生產的各種服務，才能持續從事正式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家戶服務是無償的，因此僱用這些勞工的公司得到了大規模隱性補貼的支持。

資本迴路之爲社會再生產的迴路

對任何社會再生產迴路而言，建立一套明確、至少暫時得到接受，而且在整個地理空間裡能夠維持的社會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條件。藉由建立社會行動規範，以及進步和倒退的指標（什麼是好／壞，較爲理想／較不理想），社會關係提供了社會溝通和理解的基礎。因此，社會再生產迴路的形式，以及它的目標、意義和企圖，受

[4]Lee（1999）探討了這些觀念。

到了主導性的社會關係所界定和塑造。

99　當代世界經濟地理中，主宰性甚至是決定性的社會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其根本特色就是（資本家對）資本的所有權和控制，與（勞工對）勞動力（投入生產性工作的能力）的擁有和掌握，是區分開來的。雖然這種勞動與資本的二元區分呈現方式，對於當代資本主義是過度簡化了，而且許多人致力嘗試降低其意識形態和政治重要性，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社會關係，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迴路軌跡和實際運作方式上，一項極爲強大的決定因素。

圖10.2　家務勞動與金融產品的銷售：1950年代個人貸款的廣告。

Credit: © HSBC Holdings Plc

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下，資本和勞動彼此「自由無拘」，將資本投入迴路的唯一理由，就是期待它能增加價值。再者，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相互「自由」，創造出極度競爭的狀況，每一方都得找到另一方，在具有最高生產力水準的生產單位裡結合起來，才能維持競爭優勢。所以，在資本主義底下，生產、消費和交易只是創造剩餘（surplus）（或利潤）的手段而已，剩餘可以透過資本來積累，並再度投入循環以追求更多剩餘。勞動與資本的相互自由，特別賦予了資本在時間與空間中有很高的移動能力。**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迴路的地理，也因此極富動態且不斷擴張**。就是在這種具移動性、動態且極富引導性的再生產迴路裡，資本主義生產才得以發生，生產地理也才得以建構出來。

摘要

- 生產僅是社會再生產迴路的一個階段，這種迴路維繫了跨越時空的消費、生產和交換網絡。
- 生產現象遍及這些迴路，最明顯是出現於家庭中，而且大部分是無償的。
- 再生產迴路取決於建立溝通、意義和指向的社會關係，這引導了我們如何參與經濟地

理，並加以瞭解和評估。

- 當代世界中塑造生產的社會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替社會再生產帶來了格外有力且富塑造性的目標和判準。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空間

價值的創造，或者說的更精確一點，爲了擴張價值而予以轉化，這種現象通常發生於生產空間（參見圖I.i），包括家庭在內。物質和精神性的投入結合於勞動過程中，以便藉由製造超出投入成本的產品來增加價值。拿理髮來說，牽涉了以具生產性的方式，結合生產地點（例如家中、街上，或是理髮廳）、生產工具（剪刀、洗髮精、水、電力）和技術勞動，創造出產品，也就是理好的頭髮。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這件交易的意圖，是要讓理髮對消費者而言的價值（外觀、舒適、儀容）——其交換價值——超過生產過程中耗用的投入價值，同時產生物質剩餘，並且提升理髮師的名望（藉此增加其勞動力的潛在交換價值），此外，對評價整個生產活動而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加體現於這項生意中的資本價值。如前文所述，這種價值生產的目標在於實現利潤，並以資本形式來積累，以便用於資本迴路的後續積累。理髮的生產（和消費）只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

生產（體系）的生產（和整合）

這並不是說生產本身是個簡單或附帶的過程；眞相絕非如此。生產要能夠發生，價值要能夠創造，都必須先啓動三組過程：

- 資金和投資來源必須明確且到位。這些過程發生於（本身生產於）資本迴路的再生產領域（參見圖I.i）。
- 必須建立和設置好一個地點，以便在生產工作中集結和組合生產工具與生產力，用最有效的方法創造價值。生產出來的商品則必須流通以實現（剩餘）價值。
- 必須透過企業力量的運作來組織和活化這些活動。

經濟地理中有關生產的研究，向來著重第二組過程，但若是少了第一組和第三組的構成性脈絡，就毫無意義了。是以，生產的經濟地理學傾向於忽視了史托波（Michael Storper）及沃克（Richard Walker）所謂的「生產系統整合」（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Storper and Walker, 1989: 125）。 100

這種整合經常發生在再生產領域的**霸權**（hegemony）空間內（Lee, 1999）。再生

產領域裡的活動，包括對資本迴路效果的評估（以各種類型的獲利率來衡量）。**但這些評估方式本身必須先生產出來**。[5]專家，譬如財務分析師，負責蒐集並處理相關資訊，他們專精特定再生產領域（例如產油或日用品零售），替相關金融機構工作，幫它們以最有效方式投資，並出售他們的專業知識／服務給其他投資者以獲利。分析師運用「專家」知識（或信念），回顧過往的資本積累循環，評估各個生產區位、組織和形式，在預期獲利率目標上的成效。根據這些評估，資本可能會移轉進入或撤離特定生產空間，或是投資到其他可能產生更多利潤剩餘的活動，並且極佳化風險和獲利率的關係。

這類工作需要參考世界各地的大量資料（通常分秒必爭），擁有將資料轉化爲有意義資訊的能力，並評估其重要性。因此，評估性生產的地理經常發生在霸權空間中，也就不足爲奇了（Lee, 1999），這些霸權空間大多集中在高度地域化的金融活動群聚裡，位於諸如倫敦、紐約和東京等主要金融中心，以及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法蘭克福等地理範圍較侷限的小型中心（圖10.3）。只有在這種金融中心裡，才容易取得評估迴路所需的資訊。但是，單單這個因素還不足以解釋金融活動集中少數地區的現象，由於資訊科技的普及和相對廉價易得，可以迅速而便利地跨越地理空間來即時傳播資訊，使得金融活動有突破地理集中的潛能。

不過，資料要派上用場，必須先轉換成資訊，而資訊必須加以評估。這些要求使得在工作場所內外接觸擁有專業知識的其他人，變得十分重要。面對面溝通，以及接觸資訊的各類用途和使用者，可以促進評估工作，並且促成了這類生產活動的群聚。就算是再生產領域中（參見圖I.i），於地方層次操作的銀行分行經理，也越來越常利用基於集中控管之信用評等和評分系統的標準化風險和獲利評估，而非倚賴當地或個人

圖10.3　法蘭克福的銀行業中心。
Credit: German Information Centre, London

[5]生產發生於生產領域，以及再生產和實現（realization）領域。雖然區分出資本迴路裡的生產領域很方便，但價值的生產對於再生產領域、實現領域，以及生產領域的運作都很重要。再生產領域裡的價值生產，主要採取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的形式；實現領域裡的形式則是貿易、零售和後勤服務。

知識。這麼一來，地方單位原本的裁量權便不復見，而被移轉到霸權空間中，但那裡的評價判準比較著重國際金融評估，而相對忽視地方的關切。

生產鏈

要呈現複雜的生產活動，方法之一是利用生產鏈（production chain）這個觀念（Dicken, 1998）。有效的生產牽涉了各種生產單位（公司、產業、生產體系）內部和彼此間複雜活動的整合，每個環節都對價值創造有貢獻。這裡的問題在於，某些活動之 101
間的關聯比較緊密（因而造就了「產業」和「生產鏈」），有些活動間的關係卻比較疏遠，背後的因素到底是什麼？在這個整合過程中，一般認爲有兩組影響因素最重要。

工作場所與公司

要想劃清產業之間的界線，雖然並非不可能，但確實越來越難。史托波和沃克（Storper and Walker, 1989: 128；另參見Massey, 1995: Chapter 2）就正確指出了產業不可能固定不變，因爲它們不過是「分工和整合動態過程的一個階段」。因此，要想瞭解產業和生產體系的動態構成，有必要從實體和法律上構成產業的較小單位，也就是工作場所和公司開始。然而，工作場所，諸如家庭、工作坊、工廠、辦公室、店鋪、基礎設施節點、車輛等，每個地點不論就規模、形式，以及其中進行的活動範圍，都有顯著不同，而其形式也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有極大變化。它們活動的大小和範圍是由規模（scale）經濟（生產產出和工具的規模對單位成本的影響）和範圍（scope）經濟（公司涵蓋的活動範圍對單位成本的影響）來決定的。[6]

交易

各產業間的整合和分化程度，是由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以及公司內或公司間的**相關交易成本**塑造的。公司可以選擇將生產內部化於一處工作場所，或一連串工作場所，或者藉由購買其他公司產品或服務的方式將生產外部化。在外部化的極端情況中，每一項活動都由個別公司承擔，公司之間的交易則由市場或網絡關係來主導，或者，經由契約轉包出去，讓承包商相對於主公司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和法律獨立地位。在內部化的極端情況中，整條生產鏈都可能位於單一公司內部，交易則由層級化架構來組織，或是透過一連串內部市場和利潤中心來進行。

所以，生產鏈是由一系列技術上相關且具社會引導性的活動構成的，並由規模經

[6]如果單位產出成本隨著產出規模的增加而下降，就有了規模經濟；若單位成本隨著產出水準的提升而增加，就產生了不經濟的情形。當兩種以上活動在單一公司或生產單位裡一起進行，要比分開從事還要便宜的時候，就有了範圍經濟；如果將任務拆解由專門生產單位承擔反而比較便宜，不經濟就產生了。

濟和範圍經濟及其交易成本來動態地劃定邊界。它們以各種方式來協調整合，包含了「大小公司、大小工作場所的複雜網路（這些公司和工作場所的邊界不一定會和產業邊界一致）」（Storper and Walker, 1989: 136）。生產鏈除了提供我們一個有用的視角，來看待現代高度社會分工下經濟地理的動態和複雜，也擺脫了比較形式化而靜態的「產業」定義。生產鏈反映了經濟地理做爲再生產迴路循環的觀念，藉此，在決定是否投入下一回合積累以前，價值的生產都會不斷受到評估。

生產鏈不僅是價值從生產移往消費的單向流動。舉例來說，各位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你便是在創造或毀損價值。書本開開合合，翻來翻去，或許在書頁上劃記，你身爲消費者便毀損了這本書的物質價值。但是在思考書本的內容後，你就改變了自己，增進了（我們這麼希望啦！）你的能力和理解程度。如此一來，你就不只是在消耗價值，還在創造價值：你就不只是個消費者，也成了生產者。就像賽車谷所顯示的，生產鏈上的許多活動也有同樣情形。一位參與者取得的資訊可能會轉化成爲他自己的活動或產出，並以其他形式，譬如改良過的產品，回饋給資訊來源。

地域生產複合體

地域生產複合體（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是具備以下特性的廣大工作場址：

> 將不同的生產活動納入彼此互利的關係中，規模和範圍皆大於個別工作場所、公司，甚至……產業。地域形構對產業運作至關重要，因爲地域形構提供了整合生產體系的方式，遠遠超越組織規章、市場機構，或是所有權及契約法規的限制。
>
> （Storper and Walker: 138）

地域或區域生產複合體的一個例子就是賽車谷；倫敦西提區（City of London）則是另一個事例。這些複合體裡的空間鄰近性降低了連結、移動和資訊分享的成本，基礎設施的區位固定性替有效互動建立了資源基礎，而複合體的邊界限制了外部移動的範圍。

這類交流使得外部規模經濟得以發展，[7]規模經濟則會隨著交換成本降低、交換頻率和形式的增長，以及體系中資本流通速度加快等所導致的聚集作用（agglomeration）而鞏固。如此一來，空間群簇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規模經濟，也可能因爲範圍（不）經濟的運作所導致的水平和垂直分解（disintegration），而使得社會分工益形擴大。[8]

102

[7]隨著產出水準增加，生產的單位成本會降低，而其原因是譬如跟其他提供投入和需要產出的公司發展了連結、培養了技術性勞動力，或是專門知識或支持性服務。

[8]垂直整合是指將生產鏈裡的幾個階段結合於單一公司中；分解則牽涉了將這些階段拆散成爲分離的控制所在。水平整合是指將各種活動和（或）公司融合於生產鏈裡的同一地點；分解則牽涉了拆散這些活動。

進一步的經濟崛起於專業勞動力的再生產（透過地方訓練和教育體系）、（專業）知識和基礎設施的供應、越形頻繁且方便的對話和比較所導致的交換過程改良，以及地域化的溝通信賴手段、理解、詞彙、知識形式和績效表現相關的管理結構，都可能跟隨聚集作用而出現。簡言之，地域生產複合體可能產生一個動態、彈性、以地域爲基礎的生產結構，並基於公司和工作場所內部及彼此間的密集互動，對資本迴路地理中的短期變化有特別良好的回應，進而提升位於生產複合體中公司的生產力。

但這種生產地理的效能也有其限度。譬如，可能會產生交通壅塞和污染等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而且空間群集現象在較難預測且不穩定的短期互動體系中比較常見，在這類體系中，面對面溝通、知識和設備的分享，都十分重要。同時，地域生產複合體的外部經濟雖然會阻礙競爭者進入，但也會使得參與其中者難以脫身。這種僵化體制限制了地域複合體處理嚴重結構衝擊的能力。這類衝擊的一個例子，就是一級方程式賽車要移離席佛史東的事件，而根據有關賽車谷情形的一種說法，這個事件可能會造成地域生產複合體分崩離析。再者，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地理上擴張且具侵略性的資本迴路，可能會造成地方生產者逐漸加強它們與生產複合體以外世界聯繫的條件，因而破壞了內部連貫性。大型跨國公司可能挾其強大的內部企業連結，以及相對強勢的經濟力量所產生的動態企業地理，來達成這種結果（參見Dicken, 1998）。

生產的組織與組織的生產

生產只是一個階段，雖然複雜、混亂、戲劇性強、有高低起伏，但依然是漫長廣闊的社會再生產迴路裡的一個階段。個別資本必須以儘可能有效（有利可圖）的方式，組織並激發它們的活動。據此，公司就不只是法律實體，而是一個架構，資本可以在其中運作、跨越地理空間來分散生產工具、僱用和遣散勞工、儲存剩餘資本，並統管複雜的生產過程。也許更重要的是，公司是資本從事競爭的主要實體管道。雖然在這方面，公司與其所在的地域生產複合體的關係似乎很明確，但狄肯與史瑞夫特（Peter Dicken and Nigel Thrift, 1992: 284）卻認爲，這並不是全貌：

> 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及其地理形貌，是由企業透過特殊方式而接合起來的，諸如透過採納特殊產品和製程技術、透過採購和投資決策、透過它們對僱用關係、勞動過程與勞動分工和整合的影響力。這種過程並不會以抽象普遍的方式進行；它們會具有明確的認知、文化、社會及政治形式，而其所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雖然不全然如此）是由企業塑造，那些有辦法發揮較大社會權力的大企業，影響力尤其深遠。

要瞭解這類組織，不能只從組織架構圖或生產的空間結構下手，而是要設想其爲：

> 人們在公司裡做事的方法，運用特定思維邏輯、應用特定的信念、意識形態和集體理解，參與特殊的社會網路，並且影響特定的立法和行政機構。換句話說，組織形式鑲嵌在認知、文化、社會與政治之中。
>
> （ibid: 283）

要在公司裡從事這些事務，牽涉了權力的運用，要以能夠創造競爭優勢的方式，塑造內部和外部環境（其他公司、州省、城市、區域、市場）。當然，公司組織動態的效能，要在再生產領域裡決定（見圖I.i），若其積極參與地域生產複合體的分工，也會受到相當影響。即使如此，生產組織及其運作所在的權力網絡，不僅是內部固有體系，而是對生產空間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公司必須能夠辨認和利用生產鏈裡開放給它們的可能性，如我們所見，價值在生
103 產鏈裡可以朝兩個方向流動。瑞典家具家飾製造與零售商「宜家家居」（IKEA）就是一個例子。宜家家居是個創新的生產組織，不僅因爲它擁有性質獨特的零售點（圖10.4），也因爲它與供應商組成了生產性的夥伴關係，包括銷售專業、諮詢和資金，因此同時消費和生產了供應商產製的價值。同時，從IKEA購買家具自行組裝的顧客，也成了這家公司（不必支薪的）生產人力，這樣也連帶開啓了生產鏈裡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像是自行組裝者成立的專業公司，回應受到自己動手做（DIY）精神刺激而需要協助的顧客。

摘要

- 生產透過消費和轉化體現於其他財貨（例如勞動力、書籍、機器、知識、金融等）的價值而創造價值。
- 這個複雜過程在再生產領域中受到調節、評估和整合。
- 價值的生產在生產鏈裡向前或向後移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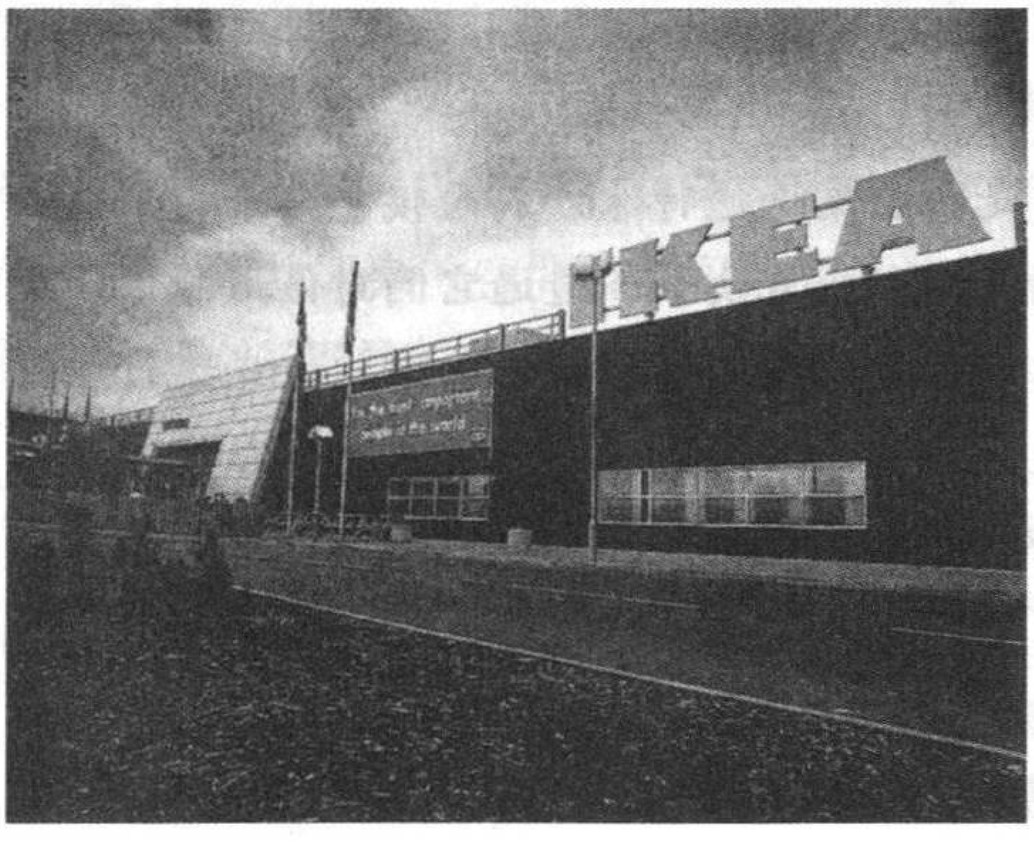


圖10.4　IKEA：位於大塊基地的零售服務生產空間，交通方便。這裡並未顯示過度擁擠的停車場和壅塞的連絡道路。

- 價值的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相互連結，支持了地域生產複合體的形成和出現。在複合體中，公司和工作場所之間的交易更為便捷。
- 然而，個別公司成功與否，不能完全從它們在地域生產複合體中的位置推知，而是要從這類複合體中大致上是地域化的各種可能性，與個別公司組織能力之間的互動，才能夠得知。

第二個故事：資本、金融與全球經濟地理

如果在未來三到五年，本行從亞洲地區獲得的收益還不到三成，本行就不是世界性銀行，只是一間歐洲銀行而已。

德意志銀行亞太區集團執行總裁Simon Murray（Fisher, 1996）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是世界最大銀行之一，經營的生意是生產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以第一級資金基準（tier one capital base）來計算，[9]它是世界第六大銀行，若以總資產來估算，則是世界第二大。在歐洲，德意志銀行在這兩個項目上都排名第一。1996年，德意志銀行宣布將大幅增加在亞太地區的營運活動，以求從歐洲區域性銀行轉型爲世界性銀行。目標是要擠進亞洲前三名投資銀行：也就是要從1993年亞太地區收益占總收益微不足道的狀況，轉變爲至2001年亞太地區收益要占30%；1996年，這項比例大約是10%。這項政策最後會把這間創立於19世紀，設計來降低德國對英國金融業依賴的國家銀行，眞正轉型爲一間世界性銀行。

爲什麼德意志銀行要採用擴張到新區域以增加產能的策略呢？答案之一是它沒有什麼其他選擇。世界經濟地理的逐漸**全球化**（例如，世界貿易、投資組合和直接投資的比重越來越高，知識的流動，以及用於政府公債等金融工具利率的全球評價標準），迫使銀行必須有能力替需要全球性而非區域性建議和產品的顧客，生產金融服務。再者，如果要維持本身跟日益全球化的競爭者一決高下的能力，銀行就必須順應時勢將自己全球化，才不會將也日益全球化的客戶拱手讓人。

雖然德意志銀行在28個新興市場（即當代世界經濟地理的主要經濟發展區以外的地方）都有分行，但許多競爭者擴張得比它們還要廣。[10]繼續以國內市場爲主也行不通了，因爲連國內客戶都要求全球性的金融產品，包括建議和金融服務。德意志銀行於1997年5月退休的前任總裁寇伯（Hilmar Kopper）就認爲，這間銀行「出了德國，就連在歐洲都不夠強」，除了承認「我們永遠也推不動碩大無朋的美國銀行」外，也應該

[9]指在短期知會下可以取得的資金規模。

[10]1996年，花旗銀行（Citibank）在77個新興市場有據點，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KSB）是53個，荷蘭銀行（ABN Amro）是46個，霸菱（ING-Barings）則是37個。

「躋身世界前五大」投資銀行（Fisher, 1997）。

104　該銀行擴展到亞太地區的策略是花費60億馬克，在18個國家設立分行，並僱用超過5,000人生產金融服務。這是一種直接投資，藉由冒著風險投入固定投資，並將大量資金暴露在投資於該銀行經驗極度不足的區域裡的風險中，來擴大銀行產能。

所以，他們爲什麼要選擇這個地理區呢？第一點，事實證明，要讓歐洲銀行具有在美國跟美國銀行競爭的膽識，實在是難上加難。[11]另一點是，亞太地區有些跟當地特性有關的特質，兼以在世界經濟地理中的地位，十分吸引人。急速的經濟成長（直到1990年代末期）將世界地緣經濟均勢從大西洋移轉到亞太地區，也創造了水利、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需求。與此同時，該區域許多地方的高儲蓄率創造了一個資本庫存，卻沒有得到既有銀行的良好管理，也缺乏在發展完備的金融市場中的其他出路。經濟發展也刺激了內部經濟整合的急速成長。到1997年爲止，亞太地區有40%國際貿易是在區域內部進行，也因而強化了全球經濟地理的三大區域架構（Castells, 1996; Dicken, 1998）。再者，該區域的強大華人經濟網路，也提供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良好跳板。

但是，這種投資風險很大，不僅因爲像南韓、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經濟體的金融體系體質脆弱，就算不提日本，1997年底至1998年初在該區域爆發和蔓延的金融風暴，就清楚證明了這一點。投資不會保證成功，而且雖然德意志銀行規模很大，它仍然有義務接受金融市場對於它做爲全球性銀行表現的評估。德意志銀行對於亞太地區投資所設定的評估判準，是投資報酬率要達25%。目前爲止，報酬才勉強超過設定數額一半，而東南亞金融風暴使得達成目標的嘗試更加艱難。因此，1998年1月：

> 德意志銀行做出震驚（法蘭克福）股市的聲明……宣布該行1997年獲利因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將大幅降低……
>
> 德國最大銀行宣布已經額外準備14億馬克（7億8,300萬美元）應付亞洲可能發生的一切風險，它在這個地區還在建立其商業及投資銀行運作。這麼一來，營運利潤將減少三分之一。1996年德意志銀行的營運利潤是58億馬克，比前一年度增加37%。
>
> （Fisher, 1998）

就算是德意志銀行這麼大的銀行，也得拿出前一年度利潤的四分之一來做預備金，這點出了這場金融風暴對於在東南亞做生意的銀行來說有多麼嚴重，以及即使是最大的銀行也冒了多少風險。[12]這也顯示了在廣大的社會再生產迴路中，生產只是一個

---

[11]然而，美國是投資銀行業務發展最成熟的市場，而且在1998下半年，德意志銀行宣布併購美國第八大銀行Bankers Trust。

[12]當然，反諷的是，有一種廣爲接受的觀點認爲，亞洲危機的原因是在該區域運作的主要銀行過度沉迷於輕率的貸款政策。

經常被評估的階段而已。

同時，德意志銀行也面臨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競爭，像JP摩根（J P Morgan），美林（Merrill Lynch）及高盛（Goldman Sachs），在商業銀行業務方面，則遭遇花旗銀行這類大型銀行，以及幾家歐洲銀行的競爭。如果德意志的策略奏效，就可以替自己打穩新的生產地理，讓它得以在全球化經濟地理中，以更有效（更能獲利）的方式營運。不過，要是策略失敗，自身的價值就會減損，而其貶值的營運地理就會被更強大的競爭者搶走。這些競爭者要不就是吞併德意志銀行的營運地理，增加自身的全球力量，不然就是加以合理化，避免重蹈昂貴的覆轍。除了記錄一家金融企業和企業生產地理的衰微，如果新的企業策略家要擔負這種任務，亦即提升其他全球投資銀行業的獲利率，這個案例也能派上用場。所以，企業的生產地理是耗費了龐大資本和心力才創造出來的，但可能會全部或局部遭致淘汰抹除，該地區的社會再生產迴路，以及最直接遭受影響的員工都會蒙受極大挑戰，金融生產的地理形勢也會因此轉變。

結論

生產是複雜但非常實際的過程，要接受在金融市場工作的金融分析師的成效評估，他們對於高移動性資本的地理軌跡，擁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生產會發生在各式各樣的環境裡，從以家庭爲中心的網絡，到最成熟複雜的企業，或是地域生產複合體都有。生產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生產價值，也因此鎖定要維繫社會再生產。但是，「價值」的性質是由生產運轉所在與憑依的社會關係來界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價值是以獲利率來界定，所以「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一詞代表了新自由主義捍衛者希望生產達致的目標。 105

在這個創造價值的計畫裡，生產也是地理景觀的積極創造者，地景可以提升或限制生產能力，以及改變這些地區及置身其中人民的面貌和生活方式。同樣的，由於被認定無法持續有利可圖的資本循環，使得資本離開某些生產地景，移轉到其他地方，也會對該地區及其人民造成莫大傷害，唯獨留下遭到拋棄的身分認同（圖10.5a及b）。

生產透過其整合個人到生產關係網絡中，並多少堅持要求符合企業目標的能力，同時可以賦予和剝奪身分認同。經常聚集在特定地域及特定年齡層（在西方社會裡，年輕和年長男性的這種狀況要比女性明顯），數量不少且持續增加的失業人口，缺少生產或接觸生產的管道，與有效的社會再生產迴路脫節，逐漸公認是重大的社會問題。這種情形給失業者一種疏離和脫落的感覺，認爲社會規範不但跟自身無關，而且是造成失業者困境的原因。

在全球尺度上，大約有三分之二世界人口被排除在有效的社會再生產迴路之外。他們與這種迴路隔絕，又得面臨窮困和殖民強權留下來的社會組織的殘破地景所導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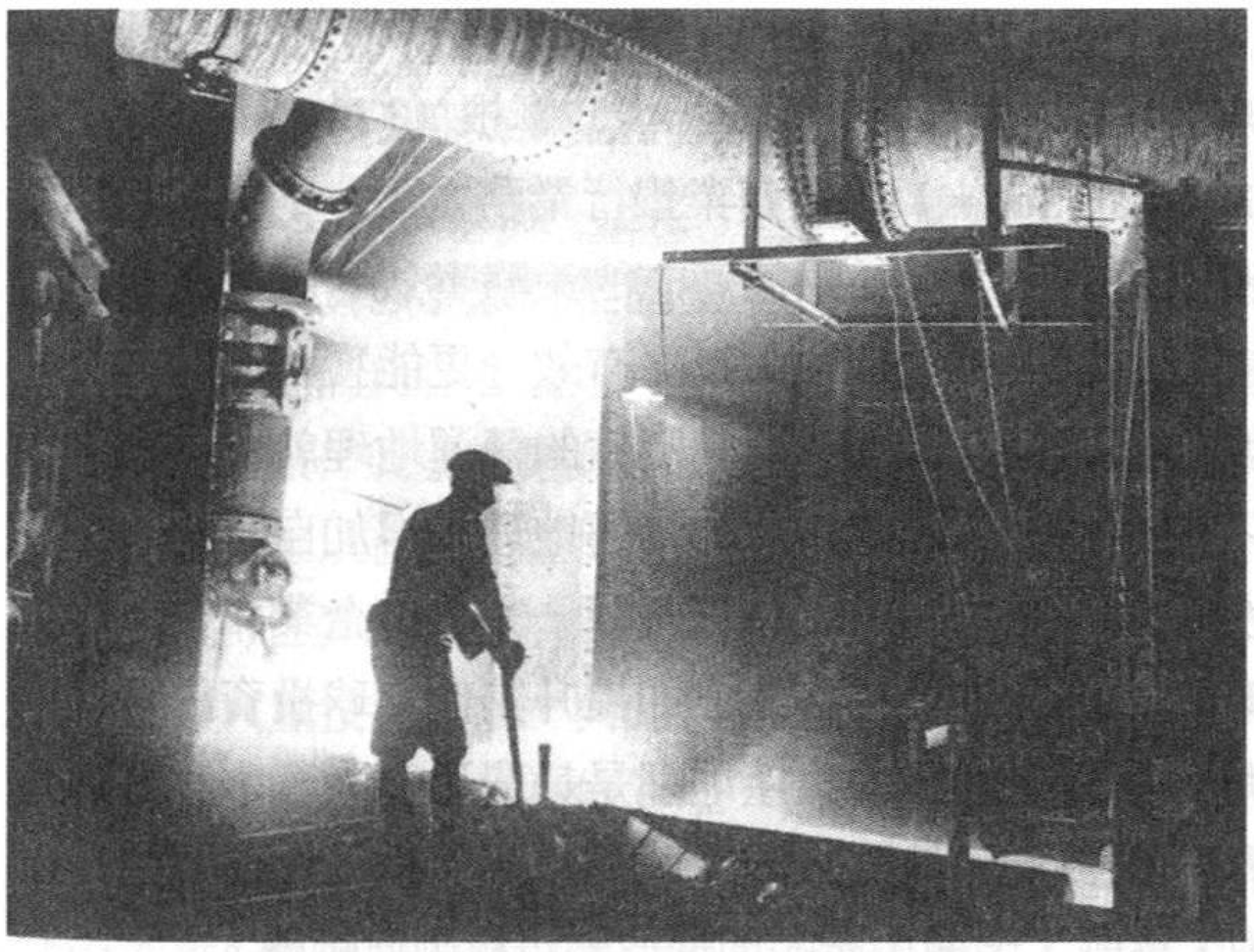


圖10.5
(a) 諾丁罕夏 (Nottinghamshire) 的史坦頓 (Stanton) 鼓風爐一景。
Credit: Popperfoto

圖10.5
(b) 通訊衛星的微電路組裝室。
Credit: Telegraph Colour Library

的社會衝突，求生存都來不及了，根本無力反抗。然而，貧困人群中的強者有能力從
106 事犯罪經濟，例如非法藥物的（大規模）生產、加工和販售。在某個意義上，雖然這種現象看來恐怖，卻不是不合理的反應。不論就地理還是社會層次來說，生產都不是自發現象。生產的目標、技術、內部網絡和組織網路，以及產出，都是受到於社會再生產迴路中社會建構出來的狀況所塑造。

延伸閱讀

地理對生產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的諸多方式，下列書籍有最完整的探討：

- Massey, D. (1995)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2nd edition.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有關地理學家檢視生產的各種方法的簡短評論，參見：

- Dicken, P. and Lloyd, P. (1990) *Location in spa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3r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Row.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概述了工業區位的區位分析取向，這種取向因為孤立了生產地理而降低了其重要性。第二部分則嘗試在生產所在的社會與政治—經濟脈絡中，重建生產地理。

下列書籍討論了地域生產複合體的重要性：

- Storper, M. and Walker, R. (1989)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下列書籍透過各種案例研究，在理論和經驗上探討了當代邁向生產全球化的趨勢：

- Dicken, P. (1998) *Global shift*. 3rd edition. London: Paul Chapman.

針對生產在維繫社會再生產和賦予地域認同上的重要性，以及嘗試建立與維持替代性決策基礎的鬥爭，以便取代那些面對工業再結構卻只奠基於企業理性的概念，有各種不同探究方式，可以參見：

- Hayter, T. and Harvey, D. (eds) (1993) *The factory and the city: the story of Cowley automobile workers in Oxford*. London and New York: Mansell.

第十一章　貨幣與金融

Adam Tickell，石尚久譯，王志弘校訂

107 導言

1994年8月底，在偏遠的蘇格蘭朱拉島（Jura）上，當地一位漁民在海邊發現大量遭火焚燬的50英鎊鈔票屑，於是他通知警方。不久之後，《觀察者報》（*The Observer*）報導了K基金會（K Foundation）任意焚燒爲數達100萬的英鎊，以做爲其「藝術恐怖主義」的一部分（圖11.1）。這個由KLF樂團兩名成員成立的基金會，先前就計畫要辦一場名爲「大量現金」的展覽，就是把100萬英鎊鎚進一個框架裡。K基金會在朱拉島的行動傳出後，社會大眾的反應是不敢置信、困惑和憤怒。從很多角度來說，焚燒這麼大量的金錢都是難以理解的。即使燒鈔票的人不需要這些錢，他們還是可以找到比較有建設性的方法來使用錢。畢竟社會上總是免不了有窮人。

但是在很多角度方面，這項行動不失爲一項創造性的毀滅。焚燒100萬的行徑迫使我們思考金錢。如同K基金會成員之一德魯蒙（Bill Drumond）在一次少見的專訪中所說的，「我們創造了一樣東西。這樣東西現在存在了。有那一百萬英鎊在心裡……它就會啃蝕你」（thee data base, 1996）。如果拿來跟研發更有效的殺人機器或基因工程作物的數以十億計經費相比，也許這次象徵性的燒錢行動，也算是花錢有道了。但不管我們對此事觀感如何，它的確提醒我們一點，那就是雖然金錢已成爲現代生活的基礎，還是要記得這個現象才發生沒有多久，也還不是普及世界各地的現象，而且很少有人會停下來，好好思索錢到底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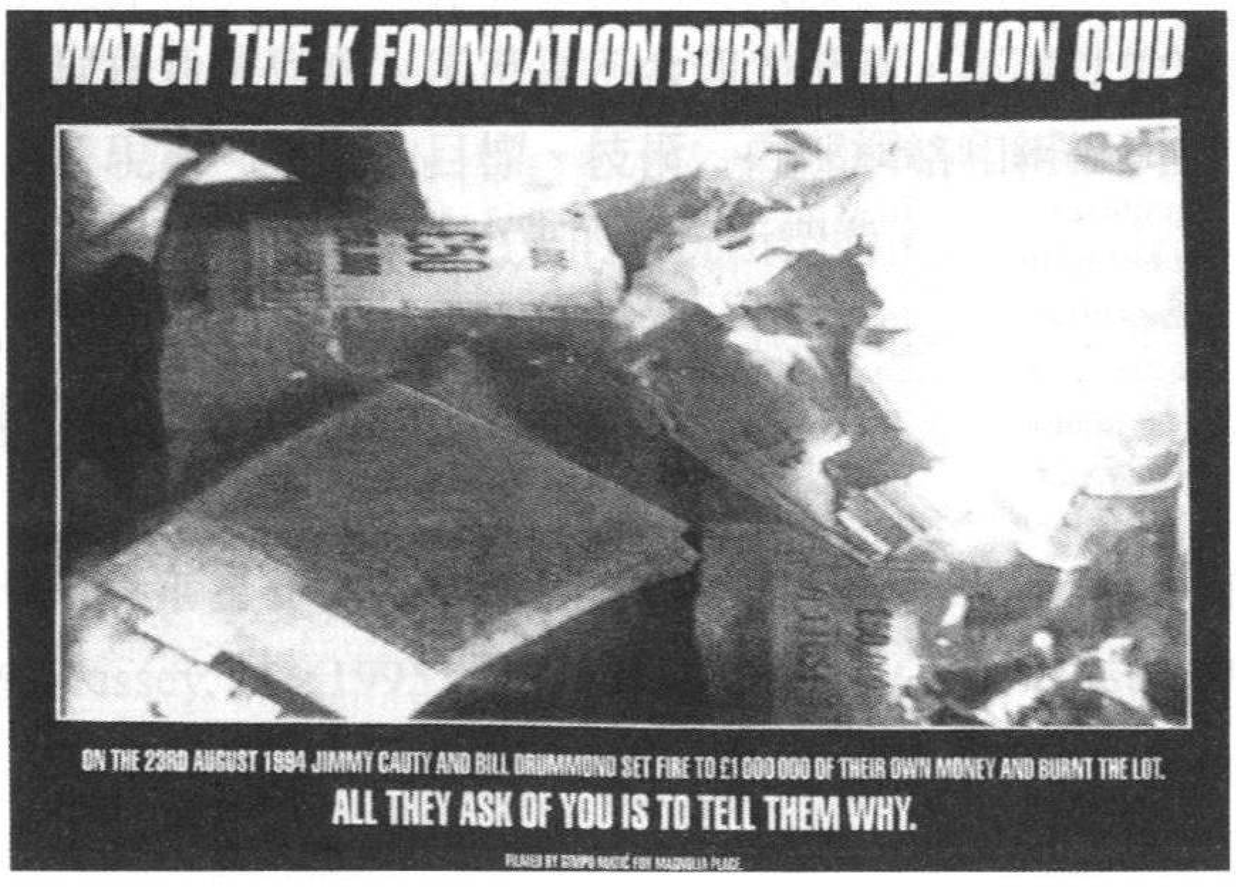


圖11.1　KLF海報。
出處：http://jumper.mcc.ac.uk/~ttl/klf/images/kfposter.jpg

在某些方面，K基金會的作爲提醒我們，錢不只是美金、英鎊、日幣和歐元，不只是 108
鈔票、硬幣、支票和信用卡，也不只是銀行員用滑鼠在電腦螢幕點選後，會環遊世界的那些數字。金錢是一項會模糊了生產性質的特殊商品。當興建圓形劇場的羅馬皇帝韋斯巴蘑（Vespasian）決定對羅馬城尿桶內的穢物抽稅時，他的兒子提圖斯（Titus）表示反對。韋斯巴蘑只回一句：「錢又不會臭」。我們今天用錢的方法也差不多，隱藏了貨物藉以排上超級市場貨架的社會和地理過程。拿一個常見的東西來做例子，譬如巧克力。巧克力的生產可能牽涉了付給種植可可豆和糖的農民極低價錢；替作物噴灑殺蟲劑；用賀爾蒙刺激乳牛過量產乳；浪費許多能源將可可豆運到加工中心；用低薪剝削工人等等。但是你購買巧克力的時候，這些一概不重要，我們只需要有足量金錢就好了，從原料到成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已經替我們完成，我們也不必明白。金錢之所以能辦到這一點，是因爲它是**價值的儲存**，我們用東西來換錢，因爲我們可以用錢來買其他東西。[1]

理論上，錢是不太具有地理性質的。與大多數產品不同的是，錢既不會爛，也不會鏽（雖然通貨膨脹及不同通貨的價值差異，確實會影響其「價值」）。在亞伯丁（Aberdeen）和倫敦，一英鎊的價值都一樣；在舊金山和紐約，甚至是波哥大（Bogota），一塊美金的價值也都相同。再者，19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各國政府紛紛邁向「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場，兼以電信產業的科技進步促進了全球貿易，促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繫有了相當快速的發展。這些發展使得某些評論者相信，金錢不再「受限於疆界」，而且整個金融業不再因爲地理差異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歐布萊恩（Richard O' Brien）所寫的一本極具影響力的書中（1992: 1-2），就有這種說法：

> 地理的終結，做爲應用於國際金融關係的概念，指的是一種經濟發展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地理區位對金融而言不再重要，或說不如以往重要。在這種狀態下，金融市場的管制者再也無法完全掌控他們管理的領域……對金融機構而言，這代表只要在資訊及電腦系統上有適當投資，它們的地理區位選擇就會大幅增加……
>
> 仍然會有試圖維持地理控制的勢力……但是，隨著市場和法規的整合，地理的相關性和基於地理來做決策的需要勢將改變，甚至消失。

然而，本章內容會告訴各位，金融還沒有走到「地理終結」的狀態。這不只因爲金融是具備獨特地理形勢的產業，也因爲它留下了許多地理影響。在這一章，我將著重於國際金融中心對金融產業持續發揮的影響力，以及金融產業地理再結構的方式，如何不知不覺導致了市中心區的衰落。

---

[1]金錢還有其他使其變得獨特的性質。它不僅是交換的手段，它實際上透過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資本迴路創造了價值（參見圖I.i）。

國際金融地理

以其無形的投入，以及對「自由化」後電信業的極度倚賴，金融業應該可以擺脫區位的傳統限制。然而，矛盾的是，金融活動高度集中於少數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東京是最明顯的例子，這些地方正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絕大部分國際金融交易都發生在這些城市以及次一級的中心，例如新加坡、芝加哥及法蘭克福。以1993年爲例，當年的紐約有342家外國銀行，倫敦有312家，東京有97家；這三個城市占了國際銀行借貸業務的40%以上，25家世界最大的證券公司裡，有23家總部設在這三個城市（Choi et al.: 1996）。

國際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維持主導地位，是因爲它們龐大的規模有自我強化的效果。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24小時不停運作的全球整合金融市場，需要一個實體的營運地點，而且，根據沙森（Saskia Sassen, 1990）的說法，這些管制中心有維持市場一貫性的作用。倫敦、紐約及東京的傳統經濟力量，使得它們在成爲國際金融體系的「區域代表」上具有競爭先機，而它們的力量之所以能持續，多少是因爲它們分別位於不同時區，這樣便能夠從事全天候的交易。以倫敦證券交易所爲例，在某些時段，外國證券的交易量遠遠超過本地證券交易量。

109　但是，國際金融中心的便利位置，並不能完全解釋它們持續主導金融市場的原因。在歐洲，巴黎和法蘭克福官方一直在嘗試增進它們的金融服務基本設施，以求超越倫敦。類似過程在亞洲也可以見到，而且更爲成功，那就是新加坡和香港都致力將自身定位爲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金融仍然維持高度集中於少數金融中心的局面，因爲金融業的性質對這種地理集中現象有正面鼓勵作用。經濟上，金融中心受惠於科技和勞工的「聚集作用」。挾其眾多的潛在客戶，倫敦及紐約這類既成的中心，一直都位居資訊和電信科技創新的前沿。同樣的，它們也吸收了一群擁有高度專業技能的高薪勞工，這種情形有助於吸引需要技術勞工的新金融機構。瑞德（Reed）就說：

> 制度性基礎結構使其得以協調資本與資訊的來源……和行銷……以便量身訂製滿足個別國家、區域、機構或個人的獨特要求，而無須犧牲規模經濟，以及採購和行銷活動的專業化。在這個中心裡，電腦和資料庫對於高度整合的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場、投資、貿易、生產及政經情報體系都很重要。此外，中心內的許多活動都超越了任何單一國族國家的權限和控制，包括中心所在地的母國。
>
> （Reed, 1981: 61）

此外，金融中心裡不斷增加的銀行，不只是增加業界競爭者的數目，也提升了整個市場的規模。

一些比較無形的因素，也有助於解釋爲何科技變化並不會帶來全球金融地理的終

結。借款人在需要大量用錢的時候，希望很快取得款項，理論上，大型既有金融市場能夠提供這種服務。然而，史瑞夫特（Thrift, 1994）已經證明，大型市場通常是由小型市場網絡組合而成，價格經常因爲不可靠的消息而快速變動。然而，這種善變情形非但沒有損害大型市場，反而鞏固了它們的基礎，因爲社會網絡讓交易者能夠很穩當地解讀市場變化（圖11.2）。在這個意義下，公司必須「善於社交」，因爲「你認識什麼人」有助於你發展生意關係和利潤，而且如果每個人彼此距離很接近，要發展關係就簡單多了。此外，隨著金融部門越來越龐大複雜，金融中心做爲新產品基地及信用中心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

整合的全球金融市場加快了金融空間「扁平化」的趨勢，在這種金融空間裡，時間範域縮短了，地理距離在決定產品價格上不再那麼重要。雖然這個過程至少從19世紀以來就持續進行，但全球市場裡新金融產品的發展，意味著即使買方和賣方「在地理空間上可能相距遙遠，但彼此間的時空距離卻可以忽略」（Leyshon, 1996: 70）。最重要的發展堪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的成長。開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目的，是要讓公司可以管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變化。最常見的有「期貨」（futures）和「換匯」（swaps），這些商品基本上是要讓公司知道在未來特定日期，他們要支付多少匯率或利率，一如個 110
人以固定利率借款，也是要確保他們不會因爲貸款利率上升的影響而蒙受損失。

圖11.2　倫敦國際金融期貨和選擇權交易所（LIFFE）營業大廳，Canon Bridge。
Credit: LIFFE

表11.1　幾種金融衍生性商品的市場（以10億美元計）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期貨	583	724	935	1259	1541	2251	3019	5103	5945	6074
換匯	500	867	1330	1952	3450	4449	5346	8475	11303	17713
期貨選擇權			371	953	750	1268	1615	2668	2918	3112
換匯相關產品		180	300	450	561	577	635	1398	1573	3705
合計	1083	1771	2936	4614	6302	8546	10615	17643	21739	30602

註釋：1995年資料無法和先前時期資料完全在同一基礎上比較，因爲母體變大了。

出處：BIS (1996)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s*, 26 August, Basle, p. 35 and BIS (1997)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s*, 28 February, p. 33.

1970年代初起，特別在20世紀最後20年內，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衍生性金融商品也成了商業生活中的普遍特徵。如表11.1所示，1995年未清償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約，估計高達30兆6,020億美元，10年內成長了2,800%。但是，雖然謹慎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可以協助公司管理風險，但最近一連串巨額投資損失卻與這類商品有關。最驚人的一次投資失敗發生於1995年，霸菱銀行（Barings Bank）新加坡分行一名行員因爲相信日本股市會維持相對平穩狀態，拿衍生性金融商品來押寶，結果實際狀況是日本股市急速滑落，害得霸菱損失了九億英鎊及獨立經營權。這次霸菱危機對我們瞭解過去一世紀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具有啓發性意義。1890年，霸菱銀行由於對阿根廷的貸款發生問題，也曾經歷嚴重金融問題，但當時緩慢的生活步調使得那次危機拖了好幾年才面臨危急關頭，英格蘭銀行得以有時間組織救援方案。1995年的危機只花了幾天功夫就爆發出來，英格蘭銀行察覺到問題的時候，只剩不到24小時來處理。

霸菱這類機構的失敗，對相關人士來說是場悲劇，但越來越多人對金融市場國際化和新金融商品的發展有所疑慮，原因就在於這類新事物有升高全球金融市場崩潰規模的潛能。1994年美國國會負責調查的總審計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公布一份報告，提到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使得國際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顯著提高。GAO說，如果一間大型金融機構在衍生性金融商品上蒙受很大損失，公司與市場之間高度連結的特性，將會使損失傳布到全世界。再者，1990年代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是，另有兩項因素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風險。第一，近來具複雜金融與企業結構的大型整合金融集團紛紛興起（例如，霸菱銀行垮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複雜的企業結構）。第二，國際金融交易有越來越大部分是由少數國家的少數機構主導，如果其中一個單位出問題，產生的擴散效應會比沒那麼集中的市場嚴重，也會造成小公司不按常規辦事以提升市場占有率的壓力。

摘要

- 金融市場已有全球化現象。
- 全球市場集中在少數主要金融中心。
- 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提高了國際金融體系的風險程度。

金融的國家地理

如果金融服務在過去20年來確實已經國際化，那麼在過去兩個世紀裡，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金融體系，則是從地域化逐漸變成集中化。最明顯的大概是英國，因爲英國政府不像義大利、德國或美國政府，似乎不太關心維持區域金融基本設施的存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區域金融體系就已經逐漸邁向解體，即使當初自行發展了銀行及證券交易所，最後還是 111
走上與以倫敦爲中心的競爭對手合併一途。這個過程使得英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裡最集中的金融體系之一，所謂集中，地理上是集中在倫敦，權力上是集中於極少數銀行和保險公司手中。控制的集中化在1990年代又有了進一步強化（雖然就業方面略有分散），因爲共同持有的營建互助會（building society）轉化爲民營公司，並且與以倫敦爲中心的銀行合併。就業方面，1995年有近30萬人在倫敦金融業工作，若與英格蘭東南部的數字合併計算，則占全國金融業從業人口半數以上。此外，倫敦是全英國唯一金融業從業人員中男性多於女性的地方，反映了男性權力在業界相對較高的地位和維繫程度（參見McDowell, 1997）。[2]

馬丁與敏斯（Ron Martin and Richard Minns, 1995）曾經分析英國退休基金系統的空間架構，他們發現，雖然退休基金的來源遍及英國各地，但其管理控制卻一面倒的集中於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這種集中情形的原因與國際金融中心集中的道理相似。由於基金管理是一項高薪工作，這種集中情形對英格蘭東南部區域經濟也有直接貢獻。但是，馬丁和敏斯相信，退休基金產業這種重大地理扭曲的情形，原因在於所管理資金的實際投資方式。以占基金總額過半數的對英國股市投資爲例，兩位學者發現三分之二以上的錢投資於位居英格蘭東南部的公司，回流到其他區域以刺激投資或商業擴張的資金，則是屈指可數（圖11.3）。馬丁和敏斯憂心忡忡地說：

> 私人職業退休金體系……傷害了其他地區，因爲它吸收全英國各地存款，並將其經營、管理和投資集中在一個區域，而這個區域內的費用不斷增加，對投資方針的控制也集中一地，稅賦補貼卻遭扭曲而裨益於相對高所得者，這些都有助於支撐一個與提升全英國資本投資沒什麼關係的投資體制。
>
> （1995: 139）

[2]資料是作者經由NOMIS從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1995年就業普查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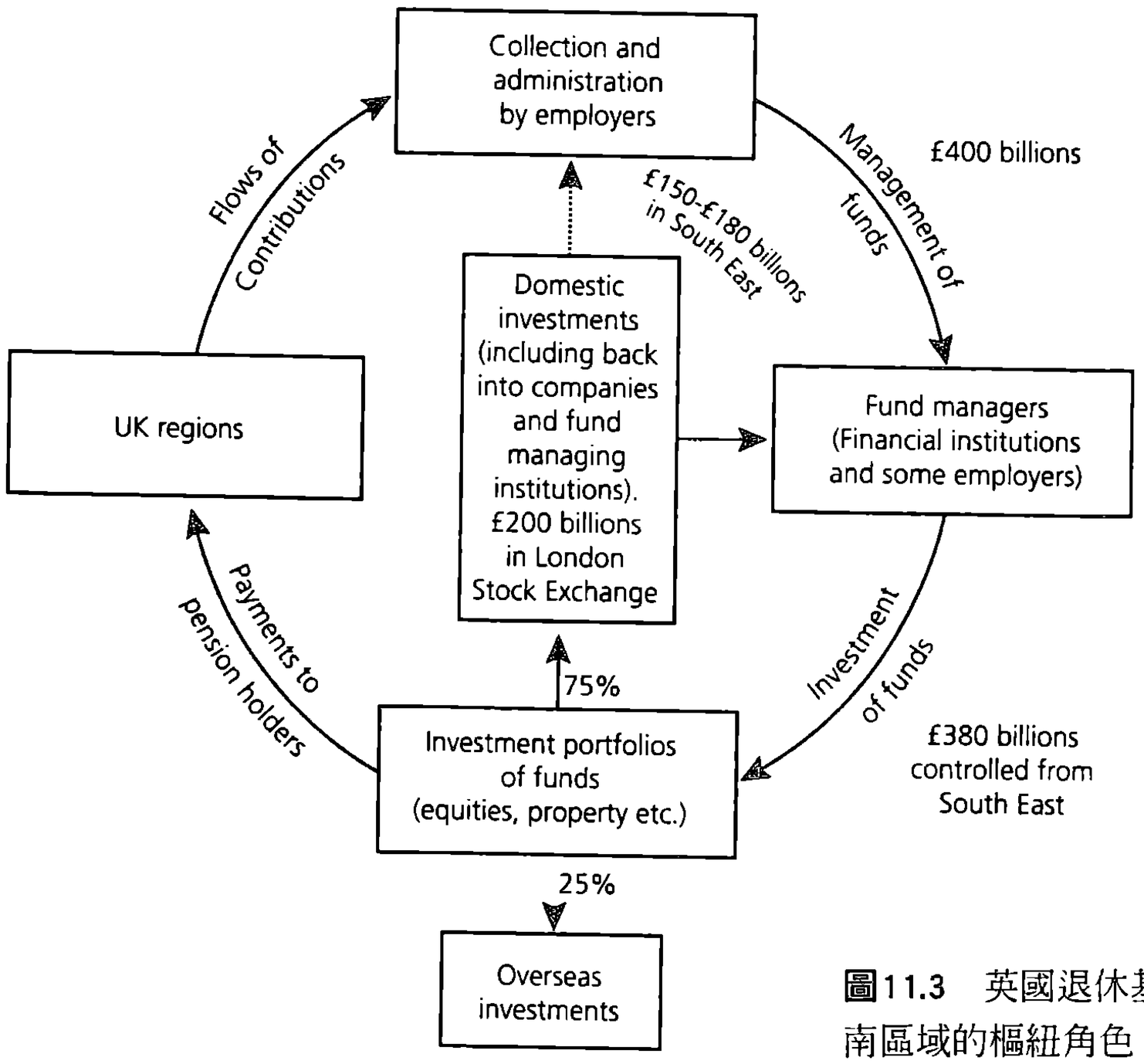


圖11.3 英國退休基金的金融迴路裡，東南區域的樞紐角色

退休基金的投資並非複製貧富地理模式的唯一金融部門因素。萊利（Wrigley, 1998）最近指出，美國零售業組織其借貸的方式，直接反映於美國零售業開張和倒閉的地理形勢上。同樣的，**創投**（venture capital）這個投資相對高風險的新興成長公司，期待獲得高報酬的產業，更是明顯集中在少數成長區域。以美國爲例，佛羅里達與史密斯（Florida and Smith, 1993）說明了創投資金絕大部分集中在矽谷和新英格蘭地區。再者，1980年代英國約有60%創投資金投注於英格蘭東南部，國內其他區域獲得的資金比例，都小於它們在英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然而，這種模式並非永恆不變。梅森與哈里森（Colin Mason and Richard Harrison, 1998）最近就指出，隨著英國創投業的進展，它的投資模式更富冒險精神，而且到1990年代中葉，全英國只有三個區域（北愛爾蘭、威爾斯與英格蘭西南部）獲得少於它們「應得比例」的創投資金。

112

如果金融的國家地理形勢有加深既有相對貧富模式的趨勢，那麼，對許多人來說，更重要的或許是，金融體系以什麼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不久之前，銀行遍布各地的分行網絡，對新入行的競爭者仍是難以跨越的障礙。分行讓銀行得以在各個區域提供各種服務，並讓銀行有瞭解客戶資訊的管道，藉以評估客戶信用狀況。就地理上來說，金融機構一直努力確保它們擁有廣泛的網絡，成功與否，部分依據就是看開戶顧客有多少。但是，提款機數量增加意味了顧客不必再到分行提款，類型化金融商品及先進資料庫的發展，也使得分行的情報蒐集角色變得沒有那麼重要，銀行也不再利用從大客戶那裡賺取的利潤，來交叉補貼客戶了。

但是，分行對銀行重要性下降的同時，新科技使得新進金融機構也有辦法進入已經過度擁擠的市場。一方面，在金融界歷史短淺的品牌，像英國維京（Virgin）和英國石油（British Gas）或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都鎖定了金融市場的特定部分。另一方面，老牌公司則建立倚賴電話通訊來從事業務的直銷子公司。這些公司組織負擔的營運成本大幅降低，方便接觸的程度則大爲提升，客戶群的經濟狀況也比較理想。經濟狀況相對較佳的客戶將享受到較高的利息，但另一種結果是，銀行一直將其網絡「合理化」。1989到1995年間，英國四大銀行關閉了超過2,000間分行，將整個分行網路縮編了20%以上（Pratt et al., 1996）。在美國，銀行持續撤離比較貧困的社區，但與此同時，卻在較富裕的區域不斷成長。以洛杉磯爲例，在1980年代，當地最大的兩間銀行總共關閉了51家分行，其中三分之二都位於低收入社區。但在同一時間，全洛杉磯郡的銀行分行總數卻成長了44%（Pollard, 1996）。

這些過程必須付出代價，但可以預料的是，成本是由窮人負擔。由於保險公司能夠更準確地評估風險，廣大的內城地區在房屋和汽車保險上，不是要繳極高的保險費，就是根本沒人願意承保。雷雄和史瑞夫特（Leyshon and Thrift, 1997）就極具說服力地闡明了，銀行界的重整**減少**了窮苦大眾與正式金融體系接觸的管道，但這段期間，銀行對窮人的重要性卻不斷提升（就水電瓦斯費的折扣或薪資而言）。這種過程在美國發展的時間最久，而「金融基礎設施」撤出窮困社區後，帶來「第二層」（second tier）金融業的成長：也就是當鋪、貸款公司、支票兌現公司，以及分期付款商店（hire-purchase shops）。狄姆斯基和維區（Gary Dymski and John Veitch）的評論指出：

> 金融結構……擴大了都市鄰里的成長和衰退。服務低收入社區的第二層金融機構無法集中社區存款，以便支援社區爲了提振未來經濟發展而針對人力和硬體的投資。這些新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僅能以很有限的方式應付社區的金融需要。它們的服務收費較高，而且來調頭寸的家庭必須抵押家中資產。影響所及，低收入、少數族裔比例高的社區與較富裕社區間的距離越來越大。結果就是社會的兩極化。
>
> （1996: 1257）

摘要

- 就國家層次而言，金融服務傾向於在地理上集中。
- 金融服務投資複製了既有的貧富模式。
-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國較貧困的民眾逐漸被排除在正式金融體系外，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但沒有那麼嚴重。

結論：政府的角色？

在這一章裡，我們談到了地理和金融業相互影響的一些方式。我們特別強調了金融體系內的風險發展，以及金融對區域不均發展的影響。這些議題讓我們想起一些很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政府應該如何回應金融業的再結構。比如說，政府是否應該嘗試更嚴密地管制國際金融？這類行動會與過去20年來的政策方向衝突，而且可能面臨很多難以超越的障礙（像是金融機構可能會移往管制程度較低的國家）。但無論如何，若不採行這類政策，可能會造成大規模金融崩潰，讓世界再度陷入類似1930年代的衰退。這也解釋了爲什麼各國政府在透過國際合作，訂定有限控制這個問題上，似乎都胸有成竹。同樣的，政府是否應該嘗試控制金融機構在地方上的活動，以確保它們對窮人提供公平服務管道，或是對內城地區進行投資呢？這些措施會遭受銀行界反抗，因爲它們肯定會因此賠錢。但是，享有金融服務管道已逐漸成爲公民權利的標誌，這類措施可以增加民眾的歸屬感（參見第20章），也可以開始矯正社會排斥的趨勢。

特別感謝

我在此要特別感謝ESRC的支持，提供了「管制金融：金融服務的政治地理學」（Regulating finance: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financial services）（H52427001394）的研究獎助。

延伸閱讀

有關金融地理的研究還在萌芽期。雖然在學術期刊（尤其是*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ic Geography*; *Geoforum*; *Regional Studies*以及*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裡有越來越多論文，但是處理這個議題的書籍很少。最近出版了三本有關金融地理的論文集：

- Leyshon, A. and Thrift, N. J. (1997) *Money/Space*. London: Routledge.
- Martin, R. (ed.) (1998)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Corbridge, S., Thrift, N. J. and Martin, R. (1996)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Blackwell.

一本比較專業的書，檢視倫敦西提區基本上偏向男性氣概的特質，也頗值得推薦：

- McDowell L. (1997) *Capital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第十二章　消費

Jon Goss，王志弘譯

導言

地理學對消費的關注，是相當晚近的事情。鑒於消費行動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這實在令人驚訝。消費是社會生活裡，因爲其本身性質而無所不在的面向之一。在這一章裡，我首先探討這種無所不在的緣由，以及它可能意味了什麼。然後，我轉而討論地理本身如何被積極地消費，展現出不僅是關注消費的特殊地理，還有地理的特殊消費。地理學迄今爲止對於資本迴路的另外兩個領域，有更多的關注。長期以來，消費就是留給社會學或文化研究等學科的東西。不過，最近已經認識到了消費是日常地理的重要面向，圍繞著我們全體。我們家裡的物品，有助於定義家庭空間，並賦予意義，我們所穿的衣服也賦予我們認同。再者，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鄉村，都逐漸被塑造成爲消費而非生產的地方。都市環境現在不僅是由工廠和辦公室支配，也由零售園區和購物中心主導。不過，重要的是，這不僅是消費地理而已，我們將會見到，每個地方都產生了非常特殊的地理消費。

消費的變貌：從負面道德到贖回的消費

就其歷史意義而論，消費在字面上是個髒字眼。它的原始意義是耗盡或摧毀，而在方言裡，它指的是肺結核，一種致命消耗的疾病。這個字眼在18世紀政治經濟學的專業論述裡獲得部分重生，取得了利用人類勞動產品的中性意義。不過，即使是當時，消費還是被認爲比生產次要。例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認爲，消費是將實現生產所必須的資源予以不具生產性的投資，因而加以排斥，而馬克思則主張生產同時產出了供消費的物品（商品），以及消費這些物品的社會主體（階級）。

現代文化批評家也保持了消費具破壞性且從屬於生產的觀點，他們悲嘆消費者受到「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ies）——大眾媒體行銷、廣告和相關活動——的操縱。這個主題幾乎有無窮盡的變化，但主要論點是「虛假需求」腐化了基本人類需求，享樂主義的「消費社群」取代了眞正的社群，公共生活退讓給有組織的商業奇觀，匿名的交易替換了人際互動，面對社會問題採取的是私人解答，民主政治退化成爲選舉的角色扮演。商品關係穿透了一切領域，無論是身爲公民或學生，家長或

病人，我們都採取了「消費者態度」，生活的經驗變成是要藉由獲取合適的財貨和服務來加以克服的挑戰（Bauman, 1990: 204）。幾乎沒有辦法逃脫，甚至異議都已經商品化成爲邊緣次文化，而有原則的抵抗變成只是其他「風格」（Frank and Weiland, 1997）。看來，我們現在全都是消費者了。但是，或許我們甚至還稱不上消費者，而
115 且讓我們自己變成了消費的對象：不僅我們的消費者認同和實踐被當成產品販賣——例如身爲電視閱聽人或大眾行銷名單——而且物體以其特性積極地占有了我們，一如我們消極地擁有它們（Baudrillard, 1988）。

近來針對這種負面觀點，崛起了一股反擊。研究顯示消費者不是被生產勢力操縱的傀儡，而是在許多方面都無法掌控的（Gabriel and Lang, 1996）。絕大多數的新產品失敗了，而且意識工業不會創造市場，一如它不會辨認和迎合潛在的慾望。

所以，我們會從產品中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展現出純熟的知識，很有技巧地分辨不同的商品。消費不僅是把東西耗盡用光，還牽涉了有創意地利用產品來建構生活風格，表現出個人和集體的認同。

當然，女人依然主導了日常消費，而厭惡女人的心態可能部分解釋了，絕大多數男性的批評家爲什麼會鄙視消費，不過，家庭主婦現在受到擁戴爲「全球主宰」，因爲她的決定影響了國際經濟關係，也因爲她對於家庭道德經濟的節儉經營而被稱爲「英雄」（Miller, 1995）。最近的女性主義史學說明了，消費者慾望如何在百貨公司裡創造出了公共空間和就業機會，改變了19世紀晚期的**性別**關係。今日，消費者集體運用市場力量，影響了企業行

「酷」消費者

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最近的一篇文章裡，葛雷威爾（Malcolm Gladwell）說明了行銷人員如何僱用「獵酷者」（coolhunter）來搜尋引領風格的「酷」消費者，以便辨認正在浮現的趨勢。有三種酷的規則：（1）酷無法定義，只能感覺；（2）酷只能夠被那些酷的人觀察到；以及（3）酷無法製造。無法以廣告宣傳來告知酷消費者他們該消費什麼，但是他們決定了趨勢，所以據說擁有對於「酷」的第六感的行銷人員，便往訪北美的內城，諮詢那些經過選擇的街頭少年。酷有很有趣的地理成分，行銷人員以慣常的創新傳播模型來談論，在都市層級和整個美國辨認誰是創新者、初期採納者，以及後期採納者。例如，在銳跑（Reebok）球鞋的市場裡，主要的創新來源是費城，而潮流是沿著東岸傳散，所以，如果芝加哥、紐約和底特律接納了創新，那麼它就會從這些主要城市傳播出去，同時保證暢銷。即使是在城市裡，某些鄰里就是比其他地方要酷。譬如在紐約，以運動鞋來說，哈林區（Harlem）是最精通、最酷的地方，布朗克斯（Bronx）多彩而誇耀，布魯克林（Brooklyn）則比較「像高中生」（preppy）。

（Gladwell, 1997: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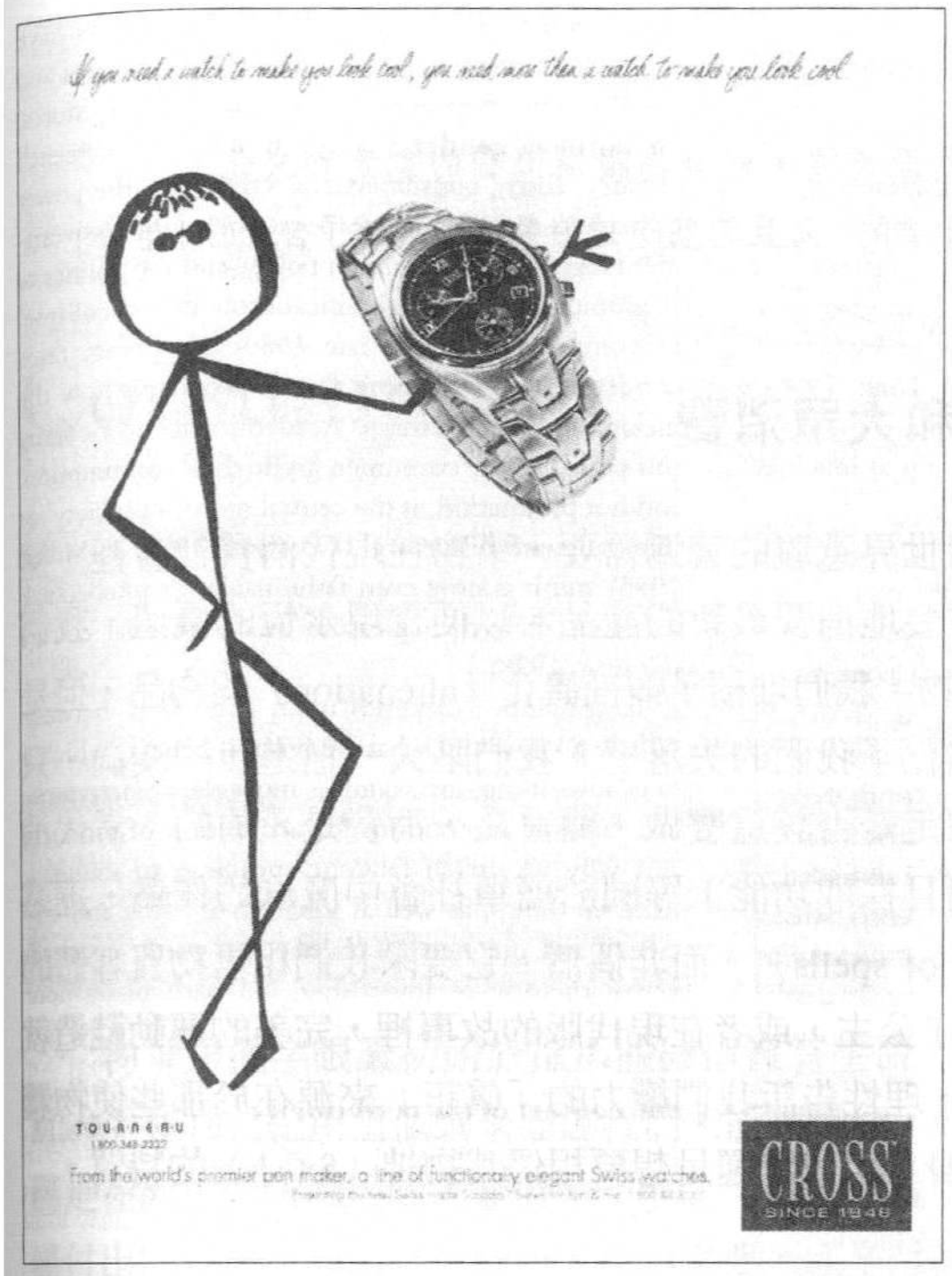


圖12.1　廣告反諷：手錶的選擇指出你曉得自己並非因爲所選的手錶而讓你酷，才顯出你的酷！
出處：Cross Watches USA

爲、政府立法和外交政策，而且消費政治在1980年代晚期共產主義的「崩潰」裡扮演了要角。購物曾經被斥爲瑣碎無聊的女性活動，現在卻是公民權利的隱喻。學院人士承認消費者的這項權力，主張是「消費而非生產，才是社會的核心動力」或是「歷史的前衛」（Corrigan, 1997: 1; Miller, 1995），而且知識分子承認自己在商業文化中獲得快感，現在甚至成了一種流行（Cowen, 1998）。

消費取決於我們所知與我們想要相信的事物之間的「落差」，這就是爲什麼廣告行銷會在獲得產品的理性和幻想動機之間徘徊，以及我們爲什麼除了會判斷事物的價值和效能，以及我們的需要，還會把想像的意義賦予這些凡俗的實質事物。這有部分是取決於廣告的語言修辭，但特別是仰賴了物體呈現的眞實或想像場景，地理學家薩克（Robert Sack, 1992）稱之爲「**商品的脈絡**」。這種脈絡幫助我們想像有物質活動以外的事情在進行，而且物體被賦予屬於自身的生命。譬如說，你是否曾經注意到，廣告如何嘗試說服你，你跟我們其他這些購買大量生產物品的現代購物者都不一樣，你特別能夠分辨眞正的意義和價值？或者你購物的地方，令你想起其他時空的所在，假定物品的自然價值在那裡是固有且永遠不變的？你也不可能沒有觀察到，商品被認定擁有某些特質，而這些特質掌握了我們：例如，雪茄品牌是強健男人的印記，而設計師標籤替精緻的女人貼上了標籤。當然，我們知道這都不是眞的，但我們經常把它們當眞的一般。我們現在也瞭解消費的一般環境和社會後果，但我們依然相信產品的純正，以及我們所有物的純眞無害。有些行銷宣傳甚至反諷地操弄我們自覺的聰明來包容這種矛盾（圖12.1）。這種同時知曉與無知，以及融合物質和象徵的能力，對消費都是至關重要，可以用**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這個困難的概念來掌握。這個概念描述了無生命的物品如何擁有了自己的生命，並有助於解釋我們對物體的慾望。

116 摘要

- 消費的觀點從強調過程中牽涉的負面道德，轉變為讚揚消費的創意和文化。
- 即使有這種轉變，這個過程依然是矛盾的，而且其基礎是消費物體被賦予自身的「生命」。

對客體的慾望：社會區別和大眾消費

雖然物體的獲取實現了人類對世界意義的普遍需要，事物在現代消費社會裡，還是有數量和性質上的差異。我們貪婪地消費最新的產品，以便實現永恆的價值。我們消費了假定金錢永遠無法購買的事物。我們堆積了彌補**異化**（alienation）的物品，但是它們顯然日益加速的廢棄，只是強化了我們的失落感。我們陷入一種進步的漩渦，只能夠回顧。我們熱愛事物，但不確定是否該這麼做。簡言之，消費是矛盾的。當代消費刻意模糊了藝術和商業的邊界而且採取功能上等同於簡單社會中魔法的作爲，迷惑（glamour）最早是指施咒（casting of spells），而非偶然。它要求我們相信物質客體的轉變性力量，使得完美的便鞋造就了公主，或者在現代版的故事裡，完美的運動鞋造就了完美的房地產代理人（圖12.2）。理性告訴我們權力的「眞正」來源在於那些使物體正當化的社會關係，而不是物體本身，但我們還是想要相信其物神（fetish）的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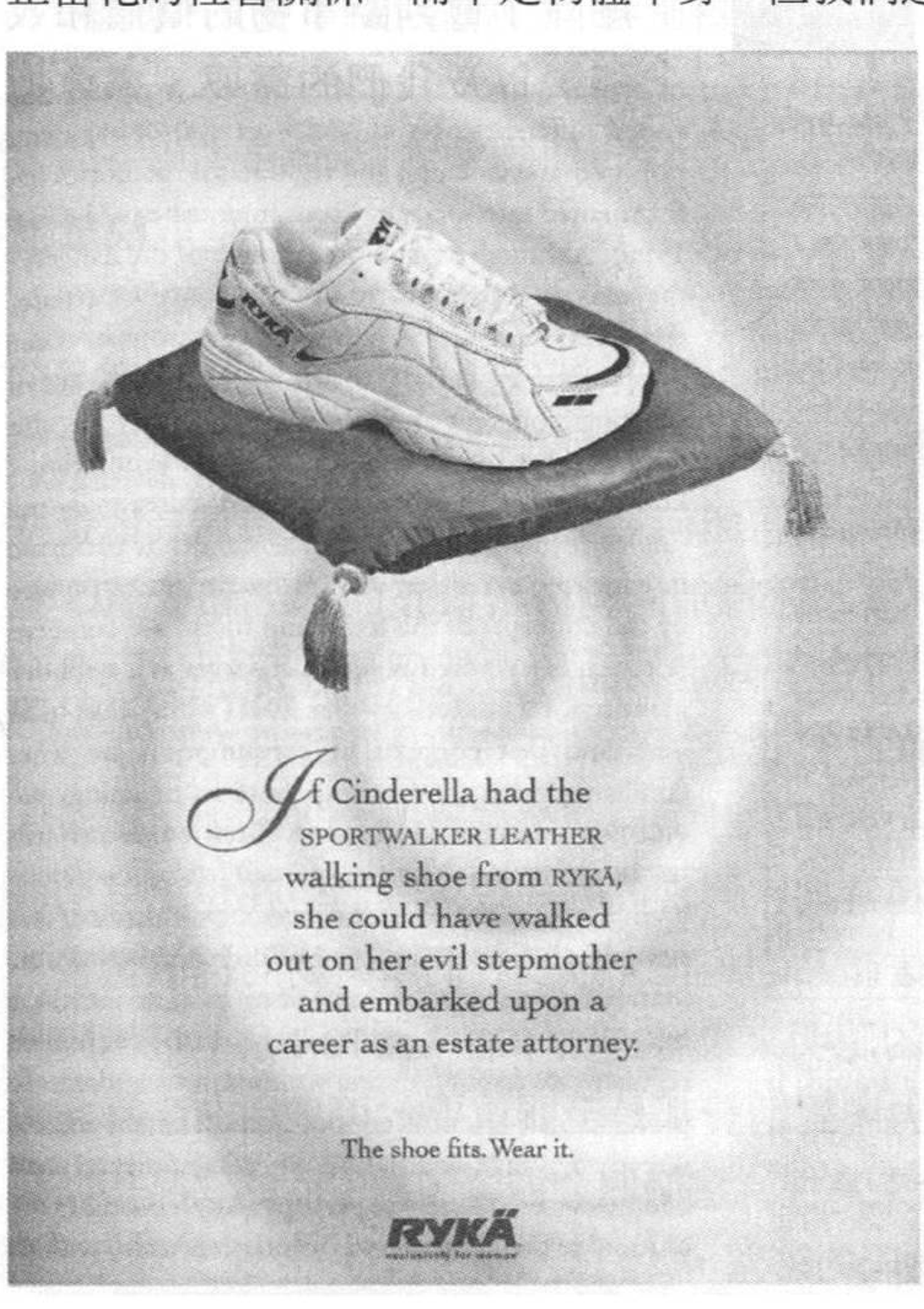


圖12.2　現代童話的魔幻物體
出處：Rykä

商品魔法

當我在美國購物中心做田野研究時，我發現兩個很棒的拜物教例子，即商品被剝去了實際的物質根源，安置在想像的世界裡。在「明尼蘇達之愛」（Love From Minnesota）這家店裡，販售一隻155美金的填充小熊：它右耳上的顯眼標籤寫著「住在北方森林深處明尼蘇達人，與鄉民、野狼和有香味的松樹爲伍，一邊傾聽湖岸輕柔的拍浪聲，一邊手工製作獨特的家鄉紀念物，就像你眼前這隻，與你分享」；隱藏在另一隻耳朵背後的製造商標籤，寫著「Mary Meyer Corp, Townshend, Vermont ……製造的小熊。印尼製」。在「科羅拉多」（COLORADO）這間戶外運動用品店裡，我拿起一件斯里蘭卡製造，奧勒岡哥倫比亞運動服飾進口的外套，問店員這其中的關聯，得到的答案是「這只是個名稱。大部分人會聯想到戶外。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稱它愛荷華或其他……誰會想來呢？」這家店的總部在紐約，在科羅拉多州卻沒有分店，不過商店的標語解釋了關聯：「記得科羅拉多不只是一家商店：它是一種心靈……狀態」。

物神這個字眼最初用於指那些據信擁有生命力量的傳統宗教對象。馬克思（Karl Marx）在19世紀用這個詞來描述我們未能認識到，商品的價值不在於它們固有的性質，而是在於它們所體現的人類勞動。他的勞動價值論引發了爭議；即使如此，你在超級市 117
場付出的價格並非由社會關係、相對需要，或是付款能力所決定的，而或多或少是由生產成本決定。再者，商品的物質來源通常很模糊，意思是它們在販售時幾乎不帶有生產階段的地理和社會關係跡象，因而擁有自身的完美世界。

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88）繼而質疑了拜物教的概念。他認爲，決定販售的與其說是物品的用處或價格，不如說是用處和價格的形象，而這些都不是物體本身的性質。否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寵物岩石」（Pet Rocks）大受歡迎的現象？這些東西是幾年前被當成可愛而無須費心維護的概念寵物販售的、沒什麼價值的煤塊。很顯然消費既是用掉東西，也是想像的行動，因此我們得到建議要「忘掉商品是適合飲食、穿著和遮蔽的東西；忘掉它們的用處，然後嘗試這種觀念，亦即商品是適合思考的東西；把它們當成是人類創意技能的非語言媒介」（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 62）。

在這個意義下，商品能夠在隱喻上和換喻上從事溝通：它們開啓了一整個關聯的世界。例如，美國汽車是有用的物體，不同製造商與型號的汽車在外形和功能上都很類似。然而，它們的名稱，從小馬（Colt）到美洲獅（Cougar），以及獵鷹（Falcon）到鳳凰（Phoenix），都是跟速度、野生自由和神話變形的強大精靈力量有關的隱喻。道理很簡單，但是爲了避免你沒搞懂，一幅克萊斯勒的廣告提醒你：「你就是你駕馭的東西。幻想一下吧。」汽車和其他商品一樣，是我們從事文化和個人幻想時的靠山。此外，呈現汽車時的脈絡也召喚了其他更能引發慾望的地理形勢：它可能停在眺

望大峽谷的岩石地表，或是豪華旅館的前庭，而且它能夠帶你到任何地方、每一處地方。汽車和其他商品一樣，把我們載離此時此地。我們大部分的開銷是支應比較尋常的家戶需要，但是甚至日常產品也擁有難以觸及的性質，服飾風格的「酷」或是化妝
118 品的「無憂無慮」在消費時改變了我們，帶我們到夢想之地。這裡必須強調，無論這種連結有多麼稀薄，我們購買的不僅是抽象符號，或是影像而非實體。有關商品的論點是，我們總是同時購買兩者。

影像和實質結合的一種方式，是推銷社會區別（distinction）。風格、品味和「階級」的區別，在需要陌生人之間經常互動的都市社會裡，以及在社會地位由財富，而非由譬如說比較直接明顯可見的身體特質決定的一般資本主義社會裡，都很重要。炫耀性消費提供我們一種即刻可以解讀的社會認同和地位的符號系統，試想你如何從某人穿戴的服飾或閱讀的報紙，說出他的來歷。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4: 136）說，消費者選擇從來就不只是個人評斷，而是構成了大致根據教育而分配的能力階層裡的「地位認定」。和馬克思一樣，他認爲消費最終是由身爲生產者的消費者地位所決定的。消費複製了社會區異，一如輕蔑的流行說法，「我可不想穿成那個樣子被人活逮」，或是「那太平凡／俗不可耐了」，這區別出了「內行人」和其他人，而行銷有時候就明白拿區異做文章，取笑那些要問是什麼意思的人（圖12.1）。

不過，消費依然不只是努力「跟上別人」。部分由於消費選擇的擴張，越來越廣泛的社會群體的水平分化，或是市場區隔化，大型且嚴格的地位類別碎裂成爲專門的「消費者部落」（Maffesoli, 1996）。雖然我曉得部落的類比有些危險，但是我特別喜歡這個概念，因爲它描述了當代消費的某些關鍵特色：例如，消費是定義了凝聚的群體和首要忠誠的共同活動；成員身分取決於獲取經常是相當神秘的知識，而且逐漸是位於正式體制之外；認同在儀式化的活動中操演；以物神和圖騰這類概念掌握的「原始」特質被保留下來（圖騰是令人敬畏的物體，做爲分享其神秘特質的集體的認同象徵）；以及，消費的脈絡是對地景及其意義的熟稔提供歸屬感的地方。每個消費者部落都有圖騰和領地。

在區隔化的消費者社會裡，我們是以個人選擇來思考消費行爲，而集體財貨源自私人對福祉的追求。然而，事實上，政府管制了交換，界定了產品的最低標準和消費水準，並且補貼或直接組織了保健、住宅、教育和遊憩服務。在20世紀初期到中期，隨著以國家中介之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爲基礎的工業資本主義形式「福特主義」（Fordism）發展，也許出現了一場關鍵性的「消費者革命」。舉例來說，試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大規模郊區化，如果沒有基礎建設、金融創新、輔助立法和管制的公共投資，就不會發生。郊區化巨幅擴張了生產和資本積累，不僅在營造方面，還有消費者耐久財，因爲每個家庭都需要一輛汽車、一台洗衣機和割草機。同時，它爲勞工提供了獨立的生活風格和消費樂趣，彌補了工作場所的整體生產力提升和強化規訓（Schor, 1998）。

針對政府在推動當代消費者地景發展上的角色，也可以提出類似論點，這些地景包括購物中心和節慶市集、運動場與文化複合體，同時促進了資本積累，以及公開補助消費。當然，這些補助有很特殊的地理形勢，不成比例地提升了中產階級的消費生活風格：鄉間變成他們的居住寢室，城市成爲他們的都市遊樂場。然而，如果有特殊 119
的消費地理，那麼也有特殊的地理消費。

摘要

- 消費由我們的各種慾望所餵養，而這些慾望取決於消費客體意象的程度，一如取決於這些客體本身。
- 品味和風格的區異在塑造這些慾望，以及塑造消費上是很重要的。
- 即使有這些區異，依然出現了大眾消費的形式，並逐漸由國家來管控調節。

地理的消費

懷舊敘事訴說了我們脫離自然世界和眞正本性的逐漸異化：理性屈服了想像，技術分隔了自然與文化，對新穎的崇拜切離了當前與過去，還有大眾媒體破壞了眞正的社會交往。零售業營造環境利用這個悲涼故事，創造了理想化的場景，透過商品的救贖力量，將失落的純眞和本眞性的恢復搬上舞台。這些場景包括了非常獨特的時空原型，有公共空間、市場和節慶場景，以及自然、原始、史蹟和童年。這些空間主題在眞實的公共領域、自由市場的社會互動和交易，以及節慶的自發性戲劇裡，於陌生人間激發出共同體的可能性。時間主題則激起了對於自然和原始社會的人類起源、19世紀現代性和國族史蹟的文化起源，以及個人童年起源的記憶。透過想像和記憶，以及各種交通工具，可以移轉到這些時空領域：在復原的船舶和火車裡運載到過去；在老照片及古董與手工藝品的「眞實複製」中召喚記憶；以及由神話和魔幻物品激發的幻想。大部分購物中心和許多商品，都以各種複雜的方法召喚這些領域。

公共空間

一般以爲，純正的都市生活在汽車、都市再開發及暴力犯罪攻擊下崩解了，然後，以令人憶起行人徒步街、大道、公園、花園和火車站等，經常來自遙遠時空的形式修補復原，例如，19世紀的歐洲主題主導了北美購物中心，許多節點（nodal point）借用了廣場和露天市集，美食廣場也很類似街頭咖啡座。即使由私人所有和控制，購物中心還是喚起了社會聚集、觀賞路人和公共表演的空間。購物中心裡經常設有公共

機構，例如托兒所、保健診所、宗教中心和政府辦公室，有時候甚至有警察局和高中；它們提供了殘障通道和家庭休息室；還籌募慈善基金補助社區活動，以及率先辦理回收方案（Goss, 1993; 1999）。其目標在於調和商業與社區，恢復我們對商業體制的信賴，因爲一般咸認商業在追求財富時已然拋棄了公民責任。

市場

現代經濟據稱破壞了帶有習俗、互惠和需要之未經中介交換特徵的傳統市場。因此，零售業營造環境利用了我戲稱爲廣場之愛（agorafilia）的主題，這是對市場失落精神的懷舊想望，用以召喚有異國和歷史風味的市場，手法是令人憶起市集的設計、風格獨特的歷史商店立面和細部、變化多端的「老店」（Ye Olde Shoppe）主題，以及小販貨車（圖12.3）。這凸顯出地方產品和小商業，令人想起小生意的價值和傳統貿易的宗教基礎。消費再度模糊了邊界：即使文化批評家抱怨對自然和藝術的剝削商品化了美學，但零售營造環境卻美學化了商業。

節慶

根據衰落敘事，我們不再爲了眞正的公共儀式而集會，而是屈服於大眾媒體精心
120 編排的節慶奇觀**擬象**。當代的零售營造環境提供場所以恢復這種集會，在易於流通、聚集和觀察人群的空間裡，在公開表演的舞台（圖12.4），以及根據儀式日程而變換的裝飾裡。它動員了群眾的興奮心情、表演美學，以及身體的情慾來誘惑你款待自己、「發現全新的你」，嘗試新面貌，或者「試試看」，藉由商品的轉化潛能，讓人憶起嘉年華服飾的功能。

圖12.3　小販貨車喚起傳統市場的感受。

Credit: Jon Goss

圖12.4　購物中心將傳統公共生活搬上舞台。

Credit: Jon Goss

自然

在當代消費裡，自然代表了原始的純淨和當前的匱乏。零售營造環境利用田園或伊甸園的美學，召喚短暫易逝的自然，經常聚焦於脆弱的生態系統和瀕臨絕種的生物（圖12.5）。在我看來，自然產品是當代資本主義下商品命運的寓言，我們受到規勸要「在尚有存貨的時候購買」。我們對於填充動物、珍貴奇石和恐龍的喜愛，自然化了形式與功能的快速廢棄，但也允諾只要我們對於永遠不會退流行的商品美學和價值有信心，就有可能恢復。它們是裝飾購物中心和商店的古董與收藏品的自然等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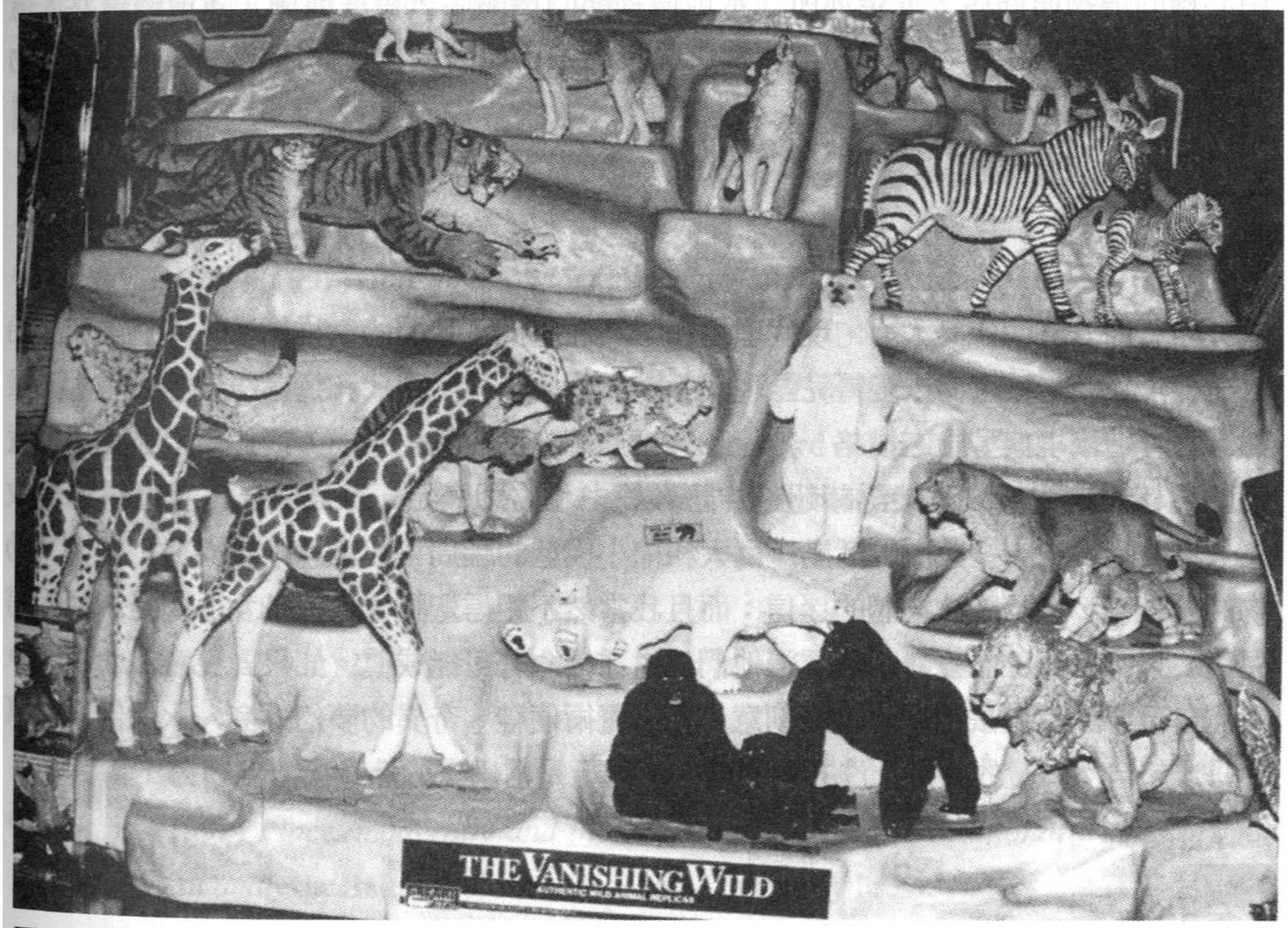


圖12.5　自然主題經常以瀕臨絕種生物爲焦點。

Credit: Jon Goss

原始狀態

在現代的想像裡，前工業化的民族「自然地」展現了現代文明長期壓抑的價值和行爲，享受著自然的管理、單純的經濟，以及對物質世界裡生命力量的純眞信仰。和自然一樣，原始狀態也瀕臨危險，這當然也提升了它的價值，而消費者和觀光客一樣，即使原始不再存在，也尋索著其眞實現身的跡象。原始狀態在奇異的場景裡被喚起，經常納入了歷史旅行和殖民冒險的主題，因此原住民的產品成爲消失中的在世存有方式的紀念品。這直接允諾了「一點點異己」。

121

襲產

根據懷舊的敘事，19世紀晚期以降發生了劇烈的文化衰退，當時還有工匠勞動的單純美德和地方社區、穩定認同及公共意圖。消費的脈絡喚起早期的工業城市、小鎭和村落，形式包括節慶市場裡複製的商業水岸、購物中心的大街，以及特產中心的村莊廣場。它們都裝飾著古老工具和古董，廢棄的生產形式的紀念物。你所在地區購物中心裡的博物館商店，或是你所在當地博物館的禮品店，再度模糊了習慣的邊界，這兩種形式都採取了展示美學，來述說這些機構各自如何恢復（商店化，re-store）了物體失落的意義和價值。

童年

隨著西方文明「長大」，現代理性和工具性壓抑了我們的童稚衝動。不過，和原始人一樣，我們的孩童尚未變得完全現代，還部分活在神話時代和童話故事的領域裡。雖然零售營造環境典型上在價格、效能和教育價值方面，承認了成人價值，但還是以兒童經驗爲核心來組織，直接訴諸超越的想像能力和立即滿足。身爲成人，我輕視童話故事，以及購物中心裡設置的活動、巨大和縮小模型的騙局；我會意地微笑對待扮裝、動物的擬人化，以及魔法物體的迷信；而且我當然不相信聖誕老人或仙女。但是，我相信兒童的天眞信念，而且我相信透過他們，這種信念有可能成眞。如果對兒童沒有信心，我們自己或許就無法相信事物的創意：相信魔術便鞋、奇異的夢幻外套、永保健康的萬靈丹、超自然力量的藥劑、洗衣皂的魔法，甚至是信用卡的煉金術。

摘要

- 特殊的消費地理有部分是透過地理的特殊消費而運作。

- 被消費的地理喚起了非常獨特的原型，包括公共空間和市場，以迄自然、史蹟和童年空間。

結論

本章指出，消費彌補了我們感受到的現代性**異化**，零售營造環境則試圖恢復我們的幸福感，從原始、眞實和內在世界中的地理和歷史原型，創造出替代性的現實。在這些脈絡裡，似乎有單純消費以外的事情正在進行，而物神化的商品顯得不僅是人類勞動的單純物質客體。這裡有某種無可否認的魔術。然而，反諷的是，雖然提供了眞實公共生活、市集和節慶場景的影像，逐漸私有化和社會控制的零售營造環境卻破壞了眞正的都市性，雖然納入了自然、原始、史蹟和童年的影像，其精湛技術似乎卻使得神話、記憶和想像越來越冗贅無用。它似乎呈現了**商品**的世界，無知於世界的**商品化**，而魔術最後變成一種幻覺。唯有認識到在我們的物質社會裡，我們的夢想和慾望正轉變爲對商品的需要，我們才能夠將我們的眞實生活願景，具體化於社會形式中，而非投射於物體之上。藉由擁抱和理解我們的夢想，我們或許可以像接受精神治療者一樣，瞭解我們受壓抑慾望的「眞實」客體。

延伸閱讀

一部很基本，但是也相當時新的消費與日常生活導論是：

- Mackay, H. (ed.) (1997)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有關當代包括地理學在內的各種學門和理論視角的消費研究評論，可以參看：

- Miller, D. (ed.) (1995) Consumption as the vanguard of history. In Miller, D. (ed.)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另一本跨學科且主題多樣的論文集是：

- Shields, R. (ed.) (1992) *Lifestyle shopp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關於持續不歇的地理消費和消費地景的研究取向，參看：

- Sack, R. (1992) *Place,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er's worl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第三部分 環境地理學

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123 導論

在許多方面，環境議題都是地理學家的「自然」關切領域。實際上，在傳統界定中，這門學科就是強調人與環境的關係；長久以來，地理學家也一直關切人類活動與環境破壞或環境災害的關聯。多年來，他們試圖採用極爲正規的方法，研究這些相互關聯。例如，有一門「環境影響評估」的「科學」興起，提出許多研究方法，能夠分類特定計畫造成的環境影響，亦可用於有條理地量化描述該項計畫對環境帶來的利弊。

然而，近來人文地理學家已將研究重心轉向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整體而言，環境主義指涉了各種關切自然—社會關係的想法和實踐。相較於過去的評估性焦點，這些想法和實踐多半更接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地理。例如，人文地理學家一直關心各種環境主義形式，從深層生態（deep ecology）運動（揭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原則），到「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的各種元素（從運用群眾抗議，到凸顯關鍵性的環境關切），以及新世紀（New Age）運動（明確聚焦於自然的各種私人和精神性依附）。

在邁入新千禧年之際，不同環境主義的全球和地方考量也益發重要。此外，誠如

這個部分裡的三個章節所揭示的，這些議題在公共場合探討的方式，還有進一步的改變。最明顯的就是將「環境主義」轉變成「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亞當斯（Bill Adams）指出了可持續性迅即崛起成爲風行全球的用語。在第13章中，他清楚揭示可持續性如何由於缺乏明確定義，反而成爲強有力的概念。簡言之，各種利益集團以不同方式來界定可持續性，而這些集團甚至可能擁有相反的目標！顯然，將可持續性觀念納入實際政策中，例如做爲21世紀議程（Agenda 21）的原則，意味了每個看似堅定的環境行動承諾，都有可能附帶迴避條款。因此，一套可能激勵的概念往往變得很重要，乃是因爲對所有人而言，這些概念可以表示任何事物。

在第14章裡，喬登（Andrew Jordan）與歐萊爾登（Tim O'Riordan）詳述了環境政策的崛起。他們追溯了大眾對生活品質議題看法的長期變化，以及逐漸活躍、影響力日增的綠色施壓團體，如何促成眾多政策變革。這包括了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accounting）、環境稽核（environmental auditing）、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以及更廣爲接受的世代間平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然而，他們認爲科技中心主義（technocentrism）——亦即主張成長管理容許人類爲了自身效用而開發環境——依然勝過生態中心論（ecocentric）的替代觀點。

柏吉斯（Jacquie Burgess）協助我們瞭解原因何在。在第15章裡，她說明了環境議題與危機如何是社會的建構。我們接收到環境相關知識的方式，都大受媒體和「專家」影響，這些專家不但設定了相關議題，還「製造」了公眾對環境危機的認知。在這種環境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傳播環境問題以說服人類採取可持續性生活方式的成效 124
便有所不同。儘管資訊已經全球化，但人類仍然經常根據其居家或工作地點來回應，因此有所謂的「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 act local）。

可持續性的崛起將環境主義安放在更大的聯盟場域中，橫跨了許多過去彼此毫無關係的政策社群。健康與社會照顧、犯罪防治、家庭連帶，以及企業負責的環境管理，都已經跨越國界和所有政府層級而緊密結合。在這個潮流下，過時的環境觀點已經逐漸萎縮；「守舊派」的環保領導人士，也緩慢而痛苦地被較爲投機、偏重管理的階級取代。然而，在環境主義應付可持續性時，政治利益卻更加抗拒新的可持續性議程提出的稅制改革、政治與經濟重分配，以及空間重組的要求。權力中樞很清楚必須馴服可持續性，而這個過程便是目前的鬥爭核心。

延伸閱讀

環境和環境主義地理學的範圍極廣，包含了許多面向，很少有文獻能夠成功整合各項線索。有關這方面的生動導論，參見：

- Park, C. (1997) *The environment: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若要看焦點更明確，但也更富論述性的解說，可以參考：

- Bell, M. (1998) *An invitation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O'Riordan, T. (1998)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nd Edn) Harlow: Longman.
- Pepper, D. (1996)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第十三章　可持續性

W. M. Adams，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一直以來，我都想跟比爾蓋茲（Bill Gates）抱怨，我的文書處理機器的拼字檢查居然不認得'sustainability'（可持續性）這個詞；一開始我眞的很吃驚，因爲在探討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時，可持續性已是不可或缺的詞彙。它並不是學術界或鎭日埋首圖書館苦讀的人的專用術語，而是經常出現在政治家、教師、企業首腦、環保人士，以及當然包括地理學家的言論中的用語。

或許，微軟的詞典編輯沒有那麼遲鈍，因爲事實上，可持續性是最近才廣爲人知。可以輕易貼上可持續性這個標籤的觀念（稍後我們也會知道，它也很不明確），流傳了數十年之久，但是可持續性本身卻是1990年代的字眼。具體而言，1992年6月，聯合國於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又稱「地球高峰會」）時，由於廣大媒體爭相報導，可持續性一詞才變得舉世聞名。

這場會議聚集了128個國家的領袖、178國政府及其出席的說客，以及一大批非政府組織（Chatterjee and Finger, 1994）。可持續性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中的「主要觀念」。因此，它一出現便迅即成爲通行全球的行話。但可持續性到底是指什麼？爲什麼會出現在里約會議中？有什麼功用？這些問題都比乍看之下還難回答。

何謂可持續性？

可持續性是什麼意思？我們的回答可能會讓人光火：「可持續性代表一切，但也什麼都不是」。這個詞涵蓋的意義很廣。在字典裡，這個詞有很多種定義，每一種意思都捕捉到可持續性的部分含義。朗文（Longman）出版的《英語辭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91）對動詞'to sustain'的定義如下：

- 支持或救助。
- 維持生計、供養。
- 持續、繼續。
- 支撐重量。

- 經受住、忍受（遭受、蒙受）。

這些定義都跟持續（「繼續」、「供養」、「支持」、「忍受」）有關，基本上都屬於正面意義，廣義說來是可能讓人覺得滿意或讚賞的事物。在有關環境與發展的公開辯論中，可持續性表示改變是容許發生（或刻意促成）的，有所變化以前的最好事物已經維持住了，而不論改變是屬於經濟或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或生態系統方面（「可持續性環境管理」）。

國際上對可持續性發展的最重要定義，無疑來自《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中的布朗特蘭德報告（Brundtland Report）：「迎合當前需要，但不危及未來世代滿足他們自身需求能力的發展」（Brundtland, 1987: 43）。這項定義既浮誇又模糊（Lélé, 1991），卻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它是把對於環境惡化的關切，與當前及未來貧窮（經常稱爲**世代間**和**世代內平等**）的關切兜在一起的方法。

126 可持續性一詞首先於1991年出現在英國法律中，即建立保存組織「蘇格蘭自然遺產局」（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 SNH）的法案。該機構的職責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來達致和推廣保育及享受自然地景與野生生物。這項有關環保思考的創舉，讓這個新機構裡的很多人摸不著頭緒，因爲儘管在國會裡可持續性聽來極妙，但眞正的意思卻很不明確。最後，蘇格蘭自然遺產局認爲，可持續性意謂「一種能長期持續而不致破壞提供支持之環境的活動或發展」（SNH, 1993）。雖然這個一般原則令人窩心（也可以說極爲明智），卻談不上是清晰明確的定義。英國其他國家保育機構於1991年根據這項法案成立後，它們自己的定義也沒有更加明確。這些機構對可持續性和可持續性發展的定義如下：

- 一種能長期持續而不致破壞提供支持之環境的活動或發展（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 1993）。
- 可持續性發展嘗試在不破壞自然環境品質的情況下，改善人類生活品質（English Nature, 1993）。
- 可持續性意味了人類對於世界的自然與文化資源的使用或享用，整體而言，不應該導致減損或破壞（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93）。

摘要

- 可持續性是一個感性的詞語，包含了複雜的意義。
- 可持續性觀念於1980年代開始成為國際常用語彙（1987年布朗特蘭德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最明顯），1993年首度出現於英國法律。

可持續性：不只是術語？

英格蘭鄉村保護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認爲，可持續性發展是「規劃專業最新浮現的術語」（Jacobs, 1993: 8）；事實上，我們很難避免使用這個詞。只需稍瀏覽一下各大出版社的圖書目錄，或隨意翻閱地理學教科書（這本書當然包括在內！）就知道地理學也難免受到這個詞語影響。假使某樣事物的重要性，是以談論該事物的人數來衡量，那麼可持續性顯然極度重要。然而，比較不清楚的是，在這個詞光鮮亮麗的外表下，是否藏有更深刻的意義。

表面上看來，可持續性的觀點似乎很簡單，但這個詞卻可能包含許多附加意義。里約汀托辛克（Rio Tinto Zinc）採礦公司或英國皇家殼牌石油公司（Shell）可能會從採礦角度來談可持續性，但他們談的可能和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活動參與者，或是奈及利亞奧幹尼省（Ogoniland）當地人的想法極爲不同（圖13.1）；英國財政部部長也可能（事實上是已經）談到「可持續的」國家經濟管理，但他所指的亦迥異於零成長經濟體支持者的想法（參見方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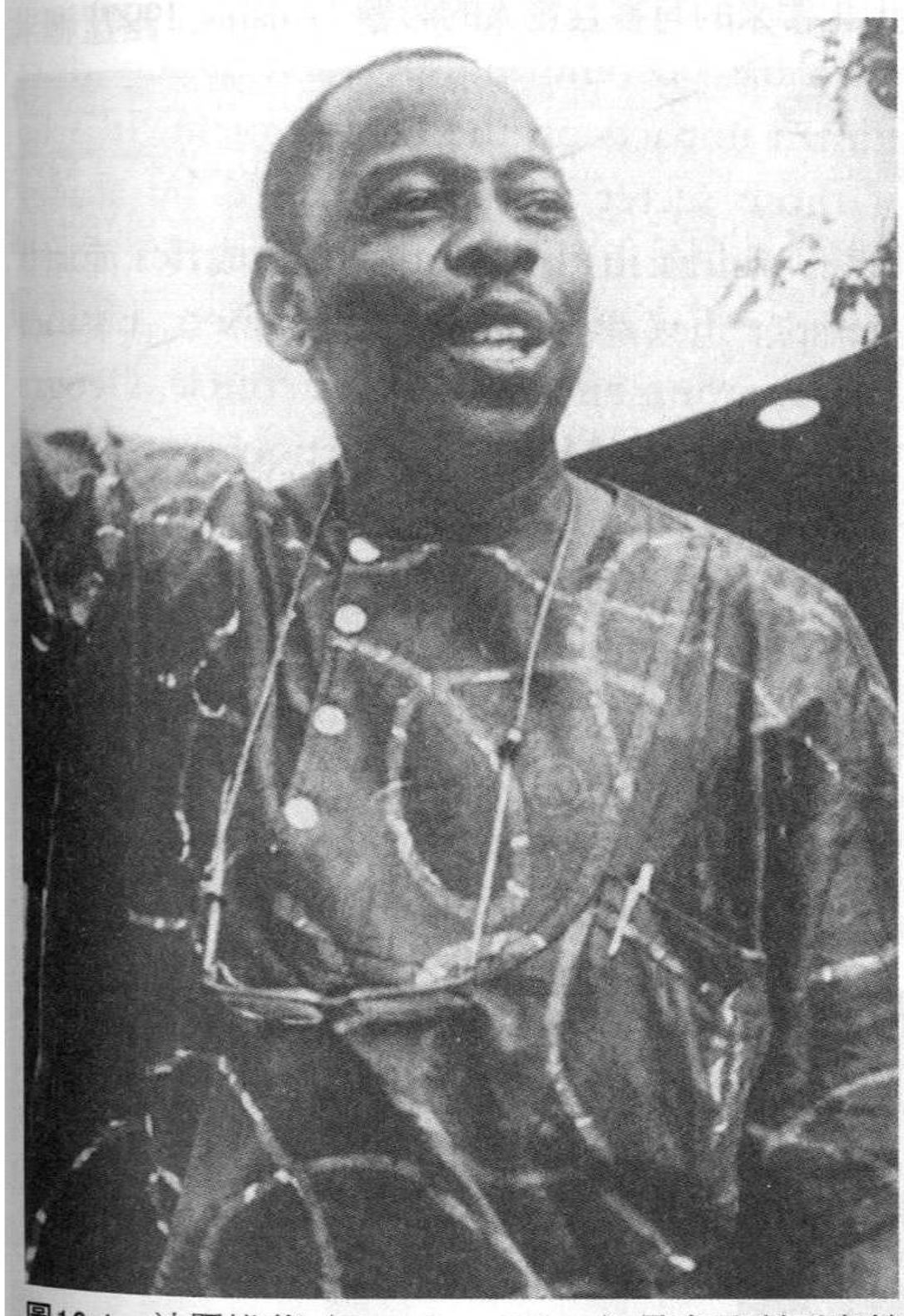


圖13.1　沙羅維華（Ken Saro-Wiwa）是奈及利亞奧幹尼省當地的抗議者和劇作家，在1996年因抗議環境遭受污染，反對石油工業（大多隸屬皇家殼牌國際石油公司）進駐尼日三角洲，遭奈及利亞政府處決。

Credit: Popperfoto/Reuter

環境主義者和傳統經濟與政治規劃者，都以可持續性這個詞來表達他們對經濟和環境管理方式的看法。這個詞並沒有終止有關社會應該如何利用非人文自然的爭論，只是給了新標籤而已。事實上，這就是可持續性的力量，容許不同想法偷偷進入其豐富的多重意義中，從而有效延擱了爭論，並逐漸將爭辯壓到檯面底下。反對築路和其他公共設施的激進派已經直接進入地面（或樹上）展開反對活動（圖13.2）。但逐漸擴大的英國可持續性和運輸爭論，仍然未能納入他們的關切。就一個單純的字詞而言，可持續性隱藏了極度複雜的理論混亂（Daly, 1990; Lēlē, 1991）；雖然言辭上非常繁茂，但核心部分卻是個理論黑洞（Redclift, 1984, 1987）。

當然，聲稱可持續性缺乏理論核心，不是公平的說法；它的知識根源在於族群生物學（population biology）、生態學和經濟學。生物學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不斷發展有關族群成長和競爭的單純數學模式，最後從中得出最大可持續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的觀念，也就是依某個比例捕獵生物族群（基本上是指魚類，但這種觀點適用於一切族群），讓該族群能夠繼續繁衍。

這些科學觀念探討動物族群的變動，以及人類開始獵捕這些動物後，又有何變化，這就構成了一支納入可持續性概念的生物學觀點。第二項基礎是生態學，尤其是生態系統（ecosystem）概念（於1930年代提出），以及有關植物遞嬗的觀念。在生態學受到1960年代的系統思想影響後，生態系統均衡觀念也替可持續性概念提供了進一步的自然科學基礎。生態科學似乎顯示環境面臨人類影響時的脆弱，也指出必須緩和這些影響。在此同時，經濟學也提供了可更新（renewable）（流量）和不可更新（存量）資源的概念。這些理論根源非常分歧，但仍有許多來自新興環境主義世界觀的其他觀念，嫁接到這些理論根源，尤其是人口成長、資源耗竭，以及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的有害且驚人的影響（Adams, 1990）。

麥可．賈柏（*Michael Jacobs*）談可持續發展

政府常說要以「可持續成長」爲目標：他們是指無通貨膨脹的經濟成長，而非無環境惡化的經濟成長，而通常「可持續的」也只是指維持四年或更短，只到下一次選舉爲止。

（Jacobs, 1993: 9）

要知道，畢竟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性原本都不是「經濟」字眼，基本上，這兩個詞語都是（也一直是）倫理—政治目標，比較像「社會正義」和「民主」這種字眼，而非「經濟成長」。因此，這兩個詞的意圖或「用途」，主要也在於表達應該如何治理社會（包括經濟）的重要觀念。

（Jacobs, 1995: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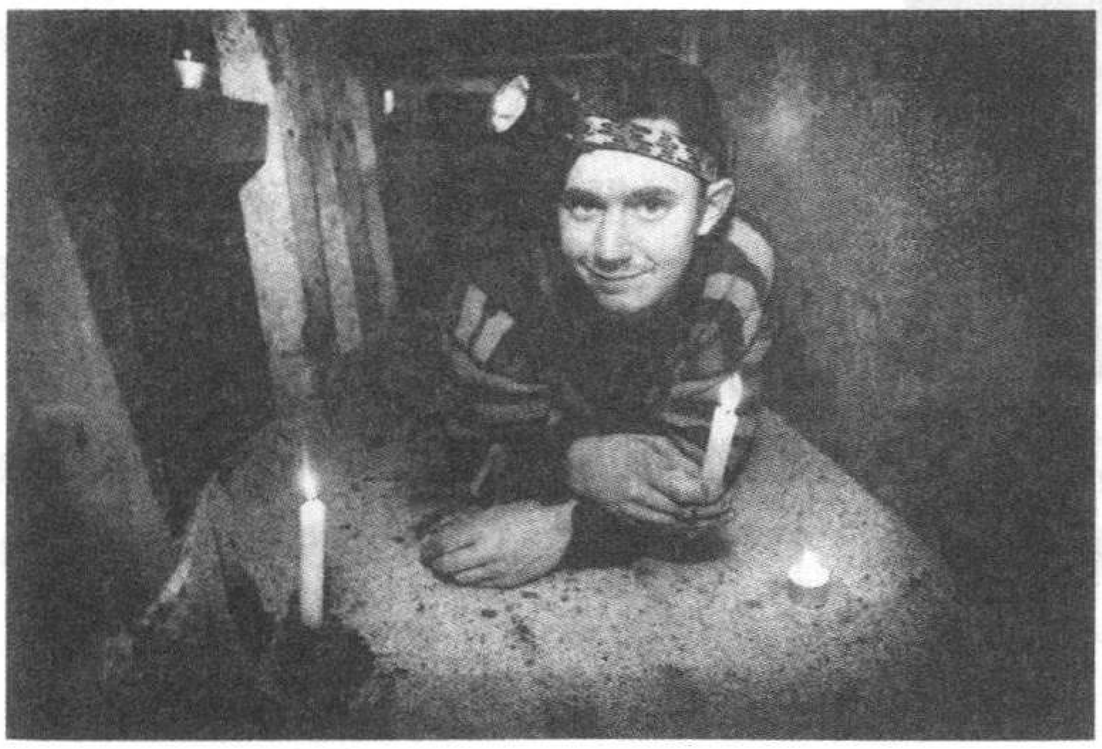


圖13.2　1997年反對曼徹斯特機場的濕地抗議活動。

Credit: Popperfoto / Reuter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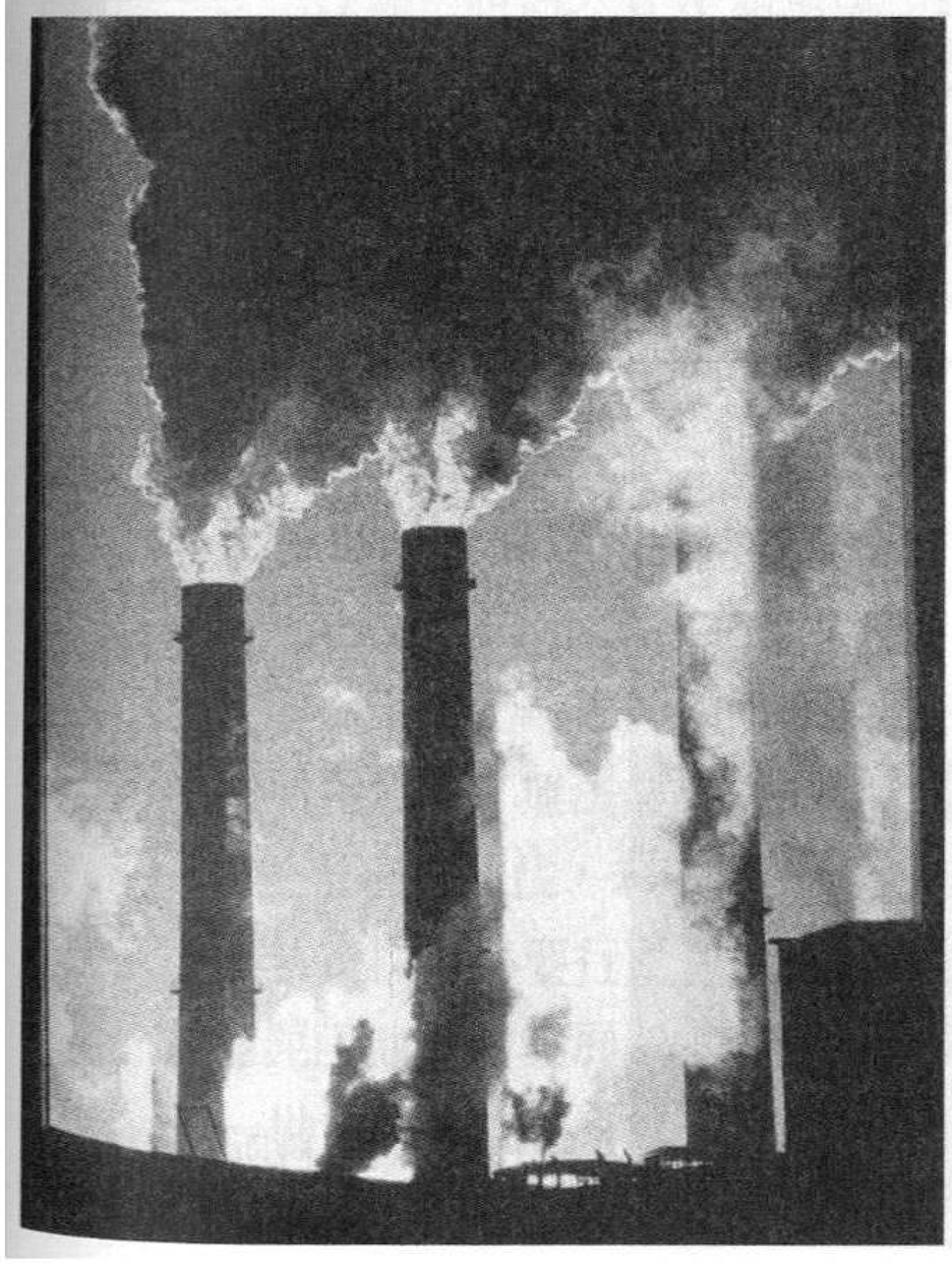
- 不同利益團體，例如環保組織和大企業，經常以不同方法界定可持續性。
- 可持續性概念援引了有關動物族群動態和生態系統均衡的科學研究，也引用了經濟學的可更新資源利用的觀念。

可持續性與第三世界發展

128

可持續性概念最初出現於1972年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Adams, 1990; McCormick, 1992）。這場會議是20年後里約會議的直接先驅。和里約會議一樣，斯德哥爾摩會議也發覺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的嚴重隔閡。較貧窮的非聯盟國家認爲，第一世界所擔憂的污染和科技問題，都是一小撮富裕國家的麻煩，也可能會影響這些貧窮國家有效工業化的能力。它們也害怕（和憎惡）第一世界環境主義者對人口成長的堅執（參見方框）。可持續性發展概念的提出，正是主張有一種做法可以在不破壞環境的情況下，達到合理（也就是快速）的經濟成長和工業化，這種完美結局是後來所有可持續性號召的目標。

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後，各種利益團體開始強調可持續性的不同面向，並試圖爲自己申張這個概念。1980年「世界保育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IUCN, 1980）採取了強烈保育取向立場，將保育定義爲可持續的資源利用，並提出全球保育的三大目標。「世界保育策略」的目標爲：



1.維持基本生態作用和維生系統（如土壤恢復與保護、養份循環，以及水質淨化）。
2.保存基因多樣性（全球有機體中發現的所有基因物質）。
3.確保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利用（特別是魚類和其他野生生物、森林，及牧草地）。

圖13.3　英國發電廠排放的煙雲：酸雨問題也是一項環保問題，斯德哥爾摩會議正是爲了這些問題而召開。
Credit: Mike Read/Planet Earth Pictures

人口、環境與可持續性

1970年代，第一世界環境主義者特別強調人口成長問題，認爲隨著人口增加，資源利用最終一定難以爲繼；這項說法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的鄉村人口。如埃力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 1972）和哈丁（Garrett Hardin）的論文〈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968年刊於《科學》（*Science*）〕，這些著作都掀起了有關人類與環境的新預言式「新馬爾薩斯主義」爭論。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科學家就特別以中部非洲地區的旱地爲例，說明某地因人口快速成長而造成環境惡化的情形。乾旱和飢荒都是近十年的重大問題，人類的注意力更特別集中在「沙漠化」（desertification）和人爲沙漠上。大家認爲（至少不僅是地理學家這麼覺得），農夫和牧民過度擴張半乾旱地區的生態系統，超過自然極限，因此人口成長勢必會造成沙漠化。

然而，近幾年的研究也顯示，非洲許多地方的農業體系似乎已經能夠在不喪失可持續性的情況下，應付大規模人口成長。這類研究中，以肯亞馬查科斯區（Machakos District）的研究最重要（Tiffen et al., 1994）。1930年代，政府官員已對馬查科斯區絕望，認爲該區已因人口過多而瀕臨生態崩潰。50年後，當地的改變十分驚人；雖然人口暴漲（由1930年的24萬人，增至1990年的140萬人），環境卻未受破壞，反而得到農夫的發展。梯田廣大綿延，牲口都以圈養方式飼育，動物的糞便則當成肥料（圖13.4、13.5），由於種植經濟作物（尤其是咖啡），農產品產量和價值增加幅度都能跟得上人口成長幅度。這個故事令人驚奇，雖然馬查科斯區的經驗可能並非適用全非洲的最佳模式〔譬如國際都市奈洛比（Nairobi）就離馬查科斯區邊界不遠，該市通往海邊的主要道路，也通過馬查科斯區〕，但顯然妄自假設鄉村人口成長必定會破壞可持續性，是不明智的想法。

圖13.4　馬查科斯區的梯田
Credit: Bill Adams

圖13.5　馬查科斯區圈養的乳牛。

Credit: Bill Adams

六年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又以該委員會主席之名，稱爲布朗特蘭德報告），卻提出非常不同的重點。這份報告刻意擴大爭論，將環保議題置於國際發展爭論的經濟和政治脈絡中。這份報告因此將基本發展需求與環境惡化連結起來，主張兩者缺一就無法解決問題。報告中還表示，進步之道在於全球貧富國家的多邊合作，如此才能達到發展目的，也就是透過謹愼的經濟成長，達到可持續性的目標。

布朗特蘭德報告於1986年出版，在兩方面直接促成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首先，這篇報告在聯合國大會引起爭論，因此決議召開日後的里約會議。第二，適當成長或「綠色」成長的觀念成爲誘因，說服貧富國家展開談判協商。但是，想求得共同立場仍是難事一件，單是正式會議前的準備會議，就耗了整整五年（Chatterjee and Finger, 1994）。各國政府代表都堅持在儘量不損及自己國家利益下，創造出一種文字形式，而「里約會議」的議程記錄文件，便是他們滔滔不絕爭辯到深夜的成果。

「北方」工業化國家與「南方」落後國家的差異，勢必會產生區隔。雙方對於全球主要問題所指爲何，無法達成共識（工業化國家關切的是全球大氣改變、**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熱帶森林濫伐，未工業化國家則是貧窮問題，以及與貧窮有關的環境問題），至於誰應該負責採取必要行動，也無法達成協議。第三世界國家擔心國際大氣排放限制協議，可能扼阻他們的發展（就如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造成的影響），也不願意失去在不受第一世界（這些國家爲了創造財富，隨意污染、濫伐雨林和其他森林，因此造成了環境問題）環境主義者限制下，運用本國自然資源（主要是熱帶森林）發展國家的權利。

最後，雙方總算達成協議，大會通過「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中29項稍嫌混亂的原則、一套較無影響力的森林管理原則〔冠上了一個平凡標題：〈各種森林管理、保護暨可持續發展之全球共識原則的非法定官方聲明〉（Non-Legally Binding Authoritativ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a Global Consensus on the Management,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ll Types of Forests）〕，以及21世紀議程良善意圖的龐大概要。據說約翰生（Smauel Johnson）這位散文家和首位英文辭典編纂家，曾爲某封信太長而道歉，他說：「我沒時間寫短一點」。21世紀議程的情況也一樣，內容長達600餘頁，共有40章，主要可分爲四大部分，涵蓋了社會—經濟與環境方面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夠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行動者，以及實施辦法（參見方框）。

129 21世紀議程已成爲可持續性發展的代表，許多人將其奉爲圭臬，卻甚少詳讀內容。由於這項議程是協商後才寫成的，每項義務多少都附帶了規避條款。因此，21世紀議程包含了最可行的論點，可隨時供人從中擷取精華片段，讓任何觀點都能獲得正當性。

然而，里約會議是個分水嶺。從此以後，各國政府與國際機構開始以新的國際公認術語，重新詮釋它們的常規經濟規劃工作。政治與官僚的修辭都有大幅改變，但有時候新語彙卻悄悄用在顯然「不具可持續性」的舊政策上。當然，這種規模的政策用語改變，不是件小事情。這是兩種相關力量造成的結果。首先，這是1990年代初期，政客（尤其是歐洲與北美政客）對西方社會中環境主義熱潮的直接回應。在務實（有時候甚至是憤世嫉俗）的政治背後，是對環境極限的體認，這點促成了人類對環境

21世紀議程的內容

第一部分　「社會與經濟向度」。分爲八章，包括國際合作、解決貧窮問題、消費模式、人口、健康、聚落和綜合環境，以及發展決策。

第二部分　「發展的資源保護與管理」。分爲14章探討環境議題，包括大氣、海洋、淡水及水資源、土地資源管理、森林濫伐、沙漠化、山區環境、可持續性農業和鄉村發展。此外也探討了生物多樣性保育、生物科技、有毒、有害、固體和放射性廢棄物等。

第三部分　「鞏固主要團體的角色」。分爲10章，探討女性、青少年和原住民在可持續性發展中的角色；以及非官方組織、地方當局、工會、企業家、科學家和農夫的角色。

第四部分　「實施辦法」。分爲八章，探討如何支付可持續性發展、移轉無害於環境的科技與科學的必要性；教育的角色、國際性的能力養成；國際法律工具和資訊流通。

（Robinson, 1993）

的關懷。例如，麥克基本（Bill McKibben）在他的暢銷書《自然的終結》（*The End of Nature*）裡寫道：「溫室效應是第一個我們無法藉由搬進樹林而逃避的環境問題」（McKibben, 1990: 188）。1990年代，人類以可持續性和可持續性發展這兩個字眼，表達了這種想法，並試圖立足於這兩個觀念來建立改革主張。

摘要

- 1992年的里約會議是可持續性思想發展的關鍵事件。
- 里約會議中簽訂了一系列協議，最重要的就是篇幅冗長的21世紀議程。

可持續性與生物多樣性

環境狀況是思考可持續性時的基本要素。有些觀點主張，環境是由特定重要元素構成的，在發展經濟與社會時，必須維持這些要素。其他觀點則主張，最重要的議題在於維持長期取自環境的經濟利得的流動。里約會議已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章節裡，認可了前述第一種觀點，這項公約處理的是物種與生態系統保育的傳統方法，強調保護自然更勝於利用自然。在英國，這項關懷直接與常規自然保育活動有關，例如，關切英國山區碩果僅存的極性高山物種面臨全球暖化的命運（圖13.6）。第二種論點（認爲環境是人類利益的來源）則強調，環境必須爲窮人提供安全而具生產性的生計。

當然，有時保育和經濟需求可以有密切關聯，例如管理湖泊以同時維持漁業和魚類的生物多樣性，或者，第三世界鄉村社區必須仰賴森林不斷供應作物（因而維持了森林生態系統）。窮人也需要不受污染的環境和適當的保護，以對抗只重利潤的無情短期商業，這種商業類型可能會將污染（和不健全的員工照顧制度）當成節省成本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可持續性發展或許確實能夠同時促進環境保護和人類福祉。

圖13.6　紫色虎耳草，在英國是一種稀有的極性高山植物，因全球暖化而遭受威脅。
Credit: Bill Adams

傳統上，一旦開闢了保育區（如國家公園），保育活動傾向於對當地社區有極爲嚴苛的要求，在第三世界尤其如此。但是，1980年代以後，整合保育和經濟發展的想法，取代了驅逐當地居民的保存策略。這些觀念包括了「保育與發展綜合計畫」（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以國家公園內或附近的社區發展援助爲目標，推動可持續的資源管理。另一種方法是發展野生動物觀光活動，讓當地居民從中獲得豐厚利潤。第三種方法是辛巴威（Zimbabwe）所發展的，名爲「營火」（CAMPFIRE）模式（圖13.7），將野生動
132 物的法定權利劃歸區議會，再由區議會核准地方社區向狩獵者收取捕獵權利金。

在經濟發展規模較大時，維持生物多樣性和最大經濟報酬間的對立，就更難以調解。正如前文討論的，可持續性發展概念的設計，正是要說明情況並非必然如此；其中一種做法就是定出自然的經濟價值（Pearce et al., 1988; Barbier et al., 1994）。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資本：「傳統」（「人造」）資本，以及「自然」資本，後者以自然資源和自然服務（從降雨到河流稀釋了污染等，都包括在內）爲代表。可持續性因此可以由長期自然資本穩定存量的維持來界定；英國自然組織（English Nature）便採用這種方法，認爲應該將重要保育區視爲「重要自然資本」（圖13.6），因爲這些自然資本一旦失去，就無法還原（或至少無法在合理時間內還原），因此不能由人類資本取代，也不是其他地方的正面計畫所能彌補的（English Nature, 1993）。

圖13.7　辛巴威東南部由「營火」基金會出資建設的公有磨坊。

Credit: Bill Adams

摘要

- 可持續性的一個面向強調維持環境品質（尤其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另一個面向則強調長期的經濟利益流動，尤其是窮人生計。由於可持續性概念主張這兩項目標能夠一併達成，因此很吸引人。
- 生物多樣性保存策略（如國家公園）已逐漸改變為對當地人民有利，而非有害。
- 整合可持續性的環境和福祉面向的一種辦法，就是找出環境的經濟價值，將生物多樣性視為「自然資本」。

結論：與可持續性共同生活

無論在里約或其他地方，有關可持續性的爭論都很熱烈。但是在這些激辯背後，隱藏了一套能夠振奮人心的概念。時至今日，雖然以可持續性做爲政治和政策工具的激進潛能遭致扼阻，卻未完全消失。對地理學家而言，一個重要問題必定是：在過度誇張的綠色修辭返回現實後，會發生什麼事？更具體的說，在里約會議中提出的可持續性挑戰該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商業界與非政府組織，又該如何將理想落實爲政策？在本書第14章，喬登（Andrew Jordan）和歐萊爾登（Tim O'Riordan）便討論了這些問題。

雖然可持續性概念在政策方面有極大潛能，在理論方面卻令人不太滿意。這個概念不夠精確，對於渴望在知識上掌握環境與發展議題的地理學家，提不出什麼嚴謹的觀點。不過，可持續性卻也忽視不得，因爲在挑戰地理學家去發展他們的理論觀念，並藉以理解社會和自然的關係，甚至加以改善上，這個概念少有敵手。

延伸閱讀

- Chatterjee, P. and Finger, M. (1994) *The earth brokers: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這本書對於里約會議及其會前準備會議，提供了極有助益的見解；該書深具思想啓發性，批判了「里約議程」的缺失。

- Holdgate, M. (1996) *From care to action: making a sustainable world*. London: Earthscan.
  這是本探討環境和發展問題及解決之道的極佳導論；這本書根據里約會議精神，以合理、務實、易讀且平和的態度，更新了1980年「世界保育策略」之後，1990年代的後續情況。

● McCormick, J. S. (1992)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eclaiming Paradise*. London: Belhaven.

● Redclift, M. (1996) *Wasted: counting the costs of global consumption*. London: Earthscan.

瑞德克里夫（Michael Redclift）探討可持續性的近作，針對可持續性概念及全球「依舊故我的商業形態」缺乏可持續性的情況，提出了具代表性的有趣評論。麥克柯爾密克（John McCormick）的著作則是極佳的導讀，介紹了環境運動的歷史。

第十四章　環境問題與管理

Andrew Jordan與Tim O' Riordan，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環境政策的起源

人類境況的一個基本面向，便是承認同時有改變和適應自然的需要。我們可能以爲「環境」這項現代政治議題，在1960年代才開始受眾人重視，但環境主義思維卻發源自久遠的過往（O'Riordan, 1976）。自然環境提供人類經濟成長和消費滿足所需的物質資源，但綜觀歷史，總是有社會評論家和哲學家認爲，人類之所以需要自然，也是爲了精神滋養和美學滿足。可敬的美國山巒協會（Sierra Club）創始人繆爾（John Muir）（圖14.1）相信，若無野生場所可以遊憩，人類將會迷失：

> 數以千計疲倦、精神衰弱又過度文明的人，開始發現登山有如回家；荒野是必需品，而山林公園和保護區不僅是木材與灌溉河流的根源，也是生命的泉源。他們自過度工業的昏沈影響及奢華致命的無動於衷中清醒，盡其所能嘗試將己身渺小生命與自然合一，擺脫遲鈍和病痛……有些人接受山林鎮日暴雨洗禮，以清除罪孽與惡魔編織的蛛網。
>
> （引自Pepper, 1984: 83）

在今日，極爲類似的言辭讓環境保護顯得有理。明顯不同的是公眾關注的程度。必須探究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現代環境主義會在1960年代晚期興盛，成為橫跨不同大陸的廣泛社會運動，但以前卻未曾如此**？有充分證據顯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如酸化和殺蟲劑污染等環境問題，在公眾心目中顯著惡化且影響範圍擴大。然而，美國社會學家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 1977）認爲，我們也必須自社會尋求解釋。他以詳盡而廣泛的輿論分析爲基礎，主張成長於西方富裕福利國家的「**後唯物論者**」（post-materialists）世代有一套「新政治」價值觀，現代環境主義正是這套價值觀的可見表現。這個解放了的階級不再需要勤勞苦幹以供給自身的物質需要，轉而開始滿足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 1970）所謂的「更高階」（higher order）或生活品質的需求，譬如和平、平靜、智慧和美學愉悅。這誠然是「後唯物論者」的感性，但一開始卻侷限在喧鬧的少數人之間，這群人嘗試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多數人身上，而後者一直自視爲消費者而非公民。

圖14.1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啓發了近代許多世代的美國人，包括可敬的美國環境運動先驅繆爾。Credit: Dave Lyon / Planet Earth Pictures

然而，其他評論者強調，關切環境的趨勢具有隨時間演進的循環模式，1960年代晚期及1980年代晚期，都曾出現特別明顯的高峰。進一步的檢視顯示，這些短期的「脈衝」（pulses）均發生於經濟成長和社會不安的時期，乍看之下，這似乎頗爲吻合英格哈特的理論。其他社會學家也觀察到，相較於比較窮困的人，物質上更富裕且受過較好教育的社會階層，對環保更爲重視，而在任職於經濟的「非生產」部門，如教育、衛生和社會保健的人士中，這個比率也特別高（Cotgrove and Duff, 1980）。反之，在經濟衰退時期，對環保的關注也隨之縮減（Downs, 1972），西方社會較窮苦的階層及開發中國家，通常也不太關心環保。1960年代晚期現代環境運動的萌芽，確實和經濟成長和社會反思時期同步。這是否導致或是導因於有越來越多環境衰敗的證據，還有待解釋。

即使如此，里程碑書籍如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4*）及《生存的藍圖》（*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The Ecologist, 1972）都造成全球危機即將來臨的印象，並且在美國和西歐找到了一群熱心且願意接納的讀者。常有人說，從太空首度傳回地球不穩地飄浮在墨黑太空中的懾人影像，激發並強化了大眾的關切，遠比話語更清楚表明了這個星球的有限性，有利於促進全球觀點。不過，不久之後經濟陷入衰退，要求改變的喧囂逐漸平息。但環境政策度過了這場風暴，一如1990年代早期痛苦的經濟蕭條時期。透過近代史來研究環境政治，將會發現法律和公立機構有如制輪（ratchet）一般，在每次高潮中恰當介入以保護環境、穩固環境價值觀，提供了下一回關注湧現的平台。譬如歐盟環境部門、歐盟執委會第11處（DG XI）、英國環境事務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DoE），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都成立於1970年代早期，均致力將綠色原則納入體制背景，「鎖定」環境價值觀。但

是，更廣泛的觀點認爲，現代環境主義必須對照經濟與社會長期變化的背景來檢視；換言之（這一點很重要），「環境」除了是一套客觀界定的自然資源外，也是社會的，因而是極度主觀且政治性的現象。

我們可以下列數點概括1960年代中期以來環境運動的進程：首先，有一套各式各樣具象徵意義的**環境危機**，自**阿蒙可佳底斯輪**（Amoco Cadiz）、義大利賽維索（Seveso）、**艾克森瓦得茲輪**（Exxon Valdez）、美國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蘇聯車諾比（Chernobyl）、斑點貓頭鷹（the Spotted Owl）、印尼森林大火和亞馬遜雨林破壞，都得到環境壓力團體的大力宣傳（圖14.2）；其次是國家和國際**環境變遷資料**的出現，奠基於各種空間尺度的衛星影像與全面性調查，以及整合生態系統分析；第三是**環保機構**的同時設立，由國家和國際法規、管制、評估程序和諮詢機制支持，在在提醒企業、政府、壓力團體和學界注意環境保護的政治要求；第四，從斯德哥爾摩，到里約熱內盧及其他地方的**國際會議**陸續召開，制訂了整套國際管制協定，推動更高階的官方和民間醒覺、投入更多經費，並推行企業規劃；最後，**關心環境的公民**新世 135
代，懷抱這些觀點邁入了1990年代晚期的經濟和社會中，並且有處理經濟、社會和生態之間複雜關係的工具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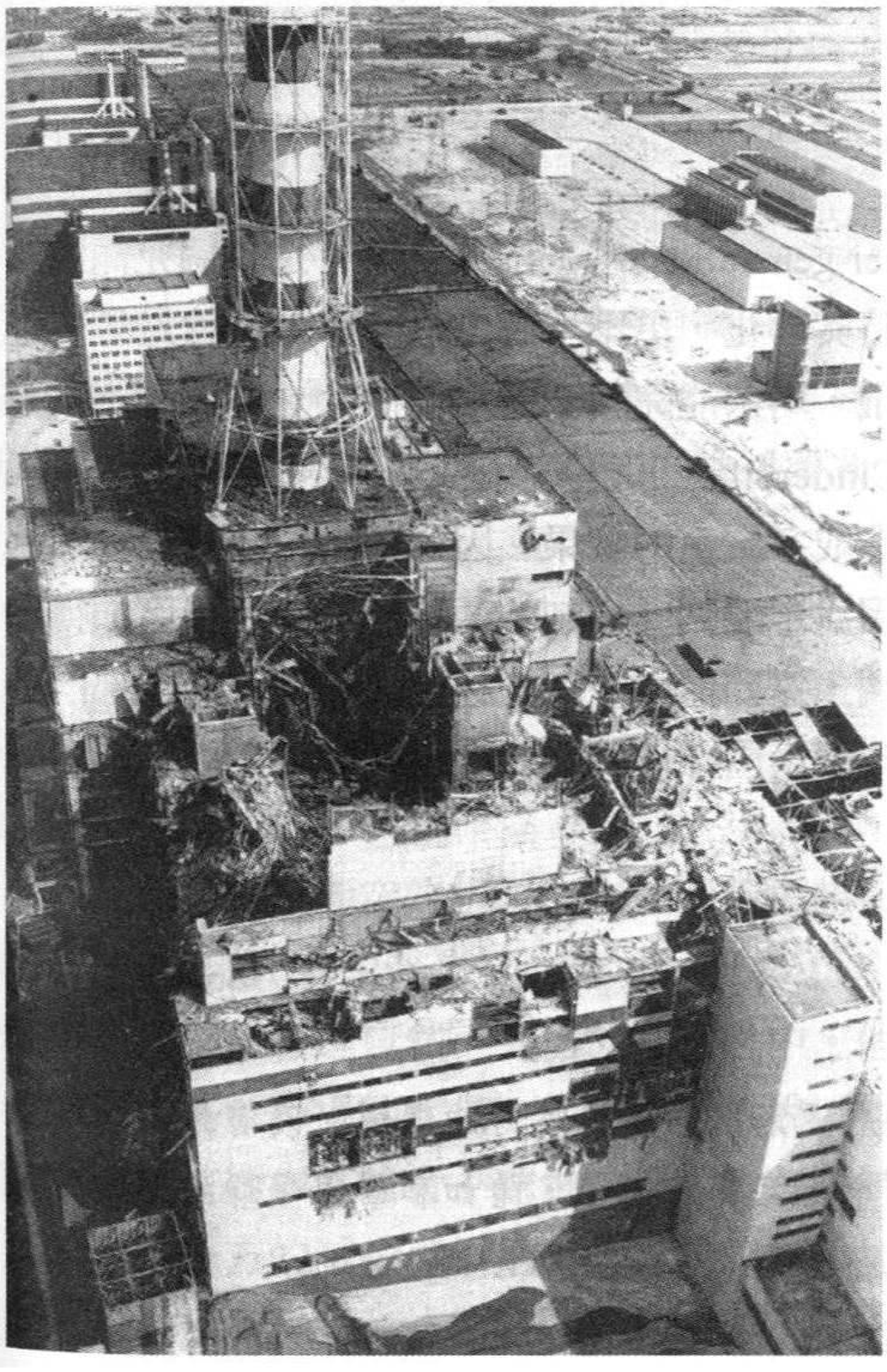


圖14.2　現代環境政治是因制度危機的刺激而生，例如1986年車諾比核電廠的核子災變。

Credit: Popperfoto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環境主義在一些迷人的方面政治化了：

- 跨部門、預算和疆界的**政策整合**。歐盟致力促進環境政策整合，藉此，政策制定和政策選擇評估的所有層面，都必須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
- 創造**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accounts），這麼一來，可持續性經濟福利指標就能藉由假想手段來評估，納入國家經濟成長的計算。
- 出版**環境稽核**（environmental audits）刊物。許多政府定期發表該國環境表現的報告，如歐盟已發展出一系列環境行動計畫，數以百計的地方政府正在擬定「地方21世紀議程」（Local Agenda 21）政策文件，解釋它們將如何在次國家層次實行可持續性發展。
- **策略性規劃**（strategic planning）。專門化「末端」管制正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新面貌的整體公司稽核、綠色科技及整合性「全廠」規劃，以確保環境資源得到保障。
- **預警原則**的基礎是假設有知識不充足的情形，規避無法完全計算到的可能危險，並促使決策者加強照顧最難適應未來社會經濟變遷者的福祉，實際上將保護環境的責任加諸所有行爲人身上。然而，該責任尚未完全納入法律，但其概要卻以行爲守則的形式而日益顯明，而亞當斯（Bill Adams）在第13章概述的那種責任，目前在英國正面臨監督機構檢視。

136

預警原則有一部分**是世代間平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觀念，這是個充滿困難的概念。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制度設計能將其簡化，更不用說是移除了。無論是最先進的多學科科學，或是最詳盡的政府間協議，均未能完整表達這個概念。世代間不平等是現代非可持續性的「灰姑娘倫理」（Cinderella ethics）。它的體制化延續遇上了麻煩，但是沒有人能確定這個蓄意疏漏會造成多嚴重的後果。因此，這項疏漏仍在體制保護下，無需受到嚴密審視。可持續性因爲牽涉到「抑制」某些類型的發展而顯得特別激進，也要求不同活動領域的政策協調，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個別部門都急於保留自己的行政「地盤」，這在行政體系內部形成強大的惰性壓力，阻止政策方向的劇烈或突然變動（參見方框）。

摘要

- 環境主義是廣泛的社會運動，反映了大眾逐漸開始要求良好的環境，沒有污染和資源剝奪。環境主義表現在輿論邁向重視「生活品質」議題，諸如和平與平靜的長期轉變上，也顯現於越趨積極多元的「綠色」壓力團體。
- 雖然現代環境主義在1960年代晚期興盛於北方工業國家，但其實深植於兩種需要的長

政策衝突的個案研究：道路粒料級配

粒料（亦即沙、砂礫和碎石）是建築和道路工程的必備材料。粒料的可持續策略會是什麼模樣？目前大約有15%會再利用於路基或建築地基；其餘都拋棄掉了。對粒料的需求是以經濟成長率來推算的。許多人相信，對新粒料的需求是健康經濟的象徵；比如英國環境事務部預測2011年以前粒料需求會增爲幾乎兩倍。迄今，應該縮減需求的想法備受爭議，因爲這會打擊到現代消費社會的核心（Owens, 1997）。提供需求的預估值，導引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首先，最重要的是，這一切材料來自何處？南英格蘭或海岸外的採礦範圍因爲當地抗爭和保養海灘而縮減，所以必須自滿是硬岩的「邊陲地帶」尋求新粒料，尤其是蘇格蘭外海島嶼。假如蘇格蘭大礦場能夠創造工作機會，並提供回復原狀的保證（但絕對無法彌補當地失去的安寧和野生生物），那麼這在社會和環境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嗎？無疑的，住在礦場附近的人答案會是否定的（Barton, 1996）。可持續性的立場若很軟弱，答案可能會是肯定的，但若立場堅定，就可能沒這麼明確了。

其次，哪個部門適合提出粒料的可持續性政策？環境事務部實際上只負責規劃，而且是較晚近才出現在政策程序中。需求導向的模型深植於運輸部和工商事務部，任何想制定安適政策的意圖，都必須先通過這兩個部門以及財政部，後者非常不希望特別提撥彌補或回復經費。任何完整的粒料政策，都必須以非常複雜的方式結合需求縮減、回收利用、**規劃改進**，以及定價：這不是容易的事。

期衝突，亦即同時要利用和保存自然資源的需要。

- 近來環境意識高漲，除了是社會變遷的徵候，也是環境物質品質長期下滑的結果。但是人類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在20世紀急遽增長，使得全世界僅存極少數「荒野」地區仍然完全未受人類干預。

環境政策的性質

大部分環境衝突的根源，出於兩種思想模式或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技術中心論**與**生態中心論**（O'Riordan, 1976）（表14.1）。**技術中心論者**相信人類有能力透過應用科學和技術來**管理**自然，生活於和諧之中。他們相信可持續性發展必須深思熟慮地結合管制和基於市場的工具，如綠色所得稅，以便矯正市場失靈，確保決策時能充分考慮環境。技術中心論者不認爲成長**本身**有限制：人類和自然資本能夠無限替補，因此只要其中一方的減少可以用另一方的等量增加來彌補，就可以接受。另一方面，**生態中心論者**認爲科學和技術是問題的一環，而不是解答，他們傾向於將人類視爲自然的

表14.1　環境世界觀

	技術中心		生態中心	
	繁榮發展	調節適應	公有主義	深層生態
綠色程度	資源開發	資源保存	資源保護	極度保護
經濟型態	反綠色經濟：不受拘限的市場	綠色經濟：市場由市場工具引導	深層綠色經濟：極以宏觀標準管制市場	深層綠色經濟：嚴格管制市場以減少「資源取用」
管理策略	國民生產毛額最大化：假設人類資源與環境資源可無限替補	修正的經濟成長：摒除無限取代的觀念（有些是「關鍵」資本）	零經濟成長：徹底保護「關鍵」自然資源	規模較小的國家經濟：地域化生產（生態區域主義）
倫理立場	工具論（人優於自然）	延伸道德考量：世代間和世代內平等	進一步延伸道德考量至非人類實體（生物倫理觀）	倫理平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可持續性程度	非常弱的可持續性	弱可持續性	強可持續性	很強的可持續性

出處：Pearce et al.（1993, 18-19）

一小部分，而不是優越全能的資源「管理者」。因此，人類必須找到與自然共存的方法，而不是超越自然。對生態中心論者而言，經濟活動的整體規模必須縮減，才能讓人類眞正在環境限度以內生活，經濟和社會也需要有劇烈改變。環境的某些「關鍵」面向，例如基礎物種或稀有棲地，被視爲根本上無法取代，無論經濟成本多高，都必須保留。這類資源的保存實際上成爲經濟成長的限制或「界線」。

環境政策曾被定義爲：「管理人民與其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公共政策」（McCormick, 1991: 7）。環境政治是前述兩種世界觀塑造政策的過程。然而，在應該採用何種政策方面，不同群體的觀念非常不同，這便造成了政治衝突、辯論和爭執。社會中衝突的無所不在，多少解釋了爲什麼有時候政策會跟科學家或其他技術專家的建議有明顯差別。「粗劣」政策之所以形成且執行，並非導因於政策制定過程的非理性或失效，而是因爲必須調和不同行動者相互牴觸的需求。

有七個因素使得環境不同於其他政治舞台：第一，必須以公眾「利益」和公眾「損失」的角度來看待環境。環境品質就是公眾利益的典型例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大氣及海洋的廣大區域，屬於公共財，大家都有權使用。這意味了使用資源的利益通常是

集中性的，但代價卻特別分散給無數個體承擔。比方說，試想冒黑煙的工廠煙囪將大量灰塵灑落在鄰近房舍上。這裡的一項意涵是，資源使用者有「搭便車」（free ride）的誘因，也就是消耗資源的同時，知道代價或「外部性」（externalities）會由其他人分擔。此外，污染者有動機爲保護自身權利而戰，但承擔損失的人卻通常過於分散，而無法動員凝聚成一個團體。常見的情況是，比較集中且致力剝削環境一方的偏好，勝過了爲「公眾」利益或非人類實體福祉而努力但卻較分散且缺乏組織的一方。這種衝突牽涉了各種不同動機，經常不只是爲了保護環境**本身**，也是對更多「民主」的要求（亦即決策的地方參與）。當然，今日這類政治的尺度可能是全球性的，譬如氣候變遷，衝突的雙方是「北方」工業國家和「南方」較窮困的國家。這種情形的後果，就是必須管制的 138
活動越來越多樣、異質、無所不在，超越了正規管制的範圍。改善的方法之一是應用金融工具，爲了環境目標而駕馭市場力量（Pearce et al., 1993）。

第二項特徵是，需要國家干預以便管制人類行爲。環境損害源於在社會上原本正當的活動，譬如發電和生產糧食。即使政治光譜中的極右派人士，也承認需要政府干預管制，將損害程度控制在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經濟學家有時候假設，政府設定管制程度時十分公正，以便產出對社會而言「最理想」的結果。實際上，有些團體比其他團體有更多發言機會，而且能夠「掌握」管制過程，極大化它們施加於社會上的外部性。政治權力絕非僅是看得見的操縱或動員手段，它也在結構層次運作，這意味了規則、程序和信念均支持有權有勢者的利益，而無須掌握權勢者每回都得親自決定哪些事項可以進入政治舞台。

第三，環境政治具有重要的時空向度。社會中代價與利益分配不均的傾向，即刻會引發重大的公平和平等問題。在這些迥異的需求之間維持均衡，成了由政治爭論決定的要務。可持續性的共識說辭忽略了一項事實，即雖然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育在宏觀尺度可以共存，但短期內很可能在特定地域會有人蒙受損失。若代價和利益跨越了不同世代，就更難在彼此衝突的要求間尋求公正的均衡，而短期的工作保障也有了危險。

第四是政治疆界的重要性。酸化、臭氧層破裂和氣候變遷之類的問題，無法依靠單一國家的行動來解決。然而，當需要有所行動的國家可以很正當地說自己並無過失時，困難就出現了。過去數年來，開發中國家就是根據這些理由強烈抗拒立法限制石化燃料和氟氯碳化物的使用，並堅持它們的參與必須附帶某種形式的補償或特殊待遇，這就是所謂的「綠色勒索」。國際社會的回應是發展出一些制度機制，給予工業化國家經費和科技援助，協助其跳過經濟發展中比較會造成污染的階段，但這些機制的重要性令人存疑，因爲有更多鼓勵非可持續發展的金融和貿易正在流通（圖14.3）。

環境政治也牽涉了極端的複雜和不確定性。決策者總是面對無數限制和相互牴觸的需求，但在環境領域，科學的不確定性可說是比其他政策領域來得嚴重（O'Riordan, 1999）。自然系統具有許多向度，而且極端複雜，就如同社會一般。因此，我們可以合理預期處於兩者交叉的環境問題，會是加倍複雜（Dryzek, 1997: 8）。關鍵問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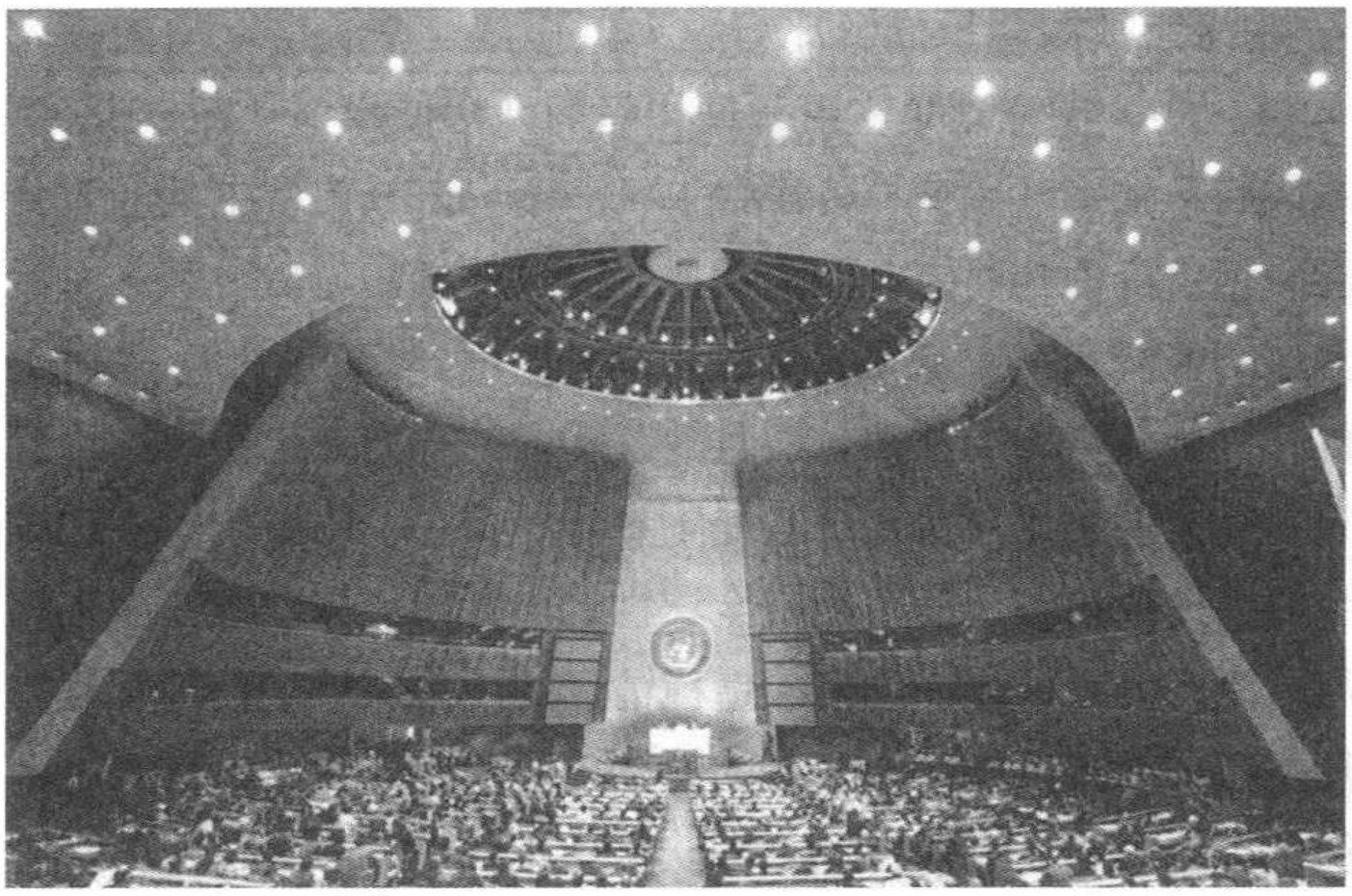


圖14.3　如今許多環境問題需要經由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繁複討論才能解決。

Credit: Popperfoto

於：在無法預估所有影響的時候，應該如何決策？政治人物是否應當爲了小心謹愼而
139 犯錯，抑或開發環境資源，期盼不良結果不會出現？這是應當擴增決策之科學根據，納入預警原則，並實現更多人參與的民主理由之一。

第六項是不可回復性（irreversibility）的問題。一旦發展程度超過地球自身修復能力，環境資產就會崩潰消失，永不再現。不可回復性讓環境政治更加複雜，令其迥異於其他政策領域，如稅務或社會事務，這些領域中的問題比較可以反覆嘗試。不可回復性需要審愼的預期性規劃，而不是漸進式規劃，特意**制定的**政策回應。問題在於，當一項決策的前後無法確知環境狀態時，有既定利益的人就能夠扭曲科學無知，以迎合自身目的。美國石化燃料的遊說團體，近來企圖廢除在京都簽訂的氣候變遷協議就是個好例子（O'Riordan and Jordan, 1998）。這裡的困難是，政治體制並不擅長處理涉及代間不平等的眞正不確定性；政治權力遊戲讓政策行動者很難在共識之前重新分配。無論如何，當「報應」可能是好幾代後的事時，政治人物很難說服選民有所犧牲。

最後，雖然環境做爲一個整體而運作，但是設置來管理環境的官僚體制卻經常分裂成不同部門。環境在政策問題當中非常特殊，以致跨越了傳統政府部門。英國環保署長派頓（Chris Patten）說過一段著名的話：「環境政策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其他地方處理，權力不在我的手上」。這段話透露了「綠化」政策過程的一大障礙。保護環境經常涉及環境部門與成立較久且通常較有權力的政府部門（財政、農業、運輸等）之間的深刻衝突。1990年代尚未解決的巨大挑戰之一，就是找出機制以便將環境關切融入一切決策領域。多少有點弔詭的是，一旦這個目標達成了，就不再需要獨立的環境部門了。

摘要

● 環境政策關切人類和自然之間的互動。技術中心論者相信環境就是等著讓人類為了滿

足自身效用而利用。經濟成長根本上就是件「好」事，如果管理得當，就會產生保存環境資產所需的資源和物質穩定。其他人則對成長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必須加以限制才能保護自然資源。

- 政治是從事環境決策的過程。環境政治有一些特性，迥異於其他政治形式。

落實可持續性發展

「可持續性的轉變」是指移轉到在環境的限度內生活，並且邁向公正而平等社會的過程。就這個重要的意義來說，環境主義已經通過了純屬理想高調且清晰描述的議程階段。但是，當環境主義致力處理可持續性時，政治利益卻更加抗拒新的可持續性議程帶來的稅制改革、經濟和政治重分配，以及空間重組需求；這就是「後里約」進程不幸失敗的原因。權力的神經中樞認清了必須馴服可持續性，而這個過程正是當前鬥爭的核心。

對於各種其起源、權力基礎和支持團體都深植於不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的機構來說，這一切的意涵非常深遠。爲了有所作用，各種層級的環境部門必須與其他迄今從未表態支持的部門形成聯盟和夥伴關係，包括財政、工業、社會服務、公眾秩序等。再者，這類政策發展和管制結構，不能再倚賴已經使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分析工具和理由，包括損益分析、環境影響評估、風險管理、生命週期分析和生態稽核。這些工具不僅不足以處理可持續性的新局面，也太牢繫於某些政治菁英的圍裙上，這些人只通融可以接受和忍受的環境議程。藉由賦予正當性的面貌，這些工具大幅強化了既存的權力和政治分配模式。

同理可知，環境主義蛻變進入可持續性階段，對於一般的壓力團體和生態行動主義有深遠影響。主流組織的領導者可說是置身不確定轉變的狀態。有些人仍然沒有脫離以前的行事方式，無法適應新的全球／地方可持續性議程所提供流動不定的結盟和 140
機會主義；有些人則明白全球化是全球經濟、通訊和行動不可避免的後果。所以，他們必須拿地方來和全球較量，在全球舞台的大型會議中一搏，例如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以及諸多有企業和政治巨人出席的全球環境公約會議。還有一些人認爲，這對於草根民眾來說有危險的疏離後果，認清了地方21世紀議程（聯合國於1992年簽訂的可持續性發展藍圖）的力量是公民地域主義的組織化勢力，嘗試捕捉在「自助」活動中創造出來的能量。因此，環境議程再度散發能量、建立夥伴關係、形成聯盟以集聚力量，並利用新辦法從事科學和評估分析。

摘要

- 1990年代，環境主義自原本政治孤立的特性，轉變為更加分散的社會和政治競技場，

籠統地稱為「可持續性」。

- 可持續性發展將科技創造與社會公平和生態管理結合起來。有一項重大挑戰是將環境保護的要求融入且跨越「非環境」的政策領域，例如運輸、能源生產、貿易和工業。

結論

這是環境主義衰敗，而可持續性如浴火鳳凰般重生的興奮時刻。對地理學家而言，可持續性的變革提供了珍貴機會。環境科學發展到了一個階段，空間和地方的再發現又流行起來。全球主義（globalism）是個變遷過程，由於它衝擊了地方而擁有最社會性的意義。無論就空間或文化而論，全球主義和地域主義（localism）彼此均非各自獨立。同樣的，當今人類對自然系統的干預全面而無所不在，因此不再有純粹「自然」的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可言。地理學家的工作是檢視環境的危殆（environmental criticality）（這裡提出了不連續的基本變遷門檻）與社會的脆弱（social vulnerability）之間的配對關係，而此際具有地域公平性的既有社會調適和反應過程，也遭受了不連續的中斷。由於這種相互依賴必然是透過全球化和本土化過程而發生，其後果必然是被決定的空間和地方。

延伸閱讀

出乎意料的，很少有討論環境政策的教科書，其中最好的包括：

- Young, S. (1993) *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Manchester: Baseline Books.
- O'Riordan, T. (ed.) (1999)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nd edition). Harlow: Longman.
- Carley, M. and Christie, I. (1997) *Man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nd edition). London: Earthscan.
- Porter, G. and Welsh-Brown, J. (1997)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nd edition).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不過，有關政治和政策的文獻則是汗牛充棟。最佳的入門書是：

- Ham, C. and Hill, M. (1993) *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stat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Greenaway, J., Street, J. and Smith, S. (1992) *Deciding factors in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Parsons, W. (1995) *Public policy*. London: Edward Elgar.

第十五章　環境知識與環境主義

Jacquie Burgess，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手上拿著寫字板的女士在街上攔下你，她正在做環境普查。能請教你幾個問題 141
嗎？「好吧，但是要快」。所以，她開始問你以下每個問題情況有多嚴重。

「全球暖化？」

然後你想：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的聲明——什麼時候發表的？幾年前？全球暖化已經發生，不再認爲只是碰巧的變化。嗯，去年12月的京都會議（提醒自己：必須查一下地圖，找出京都到底在哪裡）。媒體以頭版大幅報導。美國人不是逼著每個人熬夜一整晚，嘗試達成某種協議嗎？這很典型。石化燃料的遊說團體一直嘗試貶低科學家，不是嗎？嘿，我記得在《新科學人》（*New Scientist*）讀過一篇文章，提到有些小子來自……啊，糟糕，是哪兒？說什麼IPCC受到「來自底層的傢伙控制，譬如說地理學家」。這眞的讓我不太高興。嗯，想不到其他事情了，但這個冬天眞的很詭異。春天在1月中旬就開始了；公園的球莖也已經發芽了。

所以你說：「我覺得全球暖化很嚴重。」

「本地的空氣品質？」她問。

你又想：我們正站在人行道上，但因爲車輛噪音的關係，我幾乎聽不到她在說什麼。這裡的臭味眞是讓人做嘔！看看那輛公車尾巴噴出來的煙！因爲環境這麼糟糕，我才放棄騎腳踏車的。但也負擔不起搭公車的錢。記得在哪兒讀過，開車的花費自1974年以來就沒變過，但大眾運輸的費用卻增加了20%。是在哪裡讀到的呢？我的小弟有氣喘。他們說，這跟交通沒關係，但他們就是會這樣說，不是嗎？得有人來改善這一切。道路抗議者做得很好，得到很多人注意。我不介意阻擋一輛推土機——八成比我已經遲到的輔導課有趣……

所以，你回答：「我認爲本地空氣品質問題非常嚴重。」

然後，訪員又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是不是有做到下列任一項，假如有的話，頻率有多高？在家裡做回收？」

然後你想：她指的是什麼？瓶罐？——嗯，老媽在家有做，所以這應該也算。呃，我們做過堆肥，但是那味道實在太難聞了，所以我們就把它埋掉了。你不能抓些蟲子或什麼的嗎？我懷疑若其中有些逃出來了——或因爲伸張動物權利的人而「解放了」，會發生什麼事：**草皮上的恐怖**……今天有科學家警告說，大災難即將來臨，因爲有外星蟲子在吞噬他們溫文儒雅的英國表弟。拜託，專心點——這很嚴肅的。我總是會把報紙留在公車上，這樣其他人才能讀到上頭的內容——這也是一種回收再利用。

但是，重點到底是什麼？前幾天，六點鐘新聞有個報導，說回收事實上耗費了更多能源，所以最好是把廢紙燒掉，在，嗯，那個東西叫什麼啊，光熱整合發電廠？呃，其實沒這麼勤快。但我得更努力點；過度耗費資源；想一想第三世界那類事情。

所以，你說：「我一直都有回收廢紙和瓶罐。」

你剛讀到的是跟你差不多的某人，在回應環境相關課題時，可能會有的想法的創意建構。我們很少能夠瞭解內部思慮，也就是別人腦海中進行的推論，尤其是當他們

142 回答問卷的時候。所有研究者在問卷中能捕捉到的，都只是簡略的回答。對照一下我所假想的學生的思慮，跟實際傳達和記錄的內容。過去10年來，地理學研究的重大轉變之一，就是轉向質化、論述的探究形式，目標是要讓人們投入漫長對話，以便進一步瞭解論證的性質，以及他們藉以理解世界的證據。

我的學生是假想的，但她思考的內容及建構問題答案的過程，頗符合眾人理解環境問題的方式。不同地位和不同確定程度的複雜知識交雜在一起，猶如隱約記得的新聞報導跟個人記憶混合在一起。立即經驗帶來的強烈感官衝擊，蓋過了論述性的抽象專家知識。想像中的學生替不同知識來源賦予不同類型的權威，她的意識流就是研究修辭和社會困局推理的社會心理學家比利格（Michael Billig）所謂的「推理技藝」（witcraft），同時包含了思考、談話和寫作的論證技能。推理技藝跟發問有關，這個議題的關鍵論點爲何？如何架構論證才足以令人信服？什麼樣的呈現風格才有效？我們如何抵達這個論點，或者換句話說，這個課題的歷史是什麼？這是個很好的開端。

脈絡

地理學宣稱的主要學科特質，是探究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但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晚期，橫跨「自然」（physical）和「人文」（human）地理學之間明顯鴻溝的研究，卻不再盛行。這眞是一件憾事，因爲正是在這個時候，環境主義興起成爲新而有力的社會運動，有許多支持團體從事活動，如地球之友和綠色和平組織，讓環境議題攻占報紙頭版，並納入中央政府議程。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都加入辯論，每個學科都提供自己對現代環境主義特徵的看法。

在本章中，我想將焦點鎖定現代環境主義的一個要素——環境知識的產出，以及如何溝通環境問題，才能有效說服眾人採納比較可持續的生活風格。要邁向可持續性發展，同時牽涉了現代社會結構和個人認同的重大變革。過度消耗資源、過多廢棄物，以及污染物排放到水和空氣中，都是北半球富裕國家的問題。很難說服眾人自願削減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爲「美好生活」核心的事物，想要有所改變，唯有透過結合教育及說服的方案，告知大眾新政策和管制的進展。在千禧年之交，無論是否喜歡，我們都參與了一場大規模社會實驗，環境和社會科學家、運動團體、政府，以及國際機

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都嘗試改變世界。

爲何是現在？有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自然」和「環境」的意義同時是透過科學和公眾討論而在社會上建構的（參見第一章）。1980年代晚期，對全球環境變遷可能後果的關切，才上升到了政治與公眾焦點的中心，當時，誠如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1）的貼切形容：「天啓變得平庸」。由於二氧化碳和其他氣體對大氣影響的科學理論有所進展，並透過媒體廣爲宣傳，風、雨和太陽的意義改變了。極端的事件不再能視爲「上帝旨意」或「基本的性質」，反而成爲人類引發的、顯然無可挽回的自然變遷帶來的可怕後果（McKibben, 1990）。

在環境知識的社會建構中，大眾傳播媒體扮演了根本但經常遭到忽略的角色（Burgess, 1993; Anderson, 1997）。公眾對全球環境問題的認知，諸如全球暖化、臭氧層破壞和雨林減少，主要都來自報紙版面及電視新聞。但媒體從未提供一扇「世界之窗」——未經加工的事件觀點。正如其他任何新聞，環境新聞經過了主動建構，受到每家媒體的專業、技術和經濟要求塑造。由於傳統上環境並非新聞蒐集實務的主角，報導篇幅經常隨著時間不同而變化很大。更甚者，環境問題不容易符合新聞工作的價值標準：環境事件持續時間極長，而非即刻就能結束，而且內容繁複，很難以簡單報導解釋清楚，科學家又傾向於使用困難的字眼和觀念。此外，爭奪報紙版面或電視新聞時段的競爭也十分激烈。

有位環境特派員曾說：「每天，我的工作受限於能夠拿到的報紙版面」（Mike McCarthy, *The Times*, pers. comm. 14 February 1991）。這些不同壓力的結果，就是當事 143
件快速演變時，環境報導會遭受大幅變更以符合媒體判斷的新聞價值，或者有時候乾脆就忽略掉了。

摘要

- 在過去20年左右，環境主義的地理研究有其他許多社會科學加入，各自帶來該學科獨特的觀點。一項特別重要的貢獻來自學術界對「推理技藝」——人腦中的思慮過程——以及公共溝通形式的興趣。
- 環境知識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對於瞭解社會建構「環境危機」的過程很重要，也能影響說服機構和一般大眾改採對環境更友善之行動的程度。
- 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至為關鍵，有利於替公眾框架環境議題，並形成政治議程。然而，媒體在這些過程中並不中立。做為積極的中介者，環境科學是根據新聞價值來轉譯的。

全球化：環境傳播生產與消費中的核心議題

一般人都同意，我們生活所在的年代根本上不同於已經消逝的過往。紀登斯說，我們活在「失控的世界」（a runaway world）中（Giddens, 1991: 16），這個世界的特點在於社會變動的速度、規模和深度。有許多原因讓人感覺有無法控制的動態和無窮的變化，而這些正是現代生活的特徵，並對環境知識的意蘊深遠。最重要的因素很可能是人類生產資訊、加以處理，然後傳播到全世界的能力不斷增進。資訊傳遞快速，穿越時空，幾乎瞬間就能往來任何地方。

因此，人類對時間與空間關係的感受正在改變。哈維（Harvey, 1989）稱之爲「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亦即由於電子通訊速度不斷加快，而感覺到世界正在「縮小」，時間正在「加速」。遠地發生的事件現在透過電視影像，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穿透了私人居家空間，導致全球與地方知識出乎意料的融合（Meyrowitz, 1985; Morley, 1992）。對某些人而言，全球事務逐漸穿透了地方，激發了對全世界各地社會相互倚賴情況的更大覺察，也助長了與之對應的全球環境意識。對其他閱聽人而言，結果卻是無助感和「同理心疲乏」（compassion fatigue）（Philo, 1993）。

新資訊科技無與倫比的力量是全球化的核心，爲全球環境變遷過程，以及將變動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手段，展現了科學證據。圖15.1說明了這個過程如何運作。在這篇文章裡，一樁任意的事件（新年；這時候很少有記者在工作，也極少製播「嚴肅」新聞）被拿來將不同來源、有關世界氣候模式多變的科學及「常民」證據彙整在一起。透過這類報導，大眾媒體持續將遠方的世界、事件及個人帶到眾人的客廳中，創造出不僅是單一且當下，還破碎分散的世界。圖15.1報導的戲劇性在於它所創造的焦慮顫慄——升高的溫度計；世界各地角落有人因極端氣候事件而死亡，自然的不可預測等。媒體透過其建構環境科學報導的方式，不斷提供觀眾詮釋腳本，引導大眾如何理解這些事件。但是1990年代晚期，氣象報導面臨的挑戰，卻是有關這類極端事件起因的科學不確定性程度。這些事件屬於「自然性質」（聖嬰現象？太陽黑子？）抑或「科技性質」（全球暖化）？

仰賴專家：貶低地方知識

新的科技和實踐意味著個體和社會體制都脫離了其起源地，或如紀登斯（Giddens, 1991）所說的「脫節」（disembedded）。近代以前，社會的特色是安全、地域性的地方和社區，其中的社會關係界定清楚，地方性的活動透過日常實踐而熟知，道德秩序限定了人際之間以及人對自然的義務。這些確定的事物都被科學理性和科技專業取代了，但這兩者卻弔詭地同時在個體和群體中製造了強烈的不安定。如今，個人高度倚

圖15.1　地球最熱的一年

Credit: Guardian: Associated Press: Guardian: Reuters; Popperfoto/ The Guardian, 1/1/98

賴專家知識，而在專業知識的散播中，所有知識都成了假說，容易受到挑戰和改變。
145 在我過去主持的一個討論小組中，有位環境顧問曾說：「當我們不清楚眞相會存在多久，又怎能分辨何謂眞相？」（Burgess et al., 1998）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興起的結果之一，就是新類型的知識，透過問題及回應問題來思考的新方式不斷繁增，讓缺乏這些領域專門知識的人感覺脆弱而「喪失技能」（deskilled）。民眾經常覺得不再能夠充分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時，專家系統滲透到人群的每日生活，意味著個體不時獲取新知識，但這些知識總是不完整而零碎。此外，他們也受制於專家根據新證據而一再修訂更改，或是不同專家之間的爭論。媒體在這些過程中再度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將環境科學的發現傳遞給大眾。

So this is global warming

Snow conceals hard choices

Nicholas Schoon
Environmental correspondent

A week ago *The Independent* reported that 1996 had been one of the world's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adding to scientists' convictions that man-made climatic change was well underway.

Ever since then, across Europe, it has got colder and colder. In cosy pub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lounge-bar talk has been: "Whatever happened to global warming?"

It is a tough but fair question. In a world still prone to spells of extreme cold which kill scores of people and cos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ounds, how can electorates and politicians be convinced that global warming matters?

It has been a front-runner among green issues for almost a decade. World leaders – Clinton, Kohl, Thatcher, Major – have all made solemn speeches declaring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But very little has been done. The new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amount to little more than hot air.

We are curious, awed by the notion that a single species – us – can now alter our planet's entire climate. But in a bitter week of frozen winds from Siberia, it is hard to think of this grand, looming threat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n apocalyptic fantasy or an irrelevance.

But global warming is happening, it does matter, and we should take action now to reduce the threat. There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do so later this year. In December in Japan, environment minist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mee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very weak global warming treaty which was signed at the Rio Earth Summit in 1992.

Under that treaty,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took to stabilise their rising annual emissions of heat trapping "greenhouse gases" at the 1990 level by the year 2000. Most of them – but not Britain – seem set to break that promise.

What is now required at the Japan meeting is a treaty commitment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 which have produc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to date – to reduce their emissions. That means using less coal, oil and gas. Burning these fossil fuels adds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reenhouse gases to the atmosphere.

And that, in turn, means increasing taxes on these fuels. But electorates and politicians hate the idea. The débâcle over raising VAT on domestic electricity and gas, the griping about increased petrol and diesel duty which inevitably follow each UK Budget, the gutting of the first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energy tax, shows just how much.

Reducing emissions also requires giving householders, commerce and industry other, more popular incentives to conserve energy, which could in turn be funded by those larger fuel and power taxes. The expansion of non-polluting energy sources needs to be intelligently subsidised.

But back to today's bitter cold. Why should voters and politicians even *believe* in global warming – let alone make changes to their habits, homes and economies – with fresh memories of freezing weather?

They need to get the message that the climate will retain its natural variability, with continued extremes of hot and cold, drought and floo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gradual, world-wide warming trend.

As we reported last week, scientists at the Meteorological Office's Hadley Centre for Climate Prediction have found that average annual world temperatures are now 0.6°C higher than they were a century ago.

The science of global warming has made giant strides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re is now a consensus among climatologists that the warming trend will continue and, in all probability, accelerate into the next century. It will be the fastest rate of change since the last Ice Age ended 10,000 years ago.

There will be cooler years, even cooler decades, which buck the trend, because natural variability will continue. By changing prevailing winds and ocean current, some countries could even end up colder.

Rich countries like Britain may find it fairly cheap and easy to adapt to whatever climate change we experience here.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S, Canada and Russia, which have done more in total or in *per capita* terms to raise the concentrat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than any other nation, may actually benefit from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xt century.

But poor, populous ones, such as Bangladesh, will find the shifts in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and the rising sea levels, much harder to cope with and possibly catastrophic.

Common sense and justice demand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do act. Short-termism and selfishness make it quite likely that they will not. But they have been warned.

PRIESTLEY

圖15.2　這就是全球暖化。

Credit: Chris Priestley/The Independent, 4/1/97

研究者需要媒體將他們的消息傳達給一般民眾，但更重要的是傳遞給政治人物、政府，以及其他負責制定環保政策的人。媒體則需要可以簡單陳述的科學報導，其中有不同科學主張之間的衝突，以及（或者）科學能夠安放到政治架構之中。

氣候變遷的眞實（與否）是個重點。圖15.2是《獨立報》（*The Independent*）1997 146
年1月4日刊登的頭條報導；又是一篇新年報導，但這次卻與家鄉「異常」寒凍的天氣狀況有關。標題以諷刺懷疑的口吻質疑科學宣稱，內文卻嚴責政府沒能做得更多。全球環境問題已經透過專家的工具、模型和量測而被發現了，事實上，有些人主張這些問題是建構出來的。這表示一般民眾，包括政治人物，完全仰賴專家和反專家的風險評估。目前變得更難知道應該做什麼。但對報紙來說，情況卻非如此，它在最後一段文字以其「一個世界」的修辭，採取了可敬的道德立場。

環境風險

每個社會總是面臨各種自然災害與災難，但是當代環境危機卻有根本上的差別。過去10年當中，最活躍的「知識環境」之一是環境風險（environmental risk）。科學、技術和工業化對地球上支撐生命的自然與物理系統，帶來了非意圖後果，這項發現促使貝克（Ulrich Beck, 1992）將當代社會描繪爲「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與核能、化學和生物技術計畫有關的「超大災難」，以及生態破壞體現了環境大災難的威脅。

再者，貝克的核心論點之一是，根本不可能替超大災難的風險投保。公民只能相信專家的宣稱，相信核電廠的「防故障」機制確實足以保障安全；相信確實有空氣或水中污染物的「安全限度」；以及釋放基因改造生物對生態系統沒有危害。因此，大眾逐漸被迫拋開懷疑，信賴負責擬定和執行環境管制的各種專家系統、機構和政府提出的安全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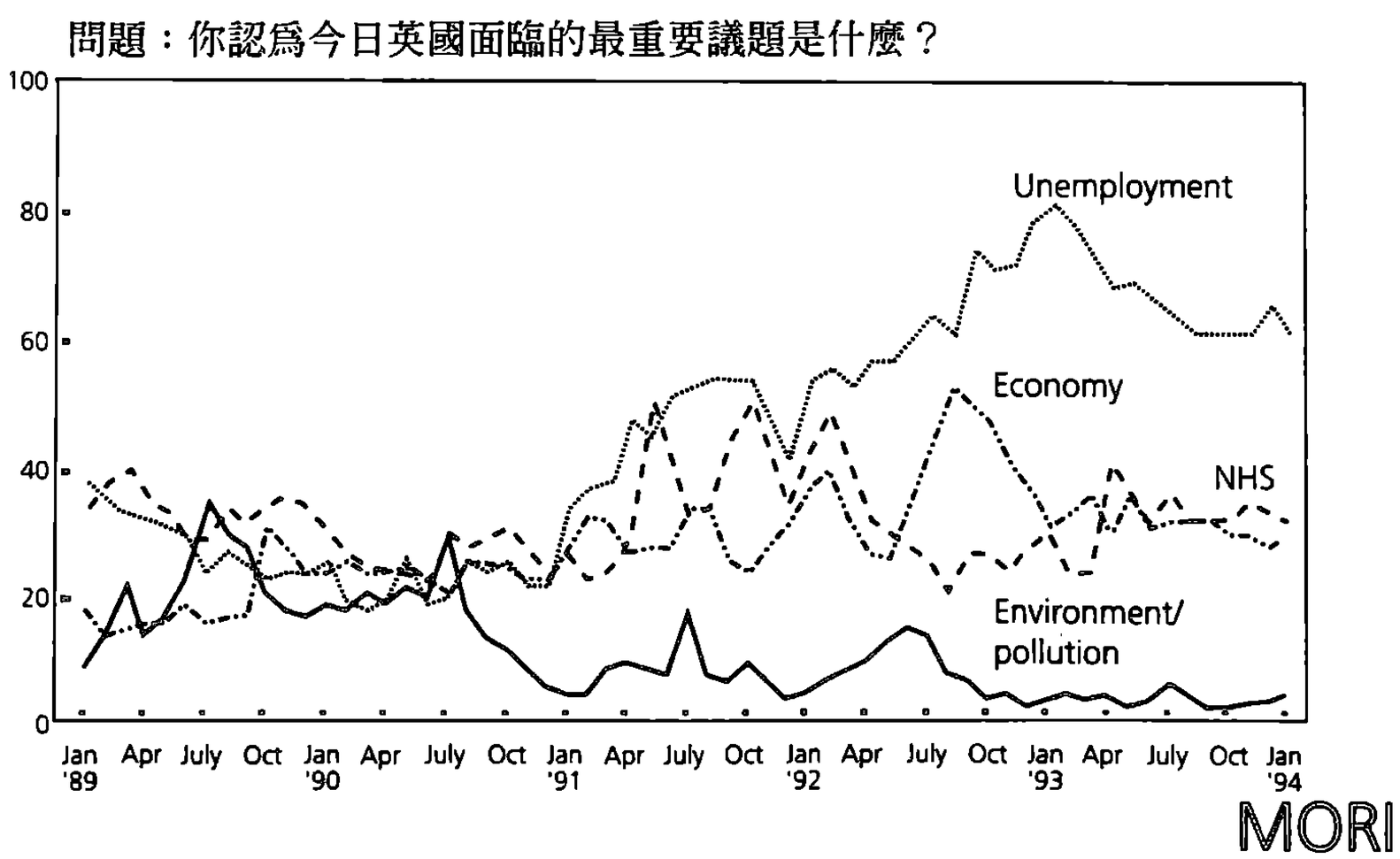


圖15.3　1989至1994年間公眾對環境的關切。
Credit: MORI

專家的宣稱和保證透過大眾媒體進入公共領域，然而，議題再度是根據它們自身的溝通規則和策略來呈現。媒體在製作新聞時，致力於從事創造性的風險詮釋。有些評論家對於媒體相對於觀眾爲自己做判斷的力量，抱持相當悲觀的觀點，他們認爲輿論很容易受到媒體中的環境報導份量及報導風格支配。我們可以找到支持這種立論的證據。圖15.3顯示了1989至1994年間MORI民調的結果，詢問民眾對於環境及其他關鍵經濟和社會問題重要性的反應。1989至1990年間非常高的民眾關切程度很快就下滑了；隨後，環境議題只在圖表的底部起起伏伏，全然被經濟和社會福利議題取代了。現在，比較此圖的曲線和圖15.4，後者記錄的是1987至1991年間，出現關鍵詞「溫室效應」和「全球暖化」的報導數量。對照這兩張圖表，很顯然每當媒體有關環境議題的報導增加時，公眾對於這些議題重要性的認定也隨之提升；當媒體報導減少，大眾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就隨之減弱。這種關係顯示了，公眾對於環境主義的關注十分膚淺而易變，主要是受到媒體報導的驅策（參見Lowe and Rudig, 1986; Worcester, 1993）。

有些人或許會不同意，認爲媒體是一項工具，透過媒體，大眾對風險的反應可能更爲積極而具解放性。媒體至少有潛能創造出一個公共空間，其中科學和專家系統的判斷可以接受更爲廣泛而民主的討論。畢竟，環境報導確實質問了科學成就，因而引發了眾人對於由科學所合理化之工業結構的質疑（Wynne, 1993）。基於同樣理由，貝

溫室效應或全球暖化的文章數量（1987年1月至1991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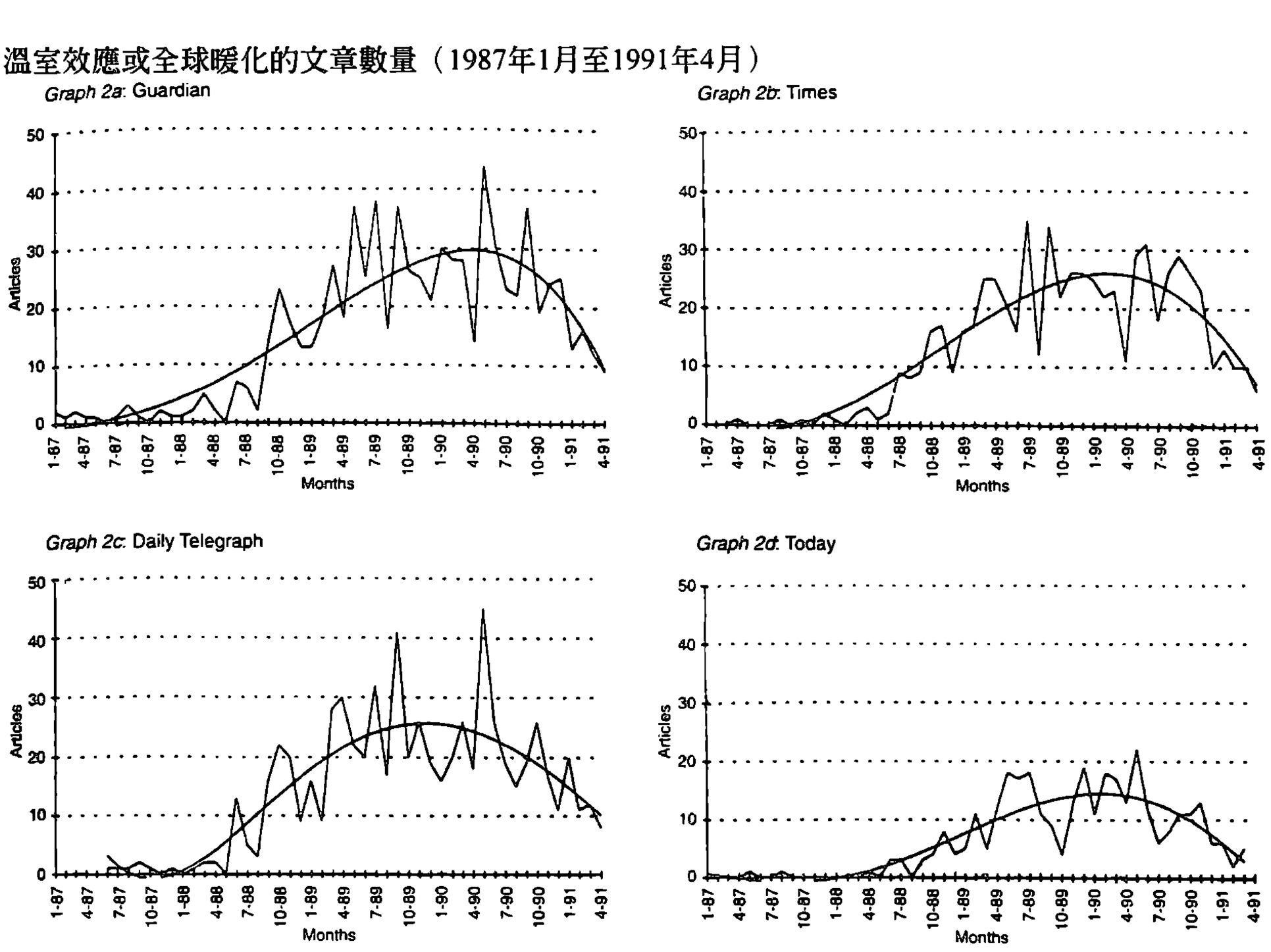


圖15.4　媒體的全球暖化報導。

Credit: Langman and Lacey 1993

克（Beck, 1992）指出，閱讀日報「成爲一種科技批判的活動」，他嚮往一種新的環境政治，讓公民能藉由擺脫對專家的倚賴，而「贏回能力」、自己下判斷。

從這種觀點看來，民眾對於環境議題民調的反應，並不特別有幫助，因爲正如我們 147
在本章一開始看到的，假如研究者想瞭解眾人對環境議題有何看法，找出爲何個人會以那些方式回答問卷調查，那麼，最好的策略就是傾聽他們討論這些議題。本書有好幾章談到的「文化」或「語言學轉向」，也滲透進入了環境研究。大多數努力都導向於詮釋一般民眾的知識、意義、價值和對環境議題的瞭解。例如，有好幾項調查顯示，大眾對環境議題的關切，包含了擔心和恐懼感、道德正確和責任。但這裡也有銳利的政治鋒緣，因爲個體對那些要替創造和管理風險負責的機構，抱持著懷疑和不信任（Irwin, 1995）。

摘要

- 人類製造、處理及傳播資訊的能力不斷增強，這正是全球化的核心。沒有資訊的全球化，就不會有全球環境危機。
- 過去150年中，現代性的一項主要特徵，是科學理性和技術專業宰制了地方「傳統」知識。我們如今高度倚賴專家及其知識形式；在專門知識的繁增中，所有知識都成了假說，隨時可能遭受挑戰或變動。
- 全球都面臨超大災難的驚人發現，導致了風險社會的概念。大眾到底有多瞭解當代超大災難的原因和後果，目前尚無定論。若非輿論是膚淺的——只是反映了這些議題在媒體版面的增減，就是大眾對此有微妙但深入的瞭解，因為個體會根據自身的私人和政治經驗來詮釋環境報導。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改變生活風格的挑戰 148

反身性（reflexivity）概念是用以界定生產未來知識的能力，在當前實踐中奠定了改變的基礎。要瞭解個體和機構在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狀況下如何轉變，反身性至爲關鍵。換句話說，個體和機構都是有組織的，能夠透過知識和資訊來改變自己。反身性目前是個體和機構認同的基本要素：個體和組織持續監督自身的行爲和經驗，因而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

例如，反身性位於可持續性發展論據的根源。藉由覺察當前非可持續性實踐帶來的危險後果，可以採取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來將發展導向另一個方向。「**全球思考**」——想一想堆積如山的證據證明人類活動對世界自然和物理系統的影響，以及你的行爲對於與相隔遙遠空間距離的人的影響；「**在地行動**」——因爲你在家裡、在近旁的環境中所能做的一切，對於全球尺度會直接有益，因而**改變**未來。「地球之友」

就是反身性的最好實例。

境主義者相信，面對生態浩劫的如山證據，唯一的合理反應就是根本改變社會和濫用地球上支持人類生命的自然與物理系統的方式（圖15.5）。假使眾人得到了充分資訊，明白繼續以超過環境所能支撐的方式生活，會有什麼後果，那麼個人和機構就能夠反思改變自己的價值、信念和言行。英國政府的「綠向」（Going for Green）計畫於1994年成立，以促進大眾對綠色議題的重視，並瞭解個人行爲可以有何助益。這項計畫正是試圖改變人心的大眾宣傳的好例子（圖15.6）。這項策略的基本假設是，假如眾人能以「正確方式」獲得「正確」資訊，他們就會改變行爲。

遺憾的是，研究證據顯示，大眾對這些言詞呼籲的抗拒力，比預期還強，對於勸戒他們改變生活方式的措辭，有實際而積極的抵制。我們自己的研究涉及英國和荷蘭的公眾（Harrison et al., 1996），結果發現，在眾人不情願改變生活方式的理由中，有兩種論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種涉及了群眾的能動感（sense of agency）——亦即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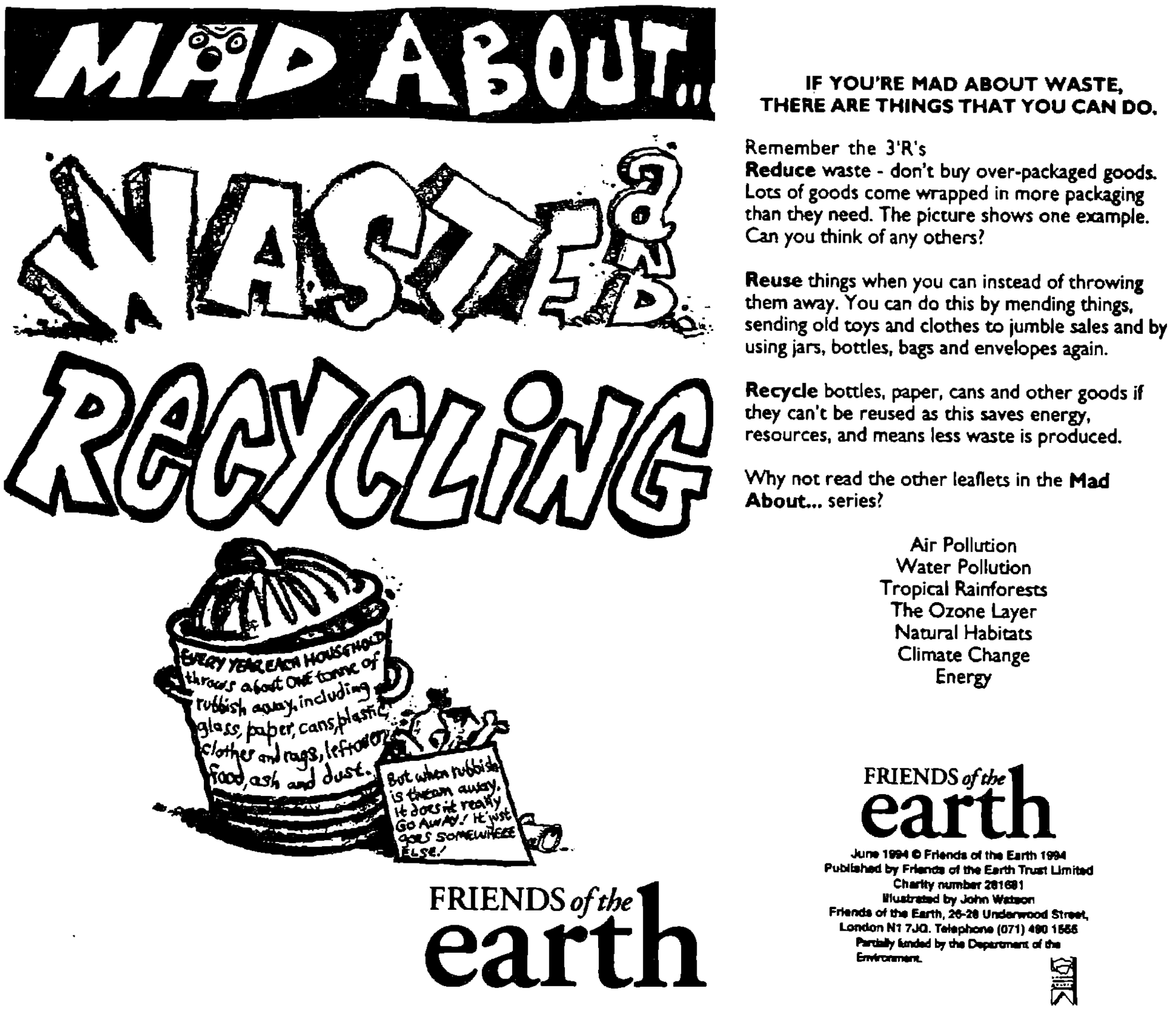


圖15.5　回收宣傳活動傳單。

Credit: Friends of the Ea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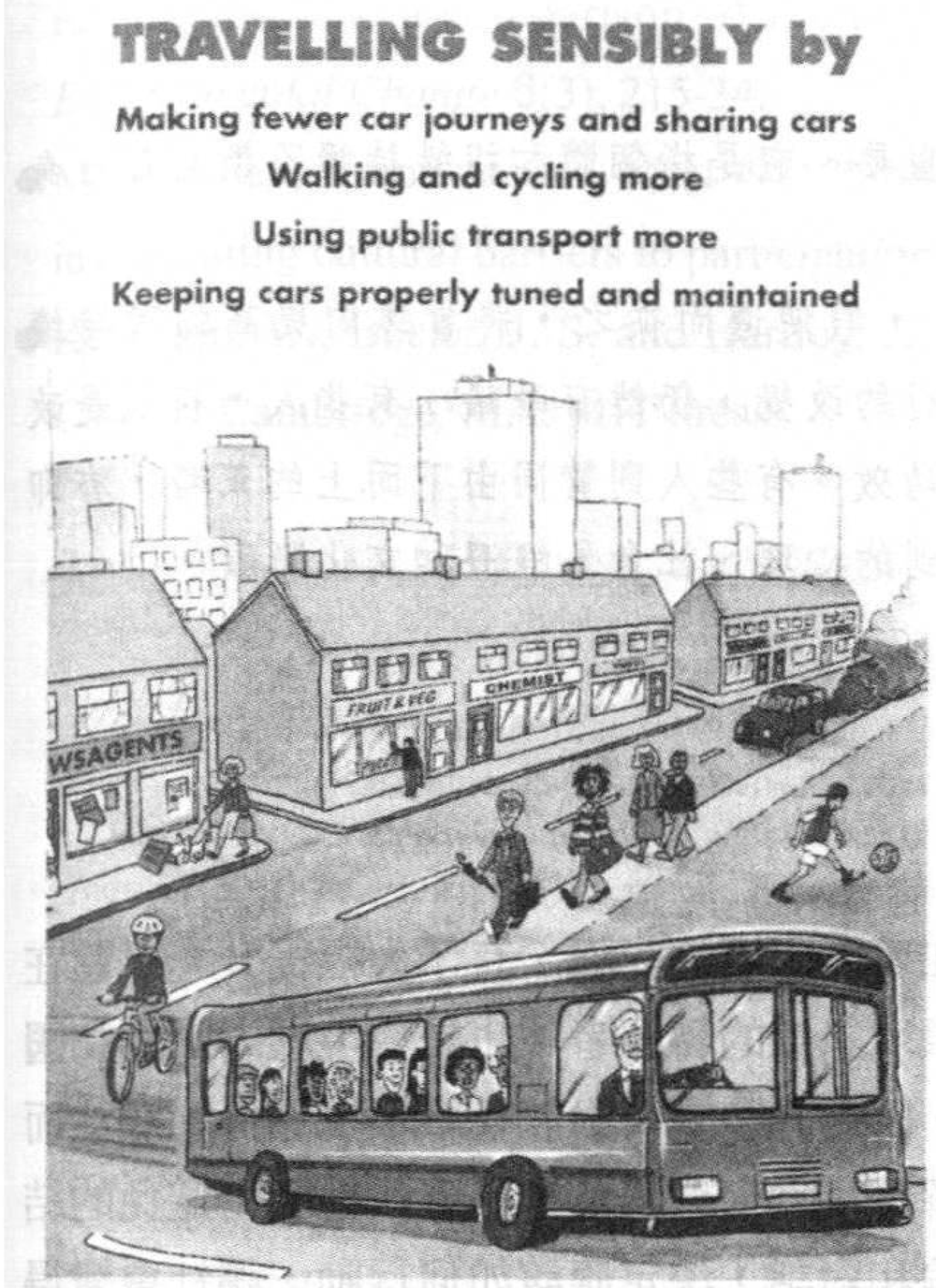


圖15.6　以明智的方式往來
Credit: Going for Green

自己的行爲確實有所影響。這兩個國家的民眾都覺得，必須確信行爲在達成預期目標上能有效果。全球環境問題經常相當棘手，常有人提到同理心的疲勞。誠如有位女士曾說的：「不必一直承擔世界上所有問題，你自己的問題就夠多了」。

再者，大眾不確定怎麼做才是最好，對環境專門知識也抱持著懷疑態度。比如說，是收集報紙和瓶罐，然後每兩週開車送到回收點比較好，還是因使用車子而增加的污染，會勝過不製造更多掩埋垃圾的好處？此外，在家努力做好垃圾分類，結果卻只是傾倒至地上相同的掩埋洞裡，這類報導也很容易讓人失去動力。

二種論點與治理問題有關，尤其是公民信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程度，以及是否感覺到彼此間有牢固的社會契約。假如存在著這種政治文化，那麼個體比較有可能接受環境行動的責任分攤。當民眾在機構的生活方式中，看不到清楚的改變證據，環境呼籲就只會被當成耳邊風。我們的研究顯示，所有公私立機構都必須展現改變的決心，藉由明顯、具體的行動，來支持自己的環境號召（Burgess et al., 1998）。若要克服大眾對於環境危機急迫性，以及所有呼籲改變生活方式者的誠意的懷疑，無論在工作場所、政府辦公室，或是在家裡，都必須實行垃圾減量的協調計畫、減少水和能源需求，並提升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機率。

摘要

- 反身性概念在社會學及社會地理學中特別重要。它是指個體和組織持續不斷監督自身的行為和經驗，並根據新資訊來做調整。
- 「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是反身性的勸戒，假使遵而從之，將會導向更高的可持續性。然而，如何最有效達成個體認同和言行的改變，仍然有爭議。有些人，特別是政府組織，相信由上而下的公眾宣傳能發揮功效。有些人則贊同由下而上的策略，亦即跟大眾一起努力，並且善加認識改變會遇到的心理、社會、經濟和文化障礙。

結論：環境知識的地理學

在過去30年中，大眾對環境惡化起因和可能影響的認識，有了大幅提升。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但是環境訊息的轉譯者，也是環境壓力團體和國家機構的傳播管道。學術研究與環境決策，因爲許多學科對於社會環境關係的關注而變得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社會理論解釋了爲何環境危機是現代性不可避免的結果，以及菁英和一般大眾之間有了更多討論和對話，決定應該如何行動，讓社會變得更具可持續性。地理學應該在這些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地理學的獨特之處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部對話，這是我們這個學科的「推理藝術」。同時，隨著我們對地方和區域獨特性，以及人與環境的關係如何隨時空不同而有差異的重視，我們確保了社會學家所謂的環境問題意識，能夠落實在有掩埋場、污染的飲用水、侵蝕的土壤和聖嬰現象的實際世界中。

延伸閱讀

若要瞭解環境知識的歷史增長，以及當代環境政治的課題，最好的入門書之一是：

- Pepper, D. (1996)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有關大眾傳播媒體及環境議題的介紹，可以參考：

- Anderson, A. (1997) *Culture,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London: UCL Press.

有關公眾對環境變遷的理解，有趣的個案研究包括：

- Hinchliffe, S. (1996) Helping the earth begins at hom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o-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 53-62.
- Harrison, C. M., Burgess, J. and Filius, P. (1996) Rationalis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 comparison of lay publics in the UK and the Netherland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3), 215-34.

- Macnaghten, P. and Jacobs, M (1997) Public identificatio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igating cultural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7, 5-24.
- Kempton, W., Boster, J. S. and Hartley, J. A. (1995)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第四部分

歷史地理學

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151 導論

許多地理系學生在剛 進大學時，對歷史地理可說是一無所知，尤其當學校和大學越來越強調地理學能夠探討當代事件和最新議題，有些人甚至驚訝爲何會有歷史地理學存在。因此，我們想在這篇簡短導論中，稍微討論一下爲什麼歷史地理學其實是人文地理學中十分重要、值得重視的一環。

歷史地理學有個簡單、但也過度簡化的定義，亦即它關注的是過去的地理。任何事物若是死去、老舊，或者有些過時，就屬於歷史地理學的範圍。假使這個定義沒錯，那就意味了歷史地理學者會從各種視角研究非常廣泛的主題、時期和地理區域。重要（且令人高興）的是，這也表示歷史地理學並未侷限於某個知識隔離區。譬如在本書中，除了第四部分，你會看到其他許多章節也討論了歷史研究。然而，歷史地理學是獨特的，它在人文地理學裡中有特殊角色要扮演。學者逐漸認爲，與其說這是歷史地理學關切過去本身，不如說是它關注「**歷史性**」（historicity）或「歷史特殊性和歷史轉變」（Gregory, 1986: 197）。更明確的說，歷史地理學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是，首先，它讓我們得以辨識其他時空和我們時空的可能差異，這不但擴展了我們的視野，也讓我們不致對事物的可能存在和演變方式，有欠缺愼思的概推；其次，歷史地理學也會發掘過去時代的類似人事物，讓我們修正經常覺得自己活在前所未見年代的感受，並且有利於磨利我們的感官，注意到當前環境中眞正「新穎」不同的事物；第三，歷史地理學確保了地理學除了關注空間性（參見第二章），也注意到**時間性**（temporality）；最後，或許最重要的是，歷史地理學解釋了地理世界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棲居的地景、觀念、語言、經濟和政治體系，並非自然或永恆的，而是歷史產物。人文地理是塑造出來的，歷史地理學則告訴我們它的形成過程。

因此，歷史地理學絕非僅止於枯燥無聊地研究古物、將過去的遺物組織存檔。從歷史角度來思考，其實是大家不斷在做的事，雖然方法通常不是很嚴密。歷史觀念充斥在我們談論世界和世界地理的方式裡：我們談到某些事物是傳統的，某些東西是現代的；有些地方正在發展，有些地方沒有；我們暗地裡將時間（和空間）切割爲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往令我們著迷；想一想古裝劇、西部小說、西部片或史蹟觀光有多麼流行。爲了探討歷史的重要性，這個部分接下來的三章，會對這些「流行」的歷史地理有詳盡討論，以更批判性的角度檢視牽涉其中的時間、現代性和史蹟議題。歐格朋（Miles Ogborn）與泰勒（Peter J. Taylor）撰寫的章節，都是探討世界歷史的主導性框架，亦即朝著現代的當前不斷進展。在第16章中，歐格朋強調結合了喪失和創新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比起進步或發展等觀念，可能更能掌握這種「現代化」歷程。他在文中提到有關土耳其國家現代化，以及19世紀巴黎都市發展的辯論，藉以闡述他的論點。他也強調了現代化不但是一種極富地理性的過程，也 152
是歷史過程，主要牽涉了地方及其地景的再造，以便體現**現代性**（modernity）（呈現爲現代住宅、道路、鄉村等）。

泰勒在第17章也是抱持這個觀點，他在對於現代性的眞正「地理歷史」理解中，連結了時間性和空間的問題。具體來說，泰勒駁斥了所謂的「散播論」（diffusionist）解釋，亦即認爲現代觀念是從某些地方（最現代者）往外傳遞到其他地區（較不現代者）。當我們談論「開發中」國家需要現代化它們的經濟、政治體系和文化信仰，以便更接近現代的、「已開發」國家時，就是在用這種邏輯思考。相反的，他認爲我們必須認識到現代「**世界體系**」（world-systems）的長期存在，所有的社會，包括比較現代和比較原始的社會，全都納入了這個世界秩序。就歷史而言，這是一種長期觀點，以數百年的**全球化**歷程來檢視當代發展。在地理方面，這指出了要以大尺度的全球焦點來掌握整個世界體系的特質，同時要有地域焦點，以便細究特定地方如何以不同方式經驗這些全球現代性。

在第18章中，強森（Nuala C. Johnson）認爲，雖然我們生活在現代世界中，但過去對我們仍然舉足輕重，從諸多爲了過往而設立的特殊場所可見一斑，例如博物館和遺址。強森的討論建立在兩個遺址的個案研究上，亦即當今的愛爾蘭鄉間別墅，以及

波蘭的奧許維茲（Auschwitz）死亡集中營。她對這兩個案例的分析非常有力地指明了，過去的地景乃人爲建構且爭議多端的特質，這是學院裡的歷史地理學者和創造襲產（heritage）旅遊景點的人，都應該面對的問題。重要的是，她的案例也闡明了記憶地景在當代的重要性。我們對過去感興趣，絕不應該只是因爲它有助於我們瞭解現在，而更值得強調歷史在今日十分重要。繼而，如同這幾章所呈現的，歷史地理學事關重大，不僅是因爲它顯示了歷史對我們的人文地理很重要，也因爲它展現了地理對那些歷史也很重要。

延伸閱讀

-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瀏覽這份期刊最新一期的某些文章，可能頗為受用，多少可以瞭解歷史地理學者的研究非常多樣，以及當前他們關注的一些重大辯論。

- Clayton, D. (2000)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Johnston, R. J., Gregory, D., Pratt, G., Watts, M. and Smith, D. M.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for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p. 246-50.
  這篇文章概述了戰後英美歷史地理學者採用的研究取向，也提到了代表性的研究。

- Philo, C. (1995) History, geography and the still greater myster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Martin, R., Gregory, D. and Smith, G. E. (eds) *Human geography: society, space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pp. 252-81.
  本文探討了歷史地理學對人文地理學和史學的可能貢獻。

第十六章　現代性與現代化

Miles Ogborn，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這是個現代世界

說某樣事物是「**現代的**」，是什麼意思？在某種程度上，這僅僅表示這樣事物剛出現、跟得上潮流，或是屬於當下的，可能與（現代）科技、藝術或整體生活有關，但這類描述牽涉了認識到世界正以什麼方式改變。有時候，「現代性」——處於現代的狀況——這個觀念是用來頌揚新事物，或許是爲了鼓勵眾人採納創新，或者，在英國工黨的例子中，爲了吸引更多選民支持某項新政治方案。有時候，它是在抱怨現代世界不斷前進，卻放棄了許多有價值的事物，例如顯見於某些與瞭解現代藝術遇到的困難有關的討論。無論採取什麼觀點，「現代性」的觀念都將眾人定位於時間之中。它指出了時間被區分爲過去、現在和未來，賦予過去某種（正面或負面）價值或重要性，塑造現代成爲改變和決定未來應該是什麼模樣的時代，使現代因而顯得重要。說某樣事物是「現代的」，讓大家想到了歷史變遷（Baldwin et al., 1999）。

將現代性理解爲「新穎」（newness），使得我們可以理解任何時代的現代性。這有助於解釋，伴隨鐵路、電力、電影或鋼筋水泥玻璃建築出現而來的興奮之情，也有利於理解這些事物同時帶來的威脅感——恐懼世界變得太快。無論何種情況，眾人都會體驗到，由現代性所建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並且從自身生活會有什麼好壞變化來瞭解這種關係。比方說，薩謬爾（Raphael Samuel）於1950年代檢視英國現代性的觀念，主張：「當代的主導意識形態是往前看和進步，主導的美學意識形態則是光和空間。新就是好，能夠保證事物實用有效」（1994: 51）。他藉戰後的「住屋改良」（home improvement）來闡釋這個論點，住屋改良對那些不幸住在「醜陋」、「舊式」維多利亞時代風格住宅裡的人而言，代表了拆去壁爐、除掉通風良好的框格窗、敲毀隔間牆，並覆蓋會「集塵」的灰泥，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空調、細長的螢光燈照明、容易清理、平滑且由塑膠和玻璃纖維製成，或貼上富美家公司（Formica）塑膠貼面的設備和傢俱，以及充滿省力工具的廚房和「掃除櫃」（broom cupboards）——洗碗機、電爐和眞空吸塵器（圖16.1）。住宅和眾人的生活都因爲這種「現代化偏好」而改觀（ibid.: 56）。這個例子呈現了眾人感受現代性（這裡是某種令人渴望的事物）的強度，以及現代性在塑造新地理形勢上的角色。在這個例子中，現代性塑造了新家庭地理。這些住宅變成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地方**，模樣和感覺都不一樣了。事實上，同樣的推力也改變了許多城市地理及其居民的生活和經歷。象徵1950年代和1960年代都

市計畫的高速公路、住宅區、市民中心和購物中心，同樣能被當成是爲了嘗試建造新穎、乾淨且便於使用的空間。在這兩個例子裡，現代化都涉及了地理變化——改造地
154 方、空間和地景——做爲歷史變遷的一環。

這些例子開始讓人想到現代性和現代化不只是代表「新穎」，還牽涉了獨特的歷史和地理變化。無須很詳細的說明（有許多有關「現代性」定義的見解；參見Ogborn, 1998），我們就能辨識出重要的進程：將科學原則應用於人文和自然領域；工業經濟的發展（包括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以及形成國家，透過官僚體制控制了許多生活層面（Giddens, 1990）。這些都同時是歷史和地理過程。它們經由特定類型（且通常非常迅速）的歷史變遷，創造了特殊的「現代生活」形式，其中的關鍵部分就是空間、地方和地景的轉變。譬如，圖16.2呈現的就是強烈的現代地景：1931至1936年間建於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邊界、橫跨黑谷（Black Canyon）的胡佛大壩（Hoover Dam），高725英呎，使用250萬立方公尺混凝土，創造出表面積多達210平方英哩的湖。以現代性的角度來解釋這個水壩，意味了將其視爲地質學家和工程師運用科技及科學方法掌控自然的結果；建造經費主要來自公共資金，由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規劃，以便替資本主義工業和農業發展提供灌溉用水和水力發電。胡佛水壩不僅改變了黑谷的自然地理，也令美國西部的經濟地理與環境爲之改觀。要認識胡佛水壩，也應該瞭解它激起的反應：

> 在一片空曠和荒蕪之中見到這樣的景象，首先會感到恐懼，然後是驚奇，最後則會感到敬畏，並驕傲於人類有能力扭曲自然力量以滿足自身目的。胡佛大壩的陰影下，在人會感覺未來是無限的，沒有任何障礙無法克服，認定我們手中掌握了力量，只要有意志，就無所不能。
>
> （Stevens, 1988: 266-7）

155 「人類」對抗自然的觀念稍後再討論，現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對於胡佛大壩似乎能夠開啓未來，有著驚奇、興奮和恐懼的感受。胡佛大壩的地景是現代化的科學、工業和政治過程促成的結果，眾人因而體驗到現代性的挑戰和危險。因此，胡佛大壩結合了兩種現代性

圖16.1　住屋改良的現代化。

出處：R. Samuel,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P.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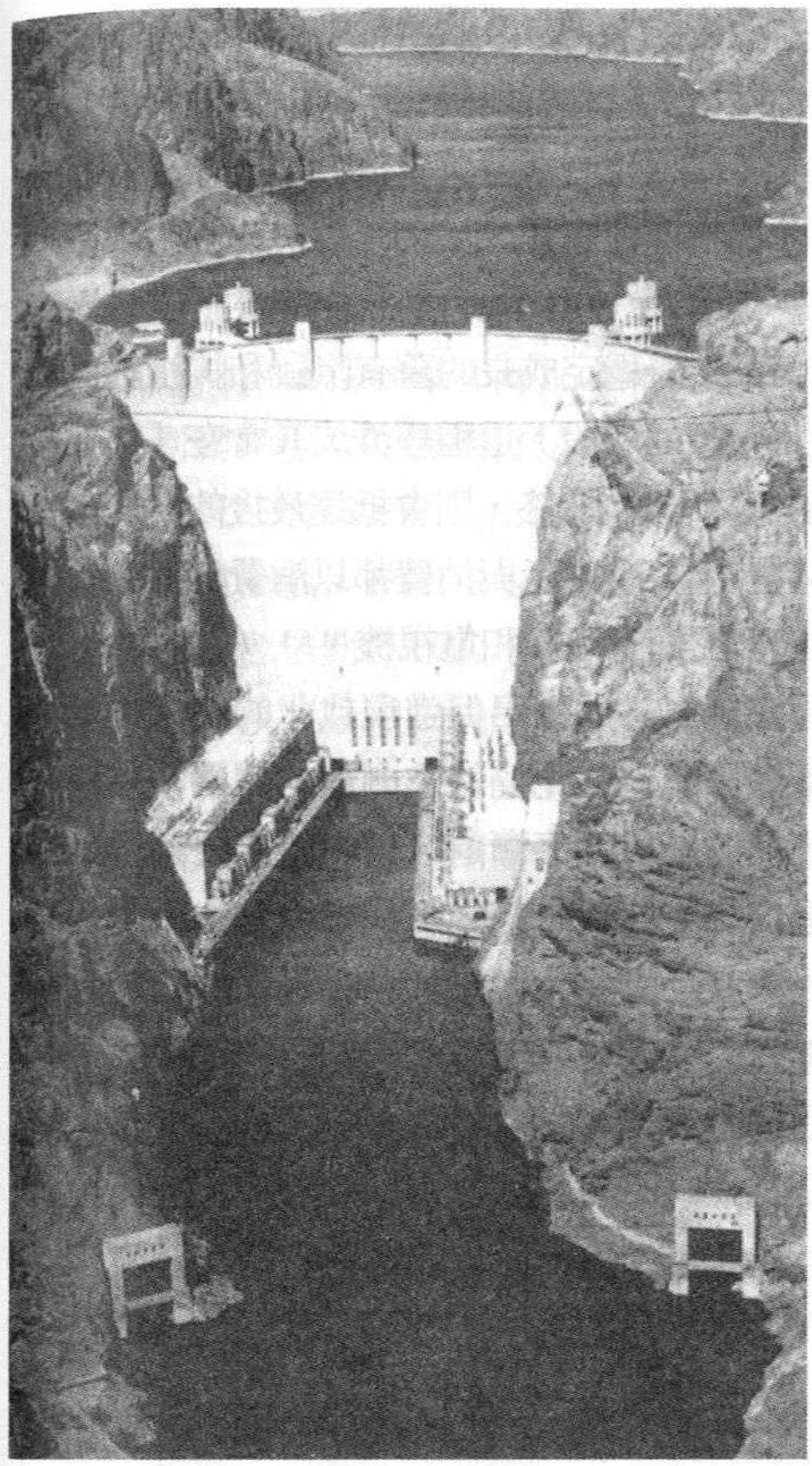


圖16.2　胡佛大壩：現代性的地景
出處：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pamphlet, 1993

觀念，現代性之爲「新穎」，以及現代性做爲特殊的歷史和地理變化。

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歷史地理（以及困難的「**後現代性**」問題）是個龐大領域。在許多方面，這整本書都是在討論人類、科學和自然；工業、**資本主義**和空間；及政治、權力和**領土**（territory）之間的現代關係的地理。然而，我想把這章的重點放在理解現代化過程牽涉的歷史和地理變遷的不同方式上。我首先要討論同時出現在這兩個例子（1950年代的住宅和胡佛大壩）裡的觀念：現代化就是「進步」。

摘要

- 現代性涉及了對「新穎」的體驗，以及對牽涉其中的歷史時間有特定理解。
- 現代性也是一組特殊的相互關聯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
- 現代化牽涉了一切尺度上人群生活和地理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藉由各種不同方式來瞭解。

現代性與現代化就是進步

將現代化理解爲「進步」，即代表社會與有問題的過去徹底了斷，並採取必要的行動以迎向更美好的未來。在這類想法中，有一種頗具影響力，就是1945年後應用於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現代化理論」。羅斯托（W. W. Rostow）在他的《經濟成長的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1960）中提到，每個社會的歷史可以區分成五個階段：傳統社會、發展前的準備階段、起飛（take-off）、邁向成熟，及高度大量消費（high mass consumption）時代。經歷過「工業革命」的英國是率先通過這五個階段的國家，成爲世界其他國家的典範（圖16.3）。羅斯托認爲：「傳統社會」由於採取不科

學的態度對待自然、缺乏社會流動、無法領會改變的潛力，及政治權力並非中央集權，所以抑止了規律性的成長。這種情況在「準備階段」就會有所變化，原因是譬如透過新近中央集權的國家（由通常是國族主義者且急於現代化的新菁英掌控）來興築道路和鐵路，鼓勵科學、科技及重要工業的發展，移除科技、社會和政治加諸經濟成長的限制。這些農業、工業、運輸和都市化的地理變化，加上對「現代化」的正面態度，就會激勵「起飛」——「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分水嶺……妨礙穩定成長的舊有阻礙和抗拒終於消失」（ibid.: 7）——邁入持續成長和較少國家干預的階段。這種經濟成長會在「邁向成熟」階段，將社會完全改造成複雜的現代工業經濟體。最終，則會抵達最後的「高度大量消費」階段（1950年代的美國富饒地區爲其典型），生產與消費都以消費者耐久財爲
156 基礎：一片滿是汽車和郊區住宅的土地，住宅都配備有冰箱和電視機。

羅斯托以進步來描述現代化，他認爲國家絕對必須做出促進現代化的決定，否則就會落後其他國家。他同時透過「起飛」觀念，將現代化描繪爲劇烈的轉變。然而，由於將現代化視爲按照其他國家已經成功經歷的階段循序漸進，他主張若要達致成功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行，而切斷過去，邁向更光明的未來，就長程而言，較無痛苦且能從中獲益良多。這一切都代表了這種現代化能提供給「第三世界」國家做爲發展之路，這些國家可以因而變得跟西歐和美國一樣。

以這種方式現代化的國家之一是土耳其（雖然羅斯托認爲土耳其過早推動「起飛」階段）。土耳其是個好例子，可以清楚展現「做爲進步的現代化」會替人民生活和地理帶來哪些改變，同時顯示這種版本的現代性會導致什麼問題。土耳其的改革就是要開放國家，接受西方現代化的力量；改革雖始於19世紀的鄂圖曼帝國，但1923年在凱末爾（Mustapha Kemal）（他後來自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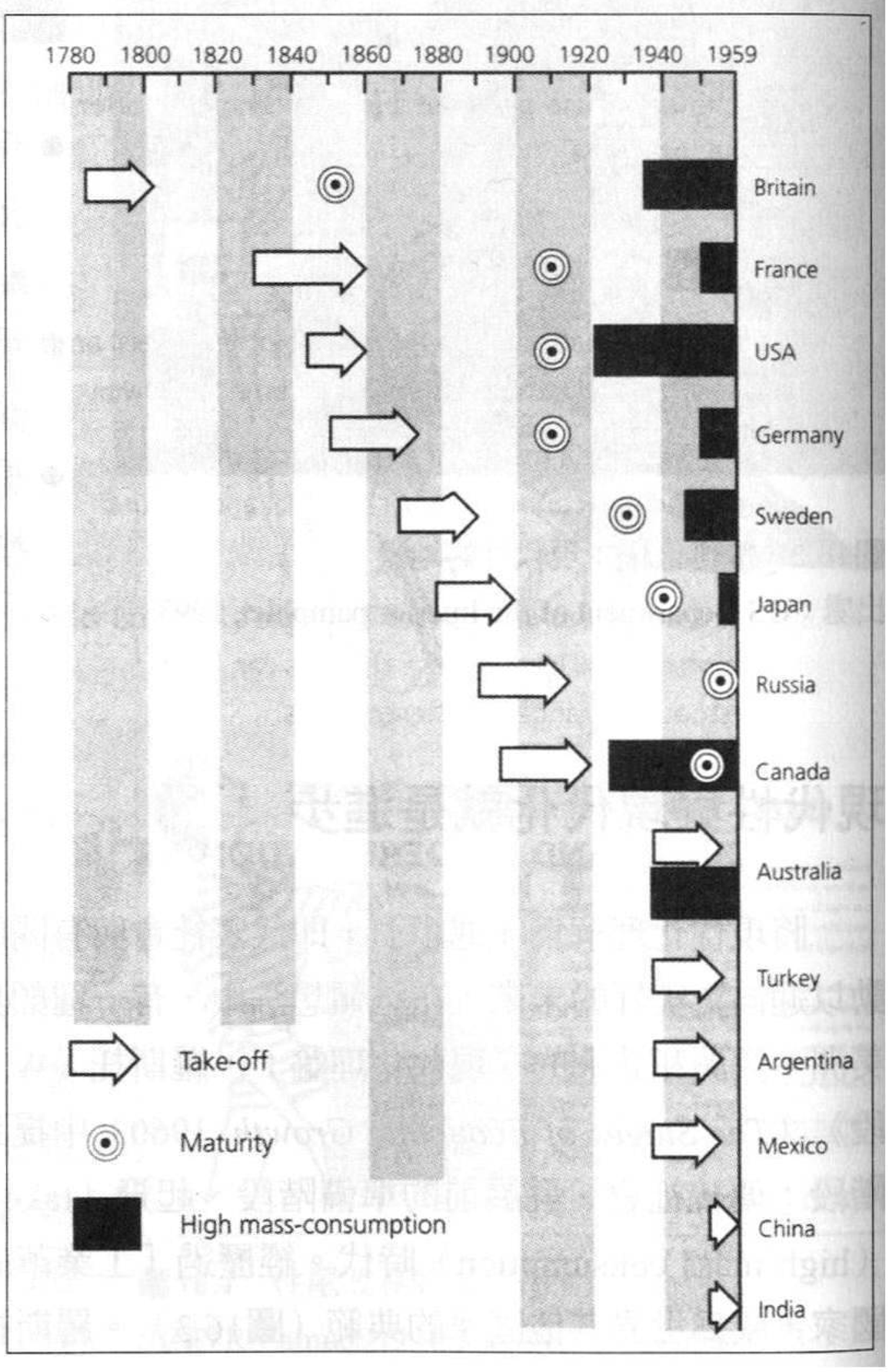


圖16.3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
出處：W. W. Rosto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p. xii。

土耳其國父）領導下建立了**國族國家**（nation-state）後，才大幅加速邁進。土耳其現代化的步驟，是要將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完全轉化，徹底脫離過去。凱末爾聲稱：「新生的土耳其與老舊的過去毫無瓜葛，鄂圖曼政府已經是歷史了，新土耳其誕生了」（Robins, 1996: 68）。邁向這個充滿希望的新未來，意味著要採取會改變國家某些部分的經濟政策。1930年代，土耳其政府開始介入經濟現代化，讓經濟爲國家所用，而非以原料出口爲目標（圖16.4）。進口控管結合農業政策，透過科學農耕和灌溉計畫以達到國家糧食的自給自足。在安卡拉（Ankara）建立現代化的首都。大規模興建鐵路構成國家網絡，並效法蘇聯制定五年計畫（1934-1938）來供應大量紡織品，在全國各地興建糖廠、紙廠、水泥和鋼鐵工廠，讓土耳其的貨品取代西方進口的商品。這些措施還結合早期（1920年代）藉以移除有礙現代化之文化阻礙的政策。藉由政教分離、廢除宗教法庭和教義學習中心，及關閉神祠和宗教兄弟會，減少了伊斯蘭教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禁止男性戴土耳其帽，改戴西式帽子，採用拉丁文字而非阿拉伯文，使用公制、家族姓氏和西曆，此外，除了新建築的西化外，還於公眾場所播放美國爵士音樂，這一切都是企圖讓土耳其人轉向西方，接受西方觀念。最後，阻止現代土耳其之認同理念以外的其他信念，嚴禁國際主義組織，並設置旨在壓迫和同化少數民族（庫德族、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計畫。推動土耳其現代化的人眼中的現代化程序，是強迫人民跟過去斷得一乾二淨，鼓勵他們邁向光明（西方）的未來發展（Parker and Smith, 1940; Landau, 1984; Schick and Tonak, 1987）。

這種單一、進步與西式的現代化，顯然有些很實際的問題：首先，它永遠不可能 157
只是單純遵照西方模式。這些國家並非排列在一條發展道路上的分離實體，而是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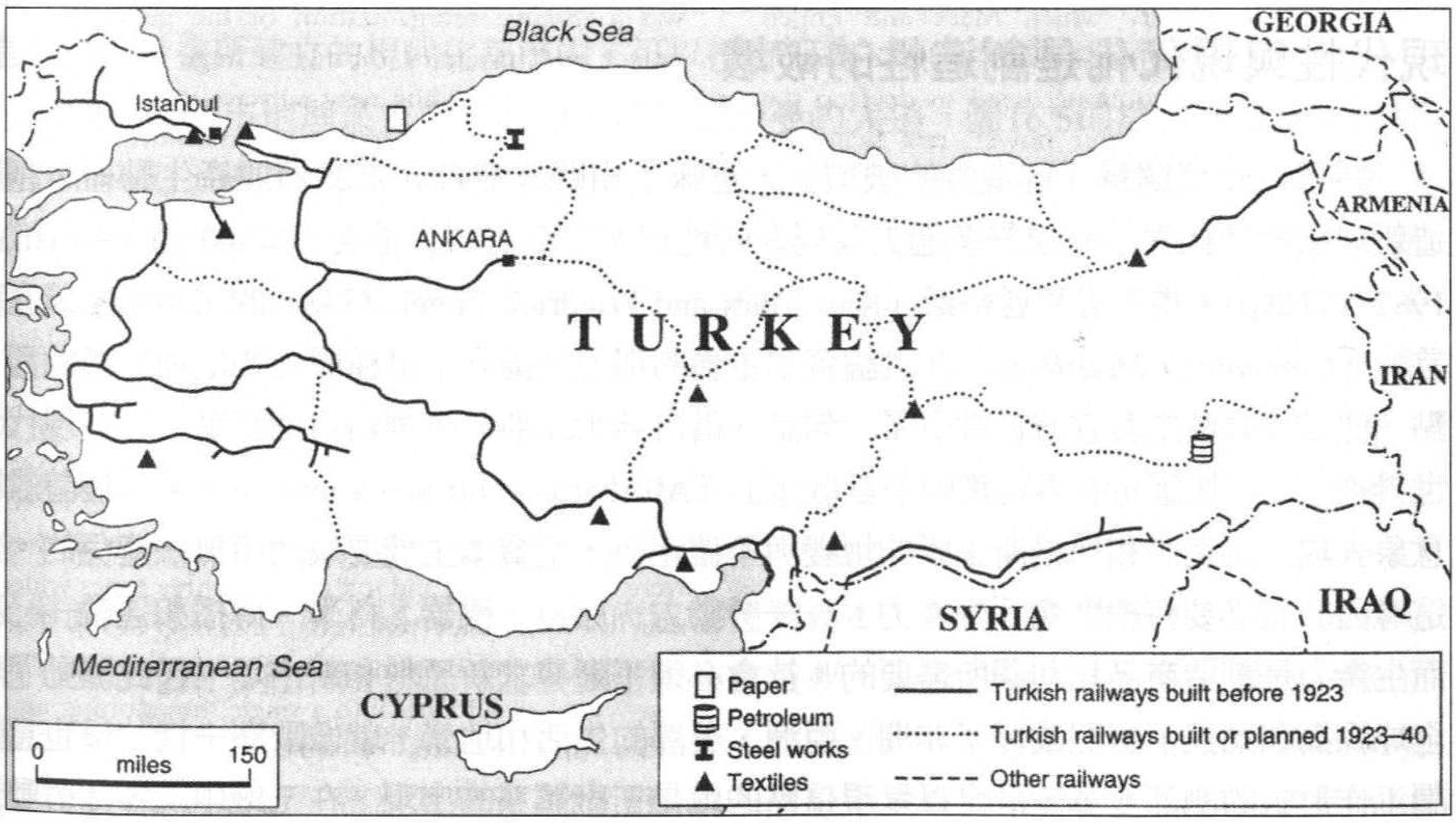


圖16.4　土耳其現代化：工業與運輸

關係緊密，所以，某個國家的發展會對其他國家有所影響（Taylor, 1989）。此外，在土耳其國內，採用來自外界的模型意味了「現代化是枯燥又無意義的事」（Robins, 1996: 67），與當地文化毫無關聯且缺乏動力。其次，這種現代化輕忽了轉變對人民及其居住地景帶來的傷害。羅賓斯（Robins）指出，凱末爾派的政策不但阻斷過去，也壓制土耳其社會的特性及國內文化差異，以達到西式現代化，造成了很大破壞，現在只是剛開始收拾殘局而已。

現代化理論家爲什麼會提出這種觀點？最好的解釋就是他們的政治背景。在一個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冷戰和戰後西歐與美國繁榮的時代，現代化就是西化的觀念（視其爲規律的進步）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藉以對抗共產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吸引力。羅斯托當然認爲自己提供了一個替代方案，並替自己的書訂了一個副標題：「非共產主義宣言」。在下一節，我將檢視某些羅斯托反對的觀念，據以釐清如何以不同方式來理解現代化：視之爲「創造性的破壞」。

- 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將現代化與進步畫上等號：通往現代的單一（朝向西方的）道路，這條路不但有建設性、有益處，也比較沒有痛楚。
- 土耳其「現代化之為進步」的經驗，顯示了其中牽涉的生活與地理變化，以及這類進步觀念簡化了改變的過程和經驗。

現代性與現代化是創造性的破壞

將現代化理解爲「創造性的破壞」，意味了相關改變會非常劇烈並產生動盪，創造新未來總是代表了破壞許多過去及現在的地理與生活方式。伯曼（Marshall Berman, 1982）曾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 1848）的《共產主義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在討論資本主義的部分，提到了這種歷史和地理變遷的觀點。他從《共產主義宣言》裡引了一句話（借自莎士比亞）來總結這個觀點——在現代世界裡，「一切確定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這個詩般
158 意象表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的恆變與不確定感，是**資本主義**要成功所無法避免的。這導因於有必要持續開發「生產力」——勞動力、原料、機器、科學、傳播和運輸——而生產力是創造**商品**和利潤所需要的。社會必須不斷尋求新原料和新市場，因此驅動了全球探勘和殖民，劇烈改變了非洲、亞洲、美洲的生活和地景，就像歐洲一樣。這也意謂工作形式的劇烈變革，最足以呈現這點的就是工廠體系的出現，在工廠中，各種勞動——無論多麼卑賤或傑出——都成了爲薪資而從事的活動，而且經常是由機器的運轉來

操控。最後，資本主義的成功還牽涉到徹底的地理變化、巨型工業都市建立、現代國族國家成立，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自然的力量爲人類所屈服、機器、化學應用於工業與農業、蒸氣船航運、鐵路、電報、整片大陸的開墾、河流開鑿爲運河、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1848: 85）。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即使對資本主義持反對立場，仍敬畏於資本主義能夠讓「一切確定的事物都煙消雲散」，而且在開發生產力時，破壞了一切生活方式和全部地景。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爲資本主義在變得無利可圖之後，會轉而破壞自身創造的一切——工廠、碼頭、整個城市。對他們而言，現代化的過程不但會帶來劇烈改變，也會造成創傷；它提供了各式各樣改變世界的可能，但也毀壞眾人已知、已接受且熟悉的生活方式與地方。這種社會關係及其地理形勢的塑造與毀壞，正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的現代化。

舉個例子有助於瞭解。1850到1870年間，巴黎因爲這種「資本主義現代化」而改觀。這座城市許多最著名的特色——沿路樹蔭的大道、紀念性的宏偉建築，以及人行道咖啡座——都是在那個時期建立的。然而，爲了創造這些新都市地理，必須先毀去巴黎大部分地區，許多人的生活遭致嚴重破壞。這一切是如何且爲何會發生的？哈維（David Harvey, 1985）認爲，動力來自1840年代的經濟危機：那是法國經歷過最糟糕的情況。有很多工人找不到工作，同時，許多投資者找不到能獲利的投資目標。此外，巴黎建於18世紀的基礎建設，不但無益於這個城市逃脫危機，反而成爲阻礙。皇帝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與大臣郝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協調出來的解決方案，就是透過龐大公共建設計畫，大規模重新規劃法國及其首都的地理——在全國建造新鐵路、道路和電報體系，並透過新設的街道、供水系統、下水道、紀念碑、公共建築、公園、學校及教堂來改變巴黎。重建計畫會讓人民和資本在短期內恢復運轉，但就長期而言，在該計畫所建立的現代化都市中，可以投資土地、製造業或商業而獲利。

這些新都市地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郝斯曼的大道。圖16.5即爲1850至1870年間建立的街道，總長85英哩，平均比原來的道路寬三倍（Pinckney, 1958）。交通流動模式的重組相當明顯。目的是爲了讓巴黎成爲一個單一運作單位，而非一系列分離的鄰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位於市中央，由希佛利街（Rue de Rivoli）、史特拉斯堡大道（Boulevard de Strasbourg）、莎巴斯特堡大道（Boulevard de Sébastopol）與聖米歇爾大道（Boulevard Saint Michel）形成的十字，將塞納河兩岸與直切過巴黎的軸線相連，其他大道則連接新火車站和市中心。這些新街道也帶來了其他改變。建造這些街道結合了現代科學與工程技術，以及許多艱困工作（1860年代中期，巴黎有兩成勞動人口受僱於建築業）。爲了這項規劃，政府也替巴黎繪製最早的精準地形測量圖，以及土地所有權地圖。在政治方面，這項計畫也非常重要。郝斯曼確保能夠從各條大道看見遠方象徵法國、宗教和帝國的紀念碑或建築，如凱旋門，因此新都市結合了傳統和現代。也有傳言表示，這些寬廣筆直的道路讓革命分子更難設置路障，像是他們於1830和1848年搭建的路障，軍隊因此更容易騎馬鎮壓這些革命分子，或是對他們開砲。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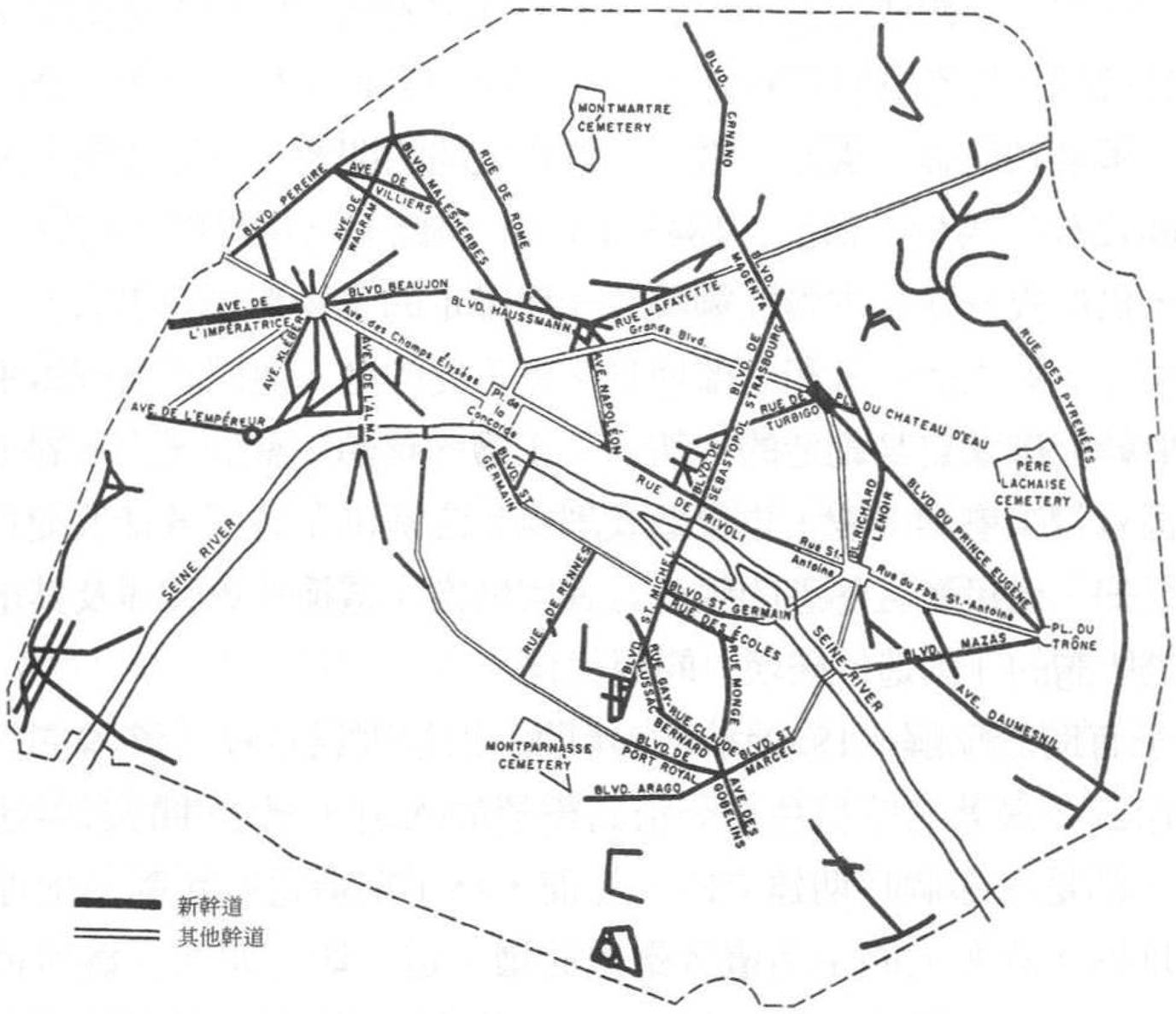


圖16.5　1850至1870年間巴黎主要的新街道。

出處：D. H. Pinkney,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 73

些宏偉的街道當然使得騎馬或乘坐馬車穿越城市更爲快捷，但行人卻因此必須面對大量疾駛的車輛（Berman, 1982）。最後，這些街道提供了私人投資的新機會，建築奢華的公寓大樓、高級旅館、時尚的人行道咖啡廳，以及令人驚嘆的商店（包括大百貨公司），排列在煤氣燈照亮的大道兩旁。如哈維所述，這些街道「成爲展現崇敬金錢與商品權勢的廊道，（也是）資產階級的遊樂場」（1985: 204）。巴黎變了——新的地理出現了——有些人因爲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和娛樂而獲益。

然而，爲了興建這些街道，必須摧毀舊巴黎市。新街道直接切過老舊地區，裡頭滿布蜿蜒小路、隱密街角，以及住有大量巴黎工人的混亂建築。1850年，西提島（Ile de la Cité）（塞納河中的小島，聖母院所在處）上住了1.4萬人。1870年以前，只剩下數百人抗拒郝斯曼的計畫，他想將該島用來興建法律、宗教與醫學機構。整整20年間，巴黎市中心有如一個建築工地，數以千計的人被迫搬遷。這些人不是被迫搬到郊區，因而必須走數小時路才能抵達工作場所，就是擠進市中心剩下的區域，爲低劣住所付出過分昂貴的租金。圖16.6是當時的一則漫畫，在戲謔這種情況的同時，也表達出許多平凡巴黎人在他們的都市遭毀時的破滅感，畫中除了呈現社區破敗，也暗示家庭關係的崩毀。畫中男人的妻子或許不在曾是他們家園的斷垣殘壁，原因是，如哈維所言，伴隨巴黎改變而來的經濟重建，使得男女都必須工作，通常工時都很長，才能養家活口。因此，在巴黎可以看到「創造性破壞」的廣泛過程，現代化的力量在爲生活和地景帶來劇烈改變時，嘉惠了某些人，卻也造成某些人損失（Pred, 1990）。

159

圖16.6　「但這就是我住的地方——我甚至找不到我太太」。
出處：Honoré Daumier cartoon, 1852. In D.H. Pinkney,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摘要

- 將現代化理解為「創造性的破壞」，即意味其中不但牽涉生活與地理的破壞，還有新地理和新生活方式的形成。
- 19世紀巴黎的例子顯示，經由現代化過程，有些人獲利，有些人則受損。

結論：許多現代性

「進步」和「創造性破壞」的現代化，提出了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理解其中牽涉的歷史和地理變遷。它們針對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而且分別由羅斯托和馬克思代表，呈現了迥異的政治反應。然而，在針對這兩種觀點如何有利於發展現代性的觀念，可以提出三項論點。首先，兩者均將現代性視爲完全切斷過去。對1920年代與1930年代的部分土耳其地區，或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許多巴黎人而言，這點或許沒錯，然而，面對這些現代化的歷史地理，我們應該以更細緻的方式來理解，認清在不同地方，改變會以不同速率產生，而過去的生活和地景，與其說是被現代化消滅了，常常反而是獲得了重建、重新創造，或是整編到新的做事方法和地理裡頭（參考Nuala C. Johnson的第18章）。其次，兩者主要關切的都是經濟方面的變化，尤其是資本主義。雖然這一點確實很重要，但我們仍必須謹記，現代性的歷史地理同樣牽涉政治的變化（譬如現代官僚和領域性的國族國家）、科技轉變（譬如將科學同時應用到自然和

160

社會領域），以及社會文化演變（譬如現代藝術嘗試表達現代化的過程）。這些變化過程塑造了現代世界，而且同時出現在非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中。

由上述兩個論點可以導出第三個論點：世上有許多不同的現代性。在不同時代，「現代性」是不同的，還有許多不同分支。現代性也隨著地方不同而有差別。本文討論的兩種觀點，都將西歐和北美視爲這些現代性歷史地理中最重要的場所。相反的，我們或許也該多注意一下其他現代化的經驗，這些經驗雖然與在倫敦、巴黎和紐約發生的有所關聯，但並非完全相同（Miller, 1994）。羅賓斯（Robins, 1996）對土耳其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可能，另外還有吉洛依（Paul Gilroy, 1993）的論點，認爲可以將被運送到美洲和歐洲的非洲黑奴視爲第一批現代人，理由是他們的全球化經驗（和反抗）、大農場上的產業化工作，以及嘗試運用科學來合理化種族主義。因此，不同階級、「種族」和性別組成的社會群體，也會有不同的現代性。比方說，下列例子顯示現代化過程對男性和女性有不同影響，男女的體驗也大不相同：現代性常被形容爲「（男）人」和「自然」之間的激烈衝突，這是以性別的角度來解釋整個過程；土耳其的現代化計畫讓女性開始擁有投票權（在其他許多方面也開始擁有平等權利）；在巴黎，男女對現代化城市出現的新興娛樂和艱苦有不同體驗，男女接觸城市新空間的機會不一樣，當他們置身街道或咖啡廳和百貨公司時，對他們的期許也大不相同（Pollock, 1988）。

因此，結論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現代性。各式各樣的現代化過程於過去數百年來，在全球各地以不同方式改變了人群的生活和地景，也爲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方式體驗。每種現代化過程都創造了獨特的現代性之歷史地理，並且針對如何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提出了各種不同問題。

161 延伸閱讀

筆者認為閱讀原作以後，再自行下結論，是個好辦法。於文中討論的兩本書，分別是羅斯托，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尤其第一章至第四章說明了通往「起飛」的階段。

- Marx, K. and Engel, F. (196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第一部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包含了本文探討的內容。

至於其他與這些議題有關，但較為一般的論述，參見Berman與Ogborn的作品：

-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該書以「創造性的破壞」觀念為討論起點，第二章討論了馬克思，第三章談到了巴黎。這是一本不好讀的書，但裡頭有很多有趣的見解和實例。

● Ogborn, M. (1998) *Spaces of modernity: London's geographies 1680-178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第一章概述了現代性的理論，文中則結合了這些理論與歷史地理問題。

第十七章　現代世界的地理歷史詮釋

Peter J. Taylor，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162 現代世界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現代性。在這一章裡，我主張在諸多現代性中，有三種的建構格外特出，值得我們注意。由於其廣泛的影響力，稱之爲首要現代性（prime modernities）——17世紀荷蘭的商業現代性、18世紀末期與19世紀出現的英國工業現代性，以及20世紀的美國消費現代性。

一看到這份簡短名單，立刻會注意到兩點。首先，每種現代性都明確聯繫上特定國家：現代性並非只是「出現」，而是在現實的某個地方，經由人群的實踐和活動而構成的。每當有人購買一條藍色牛仔褲，無論這人身在何處，都是在複製顯然源於美國的習慣。甚至，這點正是藍色牛仔褲吸引人的關鍵。其次，這三個例子涵蓋了四個世紀，構成首要現代性的序列。事實上，我在後文將會說明，它們所代表的現代性，不但依序形成，還影響廣闊，對我們當前的現代經驗貢獻良多。

我將這種對地方與序列的關切，稱爲地理歷史（geo-historical）詮釋。以這種方式來結合地理和歷史，乃期待要比其他歷史地理學更周詳完整。很明顯的，所有人類實踐和事件都同時存在於時間與空間當中，我們在研究中將其分離，只是爲了便於教學：在多數社會科學領域裡，很難等量注重地理和歷史，通常分析時會忽略其一，有時候甚至兩者皆無。譬如，經濟分析最常爲人詬病之處，就是輕忽市場行爲的空間和時間變化。在本章中，我會利用首要現代性來介紹現代性的地理歷史詮釋。

以地理歷史詮釋來檢視現代性極爲必要，這與現代性這個概念的相對性質有關。一般說來，眾人理解的現代就是跟傳統相反，但事實是，所有的現代性未來也會成爲「傳統」。比方說，在20世紀英國的區域地理中，傳統製造業聯繫上的是英國北部的重工業地帶，於19世紀開始發展；另一方面，輕工業則被視爲現代製造業，在20世紀前半期逐漸集中於英格蘭南部。然而，這種傳統與現代的清楚時空區分，並不如乍看之下那麼簡單。傳統工業並非一開始就是傳統的，事實上正好相反。在19世紀，英國北方是現代世界的奇蹟、新的工業文明，在大家眼中是世界最先進的地區，而其重鎮曼徹斯特（Manchester）則被描述爲「現代性的精華」（the essence of modernity）（Arblaster, 1984: 260）。所以，原本眾所矚目、先進而現代的一切，後來卻被貶爲落後而傳統。簡言之，現代性從未停止改變，因此「沒有固定的客觀參照物」（Osborne, 1996: 349），無論是工業或其他。

163 這一切所傳達的基本教訓是，儘管大部分與現代性有關的重要討論，將焦點放在哲學、社會學或文化方面，但是以地理歷史角度來瞭解現代性也同樣要緊。讀過本章

以後，大家應該能夠新增兩點領會，一項與實際經驗有關，另一則涉及理論。首先，對於現代性的主要向度如何、於何處及何時發展，大家會得到一個概略的架構。其次，大家會瞭解到，當今處於現代實踐前線的地方，亦即紐約、倫敦和東京等世界城市，每日都有上兆筆金融交易在進行，將來也會風水輪流轉而變成「傳統」。

故事與地圖

何謂現代性的地理歷史詮釋？現代性的研究可被視爲沿著一個連續體展開，一端是非歷史／非地理的分析，另一端則是地理歷史研究取向。跟我的研究方法對立的一極，賦予現代性周密的定義，然後加以運用，猶如該定義跟歷史與地理毫無關聯，獨立於歷史和地理之外。比方說，1860年代的阿諾德（Matthew Arnold）提出了一個沒有考慮時間和地方的現代性觀點，重視特殊的知性與公民德性，聚焦於他認爲存在於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理性。由於他在古典時期的雅典也發現相同德性，因此認定雅典也是個現代社會。同樣的，1850年代巴黎的波特萊爾（Baudelaire）強調美學，提出每個時代都有其現代性，由能夠以作品捕捉瞬息萬變的畫家爲代表。相較之下，對於現代性與變得現代的情形，我採取更有根據、也更具體的觀點。對身處20世紀以及稍早以前的好幾百萬人來說，現代是也一直是理所當然的：譬如，本書讀者大概都不太經過考慮，就認定自己是現代人。這顯示了這種想法鑲嵌於日常思維與行爲中。我稱呼這種情形爲現代性。地理歷史的研究取向尊重這種鑲嵌狀態，絕對不會忽略現代行爲和思維發生的脈絡。簡單的說，鑲嵌發生於實際的時間和空間位置，而時空構成了我們要研究的現代性。因此，現代性的地理歷史詮釋，乃是要瞭解現代觀念和言行被創造出來、遭受挑戰和變化的特定時期與地方。

大部分與現代性有關的研究，都介於這對立的兩極中間。現代性創造和複製的時間與地方雖然一直是分析的一環，但比較沒那麼重要，經常淪爲闡述說明的角色。最壞的情況下，這可能導致研究者任意搜掠歷史和地理實例，找出適合的例子來證明論點。即使比較縝密的研究，利用個案研究來闡明部分觀點時，時期和地方可能會納入分析當做脈絡，但更寬廣的時空結構還是受到忽視。在地理歷史研究取向中，時期和地方並非僅僅「被利用」，而是詮釋爲現代性的具體面貌，視爲彼此關聯的故事和地圖。正是這種結合——故事兼地圖（story-and-map）——界定了地理歷史方法論。

摘要

- 地理歷史的研究取向聚焦於社會實踐於特定時空位置的鑲嵌。
- 地理歷史的研究取向探討現代性的具體面貌，亦即相互連結的「故事兼地圖」。

現代性：具現代特質與現代世界

考察以下殷克勒斯與史密斯（Inkeles and Smith, 1974）所做的比較社會學研究。他們應用標準的社會學方法論，設計出一份問卷，以調查個體擔負所謂的「現代」角色的能力。受訪者的答案經過編碼、加總，轉換爲介於一到100之間的綜合分數，藉以衡量個體的「現代」程度。如此一來，這項研究就能夠評估接受抽樣的六個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的前景。這些國家依照其國內樣本的平均「現代」分數來歸類，以便顯示各國可能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變得跟第一世界國家一樣「完全現代」。這類研究一直以來因爲許多原因而遭受批評，但即使其研究取向如今看來過於粗糙簡化，卻也提出了有趣的問題。

前文引述的研究採用了我所謂的自由主義取向來定義現代。「具現代特質」（being modern）是個人可以擁有的東西，因此能夠以個人爲單位來測量。在這個過程裡，每個個體都被抽離了社會脈絡，用統一標準來分析；現代性不被視爲地理歷史
164 現象，也非由機會和限制構成的網絡，隨著時間與地方不同而變化。反之，在測量個人屬性時，並不考慮使得具現代特質有可能或有意義的必要社會支持。假如以地理歷史角度來檢視具現代特質的情況，就會出現一個疑問，亦即「現代比例」（percentage modern）的觀念，有沒有任何可信度。當然，具現代特質是那種全有全無的狀況：你若非現代，就是不現代。現代性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經驗到的狀態，因此，這些人就定義而言，都是現代人。當然，這裡又出現另一個問題：何謂現代社會？

辨識現代社會似乎是件簡單工作。美國社會、英國社會、澳洲社會和日本社會，通常是我們可能列出的許多現代社會名單中，公認的四個例子。這種表列經常受到忽略的一個特徵是，其實這些社會都有政治邊界；每個社會在地理上對應於一個國家。對於這種社會／國家對應的情形，似乎沒有什麼理論上的合理性，就只是我們當前對於現代世界的理所當然解釋。地理歷史觀點對於這種常見想法有個簡單的批判。假如社會確實是由國家來界定，那麼它們就會跟國家的存在一樣不穩定。譬如說，是不是有個愛沙尼亞社會（Estonian society）在愛沙尼亞國（Estonian state）首度建立時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出現，隨後消失於蘇聯社會當中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90年代，又隨著愛沙尼亞國重建而復現？僅僅10年前，曾是南斯拉夫社會的所在地，如今是否形成了五個社會，對應著原來國家的政治分裂？當然，這種界定上的難題，並非只是共產國家起落的特色。那些已經不存在於當今世界政治地圖的國家，它們的社會是否自動跟隨國家一起消失無蹤了？比方說，紐芬蘭（Newfoundland）社會是否在國家成爲加拿大一省後就消失了？舉個相對的例子，想想魁北克（Quebec），是否只要該省獨立，就會出現一個新社會？這些例子在在說明了，將國家和社會畫上等號是不合理的。相較於政治上創造的國家，社會是個更深刻的社會建構，應該能夠比特定國家存在的政治事實更早出現，也延續更久。

基本上，將社會與國家劃上等號是種現代的世界觀：所有地圖最爲人熟悉的模樣，就是代表世界各國的區塊構成一幅鑲嵌畫；然而，我們毋須順從這種現代的自我形象。**全球化**是另一種對世界的觀點，目前變得越來越流行。這種論點將新的經濟組織尺度置於個別國家之上；全球金融市場是個典型例子，紐約、倫敦和東京的私人交易完全掌控了任一國家的官方貨幣準備。假如社會是根據其經濟而建立，那麼我們所設想的社會關係的關鍵面向，如今應該超越國家來看待，甚至是從全球尺度來看。這種當代論點備受爭議，然而，我在這裡想要將其意涵擴張到包括歷史層面。當代金融市場雖然在規模和強度方面非比尋常，但在運作的地理範圍上絕非獨一無二（Arrighi, 1994）。前幾個世紀裡，已經出現過許多跨越國界的重要經濟交易。超越國界一直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本章的論點中，當代全球化是這些過程的極致，而不是新的起點。從這個長程觀點來看，現代世界是相互關聯的經濟關係構成的系統，它是個「世界」，但不是指全球的意思，而是指廣泛的地理區域，居民及其社會關係，也就是結構鬆散的社會，能夠在其中再生產——也就是擁有歷史。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79）稱之爲現代**世界體系**（world-system），他認爲該體系始於「漫長的16世紀」（c. 1450-1650）歐洲的擴張，並在20世紀消滅了其他社會體系而擴散到全球；因此，今日這個現代社會世界在規模上已是全球性的。

這種立場必然會有一個結果：由於體系中所有成員都是同一個故事兼地圖的一分子，就地理歷史角度而言，它們都被判定爲現代。無論個人技巧或才能爲何，生活於現代世界體系中的人，在大環境中都有獨特的現代角色要扮演。現代最終是社會性的，而非個人的。

摘要

- 現代性乃是生活於「現代社會」的人體驗到的社會狀況。
- 將現代社會等同於由國家界定的社會，是典型以國家為中心的現代觀點，我們必須超越這種看法。
- 現代世界體系界定了現代性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範圍。

定位現代性

當然，將所有置身現代世界體系的人都視爲現代人，並不會讓人人平等。現代世界無論在時間與空間方面，都是個分化細緻的世界。以現代來形容這個世界有個問題，就是暗示這個世界是同質的，或至少變得均質化，但地理歷史詮釋主張的卻是關聯性（connectivity）。因此，我們必須關注權力相對性的問題。

部分困難源自現代這個字眼，它有清楚的時間指涉，卻缺乏空間意涵。現代社會意味了當前的社會加上創造它的前代社會，而介於當代和前代之間的時間，就是現代。由於現代這個詞沒有同等的空間含義，一旦處於這段時間當中，現代二字等於放諸四海皆準。然而，現代世界的發展當然絕非與地理因素無涉。現代社會創造和成長時，與部分人群和地方關係緊密，這一點顯示於對現代化過程的其他地理指涉性描述，例如「歐化」或「美國化」，或者更一般性的「西化」。我們將簡略地一一考察。

現代世界體系最初的創立和發展，是透過歐洲人以征服者、殖民者和商人的姿態擴散到世界各地。如同所有擁有必備力量的移民，他們嘗試按照原來世界的形象來重新創造他們的新世界，因此，現代世界與歐洲有很高的相似度。在20世紀以前，許多非洲和亞洲的非歐洲菁英都歐化了，他們在都會中心的學校與大學，或是刻意模仿歐洲制度的新地方教育機構裡接受教育，因此，到了第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解殖**（decolonization）時，幾乎毫無例外，新獨立國家的領袖都是現代化菁英，挾其歐洲資格進入政界（Davidson, 1992）。這意味了歐化並沒有隨著解殖而結束，新國家持續與從前的主人有很深聯繫，它們的憲法通常也以「母國」爲範本。大英國協與法語共同體（French Community）正是上述事實的政治展現。

然而，這種歐化正在「南方」持續進行時，「北方」則出現了不同的社會變化。20世紀是美國化的時代，美國的力量透過強制和共識兩種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這種投射的關鍵時期之一是二次大戰後的西歐，當時西歐國家採用並適應美國的經濟作爲，因而在1950年代開始體驗以美國爲先驅的「富裕社會」（圖17.1）。相反的，在南方，美國勢力主要呈現爲一種強制力，北半球的「冷戰」透過南方多場戰爭而激烈展開，美國有時自己加入戰爭，如越戰，有時則利用當地代理人，例如阿富汗的戰役。正是在二次大戰後的時期，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建立了他們的現代化模型（第16章）。但是，對於這些過程的流行描述，如可口可樂化、迪士尼化、麥當勞世界，以及Levi's牛仔褲世代，讓眾人對這種「普遍」過程的來源地不起疑竇（圖17.2）。

圖17.1　布拉格的麥當勞；這是歐洲城市美國化的實例。
Credit: Colorific/Telegraph Colour Library

圖17.2　油漆工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Colombo）的市集繪製一幅新的可口可樂廣告；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明顯受西方影響的實例。

Credit: Popperfoto/Reuter

世界地理南北分隔的想法出現於1970年代，它藉由將美國與蘇聯（還有歐洲和日本）納入同一類別，把注意力從**冷戰**移開，轉向世界貧窮問題。雖然就地理而言，冷戰被視爲東西間的對抗，但是這種區分出現的時間，其實比無論美國或蘇聯的崛起，都要早了許多。因此，東西間的緊張並未隨著其特殊展現形式，即冷戰的終結而結束。舊有的文明間衝突，最顯著的是與伊斯蘭教的衝突，躍上了舞台，成爲對西化的抗拒。在穆斯林國家，現代化的菁英，例如土耳其的凱末爾團隊，試圖西化自己的國家，譬如採用西方字母，但只有部分成功。在土耳其，還有埃及和阿爾及利亞——這三個國家眞正有進行現代改革——西化遭到那些想生活在非西方的純伊斯蘭社會裡的人激烈抗拒。在這種情況下，西化這個詞顯得特別合適，因爲它將美國和歐洲合而成爲單一威脅，儘管前者毫無疑問是領袖——伊朗人眼中的「撒旦」。

上述現代化的各種地理定位雖然重要，但不一定能使我們產生批判性的地理歷史認識。常常在這些觀念背後，以及在現代化本身背後，隱藏著一種理所當然的地理歷史視角，將輝格黨（Whig）的歷史論點與散播論的地理結合在一起。前者被界定爲以其故事來讚揚當前的歷史（Carr, 1961），採取的做法是界定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然後回溯它們的譜系源流，所以，訴說的故事就以今日社會的成功做爲頂峰。19世紀的英國歷史，是這種歷史學派的著名例證。這類觀點認爲進步的火把不斷傳遞，從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埃及與希臘開始，最後止於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散播論的地理，正是輝格黨歷史觀的空間對應（Blaut, 1993）。在這個例子裡，是從地理上追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質，藉以顯示一切進步都源於現代世界體系的核心，先是歐洲，然後是美國。20世紀美國的發展理論引介了「現代化」概念，認爲現代美國的價值觀會散播，甚至「涓滴滲透」到世界各地，這是散播論者常舉的例證。將古代根源（或許除了這

個故事裡的歐洲代表，古典「民主」希臘以外）自歷史名冊裡刪除，並聚焦於現代事例，就能建構出結合輝格黨和散播論的地理歷史世界觀：英國將自由和進步的火把傳遞到位於海洋另一端的美國「親戚」手上，然後傳播到全世界。

在這種平順、頌揚高潔現代德性的故事兼地圖外，另一種選擇是關注時間和空間的間斷。現代性並不是「自然」演變的結果，現代世界無論在崛起或發展過程中，都有間斷不連續之處，創造出類型極爲不同的現代性。相同的，現代並不是由高至低排列的地理梯度：體系的核心和邊陲之間有不連續性，同樣創造出截然不同的現代型態。簡言之，在一個多重現代性的世界裡，存在著不同的現代時間和相異的現代空間。

摘要

- 現代性暗示了一種普遍狀態，但實際上卻有一定的地理系譜，例如「歐化」、「美國化」和「西化」。
- 輝格黨和散播論對於現代性的地理歷史詮釋，假設了現代性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核心裡平順發展，然後單純地向外傳播。
- 另一種地理歷史詮釋則重視時間和空間方面的間斷，這種間斷創造出何謂現代的諸多不同形式。

首要現代性

讓我們回到首要現代性這個主題。這些現代性對我們在這裡的討論很重要，因爲它們界定出現代性發展的關鍵階段，對現代世界體系有非比尋常的影響。簡單的說，這些現代性是由世界**霸權**（hegemonic）勢力發展出來的特殊現代世界。現代性與**霸權**概念來自兩種差異甚大的理論傳統，因此通常不會在同一份研究裡考察，然而，兩者的差距並沒有乍看之下那麼遙遠。假如現代性的口號是改變，那麼霸權的同義字就是穩定。霸權社會關係的穩定可以解釋爲建立了新的社會安排，至少能夠暫時「安撫」
167 體系內部的混亂。在這個簡單邏輯下，霸權可能成爲現代性的塑造者，迅速讓舊有的社會關係成爲歷史，建構新的現代世界（Taylor, 1996）。

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是現代世界體系歷史中的三個霸權國家（Wallerstein, 1984）。換句話說，這些國家不只是強權，或甚至是各別全盛時期的領頭者，還具備某些特質，讓它們在性質方面不同於其他對手脫穎而出（Arrighi, 1990; 1994）。用葛蘭西（Gramsci）的話來形容，世界**霸權**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提供了「道德與知性的領導」，結果就是創造了三種現代性：以荷蘭爲首的商業現代性、英國領頭的工業現代性，以及美國所引領的消費現代性。在許多可能發現的現代性中，

我將這三種視爲首要，原因是它們與世界霸權有直接關聯。它們的霸權性質意味了三者在其所屬時代，完全滲透到體系裡的社會關係。事實上，這三種現代性由於侵略及蔓延得非常廣，很快就超越其霸權國度的起源，成爲各個時代的共同標記：分別是商業時代、工業時代與消費時代。

每個霸權都會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創造出獨特的現代形式。不同於行事明顯的國家現代化人士，例如革命／拿破崙時期的法國，以及蘇聯，它們試圖透過大規模社會計畫來操縱現代性，相對的，霸權國家及其市民社會可說是暗中推動現代化。它們依循特別成功的社會變遷軌道運作，藉由活動來促進變化，又毋須試圖加以「控制」。因此，採取的不是簡化的計畫，而是比較複雜的政治與經濟菁英的行爲組合，在世界市場裡獲得報償，創造了霸權的成功故事。在短期內，甚至會出現整個世界經濟替霸權服務，而現代世界體系是霸權的擴大，例如20世紀即稱爲「美國的世紀」。

世界其他國家的反應是試圖仿效霸權的成功，因而帶來許多地理方面的深遠影響（Taylor, 1996）。譬如，沙皇彼得大帝隱姓埋名在一間荷蘭造船廠工作，學習現代製造的訣竅——他最後將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建造成「新阿姆斯特丹」。19世紀初期，企業家從歐洲與美國來到英國，學習如何在自己國家進行工業化，並建立「新曼徹斯特」。在20世紀，郊區的蓬勃發展代表了世界各地城市「以洛杉磯爲標竿」。然而將近400年來，究竟這些國家都在模仿什麼？

商業現代性是透過日常貿易及其產生的大量相關活動而塑造。過去當然也有許多具影響力的商業網絡，然而，在17世紀，新的理性主掌了世界體系裡的成功，其中商人的計算行爲是實際典型。相較於其他人，荷蘭人是讓賺錢成爲可敬行爲的最大功臣。當阿姆斯特丹成爲世界第一個現代資訊中心，航海成了可使夢想成眞的應用科學，新的市場機制（如交易所）也隨之創立（Smith, 1984）（圖17.3）。17世紀後半期，有所自覺的現代世界觀念成形，嘗試瞭解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使得西歐與其過去的「黃金時代」，亦即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相較之下，似乎顯得更爲「先進」。「現代人」在知識方面勝 168
過「古代人」的情況，在18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出現抽象進步理論時達到高峰，當時用伏爾泰的話來說，17世紀的荷蘭是個「地上天堂」（Schama, 1987: 56）。

在19世紀，新的生產規模創造了工業現代性：新能源（蒸氣引擎）、新機器、新工廠。這使得密集的生產地帶得以出現新的**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層次：商業大港讓位給大型工業城鎮，後者成爲現代的典型。毫無疑問的，英國在促成第二種現代性的出現上牽連最深。在這個工業世界中，現代社會成了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用馬克思的話來形容，現代成爲一種異化（alienated）的生活方式。機械工程成了實現夢想的知識，鋼鐵製造的新機器則是引領改變的先鋒。因此，隨著工業化進展，英國成爲啓蒙運動進步觀的具體展現，讓這種觀念成了理解社會變遷的主導原則。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進步崇拜」，立基於科技的成就，讓眾人對未來產生高度的信心（圖17.4）。

到了20世紀，在部分國家，由於一般民眾逐漸富裕，**異化**的社會影響有所減弱。美國

是新消費現代性的主要創造者，郊區及遍布各處的購物中心成爲主要的現代場所。這種現代性的特色是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關係格外緊密：新的生產實踐與現代廣告的誕生同步產生。當生產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重點明顯轉移到消費以便實現資本。管理科學成爲新的實現夢想知識，在電腦和傳播合而爲一時發揮最大效能。就在這個時候，進步化身成爲發展，但絲毫不減損其社會樂觀主義，向所有人承諾現代化可以帶來「高度大量消費」。

關於這些現代性，最後還有一個重點要強調。這三種現代性代表了單一體系的三個不同時段，而非三個不同系統。比方說，就政治經濟而言，無論什麼時候，商品必得經過製造（生產）、分銷（貿易）與販售（消費）三個程序。每個霸權所達致的是以獨特方式建構這些關係，並特別著重其中一項：荷蘭人的重心放在交易，英國是生產，美國的焦點則集中在消費（圖17.5）。就社會文化關係而論，各時代間也有許多重疊部分，然而，不要忽略它們採取了不同生活方式的獨特**心態**（mentalités），這些心態主導了言行和抱負。

摘要

- 荷蘭、英國與美國是現代世界體系的三個霸權國家，提供「道德與知性的領導」。
- 身為霸權，它們創造了非常成功的新社會安排，亦即現代性，其他國家紛紛仿效。
- 商業現代性源於荷蘭17世紀傑出的貿易能力。
- 工業現代性源於英國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的傑出生產能力——「工業革命」。
- 消費現代性源於美國創立大眾消費者社會，做為大量生產之必要搭配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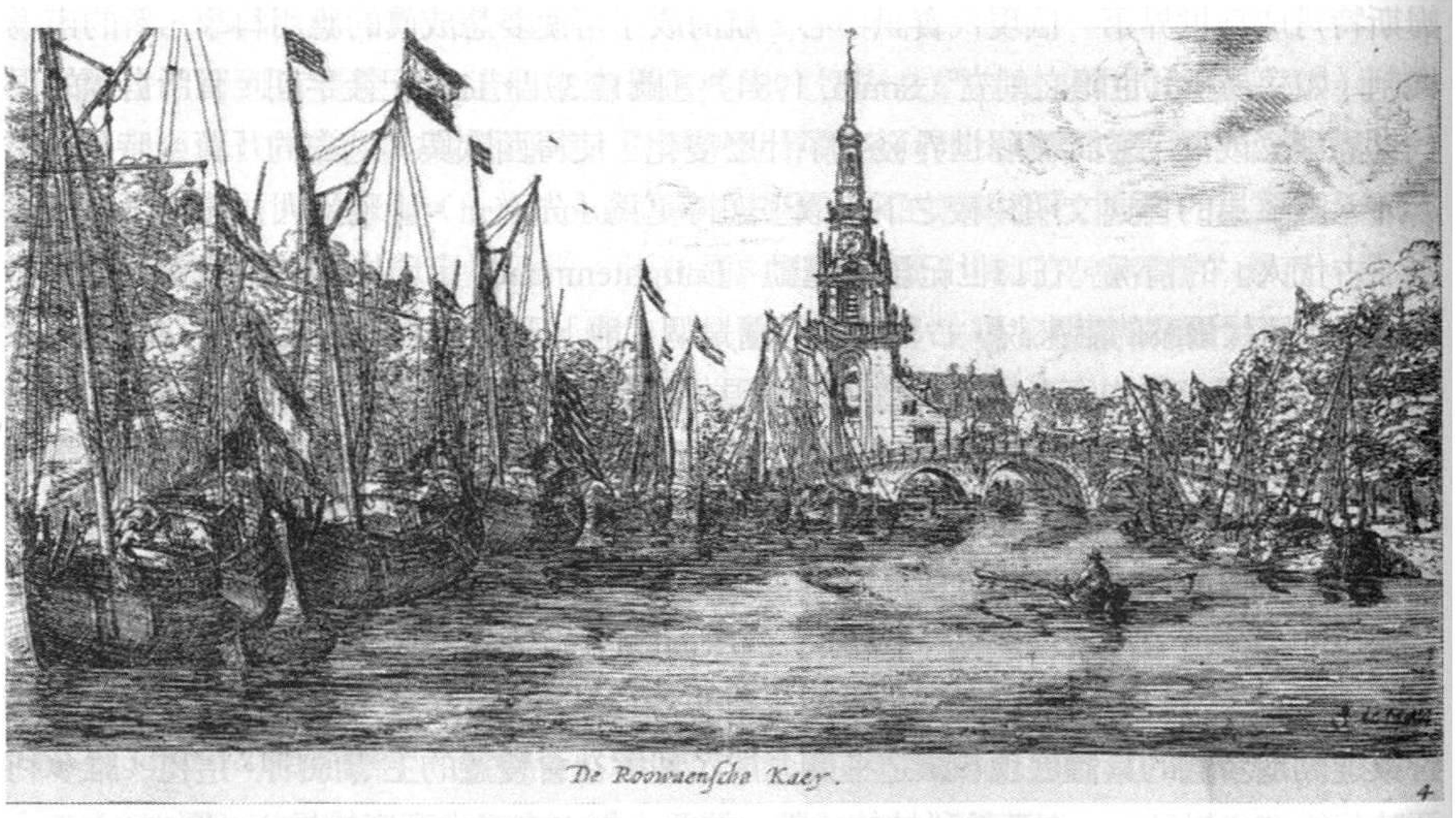


圖17.3　17世紀描繪阿姆斯特丹港的圖片。

Credit: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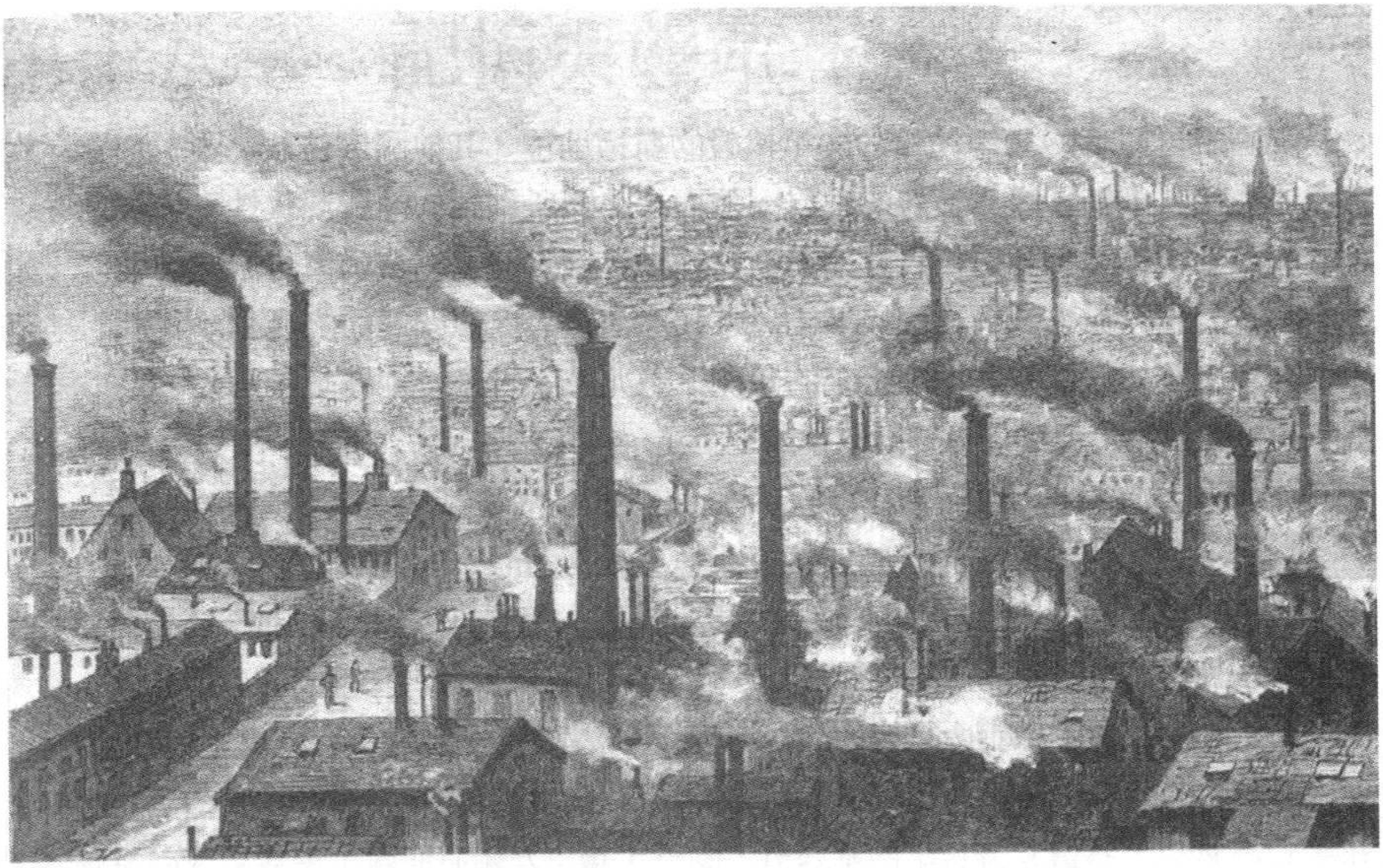


圖17.4　1880年左右格拉斯哥滿是塵煙的天際。

Credit: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圖17.5　1950年代美國的郊區景象——消費時代。

Credit: Popperfoto

169 結論

美國不再擁有1950年代和1960年代般的霸權地位，其他國家仿效美國，加上一些自己的作法，創造了更爲複雜的世界。然而，美國所創始的消費現代性，仍舊是主導世界的首要現代性，在這個日益偏向消費的世界裡，美國企業仍舊位居龍頭地位。如今中國致力爲世界大型購物商場增添另外10億消費人口，問題隨之產生：我們的地理歷史詮釋應該如何回饋對地理未來的預測。徵兆並不吉祥：地球是否夠大，足以容納更多消費現代性？但這是另一則故事兼地圖了……

延伸閱讀

有關霸權和現代性的關聯，可在下列文獻找到其他歷史背景：

- Taylor, P. J. (1996)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world hegemony to world impasse.* Chichester and New York: Wiley.

下列文獻對地理歷史詮釋有進一步的探討：

- Taylor, P. J. (1998) *Modernities: a ge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Polity.

「現代化」如何影響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推理評估，參見：

- Davidson, B. (1992) *The black man's burden*. New York: Times Books.

以現代世界體系做為分析架構的文獻如下：

-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最後，若想進一步探究消費現代性的未來發展，下列文章是很好的開端：

- Zhao, B. (1997) Consumerism, Confucianism, Communism: making sense of China today. *New Left Review* 222, 43-59.

第十八章　記憶與襲產

Nuala C. Johnson，余佳玲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花圈移除，典禮結束，當陣亡將士紀念日又一次度過，爲了紀念曾爲貝爾法斯特（Belfast）女皇大學（Queen's University）成員的陣亡將士而立的塑像，又變回不受矚目的追悼象徵。每年11月11日前後，如同全國各地許多其他紀念碑一樣，這個紀念塑像再度受到重視，維持並喚起大眾的記憶，緬懷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衝突的阿爾斯特（Ulster）士兵。這種緬懷景象令尼金斯基（Nijinsky）對大戰感受深刻：「現在，我將在各位眼前舞出戰爭，舞出其中的苦難、破壞及死亡」（引自Eksteins, 1990: 273）。這齣舞蹈的表現運用了週期性儀式：獻上花圈、在教堂內舉行紀念禮拜，以及佩帶罌粟花。這一切都在英國各地城市鄉鎮每年重複的紀念儀式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然而，這種緬懷儀式並非侷限在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紀念場所，而是更廣大的遺址（site）網絡的一部分，串聯了歷史、襲產（heritage）和當代生活的認同地理。

在過去20年中，這類襲產空間的數目明顯增加，全球的觀光活動也同時激增。由於觀光產業（tourism）一年有5%到6%的成長率，預計在21世紀以前，將成爲提供最多工作機會的行業（Williams and Shaw, 1988）。但是，觀光業牽涉的不僅是商業交易，誠如麥克康乃爾（McCannell, 1992: 1）所言，觀光旅遊業是「歷史、自然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框架；這種框架擁有根據自身需求，再塑文化與自然的力量」。博物館、豪宅、襲產中心、民俗公園、紀念建築和其他無數設計來傳達歷史和地理知識的遺址，凸顯了我們呈現和銘記過去的努力，是如何透過複雜且時有矛盾的形式表達。以下的討論將強調一個論點，亦即襲產與歷史、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持續在當代社會裡扮演重要角色。遺址本身經常成爲檢視這些議題時的討論重心。假如歷史是建構的，而記憶乃映繪於過去之上，那麼這些論及過往的故事和回憶的講述方式，會不斷引發爭議、不斷會有不一樣的歷史詮釋，有中介和詮釋歷史的空間。本章有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我將概略探討部分關鍵主題，鎖定有關歷史和襲產之間關係的討論；第二，我會仔細探討兩種獨特的記憶遺址——一棟愛爾蘭豪宅，以及波蘭奧許維茲死亡集中營——兩者都是典型的爭議空間，歷史在其中透過實質和隱喻方式傳達給公眾。

關於襲產，我們該知道什麼？

歷史、襲產與記憶的關係，近來成爲地理學者、史學家、文化評論家及其他人的熱門辯論話題。傳統上，專業史學者和襲產業（heritage industry）描繪的過去，彼此
171 涇渭分明。襲產做爲一個概念，始於一種極度個人化的觀念，亦即我們私人繼承或遺留的事物（譬如透過家族遺囑或遺贈）。但我們比較關切的是集體的襲產概念，它將我們聯繫在一起，成爲承襲共同傳統的群體。這種群體認同的基礎，隨著時空不同而有所差異。比方說，忠誠的基礎可能導源於共同宗教傳統，或階級形構，或是「國族」。事實上，襲產最常與培植國家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連結在一起。近年來通行理解襲產的方法有三種，三者有所不同卻又相互關聯。簡單的說，這三種方法包含以下觀點：（a）襲產是一種不眞實的歷史；（b）襲產主要是觀光業擴張過程和**後現代**消費模式的一部分；以及最後（c）襲產是人類社會積極培育社會記憶的長久歷史過程於當代的呈現。接下來的幾節將依序探討上述各種取向。

國族國家的起源或許相當晚近，但是國族國家卻建基於一種假設，認爲這種群體認同源自橫跨數世紀的集體文化傳統。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83: 15）所言，國家是集體想像的產物，原因是：「即使是最小國家的成員，也絕不可能認識自己大多數同胞……然而在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共同體的形象」。這種共同體傳統上被視爲歷史性的。因此，國族國家便嘗試強調文化群體的歷史軌跡、保存營造環境的元素、奇觀和遊行、藝術和手工藝，以及博物館和紀念碑，以便維繫這種認同。所以，襲產業就成了不斷將國族主義故事銘刻進入大眾想像的機制（Wright, 1985）。羅溫索（Lowenthal, 1994: 43）認爲：「襲產將過去精煉爲認同的象徵，將我們與先驅和始祖，與稍早的自我，以及可能的子孫連結在一起」。因此，透過襲產表達的歷史敘事是局部、經過篩選且扭曲的，它們提供給我們的是「假造」的歷史，不僅過去經過「消毒」，也忽略了複雜的歷史過程。專業史學者的工作則與此完全相反，它們以「可驗證的事實爲主要特徵」，而「史學家的信譽取決於他們的資料來源可以公開檢視」（Lowenthal, 1996: 120）。

近年來，襲產遺址的數目增加，也被視爲代表了**後現代**的文化形式，並與**後工業主義**和20世紀晚期的觀光業有關。根據烏瑞（Urry, 1990: 82）所述：「後現代主義意味了邊界消失，不僅是高級文化與低階文化的邊界，還包括不同文化形式之間的界線，例如觀光、藝術、音樂、運動、購物和建築」。因此，區分再現與現實、眞實歷史與虛假襲產，變得疑難重重。布希亞（Baudrillard, 1988）認爲，我們消費的就只是符號（signs），而且我們對此心知肚明。這些顯示過去的符號出現於歷史教科書中，一如於襲產遺址所見者。然而，襲產觀光「預示」了後現代，因爲它向來標榜供庶民消費的視覺、展演和奇觀。因此，在這幅圖像裡，透過襲產來中介的過去儘管越來越重要，卻只是整套歷史再現裡的一環。

記憶與襲產之間的關聯也很重要。記憶的早期歷史相對較乏記載，史學家諾拉（Nora, 1989）指出，在19世紀以前，記憶是透過故事來表達日常生活言行的一部分，眾人對其存在幾乎毫無覺察。當菁英階級（如教會人士或貴族）擁有以檔案和傳記形式保存的制度化記憶時，一般民眾不僅缺乏記錄，也不會客觀化他們的過去。民眾這種類型的記憶「隱匿於姿勢和習慣、以未言明的傳統流傳下來的技巧，以及未深究的反射作用和根深蒂固的記憶中」（Nora, 1989: 13）。相反的，19世紀以後，現代記憶變得比較民主化，而且是在有自覺的狀況下保存和歸檔。因此，與其將襲產視爲強加於大眾身上、既捏造又扭曲的歷史，我們可以將遺址當成大眾記憶之鍊的一個環節。請將前述觀點牢記於心，我接下來要開始分析第一個例子——豪宅——它經常被視爲以往排外的菁英社會的代表。

摘要

- 長久以來，襲產遺址提供的歷史敘事的真實性，不斷遭受質疑，許多人提出襲產僅是假造歷史的一種形式。
- 近來討論襲產的文獻認為，它是與**後現代主義**有關的更大規模文化轉變的一環。
- 瞭解19世紀現代集體記憶的演變，模糊了襲產做為歷史位址和記憶位址的區別。

菁英地景：從鄉間別墅到我們的房屋

豪宅之旅通常把焦點放在房屋的建築和設計上，附帶略微介紹擁有者的來歷、內部 172
設計細節、屋內家具擺飾與藝術作品，最後簡單評論這塊**領地**（demesne）的設計。鄉間別墅的保存經常從統治階級角度呈現，向來得到鼓勵，因爲它們被視爲呈現了社區過去或社區中最成功地主的威望。在英國的脈絡下，鄉間別墅及其莊園向來都與獨特的英格蘭地景傳統和英格蘭歷史認同連結在一起，因而都是特別由國民信託組織（National Trust）維護。然而，羅溫索（Lowenthal, 1991: 220）指出：「鄉間別墅的門，以及鄉間本身，都封閉得緊緊的」。不過，我在這裡提出的愛爾蘭案例，卻相當不同。

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於1922年成立後，許多仕紳的房舍不是遭破壞，就是被遺棄或忽視。由於這些房屋不被視爲建築或文化象徵而受保護，「拆毀巨宅是自由邦在象徵上與過去完全斷絕的理想手段」（Dodd, 1992: 10）。在愛爾蘭獨立的早年，豪宅被視爲殖民者**文化地景**的代表，不值得國家維護或保留在大眾記憶中。

過去數十年來，國家與獨立信託組織開始保存部分「巨宅」（Big House），羅斯康門郡（County Roscommon）的斯楚克頓園邸（Strokestown Park House）就是一例；該園邸在1987年開放大眾參觀，說明了過去可以非常多義的方式呈現，也就是可以有

許多不同立場。斯楚克頓園邸位於距都柏林（Dublin）90英哩處，展現於當地的地理脈絡中，但也跟區域、國家及國際歷史地理有所關聯。薛曼與羅格夫（Sherman and Rogoff, 1994）在他們的博物館文化分析中，提出四項博物館政治和實踐的基本概念，有利於釐清再現如何作用於斯楚克頓園邸。首先，博物館是由一系列物品構成，這些物品依照特定順序排列和歸類，爲展示提供了連貫的意義。其次，這些物品序列編織成一種外部敘事，可能聯繫上譬如地方史、階級關係或國家。第三，博物館的設計是爲了服務特定公眾，展覽的組構是爲了向公眾揭示故事。最後，觀眾對展示的反應，成爲設計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

斯楚克頓園邸建於1650年代賜予某位馬洪（Nicholas Mahon）的土地上。房屋本身建於1740年代，屬於帕拉底歐風格（Palladian style），擁有後來增建、與中央部分毗
173 連的側翼（圖18.1）。19世紀初，馬洪家族是當地最具影響力的仕紳家庭，持有地產超過三萬畝。斯楚克頓的所有人在領地鄰近規劃建立了莊園村落，其異常寬大的主要街道，強調了當時仕紳階級中頗爲流行的線性原則，加上城鎮最西端聖公會教會和最東側喬治王朝時代風格的哥德式三拱門，形成了通往斯楚克頓園邸的入口。園邸成爲莊園公共展示的中心，領地和城鎮的型態則構成探討斯楚克頓過去的背景（圖18.2）。

經由大約45分鐘的導覽，斯楚克頓園邸呈現在大眾眼前。烏瑞（John Urry, 1990: 112）認爲：

圖18.1　羅斯康門郡的斯楚克頓園邸。

出處：Strokestown Park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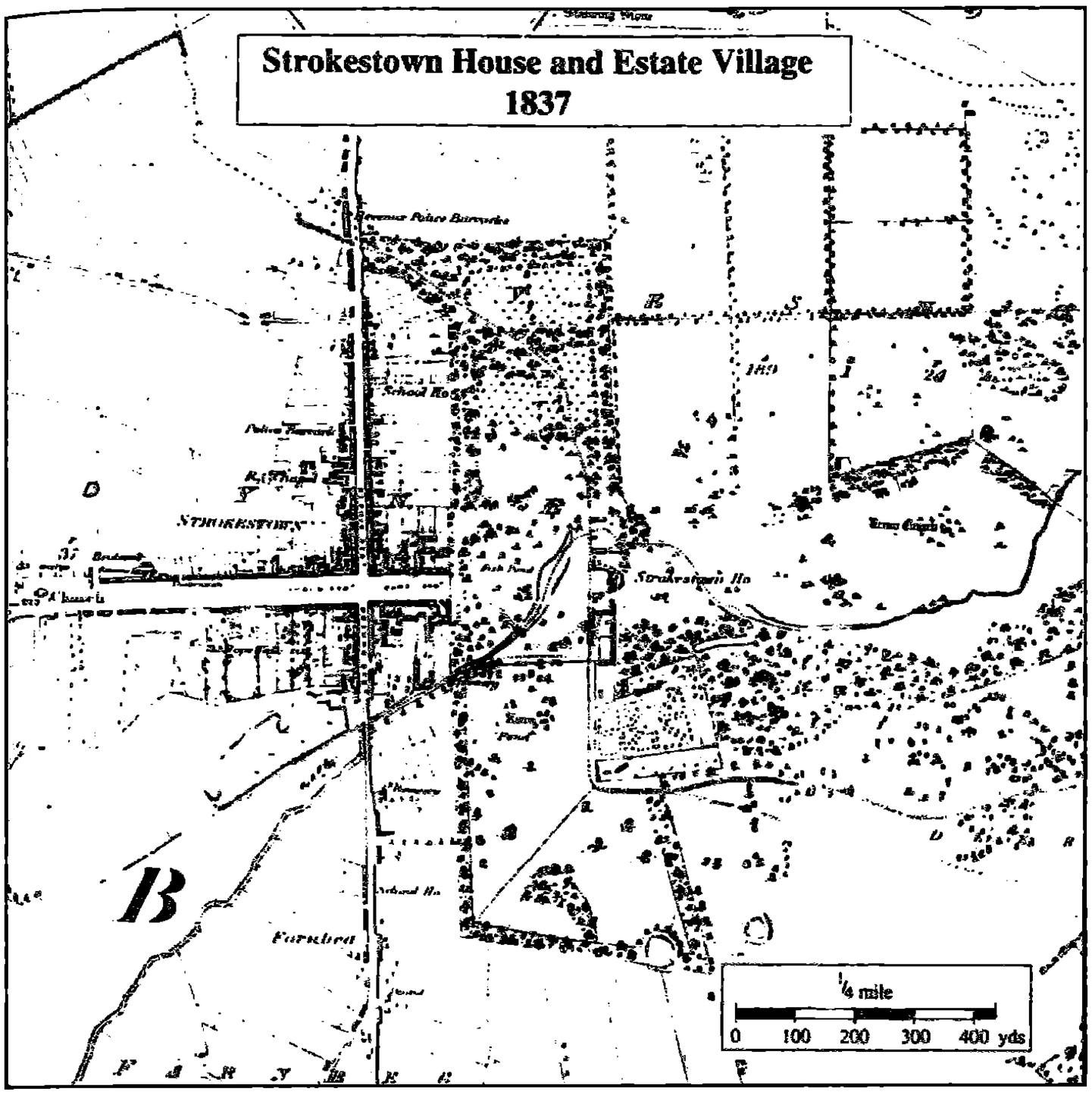


圖18.2　1837年全國地形測量局（Ordnance Survey）根據1:800（6英吋爲一哩）比例繪製的斯楚克頓及莊園。該城鎮具有十字形設計與寬敞的主要街道。園邸位於主要街道東側，環繞屋子的庭園傳達出地景規劃的自然主義風格，這種風格當時流行於愛爾蘭仕紳階層。

襲產歷史遭到扭曲導因於普遍強調視覺化，將大量人工製品展現在遊客面前，包括建築（不管是「眞實」或「製造」的），然後試圖將浮現其中的生活模式予以視覺化。

然而在斯楚克頓，視覺和言語融合成爲連貫的敘事，「遊覽的安排是將房子當成媒介來說明社會史」（Dodd, 1993）。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是因爲有園邸管理的詳細記錄，以及房屋本身的內部地理。

參觀行程包含了宅邸的主接待室、一樓的起居空間和廚房。導覽順序在某個程度上受到房屋建築構造影響，但也會根據要訴說的歷史類型來規劃。典型的遊覽安排包含四個部分：（a）莊園早期的經濟與建築史；（b）大飢荒（Great Famine）時期的園邸狀況；（c）性別關係和家族歷史；（d）仕紳和僕役階級之間的社會關係。

導覽首先討論園邸早期的取得和建築演變。在主接待室和舞廳中，強調的則是莊園初期的經濟史、1800年代挹注莊園的新資金，以及地主的消遣。討論了暗藏的隱密 174
通道（這些通道的建造目的是掩飾僕役管理宅邸和領地事務時使用的路徑），地主與僕役階級的勞動空間區隔就得以凸顯。在宅邸的一間書房裡，導遊會提供大量與斯楚克頓園邸於大飢荒時角色有關的討論。由於那段時期的檔案文件數量繁多，導覽得以重現地主馬洪（Denis Mahon）當年如何管理自己的園邸，並清算大飢荒的影響，讓

莊園原本約1.1萬人的人口減少了大約88%。許多襲產觀光的文獻關注過去敘事的眞實性，以及公眾歷史替過去「消毒」的傾向，斯楚克頓的導覽則將大飢荒描述爲19世紀愛爾蘭歷史的關鍵時刻，不過故事背景是當地的地理情景，該地區在1840年代馬鈴薯枯萎時遭受嚴重打擊。在敘事裡的這個關頭上，地方、國家和國際交織在一起。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導覽處理歷史詮釋爭議性質的方式。在說明1847年地主遭暗殺事件時，導覽會提供這個死亡事件的各種版本記載，更讓遊客感覺到歷史證據的曖昧不明，也說明了詮釋可能會受到信仰體系影響。

在園邸較高的樓層，包括了家居空間（臥室、小孩遊戲間和讀書房），導覽轉而討論仕紳階層的性別關係、親子關係，以及小孩空間這一類主題。導覽的內容在這裡比較軟性，物體成爲重點，比方說會提到家庭教師在這類豪宅社會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遊覽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參觀餐室和有走廊的廚房。藉由探討建築實踐和各個群體占有的空間，更凸顯了僕役和地主之間所保持的空間與社會距離。有走廊的廚房（愛爾蘭鄉間別墅裡唯一保存下來的）是階層社會關係的鮮明象徵，這種關係透過園邸內
175 的管理體系而建立（圖18.3）。鄰近的隱蔽通道確保了僕役階層在執行日常職務時，不會讓人撞見。地主試圖不讓僕役曝露在公眾眼前，但諷刺的是，今日正是因爲這些通

圖18.3　斯楚克頓園邸內有走廊的廚房。設有欄杆的走廊讓女主人毋須親身進入家中廚房員工所在的空間，就能遞送每日菜單。

出處：Strokestown Park House。

道的存在，讓遊客能夠想像那些人的存在。廚房是僕役階級的重要領域，地理上跟園邸相連，但在社會層面卻彼此隔離（Johnson, 1996）。

那麼，於斯楚克頓園邸中呈現的襲產、記憶和歷史之間的關係爲何？這處園邸的呈現，在幾個重要方面不同於其他遺址。第一，園邸目前有人居住，因此不只是當做一扇通往過去的窗口。第二，園邸在保存上並未採取「博物館化」方式。宅邸中並沒有柵欄或警告標示，遊客可以自由碰觸物品，儘管有許多展示物件的金錢價值昂貴，但展示方式並未將物件與觀賞者分隔開來。同樣的，不同於其他許多鄉間別墅要經由後門或某個隱僻入口才能接近，參訪斯楚克頓園邸的遊客直接由主前門進入，這避免了「延續（園邸）所再現的階級分隔」（Dodd, 1993）。遊客受到鼓勵將園邸當成他們自己過去的一部分來看待，他們的祖先可能是園邸中活動的一分子。再者，導覽中使用的文字避免採取菁英觀點，將提及帕拉底歐風格建築與塑像細節的內容減到最少。

摘要

- 在豪宅裡，對於過去的再現經常是提供菁英觀點，探討土地階級的角色和作用。然而，開放給大眾參觀的鄉間別墅並非無可避免只能提供菁英的歷史觀點。
- 在斯楚克頓園邸，莊園的歷史座落於地理場景中，而其意義衍生自物品、敘事和觀眾的互動。

死亡地景：記住大屠殺

> 記憶對所有人都是盲目的，除了它所凝聚的群體以外。另一方面，歷史屬於每個人，但又不屬於任何一個人，因此它聲稱擁有普遍權威。
>
> （Pierre Nora, 1989）

對一般歐洲社會，特別是德國社會而言，種族滅絕的沉默地景或許是最難以記憶和記錄的。這第二個例子，讓我們關注爲了民眾消費而保存大屠殺遺址，所引起的再現、政治和道德問題。滅種這個詞在1942年首度出現，1960年代以後，人們開始用「大屠殺」這個詞語來描述歐洲猶太人遭集體謀殺這件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計畫的試圖滅絕特定種族，並非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單是在20世紀，第一次大戰期間，就有鄂圖曼帝國領土上的亞美尼亞人遭土耳其人屠殺。事實上，這次滅種不但較少學術研究著墨，大眾的記憶也比較薄弱，這讓我們想到塑造歷史和記憶所牽涉的脆弱過程。的確，面臨再現大規模殺戮的挑戰時，記憶和歷史之間的區分就變得很模糊。雖然歷史文本可以描述、記錄、診斷納粹對待猶太人的政策和實踐，而且這些見

解可以納入學校課程和大學教學，但這麼做有個危險，亦即大屠殺只會被歸類爲過去，透過專業史學家的研究才能接近，再現爲人類精神失常的後果，或是地緣政治和優生學律令造成的罪行。然而，滅種實際上當然不會發生於教科書裡或納粹幕僚的檔案中，而是發生於散布在德國與波蘭境內的集中營。因此，記憶並非只是過往時間的回憶，更是過去空間的深刻回憶——集體死亡與謀殺的空間——歷史正書寫於地景上。過去數十年裡，這些記憶的遺址一直牽涉了劇烈辯論，也是如何再現滅種的討論重心。毀滅的地標——死亡集中營——似乎揭示了永恆的特質，但它們的意義則持續與記憶的新文化和政治要求密切相關。

1939至1945年期間，波蘭境內350萬猶太人中，有320萬人遭到納粹及其支持者殺害。滅絕行動主要發生在由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s）建立的六個波蘭死亡集中營裡（圖18.4）。倖存的猶太人大多在1946年逃離波蘭，導因於戰後波蘭的屠殺。300萬非猶太裔波蘭人也在戰爭中遭到殺害，一半波蘭人口在大戰期間不是被殺、受傷，就是遭受監禁（Young, 1993）。因此，無論對猶太人或波蘭人而言，這場戰爭都代表了未曾經
176 歷過的苦難，這項事實對集體記憶的結合，帶來了一致又分歧的影響。雖然有些死亡集中營的斷垣殘壁留存到戰後，但正是這些集中營本身由「死亡」集中營變成了「記憶」集中營，才凸顯出大眾對過去的記憶，以及對於過去通俗詮釋的爭議性質。位於波蘭的六個死亡集中營，只有兩個——馬伊達內克（Majdanek）與奧許維茲（Auschwitz）——有許多建築完整留到戰後，兩者都是猶太、波蘭、洛瑪尼（Romani）、辛提（Sinti）和蘇聯戰俘蒙受苦難之處，都被改裝爲紀念館和博物館，不過，奧許維茲是眾人公認的大屠殺主要象徵場所。在這兩個地方，「守衛塔、倒鉤鐵絲、營房和火葬場——在其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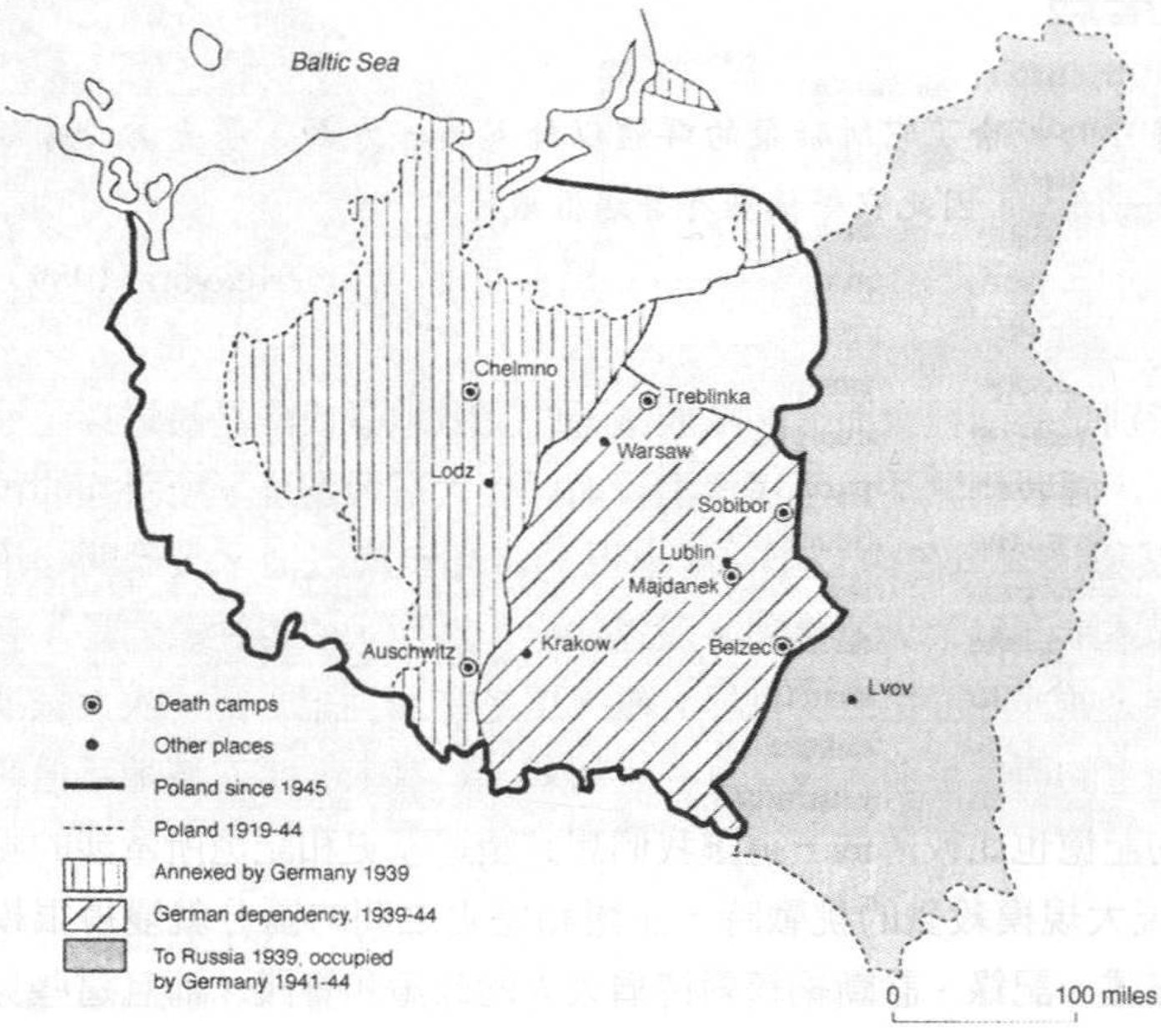


圖18.4　主要納粹死亡集中營的位置。
Credit: Pion

方被當成神話——都仍完整矗立」（Young, 1993: 120）。

在1947年，由蘇維埃式共產黨主宰的波蘭議會，選擇奧許維茲爲最能代表納粹占領期間的場所，而「蘇聯將波蘭從納粹占領中解放」（Charlesworth, 1994: 581）。試圖結合猶太人和波蘭人的緬懷，並強調蘇聯在擊退法西斯主義上的貢獻，這處遺址被視爲在培植波蘭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上意義重大。奧許維茲的位置比其他死亡集中營都要靠近德國邊界，因而凸顯蘇聯希望將波蘭人的苦難完全歸咎德國侵略。其次，雖然世人認爲共有160萬人死於奧許維茲集中營，其中87%是猶太人，但事實卻是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死者是波蘭猶太人。這項事實的重要性在於，奧許維茲集中營因此成爲代表國際種族滅絕的遺址，並將波蘭與其他華沙公約組織國家連在一起（Charlesworth, 1994）。波蘭議會宣布，奧許維茲集中營會「永遠保存，以紀念波蘭和其他民族遭逢的苦難」（引自Young, 1993: 130）。冷戰地緣政治的考量，對特定記憶遺址的維護有很大影響。

奧許維茲由三個主營區構成：奧許維茲一營包括行政總部及一間集中營（內有一間毒氣室／火葬場）；奧許維茲二營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比克瑙（Birkenau），是建造來消滅猶太人的死亡集中營，但也包括另一處集中營；還有奧許維茲三營，主要用來拘禁於鄰近工廠工作的囚犯。集中營不斷透過各種策略來紀念過去：將營房改裝成國家展示館，記錄不同群體的死亡（譬如比利時人）；博物館空間、紀念雕像，以及已故者物品的展覽，包括屬於猶太人的成堆手提箱、人類頭髮（剪自女性）、眼鏡和義肢。正是這些物品的堆積，在許多參觀集中營的遊客腦海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圖18.5），也正是這些死亡前夕的隨身物品所**再現**的大屠殺，讓人質疑集中營嘗試呈現的是什麼樣的歷史。被殺害者的生命直接再現爲他們背上的衣物。楊恩（Young, 1993: 132）認爲：「這些殘存之物在記憶鬼魂的死亡舞曲中飛揚……受害者由於缺席，由於 177
他們的死亡片刻，而爲眾人所知悉」。問題在於，被帶到奧許維茲的那些人，事實上擁有各式各樣複雜歷史，但這些歷史卻被簡化爲死於集中營的共同地理，因此極少有人注意到那些人在戰前擁有的生活，包括文化、政治與精神生活。再現所注重的是安排他們處決的科學手法，他們錯綜複雜的生命因而遭致掩蓋。釐清他們遭謀殺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揭露歐洲反猶太的根源和規模，也同等重要。

死於奧許維茲的人彼此之間的差別，也同樣模糊不清。有些人可能會很合理的主張，每條在集中營逝去的生命都具有相同價值，應該在敘事中占有同樣分量，但也有人認爲，強調波蘭人在納粹占領下承受的苦難，會有損猶太人在奧許維茲經驗的特殊性。查爾斯沃思（Charlesworth, 1994）指出，奧許維茲讓波蘭人能賦予大屠殺獨特的詮釋，這種詮釋關係到國族主義，將焦點集中於波蘭人過去數個世紀以來遭受到的鄰國侵略。1947年申請建立博物館的提案書上寫著：「紀念波蘭人與其他民族苦難的紀念碑即將矗立」（引自Charlesworth, 1994: 584），其中並沒有任何對猶太人的直接指涉。後來樞機主教沃依提瓦（Karol Wojtyla，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起活動，試

圖18.5　參觀波蘭奧許維茲一處記憶遺址的遊客。
Credit: Popperfoto / Reuters

圖將奧許維茲天主教化。強烈排猶的柯爾柏神父（Father Kolbe）在奧許維茲以自身性命交換一波蘭囚犯的存活，在對他舉行宣福禮的過程中，樞機主教沃依提瓦提出應該在奧許維茲建立一座教堂，緬懷這位神父的烈行（Young, 1993）。1984年，加爾默羅女修道院（Carmelite convent）於奧許維茲集中營內興建，進一步複雜化了這個議題，也闡明了奧許維茲記憶空間的**爭議**性質。無論是猶太人、教會、國家、波蘭國族主義者、專業史學家或國際社會，全都對大屠殺於奧許維茲的再現方式有所影響，這意味了記憶工作極少出於模仿，而是經由複雜的文化、政治和象徵過程編織而成。

摘要

- 滅種凸顯了創造、維持與再現記憶遺址時所牽涉的複雜議題。
- 透過地理空間如死亡集中營，來解讀歷史，由於焦點主要集中於被屠殺者的死亡方式，因而簡化了被屠殺者的複雜生命。
- 奧許維茲死亡集中營的例子，凸顯了襲產空間如何成為有爭議的記憶遺址。死於奧許維茲的不同群體彼此間的差異可能變得模糊，而這令人質疑為人所記錄和記住的是誰的過去。

結論：歷史空間或記憶空間？

地理學者逐漸關心地景的再現，以及如何透過地景詮釋來解讀過去。然而，除了

少數例外，地理學者極少注意襲產地景的歷史地理，以及這些地景如何再現過去。有人批評襲產業者嘗試描述的過去，簡直等同於假造歷史，但這些批評經常過於誇大， 178
在斯楚克頓園邸的例子裡，我嘗試證明如何利用襲產地景來積極探索過去，同時避免降低對大眾的吸引力。與其將焦點放在襲產是否傳遞了不實的歷史，對地理學者而言，更有趣的問題涉及了檢視襲產空間如何將複雜的文化、政治與象徵過程，轉譯成爲通俗的想像。透過奧許維茲這個絕對挑釁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對遺址的分析將顯示這些過程如何複雜地交互混雜，它也顯示了記憶和遺忘過去這兩種似乎矛盾的慾望拋出的道德兩難。

延伸閱讀

要瞭解地理學者如何看待歷史與襲產的差異，最完整的評述參見：

- Lowenthal, D. (1996)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London: Viking.

有關英國和北美觀光業、後現代主義和襲產的一般介紹，可以參考：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Sage, Chapters 1, 2.
- McCannell, D.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the tourist papers*.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s 1, 4.

記憶大屠殺的議題，請參見：

- Young, J. (1993)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五部分 政治地理學

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179 導論

「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句話首先於1960年代提出，是當時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此後這句話便成爲通行全球的標語。政治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面向，而非侷限於國會和政府等較正式的機構，個人即政治簡潔地總結了這個觀念。對於正式政治的關注已經主導政治地理學多年，促使人們著重看似遙遠而專門的活動領域，涉及了政黨、選舉、政府及公共政策。儘管我們知道政治過程會影響日常生活，卻仍不太清楚政治其實就是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就是由其他人（政治人物和公務員）完成，並在其他地方（政府機構）持續的事情。

然而，近來這個觀點已在兩個關鍵方面有所改變。第一，我們已經瞭解政府與國家的正式政治，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比向來設想的更大；第二，我們更廣泛檢視了各種非正式政治（發生於家中、工作場所、街上和社區裡的政治）。第五部分裡的三章都在檢視這個雙重發展，只是從不同探討層次出發。首先，在第19章，夏普（Joanne P. Sharp）採取了全球視角，關注的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或國際關係。她說明了這些

關係並非穩固，而是流動不定，而且總是隨著特定歷史和文化狀況而變。接著，她探討國際關係地理學如何經由特殊的論述而建構，也研究這些非常遙遠的正式政治，如何透過通俗文化的要素（例如好萊塢電影），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連結。這些要素有助於形成我們在全球層次中，對於世界及其政治相互關係的「地理想像」。

在第20章，古德溫（Mark Goodwin）檢視了治理（governance）和公民資格（citizenship）這組孿生概念，將分析尺度降到比較地域性的層次。他揭示了這兩個主題的關聯，以及這兩個概念如何涵蓋各種議題，例如身爲公民的意義、公民的權利義務，以及身爲公民的我們如何受到治理。這一章也指出，不同社會群體的公民資格與治理經驗並不相同，並且檢視了這些差異如何創造不同空間，使得在這些空間裡體驗和展現了不同程度的公民資格與治理。關鍵的是，這些差異地理對於以地域化的社區議題爲核心，來建立和維持新的參與式公民資格，都極爲重要。

在第21章，格魯法德（Pyrs Gruffudd）探討爭議性的「國族」（nation）和國族主義觀念，說明了分析尺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他表示，對於某些人而言是更大實體裡的一個區域，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個完整成熟的「國族」。通常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緊張會越演越烈，變成戰爭和騷動，就像前南斯拉夫近期發生的事件一樣。格魯法德探討了地理的象徵角色如何深深捲入了國族認同建構和國族主義運動，後者經常以爭取土地和領土的鬥爭爲焦點。

綜合起來看，這三章都提供了極佳實例，顯示政治地理學已從對正式政治的強調，轉而探討各種非正式政治的空間。但這三章也顯示了正式政治領域的持續重要性。或許，未來的挑戰在於同時檢視這兩個領域，探討這兩個領域如何影響對方的形成過程，而不再將它們視爲彼此獨立。如果能夠辦到這一點，那麼每一章都透露了令人興奮的探討領域。

延伸閱讀

下列兩本極佳的政治地理教科書，內容淺顯易懂：

- Painter, J. (1995) *Politics,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 Taylor, P. (1993, 3rd edi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London: Longman.

有一本很好的讀本，涵蓋了非常廣闊的主題：

- Agnew, J. (ed.) (1997) *Political geography: a reader*. London: Arnold.

你若想知道最新的經濟地理研究文獻，應該參看近期的《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你從中可以知道當前這個領域探討的課題。

第十九章　批判的地緣政治

Joanne P. Sharp，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181 導言

對許多人而言，蘇聯垮台（以柏林圍牆倒塌和共黨領導人雕像傾毀爲其戲劇化象徵）宣示了在歷經**冷戰**的恐懼焦慮後，和平穩定的新世界秩序終於降臨。前半世紀全球的道德戰爭，自由與所謂「邪惡帝國」之間的終極戰役終於結束了。世界領袖在全球高峰會議中握手的影像，似乎呈現了世界大同的情景（圖19.1）；然而，許多時事評論家不但沒有看到穩定景象，反而很快開始感覺到危險正偷偷潛近這個「新世界秩序」。後冷戰秩序中的多極情形，似乎可能對世界和平造成更大危險。一位時事評論家認爲，很快我們就會開始懷念冷戰時期超級強國壓迫下的穩定（Mearsheimer, 1990），另一位評論家則表示，新的世界「可能缺乏冷戰時期的明確和穩定，成爲一個充滿多重危險、隱藏陷阱、麻煩意外和道德模糊的叢林世界」（Huntingdon，引自Ó Tuathail, 1996: 242）。這種挑戰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在冷戰結束後的眞空中，突然湧現的國族主義忠誠（例如在盧安達和巴爾幹半島），源於區域間更激烈的經濟競爭（尤其是日本對美國經濟霸權的威脅），也因爲「流氓國家」拒絕接受世界秩序的規則（例如，波灣危機期間的伊拉克）。這些現象都不是導源於特定歷史或文化脈絡，而是源於全球政治體系的改變。

圖19.1　世界大同？戈巴契夫與雷根在世界高峰會議中握手。
Credit: Associated Press

當代世界秩序的這些模型，都是由某種地理想像建構的。冷戰期間，自由世界與 182
共產世界的對抗（如果你恰巧住在美國），以地圖證明蘇聯及其盟國的優勢，顯示若不將蘇聯圍堵在鐵幕內，世界各國必定會如骨牌般被共黨擊敗。這種政治地理已經成爲過去，如今自由美國對抗「邪惡帝國」的粗陋道德地理學，似乎顯得不恰當且極爲荒謬。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政治地理；前文提到的理論家提出了新的景象，描述這個混亂、分裂、造成全球威脅和危險的世界。在全球政治模型中運用地理想像，便稱爲「地緣政治」。

根據《人文地理學辭典》（*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的定義，地緣政治是統治權術（statecraft）之實踐與分析的要素，認定地理和空間關係對國際政治的組成影響極深。某些地理「法則」（例如距離、鄰近性，以及區位）會影響政治情勢的發展。在地緣政治的論點裡，地理是基於「常識」而非意識形態對政治產生影響：地理「事實」對政治過程具有可以預料的影響。

然而，近來某些作家質疑了地理學的政治純眞，他們認爲地理關係和實體並非永恆的概念，而是特定歷史與文化環境的產物：地理學對政治事件的影響，性質可能改變。有鑑於此，地理的意義也可以**有所**改變：在有關國際關係的論點中，地理概念的運用自有一套政治。在簡單介紹傳統的地緣政治概念後，本章會探討「批判的地緣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中的另類論點。本章將以冷戰爲例，探討地緣政治概念的運用和批判。

地緣政治的傳統：地理是統治權術的輔佐

「地緣政治」一詞由瑞典政治科學家克傑林（Rudolf Kjellen）於1899年率先提出，但直到20世紀初期，英國地理學家兼戰略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援用之後，才開始盛行。麥金德想要將地理學研究提升爲「國家統治權術的輔佐」，他相信地緣政治可以提出一條途徑，讓地理學家可以爲國際關係操作提供訊息。地緣政治的研究重點，在於地理因素如何塑造國際政治的特性。這些地理因素包括了大陸陸塊的空間布局，以及自然與人文資源的分布。基於地理因素，某些空間被認爲較易或較難防守，距離對政治有所作用（鄰接便意味了比較可能受到政治影響），以及某些地形特徵促進安全，或是構成了弱點。

安全（security）概念是地緣政治研究的重點。安全是指在面臨威脅（通常來自外界強權）時能否維護國家。地緣政治家認爲，他們能夠藉由解釋國家地理，以及未來權力—政治關係的潛在征服者的影響，來加強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學者宣稱，能夠預測哪些地區可能鞏固國家，有助國家興盛，哪些地區則是國家弱點所在。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有句常爲人引述的話，堅信「地理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

因爲它最恆久」（引自Nijman, 1994: 222），藉此說明了地緣政治視野的必要性。因此，傳統上我們認爲地緣政治學是非常務實而客觀的研究：國際關係的實際**操作**則跟政治理論毫無關聯。

地緣政治推論的主要特徵，在於它將世界描述爲一個封閉而互賴的體系。正當全球空間逐漸「封閉」，整個世界都已經接受西方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徹底探勘，以做爲國家領土和經濟擴張之用，這時地緣政治學興起成爲理解當今世界的方式，或許並非純屬偶然（Agnew, 1998）。歐洲**殖民主義**已經達到顛峰；地緣政治學提出了一種方法，讓各國在歐洲勢力終將填滿世界地圖中所有「空白空間」時，能夠保護本國領土。

麥金德最著名的地緣政治論點，就是他的「心臟地帶論」（Heartland Thesis），堅持亞洲心臟地帶對於強權歷史的開展極爲重要（圖19.2）。麥金德相信，掌控心臟地帶疆域，便能大致取得不敗地位，然後邁向世界主宰。對麥金德而言，心臟地帶的占領國可以極輕易地先控制歐洲，再掌控世界，除非鄰近的「外緣」地帶國家出面制止。麥金德於1919年發表了著名的言論：

> 183　統治東歐者便能統領心臟地帶；
> 統領心臟地帶便可以掌控世界島；
> 掌控世界島便能統率天下。
>
> （引自Glassner, 1993: 2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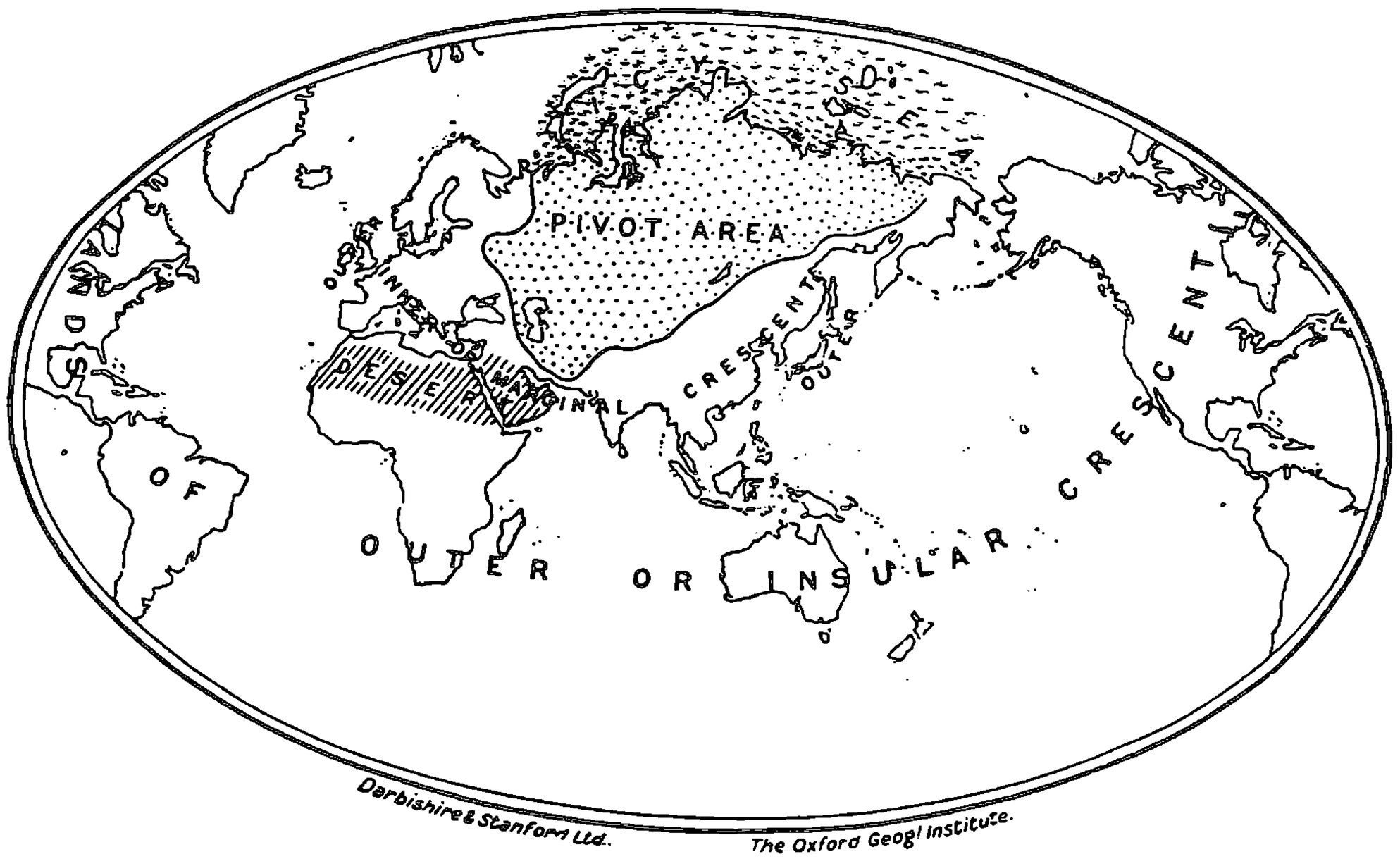


圖19.2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地圖

他的結論是，英國政治家須小心提防占有心臟地帶的國家，也應該在心臟地帶闢設「緩衝區」，預防該區進一步蓄積勢力，威脅大英帝國霸權。

這種地緣政治理論確實讓人印象深刻；事實證明，這個理論已影響了外交政策和通俗想像。然而，儘管地緣政治學家都堅信地緣政治法則，但他們對於權力位置的結論卻不盡相同。舉例而言，麥金德主張提升陸權，但美國戰略家馬漢（Mahan）認爲掌控海權才是第一要件，後來的其他人又強調空權的重要性。每派說法都提出不同的核心地區，政治主導權便是來自這些地區。

與納粹擴張主義有所牽連的「地緣政治」（Geopolitik）政策（也受到克傑林作品啓發），意味了正式表述於形式空間模型裡的地緣政治學，失去了功用。但這些模型仍然保留於教科書中，而且會定期更新以配合最新的科技變化（尤其是制空權及洲際彈道飛彈的發明）。更重要的是，整個冷戰期間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家作爲中，都包含了某種潛藏的地緣政治推論。

冷戰地緣政治

二次大戰結束時，一位駐蘇聯的美國官員肯楠（George Kennan，又名「X先生」）從莫斯科發出一封電報，成爲促成冷戰的文件之一。肯楠表示，蘇聯與美國截然不同，所以雙方無可妥協。許多政治人物發表的政治言辭，又更強化了這種兩個相異、互不相容的領土區域的形象，例如，史達林宣稱資本主義擴張會帶來威脅，邱吉爾描述了劃分歐洲的鐵幕，最近雷根更將蘇聯比擬爲邪惡帝國。許多互有關聯的地緣政治概念，重申了這種政治論述中的二元地理。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概念，包括了圍堵、骨牌效應，以及疾病隱喻。

圍堵政策首先由肯楠提出，是指在軍事及經濟上隔離蘇聯。這項論點不只以俄國的政治和文化差異爲佐證，更指涉了其歷史地理形勢，以便取得科學地位：蘇聯被視爲一股內蘊的擴張力量，必須加以遏阻。皮茲（Pietz）認爲，在冷戰詞彙裡，蘇聯代表的就是傳統東方君主專制，加上現代警察國家技術（Pietz, 1988: 70）。

蘇聯勢必擴張的論點，也表現在骨牌或疾病隱喻中。這類隱喻主張，共產主義或社 184
會主義的傳播，就是鄰接蘇聯領土所造成的後果，而非源於複雜的調適和衝突政治過程。骨牌理論假設，蘇聯及各處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一直都極爲邪惡，像惡魔一樣聰明，能自動將任何小勝利擴大爲更多勝利」（Glassner, 1993: 239）。舉例而言，美國海軍上將瑞德福（Arthur Redford）於1953年表示，美國必須以核彈攻擊越南來制止「越盟」勝利，否則就會引發連鎖反應，讓許多國家淪入共黨統治，「就像推倒一整排骨牌一樣」（引自Glassner, 1993: 239）。一般來說，骨牌效應實際上支撐了越戰的開打。格拉斯納（ibid.: 241）說：「這個論點是，美國必須打贏越戰，因爲如果南越『赤

化』，那麼就像推骨牌一樣，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甚至是印度，都會自動跟著淪陷」。這個過程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最後一張骨牌，也就是美國，除非此時此地先採取行動，例如圍堵或先發制人攻擊，否則將來的政治行動必不可免。

骨牌隱喻同時也體現了一個只有兩大勢力（蘇聯和美國）存在的權力政治系統，其中只有力量能夠對抗力量，整個過程也必定無法避免，一旦開始，各國不免相繼敗亡，就像一旦推倒一列骨牌的第一張，就難以阻擋其他骨牌跟著倒下。疾病隱喻在結構上跟骨牌比喻極爲相似，都是根據傳染或感染惡性擴散的觀念，也根據地理鄰近性的簡單觀念，做爲社會與政治變化的基礎。疾病隱喻甚至比骨牌隱喻更能解釋採取立即行動的必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疾病擴散。

摘要

- 傳統地緣政治模型解釋了地理學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 格外重要的問題是領土安全，以及鄰近敵國領土的危險。
- 傳統地緣政治學通常代表了地理「法則」非常實際應用於瞭解國際政治。

批判的地緣政治

某些新近的地緣政治取向，有時候稱爲「批判的地緣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否認地理影響政治過程有何客觀性和恆久性。批判的地緣政治在許多方面跟比較傳統的地緣政治交手。有些人認爲，地緣政治家過度強調國家，將國家當成國際政治的主要或唯一因素。但顯然在次國家層次，例如種族、區域和以地方爲主的群體，以及在超國家層次，例如跨國公司和聯合國、北約等國際組織，都有其他權力牽涉其中。

批判的地緣政治尤其偏重於質疑地緣政治的語言，或謂「地緣政治**論述**」。語言並非毫無問題，只是描述存在的事物；語言是隱喻性的，藉由參照其他已知的概念來達到解釋的目的。因此，我們總是可以選擇字詞和譬喻。所選用的術語類型，以及所做的概念連結，都影響了所描述對象的意義。因此，有所謂的語言政治。

地緣政治論述

批判的地緣政治受到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的後現代關注影響，「於政治情境中使用特定論述模式，從而塑造了政治實踐」（Dalby, 1990: 5），都對批判的地緣政治產生影響。歐圖阿賽爾（Gearoid Ó Tuathail, 1996: 1）認爲，地理並非毫無爭議的事實匯集，而是與權力有關。他的意思是，地理並不是一種秩序，也不是在世

界「某處」有待描述的事實和關係。相反的，地理秩序是由關鍵個體和制度創造的，然後加諸全世界。因此，地理是文化脈絡與政治動機的產物。

批判的地緣政治取向試圖檢視我們如何在空間或地理上想像國際政治，並藉此揭露牽涉於全球空間地理書寫中的政治。歐圖阿賽爾（Ó Tuathail, 1996）稱這種過程爲「地理銘寫」（geo-graphing），也就是大地書寫，藉以強調這個過程運用地理推論來替權力服務的實際情形。那些採用批判地緣政治取向的人，從阿格紐與柯爾布里吉（Agnew and Corbridge, 1989）（他們認爲語言與其描述的地理事實並不一致，因此造成了不恰當的國家作爲），到像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這樣的人物 185
〔他認爲語言和再現就是一切；最有名的就是他曾說波灣戰爭只發生在電視裡（Norris, 1992）〕，都賦予語言各式各樣的權力。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並不是在爭論地理學對國際關係的眞實影響——猶如麥金德和馬漢（Mahan）可能會爭辯的，到底是陸權較強，還是海權較強——而是要研究誰提出的國際地理模型獲得採用，以及這些模型替誰的利益服務。這種研究取向深受傅柯（Foucault, 1980）的著作影響，他主張權力與知識不可分。地緣政治家認爲，若某人提出的世界政治地圖和解釋得到認可爲正確的，他便可以獲得極大權力，因爲這些都會影響人類對世界及其運作的瞭解，也會對未來的政治作爲發揮作用。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鎖定質問地緣政治家的客觀性。例如，視覺（尤其是運用地圖和圖表）在地緣政治推理中，比其他感知享有更多特權，使得地緣政治家能夠宛如置身事外來書寫，彷彿他們與其研究的世界沒有關聯。這點強化了客觀描述的色彩，而非立足於所探討事件中的特定立場來發表意見。這樣便掩蓋了地緣政治家也有其觀點和信仰的事實。儘管一般皆相信，納粹的地緣政治有政治議程，但這被認爲是偏離了地緣政治的「科學」。但其他地緣政治家也並非毫無偏好。舉例而言，麥金德便想幫助大英帝國維持在國際事務上的**霸權**，海軍史學家馬漢則是想在其他技術似乎讓海權變得比較不重要時，增強美國海軍。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企圖分析有關世界的任何政治描述裡的地理。歐圖阿賽爾與阿格紐（Ó Tuathail and Agnew, 1992: 194）指出：「地緣政治並非少數使用古典地緣政治學語言的『智者』從事的孤離、相對受控制的活動」。只要描述了某個外交政策，就是在從事地緣政治，並藉此常態化了特定世界觀。任何有關國際關係的陳述，都牽涉了對於地理關係或世界觀的隱含認識。

同樣的，任何地理描述都能夠影響政治看法。對其他地方及其居民特徵的描述，都跟建構民眾地理想像時的距離測量與區位計算同等重要。舉例來說，美國經常用「邪惡帝國」這類詞語來描述蘇聯，加強了超級強權均勢的二元地理觀點，正當化了美國軍力的擴充和干預。

批判的地緣政治與認同

或許，批判地緣政治最重要的宣稱，就是傳統地緣政治的主張，其實根本上非關地理。地緣政治學跟認識地理過程無關，反而將空間和地方簡化爲概念或**意識形態**。空間被簡化爲一些單位，只是展現了一開始用以定義空間的特徵的證據（亞洲**就是**異國風情，蘇聯**就是**共產主義，伊朗**就是**原教旨主義，美國**就是**自由和民主等）。

在當代由疆域國家（territorial state）主導的政治體系裡，地緣政治地理經常將複雜的政治運作簡化爲兩個領域，即現代疆域國家控制下的國內領域，以及處在無政府狀態，沒有更高主權來管理的國際領域。因此，這種狀態便激起了安全論述，而所有差異特徵都被疆域控制的作爲（例如巡邏邊界）排除在外。在安全論述中，差異會威脅國家，因此批評家戴爾比（Simon Dalby, 1990: 185）認爲：

> 地緣政治論述的關鍵在於將空間區分爲「我們的」地方和「他們的」地方；它的政治功能在於區分「人」「我」與「同」「異」，藉此編納和管制「我們」或「同類」。

基於這點，批判的地緣政治學主張，地緣政治並非只是描述或預測國際政治的形貌，而是現代社會中認同形成與維持方式的核心。國族認同不僅是由團結國族成員的因素來界定，還藉由（甚至更重要的）將外人定義爲不同於國族成員者。在疆域四周劃上邊界，來生產國族的「我們」和「他們」，以及那些不同的人，這種做法不僅是反映世界固有的區分，也有助於創造差異。地緣政治再度不僅反映地理事實，而是將世界劃分爲國家和國際領域，藉此形成了地理秩序和地理關係。

186 「他者」（otherness）的建構，特別是這種建構帶來的危機感，除了對外交政策深具意涵外，也對內政作爲有所影響。因此，戴爾比（Dalby, 1990: 172）認爲，地緣政治「牽涉了壓制國內異議；外來威脅提供了在國內限制政治活動的正當理由」（圖19.3）。他者的建構同時帶來了認同的標準形象。因此，舉例而言，當蘇聯被建構爲迥異於美國時，對蘇聯的描述全都是邪惡、激進和不理性，對美國的描述則是良善、包容和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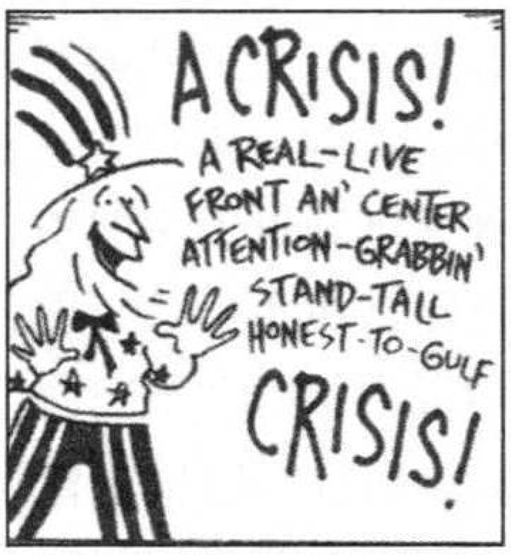
批判的地緣政治與通俗文化

在批判的地緣政治中，擴大分析範圍的效果之一，是考量了更多分析材料。比較傳統的地緣政治取向偏重於政治領導人及其學術顧問的著作和看法，但近來已有某些理論家開始將通俗文化當成重要資訊來源。

雖然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注意通俗文化，但仍然可以看出其通俗文化對國家作爲

的影響，不論是較爲直接的，例如CNN在波灣戰爭期間成爲美國領導人資訊來源的重要角色，或是間接的，通俗文化在建構霸權文化價值上的角色，塑造了政治人物的行動和社會的期待。通俗文化與比較正式的地緣政治視野糾結在一起，戴利安（James Der Derian, 1992: n1）提出解釋：

> 我們正目睹國際間、文本間，以及人類間關係的改變，文本性（textuality）取代了客觀眞實〔奎爾（Dan Quayle）引述克蘭西（Tom Clancy）的說法，做爲反衛星武器的理由〕……再現模糊成爲擬象（simulation）……帝國主義讓位給符號帝國（格瑞納達的奇觀、星際大戰的幻想，作用都在於否認帝國的衰敗）。



有危機！一個活生生、特立突出、萬眾矚目、出類拔萃、貨眞價實的危機！

詐欺新聞……從頭版抽走！

預算爛帳……從黃金時段抽走！

貧窮問題？沒啦！環保問題？沒啦！健保？哈！種族問題？教育問題？哈！哈！（惡化問題棄置處）

眞好，又有敵人了！（海珊）

圖19.3　眞好，又有敵人了。

Credit: © Joel Pett, Lexington Hera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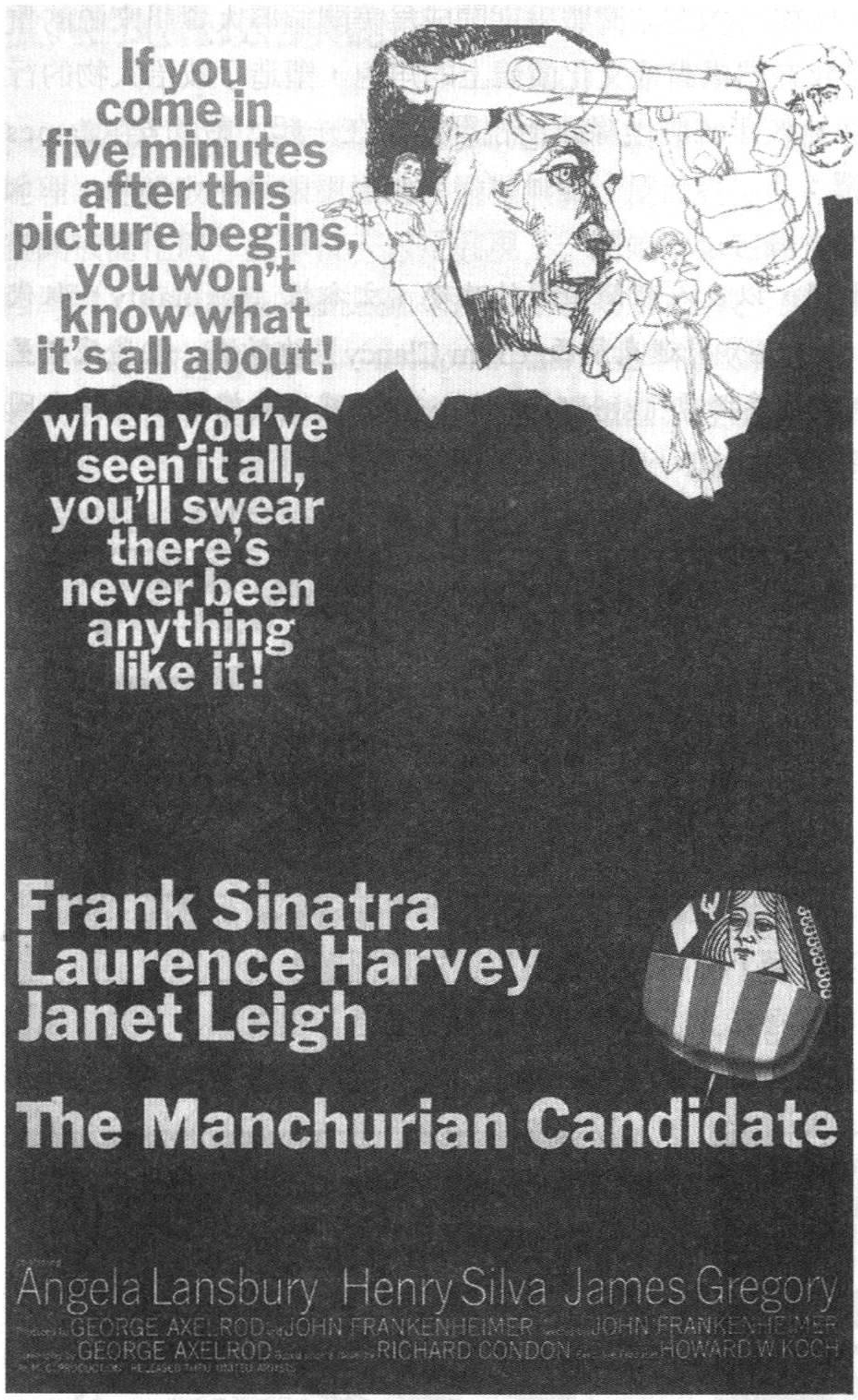


圖19.4　（再）創造通俗地緣政治想像：諜網迷魂。
Credit: Cinema Bookshop

舉例而言，大家都認爲電影「諜網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是在慫恿美國中情局設法暗中控制情報員，也想辦法對抗蘇聯可能已研發出來的這種技術。這部電影一開始便繪聲繪影描述冷戰期間美蘇雙方互派間諜，以及韓戰期間對士兵「洗腦」的情形。接著，劇情描述政府設計人民成爲間諜，由於人民毫不知情，因此不可能被發覺，所以是完美的間諜。這類電影原本是在反映政治情勢，但最後也對政治情勢產生影響（圖19.4）。最近，雷根在看過「藍波續集：第一滴血II」（*Rambo: First Blood Part II*, 1985）後熱切表示，下一次中東再抓美國人當人質時，他就知道該怎麼解決了。

美國其他媒體裡也可以看到這種情形。不論是電影、電視節目或書報雜誌，富有道德感的美國英雄和邪惡共黨帝國對抗的情形，已被視爲理所當然。雖然美國雜誌

史派克曼（Spykman）談地緣政治：
「地理學不會爭辯；它本身就是爭辯。」

歐圖阿賽爾與阿格紐談批判的地緣政治：
「地理學是一種社會和歷史論述，總是與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緊密相關。」

《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從未提到邪惡共黨帝國這個字眼，但是在向讀者解釋國際事務時，卻常訴諸地緣政治的推理（Sharp, 1993; 1996）。《讀者文摘》認爲共產黨可能會無限制擴張，只有力量才能有效對抗力量，因此，蘇聯「若未遭到抵抗，絕不甘於停在國際邊境」（Chennault, 1948: 121）。這份雜誌運用地緣政治論點來警告讀者國家弱點所在：「面對俄國的原子彈攻擊，美國其實束手無策，完全沒有任何預防措施」（Taylor, 1951: 85）。

由於文化脈絡的影響，不同國家的地緣政治傳統也會運用特殊隱喻來產生國際地理意象。政治菁英必須利用人民日常生活和經驗裡的重要故事和形象。藉由將複雜過 187
程化約爲聽眾熟悉的簡單形象，地緣政治家能夠讓政治決策顯得極其自然，或讓過程結果看似早已註定（就像骨牌的例子）。例如，美國就特別常以運動來做譬喻。這種語言指出了世界級演出上國家能力的「基本」差異，也將全球場域自然化，好像人人明白遊戲規則，知道這個場域中有清楚（明確）的贏家和輸家。阿格紐（Agnew, 1998）認爲，如此一來，衝突中的不明確也簡化爲運動比賽裡的技術性。夏匹洛（Michael Shapiro, 1989: 70）指出，將國際政治比擬爲運動競賽，能夠達到地緣政治目的，即清除世界空間裡的所有特殊內容：地方失去了獨特性，而世界政治成爲在熟悉的競賽場上實施的策略。

美國總統（尤其是尼克森與布希總統）特別喜歡將運動譬喻運用於國際政治。尼克森以「四分衛」（quarterback）當做轟炸越南行動的代號（Shapiro, 1989: 87），在外交政策中也運用了「迂迴戰術」（end-run）及「選秀」（play selection）等術語。如阿格紐指出的，這種譬喻「能讓一個以不擅交際著稱的人，在跟其他熱愛運動的人交談 188
時，成爲『其中一分子』」。這不僅解釋了衝突的狀況，也說明聽眾爲何會接受尼克森的說辭：它提供了理所當然的文化指涉，大多數美國人都會接受。

女性主義與批判的地緣政治

批判的地緣政治也開始提出女性主義的關懷。有些女性主義評論家發覺，地緣政治史和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中，都沒有女性身影。恩羅（Cynthia Enloe）認爲，在書寫國際政治時，女性都被排除在外。傳統上，國際政治的故事都是在描述強權政治家

領導強國相互對抗的壯觀場面，菁英的演說和英勇行動，以及「熟知統治權術的知識分子」擁有的專門知識。恩羅（Enloe, 1989）不認爲這類描述能涵蓋一切國際關係的運作，她主張，我們應該關注傳統描述所排除或撇開不提的要素，例如國際勞工遷移的作用、方便跨國公司運用的廉價女性勞工、東南亞觀光業利用的性工作者等。恩羅提出的國際政治觀點，跟傳統故事大不相同，她的故事當然也沒那麼令人著迷。她把國際地緣政治聯繫上**性別**關係的日常地理。恩羅的論點連結了個人和政治，主張必須揭露這些另類政治地理，因爲「假如我們只採用傳統、非性別的羅盤來描繪國際政治的海圖，最後很可能繪出只有男性居民的地景，而且大多數還是男性菁英」（Enloe, 1989: 1）。

摘要

-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主張地理是一種「論述」，是由握有權勢的個體和制度創造的，用來做為理解世界的地圖或腳本。
- 批判的地緣政治試圖將國際關係中看似不證自明、宛如「常識」一般的地理陳述，予以去自然化。
- 無論是在菁英辯論的脈絡中，或是在通俗說法（有助於形成人群對世界及其政治交互關係的「地理想像」）中，批判的地緣政治都認識到地緣政治論證的權力。

延伸閱讀

有關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以及新近的批判取向，最佳的檢視參見：

- Ó Tuathail, G.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要知道在「批判的地緣政治」這個標題下的研究廣度，參見《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1996年的特刊，第15卷（6/7月號）。

探討地緣政治與美國認同之互賴關係的著作有：

- Campbell, D. (1992)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alby, S. (1990) American security discourse: the persistence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terly* 9(2): 171-88.

不僅包括重大事件和對抗，也包含日常過程與性別意象的不同國際關係地圖，參見：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二十章　公民資格與治理

Mark Goodwin，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公民資格（citizenship）與治理（governance）的議題，近來在政治與學術爭論中位居要津。事實上，在1997年夏天開始撰寫本章時，有許多爭論正如火如荼展開，例如歐洲是否應該更密切整合、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威爾斯和蘇格蘭的政府權力移轉、同性伴侶性行爲的合法年齡、單親家長的工作權、成效不佳學校的關閉，以及學費問題等。貫穿這一切類似爭論的雙重主題，正是公民資格與治理，涵蓋了各種議題，例如身爲公民的意義、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我們身爲公民如何受到治理。近來有關蘇格蘭和威爾斯**權力下放**（devolution）的爭辯，便是說明這兩種命題如何一起出現的最佳實例。這些爭論的核心是如何治理英國的各個部分，以及在這個應該「統一」的國家裡，公民感受到的各種認同。針對這個部分，《觀察家報》（*The Observer*，1997年7月20日）刊登了長達三個版面的文章，內容是12家媒體和政治名人對國族認同的想法，以及這種認同在界定自我之特徵清單中占有的地位。雖然就技術層次而言，大家實際上都是英國公民，但只有兩個人提到自己是英國人，而且有一個人將這種身分認同放在蘇格蘭人之後，另一個人則是與蘇格蘭人身分並列。其他人的國族認同，大多不是連繫在大不列顛或英國上，而是跟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等地有關，但這些地區都只是國族國家的組成部分。甚至還有人將認同建基於更小的疆域單位，例如倫敦或約克夏（Yorkshire）；只有一個人表示他是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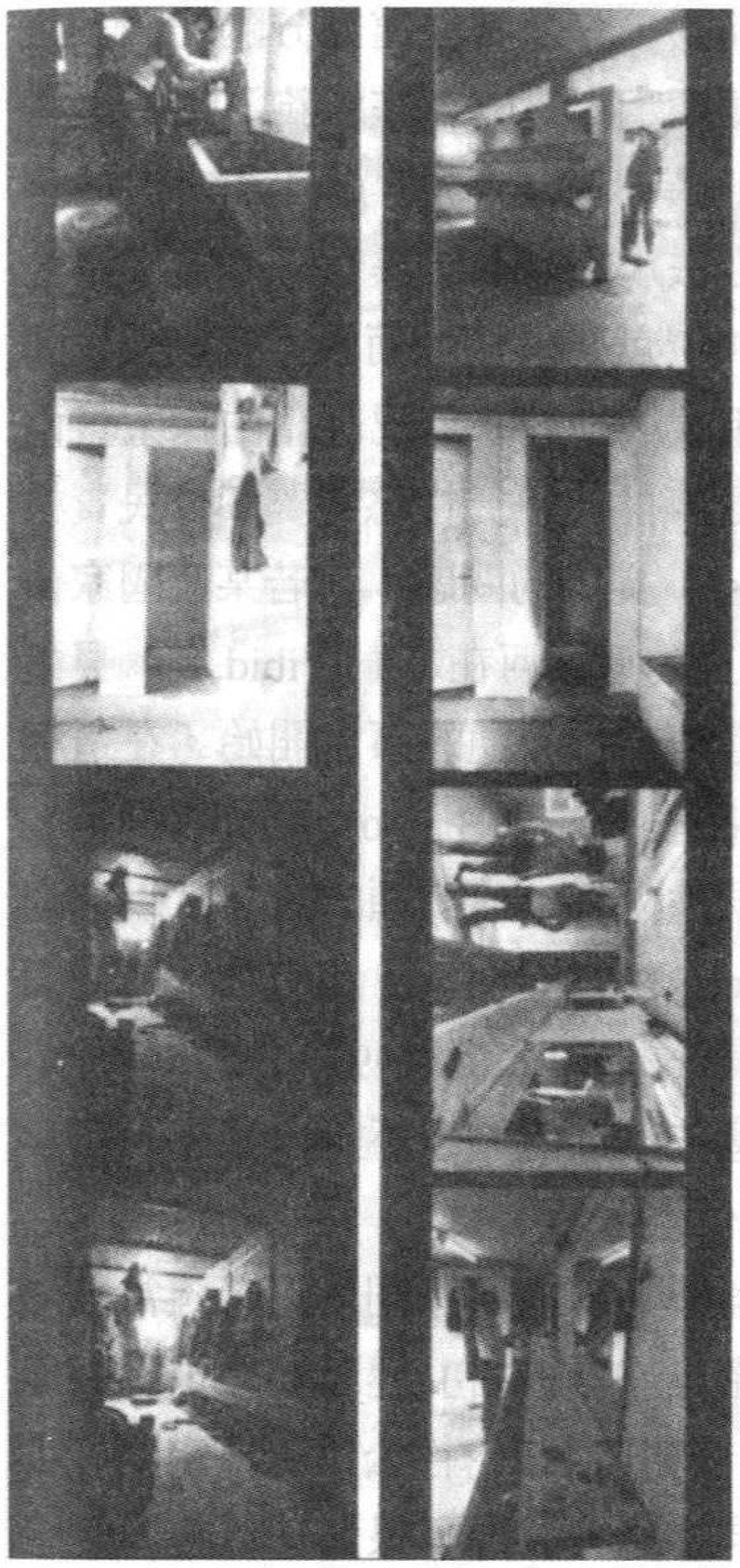
讀者可能也想嘗試這個簡單的活動，想一想自己的認同立足於哪個地區或國家？覺得自己屬於哪個地方？自己是哪個地方的公民？這些簡單的問題會引發許多議題，例如我們居住的國家、疆域和行政地區之間的複雜組合，以及我們對於身爲這些地區公民意義的共同理解，跟前述問題又有什麼關聯。在我們進入千禧年之際，這些問題將變得更加複雜。正如政府權力下放的爭論所顯示，有形的政府空間和無形的認同空間，似乎都已經從兩個方面脫離了既有的國族國家秩序。這兩種空間一方面往下移動到區域或次區域空間，一方面向上移到超國族空間。愛丁堡（Edinburgh）、卡地夫（Cardiff）或布魯塞爾（Brussels）等地的政府，以及立足於威爾斯、蘇格蘭或歐洲的認同感，已經逐漸取代英國國會所主持的政府和英國認同感。替英格蘭地區和倫敦設立的策略性政府，只會讓事情更複雜。本章藉由研究公民資格與治理兩種觀念，來探討這種複雜狀態，也探究地理學與這兩種概念及其實際操作的關係，以及瞭解這些議題如何有助於擴展我們對人文地理學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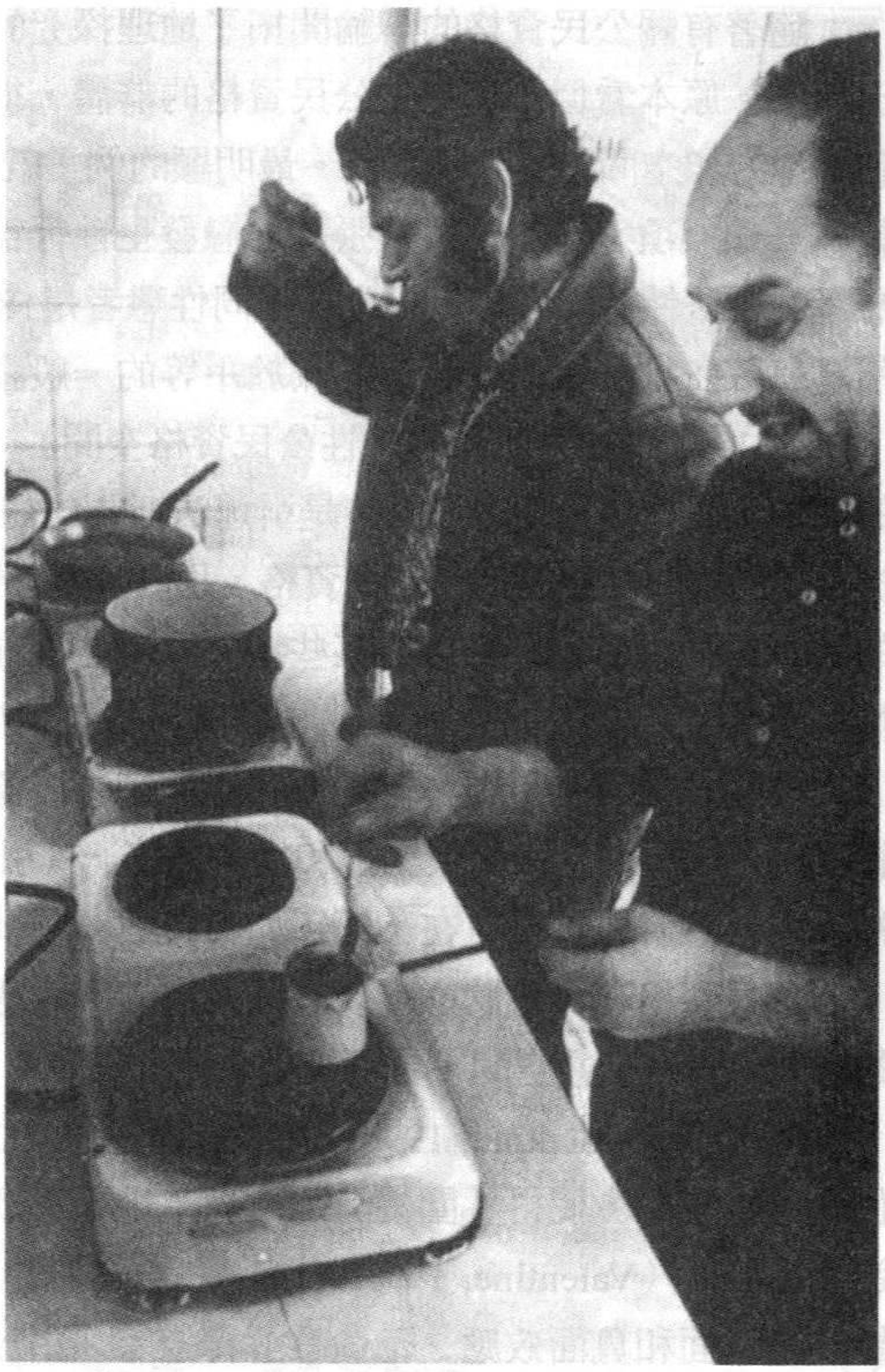
有爭議的公民資格空間

一般人通常不認爲公民資格議題屬於地理學範圍，而應是政治科學的領域，從政治角度來定義公民資格，指涉「某個政治單位（通常是國族國家）的成員地位，確保盡特定義務者享有某些權利和特權。公民資格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概念，正式化了完全參與某個社群的條件」（Smith, 1994: 67）。然而，只要思量片刻，便可發覺即使是這種狹隘的政治定義，仍然與地理有關。某人所屬的政治單位具有某塊領域，因此就定義來說，這名成員便是某個地方的公民。此外，不論是否完全加入某個社群或許多社群，這些社群都有邊界，也有地理位置。事實上，這整個概念都繫於接納和排除的觀念上，成爲公民就是指在社會和空間上得到接納，這點就成爲地理學研究的豐厚基礎。

地理學家尤其會質疑這種接納和排除作用的基礎。公民資格的政治定義強調了這個術語的接納特質，表示在某個領域內的所有人，只要完成某些義務就可得到被接納成爲公民所應擁有的權利和特權。但情況沒有這麼單純，居住於某個界定明確且有邊界的空間裡，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公民資格。弔詭的是，資本和勞動的**全球化**導致全球人口流動提高（參見第七章和第30章），也促使許多政府立法制定更嚴格的移民管制。這有兩項重大意涵：有些人連定居的權利都沒有，有些人則沒有完整公民權。例如在英國，移民和經過資產調查後發放的補助之間，有明顯關聯；這些補助屬於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社會保險體系的一部分。但正如歐本漢（Oppenheim, 1990: 89）指出的，申請收入補助、家庭津貼或甚至根據無家法規來申請房屋，都可能影響移民者攜家帶眷到英國的機會，也會爲移民申請者及其保證人帶來麻煩。《1971年移民法》（*1971 Immigration Act*）規定，大英國協公民的妻兒只有在保證人能「不求助公共資金」即可扶養及照顧的情況下，才能進入國協，這點在1985年首次明確定出，包含了前述三項主要的資產調查補助。因此，在英國工作及納稅數十年的人，也只有在不申請補助，不求助福利國家照顧的條件下，才能讓家人前來團聚。也許更不光明正大的是，補助申請處越來越常查看黑人申請者的護照（無論他們是否在英國出生），這也會產生一種風氣，讓人把福利津貼當成英國白人應得的好處，而「外來」黑人無福享受（Oppenheim, 1990）。

因此，我們所界定公民資格的有界空間，並非「直截了當接納性的」（Painter and Philo, 1995: 112）。如前文所論，依照種族或族群界線來做區分的現象很普遍，也早就建制化；例如，1950年代及1960年代移入德國填補勞力短缺的移民，都被貼上「客工」（guest workers）身分，沒有社會權利和遷徙自由。這種身分標籤甚至抹煞了他們身爲少數族裔移民的地位，他們在無用武之地時就得回「家」。圖20.1顯示許多這種勞工忍受的淒苦生活境況，他們通常住在「族群圈地」（ethnic enclaves）的隔離空間中。在剛統一的德國，「客工」無法擁有完整的公民權利，以及他們在特殊旅舍或宿舍裡的地理和社會邊緣性，對於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有不小影響。這個實例說明了接納性的公民資格，實際上充滿了空間和社會分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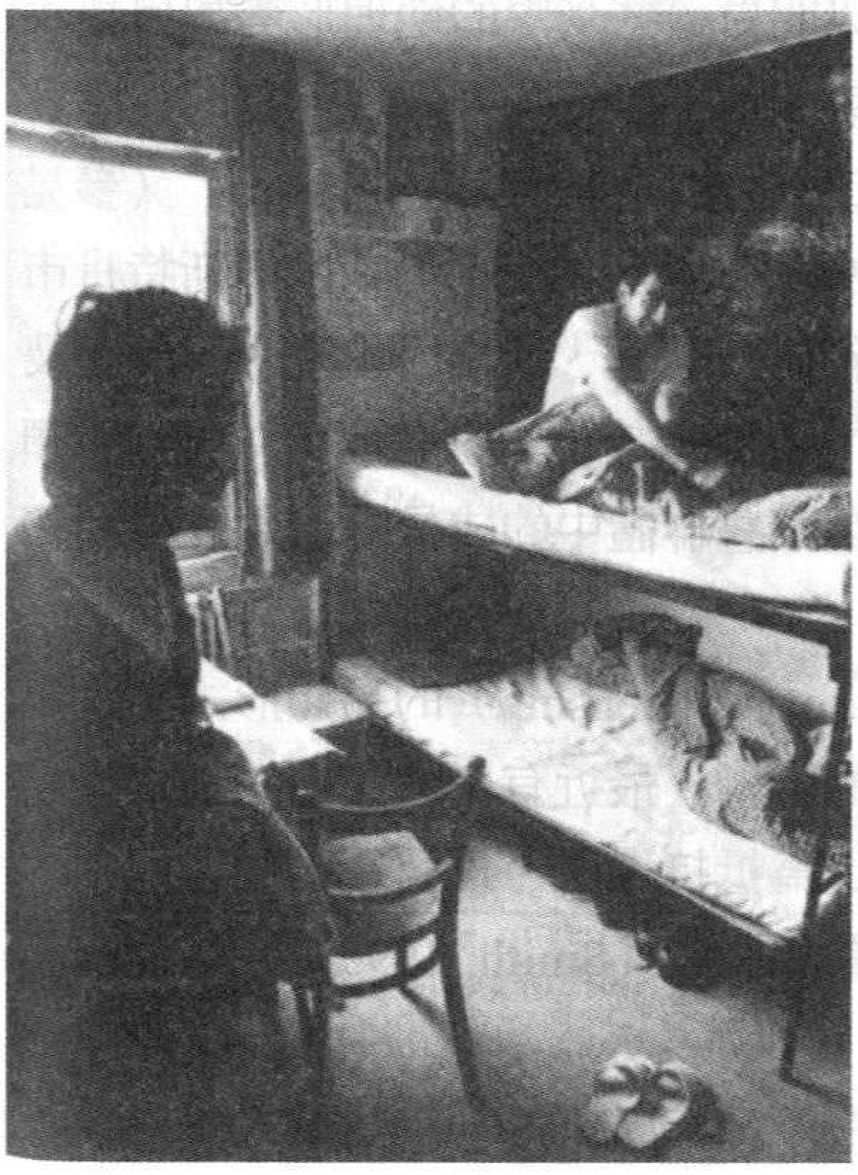


圖20.1　無完整公民權利的移工的社會與空間邊緣性。
出處：J Berger & J Mohr (1975) *A Seventh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隨著有關公民資格的辯論開拓了地理探究的新範圍，許多其他這類分隔的例子也出現了。原本看似享有完整公民資格的群體，很快便顯示出實際上在能夠運用這些權利的地方和空間上受到了限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近來有關**性慾特質**（sexuality）的爭論。其中一項爭辯涉及了主張同性戀發生性行爲的合法年齡應該跟異性戀一樣（異性戀者的合法性行爲年齡是16歲，但同性戀者是18歲）。[1]就這個領域而言，有些公民顯然享有較多權利。但撇開這個關於平等的一般議題不談，地理學家已經藉由探索貝爾（Bell, 1995: 139）所謂的「性公民資格空間」，而逐漸開始研究性慾特質和公民資格的關聯。貝爾探討的出發點，是引述法斯（Diana Fuss）提出的問題：「若某個國家依據性偏好而有計畫的消除公民資格，那麼身爲該國公民的意義何在？」（ibid.）。貝爾
192 的回答是從這種偏好可以在某些地方展現，但在其他地方行不通的事實開始。在這種情況下，身爲公民的意義有部分取決於置身何處。布里斯托（Bristow）的觀察是：「在英國，（只有）在特定地方和空間裡才能身爲同性戀者：最明顯的是經常以運動組織爲核心組構起來的俱樂部和社會網絡」（引自Bell, 1995: 141）。只有在這類空間裡，同性戀者才覺得自在，而正如潘特與費羅（Painter and Philo, 1995: 115）所言：「若公民資格在日常狀態下要有任何意義，就應該意味個人能夠以不對自我認同讓步的方式來占有公共空間，更別提是妨礙、威脅或甚至傷害他們了」。

范倫亭（Valentine, 1993）在探討同性戀友誼的地理時，證實了同性戀者經常被迫住在邊緣空間，使得「圍繞有限地理基地而形成的密集異質網絡」逐漸增長，從而促進了社群感（Valentine, 1993: 113）。這一點顯示了，較爲邊緣的性公民資格空間，可能兼具正面和負面效應。范倫亭解釋道：「由於女同性戀者發現，很難在這些同性戀脈絡之外交到朋友，或是表現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們的認同可能鑲嵌於在這些地方或周遭形成的網絡中」。在某些意義上，我們可以明白這些受限的地理形勢如何提供機會，讓重構的公民資格得以在一連串「另類」或「地下」空間裡浮現。以同性戀爲例，如今有整個鄰里發展爲刻意的聚集地區，例如舊金山的卡斯楚街（Castro）（參見Castells, 1983）、洛杉磯的西好萊塢（Jackson, 1994）、倫敦的蘇活區或阿姆斯特丹市區（Binnie, 1995）。我們會發現群集這些地區的酒吧、餐廳、書店、戲院、服飾店及其他零售店，都以服務同性戀顧客爲主（圖20.2）。在這些空間裡，我們可以見到另類文化的繁榮，這種文化是另類公民資格的基礎，讓某些群體中的成員得以建立權利和對彼此的義務。

這種我們稱爲「參與式公民權利」（participatory citizenship）的另類形式，近年來已經出現在許多議題中，而不只涉及性慾特質的議題。最近有一本美國的論文集記載了各種不同邊緣群體如何將社會控制的空間改造爲抵抗場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群體如何爭論有關其社會「地方」的主流觀點和假設（Smith, 1995）。這些群體

[1]儘管國會裡持續有改革的努力，但是直到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改革並未成功，這項差異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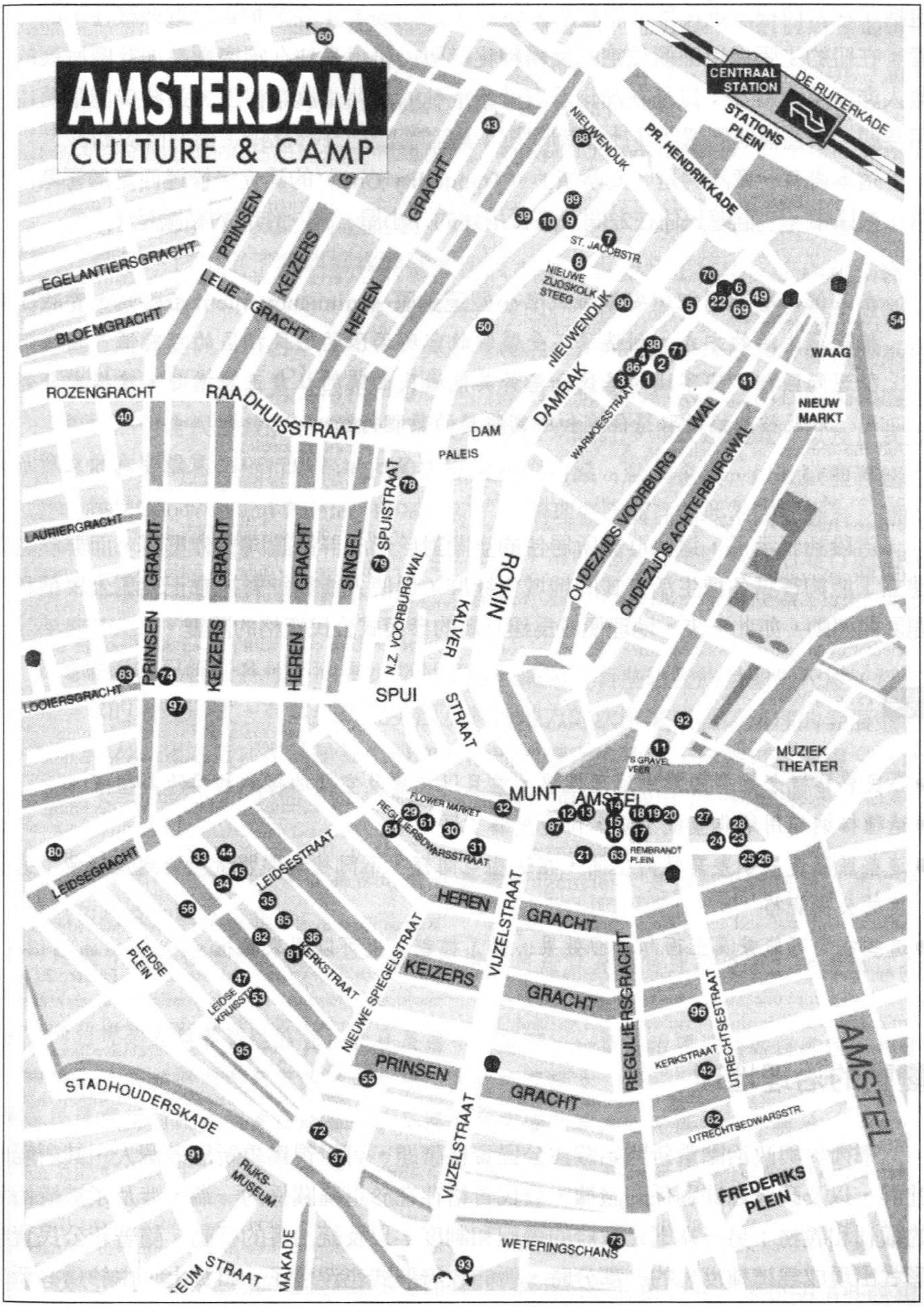


圖20.2　性公民權利的另類空間——阿姆斯特丹群聚的同性戀酒吧、夜總會、旅館、餐廳、商店、電影院和健身中心。

出處：www.matchoman.com/gay/community/map

包括了在密西根州抵抗都市開發的占住者（squatter）；在芝加哥爭取像樣住宅的無家者；在紐約主張保留廉價住宅的反縉紳化聯盟；紐奧良住在國宅裡參加社區發展的低收入非裔美國婦女；以及在加州爭取就業權利的墨西哥農業移工。這些群體都藉由占用空間，來宣稱他們認爲其社會階層應該享有的正當公民資格。

這本書有一章談的是「安寧城」（Tranquility City）的建立，描述西芝加哥某個沒落工業區中，一群遊民住在22間三夾板搭建的「小屋」裡。作者的結論是：

> 在某個短暫期間裡，安寧城成了**小型運動區**（mini-movement area），實驗了各種貧窮生活的方式：創造了不受體制收容所侷限的遊民社區的可能性。在這個小型運動區裡，安寧城的居民立基於其他遊民面臨的社會正義議題，建構出集體認同，以及彼此協助取得住宅和所需服務的集體行動。
>
> （Wright, 1995: 39，黑體字爲原文所加）

這段話表示了，這些群體所居住的空間對於形成群體認同十分重要，而群體認同建立了能夠嘗試各種生活方式的地域化社群，促使人能夠針對社會正義和公民權利議題展開運動。如此一來，地理便成爲建立新的參與式公民資格的關鍵。

摘要

- 公民資格概念具有內蘊的地理性質，並且以社會及空間的接納和排除為樞紐。
- 這種接納作用絕非直截了當，而是充滿了區隔。
- 這些區隔造成了差異性的空間，在這些空間裡，不同社會群體會體驗到及行使不同程度的公民資格。
- 這些空間可能兼具正面和負面效果，除了控制，也可以用來抵抗。

變動的治理地理

學術界與政治圈重新開始關注公民資格議題，可以視爲重新思考個人、其所屬的
194 社群，以及政府之間關係的證據。公民資格存在於這種關係的一端，涉及了被統治者的權利和義務；另一端則是政府的過程和制度，以及統治者的行動。隨著新公民資格形式出現成爲這種反思的一部分時，新的政府形式也浮現了。事實上，由於這些新形式很普遍，現在大家是以治理這個字眼而非政府，來形容這些新結構。治理這個術語現今運用極廣，得到各個學術和實務領域的接受。簡單的說，這個術語「表示統治方式的發展，模糊了公私內部及其間的界線」（Stoker, 1996: 2）。因此，治理一詞不只

是政府的學術同義詞。這個術語使用頻率的逐漸增加，也透露了對於政府意義與內容變革的關切。按羅德斯（Rhodes, 1996: 652-3）的說法，治理一詞如今用來指「新的統治過程，或是改換了有秩序的統治條件，或是治理社會的新方法」。政府意味了國家的正式機構和結構，治理概念則涵蓋更廣，強調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協作，以及國家內外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

我們受統治的方式涉及了生活的一切面向，它決定了我們從托兒所到大學所接受的教育類型。它規定了我們享有的健康照護水準，也涉及了住宅、工作和訓練的供應。它也跟規劃和環境議題，以及運輸與社會服務有關。過去，這些服務主要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結合了政策決定與服務遞送。新的治理結構已經改變這個系統，將它轉變爲牽涉許多公共、私人和志願部門機構和制度的體系。它們在中央和地方層次，都仍然包含民選政府的機構，但也會涵蓋國家的許多非民選組織，以及正式政治領域以外的機構和個別行動者，例如志願服務性組織、私人企業，以及歐盟等超國家體制（參見Goodwin and Painter, 1996: 636）。治理概念關注這些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而且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重要的是注意到了當前捲入特定地區之治理行動的複雜地理。地域的治理不再是專屬於（甚且主要是）地方的事務，而是複雜、分化且多尺度的過程。

地理學家已經從各種不同層次探討了這些議題。有些研究的是國際尺度，探討多國或全球的治理形式。有些則研究英國及其他地方的次國家或區域治理的發展過程，還有許多人研究地方（尤其是都市層次）治理的變化中性質。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研究具有一些共通想法。具體來說，新近對於治理的重視，提出了一些問題：

- 新治理機制的目的——牽涉其中的特殊機構（agencies）是如何及為何結合起來的，它們的利益和理路何在？
- 一起運作的各種機構的效能——各個機構如何將自身的特殊能力與其他機構混合協調？
- 不同治理形式與各種經濟暨社會發展速率的關聯——新的治理機制如何處理不均發展的情形，又如何處理只有某地才會發生的特殊問題？
- 非民選機構的民主和責任歸屬——公眾如何影響主要的非民選與派任機構的行事？而民選國家活動正在縮減的範圍，又如何跟流行的政治包容與培力（empowerment）觀念搭配？

我們可以參照某些從理論和經驗方面探討都市治理的新研究，來說明這些課題。圖20.3顯示了與都市政策有關的機構日趨複雜，也顯示連續幾任英國政府致力於管理都市變遷，嘗試了各種倡議（initiative）。從圖中可知，1970年代晚期起，這些倡議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而我們的城市目前是由有點混亂的一群機構來治理。過去原本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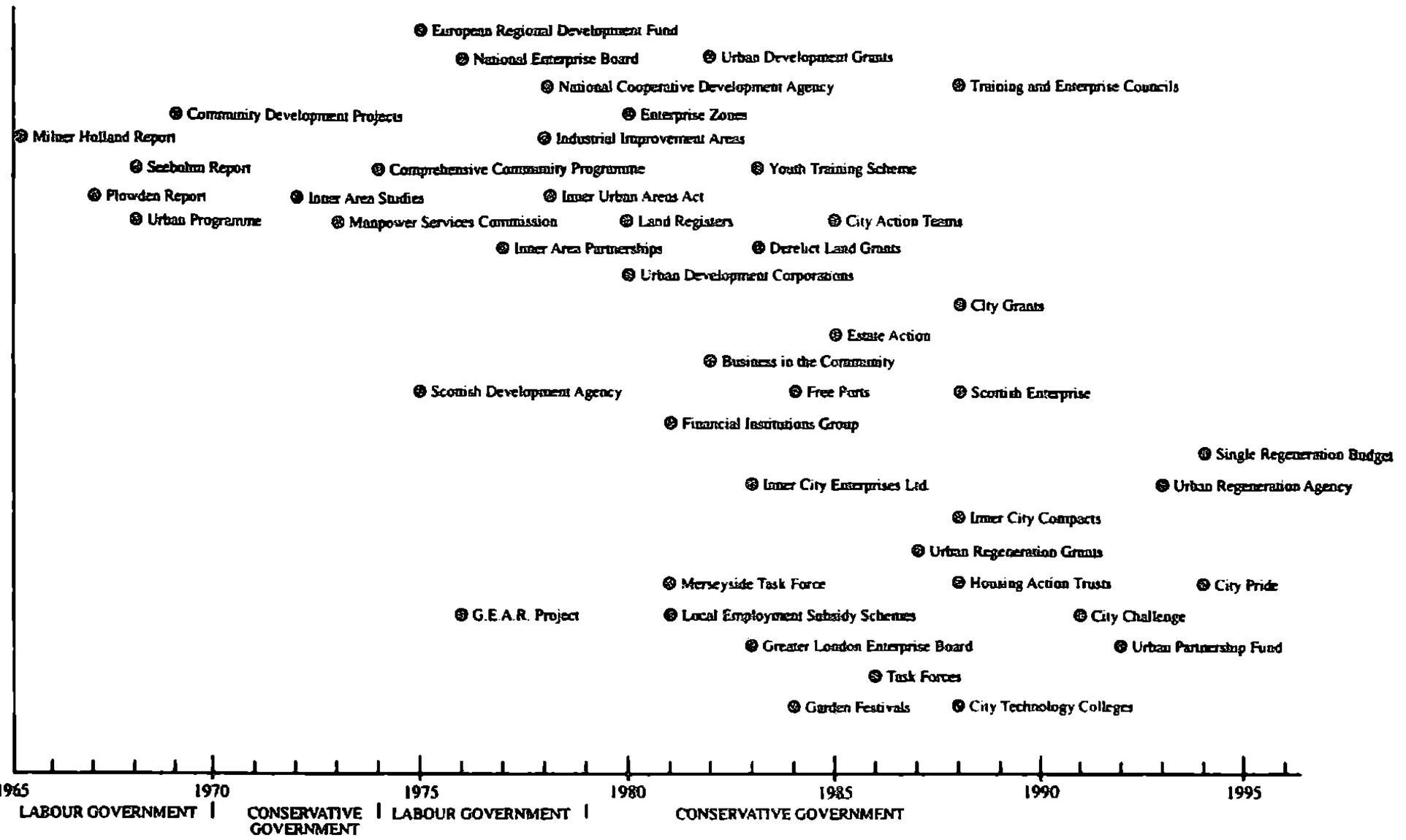


圖20.3 都市治理的複雜狀態——請特別注意1979年保守黨執政後，都市管理之相關機構數量增加的情形。出處：M Pacione (ed.) (1997) *Britain's Cities: Geographies of Division in Urba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工作，如今則是由逐漸分化的體系來執行。在地方層次，跟都市治理有關的中央指派組織或獨立政府機構（quangos）的數量，已經大幅增加（詳情參見Duncan and Goodwin, 1988; Atkinson and Moon, 1994）。「都市開發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從最大都市中某些地區的地方當局那，接收了控制發展
195 及振興經濟的權力；「訓練與企業委員會」（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目前負責訓練與企業發展；「住宅行動信託基金」（Housing Action Trusts）、「地產行動」（Estate Action）及「住宅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s）則負責提供和管理國民住宅；此外，透過「社區企業」（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城市榮耀方案」（City Pride）、「內城企業」（Inner City Enterprise）及「金融機構集團」（Financial Institutions Group）等機構，私人部門也積極參與了許多提振經濟發展的計畫。

此外，地方網絡和**夥伴關係**（partnership）也日益繁盛；其中有些是來自地方倡議創制，例如曼徹斯特市議會積極提升與廣大地方企業組織網絡的夥伴關係，包括「曼徹斯特2000」（該市配合這項計畫爭取2000年奧運舉辦權未能獲選，但成功爭取到2002年大英國協運動會舉辦權）、「西北企業領導小組」（North West Business Leadership Team）、「戲劇城市委員會」（City of Drama Committee）、「東曼徹斯特夥伴計畫」（East Manchester Partnership）、以及「鳳凰委員會」（Phoenix Committee）。誠如迪克爾和佩克（Tickell and Peck）的總結：「近幾年來，風靡……

里茲倡議

里茲倡議目標

- 提升城市成爲歐洲主要中心
- 確保城市經濟活力
- 開創城市整合性運輸系統
- 提高都市整體環境品質
- 改善城市品質與視覺魅力
- 發展城市成爲重要觀光景點

夥伴組織

- 里茲市議會
- 里茲工商總會
- 里茲訓練與企業委員會
- 里茲貿易總會
- 里茲大學
- 里茲大都會大學
- 西約克夏劇院
- 約克夏郵報
- 區域工會議會
- 約克夏與亨伯賽德郡政府辦公室
- 里茲市民信託
- 西約克夏警察局
- Railtrack鐵路公司
- 西約克夏旅客運輸管理部門

倡議計畫

- 里茲花卉倡議——北城「花都」
- 教育企業夥伴關係——鎖定地方教育和訓練目標
- 里茲歐洲倡議——將里茲提升爲「歐洲重要城市」
- 里茲零售倡議——購物的行銷與推廣
- 里茲金融服務倡議——「2000年以前成爲倫敦和愛丁堡以外的領導性金融中心」
- 里茲工程倡議——意識提升、訓練和行銷
- 門廊倡議——運輸基礎設施重建、照明改善與景觀工程
- 里茲照明倡議——泛光燈方案與照明改善
- 里茲市車站——再開發
- 里茲印刷業倡議——訓練和推廣
- 里茲城市環境倡議——一系列環境行動方案及企業論壇
- Opp2k — 爭取里茲婦女工作權——提升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地位
- 里茲媒體倡議——將里茲市發展爲媒體中心
- 里茲建築與設計倡議——將里茲市提升爲「卓越設計中心」
- 里茲倡議振興理事會——五年投入1,700萬英磅，提升內城地區就業

出處：The Leeds Initiative *Annual Report* 1994-5, Leeds City Council.

圖20.4　單是里茲一項都市夥伴關係，就牽涉了許多機構和計畫。

出處：M Pacione (ed) (1997) *Britain's Cities: Geographies of Division in Urba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曼徹斯特……的合夥熱，已經促成了彼此連結的機構、遊說團體和委員會的綿密網絡」（1996: 597）。這種「綿密網絡」是都市治理新結構的典型。然而，在其他案例中，形成夥伴關係的動力則是來自中央政府。中央的都市振興基金如今是透過「單一振興預算」（Single Regeneration Budget）撥款，這項政策於1994年開始實施，迫使地方競標政府資金。此外，由於競標預期要牽涉公私部門和志願服務組織之間的合作，這項政策也鼓勵地方夥伴關係的形成。地方當局無法自行競標，因此治理便取代政府成爲都市政策背後的引導力量。圖20.4顯示單是里茲（Leeds）的一項夥伴關係，就牽涉了許多機構，以及這些機構參與的眾多計畫。

爲了要解釋和理解這些新都市治理形式的興起，地理學家逐漸訴諸兩個特殊概念，也就是都市成長聯盟（urban growth coalitions）和都市政權（urban regimes）。這兩個觀念原本是在美國脈絡下使用，當地的夥伴關係已經有比較漫長而制度化的歷史，但近來有人開始運用這兩個概念來檢視英國都市政治性質的變遷。這也顯示了地理學家在嘗試理解周遭世界的變化時，開始採用新的理論架構。成長聯盟的觀念最早於1970年代晚
197 期和1980年代初期發展，主要用於說明美國都市政治親成長（pro-growth）的特質。羅根與莫羅奇（Logan and Molotch, 1987）主張，美國都市政府的主要特色，是形成試圖促進成長的地方企業領導者聯盟。這個聯盟（也稱爲成長機器）的主要成員是當地地主和地產開發商，在經濟成長刺激土地利用和需求下，他們會是地產增值最大的受益者。此外還有其他親成長的利益團體加入，如金融家、地區銀行、營造商、地產仲介、零售商等，他們希望動員地方政府權力，創造有利經濟成長的商業氣氛。他們爲了私利而行動，但成功關鍵在於讓地方政治人物和選民認爲這是價值中立的發展，對地方有益無害。這種地方政治模型試圖解釋，城市裡的經濟行動者如何透過影響地方政治來實現利益，這裡的要點是，新興治理機制讓能夠操作的影響範圍變得更大。

這項理論很難使用於英國脈絡，批評家也表示，這種理論賦予個人能力太多力量，忽視了更廣泛的限制，也過度強調企業社群裡的特定利益。研究人員爲了尋找更合適的理論架構，近年來轉而探討也在198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政權理論，希望解決成長聯盟概念的某些問題。具體而言，政權理論主張成長機器只是都市政治活動的一種形式，有些治理聯盟可能會偏好不是完全親成長和偏向地產利益的政策。在提出這種宣稱時，相關文獻更爲關注如何透過不同類型治理聯盟或政權的形成，來管理各種地方利益（而非僅關注它們的起源）。當各種地方利益緊密結合，形成相對穩定的治理聯盟時，政權就形成了，其中牽涉了某些群體在一組政策背後相互合作，藉此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每個群體的目標可能不一樣）。關注重點是環繞與支持地方治理之官方運作的那些非正式安排，以及政權裡不同成員實現其利益的方式。

從這些角度來探討都市治理的新安排，讓我們得以探問當代城市裡到底是誰掌控了權力的槓桿，以及他們如何運用權力？就定義而論，我們也可以問，誰沒有在統治政權裡獲得代表，他們爲什麼會被排除？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來探討英國城市裡浮現

的網絡和夥伴關係。我們可以探問政權裡每個成員替聯盟或夥伴關係帶來了什麼利益，以及他們希望藉由這種成員身分達致的目標。因此，假如我們採用了治理觀點，便能夠針對都市層次的權力運作，提出一整套新的研究問題。

這種研究允諾非常重要，因爲以都市爲基礎的治理在未來只會更爲複雜而非簡化，地方如果想要在全球競爭的年代裡維持競爭力，就必須逐漸出售地方及其夥伴關係，無論是賣給中央政府或私人部門。但在國家支持縮減、資本流動性提高的時代裡，這種競爭其實是場零和遊戲。這表示只有既定的資源挪來挪去，卻沒有增添新資源。在競爭中獲勝的地方，只能以犧牲失利者爲代價。領域性的競爭和差異只會惡化不均發展而無能解決這意味了在分析新都市治理的軌跡時，地理學觀點仍非常重要。

摘要

- 治理概念是指統治社會的新方法，牽涉了許多來自公私部門和志願服務組織的參與者。
- 從地方到全球，新的治理機制在不同尺度上運作。
- 治理不一定會成功，在許多情況下，都涉及了治理結構的協調、責任和正當性。
- 治理概念開創了研究都市政治的新方法，強調透過集體行動能力來行使的權力。

結論：公民資格與治理的空間

當代公民資格與治理性質的關切非常實際，這使得相關議題位居地理學探索的前線。有關一切層次（從地方到全歐）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領域的官方政策宣示，強調了 198
在正式政府結構以外運作的夥伴關係與網絡的預期重要性。然而，一旦這些新治理機制開始就位運轉，就會引發一些有關參與和公民資格的重要問題。很多時候，新的治理結構，尤其是涉及私人部門的結構，會模糊了身爲公民的公眾與身爲消費者的公眾的區別。透過如今掌管了許多治理地區運作的《公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s），這種模糊情況也獲得了正式認可。這些憲章可能有助於保障合宜處置（無論是來自衛生當局或民營鐵路網）的程序權利，但是使用者（或者說是消費者）卻無權要求機構負責，也沒有接受所需服務的實質權利。但是，公民擁有不同於消費者的權利，而且長遠來看，新治理結構的正當性必須奠基於公眾的同意和支持上。

然而，公民自己認定的歸屬領域，也是一項重要議題。正如本章開頭所述，人們的認同已經逐漸傾向於以超國族（如歐盟）或次國族（如區域或地方）爲依歸，而不立足於既有的國族國家。有關蘇格蘭和威爾斯政府權力移轉的爭辯，有關英格蘭民選市長和地方議會的爭論，以及有關歐洲逐漸整合的討論，都足以證明上述論點。這種不確定性顯示了，新治理結構的高度複雜性可能會確保各種新的公民資格空間興起，

取代過去只跟國族國家有關聯的公民資格空間。我們發現，這些空間大多是由目前只能行使部分公民資格的人所創造和界定的。如今已經出現許多跡象，顯示出對新管理結構的回應，使用者群體在健康和社會服務領域的自我組織，正在重新界定過去遭受排除的公民、他們的社群，以及治理過程之間的關係（Barnes, 1997）。這些重新界定說明了公民資格和治理的過程如何持續相互影響，也顯示了這些議題對政治地理學者的重要性歷久不衰。

延伸閱讀

- Smith, S. (1989) Society, space and citizenship; a human geography for the 'new tim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4, 2, 144-56.
  這篇論文建立了地理與公民資格的研究議程，文中提及地理與社會正義的關聯，仍然值得一讀。

- Painter, J. and Philo, C. (1995) Spaces of citizenship. *Political Geography*, 14, 2.
  這是《政治地理》的特刊，收錄了九篇文章，探討地理和公民資格的各個面向；迄今仍是探討該主題的最佳文集。

有關英國新都市夥伴關係的傑出個案研究，請參見Peck 與Tickell研究曼徹斯特的系列文章。他們針對該主題所寫的文章，收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1) (1995); *Urban Studies*, 33(8) (1996), with Alan Cochrane; 以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4) (1997)。

第二十一章　國族主義

Pyrs Gruffudd，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社會學家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91: viii）表示，「國族主義提出了或許是現代世界中最歎爲觀止的認同迷思」。儘管「全球文化」興起，兼以有其他認同形式如階級、性別和種族等的吸引，但對於特定「國族」的認同感，甚至是忠誠度，依然非常強大。若眞要分別，只能說國族認同的吸引力正逐漸增長。一方面，我們看到最近在英國發生的政治動亂，涉及了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大部分是出於國家主權面臨威脅。另一方面，我們見證了東歐小國（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烏克蘭）以比較和平的方式復國，這些國家的認同好幾個世代以來都受到蘇聯壓制，我們也看到前南斯拉夫分裂後，波士尼亞（Bosnia）的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埃西亞人（Croats），以及穆斯林血腥復振的情形。像北愛爾蘭、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區（圖21.1）以及中東等地，雖然隱忍了數十年，但偶爾仍會爆發激烈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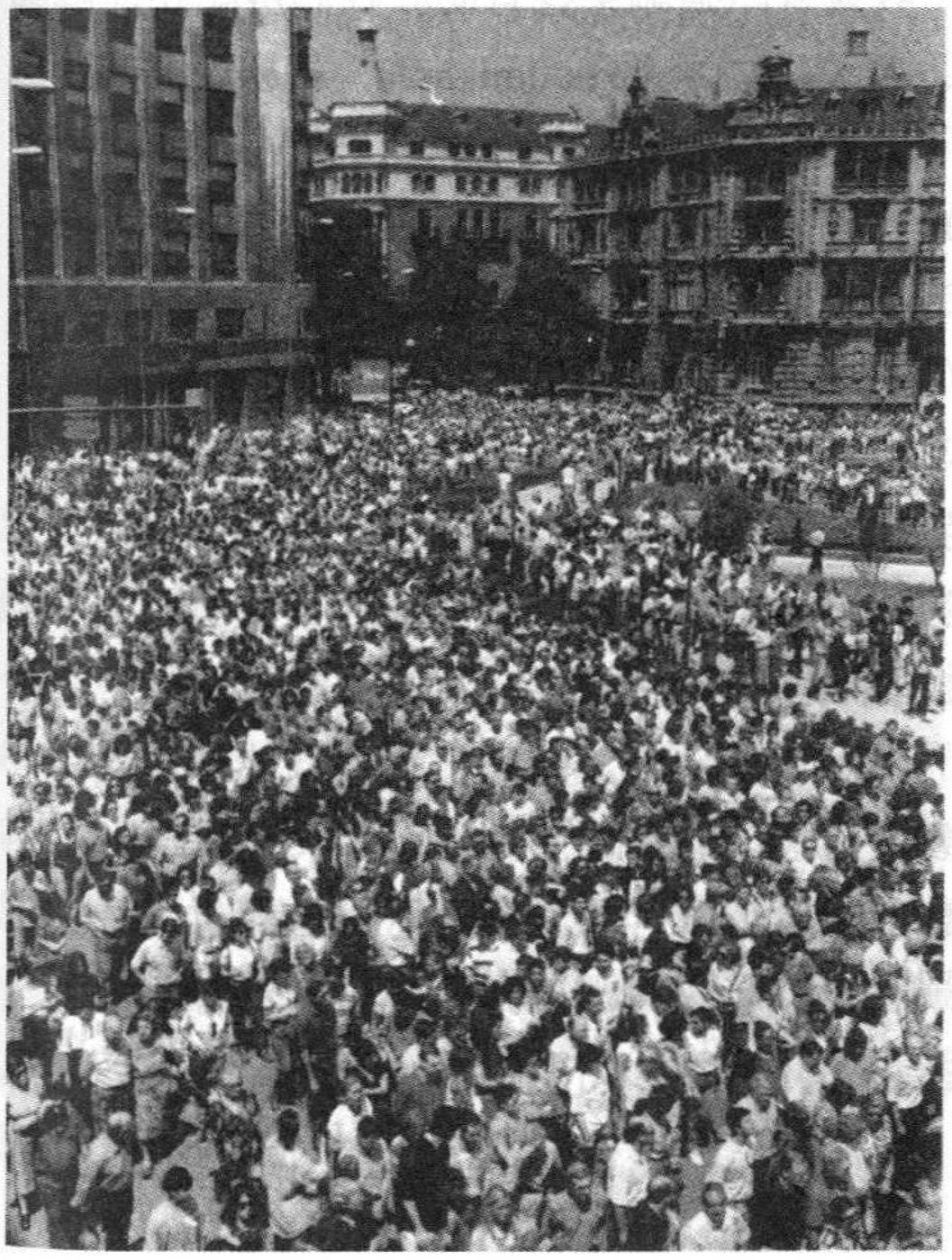


圖21.1　1997年一場大規模抗議活動中，50萬名西班牙人遊行示威，抗議巴斯克恐怖分子綁架並殺害布朗哥（Miguel Angel Blanco）。

Credit: Popperfoto/Reuter

本章旨在強調國族主義的某些複雜狀態。首先要考察的是，哪種情形屬於公認的「國族主義」。比利葛（Billig, 1995: 5）認爲，「在通俗和學術作品中，國族主義都跟努力開創新國家的人，以及極右派政治有關。根據習慣用法，布希並非國族主義者；但是魁北克和布列塔尼（Brittany）分離主義者卻是國族主義信徒；『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等法國極右派政黨也是」。他宣稱，這種對於國族主義的狹隘瞭解，經常將它定位於邊緣，忽略了既有的西方國家的國族主義。這些國家的成員經常表示他們是「愛國主義者」，其他人則是「國族主義者」。但是，這種區分最好撤除。就廣義而言，國族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援引國族認同來達到某種政治目標。因
200 此，國族主義涵蓋的脈絡和敘事，遠比我們直覺反應所假定的還要廣泛。我們通常以爲國族主義是一種負面現象，特徵是偏執或種族歧視、暴力（可能是恐怖主義或戰爭），以及激烈的社會排斥。但是對許多人而言，國族主義可能指涉在面臨壓迫或邊緣化，以及最後達成社會和政治解放時，對於認同的正面頌揚。國族主義群體所要鬥爭的狀況可能很極端，例如種族或宗教的不寬容，但也可能只是對政府結構不滿。因此，國族主義鬥爭可能由武力執行，但也可能經由民主過程而實現。

國族主義

國族主義是複雜的現象；在這一節，我會嘗試強調某些有助於我們辨認和理解國族主義的關鍵概念。第一步是先區分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族裔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公民國族主義（有時稱爲「領土國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自由主義的現象，是開創和管理有效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單位的基礎。公民國族主義起源於18、19世紀的歐洲，當時英法等國開始現代化、工業化，也希望根據資本主義體系，創造均質的社會。伊格納提夫（Ignatieff, 1993: 3-4）表示，這種國族主義

> 主張國族應該由贊同該國政治信念的人組成，而不論其種族、膚色、信念、性別、語言或族群。這種國族主義之所以稱爲公民國族主義，是因爲它將國族當成平等、擁有權利的公民社群，基於對共同政治實踐與德行的愛國忠誠而團結起來。

公民國族主義常被視爲一組建立國家的實踐，關注的是能夠凝聚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然而，有時候，它在概念上對於**種族**、信念、膚色等因素的忽略，在國族追求文化同質性而拒絕承認差異時，可能會造成問題。另一方面，族裔國族主義以「歸屬」的語彙，取代了正式、理性主義的「權利」和「體系」語言。人民之所以對國族產生歸屬感，並許諾忠貞愛國，「並非由於共享權利這種冰冷的設計，而是緣於人民原先就具備的族群特徵，如語言、宗教、風俗和傳統」（Ignatieff, 1993: 4）。

現代國族經常奠基於古老的族群起源，這種**族群**（ethnicity）的神話和傳說，都非常持久而影響深遠。通常在面臨壓迫性的政權時，這種國族主義會成爲對文化遺產與多樣性的正面頌揚，但也可能有排他作用，助長偏狹不寬容的情形。若某個族群團體自主權被其所屬國家剝奪，通常會根據族群認同來建立自己的國族主義，而且身爲「國族分離主義者」，他們也會追求政治自主權，做爲保護和表現族群特質的工具。但是實際上，多數國族主義都結合了「公民」和「族裔」要素，可能在不同時刻，按不同比例組合，也可能依據接收訊息的不同閱聽人來組合。反之，史密斯（Smith, 1991）提議，我們的思考角度，應該是各種國族主義爲民族所施行的功能。他將功能區分爲「外部」和「內部」功能，前者主導與外國的領土、經濟和政治關係，後者則使成員融入國族社群。

近來一些極有趣的著作談到了這些「內部」過程，也就是我們認爲自己「屬於」某個特定社群（共同體）的原因。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主張，國族本身並不「眞實」，而是有一些細緻的機制作用在我們身上，讓我們結合成爲他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由於我們只會遇到或甚至意識到極少數的「國族」同胞，因此國族是「想像的」，但在此同時，我們心中仍會有一個堅定的國族形象。這個形象很難維持中立，「因爲儘管實際上每個國族裡都有不平等和剝削，但國族仍然被認爲是最深刻、平等的同胞關係」，是一種共同體（ibid.: 7）。這些過程包括了刻意的國族凝聚形式，例如唱國歌（圖21.2），這提供了一種同時性的體驗：

> 在同一個時刻裡，完全不相識的人唱出相同的歌詞、一樣的旋律，產生了大合唱景象。詠唱馬賽曲、Waltzing Matilda（譯按：澳洲民間國歌）和印尼國歌時，會形成大合唱的情形，也反覆實際體現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
> （1991: 145）

安德森的著名論點是，「全國報」每天都清楚可見地提醒大家想像國族的存在。電視或電台播放的「全國新聞」也一樣，尤其是在面臨「國族危機」或「國族慶典」的時候更是如此。比利葛甚至比安德森更加強調這種國族社會化過程的世俗或平庸特色。他認爲：「由於國族主義的概念已經受限於異國而激烈的範例，例行化而熟悉的國族主義形式就容易爲人忽略。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日常國族主義就不受重視」（Billig, 1995: 8）。比利葛主張：「平庸的國族主義」並不是大家手中熱情揮舞的旗幟，而是靜靜掛在美國學校、郵局等公共建築物上的旗幟，絲毫不受注意。他更將分析擴展到語言、政客的陳腔濫調，甚至是報紙運動版面和氣象預報。這種平庸陳腐讓家邦（homeland）看起來「像家一般，毫無疑問，而且讓我們在必要的時刻，願意爲之犧牲」（Billig, 1995: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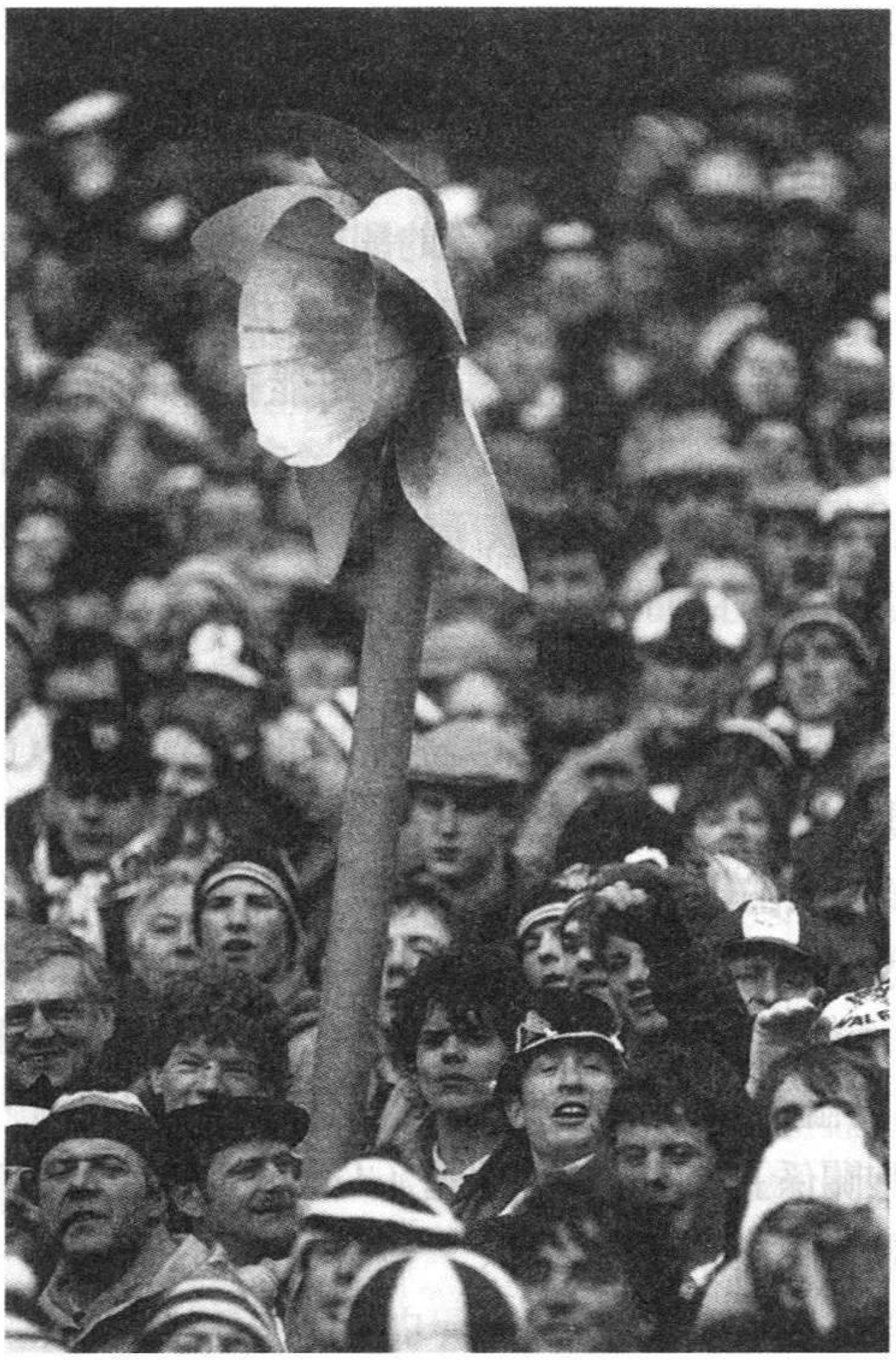


圖21.2　在卡地夫盎斯公園（Cardiff Arms Park）裡高舉威爾斯黃水仙，說明了運動在國家認同裡的重要性。

Credit: Popperfoto

摘要

- 在現代世界裡，儘管有「全球文化」等訴求，但國族認同仍然稱得上是越來越重要，而非不重要。
- 國族主義是一種現象，但其複雜狀態經常為人忽略。例如，國族主義可以同時是正面與負面力量，也可能同時存在於核心和邊陲。
- 「公民」與「族裔」國族主義之間有明顯差異。前者主要涉及公民資格、法律、權利等，後者則與族群、文化和歸屬感有關。在大部分情況裡，國族主義混合了兩者，但或許是分居不同時期。
- 某些最有趣的國族主義研究，檢視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國族主義——檢視其「平庸」，或是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的角色。

國族主義的地理

有幾個原因讓地理學家特別重視國族主義。例如，選民對國族主義政黨的支持，就可以用地理分析來研究（例如Levy, 1995）。但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地理在國族認同和國族主義運動中的象徵性角色。這是個重大角色，因爲國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領土**意識形態**，它的邏輯和啓發都來自某個特定群體和某塊土地之間的關係。這項關係會導向許多文化關係，某個人類群體就藉此將**某塊**土地當成**自己的**土地。

威廉斯和史密斯（Williams and Smith, 1983）的論文，依然是討論這種關係的最佳摘述，他們提出了八個國族疆域的主要特性：居住地、民俗文化、規模、區位、邊界、自給自足、「家邦」觀念，以及建立國族的過程。這些向度有些是「外在」的，顯示了區分國族的意圖；區分國族的意圖可以藉由劃定邊界並加以維持，來「鞏固」或「確定」國族空間。更改某地先前遭他人占領時的地名，可以鞏固對該地的認同，否定其他人對這塊土地的主權宣稱。然而，就「內部」而言，領土和地景能夠成爲象徵國族認同，以及凝聚社會的強大行動者。這個過程通常會利用對歷史的體認：

> 國族的獨特歷史，體現於國族獨有的領土——它的「家邦」，先祖的原始土地，該地比任何國家都要古老，這塊土地上曾經有國族的豐功偉業，或許也有國族的神秘起源。時光流逝，但空間始終存在。
>
> （Anderson, 1988: 24）

因此，傳說被安置在國族空間裡，國族英雄則透過他們的出生地、墓塚或是壯舉的場址而定位，因而更強化了特定人群與某地的關聯。這些場景，例如房舍、戰場 202
等，通常會受到國家保護或「博物館化」（museumized），成爲朝聖地點，經常舉行公開的政治儀式。

地景和特殊自然特徵，也會成爲國族認同的象徵。依丹尼爾斯（Stephen Daniels, 1993: 5）的說法：「不論是單一紀念物，或是綿延的風景，地景都能夠產生明確形象；它們描繪了國家。特殊地景成爲道德秩序和美學和諧的典範，是代表國族的圖像」。在很多情況裡，鄉村地景被視爲是國家「眞實」、「眞正」的本質。丹尼爾斯（Daniels, 1993）認爲，南英格蘭平緩的田園低地，以及康斯坦伯（John Constable）繪製的南英格蘭田園風光，都象徵了「英格蘭特質」，在出現社會緊張時（例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都用以展現國族認同。這種理想化作用也會擴及人民或庶民，他們生活在理想化、有機社群裡。許多國族主義運動都跟保護「俗民」遺產的群體有密切關聯，遺產可能是這些群體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或者只是建築、服飾或音樂。有些國族主義群體甚至提倡「回歸鄉土」，也就是鼓勵人民搬離城市，重回鄉村的「核心地帶」，藉此重拾某些已然喪失的基本國族認同形式（例如Gruffudd, 1994）。

以色列是說明這種領土神秘化和政治化的最佳實例。胡森（Hooson, 1994: 10）認爲：「賦予某塊土地的宗教象徵作用……加上第二次大戰後以色列的建國……以及這塊土地對穆斯林教徒的重要性，讓這一小片土地長期以來爲多重交疊的國族認同所苦」。自從以色列於1947年建國之後，其內外疆界的維持便極爲重要。紐曼（Newman, 1989）認爲，要維持疆界，不僅需要透過軍事行動，更需要人民定居在邊界地區的農場、基布茲（kibbutzim，以色列合作農場）和工業村。最近，猶太人在迄今只有（或大多數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地區興建和防禦聚落，經常引起爭議和激烈衝突，將這種建立國族的空間形式，移轉到以色列國家的內部空間（見Falah, 1989）。在許多時候，以色列國家內部的機構也會利用歷史和神話來建立國族，在這個過程裡，地理是一項有力因素。塞魯巴維爾（Zerubavel, 1995）提到，猶太復國主義者藉由回復和重造開拓者的歷史，正當化猶太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考古學這門「科學」不但對以色列生活的其他面向影響極大，也是上述恢復工作裡的要角，例如，考古發掘出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定居的遺跡，加強了猶太人在該處定居和控制該地的正當性。歷史重建過程裡最戲劇化的元素，就是馬撒達（Masada）傳說；馬撒達是希律王（King Herod）在死海旁山頂建立的城堡，該城在西元一世紀時遭羅馬人圍攻。傳說中，就在羅馬人即將突破防禦，攻入城堡之際，城內居民因爲不願受俘而集體自殺。現代以色列人將這個傳說翻譯出來流傳，「促成了馬撒達的重建，使它成爲猶太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現代的朝聖地點，著名的建築遺址，以及當代的政治譬喻」（Zerubavel, 1995: 63）。雖然這個傳說的結局既凝重又絕望，但仍然代表猶太人在一敗塗地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抵抗。以色列教師將他們的職責融入新語言及新國家裡，自1930年代起，便開始組織青年旅行團前往馬撒達，也規劃馬撒達朝聖之旅；至今宣誓「馬撒達絕不會再淪陷」仍是以色列軍隊訓練的一部分（圖21.3）。

圖21.3　以色列士兵在馬撒達城上的宣誓典禮中誓言效忠。圖中的以色列文意思是「馬撒達絕不會再淪陷」。
出處：Israel Defence Forces' Spokesman's Office

摘要

- 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經常是「地理性的」，它以領土主權為根據，宣告明確的地方感。
- 這種地理面向可以實際展現於建造國族的物質行動（例如道路網）上，以及像風景畫這種文化形式上。
- 歷史和民俗文化讓國族與土地產生長久聯繫。因此，表面「中立」的保存政策和考古學等「科學」，都可以藉由界定權威化的「國族過往」，而在國族主義運動裡扮演要角。

曲折多變的國族主義

史密斯認爲，理解國族主義的關鍵，就在於瞭解它的**多重向度**（multidimensionality）。正是這種特性，「使得國族認同在現代生活和政治中，成爲如此富有彈性而持久的力量，也讓國族認同在保有特色之際，仍能有效的與其他極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和運動結合」（Smith, 1991: 15）。要瞭解這一點，我將簡單探討國族主義在不同脈絡和國家中的變化。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公民與族裔、外部與內部，甚至是正面與負面國族主義形式的差別。我 203
將簡單探討經濟、「種族」和語言的議題。

某些探討國族主義且極具影響力的早期作品，試圖解釋國族主義在相關的社會經濟情勢裡的持久特性，或是再度浮現的原因。例如，海契特（Hechter, 1975）便認爲，國族主義是由貧窮和壓迫引發的現象。他在英國的歷史分析裡，指認出一個已開發的經濟核心地帶，以及低度發展的邊緣地區，後者集中在威爾斯和蘇格蘭的「塞爾特族邊緣」（Celtic fringes）。由於資本主義已經沿著族群分界來到了處於劣勢的塞爾特少數民族區，讓族群意識因爲逐漸體認到劣勢處境而益形高漲。同樣的，奈仁（Tom Nairn, 1977）也聲稱，國族主義文化在蘇格蘭和威爾斯地區的復甦，是對不均發展的浪漫主義和民粹主義回應。哈維（David Harvey, 1989: 306）提出了類似主張，認爲資本主義全球化引起的不安全感，多少解釋了國族主義的復甦：「有很多跡象顯示，地域主義和國族主義都逐漸盛行，這正是因爲人類希望在彈性資本累積帶來的變動中，尋找地方所能提供的安全感」。

但是貧窮、族群認同和國族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相應關係。在西班牙，具有最鮮明而成熟認同感的地區，是向來比較繁榮的地區。巴斯克（Basque Country）和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幾世紀以來都是西班牙的經濟重心，但是現代化實際上強化（而非削弱）了這些地區的區域認同感。西班牙國家被視爲寄生蟲；然而，巴斯克區在1980年代也遭逢經濟衰退，這點**確實**重新燃起巴斯克的國族主義，包括讓1959年成立的艾塔恐怖組織（ETA, Euskadi Ta Azkatasuna，巴斯克祖國與解放組織）東山再起。另一方面，加泰隆尼亞則成爲歐洲經濟核心地區之一，它的議會也自認加泰隆尼亞是

歐洲一個自信、有活力且具創造力的「國家」，而不是西班牙的某個區域。同樣強烈（但較不引人注意）的回響，也席捲了義大利及其富裕北方與貧窮南方長久以來的不平等。1991年成立的北方聯盟（Lega Nord）和其極富魅力的領導人波西（Umberto Bossi）一直操控著北方，讓北方怨恨南方及南方被認定爲「腐敗」的政客，假設他們都覬覦勤奮的北方。1996年，波西在波河（River Po）河畔的典禮中宣布，義大利北方是個名爲「帕達尼亞」（Padania，「黨國」）的獨立國家，以威尼斯爲首都，他還要求北方使用不同貨幣（圖21.4）。但是，這個聯盟的選舉成果，顯然遠遠落後於其受歷史啓發的言詞（參見Agnew, 1995）。

然而，北方聯盟也以其種族歧視言詞和對移民的壓迫而聞名。如我前文所述，國族主義政治經常繞著族群「歸屬」的議題發揮，而歐洲近期最殘忍的事例，或許就是波士尼亞的「種族淨化」（ethnic cleansing）行動，強制建構單一族群的地區。雖然巴斯克的國族主義有部分源於種族特殊性和優越感（Conversi, 1990），但目前歐洲「主要」國族主義運動（例如組織爲政黨的團體）極少具有明顯的種族歧視。然而，這並不表示
204 國族理解中沒有「種族歸屬」的議題。以國家層次而言，移民政策主要就是依據族群邊界來決定排除或接納移民，若從較低層次來看，所有關於種族的通俗論述，也都與國族特性密切相關（參見Jackson and Penrose, 1993）。在澳洲，反對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黨派意味深長地自稱爲「一國黨」（One Nation），在英國，右派種族主義團體運用英國國旗，或許就是種族主義與國族主義結盟的最明顯實例。

圖21.4　北方聯盟支持者在威尼斯大運河上揮舞他們自封的「帕達尼亞」國旗。
Credit: Popperfoto/Reuters

然而，更廣泛的說，族群是理解大多數國族主義鬥爭的重點，但它可能表現爲語言政治或宗教政治，而非某些粗糙的「種族歸屬」概念。通常我們必須從人類面臨均質化或壓迫力量時對種族差異的頌揚，來思考這些種族主義，而非從激烈排斥的角度來思考。近來的西班牙國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對族群壓迫的回應，而族群壓迫正是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1935至1975年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特色。他廢除了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區歷史性的議會和法定權利，並冷酷壓制了這兩個地區的區域認同和語言。以加泰隆尼亞文所寫的書籍一律遭到銷毀，村鎮名稱也全改爲卡斯提爾文（Castilian，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西班牙文」）。儘管如此，加泰隆尼亞的國族主義仍然非常平和，奠基於民俗文化的維繫。1980年加泰隆尼亞恢復自治後，加泰隆尼亞文在各方面都恢復了原來的地位。根據1980年代新區域政府的首任領導人表示：「對加泰隆尼亞地區而言，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語言和文化，因爲這兩者是我們民族認同的核心元素……加泰隆尼亞並不是爲了政治或行政因素而自治，而是爲了認同」（引自Conversi, 1990: 56）。

威爾斯的國族主義顯然主要也是個文化運動。威爾斯民族黨（Plaid Cymru）於1925年成立，以回應威爾斯傳統鄉村生活衰退問題，以及更重要的是威爾斯語沒落的情形。自從英國依據《1536年聯合法》（*Act of Union of 1536*）與威爾斯合併後，威爾斯語便一直受到英國政府的邊緣化和禁止，但現代世界（無線電廣播、旅遊業等）對該語言造成更大威脅。威爾斯民族黨認爲，鄉村是威爾斯的主要特色，他們也將**民俗**（gwerin）理想化。因此，該黨許多活動大多是在反對英國入侵（爲了水資源、軍事訓練，甚至是觀光旅遊）威爾斯鄉村地區，他們認爲這些地方是國族的文化心臟。1970年代起，更激進的國族主義團體發起許多活動，反對渡假屋和境內移民進入威爾斯鄉村，儘管他們採取的是縱火攻擊等直接行動，但他們和民族黨一樣，都希望建立某種防禦。在20世紀裡，威爾斯的國族主義幾乎都只在認同的語言定義下運作。但近來，這種維繫文化的族裔強調得到了政府支持，例如透過學校和設立S4C（威爾斯語電視頻道）來支持威爾斯語。在威爾斯地區，也逐漸興起了公民國族主義（民族黨就是其中一部分），對於認同和語言等議題極具信心，並且批評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出現的不可靠政府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威爾斯在1997年9月公民投票，要求政府下放權力，這場公投以些微差距通過了建立威爾斯議會的提案，至少就表面上而言，這件事跟國族認同較無關聯，而是與治理議題關係較大。雖然這並不表示有關認同議題的緊張已經結束（公投結果的些微差距也證明了這點），但至少這些緊張已經被安放在較爲寬廣的國家考量裡了。

摘要

- 國族主義是非常彈性或多向度的意識形態，能夠顯現於許多脈絡中。

205 ◉ 雖然少數國族主義運動代表了「富裕」地區，但國族主義運動通常是與強調貧窮及經濟和社會不公平的團體有關。

◉ 通常，國族主義會與族群、種族、語言、宗教等觀念互動。在這些形式中，國族主義要不是具有文化壓迫性，就是反抗文化壓迫。

結論

所以，國族主義是一種極度複雜，甚至是令人不知所措（圖21.5）的現象，而且（不像這個字眼的通俗用法暗示的）它不一定能夠簡化爲「好」或「壞」的單純量度。國族主義可能是解放的，也可能是壓迫性的；是平和，也是暴力；是進步，也是反動；是傳統，也是現代；甚至可能既是鄉村，也是都市的。因此，不難理解國族主義經常被視爲是「雙面的」，就像羅馬的兩面神一樣。目前的西方國家也經常誤以爲國族主義「位處」邊緣。誠如比利葛和安德森的說明，國族主義（儘管可能出於「國族認同」這種顯然比較中立而無害的形式）不但是那些努力想表達自己、爭取主權的國族群體的特徵，也是已建立之國家的特徵。所以，周密而審愼的國族主義分析，應該考量表現國族主義的脈絡，它所界定的核心議題，族裔與公民策略之間的平衡，以及最重要的，這些因素與時俱變的情況。此外，也應該研究國族認同（或彼此競爭的認同）政治化的情形。當然，對

圖21.5　大家來瓜分整個前南斯拉夫。Credit: MacNelly/Chicago Tribune

地理學家而言，空間、領土和地景的考察不僅重要，也能夠展現新研究途徑，可以用令人著迷的細緻程度，揭露國族主義有多麼強大、富創造力，而時常具有毀滅性。

延伸閱讀

- Samuel, R. (1989) (ed.)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本書共分三冊，即使標題寫的是英國，但內容主要在探討英格蘭地區！尤其參見第三冊「國族小說」（'National Fictions'）。

- Lowenthal, D.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極具挑撥性，研究被商品化或包裝為「襲產」的歷史，如何被用來正當化或掩飾某些政治觀點。

- Short, J. (1991) *Imagined country: societ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本書是淺顯易懂的導讀書，介紹英格蘭、美國和澳洲的環境神話，書中涵蓋了從都市計畫到西部片的各種事例。

- Paasi, A. (1996) *Territories, boundaries and consciousness: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Chichester: Wiley.
  本書從正式政治、學校課程和人民記憶等層面，從歷史角度來研究地理在芬蘭國族認同中的角色。

- Leonard, M. (1997) *Britain™: Renewing our identity*. London: DEMOS.
  英國政府支持的智庫針對當前和未來的英國認同，提出了一些行銷建議。

第六部分

社會與文化地理學

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207 導論

厭惡被簡化爲階級、性別、種族、年齡、性慾特質或國籍等粗糙的社會決定因素，乃是可理解的人之常情。儘管我們常犯了將他人刻板印象化的錯誤，但仍希望別人視自己爲獨立個體。另一方面，只要稍加思考，就很容易發現透過這些較廣泛的社會與文化面向，我們才能擁有並表達出個體性：透過我們和他人的社會關係（我們這三位作者不可能是沒有學生的老師，也不可能是沒有小孩的父親）；或者，透過我們藉以建構個體性的社會和文化材料（我們所說的語言、我們喜愛的音樂、我們愛護的地方、我們穿的衣服等）。更進一步來講，我們可以說無論有時候多麼排斥，但唯有透過社會標籤和分類，我們才得以存在。試想我們的性別。質疑認定所有男性或女性都擁有某種特質的簡化判斷，並無不妥。然而，身爲女性或男性，是我們都必須面對的事。這是塑造我們的一部分，無論對自己或對他人而言，皆是如此。性別和**階級**、**族裔**、**性慾特質**等結合起來，構造了我們的生活，影響別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影響了我們擁有的生命機會，也影響了加諸我們身上的期望。一般而言，若置身於社會與文

化脈絡之外，我們便無法成爲自己；那些脈絡也結構了不同自我如何受到不同評價。

社會地理學家和文化地理學家感興趣的是，那些塑造我們生活環境，以及造成我們身爲何人的社會和文化向度。他們討論了這些向度的構成方式，以及個人或群體如何爭辯這些向度。這兩門次學科越來越趨於同流，因此我們一起處理這兩門次學科。社會地理學特別關照社會關係、群體和不平等。文化地理學則強調與前述各項有密切關係的價值、信仰、語言和意義。兩者的主要關注焦點，都在於檢視社會—文化與地理之間的雙向關係：首先，探查重要的地理現象（例如地景、地方和人群）如何在社會上與文化上建構；其次，瞭解社會與文化過程如何在這些空間、地方及環境的地理形勢中運作。後者特別值得強調（參考第二章的完整分析）。近年來，社會與文化地理的研究，已經遠遠超過只是詳述社會群體及其文化信仰的空間分布或環境影響，而把對於這些群體和信仰的直接探究，留給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相反的，社會與文化地理強調了地理對於這些社會與文化過程本身，如何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個部分的三章以相互關聯的方式，檢視了社會、文化與地理的關係。在第22章裡，德萊佛（Felix Driver）討論了「想像地理」這個深具影響力的概念。很關鍵的是（但乍看之下可能顯得弔詭），強調想像和幻想乃是地理現實的重要部分（參考第六章）。更明確的說，德萊佛透過考察世界區分爲不同文化和國家的方式，來闡述這一點。我們可以將這些地理形勢視爲理所當然，幾乎是自然而然，但這一章要說明的是，這些地理實際上是我們想像力的產物，滿足了我們對自己身分的感覺。在過程 208
中，這一章也會說明，特定地方和地景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還具有象徵意義，例如，成爲國族圖像。納許（Catherine Nash）在第23章考察文化地理學家如何研究地景，從而發展了上述論點。納許說，地景不僅是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實體，還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觀看之道」（Berger, 1972）。要明白這一點，可以稍微想一下地景這個字眼如何運用於風景畫或攝影。這裡的地景不單是藝術家或攝影家觀看的「位在那裡」的事物。地景也是一種描繪方式，有特定甚或不斷變動的成規，來評斷什麼是「好」地景，判斷何者美麗、何者不然，以及觀看者應該置身何處。納許以所謂的「如畫」（picturesque）地景爲例來解釋。在解說過程中，她指出了看待世界的方法絕對不侷限於狹隘、唯美的觀點。也許你一開始會很驚訝，但相反的，我們是透過階級、**性別**、**種族**和**殖民主義**的社會關係，來瞭解地景如何呈現出來。

在第24章，克雷斯威爾（Tim Cresswell）告訴我們，我們對地方的瞭解也承載了遠超過我們所知的意涵。克雷斯威爾拿我們對於公共和私人地方、鄉村與都市地方的區別爲例，把焦點放在我們如何認定人群、事物或行動，是「各安其位」（in place）或「不得其所」（out of place）。克雷斯威爾主張，這是社會與地理排斥過程的構成要素，也開啓了藉由「逾越」（成爲「不得其所」或做些「格格不入」的事情）行爲來表達社會抗議的可能性。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例子本身在地理學教科書中就「格格不入」，也的確如此。但想像一下，一對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伴侶在公開場合牽手或

親吻。異性戀伴侶一直在做這種事。但是對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伴侶而言，這種親暱表現就算沒有馬上引起他人敵意，也很可能引起異性戀者偷窺般的注意（典型的恐同句子就是：「我不在乎他們私底下做什麼，我只是不想看到他們在公開場合這麼做」）。因爲對公共空間的主流看法是「異性戀式」的，因此，這些行爲儘管合法，卻顯得格格不入、不得其所。男同志與女同志僅在受到限制並位居次等的情況下，才會獲得接納進入公共領域，雖然這種情形可能因地理「逾越」的行爲而受到挑戰，例如同志遊行暫時取回並不專屬於異性戀的都市公共空間。因此，在社會與文化排斥的過程，以及對這些過程的爭論中，我們對於地方的理解扮演了核心角色。

延伸閱讀

- Cosgrove, D. (1994) Cultural geography. In Johnston, R. J., Gregory, D. Pratt, G. and Watts, M.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four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p. 111-13.
  有關戰後英美文化地理學家採用之研究取向的簡短歷史。

-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這本教科書在所謂的「新」文化地理學中，回顧了當前的研究課題和取向。

- Hamnett, C. (ed.) (1996) *Social geography: a reader*. London: Arnold.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社會與文化地理學的一些經典論文，透過編者針對社會地理學範圍與歷史的評論，而置入了脈絡之中。重點放在性別、階級、種族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空間及其意義的建構與爭論；以及，地理學家對於進步的社會政治的貢獻。

- Jackson, P. (1989) *Maps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這本書影響非常深遠，標誌了社會地理與文化地理關切的結合。這本書引介了一些主要理論概念，檢視了涵蓋階級、性別與性慾特質，以及種族與種族歧視的事例。

第二十二章　想像的地理

Felix Driver，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地理這門學科一直有腳踏實地的名聲：畢竟，地理學的關注焦點是眞實世界、地景的面貌，以及人類使用地景的模式。這門學科扎根於物質世界的這種感受，經常與地理學家身爲主動探索者的形象連結在一起，投身世界之中，而不是與世界保持距離。18與19世紀，無畏的探險家（intrepid explorer）這號人物正體現了這種形象，決定透過自己的雙眼來探索眞相，而不仰賴「搖椅」地理學家的臆測。今日很少有地理學家自認是這種意義下的探險家。實際上，一位英國地理學家甚至稱自己是「懦弱的乞丐！」（譯按：extrepid implorer與前文的intrepid explorer恰成對比）（Lowenthal, 1997）。儘管如此，參與世界的感受，特別是解決眞實世界問題（無論是環境品質降低、貧窮或世界不公）的努力，仍然是現代地理學教育的重要特色。這就是我們爲何繼續說地理學事關緊要的原因之一。

這一章的目的在於考察人類如何想像地方的地理，以及這有何重要之處。有鑒於實務相關性的強調對於現代地理學的寫作和教學深具影響，在一本地理學書中納入這樣的主題，或許看來很古怪。有那麼多實際的問題要面對，爲什麼要把焦點放在「想像的」地理？難道我們不能將這種課題留給其他學科，像是關心虛構而非事實，重視主觀印象甚於客觀現實的文學或藝術？在進一步說明以前，我們必須先處理這些基本問題。本章（實際上是過去40幾年甚至更早以來，文化地理完成的大部分研究）的論點，取決於我們即將提出的答案。

想像的地理，以及它為什麼重要

本章中，「想像地理」這個字眼指的不僅是個人感受。雖然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我們每個人都以獨特的方式體驗世界，但我們所建構的形象也必定是社會性的。想一想我們使用的文字，或是我們畫的圖：這些都取決於更廣大社群共有的溝通系統，我們稱之爲語言。西方作家長期以來從主觀角度來理解「想像力」，將想像力跟創意或個人天分聯想在一起，但沒有理由我們不能以其他方式來設想何謂想像力。自從現代人類學於18世紀出現後，理解各種文化便是從共享的信仰或價值、思考世界的

共通方式著手；至少，從現代心理學出現開始，我們就體認到這些信仰或價值或許奠基於無意識領域，以及思考與行動的世界。當然，有許多不同途徑來構想這些思考方式或信仰模式：這裡的基本要點在於，這些途徑不僅是個人心智的產物。換句話說，想像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

讓我們現在考察一下這些想像地理的內容。也許最簡單的方式，便是回想我們如
210 何想像自己：我如何設想我自己的認同，或者你的認同？我有出生證明告訴我來自何處，有護照告訴我，我是英國人。我可能認定自己屬於某個世代、某個**階級**、某種**性別**，或是某個族群團體。然而，單是這些就能界定我的認同嗎？我的認同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如何想像這些事物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我想像自己屬於或不屬於某些不同的社群；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取決於其他人如何辨認我。這些認同感，無論是主觀或他人施加的，都大有可能會隨著我年長而改變。再者，我對於上述問題的答案（我猜你的答案也一樣），會隨著問問題的環境不同而改變：在邊界防哨、在酒吧裡、在火車上、在家裡，答案都不一樣。換句話說，認同是非常複雜的事物：認同不僅受到我們的生物特質，或是我們的社會地位形塑，也受到意象的塑造。這些意象包括我們創造出來理解世界的意象、其他人的意象，以及環繞我們的文化裡的意象（Dyer, 1997）。在這一章，我們只會考察少數幾種文化、國家與社會的想像方式：更一般性的說法是，這些想像地理不僅有助於塑造我們對地方的感覺，還有助於塑造我們對自身的感受。

因此，想像地理會造成差異。也就是說，想像地理是眞實不虛的。再以護照爲例。護照是由意象構成的文件，這些意象包括文字、戳記和照片，共同組合成爲某種認同。那種認同讓我們在某些條件下，得以獲得某些事物（住所、國籍、移動能力）。那種認同也限制了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獲得這些事物的機會，雖然，這可能會隨著牽涉其中的意象性質而有所不同。這是意象可能造成眞實效果的一個例子。這顯然是個很特別的例子：構成護照的意象非常有力，標示出我們的生活與國家權力緊密相關的程度。我們再看一個沒有那麼明顯的例子：童年意象。這些意象如何塑造我們所居住世界的地理呢？這種問題的答案必定錯綜複雜，特別是考慮不同時間和空間裡童年的想像方式大異其趣，就更繁雜了。舉例來說，在歐洲，童年的意象歷經巨變，特別是在19世紀這個大眾就學展開的年代。許多我們認定何謂兒童、兒童看起來像什麼的概念，都源於這個時代。試想逐漸將兒童排除在受薪工作之外、兒童保護運動的出現，以及青少年犯罪觀念的發展這些例子，都跟這個時期有關（Cunningham, 1992）。這裡的重點是，這些改變就某個方面來看，是想像性的，它們需要對童年有全新的「觀看之道」，而且對兒童生活的地理都有實際影響。同樣道理可以適用於認同的其他面向，例如我們對於陽剛氣質和陰柔氣質的概念，或是健全身體與殘障身體的概念，或是瘋狂和理智的概念。意象，有其眞實效果（參見Mike Crang撰寫的第六章）。

摘要

- 想像地理的研究認真看待意象。這種研究將文字與圖畫本身都當做研究對象，也是理解認同建構方式的線索。
- 人文地理學家關注想像的領域，並不是與「就在那裡」的真實世界對比，或是要逃離真實世界，而是因為想像有助於理解真實世界，實際上還塑造了這個世界。

想像文化

文化如何被「想像」？「意象」（image）這個詞指的雖然不僅是圖畫（因爲文字也是意象），但是我們會從圖畫意象開始著手。以圖22.1爲例，那張圖片是《世界簡史》（*Concise History of the World*）的封面插畫，該書於1935年由聯合報社（Associated Newspapers）發行，你可以將這本書視爲兩次大戰中間，與今日廣泛使用的多媒體百科全書地位相等的書籍。這些參考書籍的目的是在單冊書（今天是在一張磁碟片的空間）中，提供起源迄今的完整人類故事。如圖22.1所示，這種故事有時會以家族譜系樹（family tree）的方式來描繪，在這個例子裡，就眞的是以一棵樹來表示，「男人」的誕生是以一個原始人從一棵難看的生命樹中現身來表示。後續的人類歷史，則透過一系列象徵性人物來描繪，每個人物都代表一種特殊文明或文化，最終臻於該頁底部豢養寵物的現代家庭意象。整體而言，這張圖以圖畫形式濃縮了一個更大的主題：歷史是一個時代接著一個時代的長串人物，最後臻於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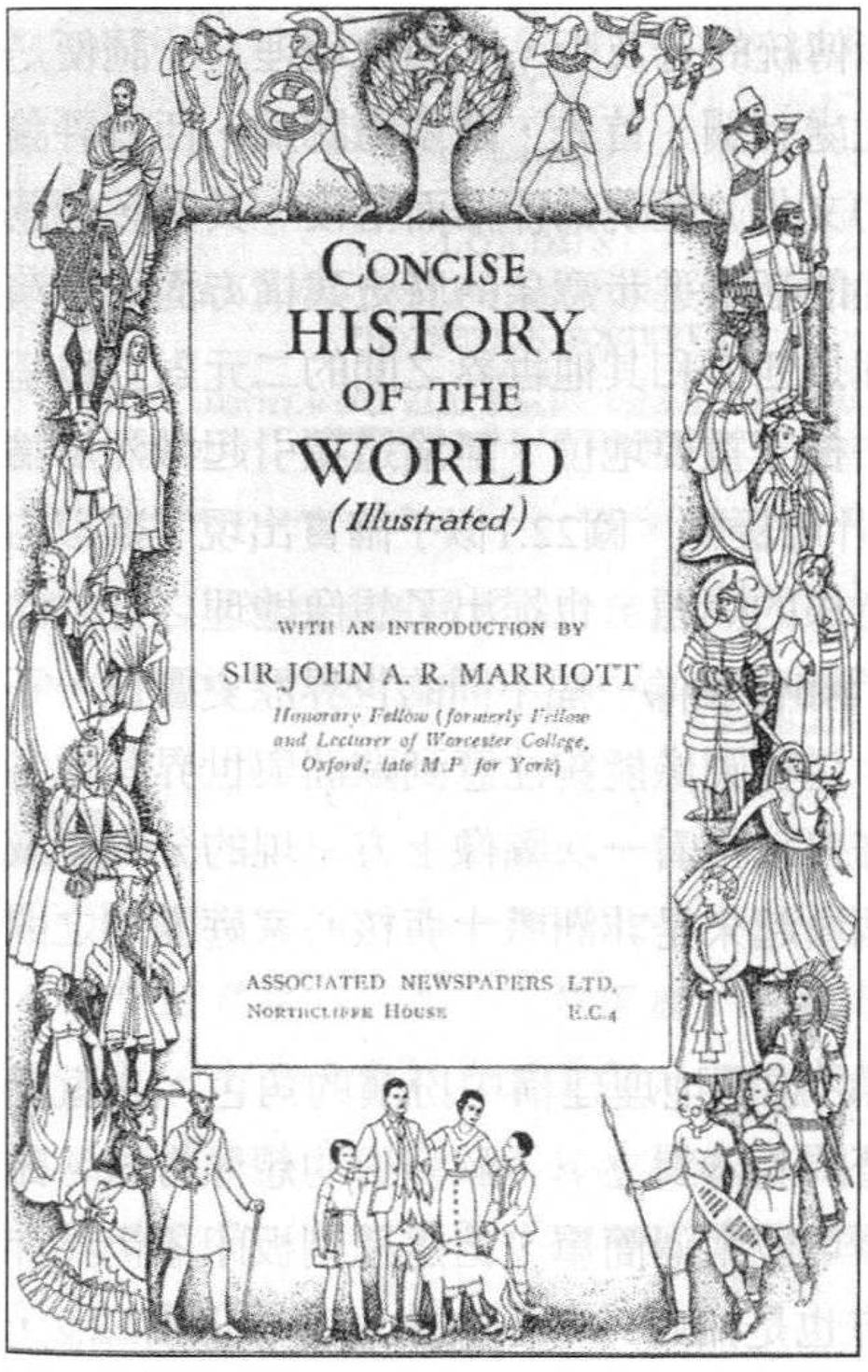


圖22.1　《世界簡史》封面插畫。
出處：Associated Newspapers 1935

讓我們更仔細的檢視這個圖像。第一點，它將人類的演化呈現爲一連串穿越歷史時間的階段：這種意象與達爾文討論人類血統的著述的影響，有間接關係。威爾斯（H. G. Wells）的名作《歷史概要》（*The Outline of History*）於1920年首次出版，替大量類似作品奠定了基本模式，目標讀者群包括了兒童及一般大眾（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很可能會記得類似書籍）。在這個例子裡，爲封面增添光彩的不是威爾斯的名字，而是一位出類

拔萃的史學家兼實業家。然而，這種觀點允諾帶來的不僅是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在單卷本的書頁裡上演的史詩，還以非常特別的方式呈現了這項奇觀：像是莊重的遊行隊伍或盛會，色彩重於細節。再者，最根本的分野在故事中很早便出現了。圖像左邊的人物清楚的呼應了一系列文明：從波斯文明、希臘與羅馬文明，到中古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維多利亞時代等。每個人物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他們的姿態和服飾代表了所屬時代的特色：從強調軍事力量的時代，到宮廷繁文縟節的時代，再到寧靜簡樸的核心家庭世界，讓人有不斷進步的獨特感受。這是馴化的進步故事：一則有關進化的故事，在故事中，最後當代的價值不僅凌駕於原始價值，還可能凌駕了進化本身。但是，在圖像的另一邊，同樣的邏輯似乎無法一體適用。這裡我們發現了雜混在一起的文化，包括古埃及、中國、日本、印度和美洲原住民文化。這裡沒有不斷進步的感覺：似乎正是爲了強調這一點，赤身露體、帶著矛與盾的非洲夫婦，被安置在這個系列的最底層。這裡的訊息很簡單：人類歷史劃分爲兩個部分，西方是以進化的角度來描繪，表現爲進步的領域，是人類命運之所繫；其他部分與其說是一場盛會，不如說是奇觀，穩穩立足於地理而非歷史之中。

以這種方式來觀看，圖22.1的意象可以連繫上有關世界歷史的更廣大思想傳統：例如，這種意象可解讀成薩依德（Edward Said）一本影響深遠、出版於1978年的著作中分析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學術傳統的普及版，「想像地理」一詞便是在該書中首創。薩依德的論點有兩個面向與此處有關。首先，薩依德認爲，西方評論家常將一般的非西方文化（特別是「東方」的文化）呈現爲停滯而落後。其次，他認爲這些意象在歐洲（以及一般的西方）對比性的活潑進步意象的歷史建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對薩依德而言，這樣的想像地理以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間的二元對立爲基礎，在19及20世紀全球權力關係的歷史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無論這項引起激烈辯論（Gregory, 1995; MacKenzie, 1995）的論點有什麼優點，圖22.1似乎確實出現了類似的模式。這個意象不僅提出了我們的全球歷史意象的問題，也提出了想像地理之方式的問題（Hall, 1992）。於是，問題就成了：我們如何想像一幅不同的世界歷史圖像，不是由西方和其餘世界的對比建構而成；例如，這種圖像能夠注意到歐洲與世界其他各地的互動？若要開始回答這種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再看一次圖像上方呈現的分野；或者，考察這兩道源流會合的那個點，底部那個看起來是非洲戰士與核心家庭團體之間似乎無法解決的緊張點。

212　薩依德的著作強調**他者**（Other）在文化之想像地理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薩依德關心的是，在文明歐洲和野蠻土著的基本對立下，歐洲史的想像方式。雖然指稱這是歐洲人想像其他文化的唯一方式，可能太過簡單，但這種刻板印象仍然非常普遍，甚至在有意摧毀這些刻板印象的地方也是如此。舉例來說，看一下圖22.2，這個意象是設計來代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一個壓力團體的哲學，那就是原住民保護協會（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這個協會是諸如國際反奴隸組織（Anti-Slav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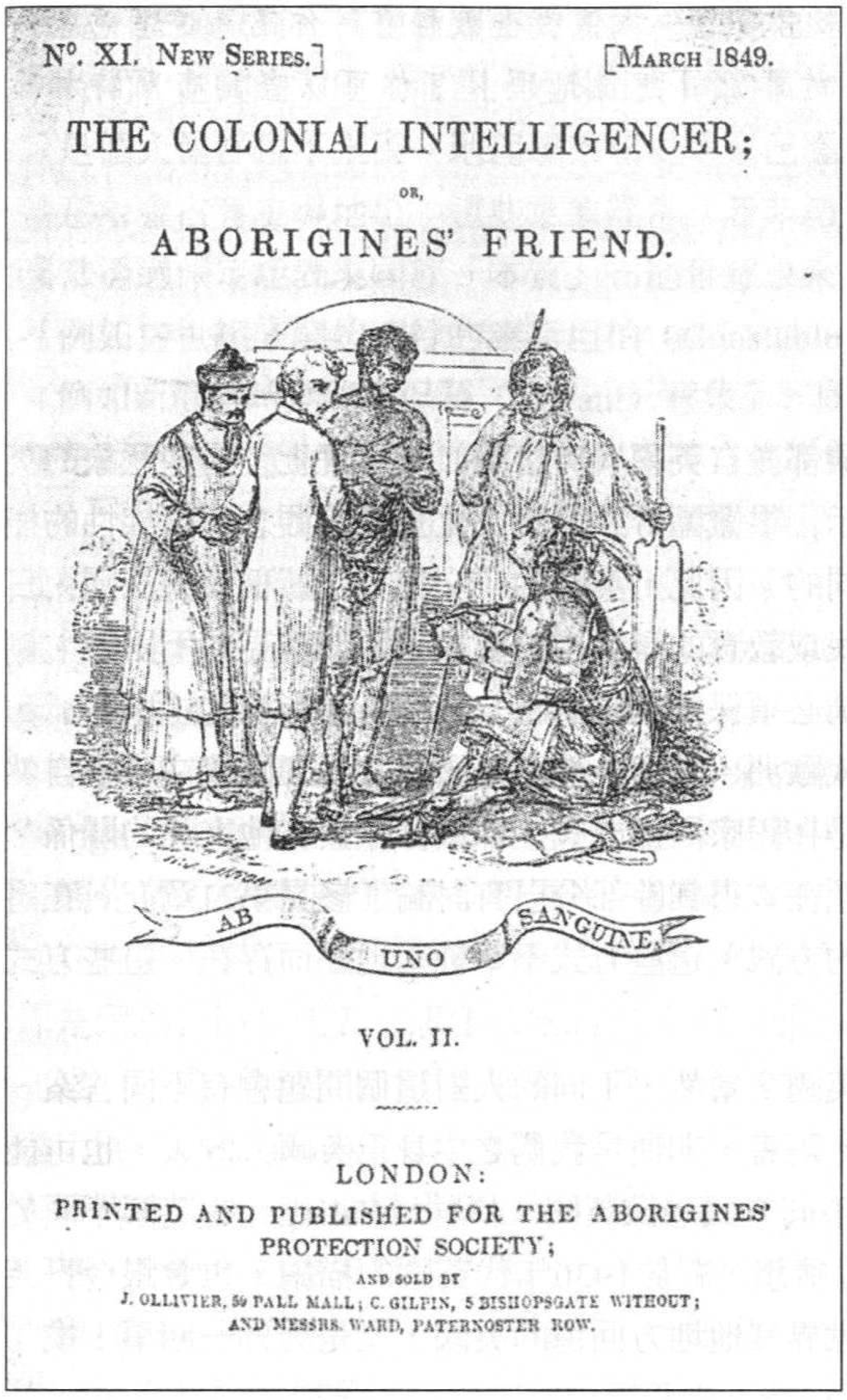


圖22.2　《殖民通訊員或原住民之友》（*The colonial Intelligencer or Aborigines' Friend,*March 1849）封面

International）及少數民族權利團體（Minority Rights Group）等當代組織的先驅。這個圖像裡有一群人，每個人都代表人類家族中的一個不同「分支」（參見Barthes, 1972）。下面是一句拉丁諺語（「血脈同流」），簡單說明了該協會對人類一體的信念，跟那些認爲世界不同族裔團體的起源全然不同的人完全相反。這個意象描繪了一群男人（很顯然，女人不被視爲符合意圖的合適典範），由於共有的人性而聯合起來。然而，經過我們詳細檢視，這很清楚是個不平等的家族。白人穿戴整齊，實質上描繪爲受到啓蒙的慈善家，他站的位置與其他人的關係，就好像父親面對小孩一樣。這個意象一方面肯定了人性的一致，這和認爲不同「種族」間有本質天生差異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士截然不同；但另一方面，這個意象仍然維持了一種階級感，只是這回是文化上的（也就是學習得來的），而非生物性的（也就是天生的）。

摘要

- 文化的意象（例如「人類家族」的觀念）援用了有關文化差異的更廣泛集體想像。換言之，文化意象鮮少只是個人奇想的產物。
- 這類意象將有關全球文化地理的訊息，傳遞給廣大讀者。例如，這類意象會出現在學校教科書、電影或電視裡。這種假設替諸如薩依德影響深遠的著作《東方主義》等研究，提供了出發點。
- 這些意象可以視為「真實的」，並不是因為它們精確複製了世界，而是因為這些意象反映並維持了人群對世界的想像；繼而，有助於影響我們仍然居住其中的世界。

● 考察圖22.3的意象，取自19世紀末出版的一本傳教士教科書。你認為這個意象以什麼方式反映了當時盛行於歐洲的非洲「想像地理」？你可以查詢布蘭特林格（Brantlinger, 1985）對這問題的討論。

國族意象

目前爲止，我們討論的兩個意象都產自英國（英格蘭）。事實上，這些意象的英國特色明顯呈現於構圖之中。這表示，很難區分我們對文化差異的觀念與國族性的概念。事實上，有些人認爲兩者是相同的。因此，英國的「文化」，據稱就與法國、日本或巴西「文化」不同。在有關移民或教育的辯論中，要找到類似意見並不困難。例如，英國就有不只一位政治人物宣稱必須保衛英國文化，抗拒外來影響的「威脅」，
213 無論這些影響是來自美國、牙買加或歐洲。然而，什麼是國族文化？國族文化是自然而然，或是創造出來的？國族文化是在國家內部成長，抑或仰賴與其他文化的關係？國族文化是同質或異質的？這些問題在本書其餘部分已有討論（參見第21章）。在這裡，我們應該將重點放在想像國族的方式。這些方式不單純因地點而存在。這些方式是建構出來的，而且動用了意象。

以英國特性爲例。你如何想像英國？當然，不同的人對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答案，特別是取決於這些人是不是英國人。再者，即便是我們之中身爲英國人的人，也可能因爲所處的時空位置不同，而會以不同方式想像英國。伊林（Ealing）的英國不同於艾塞特（Exeter）的英國；我們可以猜想，對於1930年代英國的描繪，也會跟今日英國的描繪方式大異其趣；我們置身世界其他地方回憶的英國，又是另外一回事！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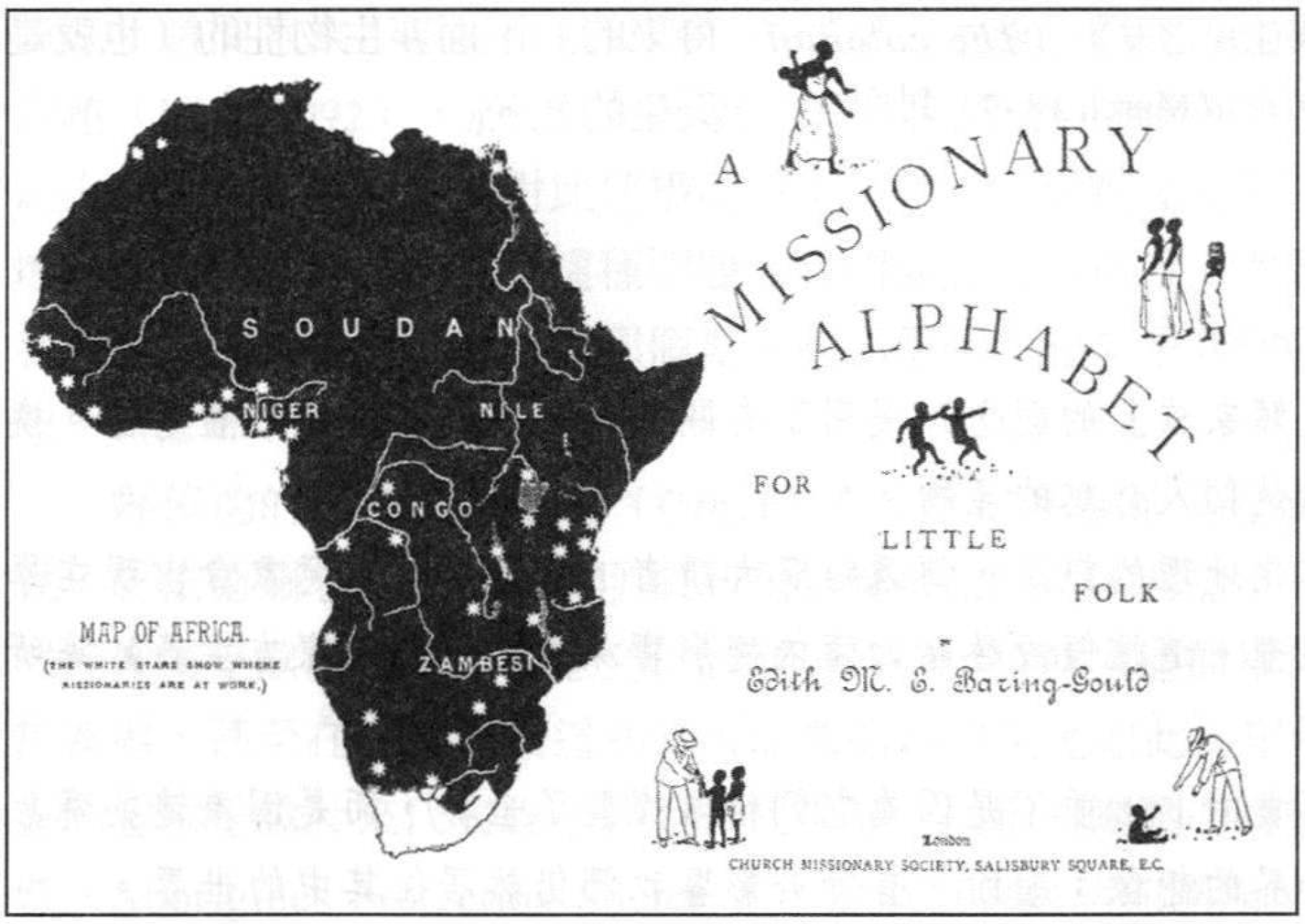


圖22.3《小朋友的字母書》（*A Missionary Alphabet for Little Folk.* Church Missionary Souiety, London, 1894）封面

話說，聲稱只有一種想像國族的方式，很顯然是有所誤導：「英國」一詞對於身處不同時間、空間的不同人而言，意味了不同的事物。儘管如此，就此下結論說國族認同只是個人偏好也不正確。地理學家和史學家已經說明了，在特定時間有某些國族認同的意象會占有主導地位；這些意象經常（若非總是如此的話）以地理形式呈現。英國經常透過假定能表現國族「本質」的地景意象來描繪：有時候，這些意象是鄉村地景〔例如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康斯坦柏（Constable）的鄉村意象〕，其他則是都市地景〔例如新浪漫時期的聖保羅（St Paul）意象〕。處理這些意象的文化地理學家的工作，便是說明這些意象在不同時期如何以不同方式成爲英國特性的有力象徵（Daniels, 1993; Rose, 1995）。從這類研究中可以得到兩點結論。首先，國族認同的意象很容易不斷改變：意象可能會留存下來，但其意義則不然。其次，國族認同的想像不是只在內部進行的過程，宛如從國族中心冒出來：國族認同是在關係中建構的，與「他者」相對照，無論這個他者位居何處（Hall, 1995）。

這兩個論點可以用兩個迥異的例子來說明。首先，想一想倫敦塔橋（Tower Bridge）這類建築在英國國族認同的意象建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塔橋的意象多虧有觀光業，持續在全世界以明信片、拼圖、茶巾、海報和模型等形式傳播，塔橋也出現在許多電影中，提供眞實的英國背景。如果這棟建築似乎代表了完美的觀光**象徵**，那是因爲它同時代表了想像國族的許多不同面向：實際上，英國特性只是其名聲的面向之一，還可能是相對不重要的一個。新哥德式的塔橋宏偉壯麗，實實在在矗立在泰晤士河（the Thames）上，戲劇化了泰晤士河在倫敦歷史中扮演的角色，也誇大了大英帝國的經歷。倫敦塔橋鄰近倫敦塔，這個位置加上塔中的英國守衛、珠寶及和王子陪襯，引發了對過去皇家倫敦的思古幽情。然而，塔橋本身卻很晚才加入這片地景。塔橋在1894年完成，距今一百餘年，恰好趕上維多利亞女王的就職60週年慶。塔橋實際上完全是現代建築，仿中古世紀的外表，遮掩了實際操縱塔橋的大型鋼鐵結構。當時對於興建塔橋的反應不一。保守的說，有人將塔橋貶爲「劣質中古主義下的矯飾造物」。有位評論家抱怨說：「沒人能造出比這棟虛僞俗物更拙劣的建築了」（Driver and Gilbert, 1998: 16）。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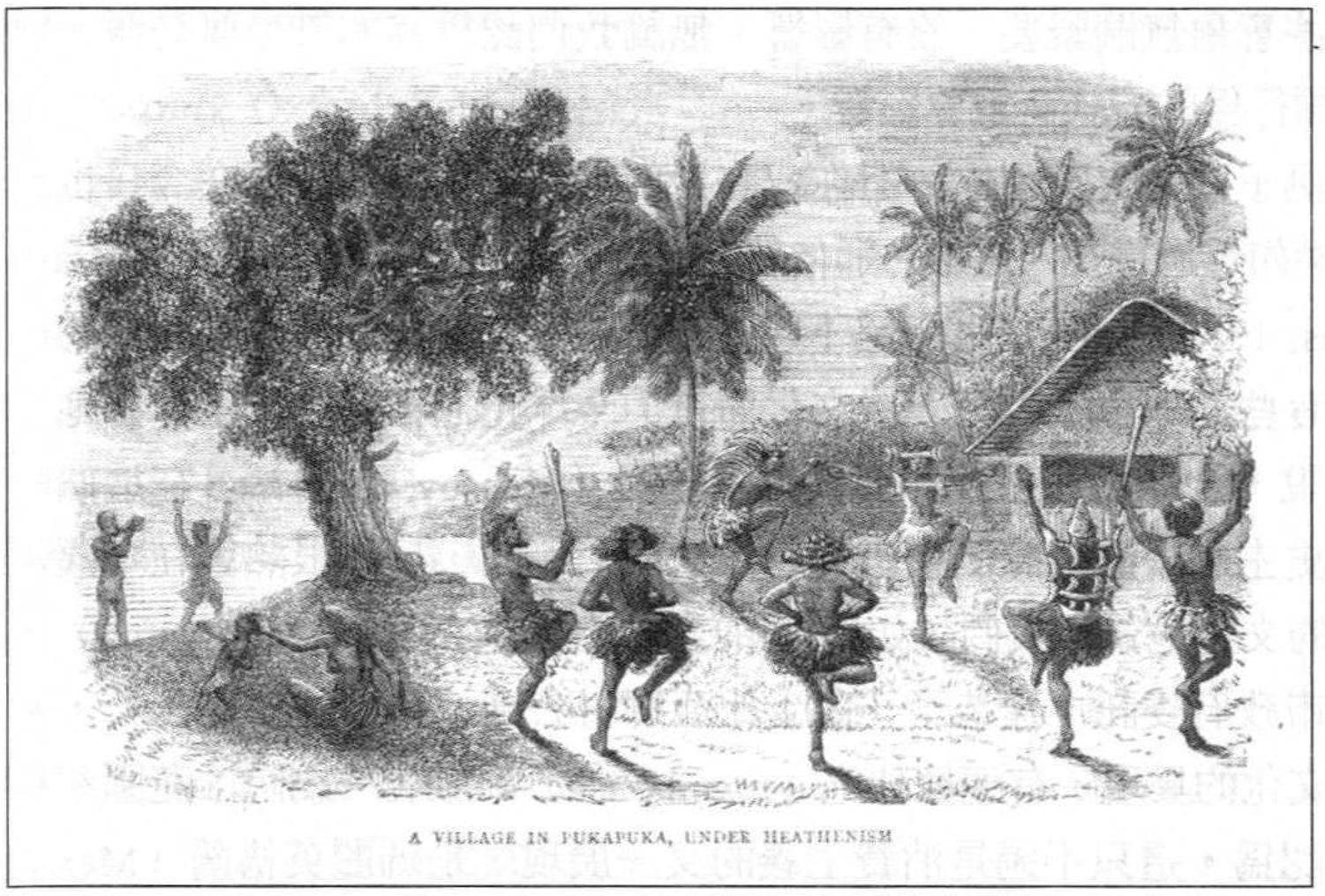
對20世紀末的讀者而言，當時這些反應可能令人驚訝：畢竟，我們發現了這處地景的意義在建造時有所爭議。然而，儘管虛假，塔橋還是很快成爲帝國倫敦的**卓越**象徵。實際上，有鑑於它的設計和地點，對於一個「發明傳統」的時代來說，很難想像出更合適的紀念物了（Hobsbawn, 1983）。一棟徹底現代的建築，造得看起來古老，成爲帝國媚俗的結束語？宛如這點還不夠似的，我們很快便發現，塔橋被挪用於不同的意義，例如，當做商品廣告道具（圖22.4）。在這裡，塔橋成爲不同想像的媒介：成爲連結國家強盛和大眾消費的媒介。這個例子說明了一個更廣大的歷程，國族的意象被利用於各種目的：這種地景再度清楚顯示了它們並沒有單一永恆的意義。它們端賴於如何爲人所想像。

圖22.4　帝國大門——或是商品的勝利？（取自R. Opie, *Trading on the British Image*, 1985）

緣於地點之故，聖保羅大教堂或倫敦塔橋這類建築物經常代表了國族核心，有時候是認眞嚴肅的，有時候則是戲謔嘲諷（Daniels, 1993）。但是，國族也會以其他方式來想像，經常是跟其他民族對照（參見Ryan, 1997）。舉第二個例子，請看一下圖22.5，這些圖像出現於一位傳教士（很湊巧的，他也是皇家地理學會會員）於1876年出版題爲《南方島嶼生活》（*Life in the Southern Isles*）的書中。這些版畫顯示了某個南方島嶼村莊改信基督教前後對比的景象。第一個景象描繪參加儀式舞蹈的「原住民」，他們穿戴草裙和貝殼，縱情於逸樂生活。第二個景象中，這些人轉變成爲寧靜嚴肅的社區，溫馴而有教養，享有勞動、交換和文明的好處。這種「前後對照」圖像，是這個時期傳教書籍的主要部分，顯然是設計來鼓吹歐洲的傳教理念：這些意象和現實情況幾乎沒有關聯。儘管如此，這些意象仍然很重要，不僅因爲這些意象反映了傳教士的想像，也因爲它們有助於引導「家鄉」支持者的行動。事實上，如果更仔細檢視第二個意象，你會發現「未信教」的原住民不僅改信了基督教，展開商業活動，他們和他們的地景還顯然都英國化了。第二個意象中的居家景象，描繪了端正有理的田園風貌，令人想起某處英國地景，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地景也跟社會一樣井然有序（參見Catherine Nash撰寫的第23章）。兩幅景象放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歷史性的轉變（歐洲人對南海的衝擊），也附帶了地理的重構：至少在想像上，那座島嶼已經變成了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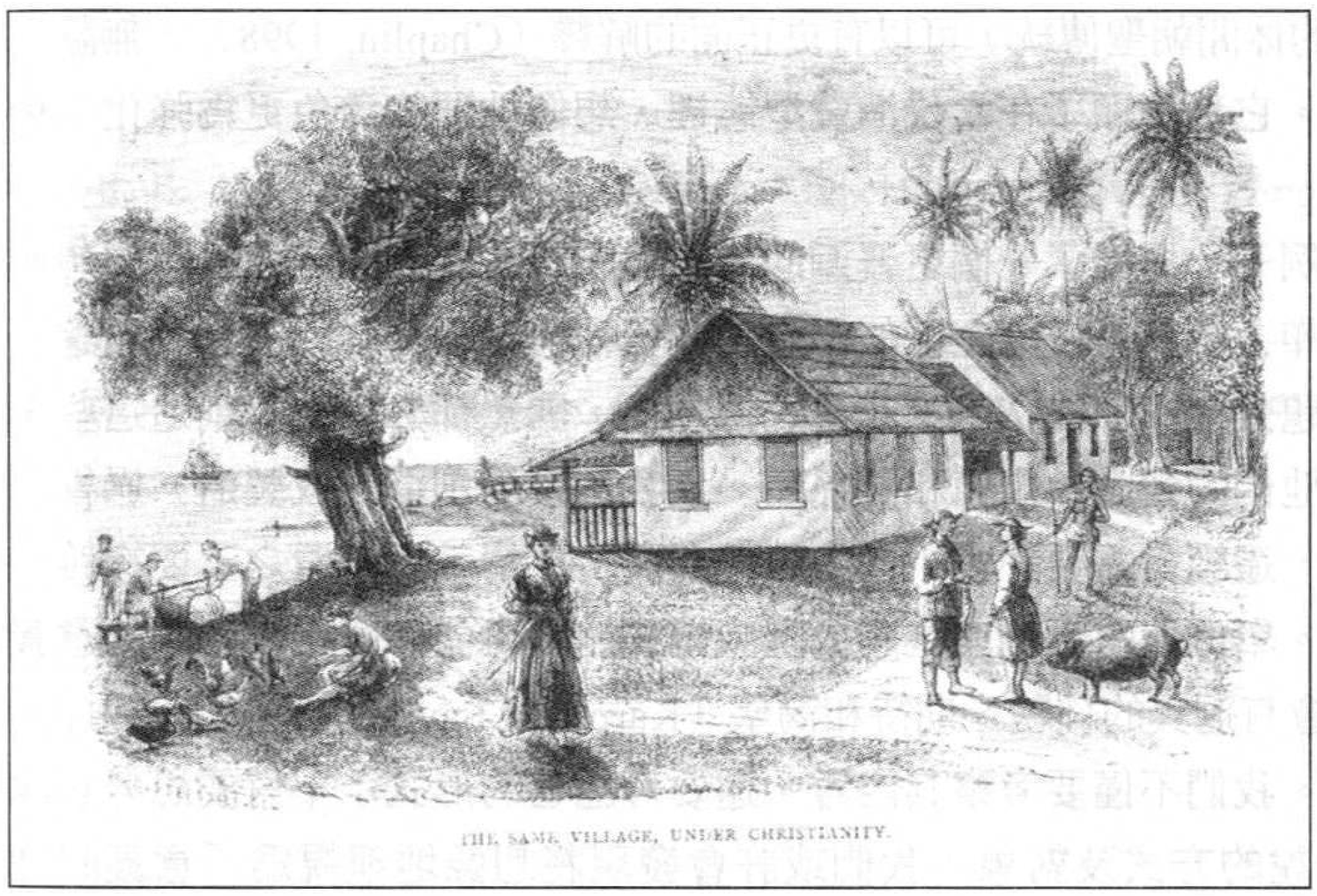
摘要

- 國族可以理解為想像的共同體，不只是以共同地點為基礎來建構，還動用了意象。
- 國族（例如英國）的意象隨著時空不同而有極大變化；這些意象沒有單一永恆的意義。某些意象逐漸占有主導地位的過程，是文化地理學家的主要研究課題。
- 國族認同意象不會只在內部運作；它們經常是在關係中建構，對照於想像的「他者」。這種過程在帝國主義的文化地理中格外鮮明。



A VILLAGE IN PUKAPUKA, UNDER HEATHENISM

（a）信奉異教



THE SAME VILLAGE, UNDER CHRISTIANITY.

（b）信奉基督教

圖22.5　傳教書籍裡的想像地理：普喀普喀（Pukapuka）的一個村莊。

出處：W. Gill, *Life in the Southern Isles*, 1876

結論

我們在這一章裡探察的意象，有助於構成「想像的地理」：它們構造了人群對世界的認識，進而塑造了人類的行動。這些意象眞實存在，也有眞實效果。換言之，這些意象事關重大。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說特定的想像地理事例是謬誤或偏頗的，圖22.5就清楚反映了特定觀點，而這種觀點顯然不屬於「原住民」本身。但是，提出這

個例子並不是說，這些意象無關緊要，沒有影響。無論我們認爲其本質是眞是假，這種想像地理都對於人類行爲的方式有重要影響。

雖然本章大部分例子取材自英國史，但你或許希望考察「想像地理」在今日世界的製造和消費方式，例如透過電視、電影、通俗雜誌、廣告或觀光（Anderson and Gale, 1992; Lutz and Collins, 1993）。在這個脈絡下，本書其他章節討論的「**全球化**」的衝擊，便非常重要了。有些地理學家認爲，以文化而言，全球化過程減少了全球各地之間的差異，有些人卻說，全球化在很多方面擴大了差異（Massey, 1994）。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可以拿歷史主題公園爲範例來研究想像地理。例如，日本很熱衷在本國境
216 內複製「異國風情」的文化地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在丸山（Maruyama），一間大型跨國公司受市政府委託，建造了「莎士比亞鄉村公園」（1997年完工），實際上是伊莉莎白時代文化的具現，有連棟住宅（townhouse）、旅店、劇院、花園和村莊綠地。我們可能會認爲，這只不過是消費主義的又一展現，是瑪麗英格蘭（Merrie England）的迪士尼化。但有人說，這個地點建築和設計表現出來的對細節的關注，以及日本文化裡更廣闊的休閒朝聖傳統，可以有更正面的解釋（Chaplin, 1998）。無論這項特殊計畫有何優點，它都凸顯了在當代消費型態裡，想像地理的角色更爲強化（參見第12章）。

當代主題公園的例子，提出了一個更普遍的方法論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想像地理的意義？這件工作不容易：實際上，如果這項任務輕而易舉，你就沒必要再讀下去了！要詮釋一座主題公園、一段文字，或是一個意象，顯然都必須進入創造這些事物的人的世界，瞭解他們的觀念、價值和關係。一旦我們接受創造（或製造）過程牽涉的不只是單一意圖，還經常需要許多不同人士的參與，事情就比乍看之下要複雜多了。但還不只是如此。舉例而言，一座主題公園或博物館很可能傳達相當不同的意義給訪客，這些遊客也會有迥異的經驗、期待和渴望（Karp and Lavine, 1991）。因此，要詮釋一處想像地理，我們不僅要考察其內容，還要考慮它的形式；不只要思考它說了什麼，還要考慮訴說的方式及對象。我們或許會發現將想像地理視爲「意義的地圖」很有用，但我們不可以忘記，想像地理也是社會過程，是創造我們所居住世界的重要時刻。

延伸閱讀

- Daniel, S. (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Polity Press.
  這是一位文化地理學家所撰一系列有關地景意象和國族認同的深入研究，很有助益地連結了視覺藝術、通俗文化和想像地理。

● Hall, S. (1992) 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Hall, S. and Gieben, B.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很清晰易讀地解釋了「想像地理」對於理解當代全球歷史與文化的意涵，特別關注了歐洲探索「新世界」的歷史。

● Lutz, C. and Collins, J.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對世界最流行的地理雜誌的挑戰性研究，重點放在攝影意象在地方、種族和性別再現中扮演的角色。

● Rose, G. (1995) Place and identity: a sense of place.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7-132.
對於「地方感」觀念的極佳解釋，探索了視覺及其他意象在國族和其他認同建構中的角色。

● Said, E.（1995; orig. 1978）*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2nd edition with afterword.
東方「想像地理」的經典著作，探討東方如何在西方的政治、學術與文學著作裡製造出來。我建議你在讀過Rose（1995）及Hall（1992）討論的主題後，再來唸這本書。

第二十三章　地景

Catherine Nash，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217 認識地景

地景研究是人文地理學裡最源遠流長的研究之一。人文地理學家描繪了獨特的地景，嘗試重構過去的地景，追溯生產與持續塑造今日地景的社會過程。地景也不僅被理解爲實體環境，還是思考地方、描繪地方，以及賦予地方意義的特殊方式的結果。地理學家運用了不同**隱喻**來協助解釋地景如何在不同脈絡下產生作用。有人說，地景是一種觀看方式（Cosgrove, 1985），是可以解讀的文本（Duncan, 1995），或是社會於其中演出主流價值的劇場（Cosgrove and Daniels, 1993）。無論使用哪一種隱喻，當今的地理學家都認爲，地景觀念是塑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式，具有眞實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效果。文化地理學家特別感興趣的是，地景觀念與其他有關世界及其組織方式的觀念的連結，尤其是人與人的關係，這些都表現於書寫或繪畫等文化形式裡。這一章便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取向，探討地景的觀念。

業餘攝影家及攝影愛好者的指南，經常遵循技術指導，提出如何拍攝不同種類照片的建議：活動照、人物、靜物和風景。就像許多其他分類系統一樣，這些不同範疇都是由人設計出來，藉以試圖理解和組織世界。地景是這些重要範疇裡頭的一項，透過地景，人們嘗試理解世界，以及位居其中的地方。雖然鄉村地景意象看起來似乎是看待與再現鄉村的自然或顯而易見方式，但它其實是在特定時間和地方，由特定人群建立的文化成規。很顯然的，就算使用很簡單的照相機，取景器聚焦在中景，以遙遠的地平線和樹木爲景框時按下快門，也是一種選擇。在其他時間和地方，就會有非常不同的思考如何再現自然世界的方式。西方組織、理解和再現自然環境爲地景的方式，只是一套與世界產生關係，以及思考世界的傳統。還有許多其他考察和管理環境的文化方式。本章探討西方的地景傳統，做爲地景外貌及其再現方式如何受到觀念（**種族**、道德、美、政治權威、國族認同、地理知識）與社會關係（女人與男人、不同階級、殖民權力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塑造所影響的一個實例。由於地景範疇最常與鄉村連在一起，它也常與自然、環境和**生態**觀念有關。地景反映了社會的價值，特別是社會裡最有權力成員的價值觀，但地景也可以用來強化或質疑思考與組織社會的主導方式，或是視爲理所當然的方式。我們會在本章見到，誰擁有什麼（財產或財富的分配），以及誰做了什麼（社會分工）之類的問題，都是跟地景的控制、組織、再現與意義有關的重要事例。

首先，本章探討一項西方地景傳統的起源和意涵，以便說明看似唯一、「自然」或 218
最佳的再現地景方式，其實是文化與社會的傳統，並且與**性別**、**階級**和**種族**等具有文化與歷史特殊性的觀念，有獨特的連結方式。其次，本章追溯了這個深具影響的視覺傳統，在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參見第29章）的廣泛過程中的角色。最後的第三節，則考察這個傳統在當代脈絡裡如何遭受抗拒或重新塑造，尤其是在前殖民地國家，也探討這個傳統如何受到英國的文化優越感，以及白人殖民者的原住民政策所影響。

摘要

- 地表上的地景及地景意象，經常傳達製造這些地景與地景意象之社會的訊息。
- 繼而，地景受到有關社會的觀念塑造。
- 地景向來糾葛於社會關係之中。

家鄉如畫：孕育文明視野

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初期，在英國地景傳統的發展中是特別重要的時期，尤其是所謂的「如畫」（picturesque）風格。雖然「如畫」一詞今日是用來描述漂亮或圖畫般的明信片景觀，但當時這個詞有很特定的意義和含義。這種風格的發展，與鄉村意象在藝術裡新興的重要性有關。隨著傳統地主階級越來越積極投入家鄉或海外房地產的發展，以及中產階級從成長中的商業與工業部門崛起，瞭解他們在世界的地位及描述他們土地的新架構，也開始發展。不只地主委託畫家繪製他們擁有的土地，風景畫也有新興且不斷成長的大都會中產階級市場。許多旅遊和鑑賞指南應運而生，提供了造訪何處、參觀什麼、如何「合宜」地觀賞和寫生的建議。能夠分享如畫景觀的欣賞，成了好品味和文化素養的評鑑標準。畫布上或旅程中看到的如畫景觀都是全景，但是經常以大型樹木或崎嶇的露頭礦脈做爲景框。這些如畫地景安排成前景、中景和背景，需仰賴觀賞者向下俯瞰或是沿著曲折小路望向遠處的地平線端景，然後回到前景的細節（圖23.1）。這種觀看方式強調了遙遠而抬高的觀點，不受到妨礙視野的樹枝或山丘阻擋。這種看待地景的方式，並不侷限於視覺再現。詩歌或地誌書寫中的文字描寫，也可以傳達有秩序、遙遠且直線式的視野觀念，而不是沉浸於地景及其聲音、香氣或景色的感覺。能夠這樣描寫、勾繪或觀看地景，咸認是良好品味、文明開化、有教養及社會地位高貴的證明。地景的意象和觀念，跟嘗試理解何謂現代社會的感受，以及界定現代個人有密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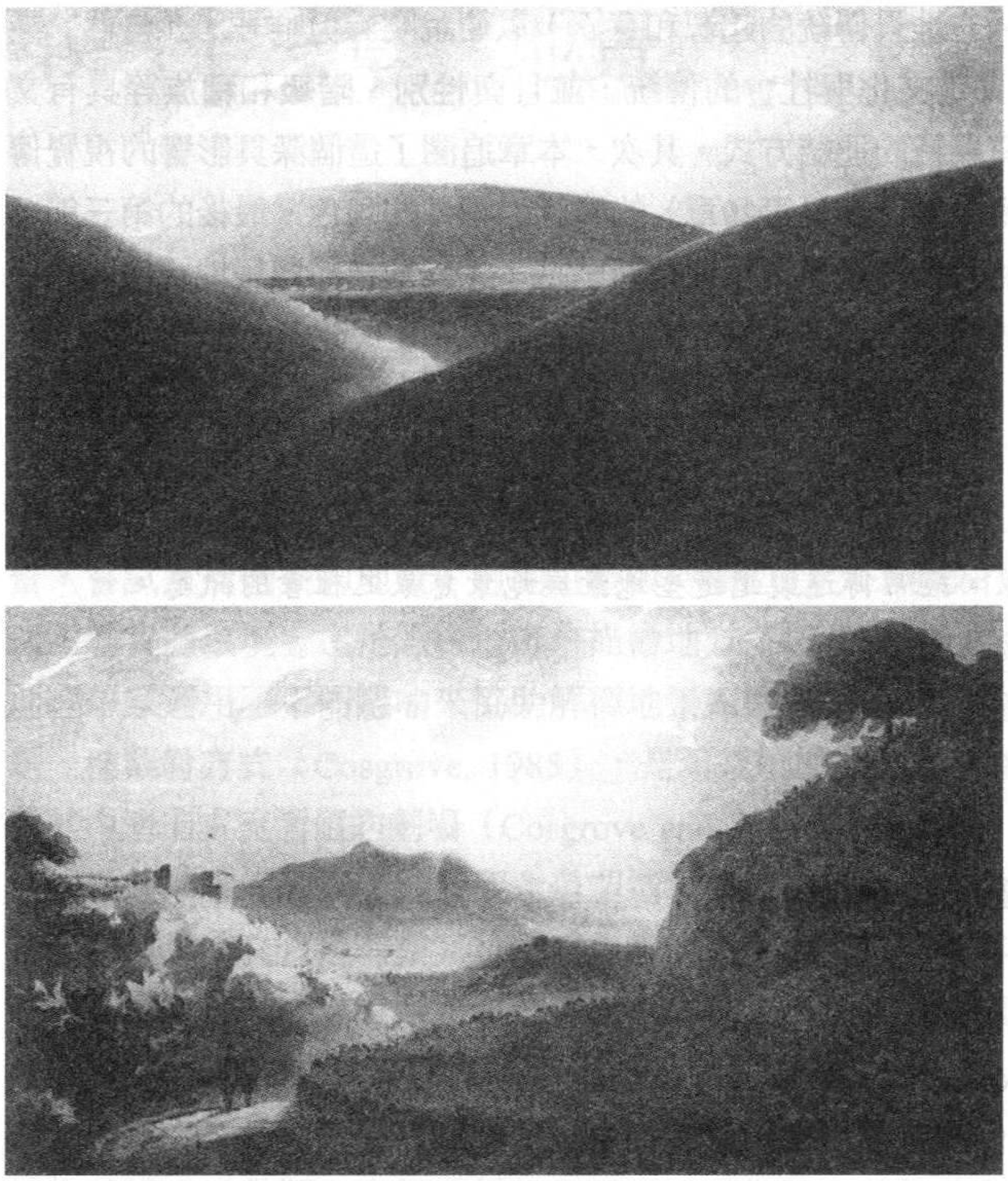


圖23.1　如畫地景。
出處：W. Giplin, 1792: *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on Picturesque Travel and on Sketching*

但是地景觀念不只是品味問題。有某種觀看地景的「正確」方式，這種想法不是中性的，而是用來使政治權威具有正當性。消除了景象中一切蕪雜混亂的細節，以及觀看者的客觀疏離，地景中的眞實和抽象性質方能得見，這便是如畫觀念的基礎。上層階級的思想家主張，以理性疏離態度、普遍觀點和抽象概念來思考的能力，也是對政治權威的基本要求（Barrell, 1990）。這些人透過分辨和享受如畫風景的能力，來界定良好品味及社會地位，但他們並未提供這項特權或快樂給其他人。他們說，要有一份私人收入，才能夠不偏不倚地管理地景，並且以適當距離來觀看地景。他們又說，中下階級，特別是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無法以這種方式觀看地景，因爲他們缺乏距離與客觀態度，而這正是界定合宜管理和觀看世界能力的因素。中下階級被視爲太接近土地，無法「適當地」觀看土地，過於投入賺錢維生，無法思考社會整體的美好。上層階級宣稱，爲了全體的利益而遂行統治，通常也意味了確保和強化自己的特權地位。因此，這個地景傳統是由社會裡的特殊階層發展，也藉由這項傳統來提出有關不同階級的特性，以及他們在社會秩序中地位的宣稱，尤其是鄉村窮人的地位。

在土地上工作的人被視爲地景的一部分，猶如樹木和莊稼，本身不是觀看者。但是，描繪這些人的方式也很特別。19世紀初，窮人的勞動條件日漸惡化，中上階級對

於鄉村動亂的可能日益憂慮。在此同時，過去詩歌和繪畫中的祥和田園牧歌式鄉間世 219
界，「自然」的豐饒使得人們只需要些微勞動，這種意象轉變爲強調辛勤工作的德行和必要性〔這個傳統有時稱爲農事詩（Georgic）傳統〕。這種新的「自然」模型以及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合理化了地主增加地產利潤的農業改良計畫，以及他們的經濟個人主義哲學（不受傳統束縛而追求利潤的自由），卻經常犧牲了鄉村窮人。辛勤工作被視爲是自然而然，富有生產力的地景才美麗。因此，如果風景裡頭描述了鄉村窮人，他們就必須被視爲辛勤樸實勞動的象徵，而非擁有潛力抵抗壓迫他們的社會秩序的個體（圖23.2）。就像地景的光與影一樣，有人說，社會在理想上也很「自然地」區分爲貧富兩種階級。鄉村窮人穩固地位處「地景的幽暗面」（Barrell, 1980）。但是，正當土地仕紳與新中產階級的地產變成如畫風景，地景的品味也越來越跟金錢、道德和教養問題糾纏不清（Daniels and Seymour, 1990）。地景的部署配置不僅是爲了區分階級差異，還要在那些有錢購買地景意象，並且讓地產變成地景的人群中，定義何謂教養和禮節。因此，地景觀念和特殊的上層階級自由與個人主義模型的發展，有深厚的關係，而這種模型正是商業**資本主義**之所依。西方男性貴族在18世紀將地景品味與政治權威連結在一起時，他們嘗試跟中下階層劃清界線有所區別。但他們也運用地景觀念，宣稱他們有別於女性和其他「種族」。跟中下階層男性一樣，一般女性和其他種族都不被認爲擁有足夠教養，能欣賞地景或自我節制。

圖23.2　康斯坦柏（John Constable），「風景，蘇福克犁田景象」（夏日田地），1824。
Credit: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Paul Mellon Collection

摘要

- 18世紀英國如畫地景意象的發展，與金錢、主體性及政治權威等問題息息相關。
- 地景觀念牽涉了如何觀看地景，以及如何再現鄉村窮人的問題。

海外如畫

220　這些如畫地景不僅在英國很重要，也有範圍更廣闊的全球重要地位，透過英國殖民主義和移民定居的歷史來看，尤其是如此。隨著英國仕紳和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越來越常在早期全球貿易網絡裡致富，英國地景改良與地景之美的觀念，也跟海外地點有所關聯。加勒比海地區殖民農場系統的發展，或是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及南非的拓墾殖民地，不僅涉及了貨品和人口的移動，也和觀念的流動有關。歐洲發展的地景之美標準，以及描述和再現地景的模型，輸出到迥然不同的地方，卻期待這些標準和模型能在各處一體適用。畫家和作家經常在畫作或書中，頌揚那些看起來和英國如畫地景最相近的地方，批評其他殖民地的景象跟英國風景差距過大。對一些在19世紀初抵達澳洲的人來說，這塊土地是最不如畫的；其他人則在繪畫或雕刻中重新安排地景，使這些地景符合英國風景畫的品味（Smith, 1985）。英國地景美學的優越感，聯繫上更廣泛的自信，認爲英國方式是最佳的行事方法，展現了英國天生的優越和權威，凌駕於其他民族和地方。地景觀念涉及了歐洲帝國貿易與**殖民**擴張得以**自然化**和正當化的許多方式（Mitchell, 1994）。這再度牽涉了地景本身應該如何觀看和描述，以及原住民在地景意象裡的再現方式（Bunn, 1994）。這些觀看方式對於地方及人際關係如何組織，具有重要含義。

我們可以最近有關西印度群島的研究爲例。最近地理學家與文化評論家開始探索重要的英國文學文本，以及英國特性之關鍵圖像（icon）裡的殖民面向。其中一種圖像是豪華莊園，指涉了一種不同面貌的英國的光彩榮耀。18世紀時，增添豪華莊園的生產力與如畫特質的資金，經常來自殖民貿易和海外農場帶來的財富。所以，像赫理福夏（Herefordshire）這種地方，就有繪畫、詩歌和農業文獻將它描述爲如畫的、農事詩式的國家地景，是英國經濟繁榮的核心。像西印度群島這樣的地方，也透過英國對於地景生產力和風景之美的論述來理解和構造（Seymour, Daniels and Watkins, 1994）。英國旅遊指南和地誌，經常集中描述最能夠納入如畫習例的地方，並且將景色比擬爲
221 最著名的歐洲風景畫。就像農事詩裡對於英國蘋果汁製作以及橡樹重要性的細節描述一樣，面對西印度群島的英國詩人也以相同方式，描述甘蔗這項在加勒比海地區日益成爲英國農場主要產品的作物。賀恩（Thomas Hearne）在英國替地主繪製地產圖畫，他也以如畫風格及農事詩的架構，描畫了殖民地的產業（圖23.3）。賀恩所繪的安地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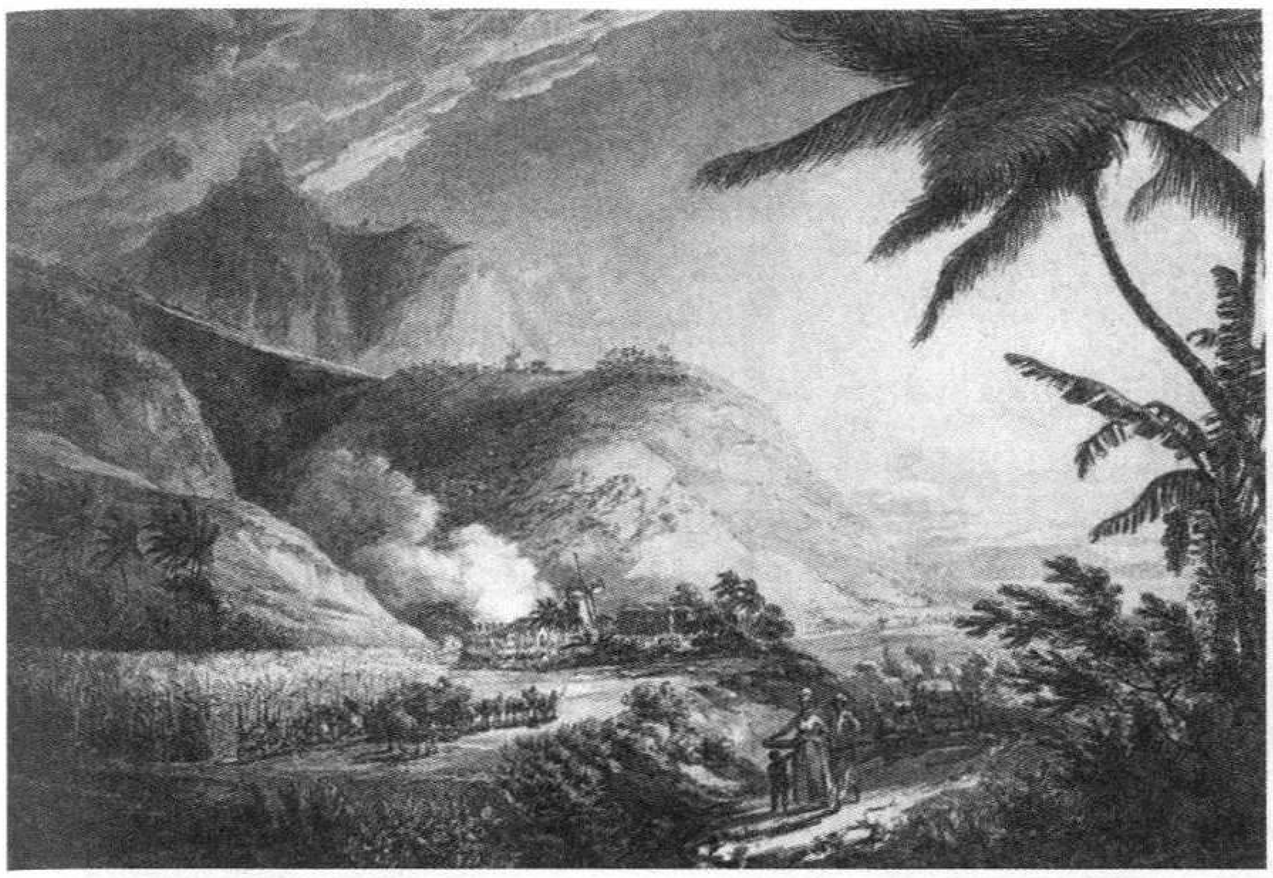


圖23.3　賀恩（T. Hearne），西印度群島一景。
Credit: ©大英博物館

（Antigua）意象，以如畫的慣用手法描繪地景（這裡是以棕櫚樹來框架風景），並且畫出了甘蔗栽種及收割的豐饒地景。畫中的奴隸成了快樂的勞工。這些理解地景的方式以英國文化架構定義了西印度群島，使之成爲英國殖民地。英國地產及其所有者經常與帝國剝削系統有很大的關聯。例如，從赫理福夏出產的木材沿著懷依（Wye）和薩芬河（Severn Rivers）運到布里斯托（Bristol），當地負責建造供奴隸貿易使用的船隻，然後在布里斯托、非洲及西印度群島間航行（Seymour, Daniels and Watkins, 1994: 42）。藉由這些方式，英國與西印度群島地產的地景，透過勞動、生產力、土地改良、地景美學，以及帝國主義等課題連結在一起。

在這個殖民脈絡下，地景意象可以用來正當化和支撐殖民統治。這不僅牽涉到建立權威，還牽涉了確保移居者在這些新地方有歸屬感。海外殖民地的英國殖民者關心的不只是土地提供支持的潛力，也關心他們在這些地方的歸屬感。舉例來說，非洲地景經常再現爲殖民者可以自由漫步的場所（Bunn, 1994）。普林格（Thomas Pringle）在1820年代率領一群幫手到英屬海角殖民地，在〈夜間漫步〉（Evening Rambles）這首詩中，詩人自由自在的在地景裡閒晃，沒有受到當地居民阻撓。這種沒有原住民的地景意象，是許多歐洲殖民旅遊書寫及地誌描述的重要特徵，並且用來使殖民具有合法基礎。這些全景式描述吻合歐洲地景品味，但這些描述也讓觀看者的目光穿越土地，睥睨一切，不斷探索，瀏覽「未來開發資源，歐洲人居住或重新居住於地景的可能性」（Pratt, 1986: 144）。這種有秩序的如畫景象及自由活動概念，和殖民定居強加的秩序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提供的機會等課題有所關聯。但自由和流動性也取決於殖民者家園意象中再現的恆常概念，以及至少複製出歐洲環境中的一些熟悉特徵。地景視覺和文學再現都使用了如畫的慣用手法，使地景看起來熟悉（圖23.4）。但是，環境也以一些實質的方式改變。舉例來說，19世紀時，英國動植物與鳥類品種引入紐西蘭，使殖民者感到更自在。同樣的，地景觀念也用於理解地方，並且使英國殖民者的存在看起來自然且有合法基礎。這些歸屬觀念奠基於歐洲男人與女人截然二分的性別角色，以及原住民特別低下的角色。藉由將地景描述爲**男人**工作與休閒活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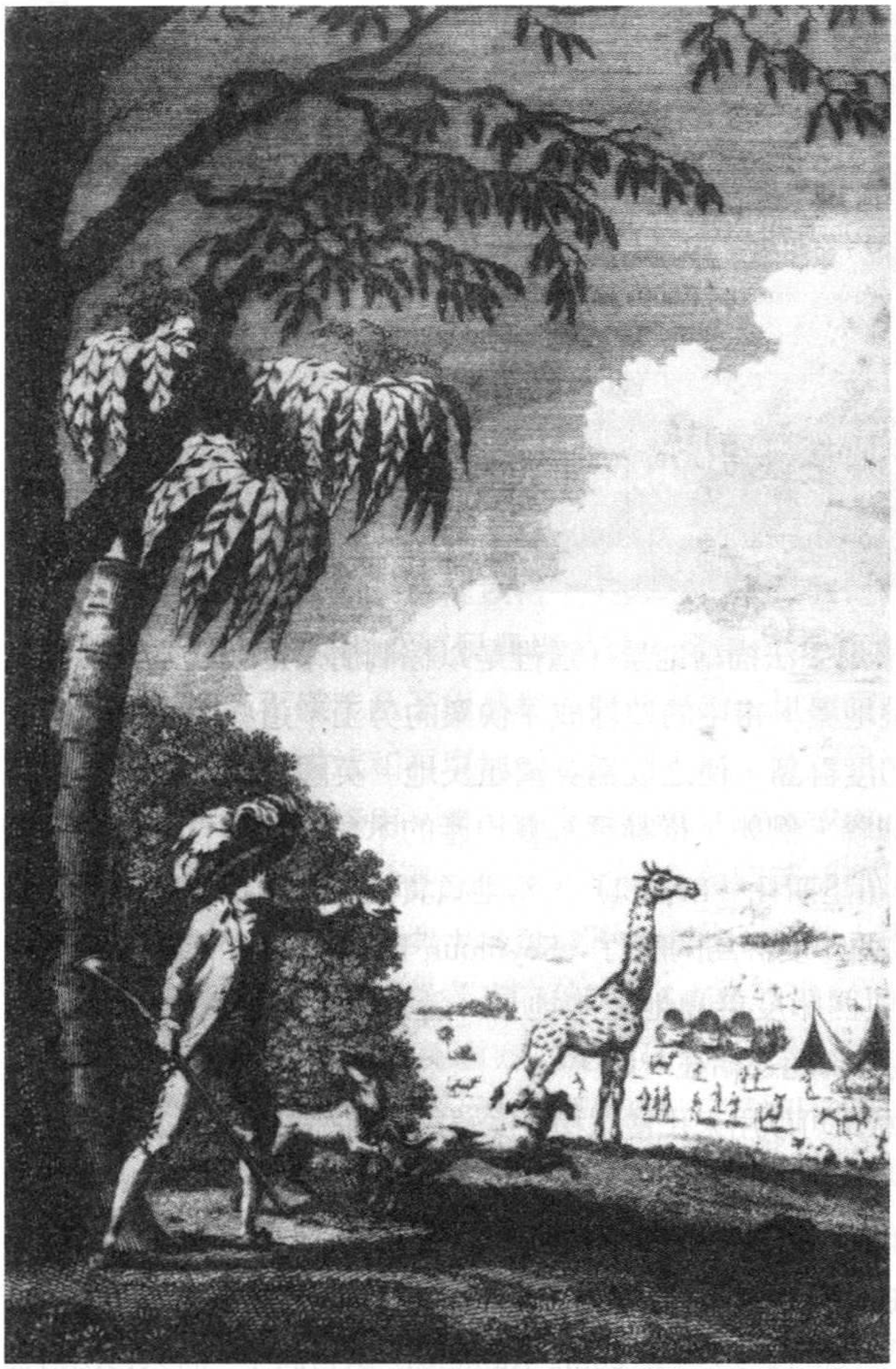


圖23.4　大那馬瓜區（Great Namaqua Country）營地。
出處：Francois Le Valliant, 1790: *Travels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場所，地景意象也用於自然化歐洲殖民者社會裡的男女特定角色。反之，白種女人穩固的位居家庭的私人家務世界中（圖23.5）。在殖民的地景意象裡，女人和男人、原住民和殖民者，在地景再現與地景本身中，都分配到不同位置。原住民經常被描述爲歐洲資本主義計畫的可能或實際勞動力，是融入自然的異國動物，或者乾脆就從地景中消失。這些殖民地景傳統，在今日有關文化價值、意義和地方運用的衝突上，繼續發揮著作用。

223

摘要

- 西方地景傳統是在殖民脈絡下，確保文化及政治權威等更廣大過程的一部分。
- 空白殖民地景意象是支持海外殖民控制及資本主義發展論述的一部分。
- 地景意象使用於殖民脈絡中，塑造並強化了種族和性別差異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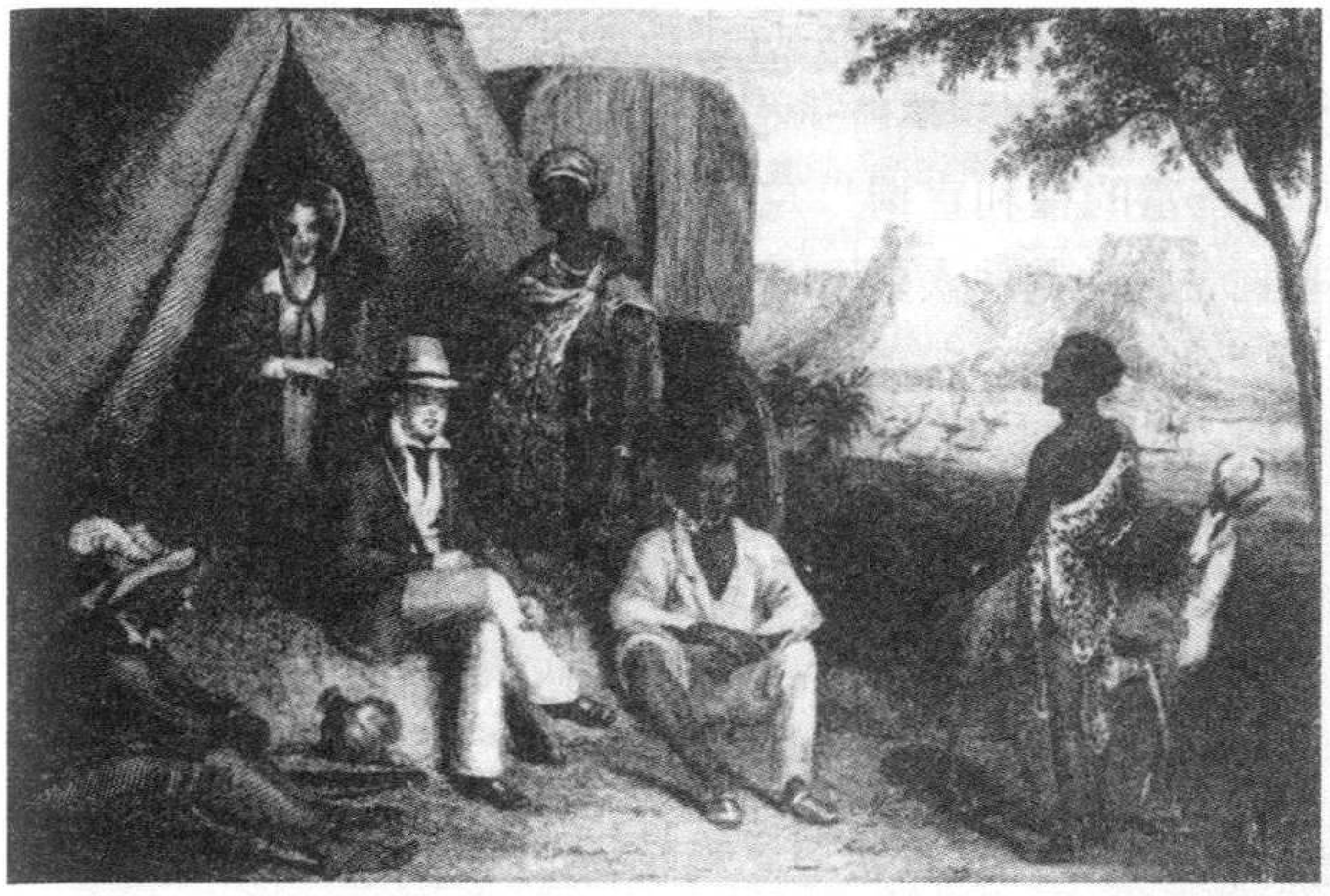


圖23.5　波扎那（Bechuana）男孩。
出處：T. Pringle, 1834: *African Sketches*

後殖民地景

這項針對殖民脈絡下如畫地景慣例的研究，採用了「**後殖民**」理論取向。雖然後殖民一詞有時候是用來描述過去曾爲殖民地的國家，但其最有用的用法，是描述批判歐洲殖民主義之過往和持續效果的視角。西方地景**再現**的視覺傳統，透過地方的外貌來界定地方意義。但是，土地還有其他產生意義的方式。19世紀末，造訪歐洲鄉村或殖民地世界的都市畫家和旅行作家，很難接觸當地居民及原住民透過故事、家族史與族譜、神話、儀式和回憶，來瞭解本身環境的方式。雖然都市訪客經常以懷舊觀點，浪漫化了到訪之處的深刻地方知識，但這些不同傳統也不是那些被想像爲接近自然的人，認識地景的「自然」方式，而是提供了一組不同的文化意義。這些認識土地或環境的不同方式彼此衝突，在過去是跟社會不平等有關，迄今還是經常如此。雅克布斯（Jane Jacobs）在1980年代探討原住民對土地權利的要求（Jacobs, 1988），以及最近有關原住民襲產地景生產的著作（Jacobs, 1996），都討論了後殖民的地景政治。

澳洲早期殖民者及其後代，都利用地景觀念來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後來並且宣稱他們與地景之間具備有意義的關係，藉此找到一種國族情感或澳洲認同。這些人也必須迎接原住民生活和認識土地方式的挑戰。基於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理由，原住民對土地權利的要求都必須予以拒絕。今日澳洲開始嘗試彌補原住民遭受剝奪的不公。1993年，澳洲聯邦政府通過原住民權利法（Native Title Act），承認原住民在殖民時期以前擁有的土地主權，並爲當前的原住民土地權利聲明及賠償金奠定法源。這便破壞了白澳政策的一項根本迷思；那就是在殖民以前，土地不屬於任何人的觀念。這項「調解」過程資助原住民的社區計畫、記錄原住民聖地，以及回應對土地權利的要求，具有複雜的政治，也牽涉了自然、認同、國族情感和地景等觀念。

要求土地權利最成功的原住民團體，往往是能向主流澳洲社會，特別是向政府證明他們的要求正當的人。這看來可能是個簡單的過程，但原住民團體經常必須與外來的標準折衝，協商什麼才算是正當的權利宣稱以及「眞實」的傳統。雅克布斯說明了，白種澳洲人經常認爲某些原住民比其他人更像原住民，特別是如果這些人

> 住在他們按慣例具有權利和利益的土地上，以原住民語爲第一語言，仍然知道傳統神話和傳說的細節，並且能夠繼續參與各種儀式，尤其是維持土地靈性的儀式，來證明這一點。
>
> （Jacobs, 1988: 250）

因此，都市原住民團體請求土地權利時，不僅必須跟有權有勢、享有土地經濟利益的礦產或農業投資者對抗，還必須強調各種符合外部團體期待的文化情感聯繫，並修正認識土地的方式，以便吻合官方記錄原住民**文化地景**的方式：列出各處聖地名單，並且描繪部落領域邊界。這意味了強調特定的聖地，優先於將聖地連結起來的神話軌跡，強調清楚劃設的疆域，優先於傳統部落領域較爲流動、有彈性的界線。所謂的原住民地景就是在這種過程裡建構出來的，這些團體所協商的經常是非常浪漫，而且是**種族中心觀**的原住民澳洲社會觀念。

224　本眞（authenticity）的觀念也深植於原住民襲產遺址和公園的生產中，例如岩石藝術小徑。本世紀初期，供白種澳洲人參訪的主要場址的開發，正是澳洲確認其穩固歸屬感過程的一環。這也造成了原住民知識和原住民本身的移置，因爲原住民團體被迫住在國家保留區（Huggins, Huggins and Jacobs, 1995）。最近觀光業不再那麼仰賴壯闊空曠土地的歐洲美學，反而比較常運用跟土地及自然發展良好關係的浪漫觀念，而這種觀念被假定存在於跟殖民者接觸以前的原住民文化。雅克布斯在著作中也提到，參與國家資助的襲產計畫的原住民藝術家和社區，必須面對的問題，乃是原住民與土地之間具有眞實、永恆而純淨的關係的觀念，似乎替原住民文化提供了價值，但同時也貶低了都市與非部落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和認同。

1993年，布里斯本（Brisbane）市政府委託一間原住民視覺藝術公司的藝術家尼爾森（Laurie Nilsen）和貝爾（Marshall Bell），在城市郊外庫塔山（Mt Coot-tha）的斯洛特瀑布（J. C. Slaughter Falls）開闢一條步道（Jacobs, 1996）。在白人殖民初期，庫塔山吸引了探察周遭地景及其移居可能的觀光客。就像英國地產的庭園一樣，這裡的植物也經過修剪，提供最美好的景觀。在某個層次上，新的原住民岩石藝術步道，以另外一套文化意義引導觀看者，可以視爲一種後殖民挪用的形式：重新聲明地方權利，並重新確認了一種對地景的不同認同。但這個場所可能會破壞永恆、固定的原住民文化的單純概念。岩石藝術並非原始物品，而是經原住民長老同意，並有公共資金協助的藝術家的重新創造（圖23.6）。雖然岩石藝術看起來像原始遺跡，但其藝術品刻

圖23.6　營火顧問公司的藝術家尼爾森（Laurie Nilsen）和加列特（Mark Garlett）（站立者），置身斯洛特瀑布的主要藝廊。
Credit: Laurie Nilsen and Marshall Bell

意製作成需要原住民社群成員定期重繪。這個遺址並未創造出固定的原住民地景**圖像**（iconography），相反的，這裡的文化透過地景意象而塑造成不斷持續進行的計畫。這些藝術家破除了固定地景意義的觀念，打亂了眞實性與非眞實性之間的簡單對立。地景並非原住民與西方地景的意義、認同和文化的單純概念，而是對抗性政治的一部分，透過各種承繼傳統的「恣意」混合與**混種**文化形式，標示出地景特徵。再者，在當今英國，黑人藝術家正在探索英國地景意象，到底是如何奠基於極度白種人的英國特性，並且創造出替代性的、更兼容並蓄的意象（完整討論參見Kinsman, 1995）。

摘要

- 描述空白地景，或者浪漫化原住民群體與土地的關係，這種殖民傳統持續與後殖民脈絡下的原住民利益發生衝突。
- 處理地景的後殖民策略，可能牽涉了重新肯定遭受忽視或貶抑的另類文化意義，但也可能涉及運用地景來塑造更複雜且混種的文化認同觀點。

結論

地理學家之所以對地景感興趣，部分原因是地理學向來關心地方的外觀、讓地方具有獨特性的因素、地方如何組織，以及地方如何演變爲當今面貌。地景所以是個焦點，顯然也是因爲地理學家對社會關係有興趣。地景概念將物質和社會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但是誠如本章的說明，人群如何理解地景、塑造世界，以及彼此對待，也涉及了文化的觀念、態度、象徵、制度和實踐。因此，地景牽涉了社會、物質和象徵層

次。這就是爲什麼會說「地景是一種文化意象，是運用圖繪方式來再現、結構或象徵周遭環境」（Daniels and Cosgrove, 1989: 1）。地景的文化意義並非普世適用，而是緊緊牽繫於地景裡的特殊社會和群體。這些意義並非不如具體形式重要的附加向度，實際上，這些意義和具體形式無法分割（Matless, 1992）。如同丹尼爾斯（Stephen Daniels）所說的：地景意象「並非僅是較緊迫的社會、經濟或社會問題的反映或偏離；地景意象經常是強大的知識與社會活動模式」（Daniels, 1993: 8）。有關地景的意義，或是地景應該如何組織的衝突，是個人和群體界定自己、要求權利，以及挑戰政治權威的複雜過程裡的一環。

延伸閱讀

針對將地景視為自然和文化環境的一部分，或是當成繪畫慣例來分析的不同傳統，有個實用的導論，參見：

- Duncan, J. (1995) Landscape geography, 1993-94.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414-22。

關於地景如何與種族、階級、性別和性慾特質等構成問題的概念產生關聯，易讀的導論可以參見：

- Kinnaird, V., Morris, M., Nash, C., and Rose, G. (1997) Feminist geographies of environment, nature and landscape. In Women and Geography Research Group *Feminism and geography: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Longman, 146-89.

有關地景、權力、視野和性別的女性主義辯論，下列著作有深入的探討：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to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86-112.
- Nash, C. (1996) Reclaiming vision: looking at landscape and the bod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3: 149-69.

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地景研究取向的發展中，有篇深具影響力的文章，是柯斯葛洛夫（Cosgrove）在15世紀和16世紀義大利統治階層的文化與經濟中，探討地景一詞的起源。

- Cosgrove, D. (1985)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0: 45-62.

若要更深入探討當前有關地景詮釋的理論取向，可以參考：

- Matless, D. (1992) An occasion for geography: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and Foucault's

corpu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41-56.

下列著作探討了地景與國族認同如何連結的事例：

● Daniels, S. (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第二十四章　地方

Tim Cresswell，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226 地方、秩序與分類

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詞彙。這個字眼很難有簡明的定義，在整個地理學史裡出現過各式各樣的用法（Entrikin, 1991; Massey, 1993; Sack, 1997; Tuan, 1977）。地方曾經用來當做「區位」（location）的替換詞。區位是指抽象空間架構裡的位置，經常是由客觀標記來指明，例如經緯度，或是跟其他區位之間的距離，地方指的則是「客觀」和「主觀」面的混合，包括了區位，但是添加了其他我們所居住世界的更微妙屬性。例如，阿格紐（Agnew, 1987）曾主張，地方包含了：

- 區位——空間中的一點，與空間裡的其他點有特定關係。
- 場所——社會關係的較廣泛脈絡（包括營造的和社會的）。
- 地方感——跟某個地方有關的主觀感受。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指一個地方對局內人（住在那裡的人）和局外人（到訪者）激起的主觀感覺。於是，我們可以明白，地方比起前驅的區位概念要豐富得多。難怪，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家會以各種方式研究地方。**人文主義地理學家**認爲地方是意義與關切的個人及普遍核心，「新」文化地理學家傾向於將地方視爲權力的表現，或是地景。我於後文採取的研究途徑，只是思考地方的其中一種可能方式。

地方不只是個學術名詞，它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經常使用的字眼。我們使用地方的某些方式，顯示了地方做爲一個概念的豐富內涵。這裡有些例子：

- 他知道他的地方。
- 她安頓在她的地方。
- 每樣東西都在該在的地方。

227　這類詞彙指出了地方的社會和文化意涵。在這些句子裡，地方一詞同時表示了地理區位和社會階層裡的位置。舉例來說，試想一張餐桌，無論是在家裡，或是某個機構舉辦的年度晚宴這種較正式的場合。從花卉、刀具擺放位置到座位安排，每樣東西在社會意義上，都以某種方式跟地方有所關聯。一家之主坐在桌首的過時概念，迄今

還留存在某些家戶裡，並在正式商業晚宴中形式化，備有「主桌」，以及供秘書和警衛坐的邊緣位置。每樣東西都有它的位置，每樣東西也都各安其位。

人類心靈將世界分門別類，以便理解世界。如同前舉例子所揭示的，地方和空間是分類（categorization，或譯「範疇化」）的重要形式。哲學家（最有名的是康德）力陳生命的兩個基本向度是空間和時間，構成了所有其他分類的基礎。實際上，我們對空間和時間的概念非常基本，似乎在時空概念形成和**再現**以前，它們就已經存在。也就是說，它們似乎有如自然。當我們說某樣東西是自然的，我們的意思是指這樣東西不是社會的，它「就是這樣」無法改變。這使得空間和時間範疇（category）成爲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這些範疇之所以是**意識形態**的，乃因爲它們承載了創造和鞏固支配與從屬關係的意義。法國理論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4; 1990）宣稱，保持未言明狀態的分類架構（看起來有如自然），促使人遵守既有的事物秩序。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時間和空間分類大多不是透過言說來辨認的（我們不會提及、寫到，甚至是想到它們），而是透過實做踐行（我們作用其上）。我們不可能思索我們一生做過的每件事情，我們大部分的行動都不假思索，迎合了周遭其他人的期待。本章其餘部分，我們會檢視地方做爲一個範疇，如何複製了既有的「事物秩序」。此外，我們也會探討對於地方與行動之間理所當然關係的質疑，如何深刻地挑戰了「事物秩序」。

圖24.1　女人在家裡的位置？戰後美國家庭主婦的刻板化意象。

Credit: Popperfoto

私人地方與公共地方

失蹤者之母

公共地方經常同時是**國族國家**、企業與地方政府，以及對抗性意識形態實踐，伸張其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所在。誠如權力隨著地方獲取意義而空間化，抵抗也可以取採空間化的不服從形式。一個例子是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初期，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母親（Plaza de Mayo Madres）（有時稱爲「失蹤者之母」）的行動。將意義施加於空間（創造地方）是極度政治化的過程，傾向於將特定的秩序觀念，銘刻於居住在（但未建造）該空間的人群生活上（Duncan, 1990）。創造公共空

間，諸如街道、公園和公共廣場，是最主要的建立秩序行動。這些空間的建造目的，是爲了將正當的秩序傳達給公民。

這種地方據以建造的主要符碼規則，是公共與私人的區分。公共空間被認定是非關政治的。合宜的政治應該出現在指派的政治空間裡，政府的會議廳和走廊。同樣的，公共空間被假定爲男性氣概的空間。因此，公共空間是秩序與權威的男性觀念的具體展現。在街上、在公共空間裡，「女性」的現身經常被視爲具有威脅（Wilson, 1991）。

薛莫爾（Jennifer Schirmer）重述了西方空間中這種態度的一些歷史。她所說的故事指出，18世紀法國主張男人有言論、行動和思考的自由，但同時女人的公共言論及政治生活自由卻遭受剝奪。置身公共空間的女人是「不安於位」（out of place）。最好的女人、最具美德的女人，就是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不會隨便說話的女人：「公共和私人、政治和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以及正義和家庭之間的邊界已經豎起，首先以女人的缺席，隨後以女人的現身，來合理化這種邊界」（Schirmer, 1994: 188）。

薛爾莫繼續述說一些女人的故事，她們刻意跨越公共和私人空間的邊界，藉以提出政治論點（在假設是非政治性的地方發表）。因此，五月廣場母親將自己的身體置入五月廣場的公共空間，抗議家庭成員的「消失」（圖24.2）。1976至1982年間，維達拉將軍（General Videla）的軍事會議對抗所謂的國際叛變集團（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of Subversion），該集團據說反對阿根廷支持的一切（西方）價值觀。這項行動包括了擺脫所有在阿根廷不得其所的人，企圖顚覆國家的「外來團體」。超過三萬人成爲官方及非官方國家安全部隊綁架、折磨和消滅的對象。受害者完全被從公眾意識中抹去。爲了抗議，五月廣場母親於1977年開始繞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要廣場。

228　這個廣場本身就像世界上許多大廣場一樣，其興建是爲了象徵官方歷史與意識形態要素。但這個廣場除了象徵當代治理的觀念外，也是審判的象徵。每週四下午三點，抗議人群會蓋住頭手牽手遊行，要求失蹤親人歸來，懲罰應該負責的人。這些女人一出現在公共空間，就逾越了兩項以地方爲基礎的分類——公共空間與男性氣概的關聯，以及這種地方裡的政治缺席。然而，除了這些逾越之外，這些女人還運用許多母職和家庭生活象徵，來聲明自己的立場。

五月廣場兩翼是紀念性建築，跟私人家庭生活的調性並不協調：軍事議會使用的總統府（Casa Rosada）；天主教堂；社會福利部。老女人消除了這個男性氣概權力位址的神秘感，她們先是戴上頭巾，謙遜地繞行廣場，然後戴上白色頭巾，上面繡有她們失蹤子女或丈夫的名字。遊行或示威時，她們將摯愛親人的泛黃照片別在胸口上，或是貼在大佈告牌上。

（Schirmer, 1994: 203-4）

圖24.2　1985年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母親（失蹤者之母）的一場抗議。超過一萬人參加。
Credit: Popperfoto

這些母親以複雜的方式混淆了地方和意義之間的關係，逾越了**性別**和政治、公共與私人空間的期待；並且（策略性地）重新肯定女性氣質與家庭及家務複合體之間「正常」而「適當」的結合。類似過程可以在格陵罕公地（Greenham Common）找到，1980年代的和平抗議者，在此將家庭生活與生育的象徵物品，例如尿布和衛生棉，別在堂皇且富男性氣概的空軍基地圍牆上，空軍基地裡部署了巡弋飛彈（Cresswell, 1994; Schirmer, 1994）。兩性關係並非唯一透過區分地方爲公共與私人而得以維持的社會關係。其他地理學家已經說明了類似的區分如何用以建構成人和兒童之間的關係。

兒童的地方

229

童年做爲一個社會範疇，會隨著時間和地方而變。在西方世界，童年是與家庭有關的生命階段，而家庭被建構爲一個安全空間，兒童則於成年後離開。范倫亭（Gill Valentine）曾經提到，父母將公共空間與可能危害子女的危險連結在一起，這些危險包括了綁架和交通意外，不一而足。范倫亭表示，將陌生人與危險劃上等號，特別有助

於複製將街道與一般公共空間，視爲「『偏差』他者居住的空間。在此空間中，男性身體（特別是黑人男性身體）充滿了威脅與危險」（Valentine, 1996: 210）。

父母對子女活動的限制，將行爲類型與地方範疇劃上了等號。由於兒童被視爲依賴他人、無行爲能力，並容易受到威脅必須透過隔離，以及限制進入公共領域的「危險地方」，方能保護兒童。因此，公共地方被建構成爲成人空間，兒童則「自然地」缺席了。然而，以這種方式生產公共空間的不只是成人。兒童也內化了對公共場所危險的預期，撤回了在遊樂場和公園這類地方與成人的接觸。因此，「兒童透過本身的操演行動，有助於將公共空間生產成爲他們無法自由參與的成人空間」（ibid.: 211）。范倫亭提到，反過來說，兒童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自行生產屬於自己的街道空間。

230　將兒童貼上標籤，排除於外的不僅是城市街道。1980年代，英國某些偏差行爲的標籤，也局部建立於「誤置兒童」（misplaced children）的形象上。（新世紀或其他）旅行隊伍已經成爲英國許多地方鄉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遭遇媒體、部分當地居民，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很大的敵意。一個用來說明旅行隊明顯偏差的故事跟「艾瑪」有關，艾瑪是個小孩子，1986年跟隨某個想抵達史前石柱群（Stonehenge）的團體一起旅行。媒體上的艾瑪看起來很骯髒，「四歲還不會上廁所」（*Sun*, 7 June 1986, p. 4-5），而且沒有地方可去。她被稱爲「艾瑪，來自烏有之處的小孩」（*Daily Mirror*, 30 June 1986, p. 23）（圖24.3）。對艾瑪的描述是藉以指出旅行隊小孩的「骯髒」和「缺乏管教」。在題爲〈旅行隊小孩〉（The Convoy Kids）（*Daily Mirror*, 2 June 1986, p.4）的一篇文章中，長篇的描述告訴我們這些兒童「臉上有一條條泥巴痕，穿著破舊牛仔布，甚至破爛鞋子」。旅行者被控剝奪自己小孩「正常的家庭環境」。這些故事發展出來的主題，便是兒童和成群漂泊旅行者的不得其所（out-of-placeness）。兒童特別聯繫上了所謂的「正常的家庭環境」，因此旅行隊伍裡像艾瑪這種兒童的存在，便指出了旅行隊伍逾越了居家、家庭、工作和隱私等以地方爲基礎的規範。

摘要

- 地方是一個很複雜的字眼，指涉了客觀區位和依附其上的主觀意義。
- 地方兼有地理和社會特性。
- 將世界區分為私人地方和公共地方，顯示了地理、社會群體和行為之間有特殊關係。

231　- 公共和私人地方如何捲入可接受行為的建構，實例可以透過探察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兒童的社會區分而得知。

THE CONVOY KIDS

Long road ahead for the hippy youngsters

By SYDNEY YOUNG and RONALD RICKETTS

FACES streaked with mud, wearing tattered denims and even bovver boots, the children of the peace convoy played happily in the road yesterday as their hippy parents dreamed up another plan to outwit the police.

Their mobile, often immobilised homes are a bizarre collection of clapped out buses and vans. Nearly 100 strong, the so-called peace convoy snaked along a country lane as farmers and locals looked on fearfully.

The hippies, rarely popular in areas where the convoy grinds along, have come in for loathing since their occupation last week of a field at Leslie Attwell's farm near Yeovil, Somerset.

Barricades

When they moved out on Friday, under threat of eviction, Mr Attwell was left with a mountain of rubbish and widespread damage.

Farmers in Dorset, where the hippies camped overnight yesterday near Corfe Castle, were determined not to suffer the same fate.

They barricaded gates with heavy machinery and dug trenches to stop the convoy invading meadows.

One farmer had a tanker of liquid manure standing by to spray invaders.

Meanwhile, as the hippies considered their position and the police stood by, the children scampered cheerfully among the parked vehicles.

They roamed along the road with their dogs, cats, and even goats.

The barefoot convoy kids rode their bikes, weaved in and out of the vehicles on skateboards and good naturedly hurled the occasional insult at a policeman.

After police ordered the hippies to disperse and stop blocking the road, parents rounded up the youngsters.

The bikes were piled back into the vehicles — ranging from an ancient hearse to a vintage military police van.

Roadside fires were doused and the convoy was on the move again.

The police didn't know its destination. Maybe the hippies weren't sure either.

But the farmers round Corfe Castle relaxed.

The travellers' children grinned farewell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cavalcade.

And cheerfully stuck a tongue out at the society they reject — and which rejects them.

TRAVELLING ON Peace convoy people wearing a selection of headgear.

BOOTBOY Convoy kid.

MUDLARK Cheeky pose from a happy hippy

圖24.3a　1980年代媒體報導中的英國旅行隊伍兒童。
出處：*Daily Mirror* 2/6/86, p. 4

鄉村與都市

目前爲止，我們都把焦點放在以公共和私人這個重要二元論（dualism）爲核心的地方與範疇的關係。如我們所見，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兒童之間的關係，是透過不同尺度上的二元論建構而成。不過，這種二元論顯然不是唯一映繪於特定地方的二元論。另一項主要的空間二元論，就是都市與鄉村的二元論。

在第27章中，克洛克（Paul Cloke）討論了最近在倫敦發動的遊行，遊行者宣稱代表了「鄉村生活方式」。這些遊行者的主要抱怨是，當前對鄉村事務的態度，取決於都市對鄉村的觀感。他們說，獵狐這項歷史悠久的鄉村傳統，受到都市裡那些空想改

Kicked out and kicked on . . we join this little girl along the hippy trail

EMMA

The kid from nowhere

by SYDNEY YOUNG

EMMA is a child of the dust, with no knickers, no shoes, no surname.

She is happy to wander barefoot, or, if the fancy takes her, completely naked.

She does not know where her mother is. Nor does she seem to care.

They have been reported for a long time now. Long before police sacked Emma and the rest of the happy peace convoy out of the New Forest and into the headlines.

And long before that picture of her, wrapped in a blanket and looking scared and bewildered, touched millions of Mirror readers' hearts.

Her hippy mum, Jingrin, moved on more than four years ago when Emma was four months old.

Home since their "regular home" in Bangor, North Wales, has been a succession of vans and cars.

In winter, she and her father Tony accept an invitation to camp with gypsies.

In summer, they take to the road, lured by the free and easy atmosphere of pop festivals . . . and a chance meeting, perhaps, with Sharon.

We tracked Emma and 23 year-old Tony down to a field near Glastonbury, Somerset, where they are living in a bender, a rough shelter built with poles and tarpaulins.

Earth

As Emma giggles, and rolls on the dusty earth, her dad nods his cropped head towards the site of the nearby Fifteen pop festival. "I think Sharon is over there somewhere," he says.

"I know there are 50,000 or so, but it's just a feeling I have.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don't need a letter to tell you where they are . . . Oh yes, she's around here somewhere."

He last saw her briefly in 1985 as summer and the pop festivals died.

Since the New Forest eviction, Emma and her dad, who once worked as a plumber, have been "staying with friends."

They have to share a bender with others because their own burnt down.

The old Jag Tony bought for the summer has been seized by the police. It does not have an MOT but it does hold all Emma's clothes and toys.

Tony shrugs: "On £50 a week dole money, I can't afford an MOT and I can't carry her stuff on my back, so it will have to stay in the police pound."

He and Emma sleep together in a double bed under a duvet in a van kept warm by a wood burning stove.

Emma is never short of cuddles, clothes or food.

The hippies regard themselves as one big family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in a genuine, if rough-and-ready way.

"If we're hungry and have nothing to eat, we just sit by someone else's bender and everything is shared," Tony says.

"If we have food, we give to anyone who wants it."

Often Tony has no idea where Emma is. "But she never goes off the field and everyone takes care of her," he says.

"She has not been ill for two years—not even a cold—and I make sure she looks after her teeth.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but she does not belong to me.

"You cannot own another human being. But our bond is strong."

Tony says Emma can already write her name and, he said read "even though she is out of school age."

Not that she is likely ever to have regular lessons.

The convoy will be her home and school until she is old enough to go her own way.

Dark

Just now Emma, her face painted Red Indian style, is whooping it up with other hippy children.

"They go to bed when it gets dark and get up when they want to," Tony says simply.

"We bathe them regularly despite what outsiders think, and Emma is always under the stand-pipe this weather."

Despite her independence, Tony knows how vulnerable his daughter is.

Etched on his mind is the picture of her being tossed like a rag doll between policemen and friendly hippies who rescued her as he was arrested in the New Forest.

Tony spent the night in the cells for obstruction and was reunited with Emma only after 24 hours.

As she disappears yet again, her tee-shirt-and-shorts-clad bum disappearing in the wind, her father says proudly: "Look at her. She's a proper little anarchist, she is."

It is a label Emma has not chosen for herself. Just as she has no say in the way she lives.

REUNITED: War-painted Emma breaks off her Red Indian game to greet her dad, Tony, a hug. "I love her and she loves me," he says simply.

SEPARATED: Lonely Emma as police seized her father.

圖24.3b　1980年代媒體報導中的英國旅行隊伍兒童。出處：*Daily Mirror* 30/6/83, p. 23

良家威脅，但這些人不瞭解鄉村生活的錯綜複雜。事實上，鄉村裡也有貼上「都市」標籤的人物和活動被視爲在鄉間不得其所的長久傳統，一如歸類爲「鄉間」的事物在城市裡也不得其所。

鄉村中的抗議

我們在艾瑪和旅行隊伍兒童的例子裡看到了，新世紀旅行者經常在英國鄉村被認爲不得其所。另一個將他們貼標籤的方式，是說他們本質上是都市人，不屬於鄉村環境。哈佛克利（Keith Halfacree, 1996）觀察了鄉村對於旅行者的反應。他指出，他們很一致的與「眞正的」吉普賽人有所區別，「眞正的」吉普賽人（在理想上）確實能夠融入田園風光的鄉村景觀。不同於這種神話般的「眞正吉普賽人」，新世紀旅行者成群結隊移動，顯示了他們不適合鄉村生活。來自下議院的評論指出，吵雜無禮的旅行

者，入侵了寂靜的鄉村領域：「新世紀旅行者表現出一些可怕的古怪動作：他們侵入祥和的鄉間，毀滅寧靜的村莊，持續橫衝直撞，舉辦兩三天的喧鬧舞會，完全不尊重整個地區」（Nigel Evans MP，引自Halfacree, 1996: 62）。「入侵」寧靜鄉村生活的說法，指明了旅行者本身不是來自鄉村的看法，因爲入侵意味了來自其他地方。媒體一直將旅行者視同罪犯，支持了上述看法。哈佛克利指稱，將旅行者視同罪犯乃基於認定犯罪是一種都市現象，不會在鄉村出現的信念。

類似的再現策略，在我自己針對1980年代初期史前石柱群「旅行隊」的反應的研究裡，也相當普遍（Cresswell, 1996）。人們經常以不友善的眼光，對比旅行隊和周遭的鄉村。「萊茲卡利（Lytes Cary）的小村莊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幾棟房子沿著一條長滿人高牧草的小路散布，正常時候這裡是鄰近桑莫頓（Somerton）的寧靜所在，約30位安靜的居民以此爲家。桑莫頓也很安靜」（*The Guardian*, 29 May 1986, p. 1）。除了噪音對比於安寧的議題，旅行者也破壞了鄉間自然美景。在一封給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電報中，當地地主提到：「這塊獨特地區的美好風貌已然變形，橫遭破壞。國際咸認新森林（New Forest）深具生態重要地位，是吾民安祥休憩之所」（引自*Daily Telegraph*, 4 June 1986, p. 1 and 36）。前一天，《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報導指出：「當前情況是，這些無政府主義分子正在糟蹋美景，騷擾居民和假日遊客」（3 June 1986, p. 1）。藉由將這些所謂的「嬉皮」直接對比於自然、安靜和美麗的地景，這些「嬉皮」就很明顯被描繪爲偏差異常且「不得其所」。鄉間做爲一個地方，被建構爲田園風情的所在，充滿了自然、純眞、美麗、安靜和秩序。居民與遊客屬於那裡，帶來噪音、骯髒和混亂的旅行者則不然。

城市裡的動物

都市與鄉村的區分反映了文化和自然的更基本區別（參見第一章）。城市被假定爲是文化和社會的地方，鄉村地景則常被認爲是自然地景。因此，「自然」出現在城市裡時，就會出現特別的問題。例如，動物受制於許多以地方爲基礎的控制形式，這些控制形式也邊緣化了某些社會群體的經驗。動物和人一樣，也有牠們的地方。菲羅（Chris Philo, 1995）檢視了「社會地理學家在大型都市地區的空間裡，面對譬如牛、羊、豬等侵入而與人共存的現實時，可能產生的反應」（Philo, 1995: 657）。菲羅討論了馴化動物行爲的各種面向，如何擾動了動物有其「合適」地方的觀念。在19世紀，都市窮人及其他邊緣群體成爲衛生和環境討論的對象，這時跟他們有關的動物和地方（屠宰場、肉市等）也開始移離城市，因爲「動物飼養業會產生臭味、蒼蠅和不雅的景觀」（Fielding，引自Philo, 1995: 666）。隨著城市逐漸分割成爲提供人群和活動使用的功能容器，動物就成了不得其所的東西。有些動物變成眾人接受的都市居民，例如貓、狗，其他動物則被驅趕到似乎是牠們「自然地」歸屬的鄉村。受到格外關注的

232

是肉品業及其相關空間。19世紀初以前，大部分城市都有大型場地供屠宰動物和處理肉製品。在英國，倫敦的史密斯菲爾德市場（Smithfield Market）就是最著名的場地（圖24.4）。菲羅說明了一個世紀以來，史密斯菲爾德附近的居民，如何困擾於城市裡人與動物的混雜情形。例如，一名商店助手說：

> 這個星期一，有隻動物把頭伸進窗裡；我們不得不派個人在門口，不讓動物靠近；上個星期一，有頭羊進了我們店裡，沿著地下室階梯摔下去，掉到工人那裡：我認爲星期一來店裡的客人少了；如果來了一群牛，女士是不會光顧的。
>
> （Padmore，引自Philo, 1995: 667）

或者，另外有位諾利斯先生（Mr J. T. Norris）的例子，他擁有一間靠近史密斯菲爾德的印刷公司。一個調查城市中動物情況的委員會問諾利斯先生，是否在市場裡頭或附近見到不道德行爲時，他回答：

> 我……知道，我看到了對我而言在文明城市裡不該出現的事：我看到了從市場驅趕出來的閹牛，閹得沒有很乾淨，在大街上男男女女的行人面前，跳到母牛背上。我認爲這褻瀆了端莊風氣：這在大城市裡很不恰當，所以我認爲這種景象應該離遠一點，別讓女人和小孩看到。
>
> （Norris，引自Philo, 1995: 669）

這裡我們見到了居民遇到城市中的鄉村、文化裡的自然、不得其所的動物時，明顯產生了不悅。菲羅描繪了城市裡動物的自然行爲，如何被視爲人類道德的威脅。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不僅跟不得其所的人有關，也跟從事不道德行爲的人有關，而這些不道德是動物交配景象激起的。自然和動物逐漸逾越了空間和行爲的連結，所以必須安置在屬於牠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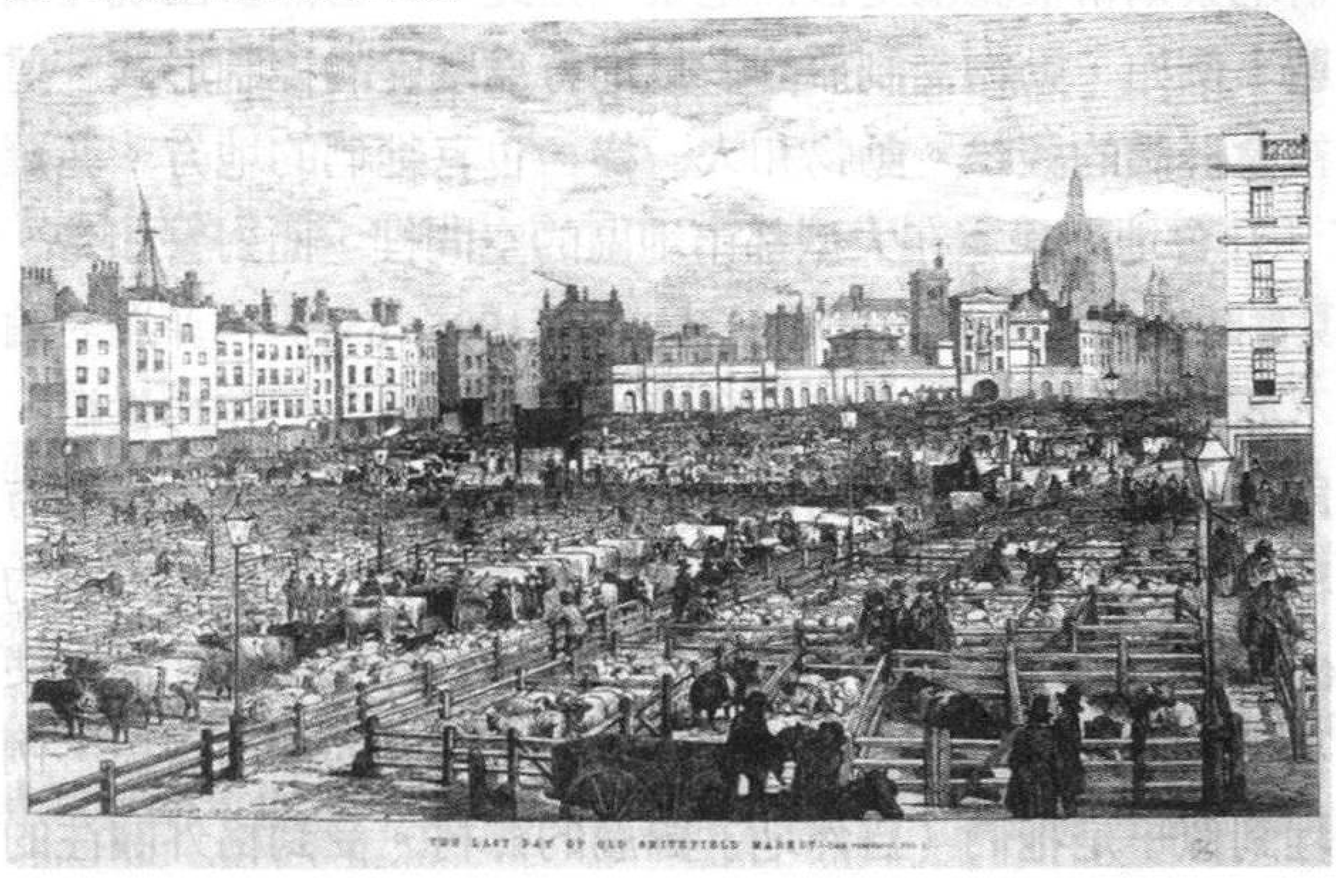


圖24.4　19世紀倫敦的史密斯菲爾德市場。

Credit: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因此，新世紀旅行者被視爲鄉村裡的都市，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動物則被視爲都市裡的鄉村。兩者都激起了嘗試界定這種地方該有的「合宜」活動的反應，以便驅除入侵的逾越者。

摘要

- 跟私人與公共的概念區分一樣，都市和鄉村範疇也是由特定地方和特殊行動標示出來。
- 鄉村地方被描繪為安靜、自然、美麗且和諧的地方，旅行者則成為鄉村裡不得其所的人，聯繫上了噪音、骯髒和混亂。
- 18與19世紀，某些動物在倫敦逐漸被視為不得其所，因為牠們的行為太接近自然，不適合有秩序的文明都市生活。

233

結論：地方、分類與逾越

在這一章的導言裡，我討論了做爲有意義區位的地方，以及人與行動的範疇，這兩方之間的關聯，經常難以察覺，這是因爲這種關聯已經根深蒂固。知道自己身處的地方，因此似乎是很「自然」或「無可避免」的。在接下來提到的事例中，一旦地方和範疇之間的關係遭到跨越，也就是人（或動物）被說成「不得其所」時，這個關係就變得很明顯了。所以，在兒童出現於公共空間時，公共空間做爲成人空間的建構，就變得很明顯。同理，某種事物（例如新世紀旅行者）若在鄉村裡被描述爲「不得其所」，那麼鄉村裡應該發生什麼事，以及什麼事物屬於鄉村的看法，就會格外凸顯出來。透過地方建構出來的秩序並非不可避免，還經常遭到跨越。在這些逾越的時刻裡，就會出現很多哪些東西和哪些人應該屬於什麼地方的言論（例如出自媒體、政治和權威人物口中）。因此，若是社會與文化地理學家想要描述及解釋「常態」的建構，是如何透過創造和維持特定地方類型而達成，那麼逾越就是個關鍵概念。

延伸閱讀

- Cresswell, T. (1996) *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在這本書裡，我藉由檢視那些貼上不得其所標籤的事件和人物，說明了地方、意義與權力的關聯。本書包含了有關塗鴉、旅行者，以及格陵罕公地和平示威者的討論。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席伯利（David Sibley）在這本傑作裡發展了類似主題。他的關注焦點包括了精神分析理論，他也提供許多例子，說明空間和地方如何捲入了對界定為「他者」的人群與活動的排斥。

本章討論過的一些案例，在以下文獻中有更深入的討論：

- Halfacree, K. (1996) Out of place in the country: travelers and the 'rural idyll'. *Antipode* 28(1), 42-72.
- Philo, C. (1995)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notes on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6), 655-1.
- Schirmer, J. (1994) The claiming of space and the body politic within national-security states. In Boyarin, J. (ed.) *Remapping memory: the politics of time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85-220.
- Valentine, G. (1996) 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adult's public space. *Urban Geography* 17(3), 205-20.

第三篇 脈絡

PART III Contexts

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導論

本書第一篇考察了一些啓發人文地理學家，令其深感興趣的基本關切。第二篇則以許多事例回顧了這些關切如何轉變成爲比較具體的地理研究課題，組織成爲主題性的次學科和課題。第三篇則要接著說明不同次學科裡發展出來的問題和研究取向，如何在特定類型的地方與空間，或者我們所謂的脈絡的研究中，整合在一起。在這段簡短導論裡，我們會大略談到人文地理學對於在脈絡中研究人類生活的關注，並解釋爲什麼選擇呈現這些脈絡。

人文地理學可能向來有兩項顯然彼此衝突的野心。一方面，人文地理學希望協助我們了解人類處境，提出我們星球上生活的性質概況。這經常反映在所採用的分析尺度上（地理學家目光的全球視野），以及發展出來的地理學理論類型上（尋找可以普遍適用的地理過程，甚至是地理法則）。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學一直對特定事物感興趣。這種興趣或許在區域地理學的悠久傳統中最爲明顯可見，區域地理的重點乃是透徹了解特定的地方或區域。你可能已經學過區域地理。大多數大學地理系課程，都有以區域爲主的課程，無論那是整塊大陸、國家或區域的層次。

在地理學史的不同時間點上，概推與瞭解特殊事物這兩個傳統，一直互相對立，而且被爭論學科走向的敵對派系選爲標準。然而，在過去20年左右，做爲所謂「新區域地理」發展的一環，這兩項傳統越來越被視爲**地理學想像**中互補且彼此連結的部分（參見第三章）。畢竟，事實上沒有任何區域完全與更廣大的外界完全隔絕，因此，深入瞭解某個地方一定牽涉到掌握這個地方在世界上的位置。舉例來說，想到加拿大的地理，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它過去及現在跟歐洲、北美其他部分，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區的連結。再者，以生產出來的地理知識類型來看，認爲普遍適用的理論、法則或模型（有時稱爲偏重「普遍均一」），與全然針對特定區域、無法概推的區域研究（稱爲「獨有特殊」）之間有徹底的對立，是過於簡化了。特定地方和區域的研究，與比較普遍的理論之間，彼此互通有無。第二篇鋪陳的次學科研究主題類型塑造了這些理論，這些理論也論及這些主題。

克服普遍與特殊對立的關鍵地理概念，是「脈絡」（context）（經典性的解說參見Thrift, 1983）。稍微簡化的說，脈絡思考強調我們感興趣的任何事物，唯有考慮該事物存在其中的脈絡或各種脈絡，才能夠理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應用這種論述；例如，我們會提到，我們所說的某件事情「抽離了脈絡」，因而遭到了誤解。

236 舉幾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明白脈絡在人文地理學裡的應用。讓我們從電視講起（參見第33章）。如果我們想研究電視節目的意義，強調脈絡便表示我們不能夠只注意節目本身而脫離了脈絡。我們必須知道不同的觀眾，在不同的觀看脈絡裡，如何理解這個節目。舉例來說，以色列一項針對1980年代在全球播放的美國肥皂劇《朱門恩怨》（*Dallas*）的研究發現，不僅觀眾是在特殊類型的家居場景裡觀看，因而位居家庭和親友關係的脈絡中，而且以色列的不同文化群體會從該劇吸收很不一樣的元素（Liebes and Katz, 1990）。前蘇聯來的新移民否認看過《朱門恩怨》（就算眞的看過也會否認），或者批評它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宣傳。也就是說，他們以意識形態角度來看節目。相較之下，中產階級的基布茲（kibbutzniks）成員比較注重該影集的心理面，注意劇中人物性格，並設法瞭解他們的動機以獲得樂趣。具有阿拉伯和北非背景的受訪者，則強調影集百轉千迴的情節，視其爲史詩般的家族大戲。《朱門恩怨》的意義隨著脈絡不同而有差別，它的意義具有地理特性。

美國電視精彩卻俗濫的節目（順道一提，這特別是英國看待「朱門恩怨」的方式）例子，也完全適用於更嚴肅的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第10、11和12章強調了國家社會主義崩解或改革後，世界經濟地理如何在特性上幾乎普遍成爲資本主義。然而，資本主義是什麼，以及資本主義如何運作，「有區域和地域上的差異」（Miller, 1997: 13）。例如，地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研究，辨認出世界各地不同的「商業形態」或從事商業的方式，其中最常引述的就是所謂東方或中國資本主義，據稱特別偏重透過家庭紐帶或送禮而形成信賴網絡，還有不同國家的經濟**調節**（regulation）形式，反映了經濟關係鑲嵌其中的不同社會與政治母體（例見Gertler, 1997）。於是，人文地理學家會強調我們不能只在抽象、脫離脈絡的層次研究資本主義，儘管大部分影響深遠的經濟理論都這麼做。我們必須採取脈絡性和比較性的研究途徑。

然而，這裡還有複雜之處。脈絡本身不會靜止不動或與生俱來。脈絡必須生產出來，而且會改變。因此，人類學家米勒（Danny Miller）撰寫有關千里達（Trinidad）資本主義的新作時，頗費心思地強調了資本主義與千里達脈絡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這裡的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千里達資本主義。但是，原諒我笨拙的用詞，這種「千里達性」（Trinidadianness）並非固定不變，本身有部分是資本主義過程的產物。如米勒所言，「千里達一直隨著資本主義演變，是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脈絡』」（1997: 5）。

因此，人文地理學家對於人類生活脈絡性的執著，牽涉了兩種行動：第一，看看在本書第二篇區分爲不同次學科主題的過程，如何在特定時間和空間裡會合並且互動；第二，探究這些脈絡性的時間和地方，本身如何是這些過程及其間互動不斷演變的產物。爲了解釋脈絡性的這種一體兩面性質，我們在《人文地理學概論》第三篇所採取的途徑，便是以一系列章節介紹人文地理學家研究的各種類型化脈絡。這種類型架構（generic framing）部分反映了不可能在有限空間裡，很完整的討論所有較爲特殊的地理脈絡，但這麼做也有些好處。其中一個好處是，這讓我們得以標榜，雖然對脈

絡性的關注源自以區域尺度爲焦點的地理研究，但目前卻延伸涵蓋了從人體一直到國際與跨國關係的各種尺度。在這樣的演進中，這裡提出的某些脈絡尺度對你來說已經相當熟悉；確定的大概就是城市與鄉村（分別由Chris Hamnet和Paul Cloke於第26章及27章討論），或許，還包括大陸的尺度（Kevin Robins在第28章以歐洲爲例來探討），以及世界殖民帝國的全球尺度（由Richard Phillips在第29章分析）。另一方面，人體（Ruth Butler於第25章中討論）是個相當新的地理課題，即使身體對我們的生活極度重要，而這也反映出地理學家研究的人類生活尺度慣例，即使不合理，還是很重要，以及對身體冷漠不感興趣的**男性至上主義**觀點。

此外，這裡的章節主題也顯示地理脈絡不總是吻合有邊界區域的模型，無論規模大小。從第30章到第34章，焦點不是放在地方，而是放在柯司特所謂的「**流動空間**」（spaces of flows）（例見Castells, 1989）。第31章和32章處理了**人的流動**。杜爾（Claire Dwyer）討論了移民過程及其產生的「跨國流移」（transnational diasporas）。德斯福吉（Luke Desforges）關注的是暫時性但龐大的人群移動，那是世界最大產業，亦即觀光業的命脈。在第32章中，華茲（Michael Watts）把商品當做「組織化的時空系統」，亦即連結了人與地方的迴路（雞和古柯鹼爲主要的例子）來分析，從而檢視了**事物的流動**。第33章及第34章則透過現代媒體，處理了**觀念和影像的流動**：尼爾（James Kneale）討論書籍和視聽媒體的地理；希利斯（Ken Hillis）則批判解析了新的電子中介通訊形式（例如網際網路）所生產的網際空間和擬造文化。 237

值得強調的是，在所有這些章節裡，做爲地方的脈絡，與做爲流動空間的脈絡，彼此間並沒有清楚分野。舉例來說，城市地方的特徵，有部分是來自匯聚其中的多重人群、事物和觀念的流動；網際空間的流動生產出新的擬像地方。但是區分地方和流動空間，確實有助於辨認出兩種很不一樣的處理人文地理學脈絡性的方式，也顯示了脈絡性在20世紀將盡之際會不斷改變。脈絡對於經濟、政治、發展、環境、社會及文化地理，都深具重要性，但是脈絡本身也會轉變。因此，《人文地理學概論》最後這個部分的目的，就在於讓你深入瞭解在今日與未來都事關重大的關鍵地理脈絡。

第二十五章　身體

Ruth Butler，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238 導言：不只是血肉

人類身體的外型和大小千變萬化（圖25.1）。隨著地方和時間的不同，人類身體從體質結構、社會功用和象徵價值角度提出的定義，會有極大差異。人體對許多人而言意味了很多不同事物，它是靈魂的墓穴、是神殿、是機器也是自我。身體會受到撫慰、殺害、喜愛、憎恨，有人認爲美麗、有人認爲醜陋，有人認爲神聖、有人認爲世俗（Synnott, 1993）。然而，儘管身體有異質性，社會對任何特定身體的狹隘期待，經常緊緊牽繫於身體的**性別**、年齡、**種族**、體能、**階級**和**性慾特質**等粗略的社會大分類。

這些複雜矛盾的狀況，正是身體令地理探究深感興趣且饒富價值的原因。本章將要說明，身體是本書先前討論過的不同次學科主題可以匯集一起的所在。身體的個人空間，以及它和外界更廣大環境的互動，只是第二章討論過的地理探察位址之一。若連結

239 上第一章，則可以說明，生理和社會在建構不同個人的身體經驗裡扮演的角色，闡明了自然和文化在塑造人類生活及人類生活其中的社會上，各自有何相對力量的持續辯論。一切層次上的生物、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等複雜互動的內外力量，在思考身體的呈現和行爲時，可以清楚地辨認出來，而這也就揭明了第三章討論過的地域和全球、微觀

圖25.1　傲慢對抗偏見。漫畫家馬汀（Angela Martin）描繪的女性身體型態多變。

出處：Morris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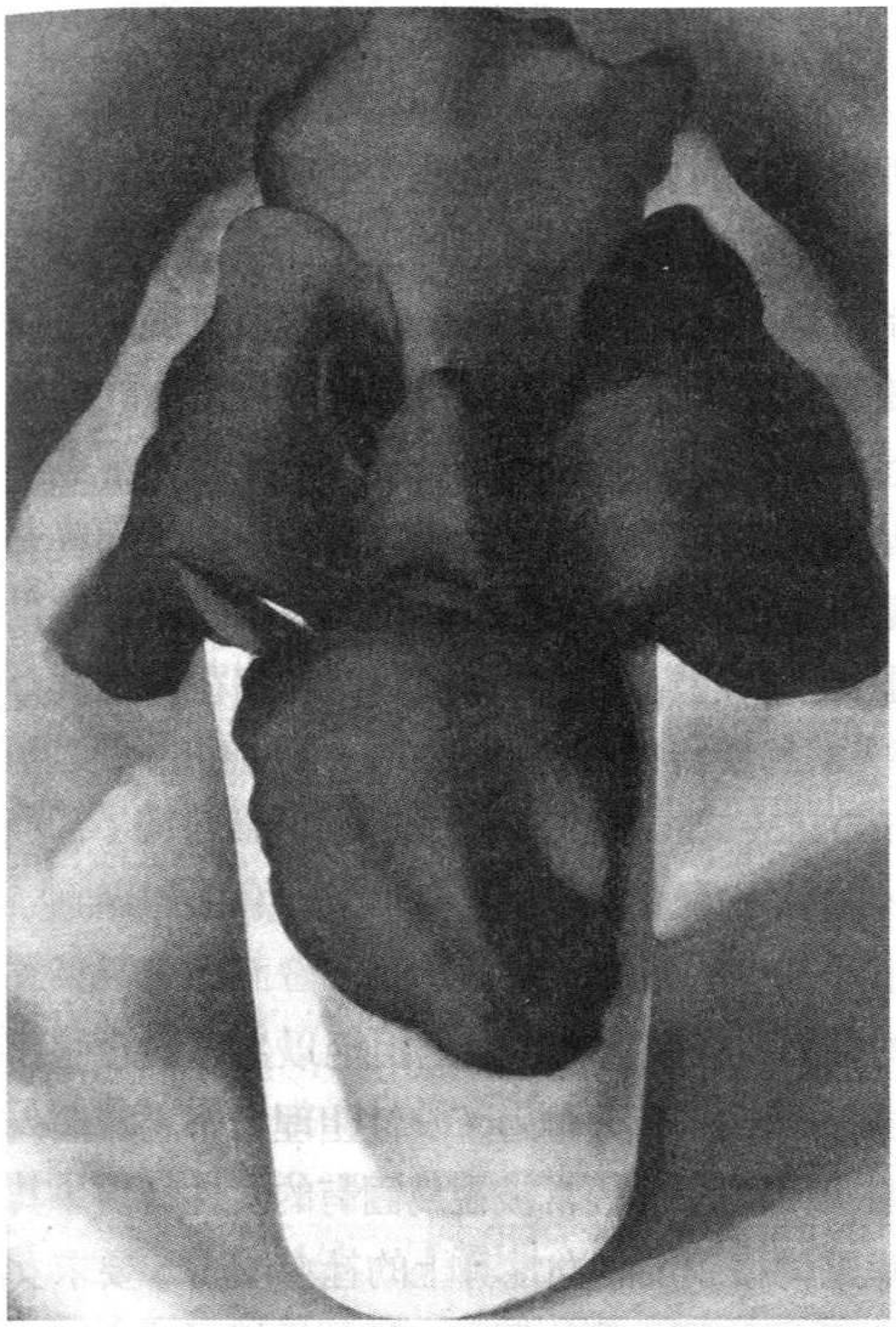


圖25.2　白花瓶裡的紅劍蘭，1928（油畫），歐基芙（Georgia O'Keeffe, 1887-1986）。Credit: ARS, NY and DACS, London 1999/私人收藏/Christie's Images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New York

和宏觀事件及過程的互動。透過與環境以及其他身體的互動，身體是人類能動性（人的態度、行爲和成就）的重要面向（參見第四章）。身體的生理構造和社會意象，在定義自我與他者時非常重要（圖25.2與第五章）。不同時間與地方的身體呈現和操演（performance）模式，顯示了身體的使用如何捲入了在對照個人所相信的自身實際面貌下，採納或抗拒他人對於該個體的意象（第六章）。

爲了進一步解釋這些問題，本章考察了我們都會使用的、用以處理加諸我們身上各種身體的生理結構和社會再現，順從社會所接納的公共空間行爲「規範」。本章採用女人、身心障礙人士與同性戀者的生活經驗，分爲三節。首先，本章考察人類預期在社會中遵循的刻板印象角色性質，這樣的社會意象如何建構，以及這些意象如何持續發揮作用。其次，本章討論人對加諸自身期待的反應，以及處理社會加諸己身之要求的方法。最後，本章將探究這些反應對於我們對社會互動的更廣泛理解有何意義。

人類身體不只是血肉，不是心靈可以任意使用的物體。身體是主動且有所反應的實體，不只是我們的一部分，而是我們的全部。身體的呈現和**操演**投射出人的意象，傳達給個人本身以及其他觀察他們的人。在西方著迷於「身體之美」的消費社會裡，有並未明言但令人渴望的身體「規範」，我們全都受到鼓勵予以遵從。不遵從的代價可能很高昂。社會信念意味了若被歸類爲「不同」、「偏差」、「邊緣」，加上身體的限制，可能會使得公共地方與空間的經驗變得不舒適、令人不快、危險，甚至致命。下一節將思考何以致此。

對於身體的生物與社會管制

在哲學及學術討論中，主要有兩種理解身體的方式：身體是「生理」現象，以及身體是「社會」現象（Shilling, 1993）。第一個理論指出，身體的生理結構決定了個人行爲。據此，遂假定社會成員的生理限制決定了社會與社會關係的狀態及發展。這個理論的最新發展和遺傳學有關。例如，論點指出女性和男性的特徵，以及個人的性慾特質，可能是基因構造造成的。另一種社會建構論的主張，則表示身體是由社會過程和關係所發展及限制的。例如，這種論點主張女孩與男孩從兒童時期開始的不同養育方式，使得他們擁有不同特徵。兩種觀點都是**化約論**，忽視了另一種因素的影響，以及兩種現象的互動，但這兩個極端觀點是有用的起點，我們可以藉此考察在西方社會中運作的意象性質，及其所造成的對不同人群的期待。

240 生理即命運？

1960年代與1970年代女性主義政治的復興，有個重要焦點是拒絕以生理觀念做爲社會中男女差異的合理解釋，以及性別歧視的藉口。有人論道，女性生理並不意味個人必然是非理性、被動或具有母性的。女性主義者主張，經常被視爲固有的女性特質，其實來自社會制約（Oakley, 1981）。注意焦點轉移到加諸女性身上的社會壓力，要求女人遵從對她們行爲與身體呈現的男性期待。爲了強調她們的觀點，她們標榜了「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差異，前者跟個人生理有關，後者則牽涉了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在男性與女性認同建構中的角色。最近，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也以類似方式區分了生理事實的「損傷」（impairment）和「身心障礙」（disability）的不同，後者指的是「現代社會組織造成的活動不便或限制，這些組織幾乎毫不考慮身體受損的人，將這些人從主流社會活動中排除出去」（UPIAS, 1976）。這兩種二元區分都清楚區別了社會權力關係與生理能力的結果（Butler and Bowlby, 1997）。

然而，對社會建構重要性的政治覺醒，並不代表身體的生理特質在人類生活經驗裡無關緊要。針對身心障礙，莫利斯（Morris, 1991: 10）寫道：

> 社會模型裡有一股否定我們身體經驗的趨勢，堅持我們的身體差異及限制完全是社會創造出來的……這麼說形同否定了身體與心智限制、疾病和死亡的個人經驗。

我們都有身體上的限制。婦女運動承認男人和女人有所差別，但是頌揚且珍視這些差異，而不是接受它們是女性命運的唯一控制因素。有人無法執行想要完成的某些身體活動、月經及其他生理事實，顯示我們很難相信會有個田園牧歌式的社會，在其中「損傷」或「性」對個人或他們周遭的人而言，一點也不重要。然而，比較不可觸

知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目前仍然是控制人類**身體**（embodided）經驗的主要因素，接下來我要討論這些議題。

自我的呈現

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意象，強烈受到他人意見，以及語言和媒體裡呈現的美好認同意象所影響。我們經常以自我防衛的姿態，認爲自己是正常的，得到社會接納，而那些我們視爲「他者」的人則屬異常（Shakespeare, 1994; Butler and Bowlby, 1997）。這是我們用來把自己跟其他我們認爲處於社會醜惡邊緣者分開的方法。這種做法製造出一種社會結構，我們在裡頭全都按照並未言明但顯然可欲的「規範」來衡量。人類對於邊緣化的恐懼，激勵他們採取廣泛的行爲與外貌的社會「規範」觀念，將這些觀念納入了對自身認同的評價（Goffman, 1963; Corbett, 1994）。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規範」會因時間、空間及不同人而改變。個人主動或被動置身其中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範疇，會強烈影響別人期待他們順從的意象。有些範疇本身被視爲比較「正常」，因此比其他範疇值得追求。例如，異性戀伴侶在媒體中的呈現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其他人都應該嘗試遵循。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及雙性戀者範疇的污名及邊緣化地位，可能造成個人試圖隱藏認同，並在同志場景或同性戀家戶的安穩空間以外，「假扮」爲異性戀者（Valentine, 1993）。

然而，這種隱藏個人認同的需求，不只是女同性戀或男同性戀者的經驗而已。這項需求也適用於殘障人士，而無論其性傾向爲何。柯柏特（Corbett, 1994: 344）指出，「衣櫃裡的同志爲假扮付出了過於高昂的心理代價」的論點，也適用於身心障礙者。健全的身體顯然比受損的身體更受偏愛。

女性主義作家指出，女人的身體經常被別人和自己當成只是觀看和評價的對象（Young, 1990）。我們努力雕塑自己的身體，讓身體迎合自己和其他人都覺得舒服的意象，這使得時尚和美容產業獲得高額利潤。在何種程度上，我們選擇裝飾身體以吻合自身品味，以及什麼程度上我們覺得被迫要如此做，儘管仍然有所爭議（Baker, 1984），但身心障礙男女受到媒體對於「正常」身體的再現驅使，利用衣物或身體裝飾隱藏別人視爲身體不雅的部分，卻是不爭的事實。

即使是那些自信十足、對自己的身體及相關認同深感自豪的人，也會出現問題。正面的意象若要產生效果，就必須傳達給周遭的人。如果個人感到滿意的行爲遭受別 241
人誤解，就可能帶來痛苦。例如，一個女人可能對自己身爲修理技工的認同很自在，但過路行人的口哨聲和性別歧視言論，可能很難愉快面對。很多身心障礙者可能因爲身體語言，而被視爲怪異而遭嘲弄。令人沮喪的是，無法控制的抽搐、流口水，或只是因爲先天視障無法察覺某些事物，可能意味了他們動作裡的眞正意圖，無法獲得一個爲過度偏離常態的事物感到心煩的社會所理解。

摘要

- 在哲學及學術討論中，身體主要有兩種理解方式：「生物」現象或「社會」現象。
- 這兩種理論都過於化約。在社會權力關係和生理能力的結果之間，劃設了清楚的分際。這些現象之間的互動則經常遭受忽視。
- 兩種現象對人類生活經驗都很重要。然而，目前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構仍然是控制人類身體經驗的主要因素。
- 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負面與正面）可以得到頌揚和珍視。
- 我們全都依照社會結構裡未加言明但顯然值得追求的「規範」來衡量。因此，產生了需以我們與他人都感到舒適的方式來呈現身體和表現舉止言行的壓力。
- 個人主動或被動置身其中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範疇，會強烈影響別人期待他們順從的意象。

社會期待

對於人群的理解和反應，是在社會與文化層次上創造和維繫的。我們對別人的反應方式，我們期待或不期待他們的事物，我們期待在哪裡見到他們，我們期待見到他們做的事，都是受到糾纏於英國文化中的人群意象影響的議題。大量有關社會邊緣化少數群體（minority）的文獻清楚說明了，社會期待與經濟邊緣性在控制人類行爲、自我呈現（如前文的討論），以及公共空間裡的單純現身等方面扮演的角色（例見Goffman, 1963; Winchester and White, 1988; Barnes, 1991; Valentine, 1993）。

這也是同志榮耀（Gay Pride）、身心障礙者權利和婦女權益組織的政治奮鬥引人注意之處。這些組織嘗試指出政策和立法的無效，因爲這些政策與立法並未處理他們視爲歧視的關鍵問題，也就是社會意見。

公眾對差異的反應可能是負面，也可能是正面。在一個極端，這些反應可能表現了敵意，得到法律支持將差異排除於空間之外。例如，許多美國城市曾經支持的「醜陋法律」，便將「令人不快的」身體驅離公共空間（Gilderbloom and Rosentraub, 1990）

> 有殘疾、四肢不全，或任何有礙觀瞻、令人做嘔的畸形形體或不適當之人，獲准出現在城市公共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時，皆不得在大眾視線下暴露自己。
>
> （芝加哥法令，引自Burgdorf and Burgdorf, 1975: 863）

在納粹德國，身心障礙者和同性戀者及其他人，不但被驅離街道，還透過精神病院和集中營裡的毒氣室，從社會中移除（Morris, 1991）。

在另一個極端，有差異可能代表能得到同情，獲得因生理「缺陷」帶來的醫療

「協助」及不需要的善舉。同性戀者接受電擊治療，以及受到損傷的病患所承受的既無益健康又痛苦的「矯正」手術，就是以「照顧」有差異的身體之名，行「正常化」之實的極端案例。

這些面對差異的各種公眾反應，理由可能包括恐懼、取得優越感和控制的慾望，以及疏遠和他者化（othering）的過程。人類身體並非不朽，有人說，身心障礙的身體被用來當做「否定的垃圾箱」，以便減輕其他人對自己生理脆弱及最終死亡之途的恐懼（Shakespeare, 1994: 283）。男人對自身優於女性的體能深表關注，也是跟這種恐懼有關，一如同性戀與愛滋病之間被連繫上的關聯。

許多社會視爲不宜出現在公共場合的行爲，例如抽搐動作和流口水（如前文所述）、月經來潮、哺乳和同性戀行爲，都被視爲形同動物。這些特質在16與17世紀，被認爲會將人類生活連結上罪與惡魔，唯有藉著理性和宗教來壓抑動物，人才能成爲完全的人。比起男人和身體健全者，女人和身心障礙者被視爲比較接近自然及我們的動物祖先。他們被視爲代表了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994: 296）描述的「人類存在的生理性與動物性」。身體健全的白種男人是自然環境的征服者和控制者，同樣視自己 242
優於其他較具動物性的同伴，包括女人、身心障礙者、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以及族裔少數成員。前述個體被視爲雖令人興奮、卻很危險的「**他者**」。

任何身體的可見外貌，就社會對人的期待而言，也很重要。美貌一直被當做個人美德的象徵，醜陋則被視爲邪惡的象徵（Goffman, 1963; Synnott, 1993）。無法善加利用身體，並且予以照顧，可能被視爲道德淪喪（Synnott, 1993）。從這一點很容易滑向認定「醜陋」、「身心障礙」、「與眾不同」意味了缺乏道德的觀點。

外貌也是溝通行爲之解釋的重要工具。「差異」的可見證據，偏離了廣被接受的社會外貌及行爲「規範」，可能導致個人成爲笑柄，以及敵意行爲的對象，但同樣會造成各種反應的誤解，也可能源於人與人之間各種隱形的差異。例如，像閱讀困難這類不可見的損傷，如果沒被他人察覺，可能就會被當做愚笨或懶惰。

地方的實質與社會結構

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控制，並不盡然透過面對面遭遇時的直接反應就能顯而易見。環境的社會、政治、經濟及實質結構，可能很重要。一個人在某個地區能夠享有的行動自由，以及其他人的接受度，可能會強烈影響社會對他們的觀感、他們對自己的看法，進而影響其他空間和地方對他們的接受狀況。

環境的實質結構是對行動明顯而直接的控制。例如，有人主張西方社會的營造環境是由身體健全的白種異性戀男人所設計，也是爲他們而建造的。這種指控的提出，揭明了迎合虛構的「一般身體」生理需求的環境構造並不恰當。差異極大的身體，以及不同人群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

最明顯而且可能有最多報導的失誤，跟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有關。缺少供聽力損害者使用的感應線圈，缺乏大字體和盲用電腦，缺少改良式廁所供殘障人士使用，公共空間缺乏斜坡道，都受到許多媒體注意（*Which*？, 1989）。然而，受無法暢行環境之苦的不僅是身心障礙者。斜坡道對輪椅使用者、推嬰兒車的媽媽、老人，以及有運動傷害的人都很有幫助。其他問題則影響了其他特定族群，例如針對需要更多女用廁所的爭論（Little et al., 1988）。

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在構築歧視與有差異者的經驗結構上，同樣有其作用。消費文化對於身體外貌之社會期待的影響，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資本主義**及勞動的**商品化**，期待個人的工作方式，就「一般」人而言，是有生產力的，但是並非所有獲得特殊裝備的身心障礙者，都能夠和他們的工作夥伴速度一樣快。不同身體及其能力或無能力的意象，已經與每日生活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實質構造糾纏在一起了。

摘要

- 越來越多針對社會少數群體的文獻，清楚說明了社會期待與經濟邊緣性在控制人類行為及自我呈現方面的角色，而且對許多社會運動的政治抗爭非常重要。
- 對差異的公眾反應可能是負面，也可能是正面的，從同情到實質的空間排除都有。
- 對差異的各種公眾反應，原因可能包括恐懼、獲得優越感及控制權的慾望，以及疏遠與他者化的過程。
- 外貌可以影響其他人對一個人的期待，也可以傳達行為的解釋。
- 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在歧視的構築上都有所影響。營造環境的性質、消費者文化，以及勞動商品化，是影響人類身體經驗的三項因素。

操演—應對策略

不同個體如何選擇應付其他人對他們的意象與期待，有極大的差異，隨著他們所處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範疇的能見度和接受性、性格的強韌、自信、經驗、支持網
243 絡，以及許多其他變數而定。我們全體共同面臨的是，必須協調我們身體的社會建構和生活現實。高夫曼（Goffman, 1963）提出兩種協調的辦法。一個人可以選擇接受並扮演其他人期待他們扮演的角色，或者反抗，以更適合個人意願的方式行事。要強調的是，在流動的社會化過程中，有兩種極端位置，儘管如此，這兩個位置都是有用的起點，可以考察人們如何回應其他人對他們的意象和期待。

僞裝

如前文所述，自我意象深受值得追求與令人厭惡之社會特徵的社會再現影響。內化我們認爲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或是我們希望別人如何看待的觀念，有助於我們更安於社會互動中被預期要展現的操演（Goffmann, 1963; Scott, 1969）。內化觀念也有助於其他人預先決定我們在特定情況下，隨著我們被安置於什麼社會、經濟和政治範疇而定的預期操演（Goffman, 1963; Scott, 1969）。我們以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操演，同時創造且重新創造了我們的社會認同。這種操演有時候大體上是不假思索的，有時候部分是刻意的自我呈現策略。

面對社會環境時，「矇混過關」、投射出符合社會期待、爲社會所接受（但不一定是可欲）的必要自我意象，如前文所述，這種策略在同志社群裡很常見，而且有不少研究（Valentine, 1993）。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也以正面方式，在內部溝通裡運用受到認可、刻板的外貌和行爲模式，透過服飾的細微之處和談話主題，跟心意相通且握有相關社會資本的個人，宣傳其性慾特質。

身心障礙者和女人，同樣必須接受期待他們遵守之刻板印象的優缺點，因爲他們認爲這適合他們，而且對他們有用。一個在路邊眞正需要幫助的女性，很可能會利用外貌來獲得路過男性，也就是異性戀駕駛的同情和注意。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會在商業會議裡選擇穿著強勢服裝，使男性同仁能站在相同立足點上認眞看待她。

同樣的，身心障礙者可能利用本身容易受傷害的意象來獲得幫助。視障者在陌生環境求助時，可能會揮動白色棒子。他們若擔心自己明顯的缺陷可能引起扒手或其他盜賊覬覦，也會將白色棒子收起來（Butler, 1998）。

反擊

如果一個人感覺不舒服且（或）不滿意其他人對他們行爲的預期，他們可能會選擇反抗別人的期待，明白表現他們認定的自己的眞正個性和慾望。爲此，許多少數群體鼓起勇氣反抗他們被假定應該遵從的「常態」。

同志榮耀（Gay Pride）嘉年華誇耀了同性戀行爲。許多女性和身心障礙人士也走上街頭，在政治示威裡自豪展現自己的「眞實」認同。身心障礙者政治鼓勵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身體損傷感到自豪（Morris, 1991; Corbett, 1994）。類似SCOPE這樣的慈善團體，刻意推行宣傳活動，改變社會態度，吸引更多注意力（圖25.3），而不是利用諸如無助、依賴者的意象，來誘使他人同情捐獻，而進一步鞏固了這些刻板形象。

這些政治行動令人注意這些人所面對的歧視，以及對他們身爲人類與公民權利的漠視。爲此，英國和歐洲法院中，有許多人採取了法律行動。將男女同性戀者排除於軍隊大門外，許多地方政府對於主流學校未能提供身心障礙青年適當協助，以及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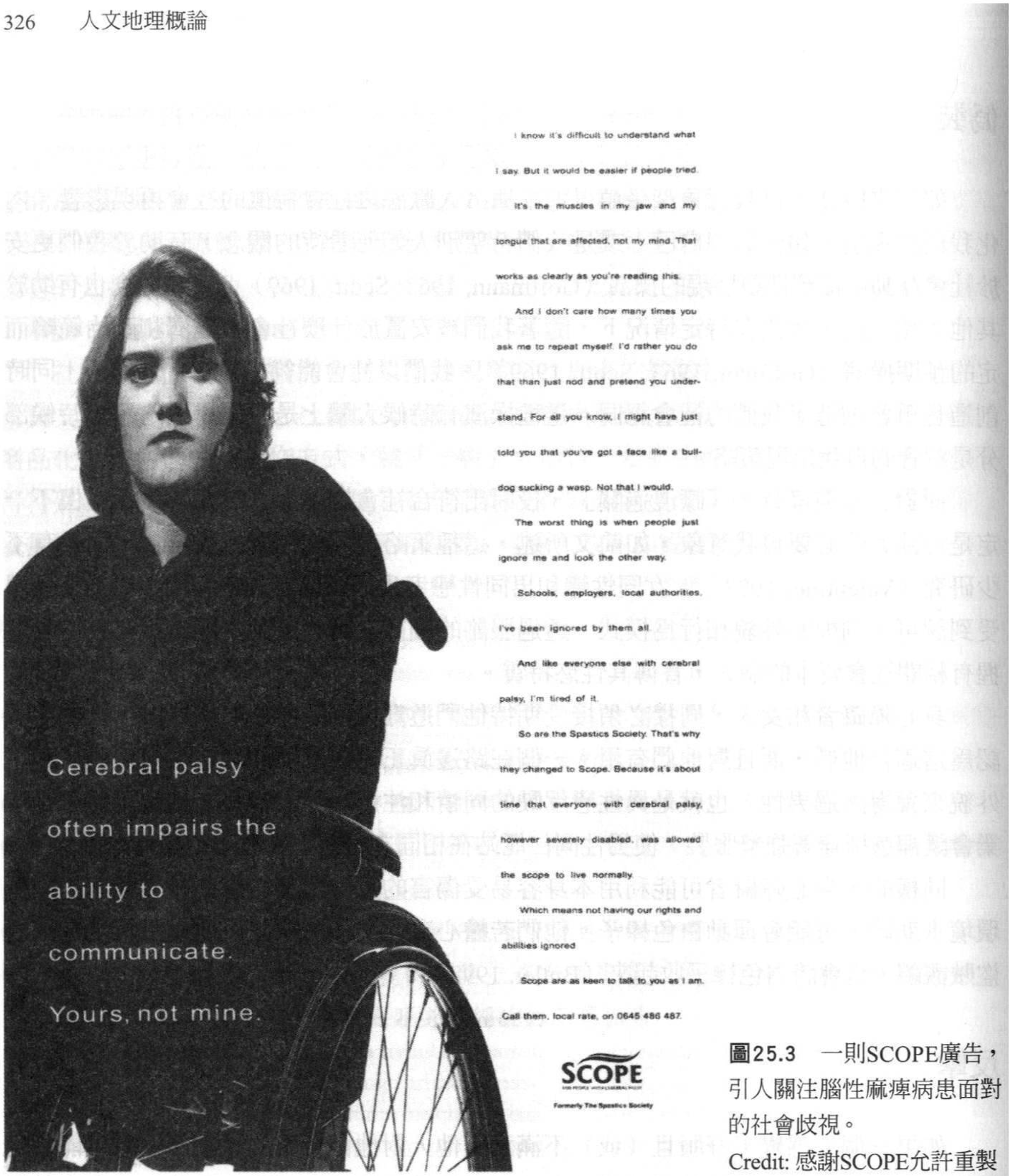


圖25.3 一則SCOPE廣告，引人關注腦性麻痺病患面對的社會歧視。
Credit: 感謝SCOPE允許重製

就業權等問題，都已經在法院裡提出了相關議題。

這些極具宣示性的行動，提升了邊緣化團體的能見度，樹立了模範，提供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給先前孤立無援的人。這也提高了廣大社群的注意，以及對邊緣化團體成員經驗和需求的瞭解。

少數群體成員和社會對他們的期待之間對抗的極端形式，有不可抹煞的價值，但只牽涉到一小群人。若說所有少數群體成員都選擇參加這種活動，這既不正確，也有所誤導。大多數人都不是那麼確定自己的行動。在許多層次上，觀點相同者組成的支持團體
244 和網絡，提供了支援、資訊、友誼及政治活動。許多人除了近親朋友的支援外，找不到任何協助，但即使是這些人，也經常會不自覺的挑戰別人的意象，完全靠自己的勇氣，

在社會主流中過自己想過的日常生活。他們打破自己被預期要遵循的意象，跟其他人直接面對面。他們透過同樣的社會化過程教育他人，我們也都必須加入這種過程中學習，以便在社會叢林中求生存。接著，我轉而討論對社會互動的更廣泛瞭解。

摘要

- 我們都需要協調我們身體的社會建構與生活現實，以便應付我們及其他人對我們自身的意象和期待。
- 極端的是，個人選擇接受並扮演別人期待的角色。
- 另一個極端是，個人選擇反擊別人期待的意象，以更適合個人意願的方式行事。
- 最可能的是，個人會根據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中，最能夠發揮作用的方式，以不同方式組合運用這些技巧。

身體對社會互動的意涵

身體總是一個未完成的社會和生理現象，它在參與社會的過程中轉化，反過來也是社會關係的基礎，影響了社會關係（Shilling, 1993）。人的身體經驗同時是生理機 245
能，以及對生理的更複雜社會反應的結果。邊緣化群體的成員飽受社會裡不利他們的權力關係所苦，傅柯（Foucault）稱其爲正常化過程造成的社會囚禁（參見McNay, 1994）。生理性別／社會性別，以及損傷／身心障礙的二分法，提供了要求反歧視立法與公民權的新基礎。這種二分法也催化瞭解釋不平等的新理論發展。地理學中，近來日漸增多的身體文獻，注意到身體互爲關聯的社會與生理特性，「在重新理論化地理學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牽涉了質疑心靈／身體的分割，並讓身體在地理知識生產過程裡變得明顯可見」（Longhurst, 1995: 102）。

透過更深刻理解社會在公共空間裡爲不同人群帶來的壓力，以及用以對抗這些壓力的應對策略，我們就能對影響我們全體生活的複雜社會結構，產生更敏銳的覺察。再者，根據界定，能夠在社會上建構的東西，就可以解構。個人肯定是最具政治性的，因爲藉由認識和學習微觀的個人經驗，宏觀的邊緣化和歧視過程就可以辨識出來，而且最終能夠剷除。

延伸閱讀

以下文獻深入考察了地理學中身體研究的影響：

- Longhurst, R. (1995)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 (1), 97-105.

有關身體經驗的性質及其社會象徵和價值，更詳細的討論參見：

-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M. and Turner, B. (eds)(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e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身體生理狀態和社會建構的複雜性，扣著身心障礙和性別關係的進一步討論，分別參見：

- Butler, R. and Bowlby, S. (1997) Bodies and spaces: an exploration of disabled people's use of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4), 411-33.
- Young, I. M. (1990) 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與性慾特質有關的認同管理議題，參見：

- Valentine, G. (1993) Negotiating and managing multiple sexual identities: lesbian time-space strateg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8, 237-48.

第二十六章　城市

Chris Hamnett，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身居都市世界

246

我們住在一個越來越都市化的世界裡。在英國，超過80%人口住在都市地區，而在大部分已開發的西方國家，居住在都市地區的人口比例超過70%。雖然近幾年來郊區化速度極快，都市人口減少，但是大多數西方國家人民仍然住在都市環境裡。都市化過程也不侷限於西方國家。最新的聯合國數字（1996）顯示，到了2000年，世界超過50%人口會居住在城市中。這項成長大部分會出現在第三世界，而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市、聖保羅（São Paulo）、拉哥斯（Lagos）、雅加達（Jakarta）以及上海。對世界上大多數人口而言，都市生活是21世紀生活的重要特色。因此，城市不斷改變的型態、經濟基礎及社會架構，仍然極爲重要。我們必須知道城市如何改變，以及都市生活在現在和未來會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經常是好萊塢電影的主題，包括《紐約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曼哈頓》（*Manhattan*）、湯姆渥夫（Tom Wolfe）的《走夜路的男人》（*Bonfire of the Vanities*）、《華爾街》（*Wall Street*）、《上班女郎》（*Working Girl*）、《爲所應爲》（*Do the Right Thing*）以及《神秘約會》（*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這裡列出的只是幾部以紐約生活爲主題的電影。

電影和小說讓我們洞察都市生活，或是都市生活的再現。但是身爲地理學家，我們希望更深入探索表面以下的東西。

在本章中，我希望專門討論當代已開發西方世界中的都市變遷與經驗，聚焦於都市生活三種迥異的面向——首先是反都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及遠離都市（ex-urban）的「邊緣城市」（edge cities）的興起；其次是芝加哥黑人少數族裔聚居區的都市經濟衰退經驗；第三則是某些西方大城市顯現的「回歸市中心」運動，這和**縉紳化**（gentrification）與朱津（Sharon Zukin, 1982）所稱的「閣樓生活」興起有關。最後，我想要簡略審視**全球城市**裡不平等的增長，焦點是拉邦（Jonathan Raban）對於紐約的新聞記者觀點。

從都市化到反都市化

在許多西方國家中，都市化在20世紀的頭幾十年裡達到顚峰。在英國，到了

1900年，已有70%人口住在都市。都市化在二次大戰後，於許多東歐及南歐國家發展，伴隨有西班牙、法國、葡萄牙、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鄉村人口流失與都市成長，但西北歐大部分國家則經歷了快速郊區化、反都市化的過程（Champion, 1989; Cheshire, 1995），以及都市人口減少。有越來越高比例的人口和就業，遷離了經常被視爲骯髒、衰頹、廢棄且充斥犯罪的市區和內城（inner city）。他們先遷到發展中的郊區，近來有車人士急遽增加，他們便搬遷到更小的城鎮和村莊，遠離了都市邊界。大約100年前，科幻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在1902年出版的著作《前瞻》（*Anticipations*），便準確預見了這項趨勢。誠如威爾斯所言：

> 247　1901年人口普查清楚顯示了，我們正處於重大離心發展的早期階段。根據資料顯示，行人城市無可避免地侷限於約四英哩的半徑範圍，使用馬匹的城市可以擴大到七或八英哩，隨後可以提供一小時30英哩廉價郊區交通的區域，是半徑30英哩的城市……但是30英哩只是一般速度，今日與優惠季票持有者社會地位相等者所經之處，半徑超過100英哩……實際上，說2000年的倫敦市民可以選擇幾乎橫跨整個英格蘭、威爾斯南方的諾丁罕及艾希特（Exeter）東部當做郊區，並不過分……鄉村會披上許多都市面貌，古老的對立將會消失……只有在少數幾個偏遠島嶼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才會有每天晚幾小時收到報紙、等待訂購貨品送達要一兩天，這種極度鄉下的特性。

貝瑞（Berry, 1970）在另一篇見解獨到的論文中，也討論了威爾斯預期將會降臨的事物，以及人口分散化的趨勢。貝瑞預期美國都市人口到了2000年會越來越分散，形成低密度、遠離都市的聚落，有自己的購物中心、工廠、辦公園區（office park）和娛樂設施。在美國，蓋洛（Garreau, 1991）將這些聚落稱爲「邊緣城市」，英國的荷林頓（Herrington, 1984）則創造了「外緣城市」（outer city）這個詞彙。

毫無疑問，人口分散和反都市化在許多西方國家的都市結構中，是一項重要的趨勢，特別是在北美、澳洲和西北歐。在美國，大量人口重分配，從東北部的底特律和匹茲堡等較古老的工業化「雪帶」（snow-belt）城市，轉向鳳凰城、土桑（Tuscon）、拉斯維加斯、亞特蘭大、達拉斯和休士頓等南部及西部的「陽光帶」城市。波瑞加（Beauregard, 1994）在他的《衰退之聲》（*Voices of Decline*）裡指出，這種現象還有悠久而強大的都市衰退**論述**爲之添翼，這種論述關注的是較古老的工業城市的都市變遷性質與因果。根據波瑞加的觀點，這種論述的功能經常在於合理化和回應美國內城的種族變遷。

這種變化的強度毋庸置疑。在幾十年間，美國城市的種族和族群組成，就因爲大量移民，特別是移入主要的「大門」（gateway）城市（Clark, 1995），以及**白人大遷徙**（white flight）至郊區（Massey and Denton, 1993）而劇烈改變了。加州大學洛杉磯校

區的克拉克（Bill Clark）清楚說明了洛杉磯市不斷改變的城市族群組成。克拉克說，《唐人街》（*Chinatown*）、《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等電影裡描繪的1930年代或1950年代洛杉磯，已經被較接近《銀翼殺手》（*Blade Runner*）片中族群組合的洛杉磯取代。洛杉磯現在是個「大多數是少數族裔」的城市，是墨西哥市以外第二大的西班牙語城市，索雅（Ed Soja）稱爲「第三世界的首都」。英語系人口從總人口的80%降至41%，西語系人口則從10%升高到38%，其他11%是亞裔美國人。邁阿密也有相同趨勢，該地有美國最高的移民率。1960年，拉丁裔美國人僅占都會區人口5%，但是1990年則占了50%，英語系人口則因爲1980年代有許多人往北移到城市外，比重從80%降到32%（Nijman, 1996）。目前人口幾乎半數是在外國出生，60%在家裡不說英文。尼曼（Nijman）指出：邁阿密已經從「南方美國城市」，轉變爲「北方拉丁美洲城市」。在底特律（Deskins, 1996），白人人口在1970至1990年期間降低了71%，從85.1萬人減至25萬人，但是在郊區則增加了24萬人。結果，底特律現在有75%是黑人，而1970年時，黑人只占43%。華盛頓特區和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特質（Knox, 1991）。黑人內城的四周環繞著主要是白人的郊區地帶。

美國邊緣城市最明顯的特徵是所謂「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ies）的出現：安全、社會成分精挑細選、高度警備的住宅環境，裡頭主要是中上階層白人的居民，可以不理會族裔混雜的市中心區日益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退居牆後，由保全警衛、電子監視器和「快速反應」單位保護。雖然白人郊區化在許多美國大城市很普遍，但這種門禁社區的興起，在加州及美國南部和西部特別明顯。戴維斯（Mike Davis, 1990）在《石英城市》（*City of Quartz*）裡描述了這種現象，索雅（Ed Soja, 1992）則討論了洛杉磯南方橘郡南部Mission Viejo和其他門禁社區的成長。戴維斯認爲，我們正目睹他所謂的「洛杉磯堡」（Fortress LA）的興起。「洛杉磯堡」的特徵是有錢人退守防禦高牆之後，以及公共空間的侵蝕。帕克斯（Christopher Parkes, 1997）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了一篇題爲〈圈地人誕生〉（The birth of Enclave Man）（圖26.1）的文章，是對這種情況的最佳評論。和戴維斯一樣，門禁社區的成長破壞了美國是混合社會的一切觀念，而且導致社會區分凝固於空間中，社會保護主義徹底將少數族裔排除於郊區住家和工作之外。

248

摘要

- 近年來，許多北歐和美國城市經歷了急遽的反都市化，人口從老舊的都市核心分散出去，遷到新郊區，最近則是遷移到遠離都市的核心。
- 在美國，這種向外遷移有明顯的社會和種族選擇性，有大規模的少數族裔移民到城市，白人中產階級則逐漸郊區化。
- 許多美國城市，特別是在南方及西方各州，可以見到「門禁社區」的成長。「門禁社區」根據收入精挑細選居民，藉以阻絕犯罪和暴力問題。

COMMENT & ANALYSIS

The birth of Enclave Man

Growth of US gated communities is imperilling the social contract, says **Christopher Parkes**

Even after dark the children of Avalon Gardens whirl and chatter in their new playground. Adults mingle over barbecues and in fitness facilities. All are relishing the unfamiliar sense of security and community that comes from the new 12ft iron fence, security floodlights and bullet-proof guard boxes ringing their homes.

Such simple freedoms are increasingly attainable throughout the US, as Americans, exhausted by urban violence and disintegration, retreat to the cosy sanctuary of so-called gated communities. There are now 30,000 such fortresses, home to some 8m people. In some parts of America a third of all new houses are being built behind walls.

So common have such communities become that they are now spreading even to ganglands like Avalon Gardens, a former free-fire zone in South Central district of Los Angeles.

The gang "tags" spray-painted on walls, and menacing clusters of young men loitering inside the fence betray this pilot scheme as a pale imitation of suburbia's orderly walled communities. But its ambitions are identical.

The fortress community has come to represent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 safe haven for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among their own kind in a compound shuttered against outsiders. The mainly black residents of Avalon Gardens – who include members of this local chapter of the Crips gang – now have an unprecedented measure of protection from the Bloods who dominate the surrounding districts. The shooting sprees have stopped.

Another housing project on Bloods turf in nearby Watts has since asked for similar privileges. Their request has awakened local politicians to the danger of sanctioning the establishment, at public expense, of unruly fiefdoms reminiscent of medieval Europe.

Others see even more danger in the cosy middle-class version of these communities. The prospect that the number of such developments may double within five years dismays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suburban separatism, defensive localism or plain Balkanisation that lies behind the trend, they see a rejection of the sense of mutuality on which the country was founded.

Whites-only segregation, buried by federal legislation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s being restored by consumer demand for orderly, safe living conditions. Although anyone can buy a home in a gated community, today's inhabitants are predominantly white, earning between $60,000 and £200,000 a year.

In most aspects, they mirror the people who led the so-called "white flight" to the suburb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Most proceeded to fight for, and win, municipal incorporation for their bedroom communities, thus escaping the obligations and taxes of the fast-rotting cities they left behind. To some observers, the rise of the gated community marks a critical further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white flight.

According to Edward Blakely, dean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rban planning school, the retreat from the "basic ethic of mutuality which is the notion behind the US" is nowhere more apparent than in California, Texas, Arizona and Florida – the main points of arrival and concentration of Latino immigra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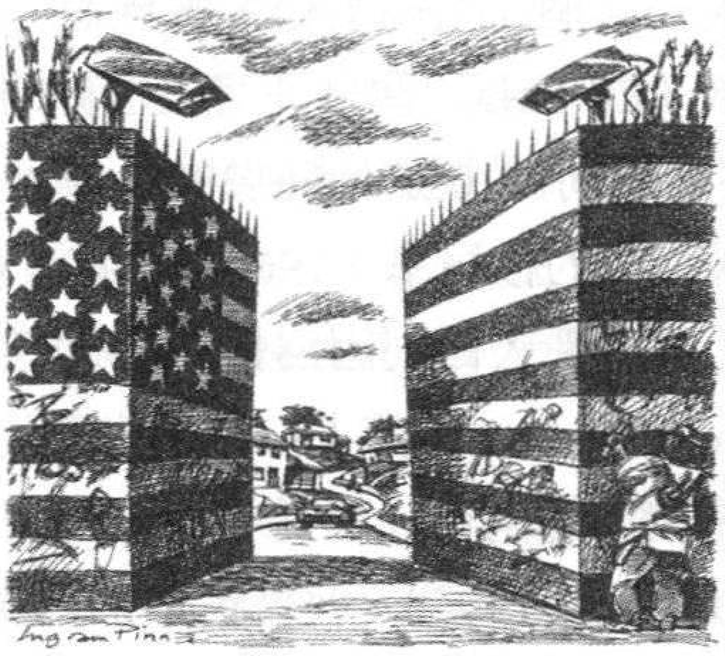
"You will see the walls go up wherever you see large numbers of immigrants," he says. "We will get to the point where [white] people will not feel safe unless they live in one of these places."

The mass retreat is well under way in parts of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Dale Maharidg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who has logged what he calls "the browning" of the state and the withdrawal of monied whites to walled and gated developments in Orange County which keep "those people" out.

"No white society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has ever evolved into a mixed culture," he writes in his recent apocalyptic book, *The Coming White Minority*.

According to state data, whites will account for less than half California's population in two years. The simultaneous rise of Latino political power – as 150,000 people of Hispanic origins reach voting age each year – foreshadows an unprecedented upheaval, Mr Maharidge argues.

Mr Blakely, co-author of *Fortress America: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US*, concedes that the browning of California represents a "deep psychological threat" to some. But he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white withdrawal, which he believes could threaten the very structure of democracy.



This is a hefty charge to lay against what others, especially in the building and property business, see as simply a trendy lifestyle choice: one formerly restricted to the rich and famous and now affordable for the middle classes. Mr Blakely bases his fears on the argument that "fragmentation undermines the very concept of *civitas* – organised community life".

Most gated developments pay for their own private police patrols and security guards. Traditionally communal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 parks,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nd even street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are often privatised within the enclaves. The inhabitants are ever more reluctant to pay higher taxes to maintain government and city services outside their walls.

Such reluctance has already capped Californian property taxes. In New Jersey some community-dwellers have won abatements on local levies after arguing that they already pay for their own private services.

According to Mr Blakely's theories, such tendencies threaten the social contract. The lack of social contact fostered by exclusive lifestyles serves only to accentuate the peril. Economists say one result of social protectionism is to cut ambitious minorities off from the contacts and opportunities they need to advance up the economic scale.

On the available evidence, these are not issues that impinge greatly on the thinking of the enclave-dwellers. Instead of a social contract – a bewildering concept in places such as California where more than 100 languages and cultures mingle – gated communities offer a straightforward option.

Membership of the homeowners' association and the payment of monthly dues to cover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amenities – whether the newcomer chooses to use them or not – are mandatory. Association rules, typically drawn up by the builders and strictly enforced, establish a code of conduct.

In return for the security and other benefits offered by the community, people will commonly be required to sacrifice many of the freedoms available in the world outside. Rules may dictate the colour of their front door, curtains or other indoor furnishings visible from the street. Sticking political posters in front windows is usually forbidden. In some places homeowners may plant only shrubs from an approved list, and may not station gnomes in their gardens, make noise after 10pm, or own a dog weighing more than 20lbs.

"In effect," according to Jo Anne Stubblefield, a community governance specialist, "the property owner becomes a citizen of the association, subject to its governing and assessment powers."

This "contractual government" – in the words of a recent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ated community phenomenon – "appears to be the closest thing to a real-world social contract that can be found".

This is a curious development in a country where generations have been brought up on the concept of limited government. As Evan McKenzi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Illinois University, pointed out in a recent radio broadcast, the Bill of Rights, which protects a citizen's right to hang out a flag or put a wishing well on the front lawn, is ineffective inside the confines of a private community.

"We teach [people] that they have rights that are protected against intrusion from government authorities," Mr Mckenzie says. "But what nobody told them was that local government was going to be privatised to this degree."

In spite of these disadvantages, the desire of ordinary Americans to live in walled communities is far from slackening. Some planners say that, in parts of Orange County, Montgomery County, Maryland and southern Florida, the concentration of gated communities is so dense that middle-class home buyers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move into one of them.

One result is tha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gregation characteristic of societies worldwide is, in the US, taking on a physical form. "Social barrier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but Americans climb over them," says Mr Blakely. "That's what America's always been about."

But walls, gates and armed guards –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prison – present more substantial impediments: both to those trying to get in and those who want to get out.

圖26.1 圈地人誕生。Credit: © Ingram Pinn

出處：*The Financial Times* 21/9/97

工作消失時：芝加哥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許多西方大城市由於製造業工作大幅減少、大規模移民、快速郊區化、白人大遷移、內部城市衰退和社會絕望，近幾十年來經歷了社會和居住結構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在美國中西部及東北部許多城市格外明顯，例如匹茲堡、費城、紐約、底特律和芝加哥。莫倫可夫與柯司特（Mollenkopf and Castells）在他們的著作《雙元城市》（*Dual City*）中，詳細研究了這種轉變，但這裡我想深入探討的城市是芝加哥，那是黑人社會學家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 1987, 1996）的書《眞正劣勢》（*The Truly Disadvantaged*）與《工作消失時：都市新貧的世界》（*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的重要研究主題。

威爾森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有幾個原因，但最主要是因爲他的研究處理了關鍵的都市社會議題：都市新興貧窮黑人議題，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混亂和崩解。就這方面而言，威爾森的研究專注於實際社會問題，而非**後現代主義**的知識遊戲。一些勇敢而費心拍攝的電影處理了這個世界，例如史派克李（Spike Lee）的《爲所應爲》、《大峽谷》（*Great Canyon*）及《鄰家少年殺人事件》（*Boyz 'n' the Hood*）。《鄰家少年殺人事件》焦點是兩名聰明的年輕黑人，住在中洛杉磯南方的族裔聚居區裡，奮力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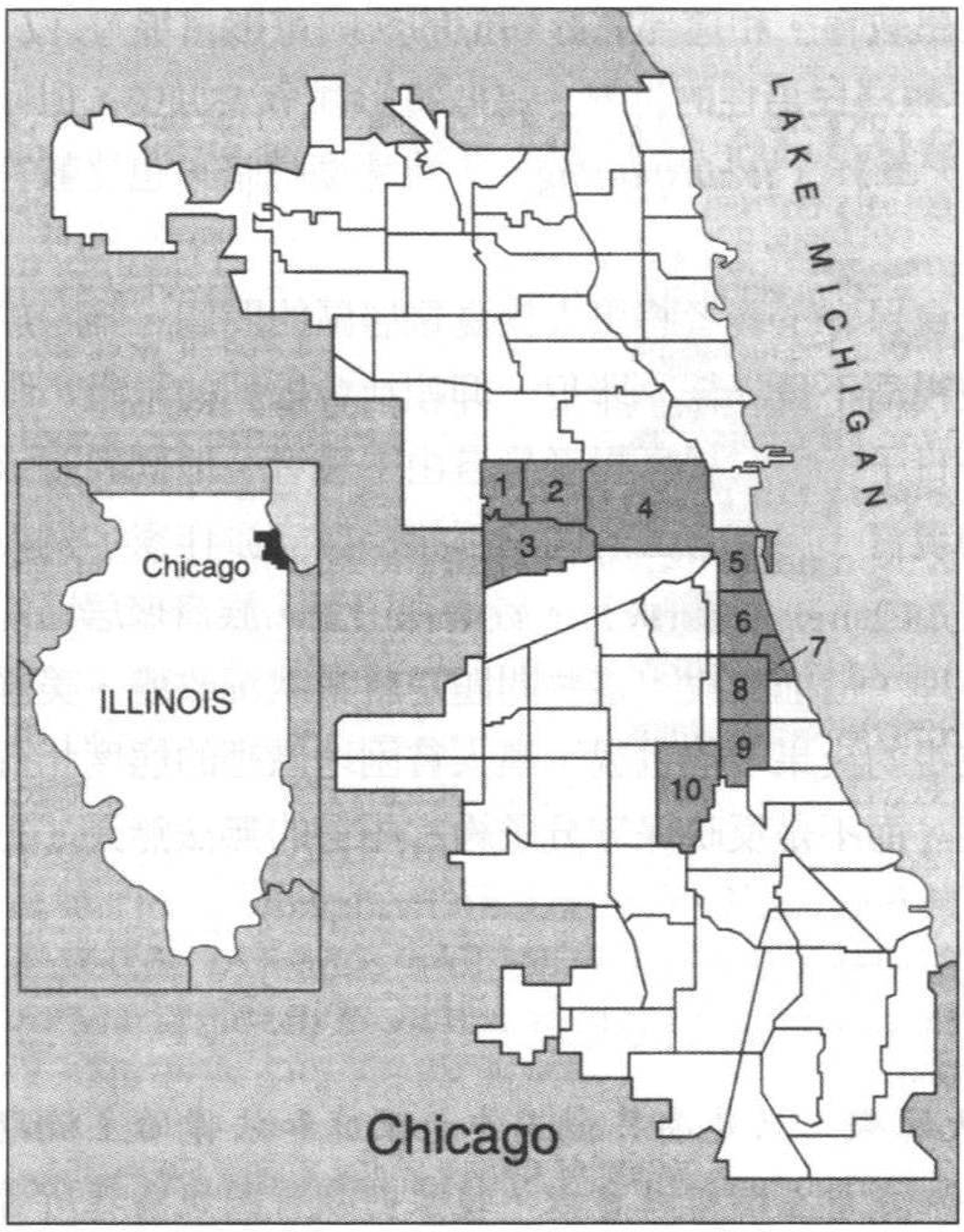
犯罪、暴力和絕望的力量，以完成大學教育。和這部電影類似的法國電影《恨》（*La Haine*），描述了大型公共住宅區裡年輕移民男性的世界。這些電影都令人沮喪，但值 249
得一看。類似題材的蘇格蘭電影《猜火車》（*Trainspotting*），沒那麼晦暗，也比較有趣，背景是愛丁堡的公共住宅區。

威爾森面對兩種知識反對者：社會保守主義者將黑人族裔聚居區的問題，歸咎於當地居民的態度和行爲，這些居民被視爲不負責任、罪犯、仰賴社會福利的米蟲，眼光短淺，只想靠犯罪和福利施捨過好日子。第二種反對者是自由主義者，他們忽視或否認黑人族裔聚居區中反社會行爲的現實，將這方面的問題都讓給保守派作家，例如寫《失利》（*Losing Ground*）的莫瑞（Charles Murray）。威爾森主張，族裔聚居區的社會問題很現實，無法忽視或置之不理，但他也說，這些問題是就業狀況改變、美國內城種族和人口結構，加上系統化歧視的後果。他也說，黑人貧困地區裡的態度和行爲，是對當地居民所面臨問題的回應，而不是反映保守分子經常相信的無法無天、犯罪根性和不道德等固有文化。

威爾森（Wilson, 1996）指出：

> 許多族裔聚居區居民面臨的巨大障礙，只是要符合工作、家庭和法律的主流期待，瞭解和傳達這些障礙很重要。在中產階級社會裡，這樣的期待被視爲理所當然。在較富裕地區的美國人，享有提供附帶福利的工作；他們習慣有帶薪病假和醫療照護的健保。他們不需要住在想正常養育小孩的努力經常遭受阻礙的社區……他們的家人要活下去，也不需要至少局部參與非正式經濟……我認爲，工作的消失，以及這對社會與文化生活造成的後果，是內城族裔聚居區的核心問題。
>
> （ibid.: xix）

威爾森的研究範圍是芝加哥的「黑人帶」（圖26.2）社區，結合了豐富的量化和質化資料來源。他指出，1959年時，美國貧窮人口不到三分之一住在大都會的市中心區，但是到了1991年，這個數字提高到將近一半，大多數集中性貧窮增加的情形，出現在非裔美人鄰里。在黑人帶歷史核心的10個社區中，八個社區的貧窮率在1990年超過45%，三個超過50%，三個超過60%。1970年，只有兩個社區貧窮率超過40%。整體而言，黑人帶的貧窮率從1970年的三分之一提高到1990年的二分之一。據威爾森所言，貧窮的增加有個簡單的解釋：失業迅速增加。1990年，黑人帶只有三分之一成人有工作，相較之下，1950年代有60%至70%。失業增加是**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以及傳統屬於男性掌握的製造、運輸和營建工作，被僱用較多女性的高科技和服務業工作取代的結果。威爾森說，這些改變與美國大量生產的衰退有關，或者更準確的說，與大量生產的自動化及其造成的失業有關。威爾森指出，1967至1987年的20年間，費城、芝加哥、紐約市和底特律，都減少了50%至65%的製造業工作。這些製造業工作的流失特別影響 250



1 West Garfield Park
2 East Garfield Park
3 North Lawndale
4 Near West Side
5 Near South Side
6 Douglas
7 Oakland
8 Grand Boulevard
9 Washington Park
10 Englewood

圖26.2　芝加哥黑人帶。
出處：Wilson 1996

了黑人男性，他們絕大多數都在這個部門工作，教育程度較低，不足以使他們在商業和高科技產業謀得新職。此外，許多新工作地點不是在市中心，就是在擴大的郊區。威爾森指出，在過去20年間，芝加哥都會區創造的新工作中，60%的工作地點在庫克郡（Cook）和杜拜吉（Du Page）郡等西北方郊區。這些區域的非裔美人不到2%。因此，住在內城的黑人工作機會較少，更不可能有車讓他們可以在大眾運輸特別不發達的鄉村獲得新工作。威爾森的一位受訪者——29歲的南區失業黑人男性指出：

> 你一定得離開到郊區去，但我不能離開。公車可以到那裡，但你不會想搭公車，每趟得花上兩小時。如果你要在早上八點上工，那表示你必須六點離家，也就是說你必須五點起床，才能夠八點上班。那麼，冬天一到，麻煩就來了。
>
> （ibid.: 39）

威爾森指出，1960年起，北草原谷（North Lawndale）黑人住宅區有將近一半住宅存量消失，剩下的單位大部分很破舊或有倒塌之虞。過去，西方電子（Western Electric）的霍桑（Hawthorne）工廠僱用了4.3萬名工人，國際收割機（International Harvester）僱用了1.4萬名工人，西爾斯大樓（Sears）的世界總部裡，郵購公司羅巴克（Roebuck）則僱用了一萬名工人，現在這些公司都關閉了。威爾森說，這些大工廠出走

造成小商店、銀行及其他依靠大公司僱用者薪資維持生計的行業消失或出走……1986年北草原谷人口超過6.6萬人，卻只有一家銀行和一家超級市場；但這裡聚集了48間州立彩券行、50家貨幣兌換中心，以及99家領有執照的酒類專賣店和酒吧。

（ibid.: 35）

威爾森的另一位受訪者，一位29歲的失業黑人男性說道：

以前工作很多。你走出家門，就可以找到工作。那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你可以找到工作。現在，你找不到任何工作。很多這個社區的人想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有少數人，非常少數人不想工作，但大多數人想工作，卻找不到工作。

（ibid.: 36）

大量失業的社會後果極爲深遠。威爾森說：「受高失業率打擊的社區，很可能經歷低社會組織水準」。而且「高失業率引發了其他破壞社會組織的社區問題，包括犯罪、幫派暴力和毒品交易，以及家庭破裂」（ibid.: 21）。

內城居民工作機會減少，提高了販賣毒品的誘因，古柯鹼則和年輕黑人暴力犯罪息息相關。威爾森指出，14到17歲白人男性兇殺案比率在1984至1991年間從每10萬人八件增加到14件，黑人男性兇殺案比率在同一時期卻增加超過三倍，從每10萬人32件上升到112件。威爾森也指出，飽受高失業率和解組之苦的社區，無法控制多變的毒品市場及相關的暴力犯罪。非正式社會控制一旦減弱，規範行爲的社會過程也會改變，威爾森以槍枝文化的散布爲例：「毒販造成槍枝在社區裡的使用及散布增加，因此提高了其他人，特別是年輕人將擁有武器視爲自保、解決爭端，以及獲得同儕尊重之必要或值得追求的可能」（ibid.: 21）。

威爾森主張，很多內城族裔聚居區清楚經歷了住在高失業率及貧窮社區的社會和文化效應，特別是態度及行爲方面。一名住在西區（West Side）貧窮族裔聚居鄰里的17歲黑人男性說：

嗯，基本上，我覺得如果你在一個社區長大，看到的都是負面東西，那你就會變得很負面，因爲你看不到正面的東西……男人和黑人男性看到角落的毒販，然後他們看到很炫的車，還有白花花的鈔票，他們會想：「嘿！如果我賣毒品，我就可以跟他一樣」。

（ibid.: 55）

威爾森所見的黑人族裔聚居區問題，是長期延續下來的種族歧視及種族隔離，加上大幅減少正式就業機會的去工業化的後果，導致讓社區向下沈淪的破壞性社會行爲。

251 偶爾有人聲稱歐洲城市正在美國化，有些地區正逐漸成爲族裔聚居區。但誠如瓦昆（Loic Waquant, 1996）和皮屈（Peach, 1996）所言，這是嚴重的誤解。歐洲城市中少數族裔的整體比例，遠比美國小得多，與美國城市少數族裔集中程度相距甚遠。皮屈回應「英國是否有族裔聚居區」的問題，很肯定的說：「沒有」。在一些英國城市裡有少數族裔高度集中的區域，但只有在極少數的小區域，少數族裔才會占人口大多數。1991年，少數族裔在大倫敦區占20%，在內倫敦區則占25%。巴黎市區相對的數字則約爲17%。相較之下，1990年少數族裔在紐約市占了64%，在洛杉磯則占了61%（Clark, 1997）。我們在任何歐洲城市，都找不到像美國城市一樣的少數族裔大量集中情形。這並不是否認有些族群在勞動和住宅市場遭遇挫折（Madood, 1997），但這和美國的族裔聚居區貧窮狀況不同，兩者的問題規模在量與質方面都不一樣。

摘要

- 美國東北部黑人為主的內城，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和失業及貧窮大量增加有關。這些問題在某些英國和歐洲內城地區比較少。
- 特別對男性而言，內城製造業工作的全面消失、低薪服務部門工作的成長，以及工作外移到白人郊區，造成了嚴重社會問題。
- 內城黑人地區的社會和行為問題非常真實，但這些問題應視為去工業化和歧視的後果，而不是固有的社會特徵。這些問題是對於已經改變的經濟及社會狀況的回應。

市中心的縉紳化與閣樓生活

老工業城市如底特律、匹茲堡、曼徹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里爾（Lille）與魯爾區（the Ruhr）的經濟衰退，伴隨的是少數掌控世界經濟與金融體系中心的主要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Sassen, 1990）的崛起。這些城市包括倫敦、紐約、巴黎、東京、多倫多及其他城市，經歷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但這些城市也見證了企業和金融服務的快速擴張，例如銀行業、法律服務和管理顧問，以及一些持續成長的創意產業，例如廣告、電影及錄影帶、音樂、時尚和設計。

這些城市的特色是產業、職業、收入和居住結構的轉化。雷依（Ley, 1996）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的脈絡裡，就說明了以服務爲基礎的經濟興起，跟新的專業、管理、技術和創意的中產階級崛起息息相關，這些人一般而言教育程度高，收入也高。這個群體的興起，加上他們的文化興趣和住宅市場需求，是後工業化內城**縉紳化**（gentrification）成長的主要原因。這些人有很多任職於市中心區或周圍的企業或創意產業，工時長或不穩定，希望居住地點鄰近工作和市中心提供的文化娛樂設施。但是

傳統的市中心和內城高級住宅都很昂貴，供不應求。因此，新興中產階級在開發商和地產經紀協助下，在內城尋找新居住機會，這些開發商和地產經紀已經看到這些區域轉型所帶來的利潤遠景。

傳統的縉紳化形式已有大批研究文獻（Butler, 1997; Ley, 1996; Smith, 1996），這種縉紳化通常是將19世紀多戶同住的出租住宅（很多原本就是建造以供中產階級居住的），改裝成單一家庭住宅或公寓。但是在紐約及倫敦，有個趨勢是將老舊的工業建築，改裝成寬敞但昂貴的市中心公寓。在紐約，這種情形首先集中於曼哈頓市中心的蘇活區（SoHo）。蘇活區鄰近金融區，有19世紀晚期優雅的多層工業閣樓，但後來蔓延到翠貝卡（Tribeca）及其他有工業建築可用的地區（Zukin, 1982）。和單一家庭住宅的縉紳化不同，這類建築物的改裝通常牽涉了擁有資金和專業的地產開發商。要深入瞭解蘇活區的閣樓生活，可以觀賞瑪丹娜（Madonna）和羅珊娜亞奎特（Rosanna Arquette）主演的《神秘約會》。

在倫敦，這項過程於1980年代在船塢區（Docklands）展開，改裝衛平（Wapping）和其他地區沿泰晤士河岸的老舊河邊倉庫，並在倫敦船塢區開發公司協助下轉變了整 252
個地區的社會風貌（Goodwin, 1990）。但是過去幾年裡，位於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譯按：倫敦的金融中心）西邊及律師學院（Inns of Courts）北邊的倫敦克勒肯威爾（Clerkenwell）區，有大幅擴張的閣樓改裝風潮。這個地區以前是倫敦的一個工業區，就像紐約蘇活區一樣，但隨著1960年代之後製造業的迅速衰退，這塊區域日漸荒涼，人煙越來越少。最早的一兩個開發商，例如巧妙命名爲曼哈頓閣樓公司的開發商，看到了潛力，加以鄰近西堤區，因此開始了改裝過程。他們馬上獲得成功，許多建築物還在計畫階段就立即售出，一單位的價格在15至45萬英鎊間。

有些改裝很戲劇化，例如接近薩德勒斯威爾斯（Sadlers Wells），位於伊斯林頓（Islington）的安琪爾（Angel）北邊，羅斯貝瑞大道（Rosebery Avenue）的新河公司（New River Company，泰晤士自來水公司）舊總部。改裝工作由泰晤士自來水公司的子公司肯耐特地產（Kennet Properties）、柏克萊之家（Berkeley Homes）及曼哈頓閣樓公司聯合進行，包含了129間公寓，以及一些炫麗奪目的私有公共空間。價格從單房公寓的16萬英鎊起跳，到閣樓公寓一間40萬英鎊都有（圖26.3）。

由於這個地區越來越有吸引力，加上行銷宣傳，成了時髦的居住地點，價格就像1970年代蘇活區一樣狂飆。克勒肯威爾的閣樓成爲銀行家、律師及高所得人士的寓所。《漢普斯德暨高門快訊》（*Hampstead and Highgate Express*）的地產頁解釋了克勒肯威爾的興起。1997年10月，一篇題爲〈克勒肯威爾是新倫敦上流住宅區〉（Clerkenwell seen as the new Belgravia）的文章，回顧了倫敦中心區的房地產趨勢。這篇文章發現，倫敦市區房地產所有者平均收入是6.7萬英鎊，超過大倫敦區平均26,800 253
英鎊的兩倍。1998年1月，一篇《漢普斯德暨高門快訊》高超的宣傳文章〈與萊斯瓊斯家看齊〉（Keeping up with the Griff Rhys Joneses）中寫到了他們正要出售於1989年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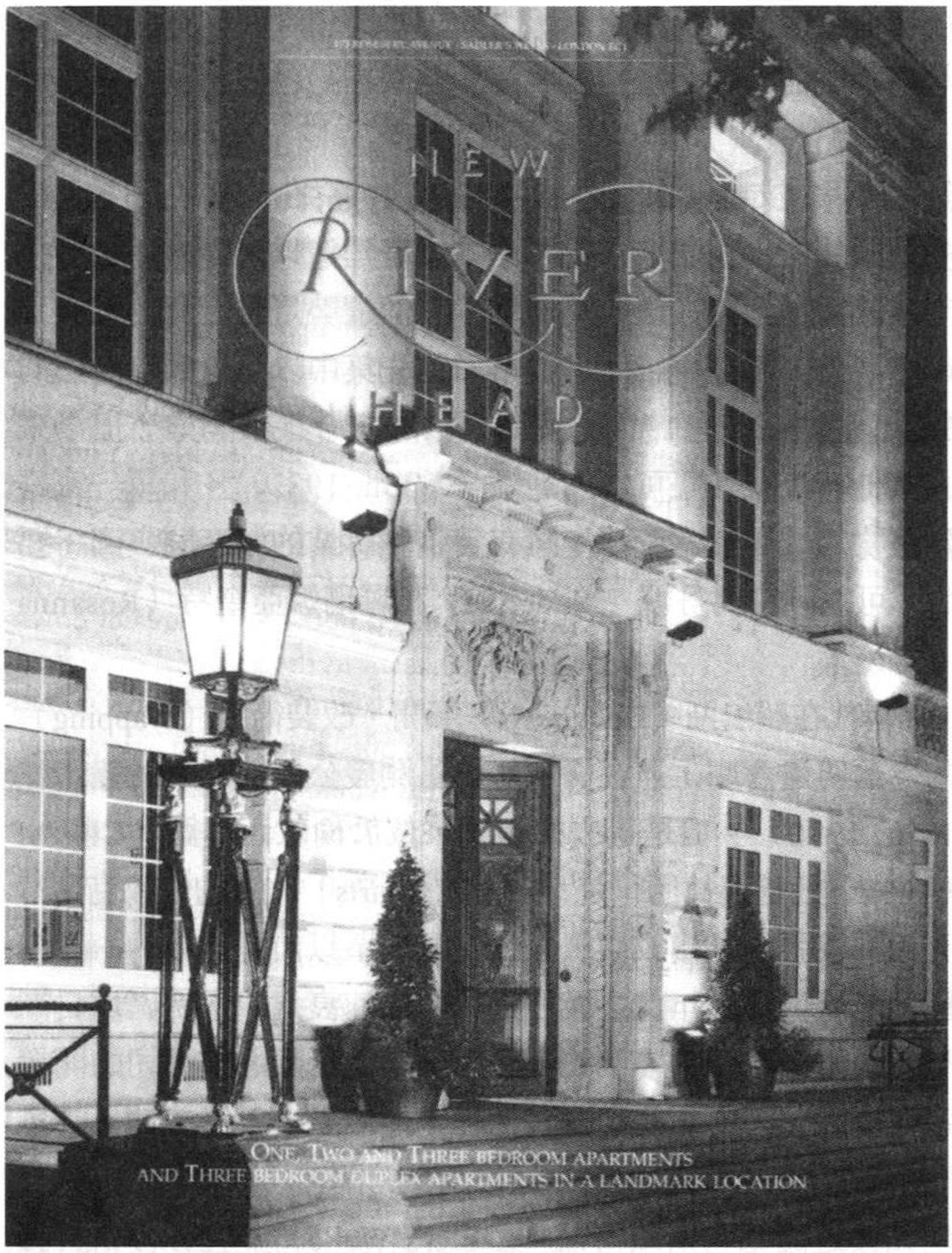


圖26.3　新河頭（New River Head）開發
出處：Berkeley Manhattan

入開發的建築物裡的一間閣樓公寓。價格包含一座地下室游泳池及電梯，僅79.5萬元（圖26.4）。這是一個特例，卻說明了倫敦市中心生活如何吸引了倫敦金融、法律及創意產業的高所得工作者群體。

摘要

- 除了邊緣城市興起與城市遠郊發展，以及內城衰退外，一些主要城市中心及內城地區的中產階級也普遍成長。在這些區域裡，就業結構的經濟變遷在創意產業和金融服務創造了新工作。
- 這些新興產業中，有許多工作者選擇住在市中心區，促成了縉紳化及「閣樓生活」的成長。這個趨勢與 工業建築物改裝成居住用途有關。
- 紐約蘇活區和倫敦克勒肯威爾地區等地，已經變成新興富裕專業中產階級的時髦住宅區。

Keeping up with the Griff Rhys Joneses

Miranda Norris

GRIFF AND JO RHYS JONES only discovered the true history of their home when a taxi driver dropped them off after an evening out. "He recognised the place and told us that he had done his apprenticeship here," Jo recalled. Rather glamorously, it turned out that he had serviced chicken-plucking machines.

Back in 1989, Jo and her husband, rising star of Not The Nine O'Clock News Griff Rhys Jones, had needed a home and somewhere in which to expand their young family. A semi-derelict former machine works in Sebastian Street in what was then unsalubrious Clerkenwell echoed with possibilities.

"We wanted a large flat and something lateral because the children were small and it was driving us mad going up and down stairs."

This was long before the loft/flat revival in the area had taken off and although the couple knew they wanted something a bit different they didn't start out thinking of a loft. It evolved that way because of the space they wanted and the building they found.

The Rhys Joneses bought and redeveloped Sebastian House, which they are now selling, into three two-bedroom flats, as well as their own penthouse-plus-basement home. Gaining planning permission was apparently the hardest part – completing the work took only a year but "thousands" of meetings with Clerkenwell architects Paxton Locher.

Both Jo, who is a graphic designer, and Griff had strong ideas about what they wanted to achieve. "We like fairly minimalist things but we also realised we had to live in it. And, having children, a certain amount of mess is generated."

The result was a penthouse, carved through the second and third floors of the building with fairly fluid living, dining and kitchen areas. The sleeping quarters – five bedrooms – are at the back.

Entering via the gallery, stairs lead down to the double-height sitting room where slouchy sofas sit around an enormous 17th century limestone fireplace, believed to have come from a chateau in the Lo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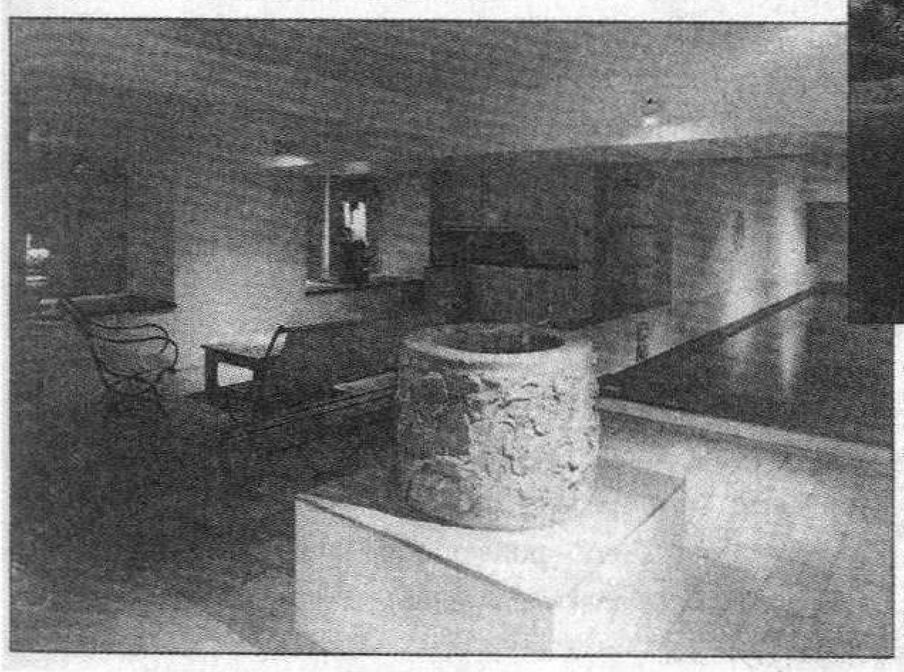
Griff and Jo were going to create their own "Stonehenge" effect but went to Paris for the weekend and saw what they wanted in an expensive-looking antique shop opposite the Louvre.

"The shop was closed but the fireplace was so perfect that, even though we had to leave at about 11 on the Monday, we dashed back to get it. It was a bit of money but no more than you would pay for a really nice one in London. We had it brought over in five pieces."

The kitchen peninsula occupies one side of the gallery and on the other is a dark wood, monastic-style table with settles. A walkway leads from here to two interconnected studies with glazed walls, hanging over the sitting room.

"I suppose we do have his 'n' hers studies," Jo confessed, "but the wall is not central so mine is a bit smaller."

Jo works from home most of the time but Griff has an office at Talkback Productions,



• The sitting room (above) centres around an enormous 17th century French limestone fireplace (not seen); the basement swimming pool complex with den (left).

圖26.4　克勒肯威爾是新倫敦上流住宅區。

出處：Property Express/Ham & High

Credit: Stirling Ackroyd

全球城市裡的不平等

從倫敦及紐約閣樓改裝市場，以及芝加哥族裔聚居區貧窮的討論，可以清楚看出，現代城市的特徵是明顯的不平等。有關倫敦（Hamnett and Cross, 1998）、紐約（Mollenkopf, 1998）及巴黎（Preteceille, 1998）所得的最新分析顯示，近幾年的不平

等急遽升高，在金融及法律服務業中，經常可以見到豐厚的收入和紅利。佛瑞曼與渥夫（Friedmann and Wolff, 1982）和沙森（Sassen, 1991）主張，這些趨勢深深刻畫於**全球城市**中，而非僅出於偶然。佛瑞曼說，這些城市是爲了跨國菁英的利益而運轉，社會的兩極化是這種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環：菁英的成功仰賴對窮人的剝削。

拉邦（Jonathan Raban, 1990）在他討論美國的著作《尋找心碎先生》（*Hunting Mr Heartbreak*）中，巧妙區分了曼哈頓的「空中人士」（air people）和「街民」（street people），區分標準是兩者經濟與社會環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徹底分離。雖然他的處理方式是新聞報導式的，甚至相當誇張，但他確實描述了當代城市特有的嚴重不平等。

255 拉邦對紐約的描繪是印象派式的新聞寫作和旅行書寫，不是社會科學。如果要找更深思熟慮的研究取向，你應該看莫倫科夫與柯司特（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的書《雙元城市？再結構紐約》（*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這本書提供了趨勢和不平等的絕佳回顧。但是拉邦的書是對今日紐約最有力生動的洞察之一，就像沃爾夫改編成電影的小說《走夜路的男人》一樣。從電影、錄影帶和小說得到的對現代城市文化的理解，就像從人口普查、訪談和問卷調查獲得的一樣。重要的是，我們嘗試瞭解正在發生什

拉邦《尋找心碎先生》文摘

乞丐成天在地鐵月台的長椅上睡覺。到了晚上，他們就在垃圾堆裡尋寶。晚餐之後回家，我會在東18街的十字路口碰到他們，他們聚成一小群，在垃圾桶中翻尋吃了一半的披薩，或是別人喝剩的啤酒……

這些不幸的人目前稱爲「街民」，這個詞已經取代了包袱女士、酒鬼和流浪漢等詞。街民經常被認爲是個部落，就像「燒杯族」或「骨頭族」一樣，而這相當程度反映了現在街民人數比從前多很多的事實。在紐約可以看到一個民族，貧窮國度仰賴富裕國度的剩菜剩飯過活。在人類學上，他們是很特殊的，皮膚出疹、面容枯槁、頭髮雜亂、臉孔消瘦。他們看起來就像老西部片裡的印地安人……（pp. 77-8）

有街民，也有空中人士。空中人士像苦行僧一樣飄浮空中。他們的生活大部分花在等待電梯，或花在靠電梯四處移動上。電梯是紐約中產階級文化的根本，猶如文藝復興時代小船跟威尼斯的關係。能夠按下按鈕，直抵你的公寓，是極爲與眾不同的……能夠使用電梯，代表你的生活具有飄浮於城市所需的浮力，而地面被視爲失敗與充滿威脅的領域。

在愛麗斯這樣的街區裡，守門人會全天候防著街民，而電梯宛如村落公用綠地。人們安全待在電梯裡的時候，就會開始自在大方地跟陌生人談話（p. 80）……所有我認

麼事，作家、記者和電影製作者則提供我們有力的視野和詮釋，可以刺激社會科學研究。

結論

當代城市以複雜且經常矛盾的方式改變。在某些城市，持續的郊區化和內城都市衰退（兩者經常彼此緊密相關），以及市中心區的都市振興與縉紳化同時並進。因此，現代西方城市經常有不平等持續擴大的特色，不平等存在於富人與窮人間，也存在於不同族裔團體之間。在某些城市裡，不平等還伴隨了持續擴大的社會隔離，存在於握有較多資源和選擇的人，以及資源與選擇有限的人之間。有些改變顯然是不同生活風格和環境的選擇與偏好程度的結果，其他改變則經常是經濟與社會過程中非自願的犧牲者，超乎個人的影響和控制範圍。有些人住在後現代的都市生活風格遊樂場，有些人則必須住在後工業荒原之中。

識的人都這樣過活。他們在紐約有許多高層的室內空間，每一個都有守衛，上了三道鎖，還有電子監控。他們從一個室內空間飛到另外一個，藉此保持聯絡，就像群居的海鷗從一個懸崖飛撲到另一個懸崖。對他們而言，老舊的紐約街道、廣場及社區，急遽變成模糊遙遠的回憶。那是電視驚悚劇的拍攝地點。那是街民居住的地方……（p. 81）

對黛安而言，像布魯克林和布朗克斯這些地方，跟貝魯特和德黑蘭一樣遠。沒人（無名小卒）會到那裡。地鐵系統吵鬧不堪，她已經好幾年沒踏進去了。黛安晚上到上城用餐時，有時我會加入她的行列，那樣的晚上氣氛緊張，就像有突擊活動一樣。八點的時候，她所住大樓的大廳擠滿了空中人士在等車。守衛會叫車，然後我們就會飛快穿過紐約，到西60幾街或東80幾街……（p. 84）

這是充滿冒險的一段路程。計程車飛快穿過絕望的30幾街時，黛安坐得筆直，一言不發，握著前面的把手。在這個層次、在這個時候，紐約的所有事物看來都很醜陋、笨拙、黑暗、面貌模糊：惡夢的國度。除了街民外，現在的人行道空無一人。這是所有你明天會在晨間新聞看到、在墓碑題辭，或《每日郵報》讀到的事情準備發生的時刻……（p. 85）

這些旅程很少超過10或11分鐘，只夠讓你匆匆一瞥令你恐懼的世界。然後，忽然間，又有另一個守衛穿著異國風格的新制服，在另一個大廳帶你入境通關（p. 86）。

延伸閱讀

要瞭解某些美國城市內城黑人地區發生的事，威爾森的兩本主要著作是必讀著作。第二本尤其有趣，它以深具啓發的方式結合了量化和質化材料。都市窮人得到了發言權，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描述自身的處境。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 Wilson, W. 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O'Loughlin and Friedrichs (1996)編的書裡，D. Deskin的章節生動描繪了近幾十年來影響底特律的變化。

- O'Loughlin, J. and Friedrichs, J. (eds) (1996) *Social polarization in post-industrial metropolises*.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若要深入瞭解美國大規模移民的影響和意涵，參見：

- Clark, W. (1998a) *The California cauldron: immigration and the fortunes of local communit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lark, W. (1998b) Mass migration and local outcomes: 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reating a new urban underclass. *Urban Studies*, 35(3): 371-84.

要評估英國族裔隔離的規模，參見：

- Peach, C. (1996) Does Britain have Ghetto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1), 216-35.

要分析縉紳化的成因及效應，參見：

- Ley, D. (1996)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N.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要瞭解美國邊緣城市發生的改變，參見：

- Sorkin, M.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London: Verso.

反都市化的嚴謹社會科學分析，參見：

- Champion, A. G. (1989) Counterurbanisation in Europ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5, 32-59.
- Cheshire, P. (1995) A new phas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the evidence for the 1980s, *Urban Studies*, 32(7) 1045-64.

有關美國都市衰退之再現的優秀文本分析，參見：

- Beauregard, B. *Voices of decline: 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第二十七章　鄉村

Paul Cloke，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256 導言：鄉村來到了城鎮？

1997年7月及1998年3月，超過10萬人聚集在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抗議以都市爲基礎的官僚體制逐漸侵入鄉村生活，政府提議禁止獵狐便是一例（圖27.1）。根據《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說法：「在群眾抗議的紀錄上，很少有比昨天的鄉村大會聲浪更大的了，他們請求英國政府什麼也別做……他們來自農場、荒野和高原，清空了村落，放任大自然一天不管，就是爲了讓都市的多數知道鄉村少數希望別人別管他們」（1997年7月11日）。

在很多方面，這種抗議顯示了與鄉間有關的地景、傳統和文化慣習的獨特英國式組合。我們在這裡見到了有點恆久、珍貴且無所不包的鄉村生活景象，必須不計代價從都市狀態的魔爪中保留下來。然而，這是小而有力的少數人的觀點，他們掌握了鄉村意味了什麼的想像。我們對鄉村的**地理想像**，經常從類似這樣的「東西」生產和複製出來。相較之下，知名旅遊作家拉邦（Jonathan Raban）在他的書《尋找心碎先生》中記載了他造訪阿拉巴馬鄉村的經驗。他強調了某些歐洲人看到美國部分鄉村地區時的震撼經驗。美國戶外大自然的規模、色彩和「蠻荒」，不容易跟他們比較熟悉的歐洲地景相比擬。

圖27.1　鄉村來到了城鎮。
出處：*The Times*, 11/7/97

這就是爲何歐洲人向來認爲美國的自然比他們在家鄉所見的任何景色，都要來得令人驚駭的龐大、多彩炫麗、更爲沈寂，也更具異國風情。都市歐洲人想到鄉村時，出現在腦海裡的會是接近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在麥迪遜大道上的萊安蘭德大廈（Rhinelander Mansion）裡的田園風光，不過可能樸實得多。「鄉村」是一種人造製品，四周有屏障、壕溝、樹木，有嚴密守衛。……歐洲地景混合了公園、農場和庭園；我們最接近荒野的地方，是有守衛的松雞禁獵地，以及偶爾見到的如畫岩壁。美國無法遏抑的豐富景象和「蠻荒」，震撼了我們的心。 257

（Raban, 1990: 153）

在強調這些差異時，拉邦也告訴我們，鄉間景觀代表一種生動且時常是獨特的地理想像面向。我們不僅懷抱一種鄉村地區看起來如何，以及生活其間和造訪該地經驗的**田園化**（idyll-ized）感受，面對我們自己的鄉村地區或其他鄉村地區的刻板印象時，我們也時常感到驚訝。

在這一章，我想討論鄉村地區如何成爲人文地理研究令人興奮的脈絡。在過去幾年，出現了鄉村研究興趣的復興，部分是因爲鄉村研究吸收一般社會科學裡明顯的「文化轉向」（參見22至24章），部分也是因爲「自然」和「鄉村特性」（rurality）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了鄉村地理空間。鄉村地區本身提供了研究比較主流的文化觀念的富饒土壤，其中三種觀念特別重要：

1.對地景的關注，強調地景表現出來的意義、神話和意識形態。地景的地理研究範圍可以從偏僻鄉間延伸到都市街道，從遙遠的歷史到科幻小說想像的未來地景。然而，鄉間地景表現了獨特的權力關係，同時也是許多人想要保存的慾望對象。
2.對**自然如何與空間產生關係**的關注。自然在這裡再度絕對不侷限於鄉村地區，但鄉村地區常被呈現爲「明顯的」自然空間。這裡文化和自然的關係（參見第二章）經常是鄉村生活明顯可見的部分（就像前述的「打獵」爭論一樣），因此，鄉村提供了研究人與非人互動的豐富土壤。
3.對於「**隱匿他者**」的關注。鄉村充滿了神話，這個領域裡籠罩生活的文化虛飾，會遮掩遭到社會排斥的重要團體。**性別**、**性慾特質**、貧窮和另類生活風格等議題，在這個脈絡裡很重要。

將這些主題連結起來的是鄉村田園化觀點的重要性。鄉村被視爲是人類可以靠近自然生活，並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的地方。鄉村生活的特徵是快樂、健康，緊密結合的社區，沒有任何問題，與都市生活大相逕庭。這種田園景色反映了那些有能力購買和享受鄉村生活者的權力，扭曲了任何不適合這種意象的「問題」。也就是這樣的田園文化意象移轉到更廣大的社會中，使得鄉村不再侷限於可辨識的鄉村區域的空間邊

界。透過現代消費（不只顯現於媒體的關注和廣告，還表現在「鄉村」消費品中，包括了四輪傳動車、傢俱和衣飾）裡自然和鄉村特性的**商品化**，鄉村的重要性及附加其上的意義，已經傳播到整個社會。

重要的是，這些鄉村文化主題並非鄉村地區唯一可以談論的地理學。實際上，新近的文化地理學正疊覆於當前有關經濟變遷的行爲與政治研究，以及社會變遷的人口學與關係研究之上。然而，讓鄉村在人文地理學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是田園化的**想像地理**與鄉村地理區特殊實質變化的結合，前者由媒體和廣告推波助瀾，眾人視之爲空間行爲的重要參考地圖。想像與空間化鄉間的混合，產生了如何辨識鄉村特色的問題，在此稍微思考這些有關鄉村特色性質的爭論，相當重要。

鄉村與城市的模糊

我們研究鄉村地理時，必須掌握兩種截然不同的變化。首先，有發生在鄉村地區裡的變化。例如，上個世紀有人口集中於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市中心的趨勢，但是在過
258 去25年裡，這種趨勢大幅逆轉。例如美國，1950年代和1960年代，聚落規模和人口成長率之間有強烈的正向相關。但是在1970年代，「小規模」卻跟成長有關。英國1981年人口普查顯示，在過去10年裡人口成長率唯一有提高的地方行政區，是偏遠而大部分爲鄉村地區的行政區（表27.1）。到了1991年，更複雜的成長和衰退模式顯示，大多數鄉村地區仍持續有人口成長（圖27.2）。移入人口同時找到了鄉村生活風格的好處，並帶來都市生活的特性和期待，而這些特性和期待很可能改變吸引他們的社區。以都市爲基礎的媒體非常普及，造成傳統鄉村生活改變，如今隨著大部分來自都市地區的移民融入，這種情形更加強化。這些移民試圖在特殊的地理地方和空間裡，憑著對於鄉村生活的想像地理度日，經常導致跟比較「原始的」人口產生某些衝突。

表27.1　鄉村人口變遷百分比（1961-1981）

	1961-71	1971-81	差距
威爾斯鄉村與蘇格蘭島嶼	-0.2	7.0	7.2
鄉村，主要爲西部	7.2	8.8	1.6
鄉村，主要爲東部	15.0	12.7	-2.3
鄉村，主要爲蘇格蘭	-1.9	9.3	11.2
鄉村成長區域	22.0	8.6	-13.4

人口變化經常與經濟變遷息息相關。隨著農業勞動力規模縮小，鄉村地區由農業主宰的觀念，在許多地方更適用於農業地景的優勢，而非農業經濟。反都市化經常伴隨了新製造業成長中，從都市朝向鄉村的轉移。雖然這種轉變的經濟衝擊有時候很短命，但是新的服務部門就業時常增添了這些非都會區的經濟潛力。實際上，目前通常 259
假設，電信和資訊科技漸增的重要性，將會使鄉村地區與主要都市中心的地理距離在隱喻上「縮水」，因有利於鄉村地區服務部門的成長。可以上網的個人電腦，使當前許多工作得以在鄉居家園裡執行，儘管這種「**電子別墅化**」（*telecottaging*）消除一般面對面工作接觸需要的程度，仍有待討論。

這幅改變的一般圖像本身，遮掩了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變異。事實上，有證據（例如在斯堪地那維亞和美國部分地區）顯示，「人口逆轉」爲時有限。因此，比較有用的是討論複數的鄉村地理，而不是只有一種鄉村地理。有個明顯但容易遺忘的事實是，我們認定的西方或「已開發」國家，彼此的規模差距甚大。如圖27.3所示，主要都會區發揮的影響力大小，有很大差異，以致就都市對鄉村的壓力而言，英國比美國及澳洲的特定地區要大得多。這種差距意味了在前述的變遷拼貼圖裡，特定地方的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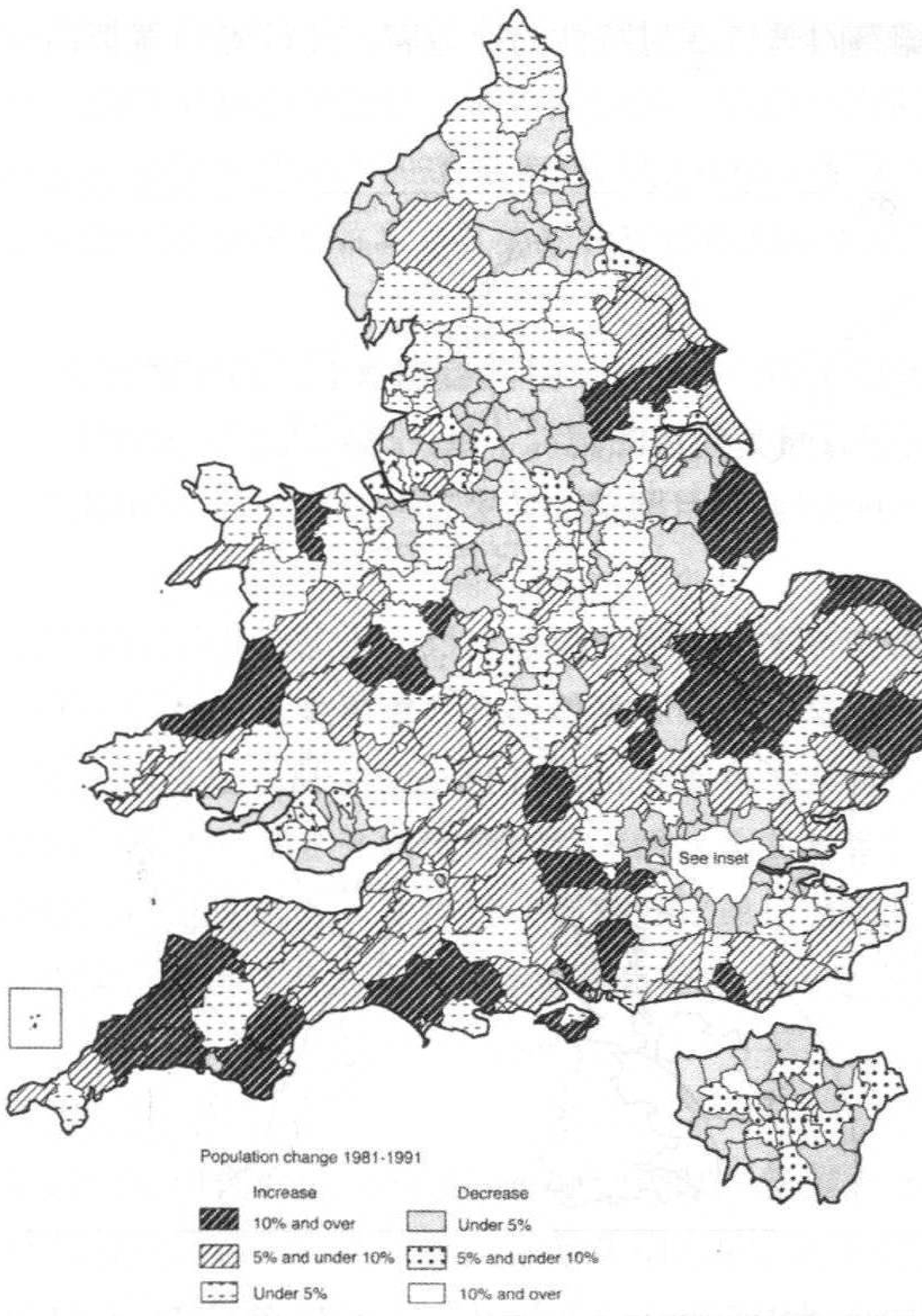


圖27.2　英格蘭與威爾斯人口改變（1981-1991）。
出處：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落方式有很大差異。對某些地方而言，說它們反映了郊區特徵，扮演都會勞動市場的城郊住宅角色，並不誇張。但是在其他地方，農業仍然是主要的經濟與地景特色。在另外一些地方，極端的地理邊緣性則反映了「開發落後地區」、「荒郊野外」，甚至是沙漠的特性，每一種特徵都指出了特定的自然—文化關係的問題，以及商品化的潛力。所以，發生於鄉村地區本身的變化並不規律，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在整體變遷結構裡，特定地方的地理形勢。

摩蒙（Marc Mormont, 1990）接受這些自然—文化關係差異的重要性，提出了另一項有關鄉村變化的關鍵問題，涉及了空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變化，而且日漸清楚的是，這種關係不再只是鄉村和都市，或是城鎮與鄉下的傳統區分。摩蒙認爲，這種二元論已經完全被各種事件壓垮，他還勾勒了一連串與個人移動性有關的變化，以及鄉村的新經濟用途，這指出了認定鄉村社會與鄉村空間鎔鑄一體的任何觀點，都已經過
260 時。摩蒙對於變化的分析跟比利時有關，但據其結論所述，也與許多鄉村有關係，他的結論指出，再也沒有單一的鄉村空間，而是多重的社會空間疊覆於相同的地理區域上。城市與鄉村地理空間預設的對立崩潰了，但是城市與鄉村的**社會意涵**對立，依然存在。對摩蒙而言，鄉村特性是一種思考範疇（一種**社會建構**），在當代社會中，比起展現於地理空間的差異，**被認為**附著於鄉村特性的社會與文化觀點，替都市與鄉村的區分提供了更清楚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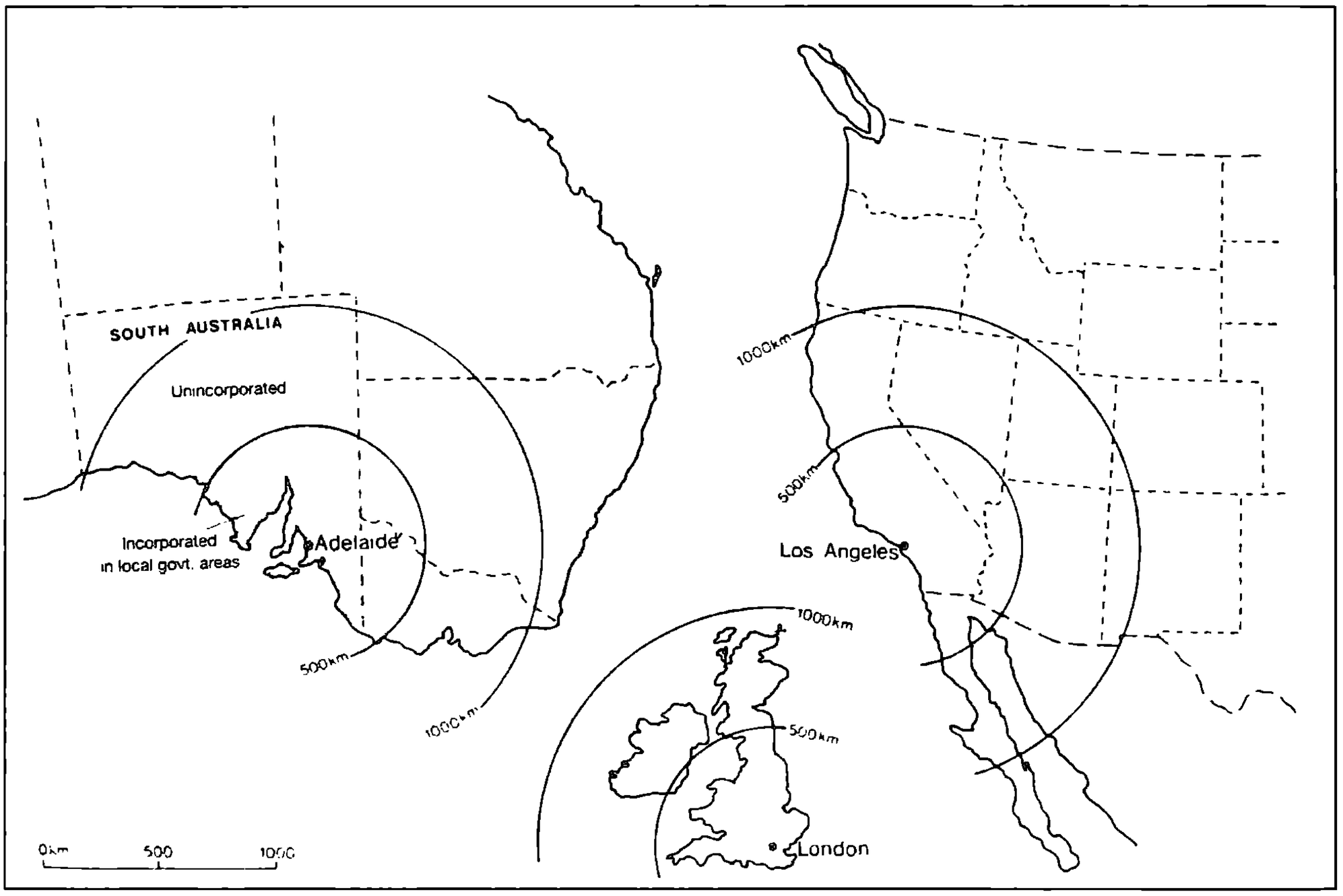


圖27.3　都市影響的不同規模。

出處：G. Hugo and P. Smailes (1985) Urban rural migration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 19

其他評論者〔例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英國脈絡下的原創論文〕也指出，鄉村與城市界線的模糊。威爾森（Alexander Wilson, 1992）在他的著作《自然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ture*）裡表示，最近北美的土地開發（郊區、主題樂園、購物中心、辦公區、工業園區、觀光發展等）複製了有關城市和鄉村的錯誤觀念。他主張這種開發形式將地理分割爲用於工作和閒暇、生產和遊憩的地理，這種對立掩蓋更甚於揭露了城市與鄉村的性質。他引用西艾德蒙商場（West Edmonton Mall）（位於加拿大艾德蒙）做爲鄉村／城市折衷混合的例子。西艾德蒙商場位於郊區，占地45公頃，有2.5公里長的廣場，這些都點出了室內購物中心龐大驚人的都市特質。然而，西艾德蒙商場也有一個面積一公頃的湖，裡頭有海豚、鯊魚（還有四艘原吋潛水艇可供搭乘）。此外，西艾德蒙商場還有個18洞的高爾夫球場、一個有六呎高衝浪的水上樂園，還有幾百隻動物在水族館和籠子裡。

> 西艾德蒙商場持續不歇的任務，是將一切事物納入氣候宜人的商品化空間，尤其是自然世界的物品和物種。那裡有幾百隻動物（根據宣傳手冊所述，是「精挑細選的品種」）在水族館和籠子裡。所選物種的陳列方式是我們所熟知的。首先出現的是常在007電影裡見到的、最有魅力的凶猛動物：水虎魚、章魚、鱷魚和鯊魚。然後是表演用動物：海豹和企鵝、孔雀、火鶴及海豚。接著是可愛動物：蜘蛛猴、火雞、神仙魚。還有我們從電視上認識的「野生」動物：黑熊、美洲獅、美洲豹、鬣蜥蜴、鴕鳥。有些動物可以在照片上見到。一個攤位上寫著：
>
> > **跟活生生的美洲幼獅照相，一人$5.99。每多一人加$2.00。小型幼獅$5.99。大型幼獅$7.99。特製的可愛美洲獅照片，原價$30.00，現在只要$5.00，時間有限。可愛的山貓照片只要$5.00。**
>
> 在西艾德蒙商場很少見到脈絡化的嘗試。重新創造工業化以前的農場，或者模擬叢林，像迪士尼樂園裡的奇幻環境，有何用處？這裡的動物只不過是另一種商品形式，就像聖羅蘭（Yves St Laurent）和啓康藥房（Shoppers Drug Mart）一樣。西艾德蒙商場似乎要強調這個觀點，因此在艾德蒙開放的郊區地點，替動物保留了一個「隱退處所」。在那裡，動物可以離開牠們在商場的工作而休息，但這並未阻止當地傳出這些動物員工壽命極短的流言。趁牠們還活著，快去看吧！
>
> （Wilson, 1992: 198-9）

因此，這裡有大自然，但卻是受到控制、氣候調節、商品化的空間。「地景」是人工製造的，但是對自然的控制卻是吸引力的主因。以另一種方式，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區分——事實上是文化與自然的區別——在這種地方創造中變得模糊了。

這些例子顯示，城鄉地理空間之間預設的差異，有點遭受社會、經濟與營造環境裡發生的改變破壞了。重要的是，必須再次強調，這種改變在不同地方的規模和強度都有所不同。有些鄉村相較之下似乎人煙稀少，但有些則顯然經過了轉化。儘管如此，鄉村特性做爲社會建構而非地理建構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應用範圍很廣泛。這些因素是鄉村地理學家必須掌握的第一組變化。

261 第二種變化與地理學家提供瞭解鄉村特性本身的不同方法的方式有關。任何特定鄉村地理空間，都會隨著所採取的理論觀點而顯得有所不同。例如，地理學者爲了描繪鄉村特性，傳統上會將它跟特定功能劃上等號：所以，鄉村地區（目前或最近）是由廣闊的土地使用方式主導，例如農業和林業，或者呈現爲未開發土地的廣袤開放空間；鄉村地區有小型、低階的聚落，表現出建築物與周遭寬闊地景的強烈關係，大多數居民也視之爲鄉村；而且，鄉村特性產生了一種生活方式，特徵是基於尊重環境的有凝聚力認同，以及視生活爲廣大地景一部分的行爲特質。

這種分析在產生鄉村領域的指標上很有用，也會繼續有其用處，特別是在那些較少受到前述模糊化過程改變的地區。然而，社會科學中不同的理論時期，已經產生了對這些鄉村空間定義的批判。**政治—經濟**取向的觀點認爲，鄉村地區越來越和變化中的國際經濟有關，而「鄉村」變化的原因經常來自鄉村地區之外。從這個觀點看，「鄉村」地方並不特別獨特，對某些人來說，這種認識導向了放棄以鄉村做爲分析範疇的呼籲。**後現代**和**後結構**的思考方式開啓了觀看鄉村特性的其他窗口。鄉村特性可以視爲一種**社會建構**，「鄉村」的重要性在於被認爲是意味深遠的社會、道德與文化價值的迷人世界，先前討論過的摩蒙著作例子，便可以證明這一點。因此，鄉村特性做爲一種社會建構的觀念，並不是「拋棄」鄉村，而是邀請研究者去探討，行爲和決策如何受到依附於鄉村地方的社會及文化意義影響。具體而言，許多人對於鄉村特性的意義如何建構、協調和體驗，深感興趣（Cloke and Milbourne, 1992）。雖然這種意義可能有很多共同點，但是不同的個人或組織感受到的鄉村特性也會有很多種版本。

哈爾法克利（Keith Halfacree, 1993）引用布希亞的著作，以三個層次的歧異來討論「鄉村」的多重意義。**符號**（＝鄉村特性）逐漸與**表意作用**（＝鄉村特性的意義）分離，因爲鄉村特性的社會再現已經越來越多樣。同樣的，符號和表意作用也與其**指涉對象**（＝鄉村地理空間）漸行漸遠。他指出，後現代時期的一項特徵，就是符號逐漸與其指涉對象分離，因此社會建構的鄉村空間，也離具地理功能的鄉村空間越來越遠。實際上，莫達克與普瑞特（Murdoch and Pratt, 1997）相信，我們已達到「後鄉村」（post-rural）研究的階段，反映了鄉村特性不再能夠描繪成爲一種整體。

這些「描繪」或「認識」鄉村的不同取向，將創造性的緊張引入了鄉村研究，將這些取向與一般認爲是鄉村地理空間的實質變化放在一起時尤然。對某些人來說，鄉村很清楚是可以認知的，顯然跟理論無涉。對其他人來說，權力、實踐和過程的複雜狀態，讓「鄉村」範疇很難當做任何地理或社會實體來理解。鄉村看起來越後現代，

城鄉邊界似乎就越模糊。許多居民和造訪者的言行舉止，確實看起來彷彿鄉村的存在明顯可知。但是，其他人理解其「鄉村」地方的方式似乎不同，以其他區域（例如「邊界」）或地域（如特定聚落）眼光來看待「鄉村」。

摘要

- 鄉村地區本身在人口、社會和經濟上不斷變化。地理上的「鄉村」空間現在可能疊覆了許多不同的社會空間，因此改變了傳統鄉村。
- 許多新的土地開發（主題樂園、購物中心、觀光發展等）也模糊了城鄉的差異。
- 地理學家也改變他們認識鄉村特性本身的方式。以特定功能來定義鄉村空間的方式，受到了將鄉村特性視為社會建構（一種思考範疇）者的挑戰。
- 和鄉村有關的文化意義，與鄉村地理空間漸行漸遠，這些意義目前在整個社會裡都很重要。

商品化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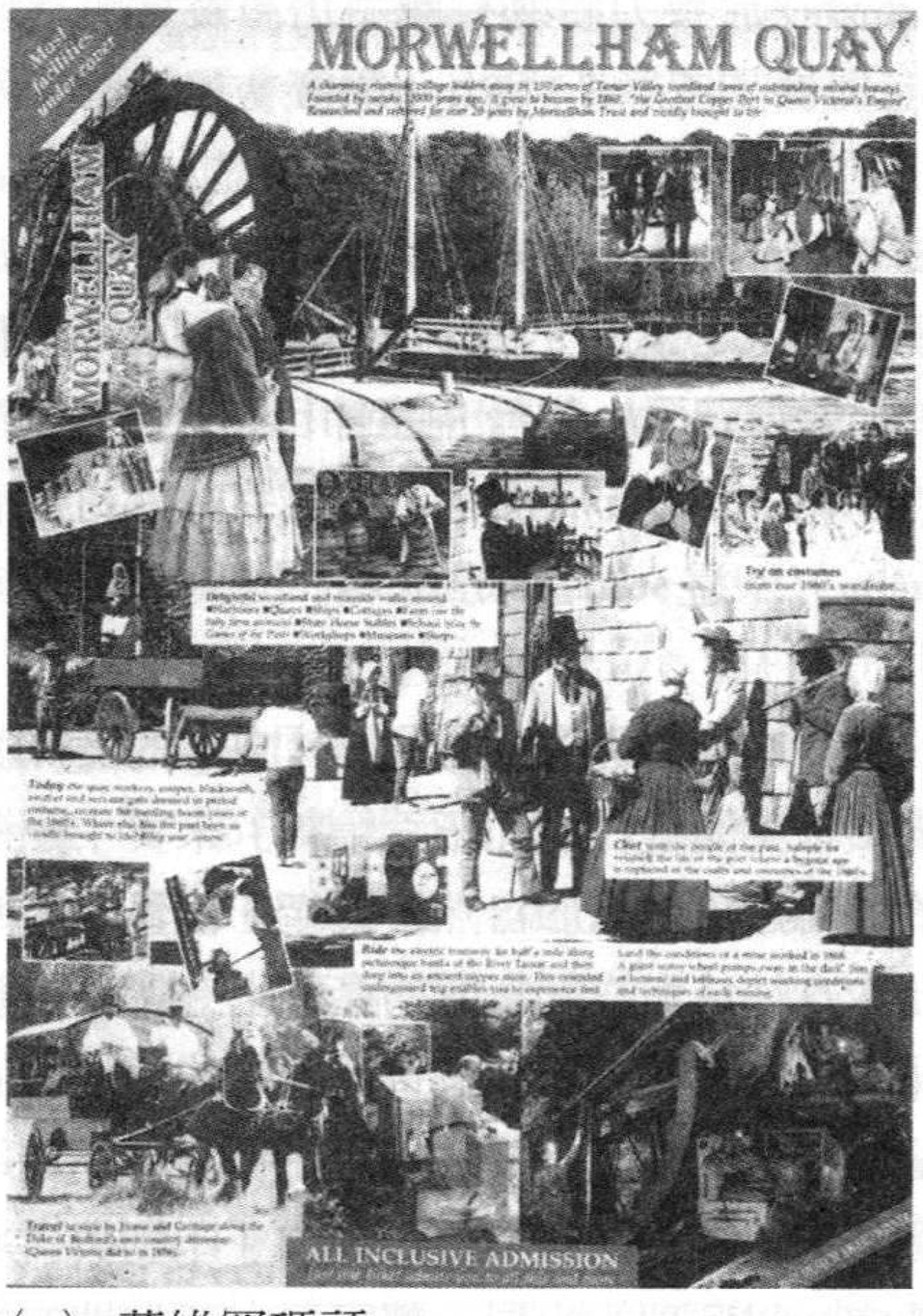
有證據顯示，鄉村持續的重要性有部分在於致力將鄉村商品化，使它成爲後現代消費裡獨特的誘人類型。通俗文化現在提供了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不斷流洩的情感性和選擇性懷舊的鄉村生活」。電影有《長日將盡》（*Remains of the Day*）、《大河戀》（*A River Runs Through It*），以及《妳是我今生的新娘》（*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電視影集有《心跳》（*Heartbeat*）、《尖峰任務》（*Peak Practice*）及《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兒童節目有《郵差派特》（*Postman Pat*）與《西爾維尼安家庭》（*Sylvanian Families*）；雜誌有《鄉村生活》（*Country Life*）和《鄉下人》（*Countryman*）；這一切都以對於鄉間悠閒懷舊面向的關注，加入了藝術、文學與媒體經典行列。

此外，廣告業一再從鄉村正面意義的百寶箱裡挪借東西：利用「自然的美好」來賣麵包；運用鄉村別墅的「格調」來賣車；以美國農村的「拓荒精神」來賣牛仔褲和香菸。這種種做法強化了當代鄉村生活的通俗建構，對於自然、襲產、懷舊等等的指涉。透過這種方式，鄉村的意義就附著於本身往往與空間無關的產品上。鄉村脫離了地理上的指涉對象，寓居於更廣大的品味和消費世界裡。有個這種脫離的絕佳範例，是蘿拉艾希利公司（Laura Ashley company）刻意商品化了鄉村傳統的吸引力，創造可以適用於許多地理空間的風格。在這個例子中，過去的鄉村傳統經由「印刷與構造的多彩組合」來篩選，威爾斯農舍、長島住宅，以及瑞士小屋，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提供給任何人。鄉村傳統變成當代的商品，自然的鄉村就像布料和傢俱般買賣。

262

因此，無論鄉村是在地理空間或社會空間裡，都歷經了商品化。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鄉村地區，**商品化**的性質和步調已有重大改變，促成了一系列鄉村商品的新市場：鄉村是可以生活其中的獨特地方；鄉村社區是可以買賣的脈絡；可以開拓殖民的鄉村生活風格；可以製造、包裝和行銷的鄉村文化象徵；有新潛力的鄉村地景，從「付費入場」的國家公園，到散布各處的主題公園場址；涵蓋了新近商品化的食品，以及爲了保存地景而從事農業的鄉村生產。

隨著鄉村變得商品化，特殊的意義和特徵也被凸顯出來代表鄉村的本質。例如，在一項有關經過翻修的新鄉村觀光景點如何在英國行銷的研究中，發現了鄉村的特定意義、符號和象徵有很清楚的呈現（Cloke, 1993）。這些社會建構的鄉村特性，反映出預料得到的自然、野趣和歷史主題。它們也反映了比較預料不到的家庭安適、「接觸」或「親近」自然經驗的主題；與手工藝紀念品和特殊食物及飲料有關的特定商品，構成了套裝鄉村一日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項研究顯示，這些新鄉村風光裡有許多都以爲觀光客製作的奇觀爲基礎。舉例來說，在德文（Devon）和康瓦耳（Cornwall）邊境上的莫維罕（Morwellham）碼頭，重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紅銅碼頭（圖27.4），提供了鄉村歷史的戶外劇場。根據導覽手冊的說法：



（a）莫維罕碼頭

（b）國家拖車馬中心

圖27.4　鄉村觀光景點。

> 碼頭工人、修桶匠、鐵匠、試金者和女僕，都穿著古裝，重現1860年代活躍的榮 263
> 景……與古人交談。體驗碼頭生活，1860年代的手工藝品和服裝，捕捉了過往的
> 歲月……試穿我們的1860年代服裝。

這是觀賞和參與歷史的邀請，以各種誘人景點來「捕捉」歷史，並以奇觀形式呈現給訪客。

大部分這種觀光景點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奇觀。有些奇觀宣稱保持了眞實性，例如德文南部的國家拖車馬中心（National Shire Horse Centre）。在國家拖車馬中心，展示了使用行動緩慢的馬匹的傳統農作方式（圖27.4）。但是這裡還利用「特殊事件」來增添吸引力：「眞實」呈現槍戰的西部週末；泰迪熊野餐和洋娃娃茶會；汽船與老式汽車競賽；還有古董車展。在這種案例中，奇觀似乎是要強調與特定鄉村地理空間、地景和歷史關係鬆散（如果還有關係的話）的符號和象徵。誠如哈爾法克利於前文提到的，符號和表意作用與其指涉對象已漸行漸遠。

鄉村空間商品化的例子不勝枚舉。實際上，紐畢（Howard Newby, 1988）指出英國鄉村大體上已經成爲來訪城鎭居民的舞台，而鄉村居民，特別是農人，則是舞台上變換佈景和跑龍套的人。在其他國家，這種時常重構的鄉村特性商品化，也強烈表現於不斷變化的鄉村景象。威爾森（Alexander Wilson, 1992）討論了南阿帕拉契山區的例子：

> 散布於田納西、肯塔基和北卡羅萊納西部道路旁的是重新修建的村莊，喚起並重塑了那些山區過往的生活形貌的觀念。有些村莊在自然公園裡，有些是主題樂園的一部分，有些只是從某人後院發展出來的一叢建築物，有些提倡宗教，有些則倡導消費主義。
>
> （Wilson, 1996: 206）

威爾森的例子從俗麗的主題樂園，如「桃萊塢」（Dollywood）（桃莉芭頓的故事），到「眞實」的博物館都有，但每一項都試圖重建這片美國鄉村的失落時光與文化。因此，這裡對於鄉村生活（山村居民的拓荒精神和特殊文化）的懷舊，也商品化爲吸引遊客光臨當代鄉村的勝地。當前的特性再度蘊藏於過去的象徵與意義之中。

不過，我們在這裡必須瞭解商品化的過程和做法，不見得都會強化英國鄉村田園或美國農村拓荒的懷舊鄉間觀念。雖然鄉村地區通常會以其過去當做販賣對象，但現在有些有趣的例子裡，塑造地方的商業主義已經開始打造鄉村的新認同。紐西蘭鄉村就可以找到一個實例。在紐西蘭農村，冒險式的觀光設施、活動和次文化的成長與商品化，替許多人的鄉村生活及鄉村地景，增添了新的向度（Cloke and Perkins, 1998）。冒險觀光業已經影響了紐西蘭南島鄉村想像地理的生產和複製。具體來說，無論廣告的是什麼活動和地方，總是一再提到新鮮：

1.**壯觀環境的新鮮面貌**——之前在紐西蘭被視爲壯麗的景觀，可以藉由參與（或觀看其他人參與）在富有自然或歷史意義地方的冒險活動，使其更加壯觀。
2.**新鮮、有活力的震撼**——提供冒險觀光客當代主題樂園式的驚險刺激，但場景是「自然」的戶外。
3.**積極實驗的新鮮感受**——紐西蘭鄉村地區有不斷實驗的「特色」，在戶外環境創造更大、更好、更刺激的震撼。

「勇闖大峽谷四大驚險活動」的邀約（圖27.5），反映了不同型態的鄉村商品化，此處觀光客和地景之間關係反映出的自然關係體驗，其生動、投入程度和「**具體性**」，遠勝一般鄉村懷舊的經驗。

這種重塑（但經常強化）鄉村裡的商品化描述，常會強調鄉村地區自然而正面的文化態度。但是，相對於鄉村特性的田園風情再現，可能有鄉村生活及地景的負面烏托邦敘事〔例如，David Bell（1997）分析了以美國小鎮爲背景的「恐怖」電影〕。商品化的鄉村特性是曖昧不明的。「荒野」或「蠻荒」美好的孤絕狀態，也可能吸引了那些想在這裡傾倒人口稠密地區不想要的危險廢棄物的人（圖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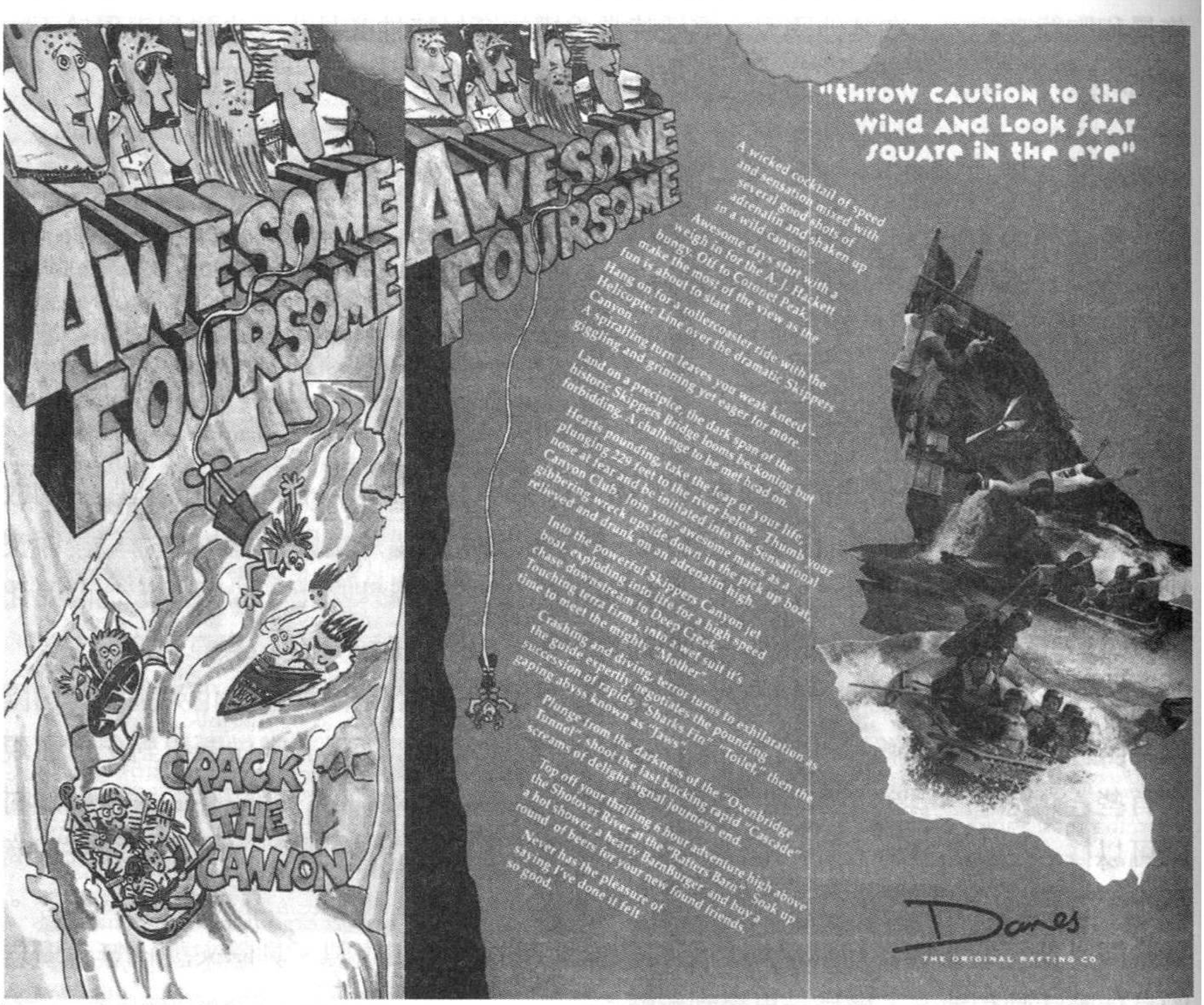


圖27.5　勇闖大峽谷四大驚險活動：紐西蘭皇后鎮近郊，搭直昇機、高空彈跳、汽艇和激流泛舟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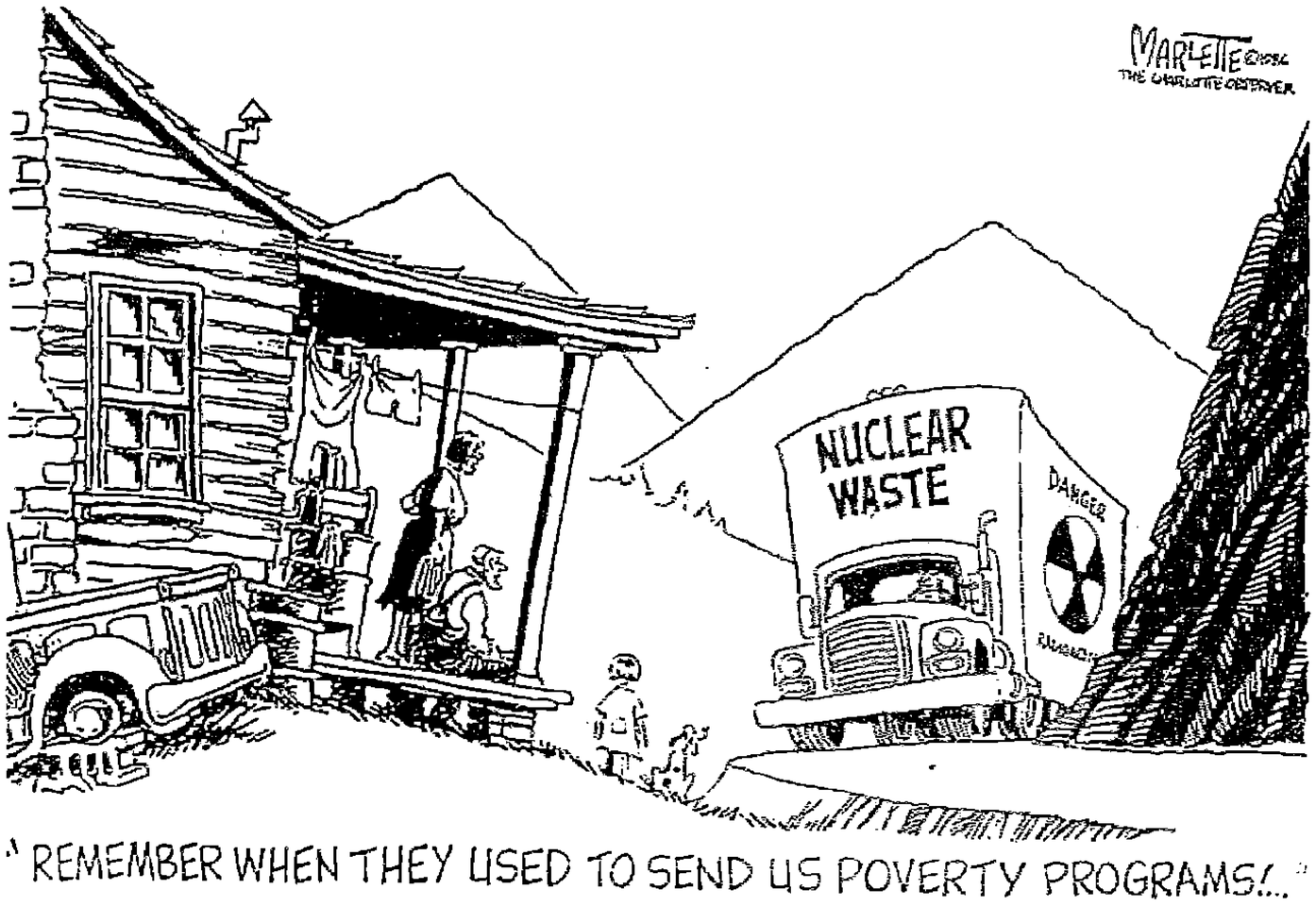


圖27.6　阿帕拉契山農村的議題。
出處:*The Charlotte Observer,* © Doug Marlette

摘要

- 鄉村以許多不同方式製成了商品，這項過程使得特定意義和符號成為鄉村特性的重要指標。 265
- 有些意義反映出充滿過往美好價值的鄉村懷舊再現，牽涉了親近自然和緊密結合的社區。這些意義經常呈現在各種奇觀裡。
- 其他的商品化造成新的「鄉村」意義，例如紐西蘭冒險式觀光業興起，促成了與自然的新鮮冒險式接觸。

眼不見為淨：鄉村的他者？

圖27.6也強調了在鄉村純淨的田園風光下，有其他較少爲人注意的特色。田園鄉村的弱點很少呈現出來。實際上，用來促銷鄉村田園風光的故事，經常掩蓋了矛盾的社會狀況。失業和未充分就業、負擔得起的住宅短缺、將地區服務轉變爲大型中心的合理化措施、大眾運輸服務縮水，都對鄉村地區的低收入戶不利。再者，兩本新作（Cloke and Little, 1997; Milbourne, 1997）都凸顯了造成部分鄉村居民邊緣化的不同過程和作法。這裡要強調的是，身爲主流之「他者」的個人或群體，依其性別、種族、性慾特質、年齡、階級、另類特質等而有不同身分認同。我採用跟鄉村貧窮有關的「他者」爲例，但鄉村問題如何在論述上隱匿消失於公共論述和地理中的討論，也可以輕易適用於鄉村裡的無家可歸者，或者前述的任何認同歸類。

一項最近的研究顯示，在12個英格蘭研究案例地區中，處於貧窮或位居貧窮邊緣的家戶百分比，範圍在39.2%和12.8%間，12個地區裡，有10個地區的貧窮家戶比例超過20%

（表27.2）。然而，在最新出版的政府鄉村白皮書《英格蘭鄉村：關心鄉村生活的國度》（*Rural England: A Nation Committed To A Living Countryside*, 1995）中，並未出現貧窮的字眼。這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的政治宣傳中，英國大力宣稱貧窮已經終結，由於經濟成功，**絕對**貧窮已經消失，而相對貧窮是學術界想像的虛構事物，應該更恰當地稱爲「不平等」。第二，儘管政府宣傳品的審查剷除了「貧窮」字眼，但可以感覺到在鄉村地區比在城市裡更容易否認貧窮的存在。握有鄉村政策權力的決策者，以及鄉村居民本身（包括那些以標準來看似乎是貧窮的人），在文化向度上會隱匿或拒絕承認鄉村地區的貧窮，我們可以將這種觀念連結上田園化鄉村生活風格的想像地理。我們可以認爲鄉村居民「被剝奪」了都市生活的便利，但不應該因爲這種剝奪就認定他們貧窮，因爲鄉村生活爲這種生活不便提供了某些補償。結果，鄉村特性似乎代表了本身是免於貧窮的區域，鄉村田園風貌的建構同時在鄉村地理空間中加劇和隱藏了貧窮。

在其他已開發國家，例如美國鄉村，貧窮也是同等重要的問題，也受到主流文化建構的鄉村特性影響。不同於英國的是，美國確實有條法定的貧窮線，根據各州界定的統計數字，目前鄉村貧窮水準估計約占20%家戶。這裡的重點不在於在政治上否認貧窮存在，而是分辨值得救助的窮人和不值得救助的窮人。據此，都市底層階級會被標示爲「不值
266 得協助的」窮人，而非都會區的低收入勞工則是「值得救助的」窮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在後者，而是前者。因此，美國貧窮的文化建構有特殊的空間環境，貧窮的美國鄉村居民則隱沒於陰影中。即便貧窮被視爲是鄉村地區的議題，也傾向於假定貧窮僅發生於主要問題區，主要是阿帕拉契山區和美國南方。但麥柯米克（McCormick, 1988）清楚指出了：「今天，這個問題沒有邊界。要遊覽美國的第三世界，範圍可以從堪薩斯的農莊直抵達拉威（Delaware）海濱，從繁榮的佛羅里達，直到看似田園風情的威斯康辛」（ibid.: 22）。

表27.2　英格蘭鄉村12個案例研究地區貧窮或瀕臨貧窮* 的家戶比例

Nottinghamshire	39.2
Devon	34.4
Essex	29.5
Northumberland	26.4
Suffolk	25.5
Wiltshire	25.4
Warwickshire	22.6
North Yorkshire	22.0
Shropshire	21.6
Northamptonshire	14.8
Cheshire	12.8
West Sussex	6.4
合計	23.4

註釋：*以少於140%收入補助權益來計算。

出處：P. Cloke, P. Milbourne and C. Thomas (1994) *Lifestyles in Rural England,* Rur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 London

這種認爲鄉村社會問題若看不到，就不必放在心上的傾向，和盛行的鄉村特性之社會建構的主導地位有直接關係。而這些基本上又跟在鄉村地區內外運作的權力關係有關聯。近幾年來，毫不意外，英國「鄉村」最重大的意見展現是關注獵狐這個特殊議題，以及更一般性的議題，即在田園村莊、農場、野地和高原裡不受干涉的個人自由。示威者的主要訴求爲不改變任何事物，這也不令人驚訝。這是有權勢者而非弱勢者的保存觀點。

摘要

- 鄉村地區的低收入户由於工作市場、住宅市場和服務供應的改變而致權益受損。
- 「他者」個人及群體在鄉村社會中，因為性別、種族、性慾特質、年齡等而被擠向邊緣。
- 鄉村貧窮的例子展現了，鄉村的田園風光再現如何掩蓋了重大社會問題，也消弭了必須有政策來回應這些問題的感覺。

結論：鄉村景觀的強大地理？

自然與文化，以及社會與空間之間複雜且時常曖昧不明的關係，支持了鄉村地理空間的拼貼，這構成了地理探索重要而令人興奮的領域。要釐清的是，這些鄉村景象有許多獨特的迷人之處，我們幾乎還沒有提到。例如，「**後生產主義**」（post-productivist）時代裡，農業地景的再結構和重新管制；食物的文化重要性；珍貴地景和棲息地的保存；鄉村社區與社會關係的演變；適於鄉村的權力關係和治理等等。那些想要探究這類重要議題的人，或可利用本章末尾提供的延伸閱讀材料。然而，這些重要關切都脫不了本章概述的新興鄉村研究的核心課題，亦即「鄉村」、「鄉村特性」和「自然」的社會—文化建構之間的相互關聯，這在（重新）塑造我們對於鄉村空間（地理和社會方面）的地理想像，以及在這些空間裡如何實際生活的眞實經驗上，顯然都很重要。這些生活實踐必須同時由外往內看（完整描述「結構化」的影響），也必須由內向外看（完整說明個別差異、體現和認同）。

費洛（Chris Philo, 1992）在評論他心目中被忽略的英國鄉村地理時，捕捉到了這些重要意涵的精髓。他主張，大多數有關鄉村生活的描述，都是從典型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敘事的角度，來看待文化與鄉村特性之間的主流關聯。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從其他窗口來看待鄉村世界。

鄉村文化的迷思，經常邊緣化了各種個人和群體，使其缺乏對鄉村的歸屬感。我們必須讓我們的鄉村地理更爲開放，接受外在環境刺激及其他人的聲音，以便克服對於「他者」地理的忽視。莫達克與普瑞特（Murdoch and Pratt, 1993）就指出了，只是

讓他者有「發言權」，我們不一定能揭露造成邊緣化或忽視的權力關係。這裡會有各種重要問題出現，特別涉及了研究者的權力、由於貼上「他者」標籤而鞏固了邊緣化的認同，以及有可能只是隨口說說，而非眞有政治基礎來關注邊緣人民。不過，面對而非忽略這些問題，鄉村的拼貼地理才會更豐富。畢竟，獵人來到了城市，就眞能代表鄉村聲音嗎？

延伸閱讀

若要更全面瞭解鄉村地區不斷變化的性質，以及地理學家與其他人嘗試解讀鄉村特性的各種方式的重要性，可以閱讀：

- Marsden, T., Murdoch, J., Lowe, P., Munton, R. and Flynn, A. (1993) *Con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Press.
- Murdoch, J. and Marsden, T. (1994) *Reconstituting rurality.*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267

要瞭解北美和英國鄉村的田園化，參見：

- Bunce, M. (1993) *The countryside ideal*. London: Routledge.

以下書籍討論了鄉村和城市邊界的模糊化：

- Wilson, A.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鄉村中邊緣化「他者」的議題在下列書籍裡有討論：

-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1997)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社區、地景和農業變遷的鄉村地理的其他幾個有趣面向，參見：

- Bell, M. (1994) *Childerley: nature and morality in a country vill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lbery, B. (ed) (1988)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Harlow: Longman.
- Winter, M. (1996) *R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第二十八章　歐洲

Kevin Robins，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當前的歐洲問題，關切的是歐洲統合和聯盟的可能與意義。這導出了一連串議題。有些強調聯盟的經濟面向，考慮經濟整合以及創造橫跨歐洲大陸的單一市場的意義。對其他人來說，議程關注的是全歐洲政治體制的發展，以及**跨國**民主的考量。第三個議題則牽涉了文化和文化認同，提出了20世紀末何謂歐洲公民的問題。當然，這些歐洲問題的不同面向彼此都緊密相關（例如，歐元的金融和貨幣問題，顯然和廣大的文化和政治敏感性有關）。

在本章中，我要聚焦於歐洲的文化及政治面向。若將歐洲視爲文化及政治空間，現在最急迫的是什麼？歐洲一直試圖強化和確定自身的認同，在歐洲最早的起源（在視爲其遺產的希臘、羅馬及猶太基督傳統），以及歐洲文明的現代成就（政治普遍主義和民主，以及科學與技術文化的成就）中，尋找「正式」的認同資源（Couloubaristis et al., 1993）。同時，歐洲也一直設法面對其遺產裡不堪的部分，例如帝國征戰、奴役行爲等。因此，歐洲的認同並不是既定的。歐洲認同是歐洲菁英努力要施加於歐洲大陸的分歧多樣和紛擾的文化形式。誠如加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所云：「歐洲和其他大陸不同，執著於自己的意義和方向」、「沒有比歐洲的外部界定更不清楚，內部更分歧多元，或者歷史上更加紛亂的大陸了。然而，也沒有其他大陸爲了本身的有序統合製造出更多方案」（Garton Ash, 1998: 51, 53）。因此，我要提出的論點是：歐洲的文化認同是一種建構，而且向來如此。如同迪蘭遜（Gerald Delanty, 1995: 3）的觀察：「與其說歐洲是其歷史的主體，不如說是產物。我們所謂的歐洲實際上是個歷史塑造的現實，面貌和功能不斷改變」。歐洲的觀念「表現了我們與其矛盾和衝突的文化鬥爭」（ibid.: 1）。

在這裡，我關心的是當前這種鬥爭的確切性質。許多人在嘗試瞭解當代發展時，主張我們目前在歐洲看到的現象和**國族國家**的衰退有關。在國族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 1983）歷史誕生地的歐洲，據說我們正見證國族國家的消失。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有相反的說法。對某些人而言，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新泛歐文化和認同的誕生，歐洲是個文化熔爐。其他人則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強調歐洲大陸上的區域主義和小型國族主義日漸重要，認爲新歐洲是個文化拼貼畫（mosaic）（Newhouse, 1997）。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一點也不清楚。在後續的討論

中，我甚至想提出一項可能，即國族國家的終結絕對不是預先設定的結論。依循米瓦德（Alan Milward, 1992）的討論，我們或可考察歐洲聯盟的發展是否弔詭的重新製造了國族國家。我建議，我們也可以思考承繼的新認同（泛歐主義、歐洲區域主義）本身是否只是國族模型的變種：也就是說，在泛歐主義的狀況中，我們可以視其爲「想像共同體」的放大，在歐洲區域主義的情況裡，則是「想像共同體」的縮小。

在檢視這些問題時，我將特別專注於跟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有關的文化和認同（參見第33章）。因爲在歐洲的脈絡下，媒體絕對是文化社群和政治公共場域（媒體集團也是強大且重要的經濟行動者）建構的核心。視聽空間提供了文化及政治空間重塑的絕佳看法。一種可能是我們正見證從國家廣播系統到新的後國家秩序轉變，這種秩序可能存在於跨國和地域或區域媒體空間裡。看來事情顯然就是如此。但是我仍要指出，在我前文的觀察脈絡裡，這種轉變並非那麼明確。讓我驚訝的是，超越舊架構的困難重重，顯然無法超越國家廣播模型的想像共同體。

整體而言，我的論點是，無論有關基本文化轉變的論述和修辭爲何，實際上當代歐洲確實有重要的文化社群。我敘述關切的是國族架構的持續性，或者更精確的說，涉及了新歐洲脈絡下國族架構的延續或是重構。我想說的是，若要更富創意且有意義的思考歐洲可以是什麼，就需要以更激進的方式考察文化與認同。我們不再能夠只是以**重新想像**共同體的角度來提出議題。在越來越**多元文化**的歐洲，我們必須跟共存與遭遇的挑戰妥協。只要歐洲一直是文化的建構，我們如何讓歐洲成爲更**普遍**的建構，就會是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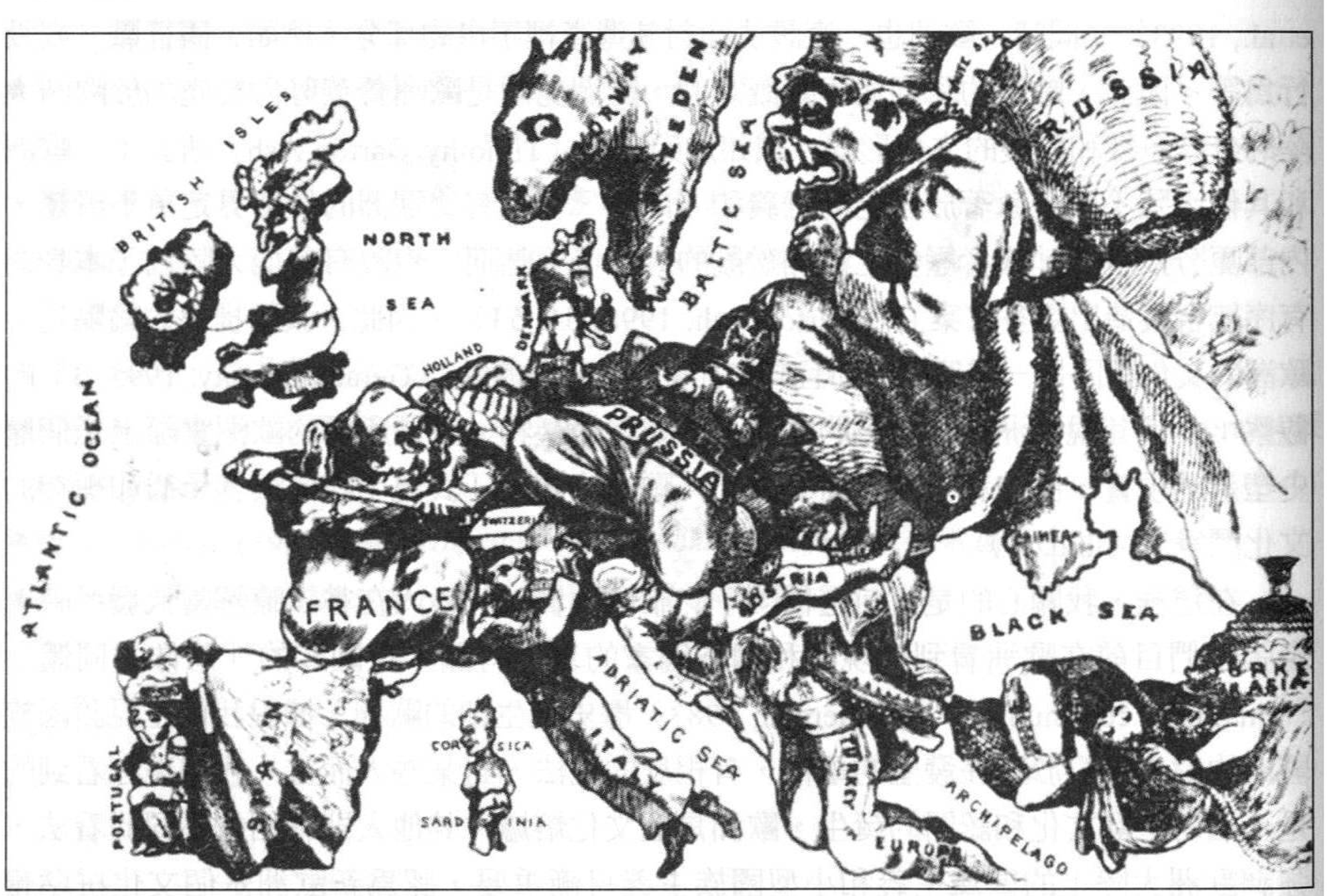


圖28.1　國族國家的歐洲

歐洲文化與想像的共同體

讓我們先思考在歐洲的視聽空間中，既有的國族文化社群如何受到來自外部（跨越疆界的自由通訊流動）和內部（區域主義理想的重新確認）挑戰。然後，我們再考察這實際上會造成什麼挑戰。

首先，我們已經看到新規範允許媒體產品自由流通於歐洲共同體中，目的在創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泛歐視聽市場。從這個觀點看，一如史列辛格（Philip Schlesinger, 1994: 30）的主張：「國家層次的媒體生產和分配，被視爲塑造歐洲特性時必須跨越的阻礙」。約20年前，古貝克（Thomas Guback）就已經辨認出一種試圖透過歐洲計畫展現出來的經濟邏輯。他認爲：創造經濟整合的歐洲，「有助於各公司擴張到國際水 270
準，同時有邁向標準化的趨勢，但犧牲了小企業和大量的變異性。古貝克繼續說：果眞如此，

> 那麼很明顯的，主要重點不再是保存各種文化襲產，而是創造新襲產，可以與超國家的經濟考慮協調。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最好忘了過去，專心看看新經濟歐洲消費者的創造……或塑造，這些消費者的需求則由國際公司來滿足（若非由這些公司促成的話），這些公司很可能是以美式管理和促銷技巧來運作。
>
> （1974: 10-11）

這種邏輯仍然在運作中。仍然有人相信，有可能製造新的典型歐洲消費者，消費各種新的典型歐洲節目。

如果推動計畫的主要是經濟邏輯，它也會帶有某些文化視野，期待廣播的單一市場能夠促進歐洲共同體和認同的重新想像。據稱，隨著節目在整個歐洲聯盟裡自由流通，這會強化歐洲生產和傳播的能力，也會逐漸推動「文化歐洲」及「公民歐洲」的理想。爲了讓「電視無國界」的理想成眞，歐洲聯盟的經濟空間與文化空間必須一致。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相信，「預訂的節目從一開始就是爲了全歐洲，可以仰賴國家層次絕對無法提供的閱聽人和資源。這些節目可以加強對於以各國組成的共同體的歸屬感，這些國家既有差異，又緊密結合」（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6: 9）。泛歐電視預期會促進歐洲民族之間的相互認識，提升他們對於共有的價值和命運的認知。古貝克（Guback, 1974: 10）有先見之明地描述這項計畫是「將拼貼畫轉變爲熔爐」。這涉及了創造合成的認同，超越國族的特殊主義和區隔；涉及了塑造擴大的歐洲共同體的大陸認同。

如果這代表了對於既有國家廣播利益的一項挑戰，那麼第二項挑戰就來自國族文化內部。和熔爐的原則相反，歐洲區域主義的支持者努力維持歐洲大陸是文化拼貼畫的形象。這絕不是一種全新的期望。文化多元主義和多樣性的區域案例，一直在歐洲

的議程上，文化分散化的倡導者則偏愛區域「個性」勝過國族國家的「人造裝置」（Gilbert, 1951）。然而，在歐洲聯盟不斷變動的地理脈絡下，對區域主義的關注發展出新的活力。一個支持團體觀察到：「一個新觀念即將出現，區域主義可以做爲節目國際化的解藥；區域主義在彌補大型國家（及國際）網絡的標準化和認同喪失上，將證明是不可或缺」（Trelluyer, 1990: 11）。有人相信，比較流線型的「區域歐洲」現在可以取代老舊的國族國家歐洲。更有人堅信，這種歐洲文化拼貼畫複雜性，實際上符合了**全球化**的文化邏輯，以新的全球—地域連結表現出來。

這種支持「全球時代分散化」的論述，重視歐洲認同的多樣性和差異，企圖維持文化及語言遺產的多樣性。廣播被視爲追求這項目標的重要資源。自1980年代起，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人有興趣促進歐洲區域與小國裡的媒體產業和活動。在大多數的案例中，都動員了當地文化利益原則，來對抗跨國經濟力量的市場利益。在向歐洲聯盟遊說以獲取支持時，論點是「在以歐洲方言發音的區域性電視節目的特例中，評斷標準不應該基於觀眾收視率及說該語言的人口比例，也不應該是嚴格的經濟成本效益」（Garitaonandía, 1993: 291）。1980年代晚期起，就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來自歐盟，特別是透過其媒體（MEDIA）計畫來支持，提供貸款和支援給全歐洲大陸的小製作人。聯盟裡也越來越注意文化差異，並且投入對於歐洲文化認同的維護。這也呈現爲取代歐洲空間中國族國家文化舊秩序的替選出路。

現在，這些發展（泛歐主義和歐洲區域化，熔爐和文化拼貼畫）都提供了有趣的可能性。

271 我們應該注意它們本身具備何種潛力，但我們也不應該對它們抱持幻想。我們應該問，在什麼程度上，它們眞的提供了替代舊秩序的出路？也就是說，它們在什麼程度上挑戰了國族國家模型（這些發展據此宣稱有超越性）？面對這些問題，我想說的是，兩種都不是眞正重要的發展。歐洲媒體重組眞正引人矚目的，實際上是新舊秩序之間的延續。我們可以單純以國族想像的持續或復甦的角度來看待當代的轉變。或許，這是有所改變以避免改變的問題。

泛歐洲主義的超國家計畫，是最明顯要克服國家認同限制的計畫。但是，它對於歐洲及歐洲共同體的理想，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構成了歐洲大陸文化和政治生活裡下一個更具世界主義的階段？我很懷疑這眞的會發生，而且我要提出另一種詮釋，這項建構歐洲共同體的計畫實際上是嘗試在更高的層次上重建國族共同體的條件，是要建立一個歐洲國族國家。如同修爾（Chris Shore, 1996: 474）所云：「挑戰在於找到一種歐洲式的替代出路，來取代國族國家繼續掌控歐洲人心的那種綱領性、**霸權式**手段」。他繼續說，驚人之處在於

> 新歐洲建立在與舊國族國家一模一樣的象徵領域上。國旗、國歌、護照、紀念品、地圖和錢幣，都可以做爲召喚浮現國家形象的象徵，只不過這回強調和認可的是歐洲共同體制度的合法性，而不是「國家主權」。
>
> （ibid.: 481）

這裡召喚的「歐洲」是要成爲新的基礎，來整合和統一矛盾與衝突的力量。

期盼的是，文化互惠和政治共同體的關係可以在這個更高層級上重新協調。於是，我們見到的是一種國族主義的轉移或移置，以便帶來新而擴大的共同體，具有和國族共同體一樣的目標和熱望，達成國家、人民和**領土**的一致性。在廣播的特殊脈絡裡，這個國族國家模型的擴大版，似乎也適用。實際上，歐洲聯盟努力要創造的，是國家廣播模型的擴大版，試圖在更高的層次上維持廣播裡經濟、政治和文化空間的一致性。我們被告知，歐洲閱聽人會透過某種超國家認同化，享受想像共同體的舒適和團結。就像在國家公共廣播的時代裡，面對區域主義和國族主義的壓力，透過國家的妥協可以保有文化整合和一致性，現在，據說類似的整合也可透過歐洲的折衷方案來維繫。

歐洲區域主義的新精神，或是更新後的精神是什麼？在什麼程度上，這種精神有助於促成文化認同的有意義轉化？在某個方面，我認爲新區域主義確實構成了對既有的國族國家文化的異議。新區域主義代表了對國家政府主導力量的重大挑戰。國家政府在其領土內，貶低了少數族群地位，使其邊緣化；新區域主義構成了對抗公民難以控制的遙遠政府的正當反應。由此觀之，這或許可以視爲**公民社會**復甦的表現，是對於更切身相關的集體認同的肯定，對抗國族國家的官僚及技術專家文化，現在則是對抗位於布魯塞爾（Brussels）的超國家。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92）注意到對新式民主參與的追求，指出這種特殊主義的依附可能涉及了「嘗試消弭政府和街頭人民 272
之間、政治與責任的實際執行之間的鴻溝」。就它們眞能提升歐洲公民和公共文化而論，這些發展將受到歡迎。

圖28.2　歐元旅行支票及歐洲貨幣。
Credit: Telegraph Colour Library

不過，我們得弄清楚，當代區域主義不再只是重申歐洲的邊緣聲音。現在大張旗鼓對抗中央政府的，是比較富裕的區域。據拜耳（Lothar Baier, 1991/92: 86）觀察，「這些區域努力解脫各種義務，不想分攤它們可以從中獲利的其他區域的現代化成本」。拜耳繼續指出：「這些區域結合了本身一旦揭穿就非常醜陋的區域自我主義，以及幾乎不加遮掩的文化和歷史裝飾企圖」。史洛特吉克（Peter Sloterdijk, 1995: 50, 53）描述了當前歐洲的一種新區域意識，那就是「區域彼此激烈競爭，爭取成爲大資本主義實驗的一部分」——他稱其爲「新共同體企業圓滑的進步區域主義」。我們也應該釐清，這種區域主義的主張，跟國家認同與情感依附之間的類似性。目前一整群族裔和區域主義情感的擴增，明顯反映了在受到全球力量重塑的歐洲裡，國族主義情感持續的吸引力。隸屬一個國族的想像共同體，依然是當代歐洲最有力的歸屬方式。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說，歐洲化實際上鼓勵了國族認同作用的強化和擴增。在區域歐洲的理想裡，我們不正看到了國族意識的復甦——歐洲大陸的再國族化？

因此，在20世紀末，據說我們見證了國族國家主權的流失，向上移轉到超國家體制，向下則轉移到次級國家制度。在某個意義上，這是實情。但這是否帶來了文化和政治生活與認同的重大「重新想像」或「重新描繪」，便有待討論了。我認爲，至少在歐洲，這種文化轉變仍然只是個可能發展，存在於現實中的是國家想像的持續，甚至是復活。這不僅顯現於新國族主義的擴散，也展現於無法想像歐洲是擴大版國族國家以外的東西。同樣的，在文化與媒體的特殊脈絡下，這種國族焦點也很明顯，廣播裡的超國家和次國家發展，仍然以國族模型爲根據。20世紀的大眾媒體，尤其是廣播，跟國族的能見度和覺察密不可分。大眾媒體是社會集體藉以構成，並自認爲「國族」的基本制度之一。即使我們現在嘗試設想其他替代的可能，從泛歐或歐洲區域媒體的角度來看，但我們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是根據國族模型來考慮。我們應該自問的是，在新歐洲的脈絡下，我們是否能夠以其他方式來思考媒體文化。

摘要

- 歐洲逐漸提升的經濟整合附帶有文化視野，要促進歐洲認同的重新想像。大眾媒體在這個重新想像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這種歐洲視野的創造，經常是透過與有助於維持國家認同相同的符號，例如國旗、國歌、護照和貨幣。
- 對於歐洲視野的反應，有助於復甦國族意識。「歐洲化」的過程非常曲折。

「想像共同體」的問題

讓我們現在從比較分析性的觀點，考察根本的議題是什麼。歐洲產生了某種國族國家危機，涉及了權威的喪失，以及公眾參與的弱化。在這種脈絡下，我們看到其他文化忠誠與依附的可能性出現。但眞實情況是，這些替代方式維持了國族認同的基本特徵。一方面，有根據擴大的國族國家模型來想像的歐洲，雖然這種認同作用是基於相當抽象的文化統一條件。另一方面，也有逐漸邁向歐洲區域和無國家國族之小型領土的趨勢，允諾了有活力且「富有意義」的參與。包曼（Zygmunt Bauman, 1996: 86）以「二號國族主義」發展的角度加以描述。

> 現在這是非常邪惡的「自然的起源社群」，**必定小於國族國家**，現代化的宣傳曾經將其描述爲地域性的死水，充滿偏見、具壓迫性且單調乏味。眾人懷抱希望，視其爲流線型、非隨機式、充滿意義的人性選擇執行者，值得信賴，這些選擇是國族國家無法提出的。
>
> （ibid.: 84）

因此，在這些發展中最明顯，而且比當前提供的文化認同之清楚選擇更重要的，273是國族形式的持續吸引力。我們似乎已決定要在更有活力的新基礎上，重新建立國族的歸屬方式。文化爭論已經過度集中於「想像共同體」的意義和重要性。在出現更複雜的文化經驗形式的時代裡，這會帶來很大問題，因此需要更開放、更有創意的回應。我們應該關心「想像共同體」的單純觀念普遍出現於當代文化論戰中的方式。過去其實很豐富且具生產性的概念，我相信現在已經逐漸阻礙了對集體文化經驗的更深刻瞭解。我們不應該讓自己輕易屈就「想像共同體」的概念。這個概念引領我們思索自己對共同體的需要，以及從中能得到的權利，同時，也讓我們遠離更爲困難的問題，亦即我們在「我們的」文化世界以外的文化責任。

想像共同體不僅跟歸屬感有關，而且和特殊**類型**的歸屬感有關。這種歸屬感的重點在於社會整合的理想，致力於在社會群體裡促成凝聚感和封閉性。這種共同體的特色是統一且有邊界的文化和認同。在歐洲國族主義的歷史裡，這種「同一式」（identitarian）思維有最徹底的展現和實現。國族國家的建構牽涉了消除複雜性，以及排斥、邊緣化那些危及「明確」國族情感的元素。以整體和內在來看，單一的國家似乎實現了渴求認同純粹與整合的慾望。現在，我們必須懷疑相同的驅力會刺激產生新一代的「二號」國族主義。我們也應該注意，這種文化情感如何在歐洲共同體的想像裡維持和延續。歐洲—文化的論述很重要：這種論述涉及了凝聚、整合、統一和安全。它所喚起的是歐洲新秩序的可能，以其本身連貫和整合的清晰感受來定義。歐洲文化是從理想化整體與完全的角度來想像，歐洲認同則是以邊界和容納的角度來設想。

這種對清晰和定義的渴求，牽涉了建構一種象徵地理，來區隔屬於「我們」共同體的局內人，以及局外的他者。這裡事關緊要的很顯然不只是領土的完整：它比較像是心理上的連貫及共同體的連續性。以這種方式來想像共同體，共同體必定（恆久且內在地）會產生焦慮。共同體所追求的整全，總是要對抗在世界上運作的瓦解崩潰力量，而加以保存和維繫。要強調的是共通之處，代價則是共同體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如馬汀（Denis-Constant Martin, 1992: 587）所言，這種認同作用假定了「可分割之事物的消弭和壓抑，即使只是暫時性的」。差異會被經驗到，並令人擔憂，因爲它和分裂有關。因此，當代歐洲論述裡意象的風行，跟認同的鞏固有關。

當然，我們不應該排除跟國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有關的歸屬感。如同克莉絲蒂娃強調的，國族形式在可預見的未來裡，仍然是個歷史實體。重點「並非以頑固的普遍主義姿態來排斥國族觀念，而是調節其比較不壓抑的面向（Kristeva, 1993: 7）。我們也該同時澄清，有很合理的理由將自己獻身於國族或新國族實體。區域和小型國家目前或許會認爲自己處於有利位置，能夠從新興全球經濟中獲得利益，它們也會表現出自己在政治熱望方面更具相關性，似乎替政治代表和能動性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奈恩（Tom Nairn, 1995）清楚指出，國家和國族主義絕對不是落伍或不合時宜的文化形式。他和克莉絲蒂娃態度一致，認爲重要的是國家形式的特定性質；最要緊的是，推動從族裔國族邁向公民—政治國族形式的一般演化。因此，我們必須對認同的國族形式抱持實用主義的態度，但是我們也必須讓它變得更開放、更兼容並蓄，雖然這個目標該如何達成，仍然混沌未明。

但在此同時，我們不也必須開始應付情感依附的國族形式嗎？因爲國族共同體傾向於抱持幻想，認爲本身完備而自給自足，在對抗被視爲威脅了國族想像中的完整性的事物時，國族熱情和情緒很快就會激起。現在，遭到否定與拒絕接受的事實是，特定文化乃透過與其他文化及認同的關係而建構。馬逖爾（Denis-Constant Martin, 1992: 583, 585）說，認同「預設了他者，方能存在和發展。認同唯有透過與外來元素的交流
274 和『恢復』才能確定」。我們必須弄清楚，文化互賴不僅是個現實，也是一項價值和義務。最根本的議題不在於想像共同體的存在權利，而是主張擁有該項權利的各個共同體彼此如何共存。任何有意義的共存，都必須取決於文化接納和互惠的評價，體認到唯有透過文化的「原子價」（valency），文化才能恢復生氣。在文化間互動日益頻繁的脈絡下，必須進一步瞭解的是，共同體不再能夠只是遵循成員的自利：它的義務現在必須延伸超越自身，涵蓋「外國」公民，無論是在其疆界內外。

我們必須問，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性如何能夠變得比較相對或短暫？國族歸屬感的情緒力量，如何能夠驅除？我不能回答這些極度困難的問題。一方面，我不會低估想像的歸屬感帶來的愉悅。我反而認爲，爲了開始有可能回答這些問題，至少我們必須延伸和轉化我們有關文化認同的**論述**，質疑現在被視爲理所當然的「想像共同體」觀念，並且超越目前跟國族主義及國族建立有關的認同思考（參見21章）。我們可以

運用比自我封閉的想像共同體範圍更廣，可能性更多的方式，來思考我們的文化情境嗎？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有關我們文化過往的不同故事嗎？

或許和全球化相關的發展，現在可以提供我們基礎，以新方式思考歐洲歷史和文化？這正是安德森（James Anderson, 1996: 144）將當代歐洲秩序視爲「新中世紀領域性」（new medieval territoriality）時所要提出的想法，在其中，「空間現在重獲一些中世紀的流動性」。在這種觀點下，容許了將當前視爲跟國族主義時代有重大徹底斷裂的可能性，而且或許藉此能夠將某種生產性的混亂，導入我們的文化繪圖中。瑞夫（David Rieff）的歷史修正主義，也設法顛覆了熟悉的敘事和自然化的範疇，重新評價了鄂圖曼（Ottoman）帝國和哈布斯堡（Hapsburg）帝國的**多元文化主義**：

> 正當世界掙扎於部落主義之際，鄂圖曼和哈布斯堡那些偉大的多元文化帝國，看起來越來越好。20世紀初期，是國族主義，甚至是基於族裔和宗教信條的國族主義，具備了現代化樣貌，而這些龐大無效率的巨獸，不僅看來註定要滅亡（確實消失了），也似乎命該如此。當時，誰願意站在奧地利皇帝約瑟夫（Franz Josef）那邊，對抗像柯蘇斯（Kossuth）或馬薩克（Masaryk）等國族主義者？或是跟哈密德（Sultan Abdul Hamid）一起對付反抗他的巴爾幹半島起事者？然而，當塞拉耶佛（Sarajevo）的事件結束了以塞拉耶佛事件肇端的世紀時，這些問題必須重新提出。回顧過往，雖然鄂圖曼帝國行事殘暴，但卻是鄂圖曼的視野，而非國族主義的視野，比較能穩固存在。我們在下個世紀應該會說多種語言，否則我們可能會彼此殺害。
>
> （Rieff, 1993: 14-15）

德拉庫里克（Slavenka Drakulić, 1996: 164）提出同樣精闢的論點，特別提到從古老帝國浮現的那部分歐洲。她提到居住於伊斯垂亞（Istria）人民的態度和近期行動，在那裡，「國族性與認同不見得會重疊」。她認爲，伊斯垂亞主義對那些目前在世界這個地區煽動新國族主義熱潮的人而言，是一種挑戰和對抗。德拉庫里克詢問：

> 這些當局如何瞭解伊斯垂亞主義的意義——一種擴大的認同概念，與國族性的狹隘概念形成對比？對伊斯垂亞人而言，認同比國族更廣大深刻，他們也無法選擇單一的「純粹」國族做爲他們的認同。住在邊境地帶，比其他人更瞭解我們或多或少都是混血。他們也都受盡最惡劣的國族主義（種族淨化）之苦，對國族主義感到厭煩了。弔詭的是，歷史上第一次，在新獨立的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的第一次選舉中，伊斯垂亞人可以自在的拒絕單一國族概念：他們覺得表現自己眞正認同的身分的時候到了。
>
> （Drakulić, 1996）

這種途徑有助於將國族歸屬方式納入比較相對的視角，讓我們可以將國族主義想成是歐洲文化和政治歷史頂點以外的東西。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至少有可能發展更複雜的文化認同取向。我們可以找到辦法超越國族想像特有的單一視角。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92）開啓了一種思考這些事物的有趣方式，論及過渡物的心理概念。

> 將國族想像爲一種過渡物，一種認同輔助，提供我們安全感，同時做爲邁向其他認同的中繼。這裡牽涉的問題會是，思考和組織一連串延伸到其他認同的鍵結，但並未完全消除最古老的那個鍵結，在這裡就是指國族的鍵結。
>
> （Kristeva, 1992）

275 克莉絲蒂娃提出過渡的概念，取代最近事件帶回來的浪漫與整合性的國族概念。過渡國族提供了在對邊界外的他者開放時，所必須的安全和穩定。克莉絲蒂娃說，我們必須努力將承繼自過去的國族實體，納入更高層次的政治與經濟整體。我也要簡略提及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彭大歷斯（J.-B. Pontalis）一些有關認同的觀察，因爲這也替個人和集體認同之間搭起了有趣的橋樑。彭大歷斯研究遷移概念，以及他所謂的「遷移能力」（capacité migratrice）。他以遷移生產力的角度，來思考精神分析的經驗：「從一種語言（及方言）到另一種語言，從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從一種瞭解方式到另一種瞭解方式，都有**移轉**（transfer）所帶來的風險」（Pontalis, 1990: 88）。彭大歷斯將價值放在位置間的移動上，也放在多重認同化的生產上。在他的論述中，「遷移」是取自集體文化的隱喻。或許，我們可以讓「遷移」回到它的源頭，扭轉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很容易變成靜止的概念）的討論，轉而考察文化交流和文化經驗？

最後，我們應該回到新的歐洲空間，特別是談談廣播在這一切事情裡的意涵。電視已經是國族共同體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歷史上，電視被用來對國族再現國族本身，讓共通的文化有了能見度（因而也有了實質）。艾沙塞（Thomas Elsaesser, 1994）認爲，國族觀眾獲得和想要的，是「熟悉感，熟悉的景象、熟悉的臉孔、熟悉的聲音……是尊重且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哪裡、現在是什麼時候的電視」：

> 地域性，語言，每日、四季與世代的變化，對於生活時間的尊重，有熟悉臉孔和熟悉空間的電視社群：這是嘗試研究國族認同、歸屬感和得到滿足的觀念，如何在電視上並透過電視交錯的起點，因爲這意味著對於觀看者直覺上的尊重，不只是尊重他們的智慧、興趣，以及接受刺激與娛樂的需要，還尊重他們身爲實體和社會存有的存在。
>
> （Elsaesser, 1994）

這種對電視文化的投入和參與帶來的愉悅很明顯。在當前正在歐洲確認其存在的新區域和國族文化裡，要瞭解複製這種經驗的慾望並不困難。

然而，在新的歐洲脈絡中，這種慾望不也是充滿問題嗎？我們不應該困擾於廣播強化了多拉（Max Dorra, 1996: 32）所謂的「群體幻象」、「殘暴地消滅所有差異」的方式嗎？尤其是電視，已經演變成支持文化完整性，抗拒文化混雜的媒介了。電視並不是「旅行」媒介——我們現在逐漸跟其他文化形式關聯起來的**混種化**（hybridization），幾乎從廣播文化中消失了。電視並不是文化中繼和接觸的媒介。這應該是深受關注的事情，我們現在應該思考，廣播文化能否重新制度化，以便容納文化多樣性和差異。電視若不維持（想像的）文化統一的慰藉，可以和文化不連貫性的現實妥協嗎？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挑戰認同是否可以跟肯定認同一樣，變得令人滿意或值得追求。維托維克（Steven Vertovec, 1996: 393）描述了柏林多元文化電台（Radio Multikulti）足堪當做模範的努力，該電台致力提升對其他歐洲文化的開放態度和認識，並希望藉此「改變柏林的聽覺空間」。他們期望透過這種方式，「城市會比平庸的日常生活（Nebeneinander des Alltags）『面對面』所造就的面貌更爲刺激」（ibid.: 392）。在快速變動的歐洲，這種文化混合的願景，不是值得努力的目標嗎？但我們要注意，這種新文化空間不是區域或國族空間。這是個**都市**空間——因爲城市是文化接觸與互動的眞正空間。

摘要

- 新歐洲認同圍繞著凝聚、整合、統一和安全的議題而建構。因此，這種認同是連貫而有邊界的，就像舊的國族認同一樣。

圖28.3　Credit: Angela Martin

- 在逐漸整合的世界裡，想像共同體必須超越這種排外的位置，擁抱差異和多樣性，以維持對邊界以外他者的開放。
- 這種開放性可以透過文化交流和接觸而進一步開展。然而，這種互動最適當的空間並不是國族，甚至不是歐洲，而是歐洲主要城市日益多樣的都市空間。因此，新歐洲可能不是在大陸尺度上建構，而是在比較地域性的都市尺度上建構。

歐洲文化空間的未來，還在未定之天——歐洲仍處於轉變的過程中。如果我們看到布魯塞爾「官方」議程的宣導，就可以看到所謂歐洲公民，有各種不同變化。其中一個邏輯推向同質化，以及泛歐主義的熔爐理想，另一種則支持多樣性和差異，擁護「區域歐洲」的文化拼貼畫。在歐洲計畫進行之際，我們也看到歐洲大陸上，國族國家與國族文化的持續活力。此外，我們必須考慮歐洲空間裡，許多非領土文化（都會城市裡全球移民的文化）的力量，這些文化對於現在所謂的歐洲，具有轉化性的影響力。就像「歐洲堡壘」的心態一樣，文化保守主義和封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歐洲人也可能會以嶄新、開放、普世的方式，重新創造他們的認同。我們會牢牢抱住共同體的古老想像嗎？或者，我們現在可以利用文化接觸和混合的新條件，恢復歐洲意義的活力？

延伸閱讀

對歐洲史的權威研究和分析，參見：

- Davies, N. (1996)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下列強調歐洲文化與認同之建構性質的介紹性書籍，很有幫助：

- Delanty, G. (1995) *Inventing Europe: idea, identity, re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有關歐洲整合之過去、現在、未來的傑出論文選集，參見：

- Gowan, P. and Anderson, P. (eds) (1997) *The question of Europe*. London: Verso.

對於歐洲認同之緊張狀態的分析，特別提到了媒體和通訊：

- Morley, D. and Robins, K. (1995) *Space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探討歐洲文化裡統一與多樣性之緊張關係的論文選集，參見：

- Wintle, M. (ed.) (1996)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Aldershot: Avebury.

第二十九章　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

Richard Phillips，趙綺芳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描繪帝國

圖29.1的世界地圖，出現在加拿大自治領（Domininion of Canada）內政部於1915年出版的官方《加拿大地圖集》（*Atlas of Canada*）首頁，是本世紀初世上大部分地區所生產和消費的地圖典型。人們通常把地圖視爲空間的直接再現，是地理事實；但是，地圖製造者已然做了許多選擇：要納入什麼；要如何描繪；要剔除什麼。

地圖製作者的第一個選擇，或許是他們最具威力的設計，就是顏色。若要感受一下顏色的權力，你可能必須觀看一張原圖，也許是掛在牆上或攤開在桌上的地圖，而非黑白複製品。這幅加拿大世界地圖，原本是40公分乘60公分的全彩地圖，如圖例所示，顏色用以代表殖民權力。每個帝國是一種不同的顏色。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幅殖民帝國的地圖，主要是歐洲帝國。這張地圖印製得很清楚，平均的色塊一致覆蓋了區域、國家，甚至整片大陸。它們描繪了一個整齊劃一的被殖民世界。

原圖的色彩架構（colour scheme）並非任意爲之。地圖製作者挑選的色彩架構，強化了地圖的殖民主題。紅色似乎占據了大部分地表。圖例顯示，英國和英國殖民地塗上了艷紅色。其他殖民強權則是比較纖細或端莊的顏色。例如法蘭西帝國是柔和的淡紫色。在這張地圖裡，每種顏色有象徵和圖繪功能。紅色象徵權威（想想「紅帶」，譯按：原指繫官方文件的紅絲帶，衍申指繁文縟節或官僚習氣）、侵略（一輛紅色跑車）、對抗（像是迎向公牛的紅毯），以及英格蘭（英格蘭的旗幟聖喬治十字，是紅色與白色）；它也是血的顏色。在圖畫上，它也是一種擴張性的顏色，比起鄰近較暗沉的顏色顯得要龐大，還將勢力範圍往外擴展、溢出到鄰居的領土。觀看這幅地圖，想像「自己沉迷」其中，可以很容易地想像不久以後的某一天，到處都變成紅色。所以，地圖製作者爲自己挑選了紅色，並不令人意外。其他的地圖製作者，像是德國人，也經常如法炮製。

注意那些字眼，它們是英文。加拿大從來就不只是個英語國家。繪製這幅地圖的時候，許多加拿大人說法語，以及許多其他語言，有些是美洲原住民語言，其他則來自東歐和北歐，以及亞洲和其他地方。但是，這張地圖使用英語，那是主導性的官方語言。世界是以說英語者所挑選的地名來命名；英語說它是什麼，就是什麼。因此，這幅地圖宣示了一種觀看世界的英國方式。

圖29.1 這張地圖再現殖民勢力，並成爲其勢力的載具。1915年世界地圖。
出處：*Atlas of Canada*, Ottawa: Government of Canada

地圖的組成既非純屬事實，也不是科學製圖學的純眞產物（Harley, 1992）。這張地圖描繪了一個有中心和邊緣的世界；它將某處置於中心，其他地方則成爲邊緣。任何地方都可能當做中心，例如斐濟（Fiji）、法國、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但卻是歐洲，尤其是英國，位居中心。英國的核心地位也正式以經度線標出，眾所皆 279
知是以倫敦的格林威治（Greenwich）爲中心。在1881年英國取得其他國家接受其**本初子午線**，並建立了許多（但並非全體）國家遵守的國際約定以前，大部分地圖製作者大多將經線置於其首都或其他城市。例如，美國人通常設在華盛頓或費城。藉由說服其他國家遵守格林威治子午線，歐洲人說服別人將倫敦和英國／歐洲視爲世界中心。爲了避免任何地圖閱讀者疏忽了這一點，航行路線也被放進來，牽引世界不同角落的目光注視利物浦（Liverpool）、布里斯托（Bristol）、南安普敦（Southampton）及泰晤士河口，直抵都會的中心。航行路線也暗示了英國做爲貿易與商業中心的重要地位；其他每個國家，似乎都是根據它們與英國的連結而測量和擺放。

這張地圖的投影（projection）也增加英國和其他北方國家的重要性。這張地圖的製作者選擇採用荷蘭（16世紀歐洲的首要帝國強權）發展出來的**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麥卡托投影法扭曲了空間，使得距離赤道比較遠的地區（以陸地面積計算）顯得比實際面積大。這使得西歐國家不成比例的放大。英格蘭只是北大西洋上一個小島的局部，卻如同其他領地，如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一樣，地理重要性被誇大了。這種投影法也提醒英格蘭它在東歐和亞洲有個競爭者俄羅斯帝國，後者在地圖上顯得十分壯觀。相反的，地圖使印度縮小很多，讓英國對它的統治看起來似乎比實際上還要輕易。

摘要

- 1915年的世界地圖再現了一個被殖民強權支配的世界。
- 它也扮演了殖民強權**意識形態**載具的功能。

帝國經驗

歐洲殖民帝國的勢力，大約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達到巔峰。在這些帝國裡，英國最爲強盛，法國雖然穩居第二，但相形見絀。表29.1顯示英國、法國及其他占領地，依照人口與區域劃分的概況。英國控制了美洲（主要是加拿大）與澳洲的廣大陸地，然而其非洲和亞洲（尤其是印度）殖民地才是使英國成爲世界最大強權的主因。英屬加拿大與澳洲共計約有1,200萬逐漸取得自治權的人民，英屬非洲和印度共有將近四億人口，這些殖民地屬民受制於近乎絕對的殖民統治。

表29.1　1914年大戰爆發時的殖民帝國

		面積：平方公里	人口：千人
1.英國屬地			
A.地中海		10	517
B.亞洲		5199	324114
C.非洲		9392	50824
D.美洲		10407	10082
E.澳洲與南海		8267	2508
F.其他		18	599
	Total：	33293	388644
2.法國屬地			
A.亞洲		803	14871
B.非洲		9499	30514
C.其他		116	807
	Total：	10418	46192
3.荷蘭屬地		2036	38248
4.俄國屬地		16153	22605
5.日本屬地		288	19200
6.德國屬地		2954	13784
7.美國屬地		388	10299
8.比利時屬地		2365	100000
9.葡萄牙屬地		2244	9146
10.義大利屬地		1641	1850
11.西班牙屬地		441	640

出處：Veit Valentin: *Kolonialgeschichte der Neuzeit,* Tübingen, 1915

這種表格將土地和人民分群納入欄位與合計，把它們歸類於「帝國」、「帝國的」和「殖民的」標籤底下，我們發覺自己也已經在使用這些詞彙。我們有必要一開始就釐清這些詞彙。廣泛來說，「**帝國主義**」（imperialism）指的是一種「通常是國家之間基於支配與從屬的不對等領土關係」（Graham Smith，收於Johnston et al. 1994:
280 274）。「**殖民主義**」（colonialism）則較爲狹義的定義爲「一段延續的時間內，某個主權勢力加諸異國屬民的統治權的建立及維繫」（Michael Watts，收於Johnston et al., 1994: 75）。「**殖民**」（colonization）則更具體的牽涉了「帝國核心人民（移居者）到殖民邊陲的實質定居」（Michael Watts，收於Johnston et al. , 1994: 75）。

定義和標籤，就像統計與地圖，讓世界相較於實際經驗，看似更爲整齊、更有秩序、更類型化。在塗上紅色，或是列在英國統計數字欄位中，或是貼上「殖民地」標籤的地區裡，還是有非常不同的經驗和視角。我們必須記住這些差異，殖民者、殖民地和被殖民者之間的差異，因爲這些差異往往大過相似之處。史學家海安（Ronald Hyam）在《大英帝國世紀》（*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裡提到：「你仔細一想，並沒有大不列顛這種東西，或許印度除外。只有裝了領土碎片的破布袋，有些殘存的遺

跡、有些用罄的奢侈品、有些廉價的樣本」（1993: 1）。他繼續解釋，殖民主義要比我們的地圖混亂得多。殖民主義有許多形式，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方式經歷它。

殖民者的經驗多樣而殊異，挑幾位英國殖民者就可以說明這點。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是蘇格蘭人，他的大半人生是在非洲傳教和探險（參見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996）。和許多殖民者一樣，他受到對於基督教、文明及商業的信仰驅策。他以實際運動反對奴隸，贊成基督教，兩種情況都是藉由探索大陸，使得非洲敞開了貿易、發展和（英國人以爲的）進步的大門。身爲探險家，李文斯頓受人懷念的是他那史詩般的旅程，引領他抵達這位英國人以維多利亞女皇命名的大瀑布。大部分殖民者的名氣比李文斯頓小，也沒那麼理想化。例如，戴西．菲利普（Daisy Phillips）是許多離開英格蘭，到殖民地尋求新家園和更好生活者之一，她和丈夫傑克從英國踏上前往英屬哥倫比亞內陸的漫長旅程，在當地盡全力建造新家。拓荒生活證明是艱困而寂寞的，但戴西回想起來滿是歡喜。這對夫妻戰時返回歐洲，傑克隨後戰死沙場。戴西的家書重印在《溫德米爾來函》（*Letters From Windermere*）（Harris and Phillips, 1984），訴說了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殖民經驗（另參見Moodie, 1986）。其他移民者的經驗，不像戴西那樣有良好的記載，也比戴西的經驗更艱困，包括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被帶往澳洲的罪犯。他們大部分是愛爾蘭人或英國人，七人中有六人是男性，許多人只是因爲細微過錯就被遣送。他們發現自己置身一個暴力、勞苦而陌生的殘酷世界，一如修斯（Robert Hughes）於《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 1988）的生動描述。他們服畢刑期時，很少有人付得起返鄉盤纏，所以他們以自由殖民者身分留在當地。其他英國殖民者也有非常不同的經驗，也受到信仰和理想（像李文斯頓一樣）、階級和性別（像戴西．菲利普），以及包括種族和性慾特質等其他認同面向的塑造（參見McClintock, 1995; Hyam, 1990）。

同時，許多英國人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體驗了殖民主義，他們留在家鄉。在那裡，他們透過耳聞或閱讀，遙想殖民帝國。像《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圖29.2）這本書，有著異國背景和生動情節，訴說且描繪了歐洲人與其他人的殖民會遇（Phillips, 1997）。像《魯賓遜漂流記》這樣的通俗地理敘事，在英國、法國、德國及其他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副可以接受且刺激的殖民主義面貌。它們宣揚帝國，說服許多人支持政府擴大的帝國主義計畫，還刺激另一些人追求自己的冒險，許多人因而成爲殖民者。因此，帝國的**想像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不僅再現了帝國，還有助於帝國的創建（參見Said, 1993，以及本書第22章，Felix Driver檢視了想像地理及其在眞實世界裡的重要性）。歐洲的居家與廠商（armchair and shop-floor）帝國主義者不只夢想帝國；他們也加以消費，並爲之生產貨物。歐洲人消費了殖民地產品，例如印度的茶、加勒比海的砂糖和加拿大的毛皮。他們協助生產了鐵路引擎、紡織品和槍枝，由英國以船舶運到殖民地市場。他們寄信給（當時對他們而言）世界遠端的親友。當他們收到回覆，那些注意郵票的人，也會見到自家皇室的頭像。在他們的個人溝通裡，一如他們的物質生活（身爲生產者和消費者）和夢想，歐洲人參與了一個兼爲全球化和帝國的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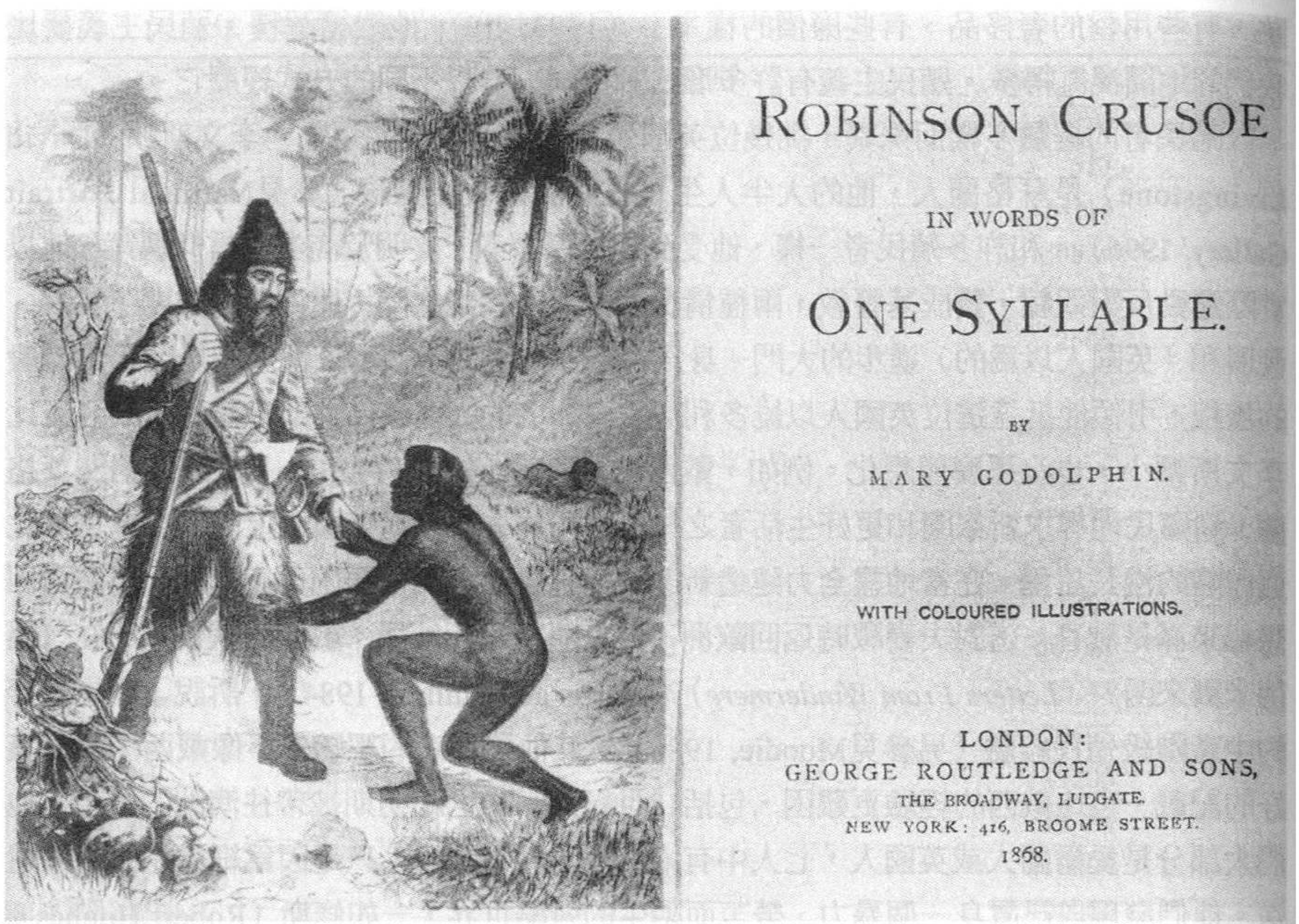


圖29.2　想像的地理學提供殖民的遭遇，例如魯賓遜與星期五的遭逢，這種情景激勵並合法化了實際的殖民行動。
出處：*Robinson Crusoe in Words of One Syllable*的首頁插畫和書名頁，Mary Godolphin (1868)

被殖民者的經驗也很多樣；被殖民對不同人群有不同意義。例如塞謝利（Sechele）酋長是所知唯一被著名英國傳教士李文斯頓影響而改宗的非洲人。塞謝利遵從心靈導師的建議，同意改變多妻的習俗，遣回所有妻妾，只維持其中一樁婚姻，1848年並在上百
281 名啜泣的旁觀者面前受洗。然而，不久他就想念送走的三名妻子，至少和其中一名恢復親密的肉體關係。里爾（Louis Riel）也是被殖民民族的領袖，雖然情況不同，最終也被英國帝國主義改變。他是加拿大美逖斯國族（Métis nation）領袖，那是美洲印第安人與法裔加拿大航海者之間幾世紀的文化與性接觸所產生的**混血**族群。里爾領導兩次對抗英國北美當局的起義，後者定居加拿大西部的計畫，威脅了美逖斯國族的生活方式。里爾被處決，他的人民則隨著殖民者往西紛至沓來而被遷離。不像美逖斯國族，有些被殖民者完全被殖民者消滅。許多因刑罰殖民而被迫遷離的澳洲原住民族，面對的就是這種命運。楚嘎妮妮（Truganini），最後的塔斯馬尼亞人，目睹族中男女被英國殖民者制服（圖29.3）。英國人捕獲若干居民，把其他人載運到島嶼保留區〔北方40英哩的福林德斯島（Flinders Island）〕，這裡成了大多數人的葬身之處。其他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經歷了殖民，就像殖民者一樣，這些經驗部分取決於階級、種族、性別和性慾特質，繼而也重塑了這些身分。有些被殖民者從殖民遭遇中獲利，其他人則失去了他們的語言、生

活方式，甚至生命。如同殖民者，許多被殖民者消費了有關廣大世界的故事和地圖，加入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體系。但是不同於歐洲殖民者的是，他們並非世界的主要建築師。他們是從相對弱勢的位置遭遇了殖民。

殖民主義轉變了世界，同時產生了一個「新世界」，並且現代化了「舊世界」。歐洲以外世界的變遷或許最爲顯著。有些殖民主義的效果是表面膚淺的，例如，維多利亞女皇的雕像。其他則深深烙印，無法回復。不論是被迫或出於自願，尤其是在美洲，有大量歐洲與非洲人口散布。1815至1914年間，由於飢餓（特別是愛爾蘭大飢荒）、流離失所（蘇格蘭的清地），以及對更好（更自由或更富裕）生活的嚮往等動機，約有2,000萬人離開了英國和愛爾蘭，形成一場**流移**（diaspora）。歐洲人和歐裔 282
美國人啓動了非洲人的流移，1,200萬非洲人被賣爲奴，以船舶運到國外，主要是美洲（參考第30章討論流移和當代移民；亦參見Allen and Massey, 1995）。世界上有廣大土地部分（或完全）形成新聚落，原住民則被有意無意地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自願或被迫的移民。資本的移動也改變和整合了遙遠的領地。鐵路和船舶航線快速繞行著維多利亞的世界，它們做爲資本投資，以及使資本、物品、人群和資訊流動的基礎建設，都十分重要。結果就是一個逐漸全球化的社會與經濟，一個發展和低度發展的全球地理（參見第七至九章有關發展地理學的討論）。

殖民主義改變了非歐洲人的世界，也重塑了歐洲。歐洲人，身爲現代**世界體系**的主要建築師，建造了以他們爲中心的現代世界（第17章）。歐洲財富增加，歐洲控制的非歐洲產品、勞力和市場，提升了歐洲的生活風格。非歐洲的經濟體提供了原料和市場，以供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工業化之需。繁榮使得許多歐洲人日益傲慢，對他們的經濟、政治、宗教與種族優越性深具信心。歐洲的自信以地圖爲例表現出來，重新界定其世界地位，描繪它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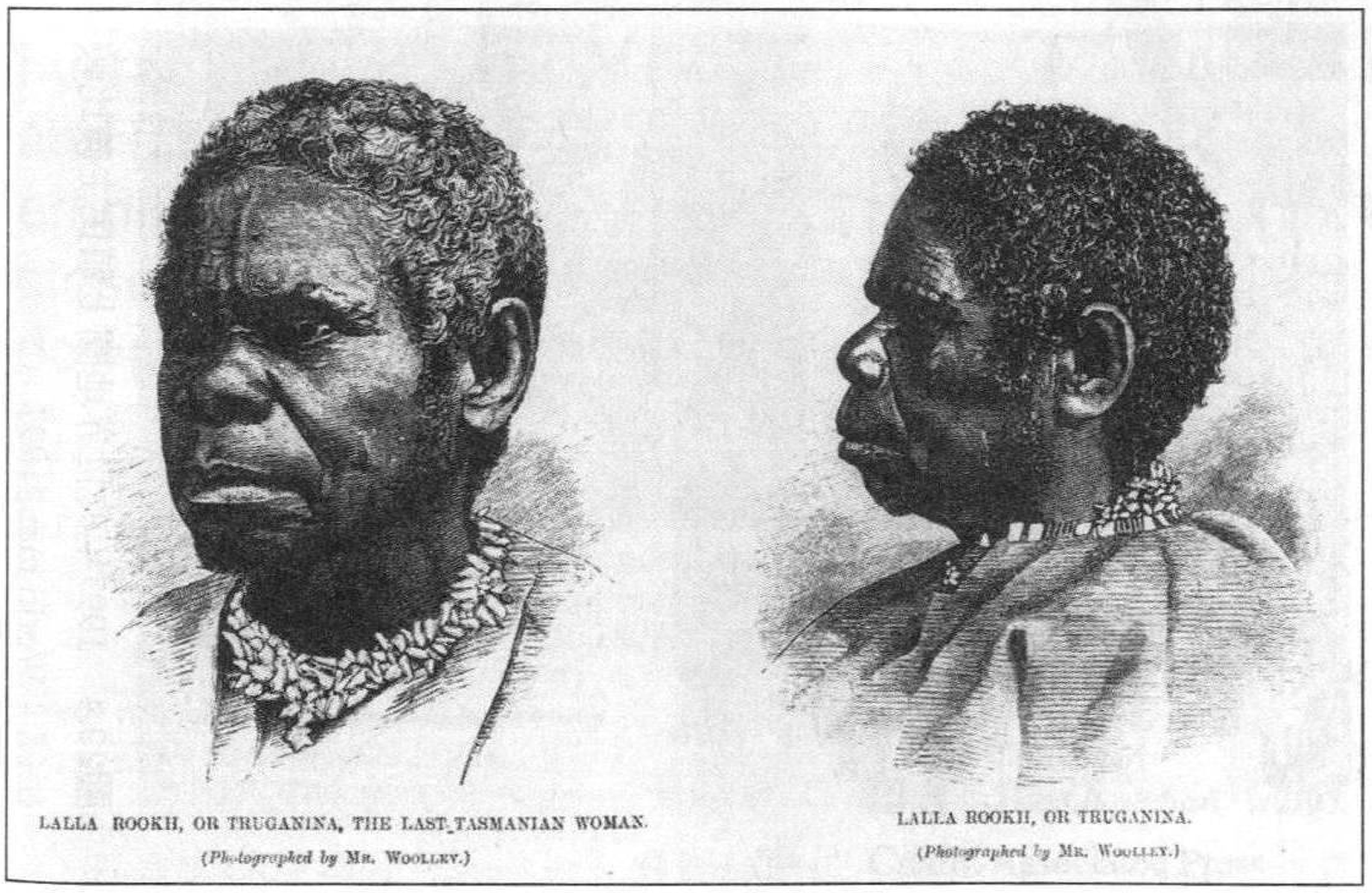


圖29.3 楚嘎妮妮，最後的塔斯馬尼亞人。出處：*The Lost Tasmanian Race* (1884) by James Bonwick (FR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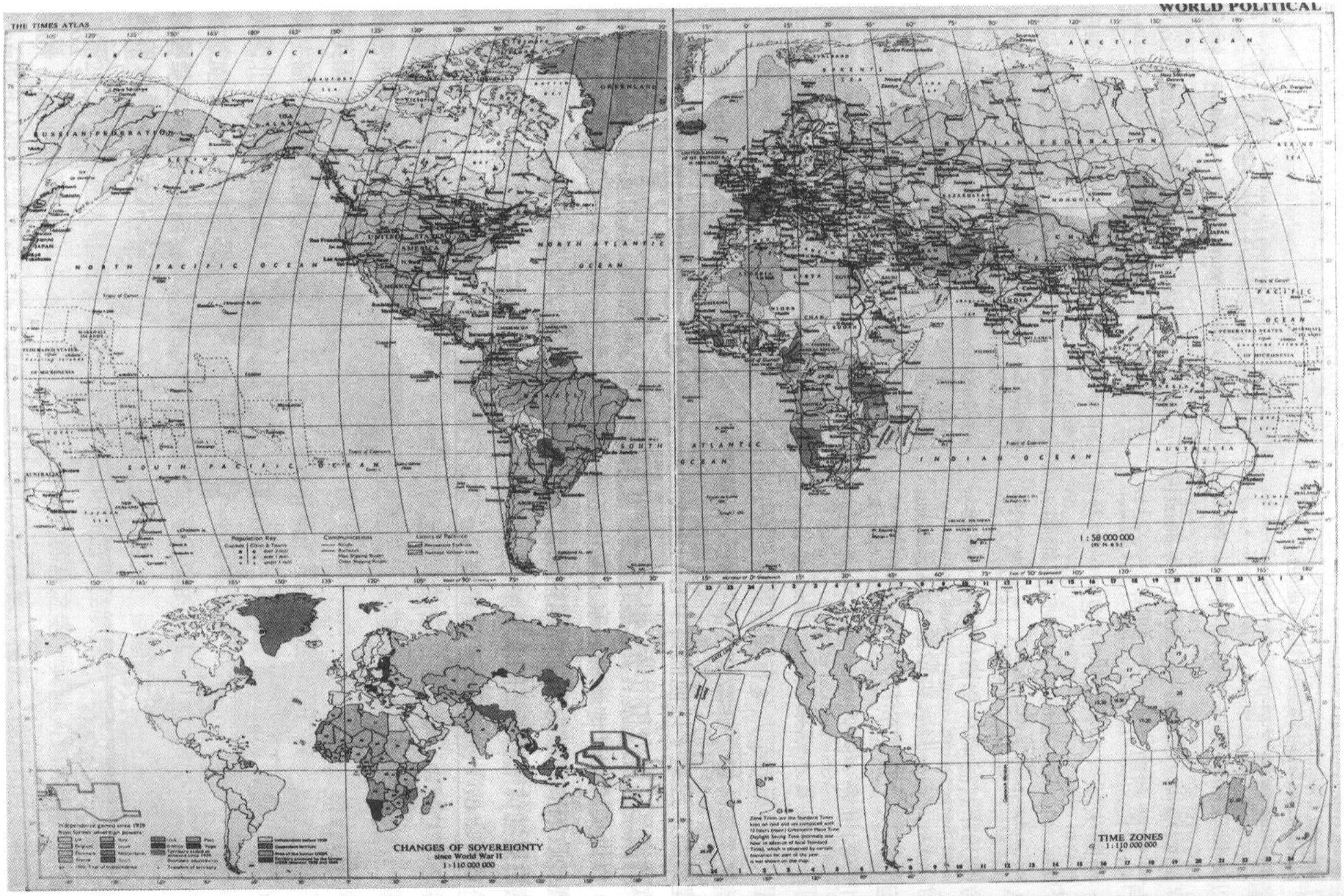


圖29.4 1997年的世界地圖上殖民主義比較不明顯，但若仔細看，你會見到舊帝國的痕跡及繼任者比較細微的暗示。

出處：World map, 1997

摘要

- 不同人群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經驗了歐洲殖民，但是當歐洲人遇到亞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人民時，他們通常占了上風。
- 歐洲殖民主義建立且正式化了民族之間的不對等領土關係，確立了現代地圖與現代地理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殖民地圖與殖民地理。

「後殖民」地理

現在比較1915年的地圖（圖29.1）和一幅比較新的世界地圖（圖29.4），你看到了什麼差別？有何類似之處？你看到了什麼樣的殖民主義證據？你可能必須很仔細看。

這兩張地圖最明顯的差異，或許就在於色彩架構（原圖的顏色表現得更爲清楚！）由一小撮鮮明色彩象徵的少數歐洲殖民帝國的支配不見了，尤其是紅色消退 284
了。有些紅色色塊（現在是比較柔和的淡紅色）還在，但是必須很努力才看得到。人們常說，現在太陽在大英帝國落下了（回應了過去日不落帝國的誇言）。1997年7月，英國將最後一塊主要殖民地香港的掌控權交出。《衛報》（*The Guardian*）（圖29.5）將香港回歸形容成五世紀以前肇始的歐洲帝國建造世紀的終結，「持續400年的帝國

圖29.5　一個帝國關門大吉，但是香港去殖民了嗎？
出處：*The Guardian,* 1/7/97
Credit: Associated Press

光彩不再」。隨著歐洲殖民帝國正式瓦解，一章殖民歷史也結束了，但是根據某些觀察家所言，**後殖民**（postcolonial）史頁隨之展開。後殖民有時指的是殖民主義之後，或是反對殖民主義，指涉一種持續的殖民交替，前殖民地因爲逝去的殖民秩序殘跡遺緒，以及新型態的殖民主義而苦惱不已。

如果你仔細觀看新世界地圖，就會看到殖民主義的殘留、痕跡和新形式。首先是殘留：不是所有殖民地都歸還了。例如，英國在世界各地還有屬地，主要是小島，從直布羅陀（Gibraltar）（西班牙南端）、福克蘭群島（阿根廷海岸外），到蒙特塞瑞（Montserrat）（加勒比海）。英國也宣稱擁有部分南極大陸主權。歐洲勢力也仍堅守其「內部」殖民地。例如，注意不列塔尼（Britanny）與法國、威爾斯與其東方鄰居如何天衣無縫地結合成一個國族。對許多不列塔尼與威爾斯人民而言，法國與英國殖民主義仍然存活著。歐洲以外也看得到內陸殖民主義。例如，有些人將西藏與香港視爲中國殖民地，西北領地也算是加拿大的殖民地（Morris, 1990, 1992）。

285 現在，找找看國家與國族邊界外形的例子，你會看到歐洲殖民主義的痕跡。當今許多國家是殖民主義的遺緒。例如，加拿大是英國霸權統治英國與法國移民移居領地而產生的國家，而今日加拿大的邊界是帝國的遺跡，也正是魁北克（Quebec）的分離主義者想瓦解的邊界。其他邊境也反映了殖民的承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邊界是由一名英國公僕瑞克里夫（Cyril Radcliffe）所畫的。他對英屬印度非常陌生，只能在36天內完成這項龐大任務。他只帶了一疊過時的地圖和粗糙的普查回函，就畫出了「威格里線」（Wiggly Line），開啓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口移動（跨越邊境的1,500萬回教徒及印度教徒），設下了兩個國家半世紀以來的仇恨舞台（Khilnani, 1997）。在非洲，和印度一樣，許多邊界和國家實際上是由殖民產物轉化而來的獨立國家。它們的邊界、形狀和大小，都是殖民遺產的一部分〔Griffiths描繪於《非洲事務地圖集》（*The Atlas of African Affairs*, 1993）；另參見Corbridge（1993）〕。

然而，無論你多仔細看1997年的地圖（圖29.4），你不太找得到新式的殖民主義。因爲，隨著追求帝國計畫的狂熱褪色，地圖製作者和其他人傾向於壓抑殖民主義的延續及其新形式。強烈、自信、侵略性的顏色，代之以看似任意的平等而相異的國家顏色模式。然而，即使大部分舊殖民地的殖民強權旗幟降下了，終結了先前的殖民統治，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並不意味「不對等領土關係」的結束；換言之，它並不意味（前文定義的）帝國主義結束了。某些舊殖民勢力衰落，但其他殖民力量卻崛起。轉變的殖民秩序於1956年揭開序幕，當時英國與法國終於從爲了重獲蘇伊士運河控制權而入侵的埃及撤軍。它們之所以撤軍是因爲蘇聯要求它們這麼做，而美國決定不干預。這些超級強權在西歐帝國先驅遺留的地方接手。它們通常不像前人那樣設立正式的殖民政府，也沒有建立新海外殖民聚落的傾向，所以，它們的活動不見得會被貼上殖民的標籤。但是，美國與蘇聯（直到1990年垮台爲止）的外力影響和冒進，可以被形容爲帝國主義的，有時候被稱爲**新殖民**（neo-colonial）。被稱爲新殖民的美

國冒險，爲了許多相同的目標（包括優先取得資源、勞力和市場的管道），包含了先前的殖民勢力，例如英國用過的相同策略。這些策略包括偶一爲之的軍事干預，以保護投資和貿易。例如，以美國爲首的國際軍隊恢復（伊拉克與科威特間）領土邊界的波灣戰爭，有部分是石油之戰。入侵的軍隊恢復了舊殖民勢力爲了自身利益劃設，而美國因自身利益而予以延續鞏固的邊界。在新殖民秩序中，美國企業握有全球市場（例如可口可樂和麥當勞）與經常非常廉價的全球勞動的管道（圖29.6）。雖然美國的做法不像英國以前的帝國主義那麼明顯，但堅持且享用了相同的好處，成爲世界上最 286
強大勢力的好處。

摘要

- 帝國塑造了現代世界地圖、監控的邊界以及國家的外形、生產與消費的控制體系，並且干預了文化和聚落的模式。
-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地理，不一定是歷史性的地理，隨著西歐殖民帝國殞落，其他主要是西方與北方的帝國和（或）新殖民勢力已然崛起。

結論

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地理肇始於過去，但由於舊帝國的慣性與新帝國的誕生，它們一直持續至今。殖民與後殖民觀點將許多傳統的次學科領域匯集在一起，包括第三世界與發展地理學，貿易、經濟、移民、語言與文化地理學，形成了一種綜合性、歷史性與批判性的研究取向。

圖29.6　後殖民的烏托邦並不存在：宏都拉斯的美國工廠爲美國市場製造短褲。

Credit: © Jenny Matthews / Network

延伸閱讀

- Godlewska, A. and Smith, N. (1994) *Geography and empire*. London: Blackwell/IBG.
  收錄了地理研究和帝國之間關係的一系列論文。請閱讀編輯導論，以及其他選文，包括Crush的論文〈後殖民主義，去殖民與地理學〉（Postcolonialism, De-colonisation and Geography）。

- Johnston, R. J., Gregory, D. and Smith, D. M. (eds) (1994)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3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收有殖民主義、探險、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十分有用的條目，並附有延伸閱讀建議。

- Livingstone, D.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Blackwell.
  這本書是地理學知識史與哲學的重量級著作，是每位地理系大學生的必讀之書，Livingstone特別注意殖民主義與地理學知識生產與使用之間的關係。

- Morris, J. (1968-78) *Pax Britannica: trilogy*. London: Faber.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Vol. 1, 1968);
  Heaven' s command: an imperial progress (Vol 2, 1973);
  Farewell the trumpets: an imperial retreat (Vol 3, 1978).
  雖然表面上描述重於批判，但Morris生動而感染力強的敘述，既富娛樂性亦引人深思。

- Phillips, R. S. (1997) *Mapping men and empire: a geography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以生動的冒險故事敘述並重現了遙遠海陸上的歐洲殖民遭遇。這本書顯示冒險小說和非小說，如各種通俗地理文獻，如何服務了歐洲殖民擴張的利益。第二章主題為《魯賓遜漂流記》的地理學，提供了易讀的概覽。

-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intage.
  真實與想像的地理是Said探討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關係時的核心。「帝國、地理與文化」（pp. 1-15）這一節的導論特別有用。這本書發展了有關地理知識（見於小說及比較正式和學術性的報告）與殖民權力之關係的觀念，這些觀念首見於Said影響廣大但有時候很難讀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該書的易讀摘述可以參見Massey and Jess（1995: 92-8）。

第三十章　遷移與流移

Claire Dwyer，陳毅峰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1997年11月，英國的東非亞裔人聚集在史旺敏納拉揚寺（Swaminarayan temple）與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圖30.1），紀念他們移民英國25週年。那些出席的人裡，有許多是在1972年遭烏干達總統阿敏（Idi Amin）驅逐，以難民身分來到英國。身爲英國護照持有者，他們在英國尋找新家。這是英國當局勉強賦予他們的權利，因爲1968年的移民法案針對父母或祖父母任一位出生於英國者採行了入境限制。對這些烏干達的亞裔移民者及孩童而言，這個紀念慶典是反思他們自己與家族的歷史、遇見老友及回憶故事的好機會。這些家族故事環繞著許多不同地方之間的連結與遷移而編織。

從烏干達移居英國的東非亞裔，以及那些來自肯亞與坦尚尼亞的亞裔，都是「二次遷移」（twice migrants）（Bhachu, 1985）。他們是印度與東非之間遷移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遷移運動始自19世紀的殖民年代，當時來自印度（及中國）的契約工人被找來興築東非鐵路。契約勞動於1922年結束時，有些工人留下來，建立了商業貿易，並發展出由持續的印度移民支撐的獨特東非印度文化。當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在1960年代獲得獨立時，東非亞裔位於歐洲殖民者和非洲被殖民者之間的殖民社會階

圖30.1　1997年11月，不列顛的東非亞裔人在西敏寺加入了國會議員，慶祝他們移居英國25週年。

Credit: Solo Syndication Ltd

288 層，處於模糊位置，後來他們被賦予英國公民權。正因爲有了公民權，他們日後才可以移民到英國。循著這些不同的遷移，來追溯他們的自我認同，英國東非亞裔強調與多重的地方或**家**的連結。布拉（Avtar Brah）是位作家，憶起被一位大學講師問到：「『妳認爲自己是非洲人，還是印度人？』……剛開始，這個問題對我的衝擊是很荒謬。難道他看不出來我兩者**都是**嗎？」（Brah, 1996: 2）。這些與不同地方的連結，也透過與移居其他地方家庭成員的扣連而得以維持。有些家族成員在1970年代移民英國，其他人則移居加拿大、美國或是印度及南亞其他地區。因此，英國的東非洲亞裔經由移民，穿越許多不同國家邊界而扣連起來。

這個對英國東非亞裔人歷史的陳述，是一個遷移的故事，開啓了一些本章要探索的問題，涉及了地方、認同、歸屬和**家**。這些可能不是你輕易便能聯繫上遷移地理學（geography of migration）研究的問題。然而，這一章我想採用的取向，是建議一些不同的方式，使得遷移經驗的研究能夠引導到思考地理學的不同方式。

具體來說，我想挑戰有邊界的**國族國家**做爲「家」的固定所在，以及做爲國族文化生產地點的想法。我想要思考的是流動的地理學（geography of flow）與地方之間連結的地理學，而非將遷移視爲某個有邊界地方（bounded place）與另一個有邊界地方之間的移動。這些地理形勢生產了連結網，穿透了既有的國家邊界或領土。做爲此連結網一部分的人群，可說是擁有「**跨國**」（transnational）認同。這種跨國認同指出了與多重地方的連結，以及不能侷限在某種國族身分或歸屬形式的認同。透過探索這些「跨國」或「流移」（diasporic）的認同，我希望針對第三章談到的全球—在地地理，提供另一種視角。有許多不同方式可以探討全球—在地地理的流動和連結，但本章的焦點特別關注全球遷移模式中的人群移動。首先，我要勾勒地理學的遷移研究焦點，然後導向特別關注跟**全球化**過程有關的遷移重要性。透過關注全球化，我提出另類的思考地方與文化的方式，援用**流移**人口的跨國認同經驗。

地理與遷移

大部分一年級地理系學生都熟知，遷移研究是人文地理學的整合部分。人口遷移可被認定是地理變化的關鍵因素，無論我們考察的是國族國家的內部變化，例如城鄉遷移，或是國際遷移。事實上，遷移連結到許多經常被認爲是社會科學核心的議題，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創造，工業化的興起，以及現在是全球網絡化經濟的浮現（King, 1995: 7）。

傳統上，遷移在地理學裡定義爲居住地點或「家」的**永久**移動（Johnson and Salt, 1992: 1）。或許這個定義總是會招來辯論，例如關聯到**畜牧季移**（transhumance）的行爲，它牽涉的是有規律的短期遷徙。然而，當代的遷移模式逐漸使得這些定義更加複雜。許多勞工的遷移可能是「暫時」遷移，但可能會形成規律、長期的就業模式，

例如加勒比海或南美受僱於美國的工人，或是在鄰近國家工作的南非礦工。這些例子逐漸挑戰了「家」做爲固定居住地點的定義，因爲工人可能「在外」的時間多過在「家」的時間。這種情況引起了有關地方與認同的問題，稍後將會討論。

地理學的遷移研究，有相當的關注焦點在於遷移的動機，主要透過三個主要模型來探討：生態模型關注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特色；行爲模型檢視個人決策；系統模型則採取比較多面向的，經常是經濟的取向來瞭解移民的移動（Johnson and Salt, 1992）。這些模型可以視爲互補而非彼此競爭，基本目標都是在探索（有時也預測）爲何遷移會發生。或許，比較少注意到的是遷移的經驗，或是遷移對於移居人口產生的後果。 289 預測遷移流動在地理學的遷移研究裡占有核心位置，它運用人口資料，並建立特定的內部遷移流動模型，但也逐漸應用到國際人口遷移研究。

就當代的遷移地理研究而論，有許多重要的新議題正在浮現。或許，其中最重要的議題，是遷移的逐漸「全球化」，我在下一節就要討論。國際遷移新形式的焦點，包括認清當代遷移運動的多樣性，例如，移民流動在多大程度上因爲技術和性別而有所差別。遷移流動的女性化（Castles and Miller, 1993）特別有意思。地理學者也研究移民政策和控制的角色，以及明顯增加的**非法**移民和移民交易（migrant trafficking）。最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增加，也成爲特別的研究焦點。

當遷移的地理研究焦點，還是測量和預測不同地方之間的移民流量時，另類的遷移研究取向，可能包括檢視因遷移而引起的對我們的地方、認同及「家」的概念轉變。當人群與地方逐漸透過全球化而連結時，視遷移爲兩個分隔且有邊界地方之間的移動過程的傳統焦點，也需要審視。

摘要

- 人口遷移是地理變遷的整合部分，也是諸如工業化等社會變遷過程的一環。
- 地理學者的主要關注是解釋為何遷移模式會發生，以及預測未來的遷移流動。

遷移與全球化

有人認爲，我們目前居住在「遷移時代」（Castles and Miller, 1993），全球的遷移運動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加快。據估計，1992年有一億移民（ibid.: 4）。移民數目的增加與遷移的全球化同步發展，越來越多國家整合進入了全球人口移動系統。遷移被整合到**殖民化**（第29章）、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過程裡。例如，1500至1800年間，有兩百萬歐洲人在歐洲與南北美洲及加勒比海的「新世界」之間移動（Emmer, 1993）。這些移民及後續的定居，伴隨著1,100萬奴隸的強迫遷移，經由惡名

昭彰的歐洲、西方與美洲之間的商品與人的「三角貿易」進行（Segal, 1995）。當奴隸制終於廢止後，從印度及中國到加勒比海、亞洲、美洲與東非的歐洲殖民地工作的契約工人，則持續移動。這些遷移可以視爲透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全球化過程，所建構的全球勞動市場的一部分（King, 1995）。這些國家之間的連結，顯見於後來的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遷移，以便回應歐洲戰後擴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對勞動的需求，例如1950年代從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招募工人到英國工作。

20世紀晚期，因應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加速了遷移的全球化。世界經濟的再結構產生了對於分殊化（differentiated）勞動力的需求，而且全球化體系裡不均衡經濟發展的刺激，促成了對遷移和經濟進步的渴求。當前全球遷移模式的特徵之一，就是移民的多樣性。移民可能擁有高等教育、高級技術和專業，例如從印度或埃及外移到歐洲及北美的醫生；或者，缺乏技術的臨時工人，經常在逐漸解除管制（deregulated）和彈性化的全球經濟的非正式部門裡工作，例如南美洲人到美國工作（Sassen, 1988）。隨著越來越多國家被納入全球遷移體系，遷移模式變得更加複雜。儘管流動主要是從南方到北方，從東方到西方，但某些曾經是移出的國家如義大利，現在卻成了移入國家，特別是來自東歐的移民。世界其他地區，例如波斯灣區的國家，也成爲主要的移入國，最明顯的是來自南亞的工人。遷移的另一個重要的新特色，是漸增的移民女性化。女性是當代遷移流動的重要部分，例如，菲律賓女性遷移到中東，或是泰國女性遷移到日本。最後，當代移民中數量逐漸增加的是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估計在1992年的一億移民裡，或許占有2,000萬人之多（Castles and Miller, 1993）。

在全球遷移模式加速的過程裡，有個反諷之處：雖然遷移的全球化是逐漸整合的
290 世界經濟體的明證，但遷移流動的增加也遭遇了富裕國家爲控制移入者而加速採行的各種措施（Harris, 1995）。例如，歐盟透過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同時消除內部疆界，以及鞏固外部邊界，以便創造一個「歐洲堡壘」。因此，在遷移的全球化裡有些矛盾。當人群可能在經濟和文化上跟其他地方更緊密結合，並且認識到遷移的更多可能性時，阻止遷移的障礙卻更甚於前。

摘要

- 遷移在人類史上持續發生，人口移動是殖民化、工業化和世界資本主義過程的整合部分。
- 遷移逐漸全球化，比以往更多的國家和個人納入了跨國移動的模式裡。

全球化、遷移與文化

遷移運動可說是全球化整體的一環，而全球化是指透過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

的過程，全球不同地方經由時空壓縮（Harvey, 1989）而逐漸相互連結起來（Giddens, 1990）。遷移導致人群之間的社會關係橫跨空間而「延展」（Massey and Jess, 1995），因爲個人在橫越國界而散布的社群裡，彼此仍然保有聯繫。這種連結是透過拜訪或信件往來而維繫，但電子通訊的全球化意味著社群可以更快速地結合起來。因此，在倫敦騷特霍爾（Southall）的英國—旁遮普（Punjabi）家庭，可以跟位居印度的家庭成員交換錄影帶（Gillespie, 1995）；網際網路與電子郵件的電子佈告欄，則能提供快速的溝通形式，例如分住美國與印度的印度人之間的往來（Rai, 1995）。衛星電視在創造共享的跨國文化經驗中，也益形重要，例如英國—牙買加足球迷聚集在英格蘭的東倫敦，觀賞牙買加的世界盃資格賽，經由衛星與牙買加京斯頓（Kingston）的觀眾聯繫起來（Eboda, 1997）。

這些跨國社會關係形式，提出了有關文化與地方的重要問題。假如社會關係橫跨空間而延伸出去，那麼文化或文化認同的觀念，就不再能夠侷限在一個有邊界的地方，由移民從一處帶往另一處。換言之，這些跨國連結暗示了一種更動態的文化概念，在橫跨國家邊界與國家之間形成及轉化。

有個思索這種現象的方式，是透過安佐杜雅（Gloria Anzaldúa, 1987）的文字，她是墨西哥裔美國人（Chicano），藉由美墨邊界反思了她的自我認同，這個邊界對於跨國遷移非常重要。

安佐杜雅反映的是墨裔美人的「介中」（in-between）認同，既非墨西哥人，也非 291
美國人，這反映在她的墨裔美語（Chicana）、西班牙語和英語的混合語言裡。這也是不著根於單一地方的認同，而是同時援引來自不同地理的召喚。

一個有助於瞭解這些人群、文化與地方之間流動與連結的「伸展」或「外向」地理的概念是**流移**（diaspora）。流移是指人群從他們原來的「家園」分散或散播出去。一開始，它是用來描述巴比倫流亡（Babylonian exile）後，猶太人的散居情形，但目前已被賦予更廣的適用性，描述許多與強迫或志願遷移有關的人群離散。流移一詞試圖涵蓋人群不同且複雜的歸屬感，這些人群可能分散跨越了地理邊界，而且可能跟好幾個他們稱爲「家」的地方有連結（Clifford, 1994）。儘管「流移」這個名詞暗示了一個固定的起源，人群從這個原點向外分散，但是「流移」所召喚的也是要質疑將認同視爲著根於固定起源的想法，企圖探索流移文化如何透過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和混雜而創造出來，一如安佐杜雅的詩作所提示的。霍爾（Stuart Hall）特別強調融合或**綜合**文化的觀念，他主張來自**後殖民**遷移的新流移人群，「必須學習至少安居於兩種認同之中、說兩種文化語言，並且在它們中間翻譯和協商」（1992: 310）。

下一節，我將概述兩個不同的例子，指出我們可以怎麼開始思考這些「流移文化」。透過這些例子，我希望闡明流移和流移文化的概念，如何能帶給我們不同的思索地理學的方式。

安佐杜雅　Gloria Anzaldúa

〈住在邊境意味著你……〉

引自：*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pp. 194-195。San Francisco: Spinsters / Aunt Lute (1987)。

住在邊境意味著你
既不是西班牙裔美洲人、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人
也不是gabacha，而是歐洲印第安混血、黑白混血、半血緣者
陷落在陣營之間的交火中
身上背負著五個種族
不曉得該往何方、逃離何處；

住在邊境意味著知道
你身上的印第安，遭受五百年來的背叛，
不再對你說話，
墨西哥人稱你爲rajetas，
否認你體內的盎格魯
就和否認你體內的印第安或黑人一樣糟；

住在邊境的時候
人群穿越過你，風偷走了你的聲音，
你是頭驢子、鬮牛、代罪羔羊，
新種族的前驅，
一半又一半，既是女人又是男人，又都不是
一種新性別；

住在邊境意味了要
把紅番椒放在羅宋湯裡，
吃全麥tortillas，
用布魯克林腔說德州墨西哥話；
在邊界檢查哨被移民官攔下來；

住在邊境意味了你努力奮鬥

抗拒從瓶中向你招手的鍊金藥，
槍管的吸引力，
壓碎你喉管的絞索；

在邊境地帶
你就是戰場
敵人彼此都是親戚；
你在家裡，是個陌生人，
邊界的爭端已經平歇
子彈齊飛粉碎了停戰協議
你受了傷，失蹤
死亡，反擊；

住在邊境意味了
帶著刀鋒般白牙的磨坊想要割掉
你橄欖紅色的皮膚，壓碎果核，你的心
搗爛你，擠碎你，壓扁你
聞起來像白麵包，卻已經死去；

在邊境求生存
你必須生而sin fronteras
成爲十字路口。

gabacha是墨裔美語中的白種女人
rajetas字面上是指「分裂」，也就是說，背叛了你自己的話
burra是驢子
buey是閹牛
sin fronteras是沒有邊界

摘要

- 移民社群「伸展」了社會關係和網絡，橫越國家邊境和國界。
- 流移描述分散的社群，他們共享了對不同國族空間中不同地方或「家園」的多重歸屬感。

流移文化

黑色大西洋

我在前文概略提到，歷史上最重要的遷移之一是奴隸的「三角貿易」，將黑人從非洲散布到整個美洲。這種強迫遷移構成了吉洛依（Paul Gilroy, 1994）描述的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流移的基礎。這是連結了非洲裔美國人、加勒比海人、英國黑人，以及非洲人民的流移文化。吉洛依探討黑色大西洋流移文化時，使用了旅行的隱喻，憶起先是載運奴隸到美洲，以及戰後載運加勒比海移民抵達歐洲的船舶。他認爲，黑色大西洋的文化特徵並不是回歸非洲的「根柢」（roots），而是在不同地方許多互有串連的「路徑」（routes）之間的相互扣接。

他討論不同類型音樂形式之間的連結，來強調這種觀點。他認爲，黑色大西洋流移的音樂，例如藍調、雷鬼（reggae）、爵士、靈魂樂、饒舌歌曲，全都是藉由不同地方影響的獨特融合而產生的。所以，在大農場裡，非洲音樂特別透過與其他諸如歐洲宗教音樂等不同種類音樂的融合而轉化。當奴隸後來移居城市，像節奏藍調和爵士樂這類新音樂形式就被創造出來，每一種都是透過新的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on）而造就的。因此，紐奧良爵士樂與其他爵士樂，例如非洲—古巴（Afro-Cuban）爵士樂，就是不同的音樂形式。吉洛依追蹤這些連結，直抵戰後英國由移民產製的音樂，例如英國的「北方靈魂樂」，或英國改編的牙買加雷鬼音樂，也注意到雷鬼本身也是融合牙買加民俗音樂和美國節奏藍調的產物。當代黑人音樂的生產也是如此，譬如饒舌樂，起源於1970年代，融合了牙買加音響系統（sound system）和紐約布朗克斯（Bronx）音樂主持人（DJ）在音樂播放中的「談話」（talk over）（Hall, 1995）。

吉洛依的論點是，所有這些音樂形式都是在黑色大西洋流移裡，不同文化傳統融
292 會的結果。儘管所有音樂形式都保有某些可以視爲是「非洲」的特殊元素，但它們都在不同的地理和國族脈絡裡轉化了。透過這些連結，吉洛依擾亂了傳統或固定起源的觀念。這些音樂形式並非「傳統」非洲音樂的稀釋形式，而是新的綜合形式，透過文化流動或互相連結的路徑而在流移文化中產製。事實上，這些路徑不只是單向的，美國與英國的黑人音樂也在非洲演奏和購買，影響了當代非洲音樂的產製。

吉洛依（Gilroy, 1987）也在英國年輕黑人文化裡追溯這些相互連結，探討黑人

風格、音樂、舞蹈、時尚和語言，強調英國黑人文化必須以做爲黑色大西洋流移整體的一部分來理解。他主張，黑人文化「從其他地方人群發展出來的事物獲得靈感。尤其是美國和加勒比海黑人文化與政治，已經成爲重新定義何謂黑人的創造性過程的原料，加以調整適應獨特的英國經驗和意義」（ibid.: 154）。藉此，英國黑人青少年文化在橫跨黑色大西洋而連結的流移社群裡，積極地塑造和重塑。同時，黑人青少年文化也在獨特的英國脈絡裡創造，並且逐漸引領英國青少年文化的生產，而該文化自身也成爲轉化性流移文化的一部分。

班格拉音樂

另外一個獨特的流移文化例子，關注的是英國亞裔流移生產的音樂。班格拉（Bhangra）音樂融合了旁遮普（Punjabi）民謠與嘻哈（hip-hop）、靈魂樂和浩室音樂（house）。班格拉是鄉村民謠，原來是旁遮普移居英國城市的人，在某些社會場合（如婚禮）彈奏的。1970年代早期，班格拉音樂家開始試驗電子合成器與鼓聲機器，來生產更流行的舞曲，目標鎖定年輕人族群（Baumann, 1990）。1980年代起，班格拉藝術家如阿帕契．印第安（Apache Indian）和沙古（Sagoo），開始引用黑人流移的音樂特色，像是雷鬼、高科技舞曲（techno）、浩室和靈魂樂，生產出獨特的綜合音樂形式。班格拉是英國南亞青少年文化的一環，也在整個南亞流移所在地，如多倫多、溫哥華或紐約，以及孟買和德里等特定地方脈絡裡改編（Gopinath, 1995）。

阿帕契．印第安是一位英國亞裔藝術家，在伯明罕的漢渥斯（Handsworth）長大，表演的是班格拉與雷鬼融合，暱稱爲「班格拉—瑪芬」（bhangra-muffin）的音樂（Back, 1995），他的歌詞點綴著牙買加方言及旁遮普片語和英文。阿帕契．印第安的音樂訴說著跨越邊界與激起連結的流移認同。這在他的名字裡就很明顯，指涉了牙買加雷鬼瑪芬藝術家威德．阿帕契（Wild Apache），同時也玩弄「印地安」（Indian，譯按：兼指北美印第安人和印度人）這個字的雙重意義（Gillespie, 1995: 5）。這些雙重意義也見於他名爲「無保留」（No Reservations）的專輯名稱（Gopinath, 1995）（圖30.2）。在專輯封面，阿帕契．印第安的背景是印度國旗結合了拉斯特法里（Rastafari）教派的紅金綠三色。專輯背面呈現了不同地方與歷史的融合，包括牙買加與旁遮普省地圖、老家族照片，以及阿帕契．印第安與加勒比海非裔雷鬼藝術家的合照。戈平納斯（Gopinath, 1995: 311）指出：「阿帕契．印第安的過去的想像地理參照點，是加勒比海非裔及亞裔流移內部的多重地點」。

透過這些多重的認同化地點，阿帕契．印第安動搖了國族邊界或國族文化的固定想法。他在印度的表演大受歡迎，他在德里（Delhi）一場音樂會上，向全場觀眾自我介紹是印度人，宣稱：「我身爲一名印度人來看你們，我深愛這個國家及其遍布世界的人民」（引自Gopinath, 1995: 313）。透過這個定義，英國出生，只在兒時造訪過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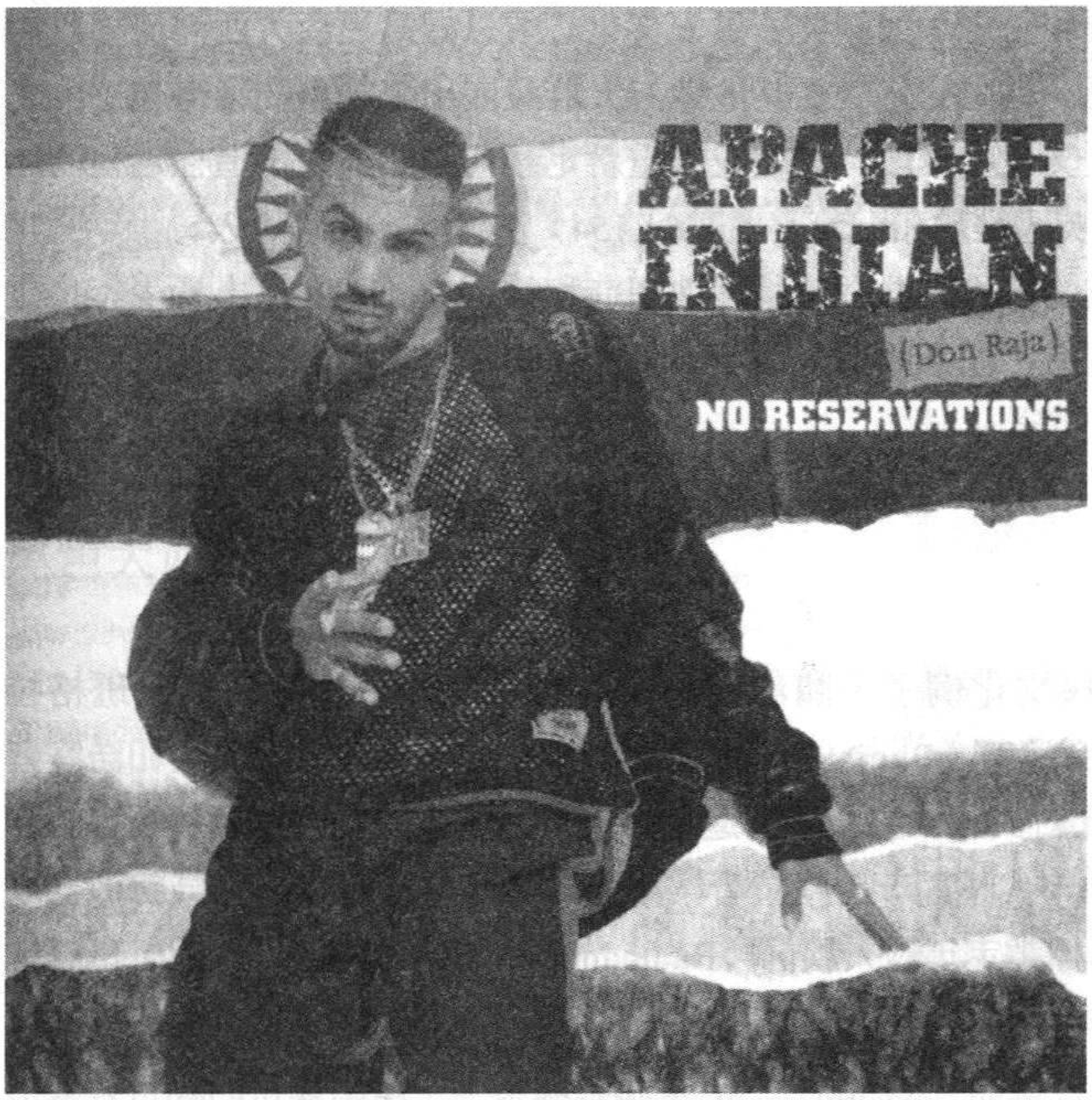


圖30.2　阿帕契・印第安「無保留」。
Credit: Island Records Ltd

的阿帕契・印第安，暗示了「印度特性」（Indianness）的觀念並不受限於國家疆界，而是可以在流移裡重新塑造。同時，他也動搖和挑戰了「英國特性」（Britishness）觀念。他定義他的音樂是獨特的英國產物，從他在伯明罕（Birmingham）多族裔鄰里的成長經驗裡浮現出來：「它是街頭雷鬼、印度音樂，以及家中語言混合而成的流行歌曲，因爲我成長的這個國家而變得流行。它是非常英國的音樂」（引自Gopinath, 1995: 313）。

阿帕契・印第安的音樂及表演，可以解讀爲流移文化轉化和質疑國族歸屬敘事的例子。藉由肯定他的音樂是**獨特的英國產物**，阿帕契・印第安抗拒了任何他正在回歸印度根柢或起源的暗示。反之，流移認同挑戰了固定起源的想法。阿帕契・印第安在
293 印度的表演可以解讀爲，從印度國族國家的地理邊界以外，從穿越任何規定的國族或文化邊界的流移空間，轉化了印度特性或印度認同。同時，他對於融合與文化互連性的獨特英國青少年文化的肯定，既確認了英國國族歸屬的成員身分，也質疑了英國文化的性質（Gopinath, 1995: 312）。

在黑色大西洋流移文化與南亞流移文化裡，能夠凸顯的是融合、互連和綜合的文化形式。如吉洛依（Gilroy, 1994）所強調的，流移文化並不是回歸失落的「祖國」（homeland），亦即一個原點或固定的根柢。流移文化的特徵是路徑，構成了橫跨既有的地理或文化邊界的連結。阿帕契・印第安的例子明白呈顯了流移文化，也挑戰了

地方、文化和國族歸屬的觀念。流移空間穿透了既有的地理邊界，也對抗了將國族文化固定於國族邊界空間內部的觀念。

摘要

- 流移文化的特徵是穿越或轉化了地理邊界的相互連結、融合與扣接。
- 流移文化挑戰了固定的「根柢」或起源的觀念，強調連接了不同地方的路徑。
- 流移文化最容易辨認出來的領域，是音樂、藝術和其他文化形式。

流移空間

前一節強調了流移地理的特色是連接了多重區位的網絡、流動和連結。這些網絡也具有特定的在地—全球的特徵（參見第三章）。一如阿帕契·印第安的宣稱，他的音樂正是在漢渥斯的特殊在地—全球連鎖裡，從不同的音樂影響融合中萌芽成長。在這最後一節裡，我要檢視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在地—全球連結，而就是在這種連結裡，特定地方可以被召喚或想像爲流移的空間。

孟加拉鎮

孟加拉鎮（Banglatown）是東倫敦可以指認其爲流移空間的地區。孟加拉鎮指的是倫敦漢列斯塔（Tower Hamlets）區史皮托費爾德斯（Spitalfields）的磚巷（Brick Lane）一帶。史皮托費爾德斯的特色是移民定居的歷史，從18世紀法國胡格諾教徒（Huguenots）、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猶太人和愛爾蘭人，一直到1970年代的孟加拉人（Bengalis），這個地區象徵了倫敦市的多元文化歷史（Merriman, 1993）。史皮托費 294
爾德斯目前還是倫敦最貧窮的地區，約有80%是孟加拉人，區域經濟的特色是小家庭企業，尤其是紡織業。孟加拉鎮是描述鄰近磚巷這一帶的當地稱呼，因爲這裡匯聚了孟加拉餐廳、音樂及紗麗（sari）店。這個名稱創造了一個孟加拉流移空間，這裡的人聲稱他們的認同兼爲英國與孟加拉（Eade, 1997），如同一名當地餐館老闆的評論：「爲何不叫它孟加拉鎮呢？任何人來到這裡，都看不到英格蘭，他們看到的是歐洲的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引自Waugh, 1997）。這些流移連結於1980年重新塑造，當時孟加拉總統拉曼（Ziaur Rahman）訪問史皮托費爾德斯，接受了磚巷街道路標的獻禮，他也承諾要在達卡（Dhaka）用這個名稱命名一條街道（引自Jacobs, 1996: 96）。

1997年，「孟加拉鎮」被當做一個「概念」來使用（這是開發公司Cityside Regeneration Limited使用的字眼），推動史皮托費爾德斯地區的再發展（圖 30.3）。

隨著史皮托費爾德斯市場的重生啓動，特別是引入市府的投資（見Jacobs, 1996），漢列斯塔議會支持一項私人投資合夥，發展磚巷及鄰近地區的提案。這項發展涵蓋了商店、企業、辦公室空間和住宅，但它是透過「孟加拉鎮」的想像地理串連起來的，以建造做爲磚巷入口的拱門爲象徵，結合了印度、伊斯蘭和古典歐洲建築的風格。這個
295 地區的計畫包括「摩爾人市集」（Moorish Market Bazaar）、一個透過各種教育方案來頌揚族裔和文化多樣性的「充分混合的中心」（rich-mix centre），以及一所南亞音樂和舞蹈學院。

孟加拉鎮概念的使用獲得許多當地孟加拉人支持，他們認爲這是替該地帶來急需的投資的機會（Jacobs, 1996: 100）。他們認識到吸引城市投資漢列斯塔區的必要，因而很熱心地擁抱「孟加拉鎮」概念做爲行銷工具。然而，同時也有人擔憂「孟加拉鎮」的行銷，可能是孟加拉鎮獨特的「孟加拉特性」（Bengaliness）被**本質化**或商品化成爲「異國風情」或「典型」的工具。因此，孟加拉鎮的空間有可能不再是流移文化的動態空間，反而成爲「孟加拉特性」的**商品化**概念被簡單呈現給其他人的地方——例如藉由服飾或食物。

或許，現在斷言孟加拉鎮的投資結果將會如何，可能言之過早。然而，你或許可以想一想這個流移空間的例子，以及其他你能想到的事例。〔例如，你可以把諾丁丘（Notting Hill）嘉年華當成一個流移空間。——Alleyne-Dettmers, 1997; Cohen, 1982; Hall, 1995〕。你認爲孟加拉鎮

圖30.3　孟加拉鎮，磚巷。
Credit: Tower Hamlets Council

圖30.4．倫敦東區（East End）磚巷與福尼爾（Fournier）街交叉處的建築，由胡格尼教派難民於1743年建立，當時做爲教堂使用。它後來成了猶太會堂，現在則被白禮拜堂（Whitechapel）地區的孟加拉人社區當做清眞寺。它在今日成爲數世紀以來移民不列顚的象徵。
Credit: © David Hoffman。出處：*The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1996: Roots of the Future

空間的發展，或者諾丁丘街道被嘉年華會占據，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質疑和轉化固定或穩定之「英國文化」觀念的例子？

摘要

- 我們可以在特定空間探索流移文化，在裡頭辨識出全球—在地連結。
- 這種流移空間的特色是不同文化觀念或連結的匯聚或融合。
- 流移空間也可以藉由將文化差異商品化成為「異國風情」，而加以創造或「發明」。

結論

我在這一章裡指出了遷移的全球化產生了流移。流移的定義是人群跨越地理邊界而分散，但是透過與想像成多重「家園」的特定地方的關聯而結合起來。我強調了流移的思考如何挑戰了許多地理觀念。對於多重「家園」的召喚，擾亂了固定的地理和國族邊界，以及文化與特定地方的關聯。相對的，流移文化之所以得到稱讚，是因爲它們融合了跨越不同邊界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也匯聚在特定地方而創造了獨特的綜合性文化。是以，流移的地理涉及了特殊地方之間的流動和連結，以及串接全球與在地空間的網絡的流動與連結。雖然流移文化是特殊群體的特徵，但我也認爲，流移文化或許能夠轉變所有的國族文化，因爲它們挑戰了地理邊界內之固定國族文化的觀念。

延伸閱讀

- King, R. (1995) Migrations, globalisation and place.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5-44.
  這篇文章更細緻的討論了第一節有關全球化與遷移的觀念。

- Gillespie, M.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這是一部描寫騷特霍爾（Southall）的英國旁遮普青少年的民族誌。值得深究，當做流移社區的跨國連結如何以「日常」方式維繫的例子。本書特別注意到了電視的角色。

- Hall, S. (1995) New cultures for old.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lton Keynes, 175-214.
  社會學家霍爾（Stuart Hall）是討論流移和文化轉化觀念的最重要作者之一。這篇文章是學生讀本的一部分，提供了流移文化觀念的更多例子，例如板球。

第三十一章　旅行與觀光

Luke Desforges，陳毅峰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要合理化將旅行與觀光納入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做法，一點都不困難。首先，到遠方旅行向來就替學院地理學提供了動力。許多人之所以會受到這門學科吸引，無疑正是因爲它透過田野旅行與海外研究，提供了「探險」機會。其次，在世界各處，旅行及其相關產業都已納入了人文地理的形成，與幾百萬人的生活與地景的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構造交纏在一起。有個展現觀光對於人文地理學重要性的方法，是指出觀光在當代世界裡經濟角色的一些數據（圖 31.1）。彌爾斯（Mills, 1989）宣稱，全球觀光業正以每年5%至6%成長，到了2000年將是全球最大就業來源（Urry, 1990）。近來第一世界的去工業化向地理學家凸顯服務部門的重要性，觀光、襲產（heritage）和休閒就在服務業裡擔任要角。

就以上兩方面意義而言，地理學的旅行故事對於我們瞭解當代世界，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這門學科裡，關注**全球化**和觀光拓展的地理知識，經常導向規劃與政策過程。有些地理學者認爲自身的角色是提供觀光發展資訊，給諸如**非政府組織**、壓力團體、地方政府和國家政府等機構。也有各種地理學家專事處理旅行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後果，在此，我們的批判分析運用於解決觀光問題。

然而，儘管對觀光問題的實際回應，或許是地理學科內部最受歡迎的做法，但它並非唯一的可能性。本章將推進到稍微不同的立場，不提供觀光規劃過程的洞察，而是踏上稍微不同的路徑。觀光地理學的實務取向，經常使它偏離人文地理學其他領域發展出來的、偏向理論層次的洞識。某些洞識乍看之下與觀光或旅行沒有關係，例如地方性質、移動性、移置（displacement）和空間互連性等抽象論證，幾乎像是偏離了非常實際的觀光環境與社會關切。但是在這一章裡，我認爲這些洞識鼓勵我們思考某些針對觀光而發的批評。來自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洞識，提供了反思觀光與旅行地理學的方法。

本章將例舉出一些在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間，流傳（像是報章雜誌）對觀光和旅行的批評做爲開端。藉由人文地理所提供的理論洞識，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來檢是洞察觀光地理，以近期一些對觀光的「田野」研究。

對於旅行與觀光的批評

當前對觀光的評論裡，共同的批評在幾個不同領域裡流傳，包含了學術寫作，以
297 及非政府組織及大幅新聞報章等。舉例而言，在某些國家（如尼泊爾）進行的長程旅行的成長，已經引發了關切聲浪。尼泊爾正如許多開發中國家一樣，利用觀光業來實現發展目標。1970年共有1,500位觀光客到訪，但是 1993年，據新聞記者尼可森—羅德（David Nicholson-Lord）報導，有超過30萬名旅行者，花費了4,000萬英鎊，占尼泊爾賺取外匯的六分之一（*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3 October, 1993）。

尼可森—羅德的報導提出了對尼泊爾觀光的幾點重要批評。首先，他寫到觀光對尼泊爾環境的衝擊，描述每年有22噸生物無法分解、非可燃的垃圾，丟棄在登山道路。聖母峰周圍的沙嘉瑪薩（Sagarmatha）國家公園被描述爲「世界最高的垃圾坑」，不確定方向的登山客被告知，只要跟著「衛生紙路徑」走就對了。更大的問題是尼泊爾的森林砍伐。爲了建造健行者的木屋，附有熱水澡與烹煮器具，根據尼泊爾觀光看守中心（Netwac）估計，這意味著平均每位健行者消耗的木材是尼泊爾人的五至10倍。結果，每年有一塊像罕布夏（Hampshire）一樣大的區域遭到砍伐。觀光地理學家也爲環境提出了類似顧慮。如祖瑞克（David Zurick）就寫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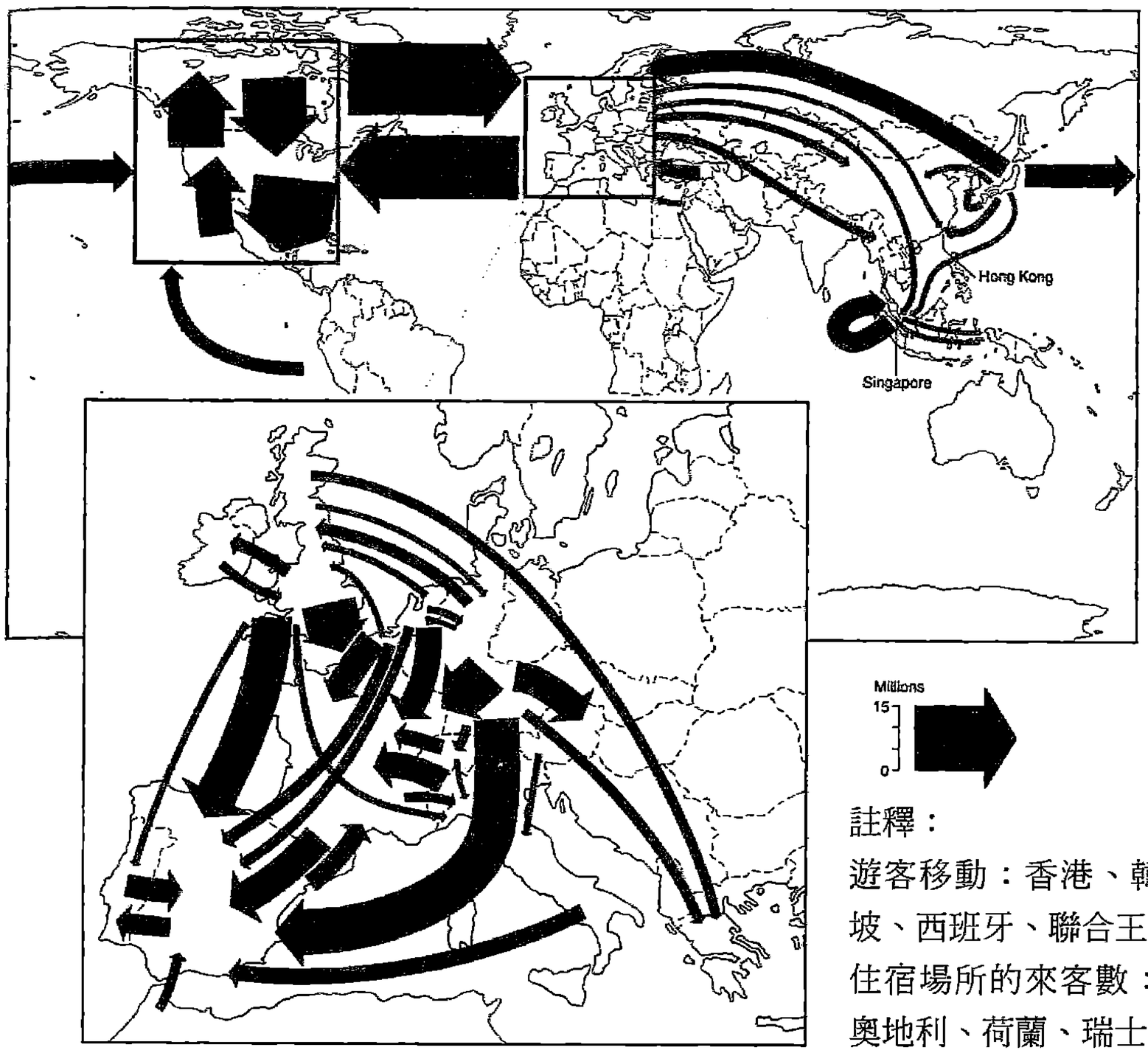


圖31.1　主要的國際觀光客移動，1995。
出處：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過多觀光人潮在昆布（Khumbu）地區造成負面影響……路旁的垃圾、爲了燃料和建材而砍樹、路徑侵蝕等，在尼泊爾喜馬拉雅地區眾多遊客造訪之處，都很容易 298
看到。……路旁丟棄的垃圾儘管在觀光客看來不雅，或許冒犯了當地人，但可能不會嚴重到遏止觀光客活動，但是其他的環境干擾，像是爲了興建觀光木屋而逐漸增加伐木，以及其他形式的土地剝蝕，都是很嚴重的顧慮。

（Zurick, 1992: 622）

這兩位作者也點出了觀光所引發的、影響「尼泊爾生活方式」的社會問題。具體的說，擔心的是鄉村逐漸增多的金錢流通，以及日常生活**商品化**的後果。例如，尼可森—羅德表達了當「快速致富」心態橫掃整個國家時，衝擊傳統尼泊爾家庭結構的憂慮。根據尼可森—羅德的說法，家庭成員脫離了土地，在茶館和小旅館謀生。兒童離開學校，變成招攬顧客者或嚮導，丈夫則擔任挑伕工作。文中引述了一位尼泊爾觀光看守中心代表，指出「20年前，尼泊爾人還不知道要伸手要錢。現在，當他們看到白人面孔，就會想『錢來了』，但他們忽略了今日快速致富的未來後果」。尼泊爾觀光看守中心認爲觀光客與當地人投身於「無法諒解的文化衝撞」。有些尼泊爾人被衣不蔽體、抽煙或嗑藥的觀光客冒犯，因爲他們顯示出對當地文化既缺乏瞭解又不尊重。另一方面，尼泊爾觀光看守中心代表認爲，當地文化正迅速消逝：

> 他們看到觀光客，他們觀看衛星電視，他們認爲每個西方人都很有錢且世故老練……他們不知道英國有300萬失業人口。在登山步道上的村落裡，你可以看到年輕的尼泊爾男人穿著牛仔褲，戴黑色眼鏡。他們不會讀寫，但他們自認看起來很聰明。

祖瑞克還添加了其他評論。例如，他認爲，雖然村落裡還看得到傳統尼泊爾手工藝品，「觀光或許保存了某個文化的手工藝，卻摧毀了創造它們的精神」（1992: 618）。類似的是，觀光經濟的財富意味了儘管國際資助當地宗教聖堂的重建，但「昆布地區的宗教生活比起從前顯得較不吸引人了」。然而，在尼泊爾人「保存」他們當地文化和環境的能力上，祖瑞克確實見到了保持樂觀的基礎。例如在尼泊爾的安那普那（Annapurna），祖瑞克認爲保存林地資源的需要已經得到保育策略的支持，譬如禁止伐木當燃料，以及建立了人工培育林。這些政策獲得神聖教義的正當化，相信有神靈守護著山岳和森林（1992: 622; 對尼泊爾觀光業的更周延解釋，參見Stevens, 1993; Adams, 1992）。

摘要

● 對觀光業的重大批判透過地理學界、新聞記者和非政府組織的網絡而流傳。

- 觀光被認為對世界各地的自然與文化帶來了負面衝擊。
- 就尼泊爾而論，觀光對自然的衝擊主要是垃圾和砍伐森林。
- 觀光對尼泊爾文化的影響是文化生活的商品化，這意味了文化傳統及手工藝品與金錢之間的交換，成為「西方化」的當地經濟的一環。

反思觀光批判

主張觀光會對當地環境和文化產生負面影響的說法，似乎可以適用於世界許多發展觀光經濟的地方，無論是大眾旅遊目標的西班牙海岸，或是遠途的異國風情探索，如巴里島（Bali）。觀光擴散到似乎「未遭破壞」的地方，引起對旅行政治（politics of travel）感興趣者強烈反應。有時戰場界線分明，清楚的劃分爲「一方是觀光客、旅行社、交通業和其他附屬服務業，更不用說是需求外匯孔急的政府；另一方則是所有其他要保護自然美景者」（Mishan, 1969, 引自Urry, 1990: 41）。這似乎毫無止境的觀光擴散，被說成是「競爭激烈的混戰，意圖將所有曾經是安靜休憩、奇妙、美麗和富有歷史趣味的地方，開放給揮霍金錢的群眾，這些人實際上正在無可挽回地糟蹋它們」（Mishan, 1969，引自Urry, 1990: 42）。

談到當地文化時，葛林悟德（Davydd Greenwood）認爲：

> 觀光客享有將文化當做自然資源或商品的權力，是違反常理之事，侵犯了人民的文化權利……必須牢記的是，（文化）的本質就是人們**暗自**相信的東西。將文化當做觀光套裝行程的一部分，它就轉變成外顯與付費的表演，文化就不再是過去
> 299　被深信的模樣了。因此，文化商品化實際上是剝奪了人們藉以組織生活的意義。
> （1989: 179）

這些作者對觀光採取強硬路線。這裡可以找到以觀光當做某種**殖民主義**的隱喻（例如Urry, 1995: 190），事實上，米山（Mishan）主張要禁止國際航空旅行。當面對在像尼泊爾這種地方的眞實觀光問題時，對於觀光的批評經常是奠基於返回觀光開始以前文化的慾望，亦即回到尚未遭到「西方」金錢與身體碰觸的文化和環境。並不是所有觀光批判都採取這種說法，事實上許多地理學家和決策者關注的是觀光及其後果的「適當管理」，而非抑止觀光。不過，來自人文地理學及其他學科的理論洞識，意味著這些針對全球觀光衝擊在地文化與環境的批判，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具體而言，反思觀光意味重新思考地方之爲「本眞的」（authentic）或「非本眞的」（inauthentic）的觀念。我把這兩個字置入括弧表示它們的原始意義已經受到許多探討觀光的人質疑，藉由思考這些字眼，我們可以重新打造對於觀光的批判。「本

眞的」地方經常聯繫上「原始、庶民、農民和工人階級」（Frow, 1991: 129，另參見Culler, 1988），他們的文化被視爲以一種不假意識的方式堅守根源和傳統。具體而言，本眞的地方被認爲包含並非爲了販賣，而是爲了當地社區其他成員而生產的文化物體與言行。這種地方被呈現爲擁有未受外力碰觸的共享文化。像是「眞正的印度」或「未遭破壞的法國」這類用語，就有這種含義。相反的，「非本眞的」地方的特徵則是刻意爲了他人而設計籌劃的，例如製造賣給觀光客的紀念品，而不是爲了當地社區使用。「非本眞的」地方已經因爲與「外來」人群的接觸而「糟蹋」了。

這裡所討論的文化與地方關係，正是本書和其他人文地理學家要批判的。認爲地方不是「本眞」、就是「非本眞」的想法，暗示了文化若要保持不受破壞，就必須和周遭的影響「隔離開來」，尤其是要隔開全球化的西方文化。「本眞的」文化就是從地方「有機地」浮現的，沒有「腐壞」其原始形式的干預。因此，地方之間的差異被視爲是內部生成的。在第三章裡，克蘭（Philip Crang）使用了「鑲嵌」（mosaic）的隱喻，來討論這種思考地方及其差異的方式。

誠如克蘭的主張，將空間差異視爲環繞地方之邊界的結果，這種想法可以就事實來加以質疑，而且這種觀點適用於觀光空間一如適用於其他空間。舉例來說，我居住和工作的地區是阿柏瑞斯威斯（Aberystwyth）附近，這裡以威爾斯文化差異堡壘而聞名。根據1991年普查，大約70%塞瑞狄吉（Ceredigion）的居民說威爾斯語，選區裡則有威爾斯國族主義的格子花呢威爾斯國會議員（Plaid Cymru Member of Parliament），阿柏瑞斯威斯這個城鎮則經常被當做威爾斯文化的區域首府。說威爾斯語的威爾斯心臟地帶，是塞瑞狄吉的小村落和城鎮，滋養了一代又一代說威爾斯語的社區。

這種威爾斯文化意象被用來促銷塞瑞狄吉，成爲觀光景點（圖31.2、圖31.3、圖31.4）。觀光局的導覽手冊談到了溫暖的威爾斯式歡迎、當地的熱情與友善，及未遭破壞的自然風景。拜訪塞瑞狄吉，提供了逃脫現代城市生活壓力和緊張的機會，可以花上一個星期遠離一切。然而，塞瑞狄吉的特色正是它與其他地方連結的結果。從我的房屋沿著道路上行的一座教堂，裡頭有墓碑顯示塞瑞狄吉的男人在19世紀靠著航行於美國、澳洲與南美洲之間賺取薪資，事實上也有許多人死於海外。改善了的牧場與塞瑞狄吉典型的奇趣小農舍，都是建立在這些連結的基礎上（Jenkins, 1982）。類似的是，稍微往南在潘布洛克夏（Pembrokeshire），載運築路用的石頭到英格蘭及歐洲其他地區，使得社區連上了採石場、港口和船舶。更近一點，20世紀初期和中期，當時鐵路直接從倫敦通到西岸，家庭成員可以開設酪農場以供應首都牛奶，藉此賺取利潤。有乳汁的母牛被送往倫敦，要生小牛的就再送回來（Colyer, 1976; Knowles, 1997: 71-87）。

除了西威爾斯與其他地方的連結，世界其他各處也早就來到了西威爾斯。旅行者已經造訪塞瑞狄吉數個世紀了，帶來他們自身的「衝擊」和「影響」，記載於旅行書中，從堪布倫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的11世紀《威爾斯之旅》（*A Journey Through Wales*），到布洛（George Borrow）的19世紀《荒野威爾斯》（*Wild Wales*），

以迄莫利斯（Jan Morris）的20世紀《威爾斯紀事》（*The Matter of Wales*）。阿柏瑞
301 斯威斯做爲一個市鎮，也有碼頭和散步道，建立在來自伯明罕的鐵路和無數渡假者之上。觀光做爲一種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經常比我們所以爲的要更古老（參見Adler, 1989）。

這些細節的重點在於，儘管西威爾斯獨特的文化和地景，似乎是它孤立與抗拒同質化力量的結果，但事實上該地吸引觀光客的特色，卻是塞瑞狄吉與外界連結的產物。觀光地點一如其他所有地方，從來就不是「本眞的」，因爲它們從來都不是封閉的，與世界上其他地方脫離的地方。它們的特色和差異是透過一連串連結而形成的。

事實上，如麥肯涅爾（MacCannell, 1989:104）指出的，以破壞本眞性的觀念來批評觀光，幾乎跟觀光本身一樣古老。與本眞地方遭逢的「眞正」旅行者，跟只見到破壞殘跡的單純觀光客的區分，不只是夏莫斯（Judith Chalmers）與「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之類旅遊書共同引述的通俗人物，也見於羅斯金（John Ruskin）寫於1865年的抱怨：「我不認爲搭火車算得上旅行；那只是被『送』到一個地方，跟一個郵包沒什麼差別」（引自Boorstin, 1992: 87）。雖然這在今日看來有點奇怪，因爲搭乘蒸氣火車現在被認爲是貨眞價實的「眞正旅行」象徵，但它也指出了一個重點：對於「未經碰觸」地方的渴望，向來就是觀光評論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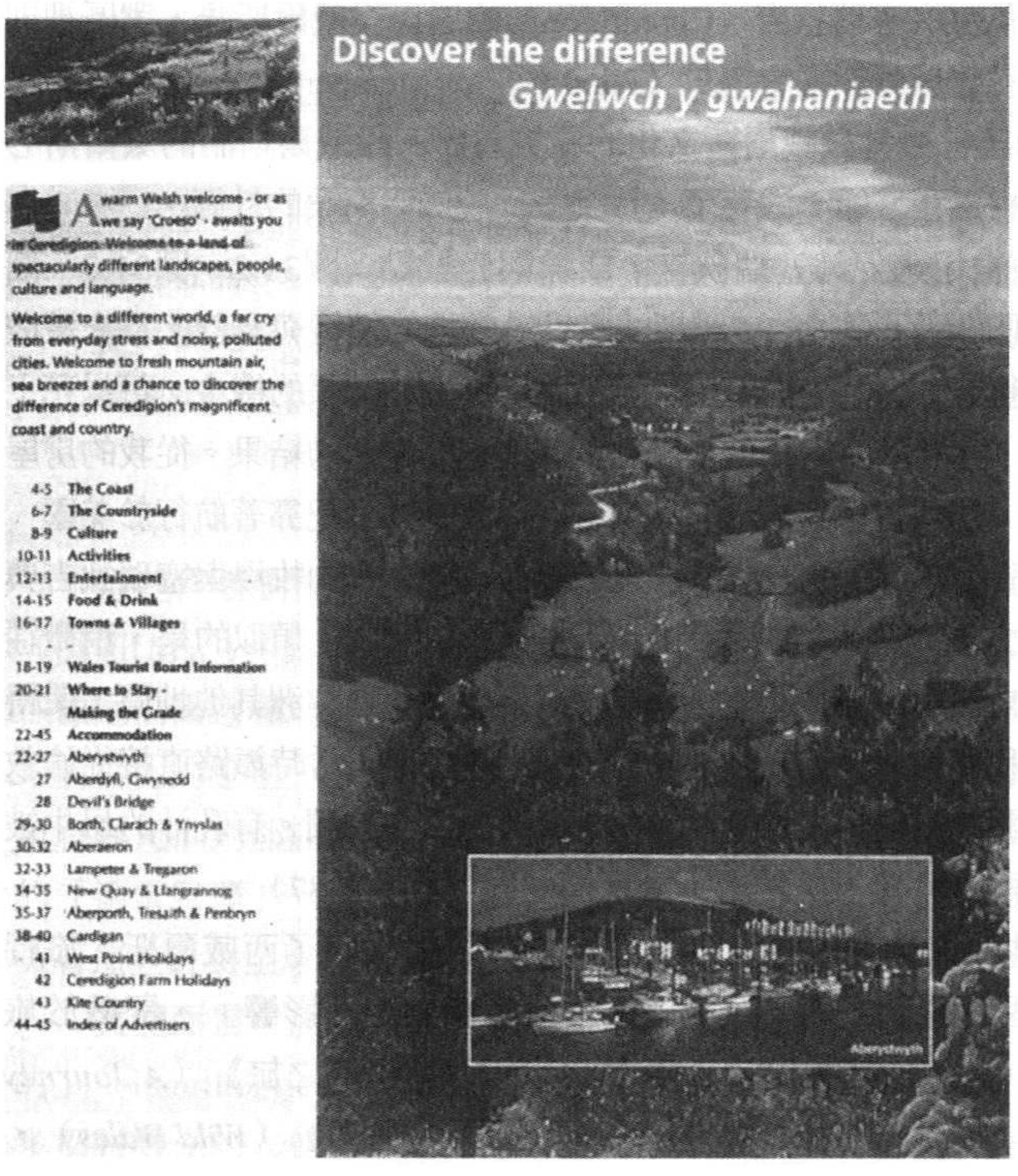


圖31.2　發現差異。
出處：Wales Tourist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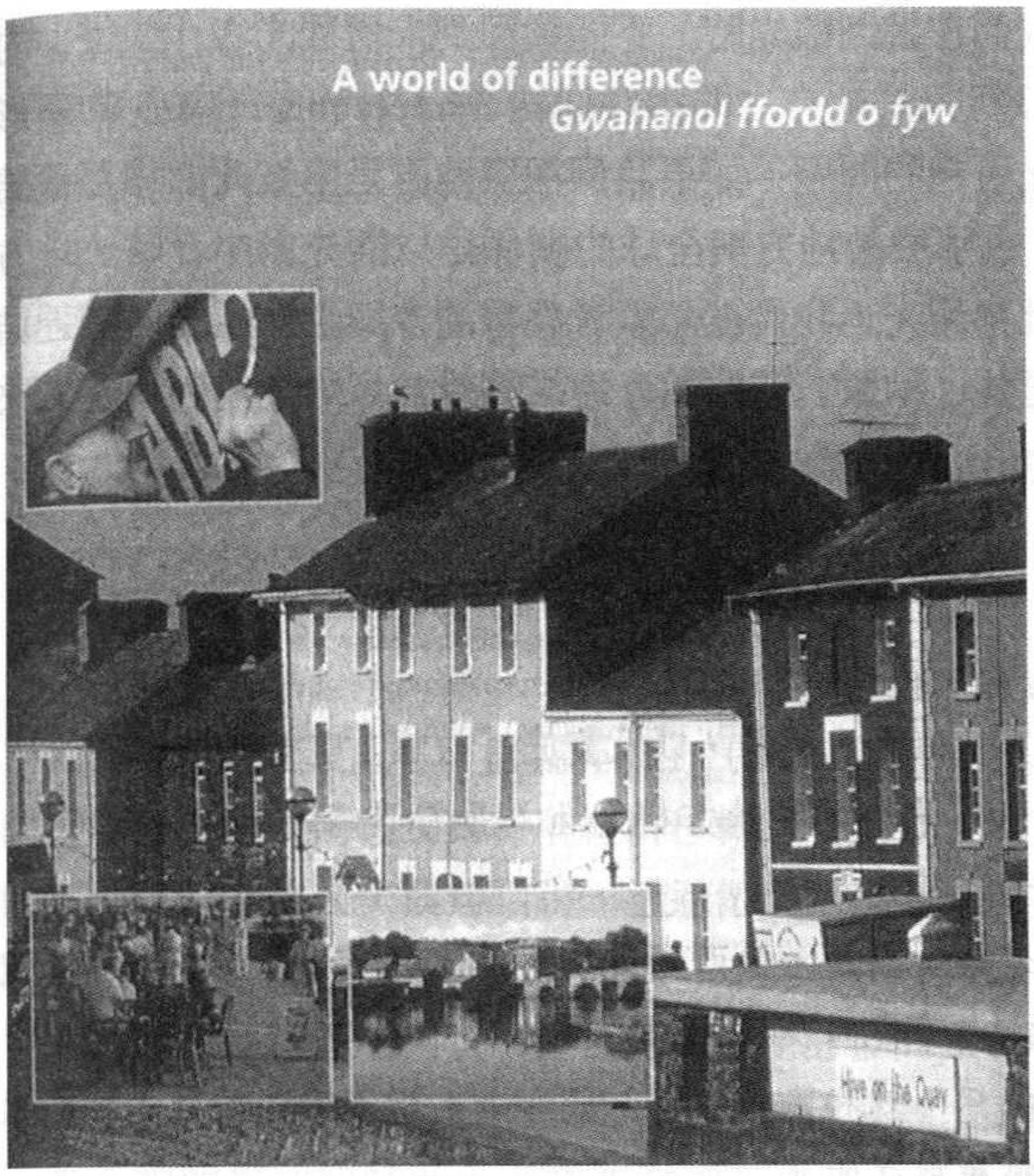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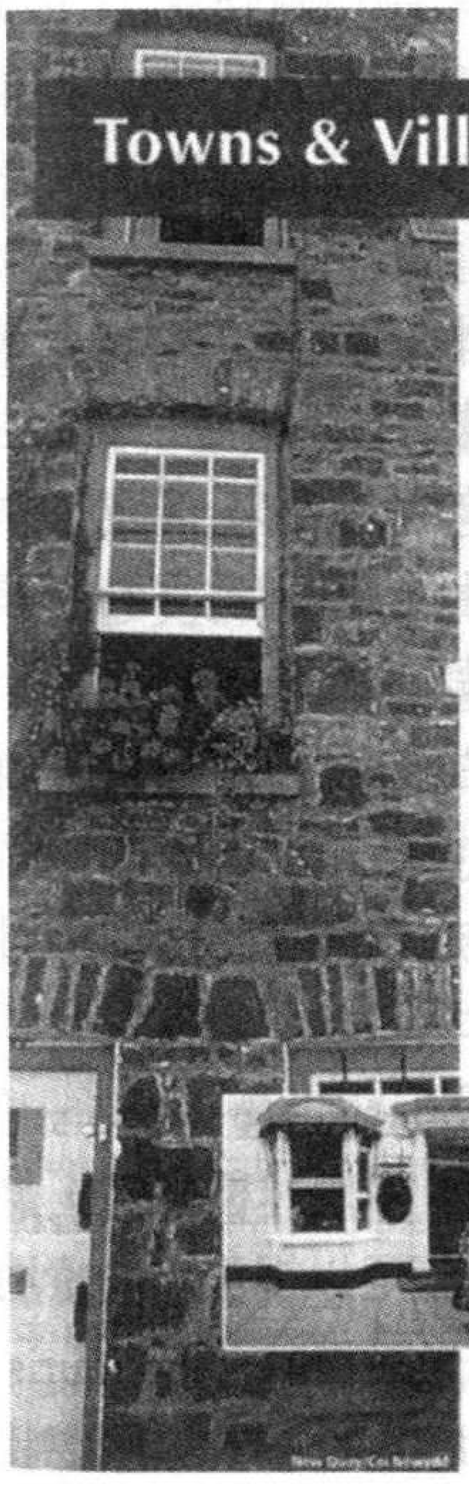


圖31.3　不同的世界。
出處：Wales Tourist Board



Towns & Villages • Trefi a Phentrefi

Far away from the hassle of cities and big towns, visitors can enjoy a different pace and relaxed style of living. Much traditional life in Ceredigion still revolves around the village shop and weekly market day visits to the towns of Aberystwyth, Cardigan, Aberaeron, Lampeter, Llandysul or Tregaron. Many of the area's shops and businesses are family run, providing friendly service, shopping tips and a wide variety of goods.

Throughout Ceredigion there are many small manufacturers of fancy goods and specialist products. For Celtic crafts, seek out shops such as Canolfan Crefft Cymru, Tregaron. Or visit potteries and centres such as Aberaeron's delightful Clôs Pengarreg, with demonstrations of etching, pottery, furniture, jewellery and candle making, knitting, quilting and pyrography.

Well worth a visit are the water driven mills of southern Ceredigion which continue to produce flour and distinctive woollen goods. This important aspect of Ceredigion's industrial heritage is interestingly highlighted in the Museum of the Welsh Woollen Industry, Drefach Felindre near Llandysul.

Unusual Welsh souvenirs enjoyed by visitor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are also to be found in antique shops and at auctions, as well as in specialist stores and delicatessans.

Mae bywyd amryw o gymunedau gwledig Ceredigion yn dal i droi o gwmpas siop y pentref, Pan na fo'r nwyddau ar gael yno, gellir edrych ymlaen at ymweliad ag un neu fwy o dref'r ardal - Aberystwyth, Aberteifi, Llambed, Llandysul neu Dregaron. Aberystwyth ac Aberteifi yw'r trefi mwyaf ond hyd yn oed yno cewch amryw o'r siopau mewn dwylo teuluol cyfeillgar - a llawer o'r gwasanaeth ar gael yn y Gymraeg.

Mae'r pwyslais ar safon gyda nifer o gwmnïau lleol yn cynhyrchu nwyddau arbenigol. Os am grefftau Celtaidd, ymwelwch â siopau megis Canolfan Crefft Cymru yn Nhregaron. Gwyliwch grefftwyr wrth eu gwaith mewn crochendai ac yng Nghanolfan Clôs Pengarreg, Aberaeron.

Daw pobl yn rheolaidd o bob rhan o Gymru a thu hwnt i brynu a gwerthu yn marchnadoedd Ceredigion - marchnadoedd da byw a defaid mynydd ac arwerthiannau ceffylau, lle cewch cyfle i weld cobiau Cymreig enwog Ceredigion yn ngiesni eu cynefin.

Ar hyd a lled Dyffryn Teifi mae melinau blawd a gwlân yn dal i arfer eu crefft ac yn cynhyrchu blawd a brethyn traddodiadol lliwgar. Yn Amgueddfa Diwydiant Gwlân Cymru, Drefach Felindre, caiff etifeddiaeth ddiwydiannol Dyffryn Teifi ei chynnal a chewch gyfle i wylio ffatri wlân wrth ei gwaith bob dydd.

圖31.4　城鎮與村落。
出處：Wales Tourist Board

在結束本節以前，很顯然我們在批判觀光時，不能夠回到未遭觀光客「入侵」的本眞性「黃金時代」。觀光和旅行只是地方之間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on）的新形式。然而，這並不是否認了觀光引起的問題。如果我們採取地方是由彼此的相互連結而形成的觀點（Massey, 1994），那麼當地方與全球的關係是以觀光爲中介時，地方的特徵也會隨之明顯改變。要批判觀光，我們就必須考察當地方與全球觀光產業連結時，會發生什麼事情。誰能從這些（稍微）新的相互連結裡受益？誰能夠利用它們來謀生？誰被排除在外？觀光的「好」與「壞」又如何分配？

- 對觀光的批判經常環繞著「本真」地方的觀念，以及觀光「破壞」它們的方式。
- 一個地方是否為「本真」的想法，取決於將地方概念化為是有界線的（bounded）。這種觀念已經在人文地理學裡受到批判。
- 觀光地點總是與其他地方相互連結；例如，像西威爾斯這樣的觀光景點，長久以來就連結到倫敦、伯明罕、歐洲、前大英帝國及以外的地區。
- 將觀光視為非本真性之預兆的批評，就和觀光本身一樣古老。指涉回到前觀光時期之「黃金時代」的觀光批判，是很難成立的。

觀光的地方與旅行的互連

在最後一節，我要檢視最近討論觀光的概念性和經驗性著作，試著整理地方透過全球觀光產業而相互連結的意義。要這麼做，我們就必須思考這些相互連結如何糾葛於觀光地方的塑造，以及在其中居住和工作者的生計及地景。從本章導言提出的數據看來，觀光顯然經常伴隨了與全球關係強度的深刻轉變。但值得辨明的是，觀光的性質如何產生了特殊類型的相互連結，從而使不同的社會群體得以培力（empower）或喪失權力（disempower）。

由於觀光與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會在地方之間產生一組獨特的相互連結。物質財貨的轉運經常形成了地方之間相互連結的特質（試想西威爾斯出產的築路石和牛隻）。這些物品的消費者，對於遠方社區及其生計造成深遠的影響。但他們可能永遠不會遇到，甚至認識這些物品的生產者。相反的，在觀光地點，觀光消費者和觀光經驗的生產者經常面對面相見（他們在空間和時間上一起出現）。

此外，觀光景點販賣的許多產品，經常是沒有實體的。觀光產品是一種經驗，無法以實體形式帶回家。烏瑞（John Urry, 1990）認爲，一般觀光客都是以視覺來消費地方（但參見Veijola and Jokinen, 1994），他認爲這種經驗是由「觀光凝視」（the tourist gaze）所構造的。假使觀光奠基於想要體驗新鮮、不同且不尋常地方的慾望，那麼我

們正持續由影片、電視、書籍、朋友和錄影帶告知，什麼才構成了非比尋常的經歷。「觀光凝視」是在社會層次構築起來的。烏瑞進一步主張，我們旅行時便是在尋找這種非比尋常的象徵。根據卡勒（Jonathon Culler）的說法：

> 觀光客對任何符號本身都很感興趣……在全世界，未被稱頌的符號學家（符號學研究象徵的意義）大軍，這些觀光客，正散開來尋找法國特性的符號、典型的義大利行爲、經典東方風景、典型美國公路、傳統英國酒吧。
>
> （Culler, 1988: 155）

在觀光景點謀生，意味了要替觀光客製造象徵意義。賴許與烏瑞（Lash and Urry, 1994）描述觀光業成了「符號經濟」（an economy of signs）的一環。他們認爲，觀光的近期發展是朝向**後工業**符號經濟移轉的一部分，地方透過資訊、字詞、影像、文本的流動來賺取收入。換句話說，透過做爲一項產品的文化的流通，使得觀光景點能夠跟全球經濟建立新關係和相互連結。

因觀光連結而培力者，是那些能生產必要的象徵和文化意義的人。近來的經驗研究顯示，它們決非只是被迫當成商品來展示意義，爲觀光客生產和流通的文化意義，以許多複雜方式糾結進入了在產業裡工作的人們生活。有個例子是，康尼（Cynthia Cone）寫到兩位製作馬雅手工藝品如地毯與陶器，供應當地觀光市場的墨西哥婦女。康尼認爲，這兩位婦女使用的技藝和文化資源，使得她們在很多方面獲得獨立。首先，她們掌握了經濟獨立。其次，她們享有自由可以開發新的手工藝品，既汲取馬雅傳統，又發明新的美學形式。第三，她們能夠感覺到自己是獨立的人（例如，她們都抗拒擔任家庭主婦和母親角色的要求）。按照康尼的說法：「她們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她們的認同、她們的生命故事，擁有冒險精神和漸增的自信，有能力面對新的情勢和遭遇」（1995: 325）。若要知道更多觀光如何與認同和生計糾結在一起的例子，可以參見Crang（1997, 1994）、Bouquet（1987）和Hochschild（1983）等著作。

然而，同時也有人被排除在從觀光引發的「符號經濟」之外。近來英國的壓力團體「關懷觀光」（Tourism Concern）進行了一項活動，強調那些遭觀光移徙者的處境。例如，坦尚尼亞（Tanzania）賽倫蓋提動物公園（Serengeti Game Park）的設立，是以先前的居民爲代價。對許多保育界人士來說，賽倫蓋提象徵的是「本眞自然」，或是某種人類不在裡頭扮演任何角色的自然。德國動物學者葛吉梅克（Bernhard Grzimek）教授有段話被引述，指稱「國家公園必須保持原始荒野狀態才有效。沒有人類，甚至包括原住民，可以住在境內」（*The Independent*, 15 September 1997）。葛吉梅克在這裡提出了熟悉的論點，要在面對「現代」威脅時，回到「本眞」的過往。

> 在她們先驅性的努力下，瑪紐拉（Manuela）和帕斯奎拉（Pasquala）發展了與外來者的關係，鋪好了她們走向相對經濟獨立的道路，以及她們轉化當地手工藝品使之適合世界市場的發明改良者角色……兩人同時都是藝術家、教師，有段時間擔任與商人交易的中間人。兩人的族群經驗都是「爭議的領域」；但由於她們生命裡特殊的限制和機會，她們以不同方式解決了這個爭議。瑪紐拉呈現自己是完全的馬雅人。她爲自己的成就高興，對她的生活很滿意……
>
> 帕斯奎拉則在某種程度上拒絕她的馬雅傳承，她增加她的自由，以便成爲企業家，激勵自己過更像中產階級的生活。帕斯奎拉從戲劇化的角度自認爲是個生還者。她運用機智過活，讓自己適應一連串她強烈認同的陌生人。她大聲宣稱：「感謝上帝有這些陌生人！」
>
> （Cone, 1995: 325）

在這個例子裡，要加以檢視的重要事情是，誰有權在賽倫蓋提涵蓋的土地空間裡謀生（以康尼所言的最寬廣意義而論）。在國家公園設立以前，當地人利用這塊土地透過他們的貿易網絡來謀生。國家公園成立後，觀光客可以進入，但當地居民卻遭驅離，因爲他們不符合觀光客概念裡對純粹荒野的想像。結果，載運觀光客以及提供住宿者，就可以從賽倫蓋提獲利。觀光業引進的新相互連結，使得當地人失去權力。這種「生態殖民主義」（eco-colonialism）行徑，已經受到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批判，他們宣稱該團體在這種地區的工作，不只是保育自然，也要嘗試要讓全球經濟能更替當地人服務。

摘要

- 觀光在全球與地域之間提供了一套相互連結，而且不同於其他許多相互連結。
- 這意味了觀光地點的結構方式有所不同，它們是「符號經濟」的一環。
- 觀光的「符號經濟」讓那些能夠利用資源來生產文化產品的人獲得了培力。
- 觀光的「符號經濟」讓那些無法吻合觀光地點所期待之符號的人喪失權力或移徙。

結論

總而言之，本章說明了觀光地理學不能仰賴觀光客「破壞」地方的說法，來批判觀光和旅行。來自人文地理學及其他學科的洞察，指出了本眞性的概念來自「有界地方」（bounded places）的觀念。事實上，觀光是地方連結到更廣闊世界的另一種方式而已。據此，由於觀光是「符號經濟」的一環，觀光的相互連結確實以獨特方式結構了地方。

爲了揭露觀光的相互連結如何讓人群得以培力、喪失權力和移徙，我們必須回到經驗研究，看看觀光如何糾結進入在觀光地點居住與工作的居民生活和地景之中。

延伸閱讀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Sage.
  針對觀光理論以及近來觀光經濟變遷的經驗研究，都是很好的導論。

- Britton, S. (1991) Tourism, capital and place: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of tour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451-78.
  儘管有些地方有點難，但這篇文章提供了有力的論證，指出地理學家應該考察觀光在塑造全球與地域上的角色。

- Crang, P. (1997) Performing the tourist product. In Rojek, C. and Urry, J. (eds)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這篇文章針對有關「符號經濟」運作方式，以及如何替觀光市場生產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解說。

- May, J. (1996)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off and on the beaten track. *Environment and* 304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 709-36.
  雖然我的這一章並未直接處理觀光客對地方的消費，但有越來越多文獻研究這個主題。Jon May的文章是個容易親近的好起點。

- Boorstin, D. (1992) From traveller to tourist: the lost arts of travel, In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second edition).
  這是反對觀光的原創性怒罵，正是本章所反對論點的一個範例。

第三十二章　商品

Michael Watts，陳毅峰譯，王志弘校訂

305　商品乍看之下是自足、平凡的東西。但經過分析後，卻顯示商品是件令人迷惑的東西，充滿形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Karl Marx, Capital, 1867）

商品是令人迷惑的東西：資本主義體系與商品世界

偉大的德國評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商品帶著價格標籤進入了市場。在我們生活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市場經濟中，這似乎是非常明顯的事。《牛津字典》定義商品是某種**有用**的東西，可以轉換爲**商業利得**（有意思的是，它的中古英文起源有利潤、財產與收入的含義）；它是貿易或商業的物品，是權宜或方便的東西。換言之，一件商品是自明的、遍存的、日常的；它是我們視爲理所當然的事物。

商品環繞著我們，我們據有它們，一如它們據有我們。它們到處都是，某種程度還定義了我們是誰、是什麼。這好比我們的整個宇宙，我們經驗及認識世界現實與生活實存的方式，都要經過買賣的基本現實爲媒介。事實上，現代社會中幾乎**每樣事物**都**是**商品：書、嬰兒（現在收養不也是一種協商購買的形式嗎？）、債務、精液、想法（智慧財產）、污染、國家公園一遊、人類器官，全都是商品。一間義大利觀光公司最近提供了戰爭經驗——南斯拉夫的兩星期種族淨化之旅——如同商品一樣販賣。即使不存在的事物，也能成爲買賣對象。例如，我能以一籃主要歐洲貨幣購買「期貨」（future），反映了這些國家貨幣在以後某日的平均價格（匯率）。

有人曾經說：在美國，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買賣……意味著幾乎每件事物都是商品。這也許令你不舒服。但是思考像美國這樣，幾乎任何東西都是商品（也就是可以賣）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方法之一就是將它視爲**商品經濟**（commodity economy）。換言之，它就是以商品來生產商品的體系。如果它們是如此的平凡而普遍，爲什麼要檢視它們呢？它們又如何讓地理學家感興趣呢？

嗯，議題之一是，就歷史而言，商品生產的社會是相當晚近的發明，而世界上許多地方，儘管它們可能是爲市場而生產，但並非像我們自己社會這樣的商品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或許包含今日部分的中國和古巴）與所謂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跟商品的關係截然兩樣。低收入國家，或是所謂的第三世界，正因爲它們不是成熟的商品生產經濟，所以是「較不發展的」。在1970年代，我所居住的奈及利亞北部農村

裡，大部分由家庭農人（也就是農民）生產的物品，完全沒有經過市場。它被直接消費，或進入複雜的禮物餽贈及非市場交換迴路中。鄉村家戶做爲生產單位，並不是商品生產者；它並未完全**商品化**（commoditized）。

因此，以商品形式做爲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並沒有很長的歷史縱深；也就是說，它在過去200年裡出現在西方。它是韋伯（Max Weber）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精 306
神」的部分衍生；但就全球而論，它仍然是未竟的事業。地球上大部分地方，**商品**化（亦即社會與經濟生活裡，越來越大片領域是做爲商品而以市場爲中介）過程離完成還很遠。也許，在我們存在的某些部分，甚至是在**現代性**（參見第16章與17章）的核心，永遠都不會採取商品形式。畢竟，我並未購買我妻子的勞動力或感情；也沒有購買與我的小孩玩足球的能力。但是，在一個市場邏輯主導的商品經濟裡，將社會親密關係轉換成商品的前景總是存在。事實上，它正在我們眼前發生。

商品經濟的另一項特殊性是，某些項目被當成商品來貿易，但它們並非有意生產成商品的。汽車和鞋子都是爲了在市場販賣而生產的。但是勞動，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勞動力，也被販賣——我賣了我的某些部分給我的雇主，加州大學——但是它（也就是說我這個人）不被認爲有要出售的意圖。因爲我不是奴隸，我不是在任何有意義的情形下被生產出來的，猶如製造出來的物品或麥當勞漢堡。勞動在資本主義下做爲商品的這個奇特面向，比較像是土地或自然的例子。這些奇特物品是博藍尼（Karl Polanyi）在他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7）一書所說的「**虛構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博藍尼的看法是，市場社會若不規範將虛構商品轉變爲商品的過程，就必定會撕裂自己。這些未經管制的、自由市場的商品社會，因爲毀壞自然和撕裂最基本的社會關係，而耗盡了支撐它的構造。我們只消檢視旺盛的人類器官交易，便可以知道這一點。瑞丁（Margaret Radin）在她的《有爭議的商品》（*Contested Commodities*）裡，說明了一位貧窮印度婦女由於生活絕望而出賣她的腎臟和其他器官的事實，「威脅了每個人的人格」（1996: 125）。

不僅如此，還有價格這件難解的事情，畢竟它是商品在市場上的意義，價格如何制定，以及定價會導致什麼。例如，一名貧窮的內城孩童想要的唯一一雙跑鞋是飛人耐吉（Air Nike），它的價格稍高於衣索比亞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GNP），或許也大於他母親的週薪。或者，偉大的藝術作品，梵谷的「麥田」（Wheat Field），爲了投資目的，以驚人的5,700萬美元售出。

價格的決定問題以及價格與其**價值**（value）的關聯，是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但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並沒有眞正消失，或是在任何意義上被解決。這個馬克思所謂的「形上學的微妙」，與我們想到價格時的誤解（它不是跟供應和需求有關嗎？）以及我們或可稱爲商品社會學的事務，有很密切的關聯。但是，如果商品除了它們的物理性質和價格（衍生自生產成本，或是生產與供應曲線）外，還有更多面向，那就暗示商品不只是像表面看到的那樣。商品具有奇怪，或許是「形上學的」效應。例如，卡拉

發吉歐（Carravagio）的美麗畫作是個商品的事實——與此相關的是，它是私人財產，而且只有很有錢的人才負擔得起——基本上影響了我對這個作品的經驗，以及我以某種純粹方式享受其驚人之美的能力。它的商品狀態玷污了我對它的欣賞。

一件商品顯然平凡無奇——這裡有輛車要賣，它有這些好品質——但它實際上令人迷惑、甚至牽涉神學。班雅明曾說，商品有著鬼魅一般的客觀性，在脫離了它的製造者之手後，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摘要

- 商品是進入市場的有用物品。
- 商品化是指物質、文化、政治、生物和精神世界裡，有越來越多部分成為可以出售的東西的過程。
- 生產商品的經濟是由商品化邏輯支配的經濟。

一件商品的傳記：雞與美國資本主義

一個世紀前，你吃不起雞肉時，你就吃肉排和龍蝦。今天的雞肉可能比你一起搭配的馬鈴薯還要便宜。這些年裡發生的事情是，技術與市場的不尋常結合。

（John Steele Gordon）

我偶爾會帶剛處理好的雞（以家禽業的說法就是可以準備進烤爐的雞）到我大學
307 部的課堂上，要求學生指認這隻我丟在講台上冰冷黏濕的生物。經過五分鐘的「它是一隻雞」、「它是油炸雞」、「它是隻死鳥」、「它是準肯德基炸雞」以後，我嚴肅宣布它都不是以上所說的東西：它其實是一連串社會關係。

所以，讓我們檢驗這隻卑微的雞吧。根據最新的農業普查，1994年有70億隻雞在美國被賣出（約每個人30隻）。1991年，在一個對紅肉有所著迷的國家，每人消耗的雞肉首度超過牛肉。事實是，每個美國男人、女人和兒童目前每星期約消耗1.5磅雞肉，這反應了戰後美國複雜的社會力指向。首先，有由高漲的健康敏感度，特別是與紅肉消費有關的心臟疾病，驅動了口味的變化。其次，極低成本的雞肉，從1930年代以來有了實質**降價**（一世紀以前，美國人負擔不起雞肉時，就吃肉排和龍蝦）。還有越來越多的雞肉以各種消費方式（例如麥克雞塊），這些方式20年前並不存在，現在卻由龐大的速食工業配送給我們，這項事實本身指出美國人越來越常在家以外的地方用餐（「家外」的食物消費，以貨幣價值計算，占了40%的平均家戶飲食預算）。

賣掉與消耗掉的雞，大部分是嫩雞（broilers）（年輕的雞），它們是很不尋常

的生物。1880年代，只有一億隻雞。儘管商業孵蛋所已於世紀初興起，但這項產業直到1920年代，仍舊是農夫太太經營的副業。從第一次商業販售起〔由一個史提勒（Wilmer Steele）女士在1923年於德馬瓦（Delmarva）開始，她每一批賣357元，價錢是今日的五倍〕，這個產業由飼養公司帶動了轉變，開始提倡整合，以及雞群的謹慎基因控制和再生產；它的轉型受到通常由政府支持的科學衝擊。結果是1940年代所謂的尋找「完美嫩雞」。養雞科學現在促成了以令人吃驚的速率使雞增加重量（幾乎五週長五磅）。成雞的平均重量在過去50年裡幾乎**加倍**；同一時期裡，生產嫩雞所需勞動減少了80%！嫩雞是眞正龐大的研發活動產物；疾病控制和生理發展的調節，徹底工業化了嫩雞，使它眞正成爲一種生化動物體（cyborg）：部分天然、部分機器（想一想《魔鬼終結者》）。我們對雞的營養的瞭解，超過任何其他動物，**包括**人類在內！應用家禽科學和工業生產方法，也是雞蛋工業的關鍵。最現代的母雞場有10萬隻雞，養在小籠子裡，綿延有兩個足球場長；它有如20世紀晚期的高科技刑求室（圖32.1）。這些雞以機器人每兩個小時餵食一次，嚴格控制份量，終日不停。爲了減少壓力、憂慮與（隨著監禁而明顯增加的）侵略性，這些雞戴著紅色隱形眼鏡，原因尙不清楚，但可以減少飼料消耗量，增加蛋的產量，眞是詭異。

在美國，嫩雞絕大部分由家庭農夫生產，但這其實是騙人的統計。它們是在與龐大**跨國公司**（在養雞業裡被稱爲「整合者」）簽約的農夫飼養，由跨國公司提供雞和飼料。養雞者（他們未組成工會，也幾乎沒有協商力量）必須高額借貸以建立雞舍，以及符合合約要求的必要基礎設施。養雞者根本不是獨立的農民。比起同樣支配了加工業的企業生產者所僱用的低薪工人〔我們或可稱爲「財產化的勞動者」（propertied labourers）〕，他們好不到哪裡去。家禽加工業裡的工作，名列美國薪資最低且最危險

圖32.1 成排的養雞場

的工作之一，嫩雞在這裡宰殺、整理和包裝成爲好幾百種不同產品（1998年2月9日早
308 上的《紐約時報》，A12版，一份美國政府報告指出將近三分之二家禽加工廠，都違反了加班給付程序！）移民勞工——越南人、寮國人、西班牙裔——現在占有這個產業裡顯著的勞工比例。最大的10家公司占了美國嫩雞產量的幾乎三分之二。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 Inc.）是最大的嫩雞生產者，每星期產製1億2,400萬磅雞肉，控制了21%的美國市場，銷售額超過2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進入了速食業）。根據泰森公司執行長泰森（Don Tyson）的說法，他的目標是「控制美國人餐盤的中心」。相當嚇人。

美國雞肉工業的心臟是以前蓄奴和種植棉花的南方。直到二次大戰，雞肉工業都主要座落在德馬瓦半島，臨大西洋的中部各州（靠近華盛頓特區）。1940年代與1950年代，這個產業遷往南方，然後出現了龐大的整合嫩雞複合體，即地理學家所謂的彈性或**後福特**資本主義組織。最大的生產區是阿肯色州，柯林頓總統的家鄉，而且雞肉工業介入總統政治財務和遊說很深，包括最近的例子造成農業部長被迫去職。卑微的雞可以深入白宮。美國是嫩雞最大的生產者和外銷者，占有香港、俄羅斯與日本很大的市場。面對來自巴西、中國、泰國的激烈競爭，雞肉工業目前在全球是受到中國龐大市場誘惑，以及新冒出來且缺乏保護的東歐與後蘇聯國家市場牽引。實際上，世界雞肉市場是高度分化的：美國喜歡雞胸肉，美國出口商則利用外國對雞腿肉、雞腳和雞翅的偏好，滿足來自亞洲的龐大需求。雞是徹底的全球生物，有其獨特之處，一如同全球汽車或全球金融。

你從一件平凡事物，就是做爲商品販賣的雞開始，你最後得到的是戰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商品

有一種思考商品的方式來自馬克思，他以看似奇怪且神秘的商品檢視，以他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枝微末節」，展開了他的資本主義龐大論著（《資本論》第一卷）。他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形式」。這猶如是在說，商品好比DNA排序握有生命的奧秘，商品是經濟的DNA，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秘密。但是，商品本身是個奇怪的東西，因爲儘管它有物理特性和用途，也是感官可見的物理過程產物，但它的**社會**性質——馬克思所謂的社會或價值形式——卻模糊而掩蓋不見。「使用價值」是自明的（這是張椅子，我可拿來當座位，而且有很多優點，讓我逐漸衰老的身體感覺舒適），但價值的形式，亦即商品的社會建構，卻不是自明的。事實上，這種價值關係——商品在過去與現在，爲人群之間的社會關係所建構的方式——並非感官能夠認知的。馬克思說，有時候，事物在特定情況下獲得的社會性質，被當成內含於它們的天然形式（亦即，內含於商品明顯的物理特質）。商品並非表面上的那個樣子。商

品有其秘密生命，瞭解這種秘密生命的某些事情，或可藉以深刻洞察整棟商品生產體系的巨廈，它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

讓我們回到雞肉商品。它有兩種能力。首先，它能滿足某些人類需求（我對一隻咖哩雞的需要）。這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的**使用價值**（use value）。其次，它有在交換中支配其他商品的能力。這個可交換性（exchangeability）的能力，馬克思稱爲**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或價值形式（value form）。使用價值與商品的**自然形式**（雞的特性）一致，價值形式則表現其**社會形式**。使用價值表達的是商品在品質上的不可共量（qualitative incommensurability），雞的用途永遠無法與汽車一起衡量，然而，交換價值表示數量上的可共量性（我可以用兩萬隻雞換一輛車）。不過，商品交換需要普遍的等價物來促進數量的可共量性：那就是，貨幣。商品的可共量性在表象上透過貨幣表達出來，也就是以價格形式表現（一隻雞每磅一美元，火雞是每磅二美元，這意味著雞和火雞的交換率是兩隻雞換一隻火雞）。**商品流通**（commodity circulation）是指爲了取得貨幣而交換商品，然後可以用貨幣購買另一種商品的過程。

但是，以價格做爲比較商品的基礎，僅是表象而已。眞正的基礎是價值。但何謂價值？對馬克思而言，它發動了他所謂的抽象勞動（abstract labour）——任何視爲人類 309
能量消耗過程的勞動——因此，價值是消耗的勞動。然而，資本主義是個現實，而非抽象，而且它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奠基於以商品生產商品之上。更具體的說，一名資本家從貨幣開始，購買了勞動力和**生產工具**，然後生產可以販賣以換取貨幣的商品。這個過程替資本家產生了比剛開始時更多的貨幣（亦即利潤）。換言之，貨幣和商品的流通是資本擴大的表現（不只是商品流通），而這有賴於商品生產體系的存在，以及普遍等價物（貨幣）的出現（參見第二篇）。

綜言之，交換價值是與商品生產經濟（資本主義）裡的特殊社會勞動形式有密切關係。這種社會勞動的特殊形式就是薪資勞動（wage labour），也就是有個階級（工人）將他們的勞動力賣給另一個組織生產的階級（資本家）。勞動的這個面向——勞動力做爲商品，以稱爲薪資的價格賣給其他人——對於商品生產經濟而言是獨特的。一件商品因而可以視爲由三個面向或關係組成——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付給勞工當做薪資）、不變資本（constant capital，涵蓋了固定資本成本，例如機器），以及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利潤）。馬克思嘗試解釋剩餘來自何處，以及它如何從工人體現於其生產的商品中的價值，與工人自我再生產所需價值，這兩者的不一致中浮現。

與商品容許我們分析源於發展成熟之商品經濟基礎的形式相較之下，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或是有關利潤起源的解說，到底是對是錯，就無關緊要了。資本主義是獨特的，因爲它仰賴虛構的商品。勞動、資本和貨幣都是商品（薪資、利率和匯率，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市場價值），但並非爲了當做商品而生產出來。商品是進入價值問題（它的起源與形式）的方法，它建立了一種工具箱，我們可以藉此瞭解生活於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特性。財產、貨幣、不同形式的價值、階級利益、商品循環，全都隱含在

商品所包含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辯證統一**」（dialectical union）之中。

摘要

- 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
- 交換價值表現了商品的社會形式和隱藏形式。
- 商品交換需要有普遍的等價物（貨幣）。

商品迴路

做爲可以觸摸的實物，做爲特定用途和價值的體現，商品有其生命，或是**傳記**（biographies）。它們被製作、產生或製造；它們被以許多方式塑造和分化；它們被販售、零售、廣告，以及最後被消費或「實現」（realized）（甚至可能回收）。商品的生命，典型上牽涉了空間與時間中的移動，在這個過程裡附加了各種形式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商品是顯著的地理研究對象。

讓我們再回到美國的雞。我們可以建立嫩雞從生產到消費的「傳記」圖示，描述牽涉在商品的複雜移動與評價中的許多行動者。這就是一個**商品迴路**或**商品鏈**（community chain）（法國稱爲filière）（Friedland et al., 1981）。圖32.2描繪了美國嫩雞的商品鏈（Boyd and Watts, 1996）。圖中央是嫩雞複合體（complex）與龐大的跨國整合者，如泰森食品、波杜農場（Perdue Farms）、ConAgra等，但也顯然有非常多其他行動者：公共機構系統、研發部門、速食連鎖、出口者、零售業、服務提供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商品迴路的起點可能是繁殖場，但它本身也是集體努力的成果，牽涉了半世紀的基因研究以生產繁殖雞群。繁殖出來的是已經被「工業化」以極大化產能的特殊生物（但是有大規模疾病問題的危險，這個問題本身也產生了商品迴路的一大塊，牽涉了雞的「健康照護」）。終點則是各種令人眩目的消費雞的方式：在TacoBell的墨西哥捲（burrito）裡當做其他食物的配料、在雅痞商店可以立即烹煮的「有機放養雞」、或是供應學校或醫院這類機構的「大量」雞肉部位。

商品迴路可以描述不同類型的商品鏈，以及藉以對照商品的動態關係。圖32.3和32.4描述了古柯鹼，以及成衣和汽車部門的全球商品迴路。古柯鹼的案例裡，在哥倫比亞種植古柯葉的農民，透過一系列中間人（加工者、大盤商、轉運者），連結到
310 （譬如說）底特律街頭的販賣者。這是**非法**的商品鏈，連接做爲生產者的第三世界與做爲消費者的第一世界。歷史上，許多第三世界藥物（茶、咖啡、糖）的商品迴路都是如此，但通常是合法的，而且由非常不同的中間人和行動者來主導〔農企業而非麥德林（Medellin）集團〕。圖32.4顯示了兩個互爲對比的商品迴路的不同動態（Gereff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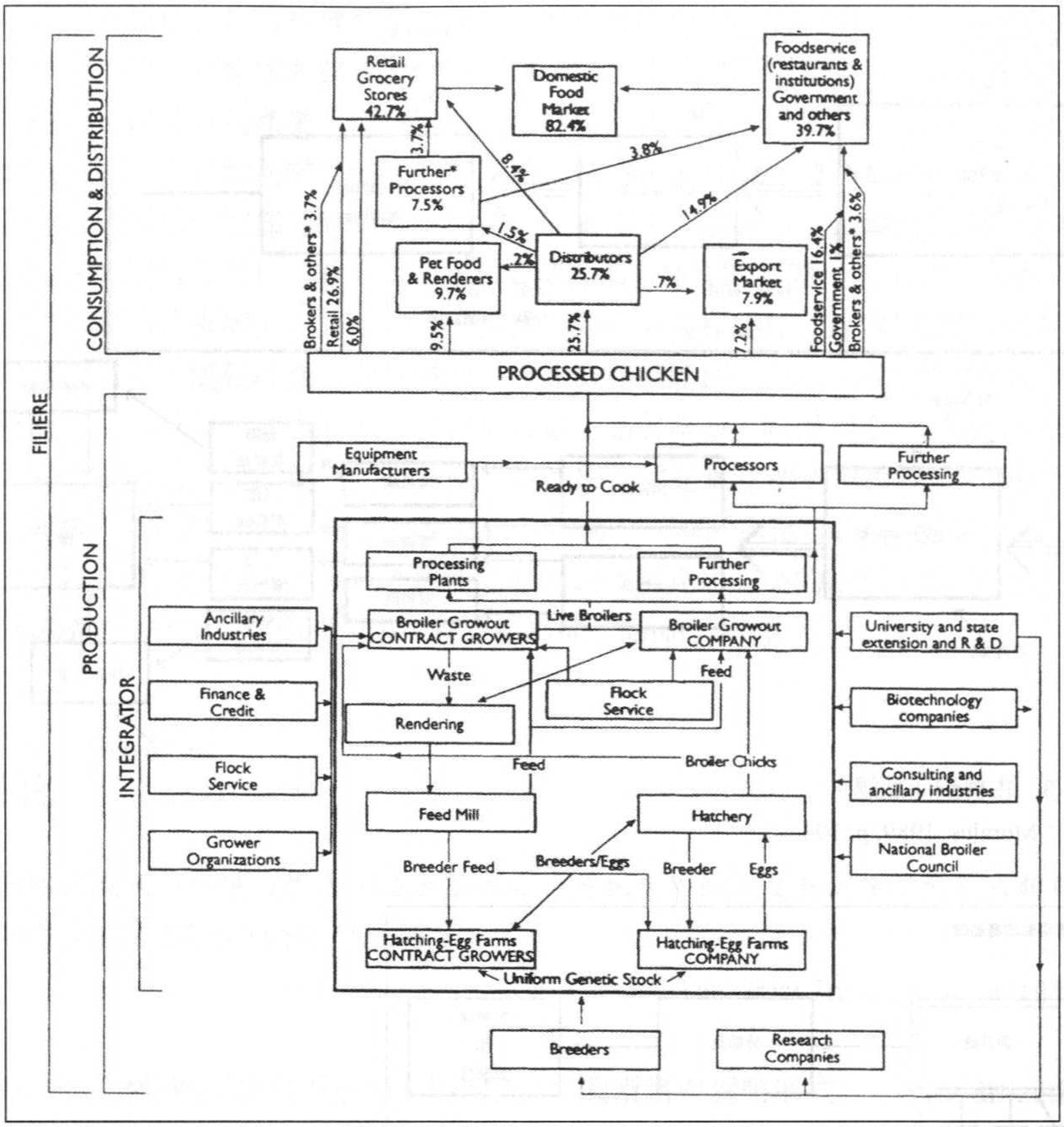


圖32.2　嫩雞商品鏈 , c. 1999。

出處：Boyd and Watts, 1996, p. 205

1995）。以成衣業爲主要例子的買家迴路，是由**零售商**支配。流行服飾的頂層零售業者（Armani, Donna Karan）通常都在核心國家或新興工業國如香港的血汗工廠裡生產成衣。低階的超市零售業者（WalMart）的生產者，則位於特別窮困低薪的國家（斯里蘭卡、菲律賓）。生產者和零售業者經常透過複雜的分包契約聯繫起來。相反的，在以汽車爲典型的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商品鏈中，跨國公司做爲整合性的工業企業，扮演了核心角色。豐田和福特擁有整合的生產複合體，涵蓋了分布於世界各地的成千個母公司、子公司和轉包公司。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鏈生產了「世界汽車」，雖然最終商品，例如福特的Fiesta是在單一地點裝配，但其零件卻是在許多不同地方生產。

我先前有關美國雞肉業的討論，凸顯了商品迴路的一些關鍵地理面向。首先，迴路中不同的行動者和中間人在複雜的市場與非市場關係裡連結起來。在商品迴路的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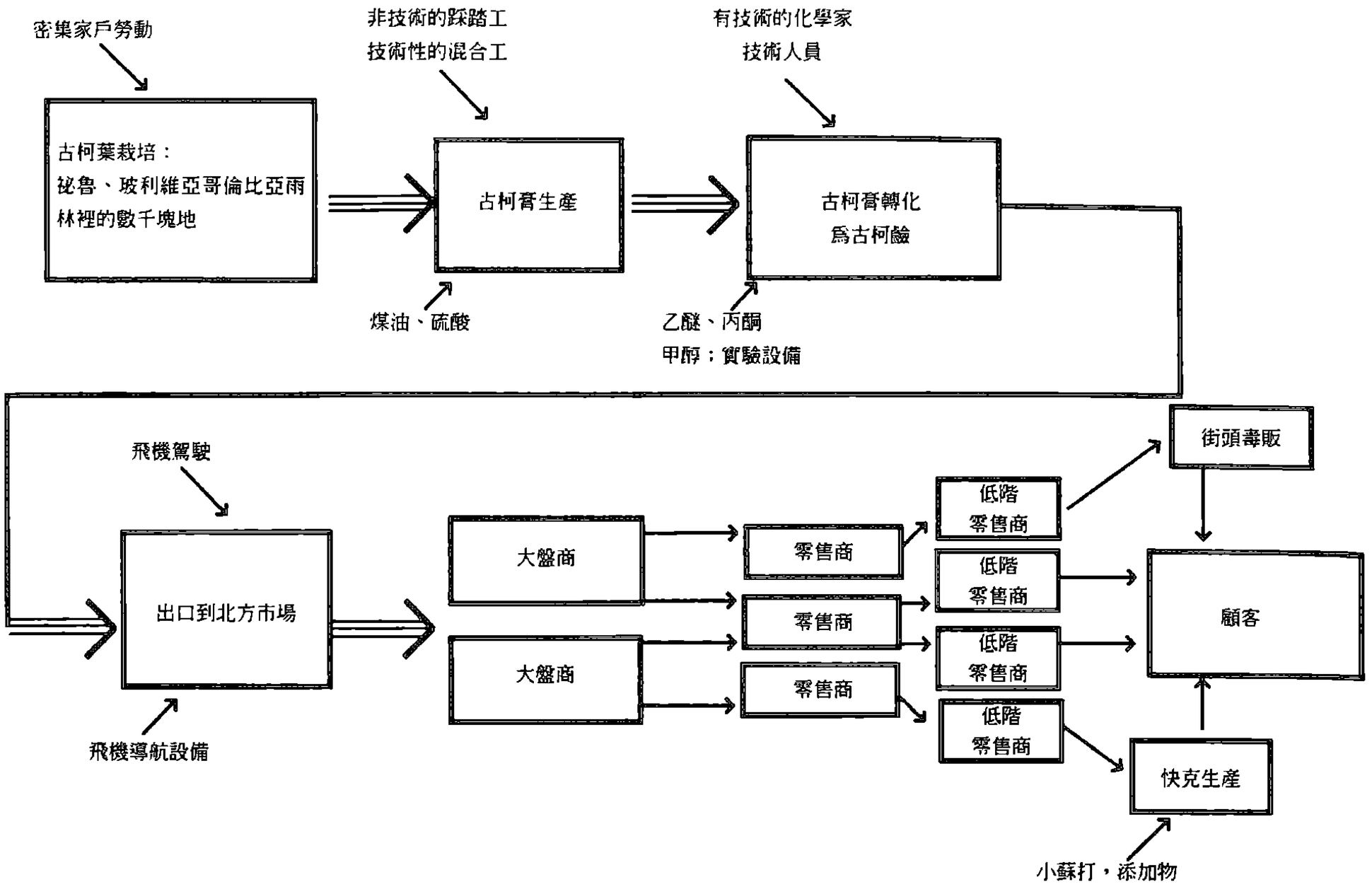


圖32.3　古柯鹼商品鏈。

出處：Morales, 1989, p.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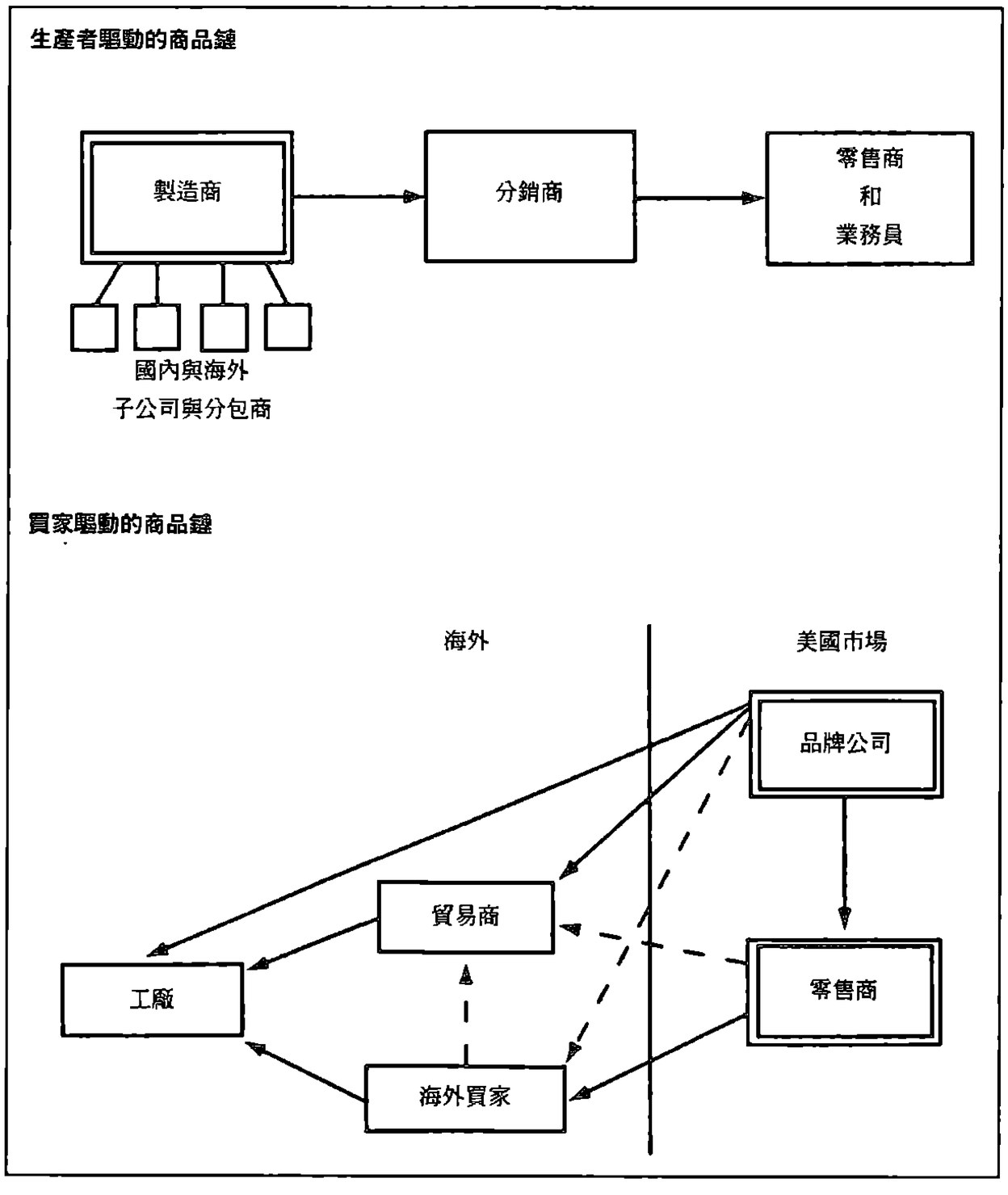


圖32.4　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鏈。

出處：G. Gereffi, 1995, p. 114。

定區位裡，有特別密集的社會和制度關係：養殖者和整合者的契約、公司與政府的合作關係等。其次，在整個迴路的歷程裡，商品本身也以非常複雜的方式分化成全套新產品和過程。根據這項產業，現在實際上有好幾百種「雞肉產品」。第三，通過商品鏈的移動過程，也是增加價值的過程。養殖者僅控制最終產品價格的一小部分，這引 312
發了誰攫取了價值增加部分的問題（在古柯鹼案例中，很顯然是大盤商獲利，而非街頭販賣者或種植的農民）。最後，每個商品鏈裡都有特殊的**節點**（nodes），可以視爲特別密集活動的「水槽」，商品在其中獲致特別的意義和屬性（這些是價值，但不見得是經濟價值）。例如在嫩雞商品鏈中，這些特性可能跟新鮮度，或是取得品牌名稱（「落磯路」的雞），或是附加「品質」有關。品質典型上關係到了地位（想一想耐吉飛人麥可喬登的認可標籤），以及商品**符號學**〔這是**真正的**史提爾頓（Stilton）起司，以**傳統**方法在萊切特夏（Leicestershire）生產〕。商品迴路可以同時展現商品的時空屬性（現在當然有許多商品是全球性的），以及馬克思所謂的商品的「社會」（以及部分隱藏的）性質：它們的價值、意義和物神（fetish）特性。

商品化

> 一個自我調節市場的想法，暗示了十足的烏托邦。假如沒有消除社會的人類與自然實體，這種制度根本不能長存。
>
>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7）

每件事物變成商品，因此每件事物取得一個價格與貨幣形式（commoditization/commodification）的過程，並未徹底完成，即使是在我們的社會裡，交易仍然會在市場之外發生。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是，越來越多社會生活透過市場、並藉由市場來中介。博藍尼稱這個過程是將社會關係**鑲嵌**（embedding）在經濟裡。一方面，他說有更多社會生活鑲嵌在商品經濟的邏輯裡，工業被容許污染可以買賣的東西、大自然被私人公司當成專利；另一方面，市場本身假若任它自行其是，會變得與社會制度**脫節**（disembedded）。

博藍尼著意於指出被自我調節市場主宰的社會裡，個人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不停的追逐私利，就不成其爲社會了。每個人都位於跟他人敵對的準戰爭狀態。亞當斯密承認無限制積累的代價，也認爲市民社會是他艷羨的市場體系力量的必要救主。如果市場調節社會的起源，帶有脫節的市場與經濟鑲嵌之社會關係的前景，它們依然只是趨勢，而非無可避免。雞肉產業的例子明白顯示了在高度競爭和市場導向的嫩雞工業裡，市場和商品實際上是鑲嵌於社會中的。如博藍尼所言，經濟學是個**建制過程**（instituted process）。這個建制特性（institutedness）的形式是社會聯盟、網絡，以及

商品體系裡行動者間深思熟慮的信賴形式（參見第10章）。公司彼此間會建立信賴和合作關係；養殖者和整合者的關係是契約性的，不是純粹的市場關係。垂直整合的家長式韓國財團（chaebol）如大宇（Daewoo），以及台灣彈性的、以契約連結的家庭工廠，都是伴隨所謂亞洲奇蹟的社會鑲嵌之市場和商品生產行爲形式。商品總是藉由制度化和文化的方式塑造。

在地球的遙遠角落，還是有完全沒有商品化的社會，或者，至少「商業優勢」的追求僅是其社會存在的一小部分。例如當代位於亞馬遜地區的某些印第安社區，或是薩伊的狩獵—採集者社區，幾乎不替市場生產東西，也很少購買消費者財貨。加州有些回歸土地的公社也嚮往自給自足。然而，即使這些非市場（或非資本主義）社會，也會在某些方面有典型的商品化。我在1970年代於西非孤立的田園式游牧民族（完全仰賴牲口維生的小型移動家庭）間工作時，這些顯然是傳統的社區，確實視牛群和其他動物爲財產，實際上會出售少數動物來購買穀物、茶和糖，尤其是在乾季，他們牲口的產乳率因爲牧草地減少而下降的時候。

統計上來說，世界最大的人口階層是農民，他們尤以**部分商品化**爲其特徵。農民擁有生產工具，他們直接在土地上利用自己的家庭勞力工作，這意味了他們確實出售他們的勞動力做爲商品。但是，農民在**某種程度**上跟市場有交涉，出售他們種植的部分產品（經常是出口作物如棉花或茶）來獲取金錢，以便購買衣服、納稅、付孩子的學費。這種部分商品化可能會有不尋常的後果。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 1978）指
313 出，在這種情形下，農家可能爲了獲取現金而生產商品，但萬一商品價格跌落（香蕉在世界市場的價格掉了40%），農民就可能被迫要生產更多價格滑落的商品，或是更賣力工作，以應付無法減少的家庭需求。對一個只擁有小塊土地的家庭來說，這意味著要工作更久、更努力及剝削土壤，以便維持原來的地位。伯恩斯坦稱這種價格榨取（商品價格下滑）和部分商品化（有無法削減之消費目標的家戶事業）的難題爲「**簡單再生產的榨取**」（simple reproduction squeeze）。

博藍尼的「鉅變」是指在自我調節市場竄升的歷程裡，經濟與社會兩者分離的過程：市場經濟做爲一個**整體**而出現，與工業革命以前的補綴式市場經濟相反。市場的涵蓋範圍，亦即每件事物都變成商品的程度，自1750年代以來便逐漸深化。馬克思所謂的「世俗商品烏合之眾」（vulgar commodity rabble）現在涵蓋了許多我們的行事和感覺。人類生活已經變得依賴市場，商品化無法遏止地攻入了社會生活的避難所。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93）稱之爲「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但這個過程總是遭到抵抗，特別是在經歷了徹底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裡。在前資本主義或局部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當代婆羅洲農民社區或18世紀晚期的法國）裡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亦即經濟關係的鑲嵌狀態（embeddedness），面對商品生產的猛攻，正逐漸而不均衡地崩解（Thompson, 1991）。例如，在我研究的奈

及利亞農民社區，由於附隨在土地上的文化和精神意義，以及出售土地的反社會特質（這在諸如美國的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社區裡依然是個議題），土地很少被大片出售。貧窮家庭會堅決否認他們出售了勞力，因爲恥於被認爲無法自給自足。這些是更大的道德經濟裡的元素，道德經濟致力於確保生存權利，對於合理價格（如麵包）也有強烈情緒。道德經濟被商品經濟（被漸增的商品化）削弱的過程，經常導致社會衝突和爭鬥。有些人認爲，本世紀的大規模農民反叛，1930年代的通金（Tonkin）、本世紀初的墨西哥，都是致力於捍衛農民的道德經濟，以對抗世界市場及無法遏止的商品經濟邏輯的猛攻（Scott, 1976; Thompson, 1991）。當然，道德經濟仍未徹底死亡；某些還殘存於英格蘭的農村或希布萊德（Hebrides）的小農場社區。由國家提供的市場之外與無貨幣交換的服務（例如失業救濟），也可以視爲社會生活某些領域的**去商品化**（decommoditize）努力（Offe and Heinze, 1992）。

商品拜物教與商品奇觀

1993年，在替她的動物權新書做媒體宣傳時，霍爾（Rebecca Hall）給四個男人每人2,500美元，要求住在像雞籠的地方一個星期，換言之，就是赤腳待在一個有斜地板的小鐵籠裡，24小時照明，自動食物遞送，以及極不協調的噪音（圖32.5）。他們撐了16個小時。兩年後，一間主要的美國嫩雞公司僱用一位全國知名的廚師，在美國國會外頭用「新鮮的」、可以直接進入烤箱的雞來玩保齡球，以顯示其競爭者販售時宣稱的新鮮雞肉，其實被冷凍到有如鈦金屬一樣堅硬。或者，看一下圖32.6的「89 Male」 314
嫩雞廣告：頂尖「存活力」（livability）、超級成長、效率卓越。雞成了機器。

這些雞的故事，每個都說中了資本主義下商品的不同面向。物神（fetish）是個物質客體，有神奇的魔力。馬克思援用**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來描述商品如何擁有幻象客觀性（phantom objectivity）。商品製造所具有的社會特性以「反常」形式表現出來。他在這裡指涉了許多很複雜的事。首先，商品的社會特性多少被視爲事物本身內蘊的自然屬性。其次，商品顯得像是獨立而不受控制的現實，脫離了製造它們的生產者。第三，在混淆了人與人的關係及物與物的關係下，事件和過程呈現爲猶如永恆或沒有歷史，它們被**自然化**（naturalized）。另一個思考方式是，商品生產（商品生命深不可測的漩渦）產生了特定形式的**異化**（alien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容我詳述。

我們接受我們購買的生物是可以直接烘烤的雞，是源於其使用價值（當做食物）的自然產品。其實，它是一種機器，某種科學創造出來當做工業製造原料（有特定比例、顏色、效率等）的東西；某種絕非自然的東西，是包含許多複雜價值形式的社會加工品。此外，在資本主義底下，雞的社會價值是以事物之間的關係來顯現（成長、

效率、白肉）。在我們的社會中，幾乎我們的一切存在都以事物的方式顯現，它被物化了，但這些物化的東西會與我們互動，而賦予了社會宛如自然而然的印象。雞肉期貨市場本週「上揚」，好像市場擁有自己的生命，而這對我而言是確定不疑的，因爲我的泰森食品股票有了更多紅利。這種人際關係（涉入商品鏈中的許多人）和事物關係的混淆或模糊，正是異化的關鍵，而異化的根源在於一切事物都可以出售，而每樣事物都是物品的世界。

在《奇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77）書中，狄博（Guy Debord）主張在一個全面商品化的世界裡，生命將呈現爲龐大的奇觀積累。狄博說，奇觀是商品全面占領了社會生活，顯得像是一組由影像爲中介的關係（圖
315 32.7與第12章）。19世紀龐大的世界博覽會和拱廊商場是奇觀的先驅，把世界當成商品來慶祝。但是在當代，商品的再現已經和事物本身難分難捨，商品成爲奇觀的形式，或是奇觀事件，不管是四個男人試著要當雞，或是廚師用冷凍嫩雞來打保齡球。

一旦它們離開了製造者的範圍，商品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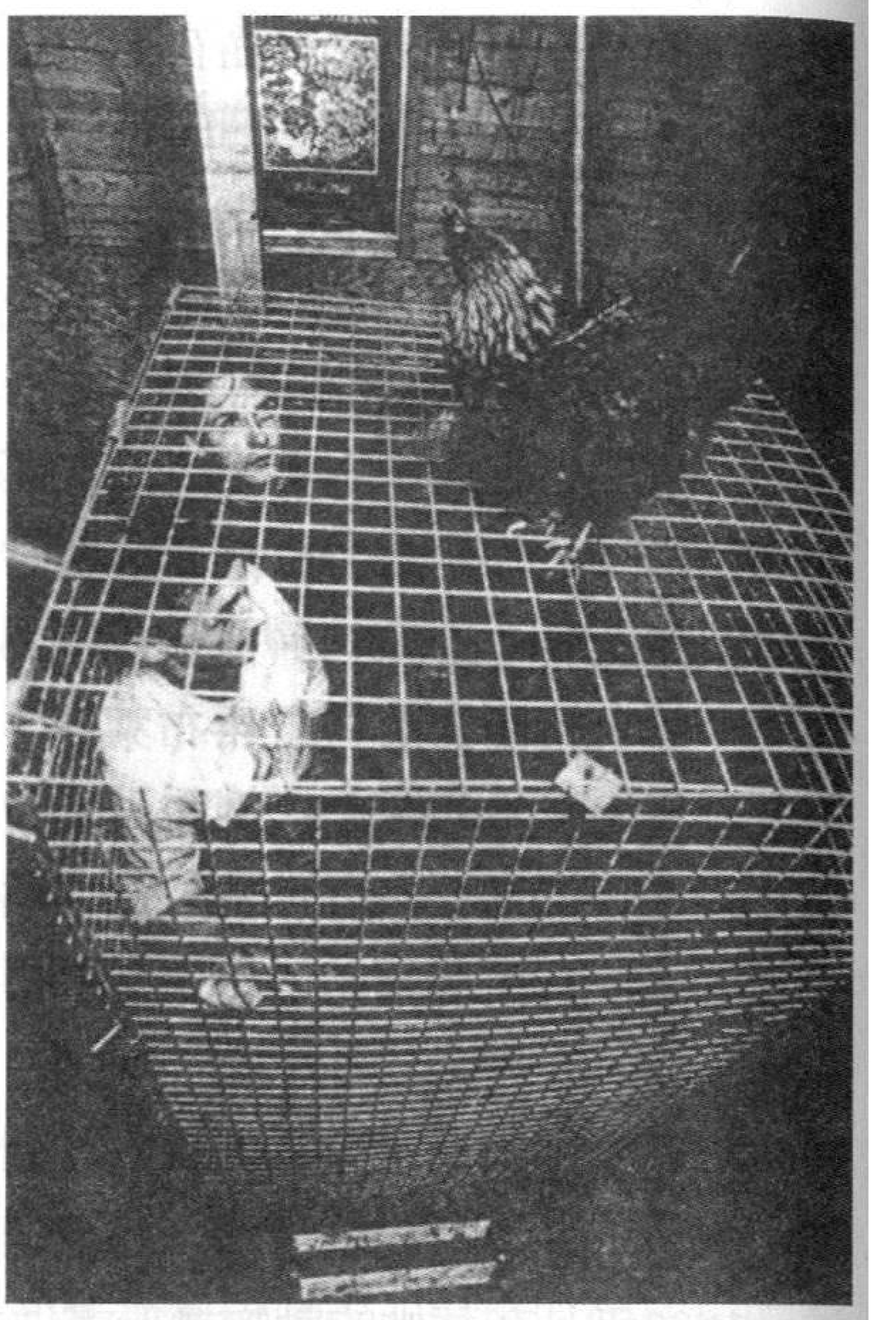


圖32.5　四個男人嘗試在霍爾的籠子裡像雞一樣生活。

Credit: Martin Argles/Guar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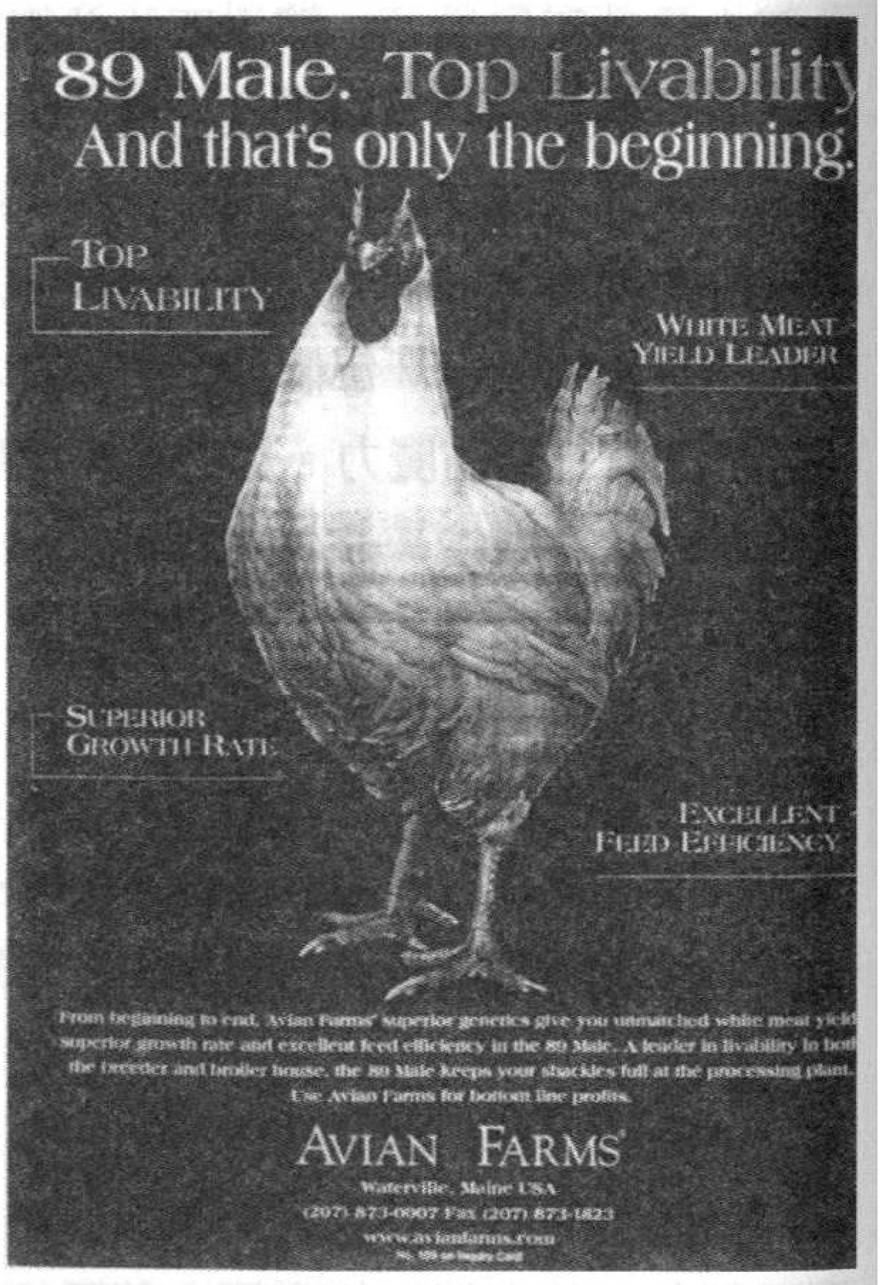


圖32.6　工業雞的廣告。

出處：*Broiler Industry*, August, 1997

摘要

- 商品迴路是個方法論工具，可以揭露商品是組織化的時空體系。
- 商品化總是牽涉到經濟與社會鑲嵌及脫節的複雜過程。
- 商品拜物教指的是異化和物化在商品生產社會裡的運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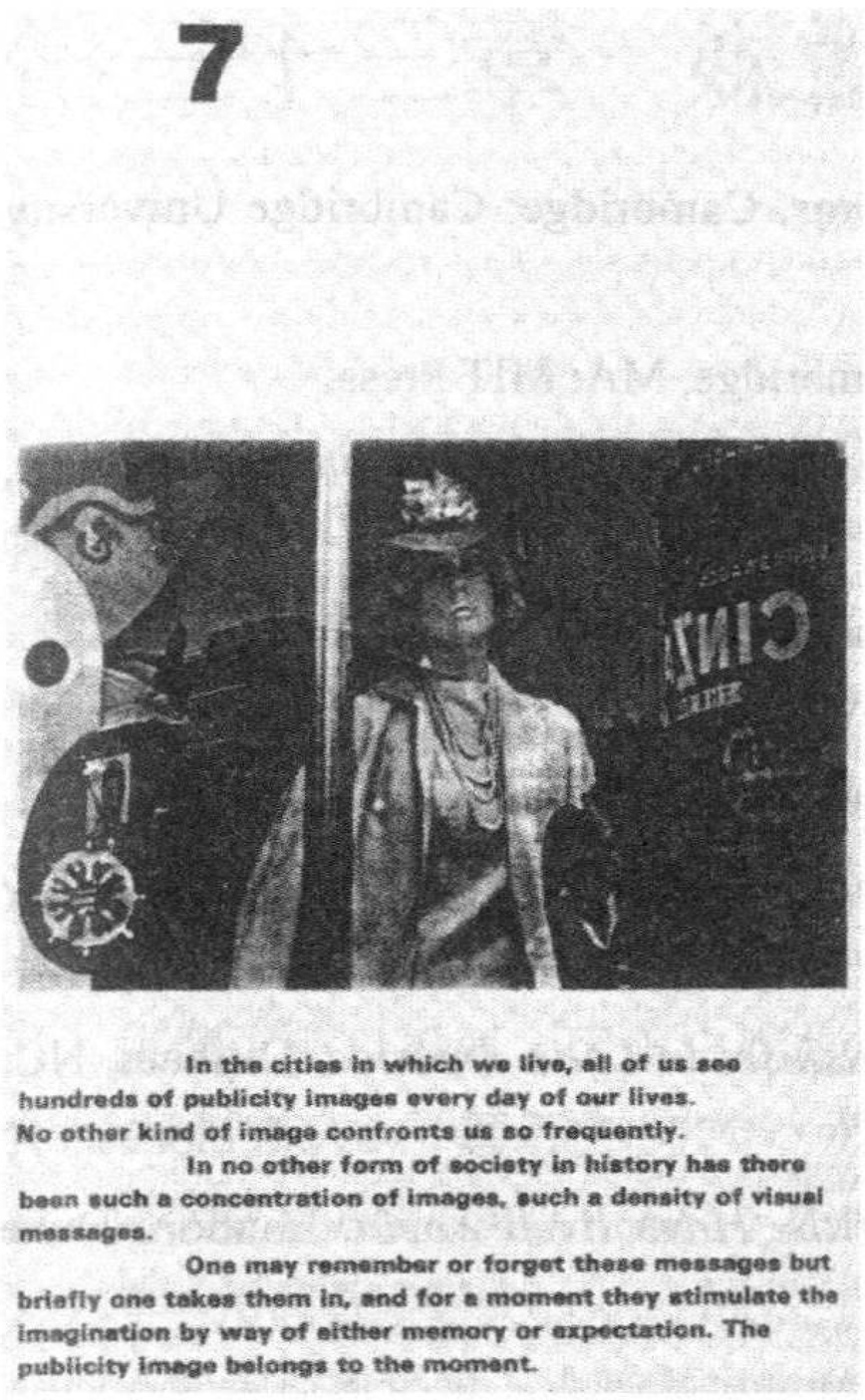


圖32.7　社會之爲奇觀。
出處：John Berger, 1972: Ways of Seeing, p. 129, Penguin. Credit: © Sven Blomberg

商品與資本主義積累的龐大體系

我們從商品是個平凡事物開始，以「實際上遮掩而非揭露了私人勞動之社會特性，以及個別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商品世界做結束（Marx, *Capital*, Vol. 1, p. 75-76）。但是，這段商品秘史容許我們揭露龐大到無法想像的事情，那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動態和歷史。做爲交換價值之商品的增殖繁生，預設了一個普遍等價物，也就是貨幣，做爲價值的表現（參見第11章）。但是，這本身也有其先決條件——財產隱含於由貨幣中介的交換，以及與此相關的支持財產關係的整個上層結構——並且提出了價格與價值之關係的難題。在探討價值的問題時，我們看到大部分關鍵在於勞動和貨幣本身做爲商品的特性。馬克思認爲勞動是特別的商品，能夠生產比它本身更大的價值，無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商品、價格與價值的關係，確實必然會導向勞動與資本之階級關係的核心，這正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面向。這本身提出了資本和薪資勞動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在利益矛盾的情況下（利潤vs.薪資）再生產的問題。哇！我們或許可以是理性的男人或女人，對於資本主義做爲階級系統如何確保自己的再生產條件，以及付出了什麼爲代價，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商品做爲資本主義的「細胞形式」，確實是解開韋伯（Max Weber, 1958）所謂的資本主義體系秘密的一大關鍵。

延伸閱讀

- Appadurai, A. (ed.) (1987)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k-Morss, S. (1990)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1990)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 Mintz, S.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New York: Viking Books.
- Ollman, B. (1972) *Alie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ed, A. and Watts, M. (1992) *Reworking modernit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aussig, M. (198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Weiss, B. (1997)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Haya lived worl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十三章　媒體

James Kneale，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導言

316

和其他地理議題，像是**新殖民主義**對南半球的剝削相較之下，大眾媒體似乎微不足道。實際上，大眾媒體和地理學到底有什麼關係？在本章中，我希望說明媒體確實在我們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們也有其地理形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議題，包括前述的例子在內。

媒體之所以重要，因爲它們非常普遍。英國綜合住戶統計調查（UK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顯示在1977年，97%受訪成人在調查前四週裡看過電視。從1987年起，這個數字就變成99%。同時，在1977年，54%受訪成人在調查前四週看過書，到了1993年，這個數字變成65%（OPCS, 1977, 1987, 1993）。希斯問道：「我們的社會中有任何人能夠遠離電視，逃離電視的壓迫嗎？」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其他大眾媒體，例如印刷品（1990: 283）。

電視的重要性並不侷限於西方（化）國家；媒體在**全球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見第三章）。媒體協助傳播產品和觀念穿越空間限制，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商品**。媒體傳輸美國連續劇到遙遠的國度，並且將廣大的世界帶進西方家園之中。客廳裡的電視是一個「全球與地方相遇」（Morley, 1991）的地方，從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1964）到哈維（David Harvey, 1989）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媒體都透過更迅速的通訊縮小了世界。

媒體的全球影響範圍非常廣闊（參見Silverstone, 1994: 88-92的回顧）：但我們萬萬不能假定媒體滲透了世界每個角落。誠如瑪西（Doreen Massey, 1994）指出的：全球化的地域經驗各不相同，媒體也不例外。西方媒體的同質化力量不應該過度誇大；印度的「寶萊塢」（Bollywood）電影工業，以及美國的公共有線節目就是對大型電影和電視企業的「地方」挑戰。認爲媒體是國家和國際認同保存者的論點也很有說服力：BBC做爲英國之聲，或者歐洲廣播構成了泛歐認同（參見第28章）。即使這些粗略的考察，都顯示了媒體和一些有趣的地理議題環環相扣。

我們也應該考察伯吉斯（Jacquie Burgess, 1990）在一項媒體地理學的重要研究裡提出來的論點。伯吉斯指出，我們必須瞭解媒體，因爲媒體是環境知識的重要來源（參見第15章）；因爲廣告商利用自然的**再現**來販賣商品；以及因爲視覺媒體描繪了地景以提供現實感或傳達特別的感覺。柏格斯的結論是：「媒體文本實際上充滿了地

理訊息和意義」（1990: 141），這項觀察構成了地理學研究探討媒體的基礎。許多媒體文本都有場景：新聞故事跟地點息息相關，電視節目必須有某種背景，這些都傳達地理資訊給消費者。最明顯的例子是假日節目，它們有效地「販賣」地方，讓我們成爲「搖椅旅行家」。揭露媒體再現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爲地理學家感興趣的一項任務（例見Burgess and Gold, 1985）。

317　但我們還有另一種看待媒體的方式。伯吉斯指出，媒體文本必須被生產與消費；它們是意義創造社會過程的一環。這些文本的意義來自何處？結果如何？還有另外一種媒體的社會地理學，看到媒體連結了不同空間，穿流空間來散播觀念給不同地方的不同群體。這裡可以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媒體眞的扮演了塑造它們穿越空間的角色嗎？

爲了檢視這些概念，我會先看看歷史上的例子。提出了這個研究取向的一些可能性後，本章便將專注於探索當代媒體空間。

書籍的地理

近來有關15世紀中印刷術革命以降的書籍史，已經指出印刷媒體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有關知識地理及更廣泛之社會變遷的事情。

我發現這些歷史裡的一個迷人面向是，直到16世紀和17世紀，大多數會閱讀的人仍然大聲朗讀，而且常有聽眾。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於，朝向私人安靜閱讀的轉變，也代表了人際關聯方式的改變；公眾朗讀可以形成朗讀者和聽眾的社群（圖33.1）。特別是「大聲朗讀是建構家庭生活的一種方式」（Chartier, 1989: 152），因爲大聲朗讀複製了雙親和家長的權威。私下閱讀促成了家庭性質的改變，雖然這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安靜閱讀讓個人在閱讀時和其他人切斷了關聯，甚至創造了家庭裡的新空間，例如私人圖書館和19世紀的書房，這些都是退隱的地方，特別是男人得以遠離俗世塵囂。

圖33.1　馬里理耶（Marillier）雕刻的18世紀法國公共朗讀場景。
出處：A. Manguel 1996: *A History of Reading*. London: HarperCollins。Credit: © Bibliotheque Nationale/Paris/Archives Ceuil

除了這些家庭場所和社會互動的改變外，書籍的歷史也可以告訴我們有關更廣泛知識地理的事情。例如，1500年以後的歐洲書籍市場闡明了特定地區如何成爲書籍與資訊充足的區域，而其他地區則停留在這種媒體的流通範圍以外（Martin, 1994）。爲了擴充庫存，書商開發了與其他書商交換的集體網絡，有時候會以書易書。區域網絡，然後是國家網絡開始出現，例如由巴黎印刷商組織的法國北部網絡（ibid.: 249）。

在德國，國家網絡在宗教改革後興起；對於贊成或反對馬丁路德的書籍或小冊子的龐大胃納，意味了通俗書目超越了學術書籍，以及書商網絡必須透過兜售小販延伸至鄉村地區（ibid.: 253-254）。因此，「改信路德教派（或喀爾文教派）的區域，與仍然忠於羅馬教廷的南方土地之間出現了分裂。而且在天主教復興的時期，這些區域也充斥著自己的大眾文學」（ibid.: 254）。

稍後有關社會中書籍流通的描繪，顯示了類似景象。當頓（Robert Darnton, 1979）表示，18世紀狄德羅（Diderot）《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流傳顯示大部分購買者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都市中上階級（圖33.2）。史瑞夫特（Nigel Thrift）認爲，這代表有關世界的知識是強烈地域化的（包括空間和社會層面），構成了有資訊「庫存」的地方，以及缺乏資訊的空間的地圖（1996）。而且因爲《百科全書》包含了豐富的 31
啟蒙運動思想，這種思想革命的流通也很不均衡。

啓蒙運動本身就構築在書籍上——重新發現古典文本，以及製造和流通新文本。寫出成爲這個偉大變革（不僅在於人類如何思考世界，還在於人與世界如何發生關聯）一部分著述的男女，互相推薦書籍、互相爲對方寫書、交換書籍，並互通有關書商和出版商的訊息。這些書籍在整個歐洲內外流動，就是更廣大的社會變遷史的一部分，但這些變遷本身有部分取決於特定階級人士知識的累積。

摘要

- 印刷文化的改變在家户「私有化」過程中有其地位。
- 歐洲書籍銷售的網絡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在社會上也不平等，向我們展現了以印刷為基礎的知識地理。
- 書籍的地理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和啓蒙運動有關的社會變遷特質。

迴路、流動與空間

媒體到底如何將地方串連在一起？也許最好的思考方式就是透過強森（Richard Johnson, 1986: 283）的「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圖33.3顯示強森如何解釋媒體文本在社會裡流通時，意義改變的方式。讓我們以英國BBC連續劇《東區風雲》

（EastEnders）爲例。這個節目做爲文本，確實包含一些地理意義：節目開始和結束都是一張英國東區地圖，故事地點在該區的神秘地帶威爾福（Walford）。故事地點也侷限於該場景裡的一些特殊公共和私人空間，主要是亞伯特廣場（Albert Square）、維多利亞女王街（the Queen Vic）等。但這個文本只是這個特殊節目迴路裡的「片刻」而已。

參與《東區風雲》製作的人很多：編劇和分鏡劇本人員、導演、音效技術員及其他許多人。成品就是文本，也就是播放的節目。《東區風雲》（賣到海外各地）的觀眾吸收了文本，從中製造自己的意義。這些意義不再只是存在於電視機中，而是進入了日常文化；舉例來說，觀眾會在公車上或工作時討論節目。這個迴路再度開始，因爲製作人利用這種文化來瞭解節目究竟有多受歡迎，委託市場調查來取得觀眾的回饋反應：某個角色行得通嗎？某段故事情節是否不受歡迎？

很顯然，就像伯吉斯提議的，我們可以利用迴路來追溯媒體文本地理意義的轉變。但迴路也顯示媒體如何連結各個空間。《東區風雲》流經編劇家中的書房、BBC辦公室、松林片廠（Pinewood Studios），然後到觀眾的螢幕。這個節目在客廳、廚房、臥室、酒吧裡消費。在其他無數地方，節目也受到討論、批判和挑選。

由此觀之，媒體文本就像其他商品一樣：這些文本流經各個社會空間，有時候會改變這些空間，有時候本身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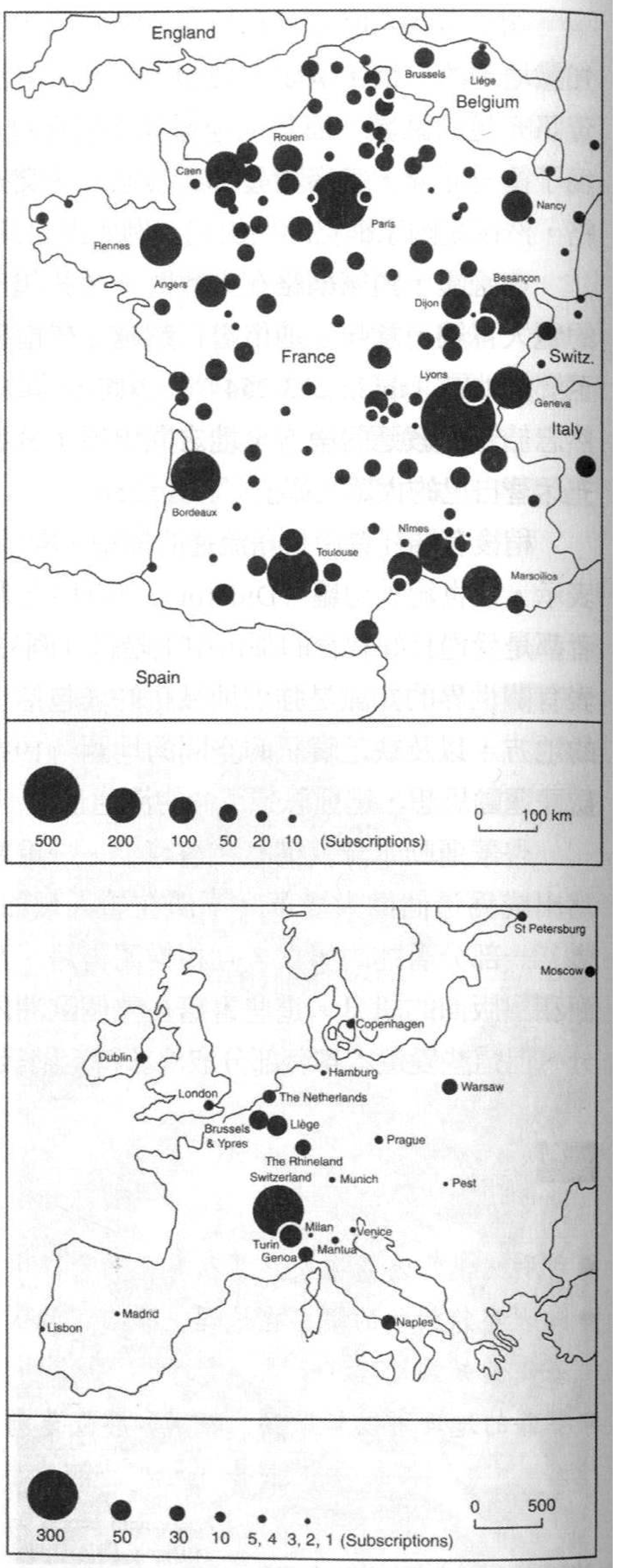


圖33.2　法國境內與境外狄德羅《百科全書》的流傳，1777-1782。

出處：N. Thrifit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112-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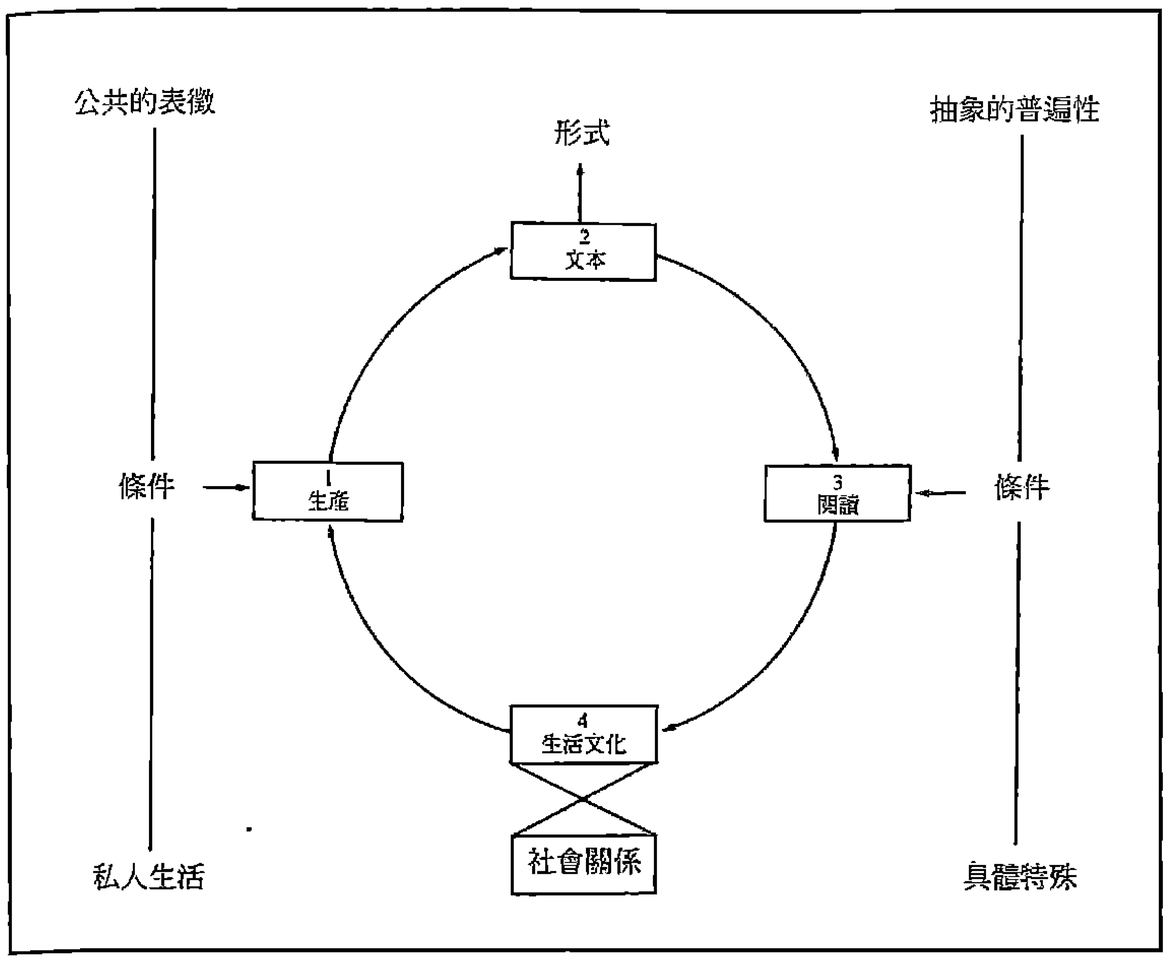


圖33.3　文化迴路。
出處：R. Johnson 1986：The story so far. In D. Punter (ed.)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Harlow: Longman

被轉變。察提爾（Roger Chartier）寫書籍的歷史時，提到「它們與社會世界有關的旅程」（1994: x）。我現在的討論重點正是這些浪遊經歷，而不是文本的地理意義。媒體有兩種地理特別有趣：一是家戶，因爲它告訴我們媒體如何影響特定的「有界」空間；二是某些網絡，將這些空間連結起來，並且流動跨越它們的邊界。

摘要

- 媒體沿著「文化迴路」流動，從生產到消費，再到更廣大的社會生活。
- 媒體流經不同的地方和人群，因而將這些地方和人群結合在一起。
- 媒體塑造了空間和地方，但空間與地方也塑造了媒體。

320

家庭媒體

既然注意到媒體的全球化效應，那麼專門討論家庭似乎目光短淺了些，而且還只是西方家庭。然而，大多數檢視媒體社會空間的研究，都以「第一世界」的家戶爲基礎。對於希望瞭解媒體與社會空間之互動關係的地理學家，大部分這類研究都有所幫助。

在這些家戶空間中，家庭生活和媒體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係。以電視爲例：

> 電視是一種家庭媒體。人在家裡收看電視、忽略電視、討論電視。看電視的人會私下看，或是跟家庭成員或朋友一起看。但電視在其他方面也是家庭文化的一部分，以其節目編排和節目時間表，提供了家庭生活（至少是某種版本的家庭生活）的各種模型和結構。
>
> （Silverstone, 1994: 24）

權力關係已經架構了家庭生活，而這通常是家庭的權力關係：

> 媒體消費發生於家庭中時……也出現在複雜的社會場景裡，有不同的凝聚和離散、權力和屈從、自由和限制的模式，表現於各種配偶、親子或手足關係的子系統中，也表現於家庭本身和外在世界的關係中。
>
> （ibid.: 33）

家庭生活特別仰賴特殊的性別關係形式及性別分工；「男人在家裡主宰了電視機，因爲家庭是他們放鬆、接受照顧的地方」（ibid.: 39）。另一方面，許多女人必須按照家務工作時程來安排媒體的消費：和小孩子一起看電視，不是因爲自己想看，而是因爲可能有人需要她們；或者，準備餐點的時候，一邊還看著日間雜誌節目。

我們可以好幾種方式檢視電視和家庭生活的關係。首先，電視就像以前的收音機一樣，製造了生活的規律，因爲電視節目都是以小時、每天和每週來安排時間的。特別是這些媒體和女性的家務工作有關：「收音機和電視的節目表不是隨意安排的，而是根據跟家務本身有關的某些架構設計的」（Seiter et al., 1989: 229）。電視節目表依然固定了我們的生活。雖然全家一起用餐的場合越來越少，但家戶成員仍然會聚在一起看新聞，晚間連續劇或情境喜劇。這些聚會就像現代初期公共朗讀一樣；它們環繞著「電子火爐」再生產了家庭結構和家庭生活（圖33.4）。最後，某些節目的內容也強化了家庭生活；連續劇和情境喜劇通常以家庭生活爲題材，即使劇中呈現的家庭可能一點也不快樂。

針對這些論點，有一些反對意見。首先，我使用「家庭」、「家戶」、「家庭生活」等字眼時並不太嚴謹；這些字眼的重疊之處並不如預期那麼準確。例如，席維史通（Silverstone）指出，英國只有三分之一家戶是兩個成人外加小孩的家庭。其他則是幾名成人、單親家庭，或是只有一名成人獨居的家戶（1994: 33）。因此，我們不應該假設核心家庭主導了家庭媒體消費；不同類型的家戶內，有不同的社會關係。

再者，錄放影機（VCR）之類的科技讓我們在任何想看電視的時候觀看電視，這不是已經削弱了電視結構家庭時間的力量嗎？在某個程度上可能確實如此，但研究顯示，錄放影機並不是那麼單純的科技。就像遙控器一樣（Morley, 1986），控制者還是以男人居多，因此，女人比較少有機會使用遙控器改變自己的時程表（Gray, 1992）。擴大來說，電視節目編排忽略了錄影帶的無所不在，繼續將一天區分成「工作時間」（日間節目，目標觀眾爲婦女，在特定時段，目標觀眾則是兒童）及「休閒時間」（晚間節目，包含「家庭」電視節目。以及新聞、運動節目和紀錄片，較受男性歡迎）。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媒體也可能威脅家庭生活。最近在英國，出現了有關電視的「道德恐慌」。愛挖苦人的《銅眼》（*Brass Eye*）遭指責爲浪費黃金時段在虛構的毒品「蛋糕」上，而《天線寶寶》（*Teletubbies*）則被批評爲讓幼兒節目「愚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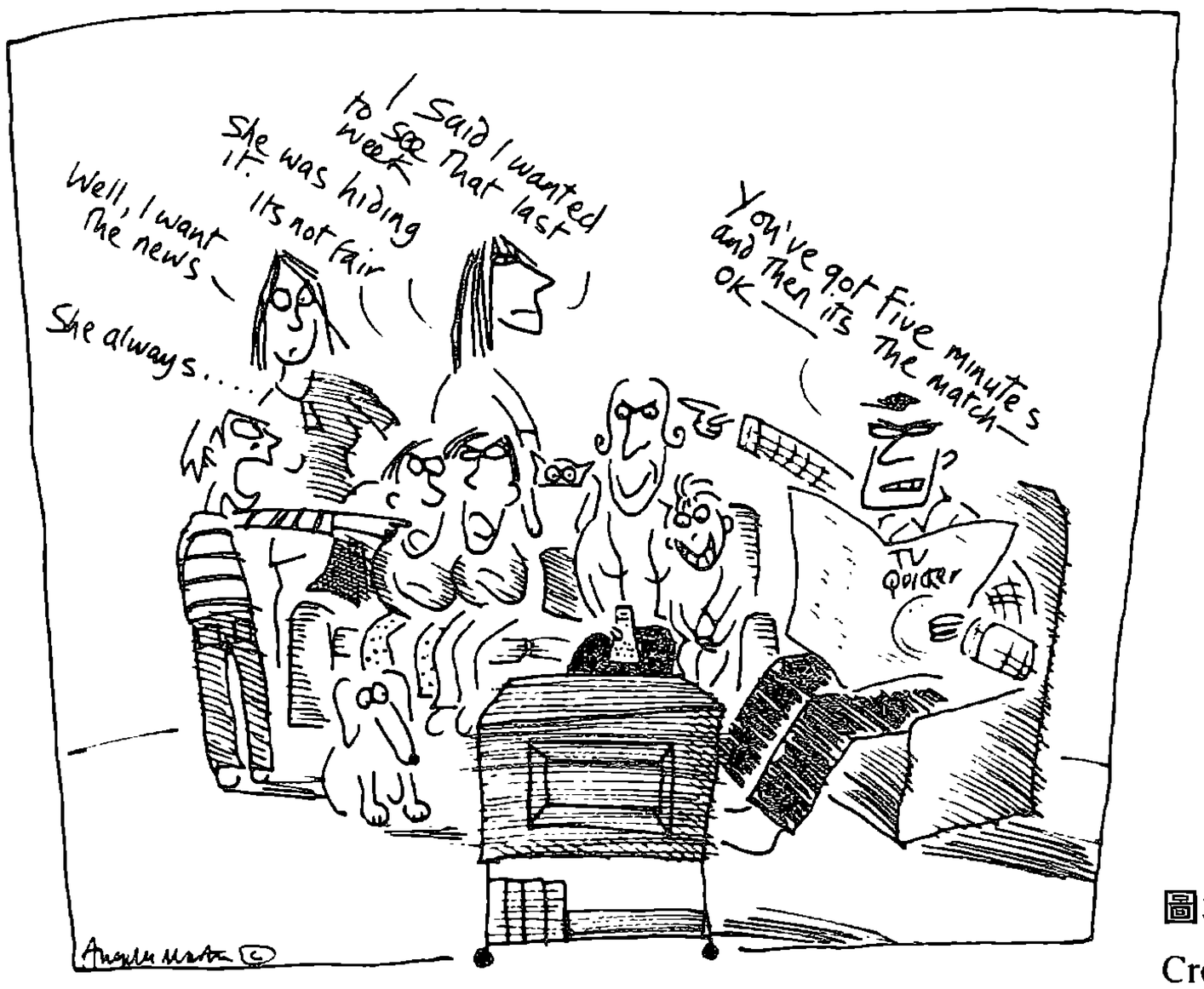


圖33.4　誰當家做主？
Credit: Angela Martin

及」。媒體也用來引發對於家庭狀態的恐慌：《兒童遊戲III》（*Child's Play III*）被控引發了巴爾格（Jamie Bulger）謀殺案，但兇手的家庭也因爲允許他們觀看錄影帶而受到抨擊。這許多恐懼背後所隱藏的，是媒體連結家戶與更廣大世界的方式，或者，是 321
媒體如何將公共空間帶入了私人空間。對這些威脅性材料的反應，經常是以一些管制機制，要求將這些材料與容易受影響的觀眾隔絕，這些觀眾通常是兒童，這些機制包括：九點半分級時間、錄影帶執照、電視影片修剪、錄放影機的兒童鎖碼鍵等。

媒體也可能強調和挑起家庭性別關係的對立。雷德威（Janice Radway）的《閱讀羅曼史》（*Reading the Romance*, 1984）便提供了一個好例子，這本書是有關羅曼史小說女性讀者的研究。對很多女性讀者來說，閱讀的樂趣會伴隨有罪惡感。閱讀和看電視不一樣，需要專注其中，因此通常不能邊做家務邊看書。因此，雷德威的受訪者很珍視她們的閱讀時間，認爲是「自己的時間」，但她們也擔心這代表她們忽略了本身的「責任」，而且這種感覺常會因爲伴侶對閱讀展現的敵意而強化。實際上，閱讀的私密性經常是一種曖昧的樂趣：

> 讀者和書本之間的關係，被認爲是聰敏而收穫豐盛的，但閱讀也被視爲是高傲獨占且排他的，這也許是個人蜷縮在角落閱讀的意象所致，顯然忽略了外界的紛擾，暗示了無法穿透的私密性、自私觀點，以及單獨的隱密行動。
>
> （Manguel, 1996: 21）

在詹金斯（Henry Jenkins, 1992）針對美國科幻電視迷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一群比

較沒有罪惡感的女性。電視影集《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波士頓地區的影迷俱樂部，討論到他們與該節目的初次邂逅時，很清楚是以「忽略了」家務的角度，來確定該節目的重要地位：

> 我坐在那裡，什麼工作也沒做！我的下巴掉到了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東西。
>
> （ibid.: 58）

> 我坐在那裡，一直坐、一直坐，就像這樣。我的小孩進來，我依稀記得他們經過我身邊，但這一點也沒讓我分心。
>
> （ibid.: 58-60）

有鑑於這些及其他方面，媒體和家庭生活之間的關係可說是相當複雜。

摘要

- 家庭媒體的消費牽涉到非常特定的社會地理。
- 家庭媒體嵌入且再生產了構成「家庭」和「家户」的性別、年齡與階級的不平等。
- 媒體也可能威脅家户的穩定，這可能是因為媒體干預了家庭時程表，或是傳送看來「具威脅性」的內容。

做為社會網絡的閱聽人

正如席維史通提醒我們的，家戶是「有漏洞」的社會空間，因爲家戶既不能封
322 閉，也無法自給自足。家庭成員必須離家工作、社會化等等。就在這一點上，媒體被帶入了強森迴路的生活文化之中。

媒體文本會流動，遠離原來的消費地點，並且在家戶之外的社會網絡裡，於其他地方重新使用。最好的例子來自胡伯森（Dorothy Hobson）針對連續劇女性觀眾的訪談。在這些訪談中，胡伯森指出，「談論連續劇構成男人和女人每日工作文化的一部分。這些討論穿插在工作時間或是午餐休息時間中」，成爲他們工作空間經驗的一部分（1989: 150）。按席維史通的說法，「連續劇的生活滲透於家庭生活之中，瀰漫於花園、街頭、酒吧、販賣部和工廠裡的生活」（1994: 74）。

實際上，這些社會關係實際上可能在沒有受到其他干擾的情形下，引導人們去觀看電視。胡柏森的受訪者中，有一名女性因爲同事在工作時經常討論《東區風雲》而開始看這個節目：

> 故事情節太引人入勝，成爲主要的討論話題時，這就有足夠理由該去看節目了，以免在工作場所的談話裡插不上嘴。
>
> （1989: 161）

這種有關媒體的對話，在影迷文化（fan culture）裡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在這種文化中，影迷之間的關係很有組織，本身就是個重要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絕不只是隔著花園圍牆的閒談；影迷會收到來自全世界的信件和影迷產品。這些網絡形成的主因正是媒體，而不是媒體進入了工作或其他地方原本建立的網絡。詹金斯討論了其中一個面向：

> 錄影帶交換已經變成影迷文化的重要儀式，這種行爲聯繫影迷而組成一個獨特社群……。一旦兩名影迷在集會裡相遇，就會開始提供獲得珍貴錄影帶的管道，許多友誼便會從這些共享媒體資源的舉動裡滋生。
>
> （1992: 71）

類似的網絡則鞏固了暴女（riot grrrl）次文化；年輕女性創作了迷友雜誌（fanzines），相互流通，並在這個過程中成了朋友（Leonard, 1998）。迷友雜誌（圖33.5）發展出一種社群感：「迷友雜誌可能流傳到其他國家，但內容和製作規模都給人跟一群親密朋友聊天的印象」（108）。

暴女和科幻迷都運用了網際網路（第34章）；但媒體科幻迷（大多是女性；科幻小說迷則多爲男性）和暴女，都因爲網際網絡的陽剛特質而表示對這種討論場域的懷疑。詹金斯比較了《星艦迷航記》（*Star Trek*）影迷和《雙峰》（*Twin Peaks*）的網際網路討論群，顯示這兩種社群從節目中尋求的東西並不一樣，談論這些節目的方式不同，也組成了不同的社會關係。這都是因爲前者主要是由男性組成，而後者大多數是女性（ibid.: 77-9; 109-15）。在這裡，**性別**對於瞭解這些分散的地理非常重要。

對媒體感興趣的地理學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在於評估媒體在建構社會網絡上扮演的角色，以及這些網絡跨越空間並連結地方的方式。

摘要

- 媒體會從家户流洩出去，進入工作和休閒場所。
- 討論媒體構成了家庭以外之社會關係的重要部分。
- 如果這些網絡更加正式，就像影迷俱樂部一樣，就可以遍及全球。

圖33.5　暴女雜誌。

出處：T. Skelton and G. Valentine (eds) 1998: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Credit: © Rob Strachan

323 結論

媒體以各種意義浸滿了全世界許多人的社會空間。地理學家對這些意義倍感興趣，因爲它們經常描述空間或地景，而且可以詮釋爲是意識形態的再現。然而，這些意義和其他社會地理之間也會相互創造，尤其是協助建構了家庭空間，在這些空間中，它們複製（有時候是轉化）了性別關係，以及「公共」和「私人」的觀念。

然而，這些空間並未與外在世界分離；消費者談論媒體文本時，也讓它們成爲家庭以外生活的環節。很多社會關係都牽涉到討論媒體；有些討論最初是基於對節目共同的興趣，有些則運用媒體做爲製造社會空間的眾多資源之一。在某些案例中，例如影迷社群，已經不只是在工作場合討論媒體，由錄影帶交流、投稿迷友雜誌，或是參加各種盛會創造出來的地理，超越了國界。

我已經討論了這些媒體地理，以及文本中地理意義的詮釋，彷彿兩者毫不相干。然而，若要完全瞭解文本的意義，我們就必須知道這些意義在跨越空間、於文化迴路裡流通時，會如何轉變。我們目前對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非常有趣而且有挑戰性的工作。

延伸閱讀

- The 'Landscapes as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special number of *Landscape* Research (1987) 12(3).
  包括一些對媒體文本意義的有用導論，特別是Burgess J., 'Landscapes in the living-room: television and landscape research', pp.1-7 以及Higson A, 'The Landscapes of Television', pp.8-13.

- Burgess, J. (1990)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meanings in the mass media: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1990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5: 139-61.
  雖然專門討論環境意義，但是提出了研究媒體的有力論點，以及針對這些議題的清楚介紹。

-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啓發家庭觀眾「民族誌」的研究之一。這是有關家户收視之競爭性質的極有趣素材。

- Morley, D. (1991) Where the global meets the local: notes from the sitting room. *Screen* 32, 1-15.
  有關媒體及地方—全球關係最好的短篇論文之一；值得一讀，以便瞭解在媒體研究裡討論地理議題的成果。

-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有很多地方很艱澀，但本書調查扎實，大量討論了家庭生活，以及媒體在日常社會空間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十四章　網際空間與網路文化

Ken Hillis，李延輝譯，王志弘校訂

324 導言

想像你隔天早上九點是繳交地理報告的最後期限，你現在需要參考資料。期限逐漸逼近，你前往計算機中心，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搜尋線上的文章摘要和全文。你在不同網站間瀏覽，有些網站還位於大半個地球之外。找到完美的引用資料後，你進入IRC（Internet Relay Chat）聊天室，跟你在那裡結交的朋友聊天。

對有些人來說，這段情節是有錢人的幻想世界。但對其他人來說，這已經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促成個人和社群重新設想如何思考眞實世界。電腦化的資料庫、瀏覽網站、進入聊天室，甚至寄送電子郵件，都提出了一種稱爲**網際空間**（cyberspace；譯按：或可譯爲擬造空間或賽伯空間）的想像或隱喻空間的議題。擬造（cyber）的意思是非實體的、虛擬、烏有之處，不是眞實存在的。空間這個詞反映了隱含的人類理解，即部分由於我們擁有身體，因此我們必須位居某處。我們利用空間來組織人際關係，空間就算不是現實本身的原則，也是其基本成分。融合了cyber與空間，暗示了某種新奇的事物，但也讓陌生的新技術和社會實踐，看起來沒有那麼有威脅性，並非完全未知。

新資訊技術以數位形式跨越空間，溝通了所有型態的資訊，包括個人認同的諸多面向。這些技術同時帶來人類新表達方式的可能性，也是更廣大文化動態的一部分，在其中，影像、符號和外觀（做爲眞實的一部分的再現），逐漸成爲所有眞實的代表，包括空間在內。模擬似乎和親臨現場沒有兩樣。有關何謂眞實的根深柢固、理所當然的假設，由於影像與它們所再現的事物彼此混淆而變得不穩定。例如，瀏覽網站的學生不離開家，而是透過網際空間漫遊外地時，他們便獲得了某種文化知識，這種知識局部（若非全部的話）脫離了所在地方的政治、物質和社會現實的束縛。他們也體驗到置身由資訊組成的公共領域裡的包容感，以及一種能夠控制這個世界的感覺（由互動式網絡的概念支持），即使資料傳輸仍然受到企業集團和（或）政府機關控制。

擬造文化（cyberculture；譯按：或譯爲賽伯文化、網際文化）邁向一切事物的模控和虛擬化，指涉了各種發生於網際空間裡的文化實踐。擬造文化是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它的可能性還有待探索，其中的意涵才剛開始有人描繪。本章討論了網際空間和擬造文化的關係，並檢視擬造文化的潛在允諾，如何有助於新資訊技術和社會實踐迅速得到了接受。這些技術，以及產業和廣告建議我們使用的方式，影響了人思考時間

和空間、歷史與文化的方式；這些技術促成了我們生活、與別人交談，以及思考自我（包括單獨、私下和公開場合）方式的重組。然而，新技術的流行宣傳太有說服力，使得很多人還沒有仔細考慮利弊得失，就接受了這些宣傳。

擬造文化的允諾

網際空間和擬造文化相互肯定彼此的存在。所有的文化及文化活動，都需要在成員之間有產生互動的空間，網際空間便是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機器之間產生數位化 325
互動的非地理場所的隱喻。這是一種電子的烏有之處（nowhere），電纜連結了獨坐家中的人，可以跟住在附近或是大西洋彼岸的人聊天。你在大商場戴上虛擬實境頭盔時，就進入了虛擬現實的世界。那是你打電話給朋友時，所設定的空間。簡言之，那就是你面對電子通訊技術時所處的地方。

網際空間也是生產擬造文化的地方。這裡的文化既是一個觀念，**也是**一種物質實踐。對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83）而言，文化是「英文中最複雜的兩三個字眼之一」。威廉斯特別舉出三項當代用法。首先，文化是「知性、精神及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其次，文化是「一個民族、時期或團體的特殊生活方式」；最後，則是「知性活動，特別是藝術活動的作品和實踐」。我們也可以談論所謂的物質文化，文化的產物。文化包含了史東（Patsy Stone）在《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裡的穿著，以及我們所吃的食物種類。文化就是上教堂、猶太教會或清眞寺。看電影或看歌劇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的信念也是。文化就是這一切事物，還有更多。廣義地定義文化觀念，可以讓我們檢視各種人類活動，並予以分析和批判。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會影響我們詮釋或解讀世界的方式，牢記這一點會很有用。如果我們花在擬造文化上的時間越來越多，深入半私密、半公共的網際網路及其影像世界，那會有什麼影響呢？例如，這會如何影響我們對待在公共空間討生活的遊民的方式？

網際空間一詞由吉布森（William Gibson）於1984年在暢銷科幻小說《神經浪遊者》（*Neuromancer*）中首創。吉布森將網際空間定義爲「集體幻覺」（ibid.: 51），這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後文我還會討論。洛許柯夫（Douglas Rushkoff, 1994）指出，在網際空間中，「時間、距離和身體的限制都毫無意義」（ibid.: 3）；很明顯的，他言下之意指的是烏托邦。洛許柯夫主張，網際空間以及帶領我們到網際空間的技術，會以非常美妙的方式改變我們的生活。烏托邦觀念來自摩爾（Thomas More）1516年的著作《烏托邦》（*Utopia*），詞義是「沒有地方」（no place）。這是個想像的地方，充滿理想完美，網際空間支持者所認定的完美境地觀念，已有悠久的歷史。

社會學家修若德（Ralph Schroeder）對擬造文化有所批判。他指出：

> 資訊和通訊網絡創造的人造世界……可能促成新的文化表達形式……擬造文化促成了對於技術角色的另類認識，這種認識試圖顛覆軍事和企業的用途，取而代之的是運用技術來探索適合新時代的新意識形式，在這個新時代中，科學與藝術及技術融合，成爲政治想像的工具。
>
> （Schroeder, 1996: 7）

從修若德的文字，我們可以推導出喜愛網際空間的人（網際叛克、駭客、未來主義者和某些學者）所認爲的五項網路文化實踐的烏托邦允諾，即：

1.提供新型態的文化。
2.復甦政治。
3.容許顛覆性或另類的技術型態和用途。
4.讓人類體驗新的意識形式；以及
5.成爲新時代先驅的一環。

在新科技本身就會帶領我們到應許之地的烏托邦觀念下，隱藏了什麼呢？如同凱瑞與奎克（James Carey and John Quirk, 1970）所說的，美國對於技術的烏托邦態度，可以回溯到建國之初。一開始，技術就被當成全能救世主。大家相信有可能善用機器，避免歐洲工業革命的恐怖後果：人被驅離自己的土地、濫用童工、一天工作20小時，以及受到污染的空氣、水和食物。當美國人見到相同的情況出現在巴爾的摩（Baltimore）和費城等城市時，便認爲機器能與自然和平世界共存的信念，必須重新考慮。對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這樣的人來說，自然逐漸被當成治療工業化疾病的解藥，這種印象還投射到阿帕拉契山區以西的「純淨大地」。但是當拓荒者西進，所有自然環境都變成房地產之際，就再也沒有邊境了，雖然自然有淨化之效的想法依然存在。想像和形上的空間於是被創造出來當替代品，包括網際空間。

我們總是必須區分完美技術的烏托邦觀念，以及技術的實際使用方式。擬造文化提倡了技術的理想景象，將科技置於崇高地位，就像傑佛遜等人過去將自然置於崇高地位一樣。因此，擬造文化只是批評科技的用途，卻從來不批判科技本身。在擬造文化中，如果我們可以跟機器融合在一起，那麼機器本身就可以淨化我們。像傑佛遜這
326 樣憂懼工業革命的人說，美國會不一樣；他們說，自然可以吸收機器，並使機器人性化。在擬造文化中，取代自然、吸收自然、接收先前賦予自然的特質（開放空間、和諧、交流、和平、臻於完整）的，正是技術。在許多方面，擬造文化的潛在允諾就是個體的更新或重生。爲了搞清楚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接著討論擬造文化的允諾如何在眞實地方裡付諸實行。

摘要

- 網際空間是電子通訊技術創造出來的虛擬空間的地理隱喻，擬造文化則是這些科技使之成形的新文化實踐，支持者視其為新時代先驅。
- 這種烏托邦思想是悠久傳統的一部分，認為科技是令人類完美的手段，卻沒有充分考慮科技如何影響社會關係。

擬造—真實

想一想圖34.1如何會是擬造文化的範例。若這個畫面看來像是美國任何都市地區的城市街道，這裡的影像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嗎？想一想通用的招牌（書籍和咖啡），以及車輛的缺席。圖34.1是「漫步城」（CityWalk）的照片。漫步城是虛假的都市中心，實際上位於洛杉磯郊區環球市（Universal City）的環球片廠。你**必須**開車才能到，花10塊美金停車，然後穿越停車場，進入漫步城。漫步城是私人的零售環境，但建造得有如公共街道。

圖34.1　洛杉磯環球片廠的漫步城。
Credit: C. Brannstrom, 1993

我先前提過，擬造表示非物質性的，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如果這是個城市場景，那麼做爲一個擬造城市（cybercity），就不是眞正存在。當然，漫步城在物質上是眞實的，人群眞的可以走在看來像是主要街道的地方。但是，眞實的市中心並沒有私人入口，或是僞裝成停車費的入場費用。漫步城位於洛杉磯，而洛杉磯便以製造美國夢的意象聞名。部分也因爲洛杉磯規模龐大，擬造文化及其仰賴的通訊科技非常流行。

在某些方面，漫步城是個商業化的烏托邦。那裡沒有犯罪，沒有遊民。那裡乾淨到一塵不染，就像傑佛遜對自然的看法。漫步城並沒有遭受於1797年荼毒工業化的費城，或是1997年打擊洛杉磯的那些問題所污染。環球片廠瞭解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白人）多麼渴望有個魔法般可以進入的完美世界。因此，環球片廠訂了一個價錢，提供輕而易舉便可以獲得的烏托邦，你可以在裡面待一兩個小時，置身自己的小烏托邦中心，成爲你自己的好萊塢電影裡的明星。

圖34.2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爲什麼有些人會想去漫步城，特別是成長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人。圖中顯示建築物旁邊掛了一幅因政治考量而設的巨型海報。一名女嬉皮穿著喇叭褲，標語寫著「不再有戰爭！」和「保持地球清新！」有個和平標誌印在披薩上，一名太空人就走在上面。這是一家披薩餐廳的外牆，但這些意象也是懷舊的，它們暗示壓縮了1960年代晚期與此刻之間的時間。許多在漫步城購物的人，都是嬰兒潮時出生的人，年屆中年，喜歡漫步城這種地方的舒適宜人。在漫步城中，他們可以吃披薩，回想自己年輕時想盡辦法改造世界的那個時代。這個標誌提到了幾個重要事件：

327
- 環境。第一屆地球日於1971年舉辦。
- 越戰。女人與和平標誌指的是反越戰的抗議。單是1969年，美國就有超過21,000樁示威和爆炸事件。
- 登陸月球。第一次登陸是在1969年（反越戰抗議的高峰），帶給世人無比興奮。一腳踩在披薩上的太空人，指的是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類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他當時說：「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看起來技術的允諾是眞的；技術獲勝的同時，越南的政治卻失敗了。登陸月球促進了對未來的信心，也讓甘迺迪（John Kennedy）美夢成眞，他說登陸月球的競賽是與蘇聯冷戰的一環。甘迺迪於1963年遭刺殺，所以在某方面，登陸月球是美國理想主義的顚峰。登陸月球與和平標誌都表現了共同的信念，認爲地球的未來是和平的，是即將出現的鳳宮（Camelot；譯按：亞瑟王的城堡所在地）。

漫步城的披薩店外牆，令人想起擬造文化的第二項允諾：政治的復甦，也顯示了反抗政治如何可能被主流文化占用，爲了本身目的而稍加改變。那家餐廳毫不掩飾地利用顧客想要看到的意象，來吸引他們購買披薩。這和政治的復甦有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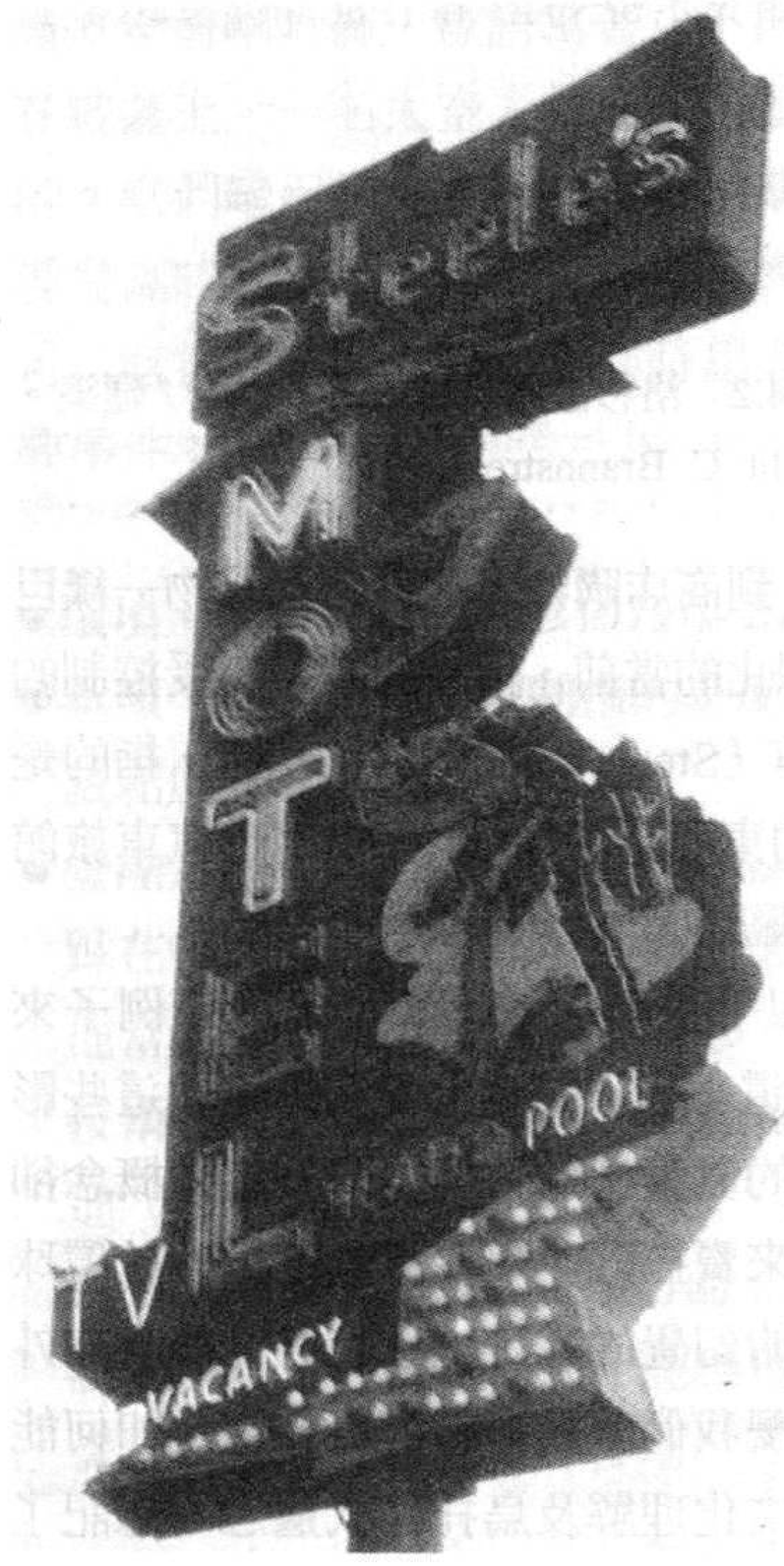
圖34.2　洛杉磯漫步城市巨型標語／建築。
Credit: C. Brannstrom, 1993

交了入場費，你就可以參觀漫步城，遵守規定，到商店購物，觀看和建築物一樣巨大設計來令你回想過往事件的標誌。這需要有個理想化的當前，而這只在私有受控制的空間裡才可能出現。有人甚至會問，史蒂勒汽車旅館（Steele's Motel）的招牌，指的是不是比好萊塢冰品（Hollywood Freezway）更眞實的東西（圖34.3）。史蒂勒汽車旅館會引人懷念過往時光。還記得洛許柯夫評論嗎？在網際空間中，時間並不重要。

吉布森將網際空間定義爲「集體幻覺」，這似乎也適用於漫步城。從這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擬造（cyber）爲什麼是對文化這個字眼的重要修飾。雖然這些影像描繪的是眞實地方，以及有可能是複製過去符號的眞實標誌，但是眞實這個概念卻變得很難確定。可以擷取過去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象來賣披薩，那些實際上置身於環球片廠的好萊塢電視眞實版，卻接受自己位於市中心的幻覺的人，這種時候，眞實格外難以確定。如果擬造文化實際上是非物質文化，那麼我們就很難瞭解擬造文化如何能夠振興眞實世界的政治。再者，漫步城利用同樣的文化理解及烏托邦式遺忘，忘記了支持擬造文化的諸多允諾的企業控制性質。

廣受歡迎的舊金山雜誌《連線》（*Wired*），專門討論一切數位產品，是凱利（Kevin Kelly）的心血結晶。凱利預見了需要有雜誌來處理擬造文化的各個面向。1993

（a） 好萊塢冰品



（b） 史蒂勒汽車旅館，洛杉磯漫步城。

圖34.3　懷舊廣告
Credit: C. Brannstrom, 1993

年的創刊號將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視爲《連線》的守護聖徒。雜誌首頁引述了麥克魯漢的《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1967）：

> 我們這個時代的媒體或過程是電子技術，它正在重塑和重構社會互賴的模式，以及我們個人生活的每個面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和重新評估每一種原本視爲理所當然的想法、行動和制度。所有的東西都在改變，你、你的家庭、你的教育、你的鄰里、你的工作、你的政府、你和「他人」的關係。而且這些事物的改變非常劇烈。

《連線》還說，麥克魯漢預言的這些社會變遷非常深遠，有如火的發現。《連 328
線》持續其對網際空間和擬造文化的推展，第三期由卡伯（Mitchell Kapor）撰寫的社論則告訴讀者：

> 網際空間中的生活與其說是菁英式的，不如說是平等式的；與其說是階層性的，不如說是去中心的……網際空間服務的是個人和社群，而不是大眾……我們可以設想網際空間中的生活，會塑造成完全和傑佛遜希望的一樣：建立在個人自由的首要性上，並且關注多元主義、多樣性和社群。

最近幾期的《連線》相較於第一期及第三期，雜誌頁數幾乎增爲三倍，廣告數量增加了600%到700%。就像漫步城挪用了反文化的某個面向來賣披薩，《連線》也利用擬造文化及其流行來賣更多雜誌。擬造文化的單純定義受到主流社會擬造文化的主張 329
影響，已經變得沒有那麼純粹了。這對於前述的擬造文化五項允諾有何影響？漫步城的披薩招牌有多麼具反抗性或多麼另類？生產《連線》雜誌的數位世代視野，跟漫步城景象的視野有何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新資訊科技對政治有眞正的影響力。群眾正在利用網際網路來組織自己的政治。即使是《連線》也提倡這種去中心化的文化開展，接受新的表達及對話方式。這些新文化形式確實涉及了復甦政治，以及探索新意識形式的允諾。然而，大家對技術也寄望甚深，認爲技術能使世界變得更好。而這種寄望就發生在許多人對政治過程喪失信心之際，特別是在美國，但不侷限於美國。如果技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再好不過了。但必須先探問，這種寄望是否正是烏托邦式想法的典型，以及當人面對眞實生活裡寧可不予理會的困難政治選擇時，這是否就是人類共有的「集體幻覺」。

擬造文化允諾要容許顚覆性或另類的科技形式和用途。想一想1991年非裔美籍汽車駕駛金恩（Rodney King）遭洛杉磯警察毆打的事件。金恩因爲疑似在車道間突然轉向而被攔下。那些警察事後做證，他們打他是因爲擔心金恩是危險人物，他們相信掌

握情況的是金恩，而不是自己。哈樂迪（George Holliday）住在金恩被毆的高速公路旁邊，他錄下了這段知名的攻擊錄影帶。錄影帶及從中擷取的靜止畫面和片段，成了擬造文化的一部分；電子中介的溝通讓這些影像流傳到全世界。

哈樂迪的錄影帶推動了政治過程，方式跟清單上的第二項和第三項允諾有關。洛杉磯警察局無法否認使用了暴力，出乎意料的錄影將警方的種族歧視暴露於電視網。但是，看看企業想像如何利用這個事件（圖34.4）。夏普電子（Sharp Electronics）以大寫字體標明了哈樂迪對現成技術的利用。一方面，這幅廣告有挖苦諷刺的意味。圖片右上方的「小心駕駛」指的是金恩，而且操弄人的恐懼，告訴他們要帶著攝影機才能避免警察暴力。另一方面，這個符號也可以解讀爲，知道如何操作這些技術才是生存之道。攝影機已經不單是一項工具；它變成了我們認同的一部分。因此，這幅廣告包含了擬造文化的第三種允諾，亦即使人類得以探索新的意識形式。夏普也希望這些形式有部分是由它們來帶給大眾。

夏普的廣告結合了一個擬造文化事件（金恩被毆事件的後續發展）來賣攝影機。也就是說，夏普本身與擬造文化密切合作；夏普藉由批判警方，以及整個國家，暗示了技術和政治是分離的，而且比政治更好。這幅廣告也暗中指出了擬造文化可以改變政治過程，而掌控這項改變的最佳途徑，就是要更常實際使用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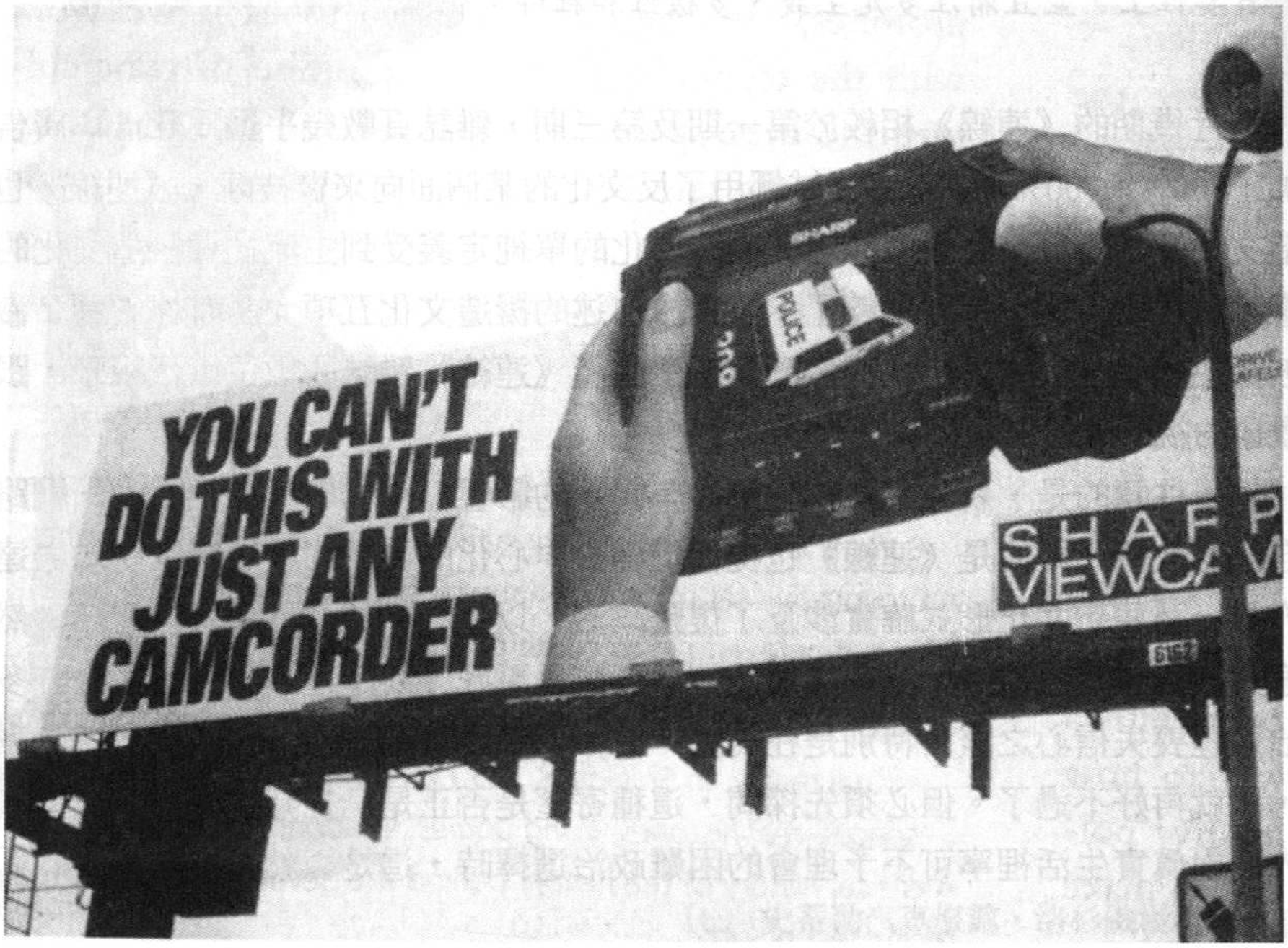


圖34.4　不是隨便一台攝影機都可以這麼做。

出處：M. McDougall 1995: Banalities of information. In J. Brook and I. A. Boal (eds) *Resisting the Virtual Lif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San Francisco : City Lights, p. 212

摘要

- 將物質地方納入瞭解擬造文化及其實踐的方式，讓我們得以見到擬造文化的誇辭和允諾。
- 像漫步城這樣的奇幻環境（依賴和推動擬造文化一樣的烏托邦渴望）可以輕易消費，暫時滿足烏托邦渴望，減輕對真實世界的幻滅。
- 擬造文化的推動者以同樣方式允諾，技術不僅會在政治失敗之處成功，而且可以保護我們免於腐敗的政治過程。

結論：抵抗是必要的

我曾提到，擬造文化批判了技術的用途，卻未批判技術本身。這麼一來，擬造文化便反映了對技術決定論的信心，亦即認爲技術本身就可以引發重大的文化變遷，讓文化變得更好。這種信念忘記了人類是爲了特定理由而生產技術。電子郵件和虛擬實境是發生於歷史脈絡中的活動或文化過程的一部分。換言之，技術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這表示技術永遠是眞實世界的一部分，包括擬造文化及其烏托邦政治在內。技術決定論輕易就忽略了這一點，以便提出一種從來不會實現的願景，但看來總是比手上的東西還要好。

擬造文化是新的文化形式嗎？擬造文化是新時代的先驅嗎？在很多方面，答案是肯定的。方格中的段落出自網路上的新聞群組，張貼者是一名暱稱爲「先驅者」的女性。她張貼的文章是擬造文化的一部分；她利用資訊技術來批判偏執、控制狂的世界，她深信這樣的世界來自過度依賴技術，但實際上她也利用這項技術來評論事物。但是，她描述的未來具有許多今日的社會和空間問題：例如，恐懼置身公共空間的議題，這種恐懼令人潮湧入了漫步城。先驅者描述了許多本章討論的內容。她說的「永不屈服，永不放棄」讓我想起最初出現於《星艦迷航記》的博格人（Borg）。博格人是和技術融合的物種（擬造文化提倡的概念），他們漫遊銀河，吸收各種文化，強迫這些文化加入以技術驅動的團體。博格人傳給它們掠食的文化的主要訊息是，「抵抗是沒有用的」。博格人示範了好萊塢如何挪用擬造文化的另類觀念，並改造成比較主流的訊息，就像環球片廠結合了經過消毒的另類政治意象，以及衛生城市的烏托邦意象，讓漫步城更能夠吸引消費者。

以不具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擬造文化，就迎合了避免批判技術的傳統。這會造成對政治的挫折感，因爲如果技術是我們可以凝聚慾望的烏托邦，那麼即使烏托邦的允

> 永不屈服，永不放棄。否則，就別再踏出家門一步。20年裡，這就會是我們的生活：一直留在家裡，因爲外面太危險了……從你的電腦上獲得一切刺激、資訊、人際接觸、雜貨、金錢等。所有物品都會有駕駛坦克、全副武裝的人送到你家：他們必須跨越壕溝，裡頭滿是水虎魚、鱷魚，以及奇特的水生疾病有機體。他們也必須通過安全檢查，以免被刺絲網周圍砲塔的遙控火力炸成蜂窩。然後，他們在最後一道門必須通過DNA辨識掃描器。愉快地吃完一頓微波冷凍垃圾後，你就可以上網看以電影新聞方式播放的每日恐怖要聞。你還可以上圖書館下載法文原版的《包法利夫人》，以及一本還可以的法文字典。你可以舒適地在你舒服溫暖的床上看書，三道牆的鋼筋建築可以屏障你的安全……睡覺。夢到比較像正常日子的生活……記起晚上可以在外頭走動，可以安全開車來來去去到某些地方的往日時光……
>
> 《先驅者》（Dery, 1993: 563）

諾並未完全實現，仍然會出現一連串新技術來更新舊技術的允諾，並且轉移注意力，讓大家不會去思考如何讓政治在眞實世界裡復甦。但是，正因爲新通訊技術**確實**提供了很多好處，批判性地思考這些技術如何使用就很重要。擬造文化和網際空間的現實，不可能像提倡者所講的那樣是徹底對立性的。但是，如果我們利用科技的話，便可以取得擬造文化的某些允諾。但如果我們像博格人一樣，讓科技吞食了我們，擬造文化和網際空間的允諾就會開始消失。

延伸閱讀

- Brook, J. & Boal, I. A. (eds) (1995) *Resisting the virtual lif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一系列煽動性的文章，談論當代文化的資訊意義和超載。

- Hillis, K. (1996) A geography of the eye: the technologies of virtual reality. In Shields, R. (ed.) *Cultures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London: Sage, pp. 70-98.
  針對虛擬實境科技發展背後歷史的批判史。

331 ● Stephenson, N. (1992) *Snow crash*. New York: Bantam.
  傑出的科幻小說，內容描述網際空間及其意涵。作者是地理學家。

- Turkle, S. (1995)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有關電子通訊技術對於認同形構之影響的完整研究。

- Woolley, B. (1992) *Virtual worlds: a journal in hype and hyperreality*. Oxford: Blackwell.
  一本很容易讀的書，內容是有關虛擬實境背後的誇大宣傳和科學。

後記：你的人文地理學

王志弘譯

332　本書一開始，我們談到了在大學階段研讀人文地理學，會面對許多陌生的觀念和課題，但是，人文地理學從來不是遙遠的知識，必須引介才能接觸。它已經是你生活的一環，而且你可以有所貢獻。人文地理學不僅是屬於文字處理機這邊的「我們」，也是屬於你的。我們這些很幸運能夠教這門課的人，都知道我們不只是把觀念傳達給學生。學生對我們呈現的觀念的回應，他們提出的論點，他們談論的事例，最後都讓我們重新思考那些觀念。人文地理學是（或者說，當然應該是）許多聲音的交匯所在，而不是一連串的獨白。我們的目的確實是希望本書的大部分材料，應該和讀者的日常生活交錯。我們相信，人文地理學應該位居從事人文地理學研究者的生活中，那些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能夠體驗的特質領域裡。雖然這些特質會隨著人群和地方的不同而變化，但是我們描述的這些取向，應該可以適用於各種變化的範圍。

所以，在你閱讀的基礎上，我們鼓勵你對周遭的人文地理形勢要更加敏感。不要受騙，以爲這門學科的最佳代表，是僵化的老男人所寫的僵化舊書裡，那些僵化的舊抽象觀念！相反的，從你自己的經驗開始，然後往外探索。要警覺到人文地理隱藏且呈現在你吃的食物、你讀的新聞、你看的電影、你聽的音樂，還有你盯著看的電視裡。要注意你生活其間、旅行所至或見到影像的地方。要覺察到你是什麼人、你的同伴、你生活所在的社會、你和其他人的生活、工作和遊玩空間的性質。而當你關注這一切時，要注意你的敘述裡有什麼或誰被省略、邊緣化或「他者化」了。注意論述的權力；故事如何述說，以及人群或地方如何分類，這些是強大的武器，可以導向優勢／劣勢、歸屬於／不屬於，以及可見／隱匿。要仔細傾聽你自己和那些同意你的人以外的聲音。要注意質疑，政治是否應該只是支持愉悅，或者經濟和社會分配的關鍵議題是否應該在政治領域裡陳述。

最後，所有的人文地理學概論（即使是像這本書這麼厚）都是局部的。全都來自特殊視角、時間和地方。我們所呈現的是21世紀伊始英語世界的人文地理學。我們希望你受到了啓發。但是我們不會要求你同意裡頭的所有觀念和解釋。相反的，我們鼓勵你去思考，說出自己的看法。人文地理是你自己要去學習的，也是你自己能有所貢獻的。地理學很重要，你很重要，你的地理學很重要。你已經讀了這本書替你做的人文地理學介紹，何不開始爲自己做人文地理研究呢？

詞彙

王志弘譯

這份詞彙提供本書各章曾經使用，但並未解釋清楚的關鍵術語的簡明定義。詞彙裡所收的術語，在各章裡首度使用時都會以粗體字標明。詞彙裡各條目間的交互參照，則是以粗體字標示這些術語本身也是獨立的條目。 333

異化（alienation）：這個術語有兩個彼此相關的意義，第二種是第一種意義的更具體表述方式。首先，異化是指現代世界的居民感覺到的一種疏離感，或是無力感，就此而論，異化時常用來描述現代都市生活的經驗，在這裡，傳統的社會凝聚和歸屬形式，據稱已經崩潰了。其次，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想來說，異化比較具體指涉的是**資本主義**下，勞工和**生產工具**的分離。因爲在資本主義底下，資本家擁有經濟生產所需的資源（土地、機器、貨幣等），工人則對他們的生產生活缺乏控制能力：生產要如何組織、生產什麼東西、產品要做何用途，以及他們和其他勞工如何產生關係等。因此，他們便與他們的工作和產品異化了。

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人文地理學家藉以選擇明白使用她或他自己的**位置性**、涉身和經驗，做爲**民族**誌研究之必要部分的過程。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描述自然裡的變異性，包括基因、個體、物種和生態系。生物多樣性存在於特殊生物（例如個別的稀有物種），也存在於生物過程和動態生態系統裡。

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資本主義**做爲一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目標。這是部署資本來將它轉化爲新（且更多）的資本。這個過程通常以MCM' 這個簡單公式來表示，其中M代表了貨幣或流動資本，投資於C商品資本中（土地、勞動、機器），企圖獲取利潤，實現爲M'，就是更多的貨幣（更技術性的說辭是「擴大流動性」）。

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是指財貨的生產和分配是圍繞著獲利動機而組織的經濟系統（參見**資本積累**），其特徵是原料和生產工具（資本）的私人擁有者，與替他們工作以

謀生的人（勞動）之間，在工作和財富之社會區分上的明顯不平等（參見**階級**）。

公民社會（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的意義具有久遠而變動的歷史，市民社會在過去10年裡，用來強調與**國族國家**分開的社會生活領域及社會制度範圍。

階級（class）：一群在社會裡有共同經濟地位的人，以及（或者）具有共同社會地位和文化品味的人。某人的經濟地位，譬如說身爲工人、資本家，或是擁有土地的貴族一員，與其社會地位或文化品味發生關聯的確切方式，一直是爭議多端。然而，人文地理學家從所有視角來研究階級及其地理形式，是爲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化。

冷戰（Cold War）：習慣上定義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起，到柏林圍牆倒塌的一段期間，在這段期間裡，全球圍繞著美國**資本主義**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兩極政治地理而組構起來。雖然從來沒有達到全面軍事對抗的地步，這段時期確實呈現了兩大超級強權及其盟友之間強烈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敵對。

334 **殖民主義**（colonialism）：某個**國族國家**或其他政治強權對另一個從屬民族和地方的統治。這種支配透過政治結構來建立和維持，但是也可能塑造了經濟和文化關係。參見**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殖民化（colonization）：來自某殖民強權的人實質地定居在屬於該強權的殖民地（參見**殖民主義**）。參見**去殖民化**。

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這個詞彙有兩種相關的用法：（a）指任何事物、觀念或人轉換爲**商品**（「商品化」這個詞通常是指這個意思）；以及（b）指一個更廣泛的社會過程，有越來越多事物、人際關係、觀念和人群，被轉換爲商品。兩種意義都認爲商品化過程是**資本主義**滲透進入人群和事物的日常生活的徵候。

商品（commodity）：指涉可以經由市場而買賣的東西。商品可能是個物體（例如一輛汽車），但也可能是一個人（製造汽車的勞工爲了工資而販賣勞動力），或是一種觀念（汽車的設計或行銷概念）。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人，很習慣大部分事物都是商品，雖然還是有一些禁忌（例如性交易或買賣祖母）（參見**資本主義**和**商品化**）。但這不應該遮掩了一項事實，即「商品狀態」是框架物體、人和觀念的非常特殊方式。

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指商品的物質起源變得模糊，而商品被呈現爲「無知於」生產出它們的社會和地理生產關係的過程。

商品的脈絡（context of the commodity）：展示商品的眞實或想像地理場景，例如廣告或櫥窗的情形。這個場景通常是設計來將特殊的一組關聯附著到商品上。參見**商品化**和**商品**。

文化滅族（cultural ethnocide）：由於經濟和（或）政治政策的影響，造成特殊族裔團體的永遠消失，並伴隨了他們文化實踐的抹滅。參見**族群**。

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傳統上這個詞彙是指文化群體在塑造和改變自然地景上的影響。近來則是用以指稱地景本身是個文化意象，一種象徵、再現和結構我們環境的方式。

網際空間（cyberspace）：透過新的電腦和通訊科技而生產和經驗的空間形式。例如，網際網路、虛擬實境程式、超文本和超媒體等現象，或汲取這些做爲靈感的科幻小說敘述的**空間性**。人文地理學家至少以三種不同方式處理這些空間性：從使用者在其中遇到的地方類型來談；分析它們所促進的溝通網絡類型；以及它們的基礎結構的地理區位。

去殖民化（解殖）（decolonization）：這個詞有兩種意義：（a）某個強權支配另一個政治勢力的正式殖民統治的結束（參見**殖民主義**）；（b）殖民人口離開殖民地（參見**殖民**）。然而，在兩種狀況裡，去殖民化的過程事實上很可能沒有這些定義所暗示的那麼「一乾二淨」。殖民主義的遺緒和新形式，依然是**後殖民**經驗的核心。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這個詞通常是指製造業的衰頹。它可以指製造業產出的下滑，或者更常見的是指製造業就業人口數量和比例的滑落，原因是關廠、解僱等等。如果自動化伴隨了無就業的成長，那麼發生去工業化的同時，有可能製造業的產出和出口也會增加。爲去工業化所苦的地區特徵是大量空盪廢棄的工廠。參見**後工業**。

莊園（領地）（demesne）：附屬於鄉間宅邸或豪宅的林園。

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指政治和經濟過程脫離了特定的國家空間，例如，銀

行遷移到海外，或者經濟決策委託給世界銀行或七大工業國強權。參見**領域**。

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指要求（或提供）前**現代**社會轉變爲現代社會的一組命題或政策。**工業化**經常被認爲在這個發展過程裡扮演要角。參見**後發展主義**。

權力下放（devolution）：指將某些政治權力下放給地方層級政府的過程，這通常伴隨了地方和區域議會的形成。這可能發生在許多尺度上：在超國族尺度上，例如歐洲聯盟，權力可以下放給個別國家或區域；在**國族國家**尺度，權力可以下放給區域和地域。

335 **流移**（diaspora）：人群從原本的家園分散出去。做爲名詞，它可以用來指某個流移的「民族」（因此有猶太流移或黑人流移）。然而，它也可以指實際的分散和連結過程，產生了任何散布開來，但依然可以辨識的人口。就此而論，它也可以當做形容詞，即流移的，指稱某個流移人口所懷抱的家園、歸屬和文化認同感。

論述、論述的（discourse, discursive）：人文地理學家引用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將論述定義爲談論、書寫或以其他方法再現世界及其地理的方式（參見**再現**）。人文地理學的論述取向強調這些再現方式的重要性。它們被視爲正塑造著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現實，而不只是描繪存在於語言和思想之外的現實方式。它們也被視爲與實踐的問題有關，也就是人們實際的所作所爲，而不是侷限於意象或觀念的分離範域。更具體的說，人文地理學家強調不同時間和地方的人群，會以不同方式在論述上建構世界，並且檢視談論、概念化和作用於人群與地方的特殊方式，如何在特殊脈絡下被當成自然而然的常識。

辯證、辯證的（dialectic, dialectical）：辯證是兩個對立項目產生出來、發生關聯，和最後被超越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純粹是心智上的，是個思想程序。這方面的例子包括本書第一篇做爲後續章節起點的那些二元對立（自然—文化，社會—空間等等），隨後在每一章裡頭加工和超越。辯證過程也可以在更廣大的世界裡指認出來。一個例子是**商品**裡同時結合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二元對立在商品形式裡相互穿透。

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這種視角偏好針對干擾地球的範圍，採取謙遜而謹慎的看法，主張規模較小的、社區形式的生活風格。

生態學（ecology）：一種研究生物（植物、動物或人）的方式，強調它們之間，以及

與環境之間複雜動態的相互關係。除了在生物地理學上的應用外，有關競爭資源、入侵和分布的生態理論，也應用於都市地理學。

生態系統（ecosystem）：一個生態系統包括：一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彼此交換著能量和物質；以及它們在其中彼此互動，且與之互動的物理環境。參見**生態學**。

普世的（ecumenical）：這個詞的意思來自名詞普世（ecumene）（「可棲居的大地」），人文地理學家使用形容詞普世的，來指稱某種自我和地方認同感，朝向世界的差異開放，並且試圖超越民族和地方的邊界。

軀體化的（具體的）（embodied）：這個概念意味了自我和身體不是分離的，而是任何個人經驗總是受到做爲他們身體的主動和反應性實體形塑，無論他們是否有所覺察。這項論點繼而主張人類經驗的獨特性，至少部分是源於個人身體的獨特性質。

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一場通常始於17和18世紀，以歐洲爲中心的哲學和知識運動，提出的觀點認爲世界可以運用理性思想（科學）而有系統的加以認識和解釋。它挑戰了當時盛行的宗教信仰和迷信，因而深具革命性，但隨後受到嚴厲批評，因爲它將理性呈現爲普遍的，而不是把推理過程放在特殊的社會和物質脈絡中。

環境核算（environmental audit）：計算和爲了比較而列舉任何計畫性行動對周遭**生態系統**及人口的一切可能影響的嘗試。

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一種思想學派，認爲人類活動受到其發生所在環境的控制。在人文地理學界，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影響尤大，這個取向當時特別是用來連結氣候條件和人類發展。某些作者利用這種連結，主張氣候對於不同種族的道德和生理構成，烙下了難以抹除的痕跡（參見**種族**）。這種論點又被用來確認西方文明的優越，並藉此正當化和支持19世紀歐洲的帝國作爲（參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一種社會與政治運動，目標在於協調人類的作爲與干擾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的限度之間的關係。

環境風險（environmental risk）：對於既有的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眞實和想像的威 336

脅，來源是物理事件，例如地震；或是意料之外的人類活動後果，例如釋放經過基因改造的有機體到環境裡。

認識論、認識論的（epistemology, epistemological）：認識論是有關知識的研究。這種研究試圖結合內容的問題（人知道什麼）和信念的結構（人爲何和如何知道）與權威議題（知識如何及爲何被評價和視爲正當）。人文地理學家特別關心學院人士和一般大眾的地理知識的認識論問題，以及它們跟更廣泛的信念和權威系統的關係。

本質化（essentialize, essentialization）：將個人、人群或地方化約到它們假定的本質或根本特質。這個詞經常從負面來使用，強調本質化所產生的簡化和刻板印象化。

族群（族裔）（ethnicity）：一種社會分類的標準，根據繼承的文化差異來區分不同人群。族群是非常複雜的觀念，必須仔細考察。例如，在通俗用法裡，族群經常成爲**種族**的同義詞，但其實兩者有重大差別，種族是以身體特徵來區分人群，族群則是以學習而得的文化差異來區分。再者，雖然對於族群的日常理解經常把它當成只有某些人群和文化所擁有特質（例如「少數族群」，以及他們的「族裔食物」或「族裔服飾」等），但其實對於族群的這種差別性認識本身，就有待解釋。這個概念的複雜度在最近人文地理學內外的爭辯裡，有進一步的強調，爭論的是新型族群正透過跟**全球化過程**有關的文化混雜而崛起（參見**混雜**和**綜合的**）。

族群（我族）中心的（ethnocentric）：這個形容詞描述人透過本身文化、社會或地方的假設，來思考其他文化、社會和地方的傾向。族群中心論的一個例子是，根據西方發展的特殊模型來生產有關全世界的理論（參見**發展主義**）。

民族誌（ethnography）：利用質化方法，提供有關特殊人群與地方的生活、互動和「紋理」的深度探索及解釋的過程。

女性主義（feminism）：援用有關女人在社會中受壓迫之理論性和政治性解釋的一系列觀點，指出性別關係和人文地理彼此如何相互關聯（參見**父權體制**）。

福特主義（Fordism）：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年代早期，主宰了美國和西歐經濟體的一種工業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高生產力（經常是由新的裝配線生產所推動）維持了高工資，這又導致了對工業產品的高需求水準。這種需

求刺激了更高的產量，支持了更高的生產力，這就完成了「良性循環」。這個經濟系統經常得到資方和勞方的政治妥協，以及後續有關工資、稅收和福利供應的國家政策所支持，這些政策有助於維持大量生產和消費。參見**後福特主義**。

性別（gender）：一種社會分類的標準，根據人的女性特質或男性特質來區分不同人群。做爲一個概念，性別通常在人文地理學中用於跟生理性別（男性和女性）區別開來，以便強調女人和男人角色、關係和認同的**社會建構**。人文地理學家對於世界的解釋，總是受到有關性別的認識所塑造（參見**男性至上主義**），但是對於性別的地理及地理的性別化的清楚分析，卻是相當晚近的事，隨著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成長而出現（參見**女性主義**）。

縉紳化（gentrification）：一種都市地理過程，通常被認爲有兩項主要特性。第一項是中產**階級**移民侵入（或取代）了內城的傳統勞工**階級**住宅區；第二項新住民或開發商對於既有住宅的升級、改良和更新。商業縉紳化則比較具體的指涉了舊有的傳統、低租金、零售業和其他用途，被新的風格化、高級流行服飾店、餐飲店、酒吧和其他零售業所取代。

地理（學）的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對於空間、地方和環境在人類生活裡角色的覺察。這個詞彙有時候採用限定單數（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指稱地理學的獨特知識關切和貢獻。它也用於複數型，強調學者、學生和一般大眾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發展出自己對人文地理的敏感。

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是一種有關國家統治術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取向，認爲某 337
些地理規則（例如距離、鄰近性和區位）在國際政治的構成裡扮演了核心角色。雖然這個詞最初是由凱林（Swede Rudolf Kjellen）於1899年所創，但卻是在20世紀初期，因爲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才流行起來。

全球城市（global city）：沙森（Saskia Sassen）於1990年代初期，用這個詞來指稱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運作裡扮演關鍵角色的城市，特別是從金融和企業服務的角度來看。這個詞奠基於佛瑞德曼（Freidmann）和渥爾夫（Wolff）提出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概念，以掌握晚期**資本主義**的指揮和控制中心，尤其是從多國和**跨國企業**總部集中的角度來看。

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諸般過程，藉此：（a）全球各地逐漸相互連結；（b）社會關係和經濟交易逐漸於各洲大陸間的尺度上發生（參見**跨國的**）；以及（c）地球本身成爲可以辨認的地理實體。全球化並非意味世界各地都變成一個模樣。它也不是一個完全均質的過程；不同地方與世界有不同的連結，並且從不同視角來看待世界。全球化已經發生了好幾百年，但是在當代世界裡，社會、政治和經濟相互穿透的規模和程度，和過去的國際網絡顯然有性質上的差異。

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一種很粗略的類比於牛頓重力方程式的數學模型，假設兩個質量之間的重力、它們的大小和距離，彼此間有恆定的關係。地理學家運用這個模型來預測和解釋兩個或多個地點之間的各種流動，尤其是和遷移及運輸有關的流動（參見**空間科學**）。

霸權（領導權）、霸權的、強權（hegemony, hegemonic, hegemon）：霸權是一種仰賴源於共識的領導地位，多過於依靠暴力或其威脅之強制的不透明權力關係，所以，支配是藉由觀念的瀰漫滲透而達成的。例如，霸權概念曾被用來解釋，當「統治的觀念是統治階級的觀念」時，其他階級如何願意接受他們的劣勢地位是正確而適當的（參見**階級**）。「霸權的」是個形容詞，指稱擁有霸權的體制。譬如，在**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是霸權的階級。強權這個術語則是指霸權概念應用在**國族國家**之間競爭的情況；強權就是個霸權國家。例如，美國在20世紀中期被描述爲世界經濟體裡的強權。

歷史性（historicity）：承認人文地理的歷史性就是承認它們的歷史變異。這同時牽涉了強調歷史特殊性（每個歷史時期如何與其他時期有所不同），以及歷史變遷（人文地理如何隨著時間而重塑和轉變）。

人文主義的（humanist）：一種在認識世界時，強調人類力量，而非神聖或超自然力量的看法或思想系統。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有關，透過假定人類獨具的語言和推理能力，而將人類和其他動物與生物區別開來。雖然人文主義著重進步的社會變遷，像是人權的觀念，但是它遭受批評，因爲它提出了普遍人性的宣稱；偏袒個人勝過人類的社會關係；以及容許人類對自然世界的濫用。

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一種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取向，集中研究人類有意識、富創意且有意義的活動與經驗。人文主義地理學在1970年代聲名卓著，部分是爲了反駁1960年代創造律則性的，以統計資料和分析技巧爲基礎的科學人文地理

學的嘗試（參見**空間科學**）。相反的，它強調被研究者的主觀性，以及研究這些人的人文地理學者的主觀性。

混種、混雜、混種化（hybrid, hybridity, hybridization）：混種是通常不同的事物結合的產物。這些術語時常用來描述新的植物品種，但是也在人文地理學中用以強調不同文化平等而正面的混合，而非負面的文化同化、稀釋、污染或腐化的負面觀念。參見**綜合的**。

超真實（hyper-reality）：這個詞彙最常和義大利符號學家（參見**符號學**）和小說家艾柯（Umberto Eco）連在一起，意味了模擬事件和再現的發展，超越了它們原本要描繪的「眞實」事件。因此，在超眞實裡，**再現**超越了原版，更能煽動感官，更刺激等等。參見**擬仿物**。

圖像（肖像）（icon）：一種視覺影像、地景特徵或其他物質形式，象徵或代表了一組更廣泛的意義或現象。

圖像學（iconography）：這個詞同時意味了：（a）圖畫、視覺影像或地景的象徵意義之研究；以及，比較少見的是指（b）被研究的視覺意義系統。圖像學特別是在諸如藝術史這類學科裡發展，但人文地理學者加以延伸到地景象徵和意義的分析。這種分析結合了對地景象徵元素的檢視，以及地景被生產和觀看之社會脈絡的考察（參見**符號學**）。

意識形態的（ideological）：某個意義、觀念或事物，如果有助於構成和維持兩個或多個社會群體（**階級**、**性別**、年齡群體等）之間的支配和從屬關係，就是意識形態的。

意識形態（ideology）：一種或一組意義，透過象徵形式如文本、地景和空間等，而有助於創造和（或）維持支配和從屬關係。

田園化的（idyll-ized）：有關地方和空間的主導性神話，反映了如畫美景、寧靜與和諧的生活狀況的過程。這個詞經常用於鄉村空間，其中的社會問題，可以掩藏在緊密社區和接近自然等田園生活印象底下。

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由地方、空間和生活其間之人群的各種**再現**，所

形成（並經常作用）於心靈中的印象。想像地理經常構成了主導性的人群和地方的印象，尤其是我們沒有直接個人經驗的那些地方和人群。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地理區域之間一種政治，以及（或）經濟和（或）文化支配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奠基於明顯的政治統治（參見**殖民主義**），但不必然如此。

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社會藉以發展出基於大量機械化生產之經濟的過程。參見**去工業化**和**後工業**的。

世代間平等（inter-generational equity）：世代間平等指的是，一個世代和另一個世代（通常是未來的世代，或尚未出生的人）之間近用資源或財富上的平等概念。

世代內平等（intra-generational equity）：世代內平等指的是，在單一世代（通常是當今的不同群體之間，例如某個國家的富裕階級和貧窮階級之間，或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等富國和窮國之間）裡，近用資源或財富的平等概念。

語言（或文化）轉向（linguistic or cultural turn）：這個詞語描述社會科學和人文地理學過去30年來的轉變。它指的是採取詮釋（質化的）取向，來探索意義、價值與知識，透過語言及其他溝通形式而建構的方式。

馬克思主義的（marxist）：受到19世紀的主要政治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傳承影響的社會和經濟理論。這些理論對於批判地理學的架構影響極深，關注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以及可以溯及資本主義的那些社會和環境不正義。參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異化**和**商品化**，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人文地理學的例子。

男性至上主義的（masculinist）：這個形容詞描述一種思想或知識形式，雖然時常宣稱不偏不倚，卻是以援引男性經驗與關切的方式來理解世界。許多女性主義地理學家主張，人文地理學傳統上就是男性至上主義的（參見**女性主義**）。

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要讓任何生產得以發生所不可或缺的資源。這通常包括了土地、勞工、機器、貨幣資本、知識／資訊。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裡，生產工具和勞動力共同構成了「生產力」（force of production）。

心象圖（mental map）：心象圖描繪了我們自己有關空間區位的日常觀念。人們很少藉

由正式地圖的意象來爲自己描繪空間區位。當然，我們全都位居空間，且對此有所覺察。心象圖將我們認爲重要的元素關聯起來，卻遺漏我們不曾往訪的地方。研究顯示心象圖並不採取鳥瞰觀點，而是圍繞著有助於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找路的路徑和地標而組織。參見**感知**。

隱喻（metaphor）：運用某個領域的字詞或象徵於另一個領域。因此玫瑰（植物名詞）轉譯到人際關係的領域，象徵了愛情。隱喻牽涉了這種從正常領域到新領域的概念移動。

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這個詞彙來自**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想，指涉生產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歷史時期裡產生的獨特方式。因此，**資本主義**被視爲一種可以和譬如說封 339
建主義和共產主義區別開來的「生產方式」。在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生產方式被視爲人必須生活其間的社會和人文地理類型的根本決定因素。

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modern, modernity, modernism）：現代的觀念最常透過它們跟舊有和傳統的對比來界定。從這個觀點看，形容詞「現代」和「新穎」是同義詞；「現代性」指的是「新穎」在其中產生和評價的「後傳統」歷史時期，也指稱這個時期特有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形構；「現代主義」則比較狹隘地應用於藝術、建築和知識運動，其核心在於探索「新穎」觀念，發展「新」美學，以及表達這一切的思考方式。現代性最常定位於18世紀以降的歐美社會，因此其特徵牽涉了資本主義經濟（參見**資本主義**）、**國族國家**的政治組織，以及世俗、理性和進步（參見**啟蒙**）的文化價值的組合。然而，人文地理學家逐漸認識到現代性是個全球現象，在不同時間和地方有諸多不同樣貌。

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用這個術語來描述經濟關係具有道德面向的事實。例如，農民經濟裡的道德經濟可能指涉了維生倫理的觀念，窮人的社會關係嘗試提供地方性的安全和支持，以防止飢餓。道德經濟的概念跟博藍尼（Karl Polanyi）的觀念有關，即經濟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制度化過程。

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 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的是個形容詞，用於描述某個地方、社會或個人是由幾種不同文化構成的。多元文化論是一種思想，重視這種多元性。如人文地理學家Audrey Kobayashi所述：多元文化的和多元文化論都可以好幾種方式來設想：「人口學的」，亦即只是反映了人口的多樣性；「象徵性

的」，亦即涉及了廣大社會或國族文化裡特殊文化群體象徵的出現或缺席（例如在媒體或博物館，或是學校課程裡）；「結構性的」牽涉了建立一些機構來反映多元文化社會和追求多元文化論；以及「批判的」，這是指多元文化論本身批判了有時候附著於多元文化觀念的，有獨特、分離的文化群體存在的假設。在人文地理學中，越來越強調要發展這種「批判的多元文化論」，辦法是檢視從多元文化社會浮現的**混種或綜合的**文化形式。

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是一種政治組織，牽涉了（a）統治特定**領域**（國家）裡人民的一套機構，以及（b）要求來自被統治者和其他國家的忠誠和正當性，其根據是它們代表了一群從文化和政治角度界定爲國族的人民。

自然化、自然化的（歸化）（naturalization, naturalized）：這個術語有兩種特殊而不同的意義：（a）讓社會關係、文化規範或制度變得像是「自然而然」而非**社會建構**的方式；以及（b）物種在新環境裡立足的過程，有時候也應用於人類生活，指稱移民正式整合進新社會裡頭。

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在正式獨立後，都會國家和南半球之間持續存在的經濟和政治紐結，並且有利於北方國家。參見**殖民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neoliberal）：指對應於一種經濟信條，偏愛自由市場、國家經濟的解除管制，以及國有事業（例如教育、醫療）的私有化。在實務上，這種信條偏袒社會裡有權有勢者（例如**跨國公司**）的利益，而不利於弱勢者（例如農民）。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s）：提供服務的組織，成員是非政府的專業者，並從事廣泛的發展活動。

他者（異己），他者性（Others, Otherness）：通常在印刷上是大寫，他者是被認定爲對立或不同於自身的人或實體；他者性是指他者所擁有的差異特質。這是一組非常抽象的概念，可以應用於從個人到全球政治集團的不同尺度，這些術語在人文地理學中用於彰顯有關人類和地理差異的觀念，是如何透過自我／齊一（Self/Same）相對於他者／差異的二元對立而組構起來的。這組概念也強調了他者是如何經常從它與自我的
340 關係來定義的——當成自我的反面，是自我所不是的每樣東西——而不是從他者本身

的角度來定義。例如，有些研究檢視了有關性別的主流觀念如何奠基於女人是男人的他者的邏輯；有關全球政治和文化的觀念，如何框限了東方做爲西方的他者，以及南方是北方的他者；諸如此類。因此，當今人文地理學爭辯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承認差異和「他者性」，但不是簡單地從源於自我的角度來呈現這種差異。例如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提出了理論，討論如何以不單純視之爲男性特質反面的方式來考察女性特質；以及文化和政治地理學家一直在思考，如何以不簡單地視爲西方之文化和政治對立面的方式，來認識東方（伊斯蘭世界和東方）。

夥伴關係（partnerships）：好幾個能動者和機構之間的安排，抱持共同目標，發展共同議程，以便追求共同目的。夥伴關係取向鼓勵合作和整合，其目的在於混合和匯整它們的資源，使得不同能動者可以擁有高於只是加總個別部分的行動能力。

父權體制（patriarchy）：一種男人壓迫和剝削女人的社會體系。這個術語首先是在分析由男人當家，並以有利於「家父長」（patriarchs）的方式組織（例如藉由不均等的家務分工，或是透過女人「服從」的婚誓，或者透過丈夫對於妻子的合法強暴）的家戶時，創造出來的。然而，這個詞現在用於更廣的意義，以思考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如何透過各種領域而建立，從生殖和育兒的社會組織，到付薪工作的組織、國家的運作、對**性別**差異的文化理解、對於人類**性慾特質**的規範，以及男人對女人的暴力相向。

貧困化（pauperization）：某種發展方案所導致的人民逐漸貧困。例如，農民和部落人民離開了生計來源（譬如土地），以便興建水力發電的水壩。

感知（perception）：人據以形成有關世界之心靈意象的過程。感知經常被假定爲單向的（從世界到我們），以及生物性的（由神經控制），許多學術研究強調了文化過濾器或框架，在改變我們形成世界圖象方式上的角色。

操演（performance）：個人的言行、表現和行爲方式。對任何人而言，根據自我認同和社會壓力的混合作用，這可能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其所導致的「操演」時常結合了他們想要投射出來的形象，以及他們覺察到他人所期待的形象。

規劃改良（planning betterment）：規劃當局和開發商間的協商結果，藉以在開發提案上附加有利條款來獲取社會利益。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有關經濟活動如何在社會和政治上結構起來，並產生社會和政治後果的研究。人文地理學的政治經濟學取向，格外關注要理解資本主義經濟體及它們的地理組織和影響（參見**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這種分析的核心，乃是涉及資本主義社會之人文地理形勢之階級特質的問題（參見**階級**）。

位置性（positionality）：人文地理學家的個人經驗、信念、認同和動機，影響了她或他的工作，以及她或他的知識安置於情境中的方式。

後殖民（post-colonial）：有時候加了連字號，有時候沒有，這個術語有兩種不同意義：（a）後殖民時代，亦即**殖民主義**之後的歷史時期（參見**去殖民化**）；（b）後殖民政治、文化和知識運動，以及它們的視角，批判了歐洲及其他殖民主義過去與持續性影響。

後發展主義（post-developmentalism）：對於**發展主義**的一種徹底批判，要求窮人或邊緣人民的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對抗國家或資本的權勢。

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指涉1970年代，起源於大量、標準化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福特主義**）之危機的那些生產、工作、消費和**調節**形式。從生產和工作的角度看，後福特主義轉而看重工作及其他生產組織之制度形式的彈性。經濟地理學家分析了這種彈性的驅動力量，來自多功能和可程式化的機器，以及某些公司在某些部門裡的「垂直整合」形式，更大幅度的利用了策略聯盟和外包。伴隨這些生產變化的是消費者需求（品質相對於標準化的核心地位）、勞動市場、金融和法律結構以及戰後福特
341 主義特有的廣泛社會契約的變革。

後工業的（post-industrial）：這個描述用詞應用於20世紀後期，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裡出現的新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特別偏重於脫離製造業、體力勞動和實質財貨之大量生產的趨勢（參見**工業化**），以及邁向第三部門、服務業就業和經驗、影像、觀念和關係的生產傾向。

後唯物論的（post-materialist）：這種哲學將存在的品質，以及人與人、人與地球之間的和諧關係，聯繫上掌控得住的物質目標的獲取。

後現代、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 post-modernity, post-modernism）：英國

全國性報紙《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嘲諷地將後現代主義定義爲：「這個字沒有意義。儘可能的使用它」。事實上，這類詞彙條目的主要問題在於，後現代的觀念經常是以許多種不同意義來使用！即使如此，還是可以加以概括，指出後現代（有時候有加連字號，有時沒有）的觀念，用來指涉脫離「現代」社會與文化（參見**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更具體的說：（a）後現代是個形容詞，用於描述迴避「現代」的秩序、理性和進步特質的社會和文化形式，以偏向「後現代」的差異、膚淺和戲仿（pastiche）的特質；（b）「後現代性」是指當前的時代，位於「現代性」之後，在其中這些後現代形式占有優勢，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喪失了社會方向和秩序的整體感受，以及媒體影像凌駕了現實（參見**超真實**和**擬仿物**）；以及（c）「後現代主義」指的是比較狹隘的藝術、建築和知識運動，推動了後現代主義的價值、美學和思考方式。如果這還不夠複雜，有些觀點認爲一切後現代的事物，都是徹底新穎的後現代性歷史時代的跡象，但是其他人則認爲它們比較像是現代性歷史上晚近的曲折變化。所以，也許《獨立報》定義的更新版本可以是：「這個字有很多種意義。這讓它變得有趣，但也意味了它應該謹慎使用」！

後生產主義的（post-productionist or post-productivist）：指超越了由生產所主宰的時期（生產主義的，productionist/productivist）。後生產主義的空間是那些消費過程變得非常重要或占有主導性的空間。

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tic）：主要是和佛洛伊德（Freud）的著作有關，精神分析理論關心的是個人心靈生活，而非任何外顯的可觀察行爲，並且主張這種心靈生活裡最重要的元素是無意識的。它斷定心靈的無意識部分（「本我」）和比較理性且有意識的成分（「自我」），以及牽涉良心的心靈部分（「超我」），恆常處於衝突狀態。心理上的煩惱可以追溯到這些衝突，而且可以透過精神分析治療來治癒，這種療法可以讓個人洞察自身無意識的心靈生活。

種族（race）：一種社會分類的標準，根據特定的次級生理差異（例如膚色）來區分不同人群。人文地理學家以幾種不同方式研究種族問題，包括：（a）不同種族團體在城市、區域或國家裡空間區隔的程度、原因和影響；（b）地方和環境的地理認識，在種族觀念本身及有關特定種族的觀念建構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c）透過這些地理模式、過程和觀念而運作的種族歧視和不平等形式。人文地理學家逐漸強調，種族範疇雖然對於人類生活有非常眞實的後果，但不能只是假設它是生物性的現實，而是要辨認出其爲**社會建構**。參見**族群**。

化約論的（reductionist）：如果一種模型或理論嘗試以比較簡單的成分或元素，來解釋複雜的觀念、過程或結構，就是化約論的。換言之，檢視對象的多重向度特質，被「化約」成爲其組成部分之一或更多。

反身性（reflexivity）：我們藉以反省我們所知爲何、如何知道，以及我們如何與他人互動的過程。關鍵在於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反思，來改變我們自己的面向，以及構成社會的那些結構。

調節（管制）（regulation）：將經濟體安排成爲多少連貫的生產、消費、貨幣流通和**社會再生產**的形式。導源於一群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參見**政治經濟學**）的「調節學派取向」，因而關注在社會、政治和文化層面組織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特別是資本主
342 義的經濟活動（參見**資本主義**）。這些不同的調節資本主義經濟的方式，可以在歷史和地理上加以辨認（參見**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

物化（reification）：將人類的特質、關係和行動，轉變爲看似獨立於人類努力的特質、關係和行動，並且實際上支配了人類生活。這個詞也可以指涉人類轉變爲「事物般」的存在。物化因此而是**異化**的一種形式。

相對化（relativize, relativization）：將同等價值賦予不同的現象。因此，相對化對立於某種生活方式及知識比其他方式或知識要好的宣稱。

再現（representation）：人類社會藉以詮釋和描繪周遭世界，並且將自己呈現給他人的那些文化實踐與形式。例如，在自然世界的情況裡，這些再現含括了史前洞窟壁畫中出現在早期人類群體生活裡的生物，以迄今日塑造我們想像的電視影像和科學模型。參見**論述**。

符號學（semiotics）：這個詞有兩種相關的意義：（a）有關人類溝通形式及其生產與承載意義之方式的研究；（b）人類溝通形式和意義系統本身。雖然包含了口說和書寫的語言，但是符號學家也審愼地研究了其他社會現象——包括服飾、建築和營造環境、視覺藝術、社會集會和事件，以及地景——如何是能夠且應該分析其「語言」的溝通系統。人文地理學家援用了符號學的觀念（參見**符號**、**表意作用**、**指涉物**），但是藝術史方面有關繪畫語言的類似著作，影響力比較直接（參見**圖像學**）。

性慾特質（sexuality）：性態度、偏好、慾望和行爲。人文地理學家強調我們的性慾特質不是生物上既定的，而是複雜的社會文化建構產物（參見**社會建構**）。一方面，他們檢視了這些建構物如何以對個人和社會都深具意義的方式，性慾化了我們與地方及環境的遭遇，另一方面，我們的性慾特質本身又是如何透過身體、家園、城市、國家、旅行等地理形勢的經驗和認識而被塑造。

符號、表意作用、指涉物（sign, signification, referent）：這些觀念與地理世界的**論述**建構有關。符號是指對於理解日常意義和地方及人群很重要的概念或字詞（例如「鄉間」）。表意作用是指重要的意義附著於符號上的過程（例如，對於「鄉間」的社會再現和詮釋）。指涉物是被呈現的地理現象（例如鄉村地帶）。

擬仿物（simulacrum）：指涉了沒有原版的摹本（翻版）觀念。如果我們說，首先我們有個原始物件，然後有任何影像再現了它，或者複製品是它的翻版。我們就有了個原版和翻版的模式。然而，經常是翻版本身被翻版了。這些產物可能會開始偏離原版。擬仿物或眾多擬仿物的這個觀念，往這個方向更前進一步，強調在當代**後現代**地景裡，出現了許多沒有原版的翻版。一個例子是購物中心的「巴黎咖啡館」顯然模仿一間巴黎咖啡館，但是它並不是模仿任何一家眞正的原版咖啡館；或者迪士尼樂園的大街，也是個沒有原版的**再現**。參見**超眞實**。

社會建構物（social construct）：一組特殊意義，由於共同的社會或文化使用而被歸屬於人群和地方的特徵和認同。社會建構物經常代表了主體「有所負荷」的觀點，隨著觀念在社會裡流通的根源和管道而變。

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這個總稱的術語強調世界上存在於「那兒」的人文地理形勢，以及人文地理學家所掌握的對這些人文地理的知識，都是社會實踐和力量的產物。例如，各種非常不同認識自然的研究取向都同意，自然世界是以物質方式而在社會層次模塑出來的（參見**文化地景**），而有關自然世界的知識，包括科學，都是複雜的社會實踐結果，這些實踐讓自然以非常特殊（且可以爭論）的方式對我們而言顯得眞實。雖然這會承擔了複製社會和自然之粗糙二元對立的風險，但是對於社會建構的強調，在人文地理學裡有諸多引述，以便凸顯：（a）環繞我們周遭的事物、情境和觀念，如何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社會力量和實踐的產物，需要加以解釋；以及（b）它們也不是無法避免的，而是向批判和改變的可能性開放。

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社會據以在社會和物質層面跨越空間和時間而維
343 持自身的過程。從純粹物質的角度來看，人需要消費各種商品（住宅、食物、衣服、休憩等），以便維持（再生產）自身，而這些商品也必須透過各種交換形式（例如批發、零售，以及像是電影院、音樂會場所、俱樂部等消費地點）來取得。但重要的是，社會再生產必然也是個社會過程。它牽涉了環繞著社會再生產的迴路來發展行爲規範和「規則」，並且讓人類活動在這些迴路裡具有方向和意義。社會再生產也暗示了經濟活動的從事，並非產出生產、消費或交換的特殊時刻，而是這些活動橫跨空間和時間的維繫（再生產）。

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這個詞首先是由都市理論家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發明的，與「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有所區別，這個自承「累贅的表述」強調了一個有邊界地方的特質和動態，如何仰賴於各種超越其邊界的連結和流動。這些包括了人員的流動（經由各種旅行和遷移形式）、資本和貨幣的流動（例如，試想國際金融系統的全球網絡造成的衝擊），觀念、媒體影像和物體的流動等等。因此，「流動空間」觀念對人文地理學家長期以來對於有邊界的地方及領域（參見**領域**）的興趣，是個補充和修正，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年代裡，這一點或許格外重要。

空間性（spatiality）：在社會層次生產出來的空間。人文地理學家用這個詞來強調空間是如何在社會層次建構和經驗的，而非社會生活的固有背景（參見**社會建構**）。據此，它是當代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它有時候是以複數形使用，以便強調空間建構和經驗的許多不同方式。

空間科學（spatial science）：1960年代深具影響的人文地理學取向，主張地理學家應該關切建立和測試空間組織、互動和分布的理論。這種理論經常是以模型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土地使用、聚落層級、工業區位和城市規模的模型。如果驗證有效，這些理論就被賦予普遍「法則」的地位。透過這種策略，空間科學的支持者宣稱，人文地理學已經從關注於研究區域差異、基本上屬於描述性的事業，轉變爲一門預測和解釋性的科學。批評者宣稱在它嘗試建立可以普遍應用的法則時，空間科學忽略了它的空間變數所在的社會和經濟脈絡。

結構化（structuration）：這是個社會理論的取向，著重於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類行動者與這些行動者置身的廣大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連結。雖然結構化觀念廣泛用於社會科學，但是和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關係最密切，他在1970年代和

1980年代初期的一些著述裡，發展了結構化理論。這種理論的關鍵要點之一是，社會系統的廣泛結構特質，既是構成社會系統的那些社會實踐的中介，又是其產物。

綜合的（syncretic）：這個形容詞指涉由不同來源要素組成的文化或文化現象，而其組合方式開創了某些新穎且不同於那些來源的事物。綜合的觀念援引自人類學文獻，非常類似於**混種**的觀念，但時常因爲它比較沒有生物含義而受到偏愛。

技術中心論（technocentrism）：對任何環境或其他地理挑戰的一種樂觀主義看法，其根據是人類努力和技術知識的適應性和創新。

時間性（temporality）：在社會層次生產的時間。人文地理學家使用這個術語來強調時間是如何在社會層面建構和經驗的，而非社會生活的固有背景（參見**社會建構**）。

抵抗地勢（terrains of resistance）：集體行動（例如社會運動）發生所根據的物質和（或）象徵基礎。這可能牽涉了抵抗運動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實踐，以及抵抗發生所在的實質地方。

領域（領土）（territory）：一種多少具有邊界的地區，動物、個人、社會群體或機構對這片地區宣稱擁有權利，而且企圖加強控制。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從事交易時所牽涉的成本，通常是生產性公司之間的交易。這種成本（通常不包括所交換商品的成本，或是供應點與需求點之間的運輸成本）可能與諸如距離之類的因素有關。距離可能會增加成本，因爲延遲或錯誤資訊比較可能在相隔遙遠的交易夥伴之間發生。相反的，地理和社會的鄰近性可能有助於降 344
低交易成本。

季節性移動（transhumance）：週期性地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遷移畜養動物和人口的農業和遷徙行爲，通常是由於季節性的氣候變化。

跨國的（transnational）：這個形容詞用來描述脫離了爲邊界所限的**國族國家**的人文地理過程。這種情形可見於經濟領域（參見**跨國公司**）、政治領域（例如某個群體牽連於一個他們並未居住其中的國族的政治能動性；譬如，庫德族流亡者宣揚庫德國族主義的運動），以及文化領域（例如藉由辨認「跨國社群」，這種社群從原初的家園分散到幾個其他國家，但透過這種**流移**還是保有強烈的聯繫）。

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非常大型的公司，辦公室和工廠位居好幾個國家；以及（或）以全球爲基礎來決策和獲取利潤的公司（有時候稱爲多國公司或全球公司）。

創投資本（venture capital）：由投資者提供給企業的融資，並不是從股票市場集資，而是以持有股份的方式。創投資本家的目標是日後販賣股份來爲自己的投資獲得極高報酬。創投資本是風險很大的投資方式，也因此投資者通常期待超過三成的報酬率。

白人遷移（white flight）：這個術語指涉了從都市地區往外搬遷者的族群特殊性，尤其是在美國。在許多主要都會區裡，隨著1950年代以降族裔移民大規模移居內城，富裕的白人便向外遷移。結果是都市空間漸增的族群分化，一邊是貧窮的少數族裔都市地區，一邊是白人的郊區。參見**族群**。

世界體系（world-system）：一個整合的國際經濟系統，奠基於重商資本主義，隨後是工業資本主義，於1450年左右起源於歐洲，到了1900年，已經涵蓋世界大部分地區。世界體系分析檢驗這個系統，把世界當成單一的經濟和社會實體，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

參考書目

Adams, V. (1992) Tourism and Sherpas, Nepal: reconstruction of recipro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 534–54.

Adams, W. (1990)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Adams, W. (1996) *Future nature*. London: Earthscan.

Adler, J. (1989) Origins of Sightsee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6, 7–29.

Agnew, J. (1987a) *Place and Politic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Agnew, J. (1987b)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 region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gnew, J. (1989) The devaluation of place in social science. In Agnew, J. and Duncan, J. (eds) *The power of place*. London: Unwin Hyman.

Agnew, J. (1995) The rhetoric of regionalism: the northern league in Italian politics, 1983–94.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 156–72.

Agnew, J. (1998)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gnew, J. and Corbridge, S. (1989) The new geo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geopolitical disorder. In Johnston, R. and Taylor, P. (eds) *A world in crisis?*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Agnew, J. and Corbridge, S. (1995) *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itken, S. and Zonn, L. (1993) Weir(d) sex: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environment relations in Peter Weir's *Picnic at Hanging Rock* and *Gallipoli*.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1, 191–212.

Albers, P. and James, W. (1988) Travel Photography –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 134–58.

Allen, J. (1995) Global worlds. In Allen, J. and Massey, D. (eds) *Geographical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en, J. and Massey, D. (eds.) (1995) *Geographical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eyne-Dettmers, P. (1997) Tribal arts: a case study of global compression in the Notting Hill Carnival. In Eade, J. (ed.) *Living the 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dge.

Amin, S. (1990)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industrialisation*. New York: OUP.

Anderson, A. (1997) *Culture,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London: UCL Press.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derson, J. (1988) 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territory. In Johnston, R.J., Knight, D.B. and Kaufman, E. (eds) *Nationalism, 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Anderson, J. (1996) The shifting stage of politics: new medieval and postmodern territorialit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4(2), 133–53.

Anderson, K. (1991) *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 1875–1980*.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K. and Gale, F. (eds) (1992)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Ang, I. (1991)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sprenger, F. (1989)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

Anzaldúa, G.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295–310.

Arblaster, A. (1984)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lackwell.

Arrighi, G. (1990) The three hegemonies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 *Review*, 13, 365–408.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Atkinson, R. and Moon, G. (1994) *Urban policy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Augé, M. (1998). *A sense for the other*. (Trans. A. Jacob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ck, L. (1995) X amount of Sat Siri Akal! Apache Indian, reggae music and the cultural intermezzo. *New Formations*, 27, 128–47.

Baier, L. (1991/92) Farewell to regionalism, *Telos* 90 (winter), 82–8.

Baker, N. C. (1984) *The beauty trap*. London: Piatkus.

Baker, S. (1993) *Picturing the beast: animals,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E., Longhurst, B., McCracken, S., Ogborn, M. and Smith, G. (1999)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Chapter 5, Culture, time and history.

Barbier, E.B., Burgess, J.C. and Folke, C. (1994) *Paradise lost?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London: Earthscan.

Barnes, C. (1991) *Disabled people in Britain and discrimin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Barnes, M. (1997) *Care, communities and citizens*. Harlow: Longman.

Barnes, T.J. and Duncan, J.S. (eds) (1992)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s*. London: Routledge.

Barrell, J. (1980)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ell, J. (1990) The public prospect and the private view: the politics of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Pugh, S. (ed) *Reading landscape: country – city – capita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 (1972) The great family of man. In *Mythologies*. London: Jonathan Cape.

Barton, H. (1996) The Isles of Harris superquarry: concepts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Values*, 5, 97–122.

Baudrillard, J. (1988a) *America*. London: Verso.

Baudrillard, J. (1988b) Consumer society. In Poster, M. (ed.)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auman, Z. (1990)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Bauman, Z. (1996) On communitarians and human freedo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3(2), 79–90.

Baumann, G. (1990) The re-invention of bhangra. *World Music*, 32(2), 81–95.

Beauregard, B. (1994) *Voices of decline: 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Beck, U. (1992)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 questions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9, 97–123.

Bell, D. (1995) Pleasure and danger: the paradoxical spaces of sexual citizenship. *Political Geography*, 14(2), 139–54.

Bell, D. (1997) Anti-idyll: rural horror. In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5) Queer country: rural lesbian and gay liv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1, 113–22.

Benjamin, W. (1978) *Reflec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Bennett, B. and Routledge, P. (1997) Tibetan resistance 1950–present. In Powers, R.S., Vogele, W.B., Kruegler, C. and McCarthy, R.M. (eds) *Protest, power, and chang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Bernstein, H. (1978) Notes on capital and peasantr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0, 53–9.

Bernstein, R. (1992).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 – 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erry, B.J.L. (1970) The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year 2000,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51, 21–54.

Bhabha, H.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hachu, P. (1985) *Twice migrant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Binnie, J. (1995) Trading places: consumption, sexu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queer space. In Bell, D. and Valentine, G. (eds) *Mapping desire*. London: Routledge.

Blaut, J.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Bonwick, J. (1884) *The lost Tasmanian rac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Boorstin, D. (1992) From traveller to tourist: The lost arts of travel. In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Booth, D. (ed.) (1994) *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Harlow: Longman.

Borrow, G. (1989) *Wild Wales: the people, language and scenery*. Century Hutchinson.

Bouquet, M. (1987) Bed, breakfast and an evening meal: commensal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farm household. In Bouquet, M. and Winter, M. (eds) *Who from their labour's rest? Conflict and practice in rural tourism*. Aldershot: Avebury.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yce, J.K. (1992) Of coconuts and king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 export crop.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3(4), 1–25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London: Routledge.

Brantlinger, P. (1985)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12, 166–203.

Brecher, J. and Costello, T. (1994)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Brown, K., Turner, R.K., Hameed, H. and Bateman, I. (1997)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Maldives and Nepa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4, 316–19.

Brundtland, H.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nn, D. (1994) 'Our wattled cot': mercantile and domestic space in Thomas Pringle's African landscapes. In Mitchell, W.J.T.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gdorf, M.P. and Burgdorf, R. (1975) A history of unequal treatment: the qualifications of handicapped persons as a suspect class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Santa Clara Lawyer*, 15, 855–910.

Burgess, J. (1985) News from nowhere: the press, the riot and the myth of the inner city. In Burgess, J. and Gold, J. (eds)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Burgess, J. (1990)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vironmental meanings in the mass medi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5, 139–61.

Burgess, J. (1993) Representing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In Goldsmith, B. and Warren, A. (eds) *Conservation in progress*. Chichester: John Wiley.

Burgess, J. and Gold, J. (eds) (1985) *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Burgess, J. and Unwin, D. (1984) Exploring the living planet with David Attenborough.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8(2), 93–113.

Burgess, J., Harrison, C.M. and Filius, P. (1998)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0.

Butler, R. (1998) Rehabilitating the images of disabled youths. In Skelton, T. and Valentine, G. (eds)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utler, R. and Bowlby, S. (1997) Bodies and spaces: an exploration of disabled people's use of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4), 411–33.

Butler, T (1997) *Gentrification and the middleclasses*. Aldershot: Ashgate.

Cairncross, F. (1977) *The death of dist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ambrensis, G. (1978) *The journey through Wal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Wal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Campbell, D. (1992)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rey, J. and Quirk, J. (1970a)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219–41.

Carey, J. and Quirk, J. (1970b)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American Scholar*, Summer, 395–424.

Carney, G. (1998). *Baseball, barns and bluegrass: a geography of American folklife*.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Carr, E.H. (1961)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Carson, R. (1964) *Silent spring*. Boston; Little, Brown.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London: Edward Arnold.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ume I,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7) *End of millennium: Volume III,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Castles, S. and Miller, M.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Castree, N. (1995) The nature of produced nature. *Antipode*, 27(1), 12–48.

Cell, J. (1982) *The highest stage of white supre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mpion, A.G. (1989) Counterurbanisation in Europ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5, 52–59.

Chaplin, M. (1998) Authenticity and otherness: the Japanese theme park. *Architectural Design*, 131, 76–9.

Charlesworth, A. (1994) Contesting places of memory: the case of Auschwitz.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579–93.

Chartier, R. (1989)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 In Chartier, R. (ed.)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Chartier, R. (1994)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Polity.

Chatterjee, P.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London: Zed Books.

Chatterjee, P. and Finger, M. (1994) *The earth brokers: power, politics and world development*. Routledge: London.

Chennault, C. (1948) Why we must help China now. *Reader's Digest*, April, 121–2.

Chertow, M. and Esty, D. (eds) (1997) *Thinking ecologically: the new guardian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eshire, P (1995) A new phas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The evidence for the 1980s, *Urban Studies*, 32, 7, 1045–64.

Choi, S.R., Park, D. and Tschoegl, A.E. (1996) Banks and the world's major banking centres 1990.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32, 774–93.

Churchill, W. (1993) *Struggle for the land*.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Clark, W.A.V. (1998a) *The California cauldron: immigration and the fortunes of local communit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lark, W.A.V. (1998b) Mass migration and local outcomes: 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reating a new urban underclass. *Urban Studies*, 35, 3, 371–84.

Clastres, P. (1998) *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Trans. by P. Aust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3), 302–38.

Cloke, P. (1993) The countryside as commodity: new spaces for rural leisure. In Glyptis, S. (ed.) *Leisur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Cloke, P. (1997) Poor country: marginalization, poverty and rurality. In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1997)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Cloke, P. and Milbourne, P. (1992) Deprivation and lifestyles in rural Wales II: rurality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8, 360–74.

Cloke, P. and Perkins, H. (1998) 'Cracking the canyon with the Awesome Foursome': representations of adventure tourism in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6, 185–218.

Cloke, P., Philo, C. and Sadler, D. (1991) *Approach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Cloke, P., Crang, P., Goodwin, M., Painter, J. and Philo, C. (2000) *Practis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Cohen, A. (1982) A polyethnic London carnival as a contested cultural performanc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5, 23–41.

Cohen, S. (1980)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s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Second edition.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Colyer, R. (1976) *The Welsh cattle drovers: agriculture and the Welsh cattle trade before 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6) Television and the audiovisual sector: towards a European policy. *European File*, 14(86), August–September.

Cone, C. (1995) Crafting Selves: the lives of two Mayan wome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2(2), 314–27.

Conversi, D. (1990) Language or race? The choice of core val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talan and Basque nationalism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3(1), 50–70.

Coombes, A.E. (1994) National unity and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ies: the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of 1908. In *Reinventing Af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rbett, J. (1994) A proud label: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bility politics and gay pride. *Disability and Society*, 9(3), 343–57.

Corbridge, S. (1993)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Third World. In Taylor, P. (e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Bellhaven Press.

Corrigan, P. (1997)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an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Sage.

Cosgrove, D. (1985)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0, 45–62.

Cosgrove, D. (1994) Contested global visions: one-world, whole-earth and the Apollo space photograph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270–94.

Cosgrove, D. and Daniels, S. (eds) (1988)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tgrove, S. and Duff, A. (1980) Environmentalism, middle class radicalism and politics. *Sociology Review*, 28, 335–51.

Couloubaritsis, L., De Leeuw, M., Noel, E., and Sterckx, E. (1993)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identity*. Brussels: European Interuniversity Press.

Cowen, T. (1998)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Crang, P. (1994) It's showtime: on the workplace geographies of display in southeast Eng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 675–704.

Crang, P. (1997) Performing the tourist product. In Rojek, C. and Urry, J. (eds)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Cresswell, T. (1994) Putting women in their place: the

carnival at Greenham Common. *Antipode*, 26(1), 35–58.

Cronon, W, (1995)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In Cronon, W.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s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 W.W. Norton.

Culler, J. (1988)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 institu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unningham, H. (1992)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Polity Press.

Dalby, S. (1988) Geopolitical discourse: the Soviet Union as Other. *Alternatives*, XIII.

Dalby, S. (1990) American security discourse: the persistence of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9(2). 171–88.

Dalby, S. (1994) Gender and geopolitics: reading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2(5), 525–46.

Daly, H.E. (1990) 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2, 1–6.

Daniels, S. (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aniels, S. and Seymour, S. (1990)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idea of improvement 1730–1900. In Dodgson, R.A. and Butlin, R.A.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Daniels, S. and Cosgrove, D. (1993) Spectacle and text: landscape metaphors in cultural geography. In Duncan, J.S. and Ley, D. (eds),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Dann, G. (1996) The people of tourist brochures. In Selwyn, T. (ed.) *The tourist image: myths and myth making in tourism*. London: Wiley.

Darnton, R. (1979) *The busin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ae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B. (1992) *The black man's burden*. New York: Times Books.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erso.

Debord, G. (1977)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Books.

Delanty, G. (1995) *Inventing Europe: idea, identity, re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7) *Eliminating world poverty: a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Government Stationery Office.

Der Derian, J. (1992) *Anti-diplomacy: spies, terror, speed and war*. Oxford: Blackwell.

Dery, M. (1993) Flame wars. In Dery, M. (ed.) *Flame wars: the discourse of cyber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skins, D.R. (1996) Economic restructuring, job opportunities and black social dislocation in Detroit. In O'Loughlin, J. and Friedrichs, J. (eds) *Social polarization in post-industrial metropolises*.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Dicken, P. (1998) *Global shift*. Third edition. London: Paul Chapman.

Dicken, P. and Thrift, N. (1992)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 why business enterprises matter in the study of geographical industrializ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7(3), 279–91.

Dodd, L. (1992) Heritage and the 'Big House': whitewash for rural history. *Irish Reporter*, 6, 9–11.

Dodd, L. (1993) Interview by Nuala Johnson, Strokestown Park House, September 2.

Doel, M. (1994) Deconstruction on the move: from libidinal economy to liminal materi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6, 1041–59.

Domosh, M. (1991)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of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6, 94–104.

Dorra, M. (1996) La traversée des apparenc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32.

Douglas, M. and Isherwood, B. (1979)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Basic Books.

Downs, A. (1972)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 the issue-attention cycle. *The Public Interest*, 28, 38–50.

Drakulic, S. (1996) *Café Europa*. London: Abacus.

Driver, F. (1992) Geography's empire: histori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23–40.

Driver, F. and Gilbert, D. (1998) Heart of empire? Landscape, space and performance in imperial Lond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6, 11–28.

Dryzek, J. (1997)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G. (1974) Geographical personality. *Geoscience and Man*, V, 25–33.

Duncan, J.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can, J. (1995) Landscape geography 1993–94.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414–22.

Duncan, S. and Goodwin, M. (1988) *The local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yer, R. (1997) *White*. London: Routledge.

Dymski, G.A. and Veitch, J.M. (1996)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etropolis: booms, busts and banking in Los Angel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1233–60.

Eade, J. (1997) Identity, nation and religion: educated

young Bangladeshi Muslims in London's East End. In Eade, J. (ed.) *Living the 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dge.

Eboda, M. (1997) Rum do as Reggae Boyz blow hot. *The Observer*, 18 November 1997, 12.

Eco, U. (1985) How culture conditions the colours we see. In Blonsky, M. (ed.) *On signs*. Oxford: Blackwell.

Ecologist, The (1972)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Edwards, E. (1996) Postcards: greetings from another world. In Selwyn, T. (ed.) *The tourist image: myths and myth making in tourism*. London: Wiley.

Ehrlich, P.R. (1972) *The population bomb*. London: Ballantine.

Eksteins, M. (1990)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Bantum Books.

Elsaesser, T. (1994) European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r 'what's there to touch when the dust has settl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uropean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July.

Emmer, P. (1993) Intercontinental migration as a world historical process. *European Review*, 1(1), 67–74.

English Nature (1993) Position statemen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vember.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ntrikin, J.N. (1991) *The betweeness of plac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modernity*. London: Macmillan.

Entrikin, J.N. (1994) Place and reg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8(2), 227–33.

Escobar, A. (1992) Cultur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scobar, A. and Alvarez, S.E. (eds)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lah, G. (1989) Israeli 'Judaization' policy in Galilee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Arab urbaniza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8(3), 229–54.

Fisher, A. (1996) Deutsche Bank in Asia facing a rough ride in the East. *The Financial Times*, 13 November, 25.

Fisher, A. (1997) A reluctant departure. *The Financial Times*, 13 May, 21.

Fisher, A. (1998) Deutsche Bank warns of lower profits. *The Financial Times*, 29 January, 36.

Florida, R. and Smith, D.F. (1993) Venture capital formation,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is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434–51.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Fox, J. (1996) How does civil society thick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24, 1089–1103.

Frank, A.G. (1967)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Frank, T. and Weiland, M. (1997) *Commodify your dissent: salvos from the baffler*.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Friedland, W., Barton, A. and Thomas, R. (1981) *Manufacturing green g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 3, 309–44.

Frow, J. (1991) Tourism and the semiotics of nostalgia. *October*, 57, 123–51.

Gabriel, Y. and Lang, T. (1996) *The unmanageable consumer: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and its fragmentations*. Thousand Oaks: Sage.

Gadgil, M. and Guha, R. (1995): *Ecology and equity*. London: Routledge.

Garitaonandía, G. (1993) Regional television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3), 277–94.

Garreau, J. (1991)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 Doubleday.

Garton Ash, T. (1998) Europe's endangere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77(2), 51–65.

Gedicks, A. (1993): *The new resource war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Gereffi, Gary (1995)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Stallings, B. (ed.) *Global change, regional respo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tler, M. (1997) The inven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Lee, R. and Wills, J. (eds)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London: Arnold.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lbert, E.W. (1951) Geography and regionalism. In Taylor, G. (ed.) *Ge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Gilbert, E.W. (1960) The idea of the region. *Geography*, 45(3), 157–75.

Gilbert, E.W. (1972) British regional novelists and Geography. In *British pioneers in geography*. Newton Abbott: David and Charles.

Gilderbloom, J.I. and Rosentraub, M.S. (1990) Creating the accessible city: proposals for provid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for low income,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9(3), 271–82.

Gillespie, M.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Routledge.

Gilroy, P. (1993a)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Gilroy, P. (1993b) *Small acts*. London and New York: Serpent's Tail.

Ginsburg, F. (1991) Indigenous media: Faustian contract or global vill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 94–114.

Ginsburg, F. (1993) Aboriginal media and the Australian imaginary. *Public Culture*, 5, 557–78.

Gladwell, M. (1997) The coolhunt. *The New Yorker*, March 17: 78–88.

Glassner, M.I. (1993) *Political geography*. Chichester: John Wiley.

Godlewska, A. and Smith, N. (eds) (1994) *Geography and empire*. London: Blackwell/IBG.

Godolphin, M. (1868) *Robinson Crusoe in words of one syllabl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Goffman, E.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oodwin, M. (1991) Replacing a surplus population: the policies of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In Allen, J. and Hamnett, C. (eds) *Housing and Labour Markets*. London: Unwin and Hyman.

Goodwin, M. and Painter, J. (1996) Local governance, Fordism and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regul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4), 635–49.

Gopinath, G. (1995) 'Bombay, UK, Yuba City': Bhangra music and the engendering of diaspora. *Diaspora*, 4(3), 303–22.

Goss, J. (1993) The magic of the mall: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retail built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1), 18–47.

Goss, J. (1999)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commodity world: an unofficial guide to Mall of Americ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Gowan, P. and Anderson, P. (eds) (1997) *The question of Europe*. London: Verso.

Gray, A.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Green, D. (1991) *Faces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Green, E., Hebron, S. and Woodward, W. (1990) *Women's leisure, what leisu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Greenwood, D. (1989) 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s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In Smith, V. (ed.) *Hosts and guests*. (Second edi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regory, D. (1982)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eography of the Yorkshire woollen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Gregory, D.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Gregory, D. (1995)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9, 447–85.

Griffiths, I. (ed.) (1993) *The atlas of African affairs*. London: Routledge.

Griffiths, J. (1997) F1 probe says threat to relocate racing was groundless. *The Financial Times*, 15 December, 1.

Gruffudd, P. (1994) 'Back to the land': historiography, rurality and the nation in inter-war Wal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1), 61–77.

Guback, T. (1974) Cultural identity and film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inema Journal*, 13(1), 2–17.

Guha, R. (1989) The Problem. *Seminar*. March, 12–15.

Habermas, J. (1993)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facree, K. (1993)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9, 23–38.

Halfacree, K. (1996) Out of place in the country: travellers and the 'rural idyll'. *Antipode*, 28 (1), 42–72.

Hall, S. (1991)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King, A.D.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Hall, S., Held, D. and McGrew, T.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Oxford: Polity.

Hall, S. (1992) 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Hall, S. and Gieben, B.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Hall, S. (1995) New cultures for old.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mnett, C. and Cross, D. (1998) Social polarisation and inequality in London: earnings evidence, 1979–95.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16, 659–680.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8.

Harley, J.B. (1992) Deconstructing the map. In Barnes, T. and Duncan, J.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Harris, N. (1995) *The new untouchables: immigratio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rris, R.C. and Phillips, E. (eds) (1984) *Letters from Windermere 1912–1914*. Vancouver: UBC Press.

Harrison, C.M., Burgess, J. and Filius, P. (1996) Ratio-

nalis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 comparison of lay publics in the UK and the Netherland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3), 215–34.

Harriss, J., Hunter, J. and Lewis, C. (eds) (1995)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Harvey, D. (1969)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vey, D. (1985) Paris, 1850–1870. In Harvey, 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lackwell.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arvey, N. (1995) Rebellion in Chiapas: rural reforms and popular struggl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6(1), 39–72.

Hay, C. (1995)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Marsh, D. and Stoker, G.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Heath, S. (1990) *Representing television*. In Mellencamp, P. (ed.) *Logics of telev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KP.

Henry, N. and Pinch, S. (1997) *A regional formula for success? The innovative region of motor sport valley*. Edgbast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enry, N., Pinch, S. and Russell, S. (1996) In pole position?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 new industrial spaces and the British Motor Sport Industry. *Area* 28.1, 25–36.

Herrington, J. (1984) *The outer city*. London: Harper and Row.

Hobsbawm, E.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Hobsbawm, E. and Ranger, T.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D. (1989) Soap operas at work. In Seiter,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s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oks, b. (1991)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Hooson, I.D. (ed.) (1994)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Hudson, B. (1977) The new geography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1870–1918. *Antipode*, 9(2), 12–19.

Huggins, J., Huggins, R. and Jacobs, J.M. (1995) Kooramindanjie: place and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9, 164–81.

Hughes, R. (1988) *The fatal shore*. New York: Vintage.

Hyam, R. (1990) *Empire and sexual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yam, R. (1993)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Ignatieff, M. (1993)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BBC Books/Chatto & Windus.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keles, A. and Smith, D.H.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IUCN (1980) *The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Gland: World Wildlife Fund and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Jackson, P. (1989) *Maps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Jackson, P. and Penrose, J. (eds) (1993) *Constructions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 London: UCL Press.

Jacobs, J.M. (1988)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e case of Aboriginal land rights.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26, 249–63.

Jacobs, J.M. (1996) Authentically yours: de-touring the map. In Jacobs, J.M.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Jacobs, J.M. (1996)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Jacobs, M. (1993) *Sense and sustainability: land us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England.

Jacobs, M. (199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ital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humility: a response to Beckerman. *Environmental Values*, 4, 57–68.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Jenkins, J.G. (1982) *Maritime heritage: the ships and seamen of southern Ceredigion*. Llandysul: Gomer Press.

Johnson, J. and Salt, J. (1992) *Population migration*. Walton-on-Thames: Thomas Nelson.

Johnson, N.C. (1996) Where geography and history meet: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big house in Irelan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 551–66.

Johnson, R. (1986) The story so far: and further transformations? In Punter, D. (ed.)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Johnston, R.J., Gregory, D. and Smith, D.M. (eds) (1994)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hi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Jones, J.-P. and Moss, P. (1995). Democracy, identity,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253–7.

Karp, I. and Lavine, S. (1991)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e.

Keat, R. and Urry, J. (1975)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Paul.

Kern,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hilnani, S. (1997)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King, R. (1995) Migrations, globalisation and place. In Massey, D. and Jess, P.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nsman, P. (1995). Landscape,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photography of Ingrid Pollard. *Area*, 27, 300–10.

Knowles, A. (1997) *Calvinists incorporated: Welsh immigrants on Ohio's industrial fronti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ox, P. (1991) The restless urban landscap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D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2), 181–209.

Kristeva, J. (1992) Le temps de la dépression. *Le Monde des Débats*, October.

Kristeva, J. (1993) *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cey, C. and Longman, D. (1993) The press and public access to the environmental debate. *Sociological Review*, 41, 207–43.

Lamm, S.E., Reed, D.A. and Scullin, W.H. (1996) *Real-time geographic visualization of World Wide Web traffic*. http://www.pablo.cs.uiuc.edu/Projects/Mosaic/ww3/.

Landau, J.M. (ed.) (1984)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Lee, R. (1998) Shelter from the storm? Mutual knowledge and geographies of regard (or legendary economic geographi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RGS-IBG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urrey, Guildford, 6 January.

Lee, R. (1999) *Access to the gods? Social relations and geographies of material life*. Routledge: London.

Leftwich, A. (1993)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4(3), 605–24.

Leftwich, A. (1995) Governance,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5, 363–86.

Lehmann, D. (1997) An opportunity lost: Escobar's de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4), 568–78.

Lélé, S.M. (199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World Development*, 19, 607–21.

Leonard, M. (1998) Paper planes: travelling the new grrrl geographies. In Skelton, T. and Valentine, G. (eds)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evy, R. (1995) Finding a place in the world economy. Party strategy and party vote: the regionalization of SNP and Plaid Cymru support, 1979–92. *Political Geography*, 14(3), 295–308.

Lewis, W.A. (195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ey, D. (1974) 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images and behaviour of a Philadelphia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Monograph Series* 7, Washington DC.

Ley, D. (1977) Social geography and the taken-for-granted worl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 498–512.

Ley, D. (1996)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y, D. and Cybriwsky, R. (1974) Urban graffiti as territorial marker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4, 491–505.

Ley, D. and Samuels, H. (eds) (1978)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London: Croom Helm.

Leyshon, A. (1996) Dissolving difference? Money, disembed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space. In Daniels, P. and Lever, W.F. (eds) *The glob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London: Longman.

Leyshon, A. and Thrift, N.J. (1997) *Money/space*. London: Routledge.

Liebes, T. and Katz, E. (1990)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lley III, W. and De Franco, L.J. (1997) No guarantees for F1's 'Sport Valley'. *The Financial Times*, 31 December.

Lipsitz, G. (1994) Kalfou Dangere. In *Dangerous crossroads: popular music,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etics of place*. London: Verso.

Little, J., Peake, L. and Richardson, P. (1988) *Women in cities*. London: Macmillan.

Livingstone, D.N.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ivingstone, D.N. and Harrison, R.T. (1981) Hunting the snark: perspectives on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Geografiska Annaler*, 63B, 69–72.

Logan, J. and Molotch, H. (1987) *Urban fortunes*. Bever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ghurst, R. (1995)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1), 97–105.

Lowe, P. and Rudig, R. (1986)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tate of the ar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6, 513–50.

Lowenthal, D. (1991)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nglish landscape. *Rural History*, 2, 205–30.

Lowenthal, D. (1994) Identity, heritage and history. In Gillis, J.R.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wenthal, D (1996)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London: Viking.

Lowenthal, D. (1997) *Geographical Journal*, 163, 355.

Luke, T. (1997) At the end of nature: cyborgs, 'humachines' and environments in post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367–80.

Lutz, C and Collins, J. (1993) *Reading National Geograph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cCannell, D. (198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e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chocken.

MacCannell, D. (1992) *Empty meeting grounds: the tourist papers*. Routledge: London.

MacKenzie, J. (1995)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ffesoli, M. (1996)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Trans. D. Smith. Thousand Oaks: Sage.

Manguel, A. (1996) *A history of reading*. London: HarperCollins.

Martin, D.-C. (1992) Le choix d'identité.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42(4) 582–93.

Martin, H.-J. (1994)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R. and Minns, R. (1995) Undermining the financial basis of regions: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UK pension fund system. *Regional Studies*, 29, 125–44.

Martinez-Allier, J. (1990) Ecology and the poor: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3, 621–39.

Martinussen, J. (1997) *Society, state and the market: a guide to compe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Marx, K. (1976 [1867]). *Capital*. Volume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arx, K. and Engels, F. (1967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aslow,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Mason, C. and Harrison, R. (1998) Financing entrepreneurship: venture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artin, R.L. (ed.)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and Tickner, L.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Massey, D. (1994 [1991])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Oxford: Polity Press.

Massey, D. (1995)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 (1995)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Massey, D. and Jess, P. (1995) Places and cultures in an uneven world.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1995)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S. and Denton, N.A.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Cambridge, MA: Harvard.

Matless, D. (1992) An occasion for geography: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and Foucault's corpu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41–56.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Routledge.

McCormick, J. (1988) America's third world. *Newsweek*, 8 August, 20–24.

McCormick, J. (1991)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scan.

McCormick, J.S. (1992)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eclaiming paradise*. London: Belhaven.

McDowell, L. (1997) *Capital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McKibben, B. (1990) *The end of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cNay, L. (1994) *Foucaul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earsheimer, J.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266(2), 35–50.

Meinig, D. (e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rriman, N. (ed.) (1993) *The peopling of London: fifteen thousand years of settlement from overseas*. London: Museum of London.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bourne, P. (ed.) (1997) *Revealing rural others*. London: Pinter.

Miller, D. (1992)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in Trinidad. A case study of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in mass consumption. In Silverstone, R. and Hirsch, E.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Miller, D. (1994) *Modernit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Miller, D. (1995) Consumption as the vanguard of his-

tory. In Miller, D. (ed.)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iller, D. (1997) *Capitalism: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Berg.
Mills, S. (1989) Tourism and Leisure – setting the scene. *Tourism Today*, 6, 18–21.
Milward, A. (1992)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Routledge.
Mishan, E. (1969)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itchell, W.J.T. (1994a) Introduction. In Mitchell, W.J.T.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tchell, W.J.T. (1994b) Imperial Landscape. In Mitchell, W.J.T.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hanty, C. (1991)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Mohanty,C., Parker, A. and Russo, A. (eds)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Mollenkopf, J. and Castells, M. (1991)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oodie, S. (1986)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London: Virago
Moody, R. (ed.) (1988) *The indigenous voice*. (2 vols.) London: Zed Books.
Moore, R. (1992) Marketing alterity.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8(2), 10–26.
Morales, E. (1989) *Cocain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Morley, D. (1991) Where the global meets the local: notes from the sitting room. *Screen*, 32, 1–15.
Morley, D. (1992) Where the global meets the local: notes from the sitting room. In Morley, D.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Morley, D. and Robins, K. (1995)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Mormont, M. (1990) Who is rural? Or how to be rur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rural. In Marsden, T., Lowe, P. and Whatmore, S. (eds) *Rural restructuring*. London: David Fulton.
Morris, J. (1986) *The matter of Wales: epic views of a small count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orris, J. (1990)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Morris, J. (1991) *Pride against prejudic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Morris, J. (1992) *O! Canada*. London: Hale.
Moser, C. (1993) *Gend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London.
Murdoch, J. and Pratt, A. (1993) Rural studies: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9, 411–28.
Murdoch, J. and Pratt, A. (1997) From the power of topography to the topography of power: a discourse in strange ruralities. In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Murgatroyd, L. and Neuburger, H. (1997) A household satellite account for the UK. *Economic Trends*, 527, October, 63–71.
Naim, T. (1977)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Naim, T. (1995) Breakwaters of 2000: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 *New Left Review*, 214, 91–103.
Nandy, A. (1984) Culture, state and rediscovery of Indian politic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49), 2078–83.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996) *David Livingstone and the victorian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ewby, H. (1988) *The countryside i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Newhouse, J. (1997) Europe's rising reg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76(1), 67–84.
Newman, D. (1989) Civilian and military presence as strategies of territorial control: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8(3), 215–28.
Nijman, J. (1994) Nicholas Spykman. In O'Loughlin, J. (ed.)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Nijman, J. (1996) Ethnicity, class and the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iami. In O'Loughlin, J. and Friedrichs, J (eds) *Social polarization in post-industrial metropolises*.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5.
Norris, C. (1992)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Nye, D. (1991) The emergence of photographic discourse: images and consumption. In Nye, D. and Pedersen, C. (eds) *Consump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Oakley, A. (1981) *Subject women*.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O'Brien, R. (199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he end of geography?* London: Pinter/ RIIA.
Offe, K. and Heinze, R. (1992) *Beyond employment*. London: Polity Press.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Social Survey Division (1993–97)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London: HMSO.
Ogborn, M. (1998) *Spaces of modernity: London's geographies 1680–1780*.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Oppenheim, C. (1990) *Poverty: the facts*.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O'Riordan, T. (1976)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Pion.
O'Riordan, T. (1988)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ility. In: Turner, R.K. (e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O'Riordan, T. (ed.) (1999)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econd edition. Harlow: Longman.
O'Riordan, T. and Jordan, A, (1998) Kyoto in Perspective. *ECOS*, 18, 314, 38–42.
O'Riordan, T. and Voisey, H. (eds) (1998)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Osborne, P. (1996) Modernity. In Payne. M. (ed.)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Ó Tuathail, G.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Ó Tuathail, G. and Agnew, J. (1992)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11(2), 190–204.
Overton, M. (1994)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Johnston, R.J., Gregory, D. and Smith, D.M.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hi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Owens, S. (1997) Negotiated environments: needs, demands, and values in the age of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571–80.
Painter, J. and Philo, C. (1995) Spaces of citizenship: an introduc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14(2), 107–20.
Park, R. (1926) The urban community as a spatial pattern and a moral order. In Burgess, E.W. (ed.) *The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er, J. and Smith, C. (1940) *Modern Turke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Peach, C. (ed.) (1975) *Urban social segregation*. London: Longman.
Peach, C. (1996) Does Britain have ghetto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1), 216–35.
Pearce, D. *et al.* (1988)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Pearce, D. *et al.* (1993) *Blueprint three: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scan: London.
Peet, R. (1989)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Johnston, R.J. and Taylor, P. (eds) *The world in crisis?*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eet, R. and Thrift, N. (1989) Political economy and human geography. In Peet, R. and Thrift, N. (eds) *New models in geography: volume 1. The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London: Unwin Hyman.
Peet, R. and Watts, M. (eds) (1996)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Pepper, D. (1984) *The root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Pepper, D. (1996)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Perlmutter, T. (1993) Distress signals: a Canadian story – an international lesson. In Dowmunt, T. (ed.) *Channels of resistance: global television and local empowerment*. London: BFI/Channel 4.
Phillips, R.S. (1997) *Mapping men and empire: a geography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Philo, C. (1992). Neglected rural geographies: a review.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8, 193–207.
Philo, C. (1995)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notes on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6), 644–81.
Philo, C. (1997). Of other rurals. In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s: otherness, marginality and rurality*. London: Routledge.
Philo, G. (1993) From Buerk to Band Aid: the media and the 1984 Ethiopian famine. In Eldridge, J. (ed.) *Getting the message: news, truth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Pietz, W. (1988) The 'post-colonialism' of Cold War discourse. *Social Text*, 19/20(Fall), 55–75.
Pile, S. (1993) Human agency and human geography revisited: a critique of 'new models' of the self.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8, 122–39.
Pile, S. (1996)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Pile, S. and Thrift, N.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Pinckney, D.H.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latteau, J-P. (1994) Behind the market stage where real societies exist: Parts I and II.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0, 533–77 and 753–817.
Pocock, D. (1981) Place and the novelist.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6, 337–47.
Polanyi, K, (194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Books.
Pollard, J.S. (1996) Banking at the margins: a geograph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Los Angel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1209–32.
Pollock, G. (1988) 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 In Pollock, G.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Routledge.
Pontalis, J.-B. (1990) *La force d'attraction*. Paris: Seuil.
Pratt, G. and Hanson, S. (1994) Geograp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 5–29.

Pratt, J., Leyshon, A. and Thrift, N.J. (1996)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1990s II: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Working Papers on Producer Services*, 38.

Pratt, M.L. (1986) Scratches in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or, what Mr Barrow saw in the lands of the Bushmen. In Gates, H.L.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red, A. (1990) *Lost words and lost worlds: modernity and the language of everyday lif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tockho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obyn, E. (1993) *Sexing the self: gendered posi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Raban, J (1990) *Hunting Mr Heartbreak*. London: Pan Books.

Radcliffe, S. and Westwood, S. (eds) (1993) *Viva: women and popular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Radin, M. (1996) *Contested commod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i, A. (1995) India on-line: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asporic Hindu identity. *Diaspora*, 4, 31–58.

Rawcliffe, P. (1998) *Swimming with the tide: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trans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edclift, M. (1984)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red or green alternatives*? London: Methuen.

Redclift, M. (198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contradictions*. London: Methuen.

Reed, H.C. (1981) *The pre-emin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New York: Praeger.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Rhodes, R. (1996)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XLIV, 652–67.

Rieff, D. (1993) Notes on the Ottoman legacy written in a time of war. *Salmagundi*, 100, 3–15.

Riley, R. (1994) Speculations on the new American landscapes. In Foote, K., Hugill, P., Mathewson, K. and Smith J (eds) *Re-Reading cultural geograph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bins, K. (1996) Interrupting identities: Turkey/Europe. In Hall, S. and du Gay, P.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Robinson, N. (ed.) (1993) *Agenda 21: Earth's action plan*. New York: Ocean Publications.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se, G. (1995) Place and identity: a sense of place. In Massey, D. and Jess, P.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G. (1997) Looking at landscape: the uneasy pleasures of power. In Barnes, T. and Gregory, D. (eds)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Ross, J. (1995) *Rebellion from the roots*.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Rosto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lands, J. (1997) *Questioning empowerment: working with women in Honduras*. Oxford: Oxfam.

Rushkoff, D. (1994) *Cyberia: life in the trenches of hyperspace*.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Ryan, J. (1997) *Picturing empire: photography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Reaktion Books.

Sack, R. (1992) *Place,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er's worl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ack, R. (1997) *Homo Geographicu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95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Samuel, R.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Volume 1: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Sassen, S. (1988) *The mobility of capital and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1990) Finance and business services in New York City: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effec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2, 287–306.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Scannell, P. (1988) Radio times: the temporal arrangements of broadcasting in the modern world. In Drummond, P. and Paterson, R. (eds) *Television and its audien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London: BFI, 15–31.

Schama, S. (1987) 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n Porter, R. and Teich, M. (eds),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ck, I.C. and Tonak, E.A. (eds) (1987)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rmer, J. (1994) The claiming of space and the body politic within national-security states. In Boyarin, J. (ed.) *Remapping memory: the politics of timesp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lesinger, P. (1994) Europe's contradictory communicative space. *Daedalus*, 123(2), 25–52.

Schor, J.B. (1998) *The 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roeder, R. (1996) *Possible worlds: the social dynamic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chumacher, E.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London: Blond and Briggs.

Scott, J.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y*.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R.A. (1969) *The making of blind men: a study of adult socialization*.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 (199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heritage: the SNH approach*. Edinburgh: Scottish Natural Heritage.

Seager, J. (1994) *Earth follies*. London: Routledge.

Segal, R. (1995) *The black diaspor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eiter, E., Borchers, H., Kreutzner, G. and Warth, E.-M. (1989) 'Don't treat us like we're so stupid and naïve':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soap opera viewers. In Seiter, E. *et al.* (eds) *Remote contro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en, G. and Grown, C. (1987)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eymour, S., Daniels, S. and Watkins, C. (1994) Estate and empire: Sir George Cornewall's management of Moccas, Herefordshire and La Taste, Grenada, 1771–1819. Working Paper 28,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hakespeare, T. (1994)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dustbins for disavowal? *Disability and Society*, 9(3), 283–99.

Shapiro, M. (1989) Representing world politics: the sport/war intertext. In Der Derian, J. and Shapiro, M.J.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Sharp, J. (1993) Publishing American identity: popular geopolitics, myth and the *Reader's Digest*. *Political Geography*, 12(6), 491–503.

Sharp, J. (1996) Hegemony, popular culture and geopolitics: the *Reader's Dig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anger. *Political Geography*, 15(6/7), 557–70.

Sherman, D.J. and Rogoff, I. (1994) *Museum culture: histories, discourses and spectacl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Shore, C. (1996) Transcending the nation-stat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9(4), 473–96.

Shortridge, J.R. (1991) The concept of the place-defining novel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3, 280–91.

Shurmer-Smith, P. and Hannam, K. (1994) *Worlds of desire, realms of power: a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Simmons, I. (1996, first edition 1989).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ulture, environment,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imon, D. (1997) Development reconsidered: new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thinking. *Geografiska Annaler*, 79B(4), 183–201.

Sloterdijk, P. (1995) World markets and secluded spot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European regions in the world-experiment of capital. In Büchler, P. and Papastergiadis, N. (eds) *Random access: on crisis and its metaphors*.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Smith, A.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Smith, B. (1985)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M.P. (ed.) (1995) *Marginal spac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mith, N. (1990, first edition 1984)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mith, N. (1994) Geography, empire and social theor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8(4), 491–500.

Smith, N (1996)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Routledge.

Smith, N. and Godlewska, A. (1994) Introduction: critical histories of Geography. In Godlewska, A. and Smith, N. (eds) *Geography and empire*. Oxford: Blackwell.

Smith, S.J. (1989)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resid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mith, S.J. (1993)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isation. In Cross, M. and Keith, M. (eds) *Racism, the city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Smith, S.J. (1994) Citizenship. In Johnston, R., Gregory, D. and Smith, D.M.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hi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Smith, S.J. (1997) Beyond geography's visible worl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music.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 502–29.

Smith, S.J. and Mallinson, S. (1996) The problem with social housing: discre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he welfare ideal. *Policy and Politics*, 24, 339–58.

Smith, W.D. (1984) The function of commercial centres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European capitalism: Amsterdam as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985–1005.

Soja, E (1992) Inside exopolis: scenes from Orange County. In Sorkin, M.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New York: Noonday.

Soja, E.W. (1996) *Thirdspace*. Oxford: Blackwell.
Sorkin, M. (ed.) (1992)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Stallybras, J. (1996) *Gargantua: vision and mass culture*. London: Verso.
Stevens, J.E. (1988) *Hoover Dam: an American adventur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Stevens, S. (1993) Tourism,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Mount Everest region. *Geographical Review*, 83, 410–27.
Stoddart, D. (1986)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In *On geography and its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Stoddart, D. (1987) To claim the high ground: geography for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2, 327–36.
Stoker, G. (1996)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Mimeo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 at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torper, M. and Walker, R. (1989)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ynnott, A. (1993)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G. (1949) *Urban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Taylor, H. (1951) No watchdog for America. *Reader's Digest*, Feb, 85–7.
Taylor, P. (1989) The error of developmentalism in human geography. In Gregory, D. and Walford, R. (eds)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Basingstoke: Macmillan.
Taylor, P.J. (1996) *The way the modern world works: world hegemony to world impasse*. Chichester: John Wiley.
Tendler, J. (1997) *Good government in the trop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de, N. and Ambrosi, A. (eds) (1991) *Video the changing world*. Montreal and New York: Black Rose Books.
thee data base (1996) The K Foundation: why we burnt a million pounds. *thee data base* [online], 7, Available from http://members.xoom.com/databass/KFound.htm
Thomas, H. (1997) *The slave trade*. London: Macmillan.
Thomas, W., Sauer, C., Bates, M. and Mumford, L. (1956)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ompson, E.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Books.
Thrift, N. (1983)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 23–57.
Thrift, N. (1994)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Corbridge, S., Thrift, N.J. and Martin, R. (eds)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Blackwell.
Thrift, N. (1996, orig. 1985) 'Flies and Germs: a geography of knowledge', in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Sage.
Tickell, A. and Peck, J. (1996) The return of the Manchester men: men's words and men's deeds in the remaking of the local stat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4), 595–616.
Tiffen, M., Mortimore, M.J. and Gichugi, F. (1994) *More people, less erosion: environmental recovery in Kenya*. Chichester: John Wiley.
Toye, J. (1993)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Trelluyer, M. (1990) La télévision regionale en Europe. *Dossiers de l'Audiovisuel*, 33, 10–55.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urner, T. (1991) The social dynamics of video media in an indigenous society: the cultural meaning and personal politics of video-making in Kayapo communities.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7(2), 68–76.
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1996) *An urbanizing world: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Oxford: OUP-UNDP.
UPIAS (1976)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London: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Sage.
Urry, J.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Valentine, G. (1993a) 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a geography of lesbian friendships. *Area*, 25(2), 109–16.
Valentine, G. (1993b) Negotiating and managing multiple sexual identities: lesbian time-space strateg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8, 237–48.
Valentine, G. (1996) 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adult's public space. *Urban Geography* 17(3), 205–20.
Veijola, S. and Jokinen, E. (1994) The body in tour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1, 125–51.
Vertovec, S. (1996) Berlin Multikulti: Germany, 'foreigners' and 'world-openness'. *New Community*, 22(3), 381–99.
Vidal, J. (1997) The long march home. *The Guardian Weekend*, April 26, 14–20.

Wade, R. (1990) *Cover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s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ham-Smith, N. (1996) Geography re-invented. *British Studies Now*, 7, 3–8.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quant, L. (1993) Urban outcasts: 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66–83.

Warf, B. (1988)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everyday life, and Pacific Northwest lumber produc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8, 326–46.

Wark, M. (1994) *Virtual geograph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augh, P. (1997) 'Banglatown'. *The Evening Standard*, 23 January, 15.

Weber, M.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Wells, H.G. (1902) *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Wells, H.G. (1920) *The outline of history*. London: Cassell.

Which? (1989) No Entry. October, 498–501.

Williams, A. and Shaw, G. (eds) (1988)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Belhaven.

Williams, C.H. and Smith, A.D. (1983)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p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7(4), 502–18.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A.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Wilson, E (1991) *The Sphinx in the c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W.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son, W.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Winchester, H. and White, P. (1988) The location of marginalised groups in the inner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37–54.

Wolch, J. and Emel, J. (eds) (1998) *Animal geographies*. London: Verso.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Harlow: Longman.

Worcester, R.M. (1993) Public and elite attitudes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5, 315–34.

World Bank (199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World Bank.

World Bank (1994) *Adjustment in Africa: reforms, 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 Oxford: OUP-World Bank.

Wright, P. (198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London: Verso.

Wright, T. (1995) Tranquility city: self organisation, protest and collective gains within a Chicago homeless encampment. In Smith, M.P. (ed.) *Marginal spac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Wrigley, N. (1998) Leveraged restructuring and the economic landscape: the LBO wave in US food retailing. In Martin, R.L. (ed.)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Wynne, B. (1993)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a case for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 321–37.

Yapa, L. (1996) What causes poverty? A postmodern vie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 707–28.

Young, I.M. (1990a)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Nicholson, L.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Young, I.M. (1990b) 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Young, J. (1993)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Zerubavel, Y. (1995) *Recovered roo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Israeli national tradition*.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Zukin, S. (1982)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Radius, 1988).

Zurick, D. (1992) Adventure travel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in the peripheral economy of Nep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2(4), 608–28.

索引

頁碼爲英文版原書頁碼

aboriginal peoples 原住民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原住民保護協會 212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1, 282

development issues 發展議題 76, 77-83, 89-90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221-3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4

representing nature 再現自然 7-8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他者二元論 50, 51

access 近用權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112, 113

global market-place 全球地方市場 73, 74-5

adult–child relations 成人－兒童關係 228-30

advertising 廣告業 115, 116, 117-18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田園風情 261-2

cyberculture 網路文化 329

fighting expectations 對抗期望 243

idyllized countrysides 田園牧歌式鄉間 257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4

Africa 非洲

black Atlantic diaspora 黑色大西洋流移 291-2, 293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280-82, 285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312, 313

development diamond 發展鑽石 72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1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221

migrations 移民（遷移） 287-8, 289, 291-2, 29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永續）發展 129, 131-2

tourism 觀光 303

agency–structure dualism 能動性－結構二元論 35-7, 41-2

change to agency focus 改變為能動性焦點 38-40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37-8

gender and development 性別與發展 86-7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41

spatial science 空間科學 38, 39

structuration theory 結構化理論 40-41

theories of practice 實踐理論 41

Agenda 21 21世紀議程 128-9, 130, 140

aggregates 聚集體 136

agriculture see farming 農業，參見農作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165, 166

see also Westernization 亦見西化

animals 動物

chicken as commodity 雞肉商品 306-8, 309, 310, 312, 313-14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260

culture–nature dualism 文化－自然二元論 4, 5, 9, 10-11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221, 222, 223

reality shaped by images 影像塑造的現實 59

representing nature 再現自然 8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城市二元論 231-2, 260

tourism 觀光業 303

Apache Indian 阿帕契印地安人 292-3

Arab world, othering of 阿拉伯世界的異己化 48-50, 211

Argentina,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阿根廷失蹤者之母 227-8

Asia 亞洲

coconut trade 椰子貿易 30-31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284, 285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2-3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全球經濟地理 103-4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5-16
invasion of Tibet 入侵西藏 76, 81-2
migrations 移民（遷移） 287, 289, 290
Narmada River Valley project 納馬達河谷計畫 76, 79-80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84, 285
tourism in Nepal 尼泊爾觀光 297-8
audiences 閱聽人（觀眾） 321-2
Auschwitz 奧許維茲集中營 176-7, 178
Australia 澳大利亞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280, 281
landscapes 地景 220, 223-4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4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4
rural populations 鄉村人口 259
authenticity 本真性
landscapes 地景 223-4
tourism 觀光 299-301, 303
autoethnography 自身民族誌 47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車工業 95-7, 102, 310

Banglatown 孟加拉城 293-5
banks and banking 銀行與銀行業 70, 103-4, 108-12
Barings Bank 霸菱銀行 70, 110
Belgium 比利時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rural change 農村變遷 259-60
belonging, migrants 移民的歸屬 288, 292-3
Bengali spaces 孟加拉人的空間 293-5
Bhangra music 班格拉音樂 292-3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 131-2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社會調節 238-45
black Atlantic diaspora 黑色大西洋的流移 291-2, 293
body 身體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社會調節 238-45
as commodity 做為商品 306
theorizing self 理論化自我 45
books 書籍（著作） 254-5, 256-7, 280, 317-19, 321
boundaries 邊界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7, 28
tourism 觀光 299-301
transnational identity 跨國認同 290-91, 292-3, 295
Brazil 巴西
'Earth Summit' 「地球高峰會」 125, 128-9, 131, 140
land resources 土地資源 76, 78-9
Britain see UK 不列顛，參見聯合王國
broadcasting see media 廣播，參見媒體
Brundtland Report 布朗特蘭德報告 125, 128
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 買家驅動的商品鏈 310

Canada 加拿大
city gentrification 都市縉紳化 251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 278, 279, 281-2, 285
rural–urban blurring 鄉村－都市模糊難辨 260
capital 資本
circuits of 迴路 93-4, 98-106
as commodity 做為商品 309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and the body 與身體 242
commodities 商品 305-15
contextuality 脈絡性 236

developmentalisms 發展主義 68-9, 71
developmentalist states 發展掛帥國家 89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生產的地理 96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7-8, 160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production of nature 自然的生產 5, 9
spaces of production 生產的空間 99-103
as world system 世界體系 30
car industry 汽車工業 95-7, 102, 310
Caribbean 加勒比海（人）的
black Atlantic diaspora 黑色大西洋的流移 291-2, 293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236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學 220-21
Chicago, ghetto poverty 芝加哥，少數裔聚居區貧困 248-50
chicken industry 雞肉工業 306-8, 309, 310, 312, 313-14
childhood 童年 121, 210
children, place of 兒童，地方 228-30
China 中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4
forced migration 強迫移民 287, 289
invasion of Tibet 入侵西藏 76, 81-2
circuits 迴路
capital 資本 93-4, 98-106
commodities 商品 309-12
culture 文化 319, 322
cities see urban geographies 城市，參見都市地理
citizenship 公民權 179, 189-92, 197-8
CityWalk 漫步城 326-7, 330
civic nationalism 公民國族主義 200
class see social class 階級，參見社會階級
climate 氣候 37-8, 143, 144, 145-6
clothes industry 服飾工業 310
cocaine, commodity circuit 古柯鹼，商品迴路 309-10
coconut trade 椰子貿易 30-31
Cold War 冷戰 181-2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165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183-4, 186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definition 定義 279-80
development issues 發展議題 73, 84-6, 88-9
Europeanization 歐化 165, 220
experiences of 經驗 280-82
forced migration 強迫移民 289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220-23
mapping empire 描繪帝國 277-9
new forms 新形式 284-6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後殖民地理 282-6
stately homes 豪宅 172
tourism as 觀光 299, 303
colonization, definition 殖民化定義 280
commodities 商品 305-6
chicken as 雞肉 306-8, 309, 310, 312, 313-14
circuits of 迴路 309-12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306, 312-13
commodity spectacle 商品奇觀 313-15
culture commodified 文化商品化 295, 298-9, 302-3
fetishism 拜物教 314
fictitious 虛構的 306
labour 勞動 306, 308-9, 312-13, 315
Marx's thinking 馬克思的思考 308-9, 314, 315
partial commodification 局部商品化 312-13
price 價格 306, 308, 312, 313, 315
rurality commodified 鄉村商品化 260, 261-5
value 價值 306, 308-9, 312, 314, 315
commodity circulation 商品循環（流通） 308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通訊（傳播）技術

circuit of culture　文化迴路　322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2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324-31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3
　geographies of images　想像的地理　58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32
　migrations and culture　遷移與文化　290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259
communism, Cold War　共產主義，冷戰　181, 182, 183-4, 186
compression　壓縮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3
　global discourse　全球論述　25, 26, 32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259
CONAIE　厄瓜多原住民國族聯邦　90
connections　連結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295
　geographies of　地理　288, 290
　tourism　觀光　299-303
　world as networks　網絡般的世界　32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保存，生物多樣性　131-2
consumption　消費　94
　American modernity　美國現代性　162, 167, 168, 169
　and the body　與身體　242
childhood　童年　121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0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田園風情　260, 261-5
commodity circuit　商品迴路　309-10
consumer tribes　消費者部落　118
cool consumers　冷靜的消費者　115
　European identity　歐洲認同　270
　festival settings　節慶場合　119-20
　fetishism　拜物教　116-18, 314
　of geography　地理學　119-21
　government role　政府角色　118-19
　heritage　史蹟（遺產）　121
　labour theory of value　勞動價值論　116-17
　market-places　市場－地方　119
　nature　自然　120, 257
　negative views　負面觀點　114-15, 116
　primitiveness　原始　120
　and production　與生產　98, 99, 101, 114-15, 117
　public space　公共空間　119
　respectability of　尊嚴　115-16
　tourism　觀光　302
　see also commodities　亦見商品
containment, geopolitics　圍堵，地緣政治　183, 184
contextuality　脈絡性　235-7
cool consumers　冷靜的消費者　115
coping strategies, marginalized groups　對應策略，邊緣團體　242-4, 245
counter-urbanization　反都市化　246-8
country, the see rural geographies　國家，參見鄉村地理
country houses　鄉間別墅　171, 172-5, 178
Countryside Rally　鄉間集會　256, 266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　151, 157-60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　184-8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　xv
cultural constructs　文化構造
　Europe　歐洲　269
　poverty　貧窮　265-6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07-8
　imaginative　想像的　207-8, 209-16
　landscapes　地景　208, 217-25
cultural identity, Europe　文化認同，歐洲　268-76
culture(s)　文化　xiv
　circuit of　迴路　319, 322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295, 298-9, 302-3

of consumption 消費的 115-16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 186-8
cybercultures 網際文化 324-31
definition 定義 325
diaspora 流移 291-3
heritage products 遺產（史蹟產物） 121
imagining 想像 210-12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5, 28
migration 移民 290-93
music 音樂 291-3
national 國族文化 212-13
nationalisms 國族主義 204
and nature 與自然 4-5, 7-11, 257, 259-61, 266
perception processes 感知過程 55
and place 與地方 299-301
positionality strategy 定位策略 46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257, 259-61, 265-6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7, 78, 79-80, 81-3
survival threats 生存威脅 76, 77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21
tourism 觀光 298-301, 302-3
world as networks 網絡般的世界 31-2
see also cultural geographies 亦見文化地理
cyberculture 網際文化 324-6
CityWalk 漫步城 326-7, 330
resistance 抵抗 330
Wired /連線/ 327-9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324
cyber-reality 網際－真實 324, 326-30
resistance 抵抗 330
utopic promises 烏托邦的允諾 325-6, 327, 329-30

death camps 死亡集中營 175-7, 178
democracy 民主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89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271-2
derivatives market 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 109-10
Deutsche Bank 德意志聯邦銀行 103-4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65-6, 67-8
development successes 發展成功 71-2
developmentalisms 發展主義 68-9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發展論述 69
gender 性別 86-8
global discourse 全球論述 25, 26
global market-place access 全球市場－地方通路 73, 74-5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全球化論述 69
marginalized people 邊緣化人群 76-7, 86-8
pauperization 貧窮化 76-7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84-6, 88-9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8-73
private sector 私部門 72
resistance 抵抗 76, 77-83, 87
risks 風險 74, 75
role of institutions 制度的角色 75, 89-90, 91
state role 國家角色 88-9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性（永續性） 128-30, 131-2, 136, 138, 139-40
threats to survival 生存威脅 76-7
world systems 世界體系 30
devolution 權利轉移 189, 198, 204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difference 差異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4-5, 33
systemic view 系統觀點 30-31
world as mosaic 鑲嵌般的世界 27-9, 299-301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他者二元論 44, 48

-50
disabled people 身心障礙者 240-42, 243
disease metaphors 疾病隱喻 183, 184
domestic production 家庭生產 97-8
domesticity 家庭生活
and media 與媒體 320-21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公共場所（地方） 228
domino metaphor 骨牌隱喻 183, 184
Dutch mercantile modernity 荷蘭商業現代性 162, 167-8

'Earth Summit' 「地球高峰會」 125, 128-9, 131, 140
ecocentrism 生態中心論 136, 137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經濟發展，參見發展地理
economic geographies 經濟地理 93-4
commodities 商品 305-15
consumption 消費 94, 98, 99, 101, 114-21
money and finance 貨幣與金融 93-4, 100, 103-4, 107-13
production 生產 93-4, 95-106
tourism 觀光 296-8, 302-3
economic integration 經濟整合 269-70, 272
economies of scale 經濟規模 101-2
economy of signs 符號經濟 302-3
Ecuador, development 厄瓜多發展 89-90
edge cities 邊緣城市 247-8
empires see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帝國，參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employment see labour 受僱，參見勞動
empowerment 培力 72, 74-5
enclave man 圈地人 247-8
England 英格蘭
Banglatown 孟加拉城 293-5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9, 281
Countryside Rally 鄉間集會 256, 266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18-23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法英展覽 28-9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0-14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3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6
English Nature 英格蘭自然組織 132
Enlightenment 啓蒙 317, 319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37-8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23
communication of problems 問題溝通 142-7
culture–nature dualism 文化－自然二元論 9-10
development issues 發展議題 75, 78, 79-80, 81, 82-3
ecocentrism 生態中心論 136, 137
environmental politics 環境政治 138-9
experts 專家 143, 145-6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39-40, 143
greenmail 綠色勒索 138
growth of 成長 133-6, 142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世代間平等 136
irreversibility 不可回復性 139
knowledges 知識 123-4, 141-50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5, 26, 27
management policies 管理政策 123, 136-40
mega-hazards 超大災難 146
political borders 政治疆界 138
politicization 政治化 135-6
polluter losers and winners 污染者輸家與贏家 137-8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預防原則 135-6
reflexivity 反身性 147-8

Risk Society 風險社會 146-7
scientific uncertainty 科學不確定性 138-9, 145
social construction 社會建構 142-3
social regulation 社會調節 138
spatial dimension 空間向度 138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性（永續性） 123-32, 136, 138, 139-40, 142, 148
technocentrism 技術中心論 136-7
temporal dimension 時間向度 138
tourism 觀光 297-8, 299, 303
trust in governance 治理的信任 149
ethics, society–space dualism 倫理，社會一空間二元論 16
ethnic nationalism 族裔國族主義 200, 204-5
ethnicity 族群（族裔）
genocide 滅種 175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9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248-51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2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一他者二元論 48
urban populations 都市人口 247
ethnography 民族誌
othered subjects 他者化主體 50, 51
self 自我 47
Europe 歐洲
book geographies 書籍地理 317-19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8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82
country houses 鄉間別墅 172-5, 178
ghettoes 族裔聚居區 250-51
Holocaust 大屠殺 175-7, 178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0-12
migration flows 移民流動 287-8, 289, 290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82-5
rural change 鄉村變化 259-60
see also European Union 亦見歐洲聯盟；Europeanization 歐洲化；France 法國；Germany 德國；Italy 義大利；Netherlands 荷蘭；Spain 西班牙；UK 聯合王國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democracy 民主 271-2
environment policies 環境政策 134, 135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68-76
immigration policies 移民政策 290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69, 272-3
pan-Europeanism 泛歐洲主義 269, 270-71, 276
regionalism 區域主義 269, 270-72, 276
Europeanization 歐洲化 165-6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20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272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4
exploration 探險
global discourse 全球論述 25, 26, 27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09
Livingstone 李文斯頓 280
externalization, production chain 外部化，生產鏈 101

facticity 事實性 xiv-xv
fan culture 迷文化 322
farming 農作
chickens 雞 307-8, 309, 310, 312
coconut trade 椰子貿易 30-31
decline 衰退 258
land distribution 土地分派 76, 78-9, 80-81
masculinities 男性氣概 88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9
production of nature 自然的生產 5, 6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一都市二元論 231-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永續）發展 129

fashion industry 時尚工業 310
feminism 女性主義
and the body 與身體 239-41
consumption 消費 115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 188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學 86-8
theorizing self 理論化自我 45, 47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21
feminization, migration flows 女性化，移民流動 289
festival settings 節慶場合 119-20
fetishism 拜物教 116-18, 314
finance 法國
economic geographies 經濟地理 93-4, 100, 103-4, 107-13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70
firms, production chain 廠商，生產鏈 101
first nature 第一自然 5-6
flows 流動
geographies of 地理 288, 289-90, 291-5
gravity model 重力模型 38, 39
media 媒體 319, 322
folklife 俗民生活 46
food 食物
chicken industry 雞肉工業 306-8, 309, 310, 312, 313-14
culture–nature dualism 文化自然二元論 4, 11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9
production of nature 自然的生產 5, 6
Formula 1 racing 一級方程式賽車 95-7, 102
France 法國
book geographies 書籍地理 317-19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 278, 280, 285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8-9, 160
Europeanization 歐洲化 165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法英展覽 28-9
gated communities 警衛社區 247-8
gay people 同性戀人士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社會調節 240, 241-2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2
fighting expectations 對抗期望 243
putting on an act 假裝行為 243
social geographies 社會地理 208
gender 性別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社會調節 240-42
circuit of culture 文化迴路 322
consumption消費 115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學 188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86-8
domestic media 家庭媒體 320, 321
domestic production 家庭生產 97-8
fighting expectations 對抗期望 243
heritage sites 史蹟位址（遺址） 174
Human Geographers 人文地理學家 xii-xiii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56, 57, 221
migration flows 移民流動 289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現代性與現代化 160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19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公共場所（地方） 227-8
putting on an act 假裝行為 243
sensing the other 感知他者 48
sex differentiated 性分化 240
spatial construction 空間建構 17, 22
theorizing self 理論化自我 45, 47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21
Gender and Development Model (GAD) 性別與發展

模型　87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　10-11, 69
genocide　滅種　175-7, 178
gentrification of cities　城市的縉紳化　251-4
geohistory　地理歷史
　modern world　現代世界　181-8
　modernities　現代性　162-6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179, 182-3
　as aid to statecraft　國家統治的輔助　182-3
　Cold War　冷戰　183-4, 186
　critical　批判的　184-8
　definition　定義　182
　feminism　女性主義　188
geopolitical discourse　地緣政治論述　184-5
　Heartland thesis　心臟地帶論題　182-3
　identity　認同　185-6
　objectivity　客觀性　185
　popular culture　通俗文化　186-8
　security　安全　182, 185
Germany　德國
　book geographies　書籍地理　317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cultural space　文化空間　275
　Holocaust　大屠殺　175-7, 178
Ghana, development diamond　迦納，發展鑽石　72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248-51
global cities　全球城市　254-5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全球經濟地理
　chicken market　雞肉市場　308, 309
　finance　金融　103-4, 108-10
　migration flows　移民流動　289-90
　production　生產　103-4, 105-6
　tourism　觀光　296-8, 302-3
global–local dualism　全球－地方二元論　24
　diasporic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39-40, 143, 148
global scale processes　全球尺度過程　25-7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9, 72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7, 81
　world as mosaic　鑲嵌般的世界　27-9, 299-301
　world as networks　網絡般的世界　27, 31-3
　world as system　系統般的世界　27, 30-31
　see also globalization　亦見全球化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全球政治經濟
　imperialist legacy　帝國主義傳承　73
　market-place access　市場通路　73, 74-5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8-73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86, 88-9
　resistance to development　抗拒發展　76, 77-83, 87
　role of institutions　制度的角色　75
　see also economic geographies　亦見經濟地理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see geopolitics　全球政治體系，參見地緣政治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143, 144, 145-6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5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discourse　論述　69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39-40, 143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70, 274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5-16
　media role　媒體角色　316
　migration　移民（遷移）　29, 288, 289-91
　modernity　現代性　164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7, 80-81
governance　治理　179, 189-90, 192-8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公共場所（地方）　228
　trust　信任　149

government 政府
consumption 消費 118-19
development 發展 88-9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8
environmental politics 環境政治 138-9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金融服務業 113
governance compared 相較於治理 192, 194
immigration policies 移民政策 190, 203-4, 287, 290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18, 21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永續）發展 128-9, 136, 138
graffiti 塗鴉 39-40
gravity model 重力模型 38, 39
greenmail 綠色勒索 138
Guayaki Indians 瓜亞基印地安人 50, 51
Gulf War 波灣戰爭 58-9, 285

Hap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國 274
Heartland thesis 心臟地帶論題 182-3
hegemony 霸權（領導權） 166-8, 169
heritage 史蹟 121, 170-71
heritage sites 史蹟位址（遺址） 152, 171-8, 223-4
historical constructs, cultures 歷史建構，文化 210-11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1-2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1, 157-60
diffusionist accounts 散播論解釋 152, 165-6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52
heritage sites 史蹟位址（遺址） 152, 170-78
landscapes 地景 152
memory 記憶 170, 171, 172-8
modernity 現代性 151-2, 153-61, 162-9
modernization 現代化 151-2, 153-61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經濟成長階段 155-6
world systems 世界體系 152, 164-8
Holocaust 大屠殺 175-7, 178
'home', migrants' 移民的家園 288, 290-91, 292-3, 295
homosexuality see sexuality 同性戀，參見性慾特質
Hoover Dam 胡佛大壩 154-5
households 家户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87-8
domestic media 家庭媒體 320-22
domestic production 家庭生產 97-8
rural poverty 鄉村貧窮 265
houses 住屋
home improvements 住屋改善 103, 153
stately homes 豪宅 171, 172-5, 178
housing 住宅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192
gentrification 縉紳化 251-4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貧困 250-51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4
society–space dualism 社會空間二元論 12-13, 17-18, 22
human body 人類身體 238-45
Human Geography 人文地理學
studying it 研究 xiv-xv
what it is 是什麼 xii-xiv, 332
human history, imagining cultures 人類歷史，想像文化 210-11
Hunting Mr Heartbreak 《尋找心碎先生》 254-5, 256-7
hybrid identities 雜種認同 20-21

identity 認同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89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5-6
cyberculture 網際文化 329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European 歐洲 268-76
heritage 史蹟（遺產） 170-71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0, 213-14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5, 28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199-200, 201-2, 204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4
and production 與生產 105
self and the body 自我與身體 240, 243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他者二元論 45, 50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20-21
tourism 觀光 302, 303
transnational 跨國 288, 290-91, 292-3
IKEA 宜家家居 102-3
Image–reality dualism 想像－現實二元論 54
correspondence theory 符應理論 56, 60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6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324, 326-30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8-9
images creating reality 意象創造現實 60
perception processes 感知過程 54-5
reality shaped by images 意象塑造的現實 59-60
world as pictures 圖畫般的世界 56-8
see also images; representations 亦見意象（影像）；再現
images 意象（影像）
commodity spectacle 商品奇觀 313-15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0-12
landscapes 地景 56-7, 202, 213, 217-25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07-8, 209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0
cultures 文化 210-1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15-16
interpretation 詮釋 216
the nation 國族 212-15
relevance 相關性 209-10
theme parks 主題樂園 215-16
imagined communities 想像社群（想像共同體） 200-201
Europe 歐洲 269-7
imagined geographies, countryside 想像地理，鄉間 257, 258, 265
immigration 移民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East African Asians 東非亞裔人 287-8
government policies 政府政策 190, 203-4, 287, 290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4
see also migration(s) 亦見遷移（移民）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definition 定義 279
forced migration 強迫遷移 289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legacy 全球政治經濟傳承 73
new forms 新形式 285-6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20
world as mosaic 鑲嵌般的世界 29
world as networks 網絡般的世界 32
see also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亦見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
India 印度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285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2-3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migrations 遷移 287, 289, 290
Narmada River Valley project 納馬達河谷計畫 76, 79-80
indigenous peoples see aboriginal peoples 原住民族，參見原住民
industrial modernity 工業現代性 162, 167, 168

infinite regress 無窮回歸 6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32, 322, 324-31
instituted processes 制度化過程 312
institutions 制度（機構）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7, 149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4-7
see also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亦見政府；非政治（制度）機構
intentional agents 有意圖的能動者 35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世代間平等 136
internalization, production chain 內部化，生產鏈 101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國際金融 103-4, 108-1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eopolitics 國際關係，地緣政治 179, 182-8
Interne 網際網路 32, 322, 324, 330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47
Ireland 愛爾蘭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1
country houses 鄉間別墅 172-5, 178
Israel, national identity 以色列，國族認同 202
Istrianism 伊斯傳主義 274
Italy 義大利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Japan 日本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5-16
Jews 猶太人
Holocaust 大屠殺 175-7, 178
nationalist ideology 國族主義意識型態 202

K Foundation K 基金會 107-8
Kenya 肯亞 287-8
knowledge, geography of 知識地理學 317
knowledges 知識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23-4, 141-50
significance of place 地方的意義 25

labour 勞動
and the body 與身體 242
chicken industry 雞肉工業 307-8
city gentrification 城市縉紳化 251
as commodity 做為商品 306, 308-9, 312-13, 315
counter-urbanization 反都市化 246, 258-9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8
domestic media 家庭媒體 320
finance industry 金融業 109, 111
gendered division 性別區分 320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249-50
migrations 遷移 287, 288, 289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義 285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18-19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生產與再生產 97-8, 99, 105
rural 鄉村 258-9, 265
society–space dualism 社會空間二元論 17-18, 22
tourism 觀光 302
land, as commodity 土地做為商品 313
land distribution 土地分派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4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6, 78-9, 80-81
landscape painting 風景畫 56-7, 202, 213, 218-19
landscapes 地景 208, 217-18
American 美國 256-7
colonial 殖民 220-23
European 歐洲 256-7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2, 154-5, 172-8
national identity 國族認同 202, 213-14

picturesque style 如畫風格 218-19
postcolonial 後殖民 223-4
production 生產 105
representing nature 再現自然 7-8
rural studies 鄉村研究 257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一都市二元論 231, 260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種族的空間建構 18, 19, 48
world as mosaic 鑲嵌般的世界 27
language 語言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4-8
nationalisms 國族主義 204
Leeds, urban governance 里茲都市治理 196
leisure industry 休閒產業 36
lesbians 女同性戀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一社會調節 240, 241-2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2
fighting expectations 對抗期望 243
putting on an act 假裝行為 243
social geographies 社會地理 208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一全球二元論 24-7
diasporic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39-40, 143, 148
global scale processes 全球尺度過程 25-7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9, 72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7, 81
systemic view 系統觀點 27, 30-31
world as mosaic 鑲嵌般的世界 27-9, 299-301
world as networks 網絡般的世界 27, 31-3
see also globalization 亦見全球化
location, meaning 區位，意義 226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4
London 倫敦
Banglatown 孟加拉城 293-5
Countryside Rally 鄉間集會 256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法英展覽 28-9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3
Tower Bridge 塔橋 213-14
Los Angeles 洛杉磯 326-7, 329, 330

Malaysia, development diamond 馬來西亞，發展鑽石 72
maps 地圖 26, 57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9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82-5
marginality, Thirdspace 邊緣性，第三空間 20
marginalized groups 邊緣化群體
the body 身體 238-45
rural 鄉村 265, 266
masculinities 男性氣概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87-8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一公共場所（地方） 227, 228
meat industry 肉品工業 232
chicken 雞 306-8, 309, 310, 312, 313-14
media 媒體 316-17
audiences 閱聽人 321-2
books 書籍 254-5, 256-7, 280, 317-19, 321
circuit of culture 文化迴路 319, 322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鄉村 261
contextuality 脈絡性 236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6
cultural integrity 文化整合 275
cybercultures 網際文化 327-9
and domesticity 與家庭生活 320-21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2-3, 144, 145-6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69-72, 275

flows 流動 319, 322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8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316
ideology of representations 再現的意識形型態 316, 323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一全球二元論 28
meaning creation 意義創造 317, 323
and migration 與遷移 290
representing nature 再現自然 8
shaping reality 塑造現實 59
soap operas 肥皂劇 28, 236, 319, 322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321-2
spaces 空間 319-23
Wired 《連線》 327-9
men, gender issues see feminism; gender; masculinities 男人，性別議題，參見女性主義；性別；男性氣概
mental maps 心靈地圖 55
Mercator projections 麥卡托投影 26, 57, 279
metaphors 隱喻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183, 184, 186-8
landscape 地景 217
Mexico 墨西哥
tourism 觀光 302, 303
Zapatistas 薩帕提斯塔 76, 80-81
migrants, citizenship 移民，公民資格 190
migration(s) 遷移（移民）
belonging 歸屬 288, 292-3
British East African Asians 英國東非亞裔人 287-8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1-2, 285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認同 275
culture 文化 290-93
definition 定義 288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feminization of flows 流動的女性化 289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88, 289-91, 295
home 家園 288, 290-91, 292-3, 295
motives for 動機 288
missionary work 傳教工作 214, 215
modern world, geohistory 現代世界，地理歷史 181-8
modernity 現代性 151-2, 153-61
American consumer 美國消費者 162, 167, 168, 169
being modern 成為現代 163-4
British industrial 英國工業 162, 167, 168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7-60
Dutch mercantile 荷蘭商業 162, 167-8
ge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地理歷史 162-6
home improvements 住屋改善 153
identifying modern societies 辨認現代社會 164
newness 新穎 153
power relativities 力量均勢 165-6
prime 主要 162, 166-8
processes of 過程 154
as progress 進步 155-7, 159-60, 167-8
transformation of landscapes 地景轉化 154-5
Turkey 土耳其 157, 160
types of 類型 160
modernization 現代化 151-2, 153-4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7-60
as progress 進步 155-7, 159-60, 167-8
Rostow's theory 羅斯托的理論 155-6
Turkey 土耳其 156-7, 160, 165
types of 類型 160
money 貨幣 93-4, 100, 103-4, 107-13
as commodity 做為商品 309, 315
moral economy 道德經濟 313

mosaic, world as 鑲嵌般的世界 27-9, 299-301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失蹤者之母 227-8
motor racing industry 賽車工業 95-7, 102
Movimento Sem Terra 無土地者運動 78-9
museums 博物館 170, 172-5, 176-7, 178
music 音樂 291-3

Narmada River Valley project 納馬達河谷計畫76, 79-80
nation, the 國族 179, 198
  images of 意象 212-15
  as imagined community 想像社群（想像共同體） 200-201
nation-states 國族國家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69, 270-72, 276
  as 'home' 做為家園 288, 290-91, 292-3, 295
national geographies of finance 全國金融地理 110-12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179, 199-200
  banal 庸俗 201
  civic 公民 200
  ethnic 族群 200, 204-5
  Europe 歐洲 269, 272-5
  geographies of 地理 201-2
  imagined community 想像社群（想像共同體） 200-201, 273-4
  multidimensionality 多向度性 202-5
  territorial 疆域的 200
  territorial ideology 疆域意識型態 201-2
nationality 國族性（國籍） 29, 189, 198
nature 自然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 131-2
  as commodity 做為商品 306
  consumption 消費 120, 257
  culture–nature dualism 文化－自然二元論 4-5, 7-11, 257, 259-61, 266
  economic values of 經濟價值 132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4-5
  production 生產 5-7, 9
  representations 再現 7-8, 56-7, 202, 213, 218-19
  rural studies 鄉村研究 257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都市二元論 231-2, 260
  as social construct 做為社會建構 5-8, 9-10
  and technology 與科技 325
  tourism 觀光 303
Nazi Germany, genocide 納粹德國，滅種 175- 7, 178
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義 285
Nepal, tourism 尼泊爾，觀光 297-8
Netherlands 荷蘭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mercantile modernity 商業現代性 162, 167-8
  networks 網絡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295
    media geographies 媒體地理 317, 319, 321-2
    world as 網絡般的世界 27, 31-3
New Age travellers 新世紀旅行者 230, 231
New York 紐約
  inequalities 不平等 254-5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
New Zealand, commodified rurality 紐西蘭，商品化的鄉村 263
newspapers see media 報紙，參見媒體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非政府機構（制度） 75, 89-90, 91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生產組織 102-3
Orientalism, othering of 東方主義的他者化 48-50, 211
other, the 他者 44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5-6
  ethnographic research 民族誌研究 50, 51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1-12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47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48, 257, 265-6
sensing 感知 47-52
speaking for 發言 52
Ottoman empire 鄂圖曼帝國 274

Pakistan 巴基斯坦 285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pan-Europeanism 泛歐洲主義 269, 270-71, 276
Paris 巴黎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的破壞 158-9, 160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法英展覽 28-9
passports 護照 210
patriarchy 父權體制 88
peasants, commodity economy 農民，商品經濟 312-13
pension fund finance 退休基金金融 111
perception processes 感知過程 54-5
person, theorising self 人，理論化自我 45
Peru, masculinities 祕魯，男性氣概 88
Peters projections 彼德斯投影 26, 57
Philippines, coconut trade 菲律賓，椰子貿易 30-31
pictures see representations 圖畫，參見再現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18-23
place(s) 地方（場所 / 地方） 208, 226
book geographies 書籍地理 317-19
categorization 類別化 227, 228, 229, 233
contextuality 脈絡性 237
and culture in tourism 與觀光中的文化 299-301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認識論意涵 25
meaning 意義 226-7
migrations 遷移 288, 290-91, 293
physical structures 實質結構 242
private–public 私人－公共 227-31, 233
rural–urban 鄉村－都市 231-3
sense of 地方感 226
social structures 社會結構 242
see also local–global dualism; space(s) 亦見地方－全球二元論；空間
plants, biodiversity 植物，生物多樣性 131
Plaza de Mayo Madres 五月廣場（瑪耀瑪德斯廣場） 227-8
Poland, genocide 波蘭，滅種 175-7, 178
political authority, landscapes 政治權威，地景 218, 219
political economy, commodities 政治經濟商品 308-9, 312
political geographies 政治地理 179-80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 179, 189-92, 197-8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 179, 182-8
governance 治理 179, 189-90, 192-8
the 'nation' 國族 179, 198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179, 199-206
politics 政治
between states see geopolitics 國際，參見地緣政治
cybercultures 網際文化 327, 329, 330
environmental 環境 138-9
of needs 需求 86
of place 地方 227, 228
social movements 社會運動 78, 80-81, 82-3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7
see also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亦見全球政治經濟
popular culture, geopolitics 通俗文化，地緣政治 186-8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成長 128, 129
rural 鄉村 257-8
urban 都市 246-7

population movements see migration(s) 人口移動，參見遷移
Portugal, colonialism 葡萄牙，殖民主義 279
positionality strategy 定位策略 46
positivism 實證主義 38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4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82-6
development issues 發展議題 84-6, 88-9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理論 68-73
potatoes, production of nature 馬鈴薯，自然的生產 6
poverty 貧窮
ghetto 族裔聚居區 248-51
reduction see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化約，參見發展地理
rural 鄉村 265-6
power issues 權力議題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發展地理
gender 性別 86-8
institutions 制度 89-90, 91
market-place access 市場通路 74-5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84-6, 88-9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理論 68-9, 72-3
resistance movements 抵抗運動 76-83, 87
the state 國家 88-9
domestic media 家庭媒體 320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8-9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182-3, 184, 185
modernity 現代性 165-6
place 地方 227, 228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266
tourism 觀光 303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7
practice, theories of 實踐理論 41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預防原則 135-6
price, commodities 價格，商品 306, 308, 312, 313, 315
primitiveness, consumption 原始性，消費 120
private places 私人地方 227-31, 233
PRODEPINE 89-90
producer-driven commodity chains 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鏈 310
production 生產 93-4
British industrial modernity 英國工業現代性168
chain of 生產鏈 100-101, 102-3
circuit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93-4, 98-100, 101-2, 104-6
commodities 商品 308-13, 314
and consumption 與消費 98, 99, 101, 114-15, 117
culture 文化 302-3
and development 與發展 68-9, 87
domestic 家庭 97-8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103-4
and gender 與性別 87, 97-8
geographies of 地理 96-7, 104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全球經濟地理 103-4, 105-6
and identity 與認同 105
integration of systems 系統整合 99-100
landscape creation 地景創造 105
modernization 現代化 158
motor racing industry 賽車工業 95-7, 102
of nature 自然 5-7, 9
organization 組織 102-3
post-developmentalism 後發展主義 68-9
social processes 社會過程 96, 97, 98-9, 102, 104-6
spaces of 空間 99-103
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es 領域生產複合體 95-7, 101-2
tourism 觀光 302-3
production chain 生產鏈 100-101, 102-3

profit, Marx's account 利潤，馬克思的解釋 309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European identity 歐洲認同 275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結構－能動性雙元論 41
public places 公共地方 227-31, 233
public spaces, social expectations 公共空間，社會期望 241-2

quantitative social geography 量化社會地理 13-16

race 種族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cybercultures 網際文化 329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貧困 248-51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1, 212
local–global dualism 地方－全球二元論 28, 29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現代性與現代化 160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畫地景意象 219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他者二元論 48
society–space dualism 社會－空間二元論 12-13, 17-19, 20-21, 22
urban populations 都市人口 247
reality–image dualism 現實－意象二元論 54
correspondence theory 符應理論 56, 60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6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324, 326-30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8-9
images creating reality 意象創造現實 60
perception processes 感知過程 54-5
reality shaped by images 意象塑造的現實 59-60
world as pictures 圖畫般的世界 56-8
see also representations 亦見再現
reflexivity 反身性 44-7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47-8
regional geographies 區域地理
finance 金融 110-12, 113
modernity 現代性 162
new 新區域地理 235
regionalism, Europe 區域主義，歐洲 269, 270-72, 276
representations 再現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6
cultural geography 文化地理 208, 218-24
national identity 國族認同 202, 213
nature 自然 7-8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都市二元論 231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種族的空間建構 18, 19, 48
world as pictures 圖畫般的世界 56-7
see also reality–image dualism 亦見現實－意象二元論
re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再生產與生產 97-9
circuit of capita 資本迴路 93, 94, 98 – 9, 100, 102, 104-6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居住隔離 12-13, 17-18, 22
resistance 抵抗
cyberculture 網際文化 330
to development 發展 76, 77-83, 87
retail-built environment 零售營建環境 114-21
Rio de Janeiro, 'Earth Summit' 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 125, 128-9, 131, 140
riot grrrl subculture 暴亂女孩次文化 322
Risk Society 風險社會 146-7
road aggregates 道路粒料 136
rural geographies 鄉村地理 256-7
blurring with urban 與都市間的模糊 257-61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260, 261-5
country houses 鄉間別墅 171, 172-5, 178

Countryside Rally 鄉間集會 256, 266
economic change 經濟變遷 258-60
hidden others 潛隱的他者 257, 265-6
idyllized views 田園牧歌觀點 257, 265
land use 土地使用 260
landscape painting 風景畫 56-7, 202, 213, 218-19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2, 204
place of children 兒童的地方 230
political–economy approaches 政治經濟取向 261
population change 人口變遷 257-8
postcolonial landscapes 後殖民地景 223
postmodern thinking 後現代思考 261
poststructural thinking 後結構思考 261
poverty 貧窮 265-6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公共場所（地方） 230
rural–urban places 鄉村－都市地方 231-3
self–other dualism 自我－他者二元論 48
sign and signification 符號與表意作用 261, 263
socio-cultural constructs 社會文化建構 257, 259-61, 265-6
space–society dualism 空間－社會二元論 259-60, 266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race 種族的空間建構 18, 19, 48
see also farming; nature 亦見農作；自然
Russia, colonialism 俄羅斯，殖民主義 279

sameness, self–other dualism 齊一，自我－他者二元論 48, 50
Scotland 蘇格蘭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1
devolution 權利轉移 189, 198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Scottish National Heritage 蘇格蘭國家史蹟局 126
second nature 第二自然 .5-6
self 自我 43-4
autoethnography 自身民族誌 47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0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47
positionality strategy 定位策略 46
presentation of 呈現 240-41, 243
reflexivity 反身性 44-7
and sensing the other 與感知他者 48-52
speaking for others 替他者發言 52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結構－能動性二元論 41
sex, gender differentiated 性，性別分化 240
sexuality 性慾特質
biological–social regulation 生物－社會調節 239, 240, 241-2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192
fighting expectations 對抗期望 243
putting on an act 假裝行為 243
social geographies 社會地理 208
shopping malls 購物中心 119
signs, economy of 符號經濟 302-3
slavery 奴隸制 289, 291
soap operas 肥皂劇 28, 236, 319, 322
social behaviour 社會行為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8-9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38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結構－能動性二元論 35, 36-7, 38-41
social change, prime modernities 社會變遷，首度現代性 166-8
social class 社會階級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315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18-19
gender and development 性別與發展 86-7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73-5

social constructs 社會建構
the body 身體 239-45
commodity value 商品價值 308
environmentalism 環境主義 142-3
nature 自然 5-8, 9-10
rurality 鄉村特性 259-60, 261, 266
space 空間 16-19
tourist gaze 觀光的凝視 302
social distinctions, consumption 社會區分，消費 118-19
so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system 社會排斥，金融體系 112, 113
social geographies 社會地理 207-8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07-8, 209-16
landscapes 地景 218-19, 220-23, 225
place 地方 208, 226-33
social movements, resistance to development 社會運動，抗拒發展 76, 77-83, 87
social networks 社會網絡
audiences 閱聽人 321-2
finance industry 金融業 109
social problems 社會問題
cities 城市 248-51, 254-5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313
countryside 鄉間 265-6
and cyberspace 與網際空間 325-329-30
tourism 觀光 298
social processes, production 社會過程，生產 96, 97, 98-9, 102, 104-6
social relations 社會關係
commodities 商品 307-8, 310, 312-15
cyberculture 網際文化 324-5
embedded 鑲嵌 312, 313
media geographies 媒體地理 317-23
migrants 移民 290-91
social risk,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社會風險，發展地理 75
socialism 社會主義
Cold War 冷戰 181-2, 183-4, 186
commodities 商品 305
developmentalisms 發展主義 68
socialization, national 社會化，國族 200-201
society 社會 12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90
and the local 與地方 25
market-regulated 市場調節 312-13
modernity 現代性 164
rural space–society dualism 鄉村空間—社會二元論 259-60, 266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空間建構 16-19, 22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14, 16, 19-22
to space from 從社會到空間 12-16, 22
Soviet Union 蘇聯
Auschwitz 奧許維茲集中營 176
Cold War 冷戰 165, 181-2, 183-4, 186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85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5, 186
space(s) 空間 12
and the body 與身體 241-2
book geographies 書籍地理 317-19
categorization 類別化 227, 229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89-92, 198
consumption 消費 119-20
creation of place 地方的創造 227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5, 187
cyberspace 網際空間 324-31
economic geographies 經濟地理 94, 99-103, 108, 119-20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75,

276
from society to 從社會到空間 12-16, 22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4-5, 165-6, 174-8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國際金融 108-10
media 媒體 319-23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1-2
place-specific social movements 具地方特殊性的社會運動 77, 81, 82-3
private–public dualism 私人公共二元論 227-31
of production 生產 99-103
rethinking development 反思發展 89-90
rural space–society dualism 鄉村空間社會二元論 259-60, 266
rural studies 鄉村研究 257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一都市二元論 231-3, 260
sexual citizenship 性公民資格 190, 192
social construction 社會建構 16-19, 22
social expectations 社會期望 241-2
social geographies 社會地理 208, 227
structuration theory 結構化理論 40-41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結構一能動性二元論 38-9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14, 16, 19-22
see also local–global dualism 亦見地方一全球二元論
Spain 西班牙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204
Spatial Science 空間科學 38, 39
spatial sociology 空間社會學 13-16
spectacle, commodity 奇觀，商品 313-15
sport metaphors 運動隱喻 187-8
stately homes 豪宅 171, 172-5, 178
state(s) 國家
government see government 政府，參見政府
heritage 史蹟（遺產） 171
modernity 現代性 164
national identity 國族認同 189, 198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4
politics between see geopolitics 國際政治，參見地緣政治
see also nation-states 亦見國族國家
Stockholm conference 斯德哥爾摩會議 128
strategic action 策略行動 35-6
Strokestown Park House 斯楚克頓園邸 172-5, 178
structuration theory 結構化理論 40-41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結構一能動性二元論 35-7, 41-2
change to agency focus 轉移到能動性焦點 38-40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環境決定論 37-8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41
spatial science 空間科學 38, 39
structuration theory 結構化理論 40-41
theories of practice 實踐理論 41
structures of places 地方結構 242
supply, geographies of 供應地理 96-7
sustainability 可持續性（永續性） 123, 124, 125-32
Agenda 21 21世紀議程 128-9, 130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 131-2
definitions 定義 125-7
development 發展 128-30, 131-2, 136, 138, 139-40
environmental knowledges 環境知識 142, 148
Rio 'Earth Summit' 里約「地球高峰會」 125, 128-9, 131
road aggregates 道路粒料 136
Sweden, Stockholm conference 瑞典，斯德哥爾摩會

議 128
symbolic meaning, tourism 象徵意義，觀光 302-3
system, world as see world systems 系統般的世界，參見世界體系

Tanzania 坦尚尼亞 2878, 303
tea, world as networks 茶，網絡般的世界 31-2
technocentrism 技術中心論 136-7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術決定論 330
technology, utopic promises 技術，烏托邦的允諾 325-6, 327, 329-30
see als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亦見通訊技術
television see media 電視，參見媒體
territorial ideology, nationalism 疆域意識形態，國族主義 201-2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疆域國族主義 200
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es 領域生產複合體 95-7, 101-2
territorial space, graffiti 領域空間，塗鴉 39-40
Thailand, development diamond 泰國，發展鑽石 72
theme parks 主題樂園 215-16, 262-3
theories of practice 實踐理論 41
third nature 第三自然 5-6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see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第三世界發展，參見發展地理
Thirdspace 第三空間 14, 16, 19-22
Tibet, Chinese occupation 西藏，中國占領 76, 81-2
time, categorization 時間，類別化 227
tobacco company sponsorship 菸草公司贊助 95, 97
tourism 觀光 296
Auschwitz 奧許維茲集中營 176-7
authenticity 本真性 299-301, 303
as colonialism 做為殖民主義 299
commodified cultures 商品化的文化 298-9, 302-3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鄉間 262-3
critiques of 批判 296-302
environmental threats 環境威脅 297-8, 299
geographies of images 意象地理 59
heritage sites 史蹟位址（遺址） 170, 171, 172-5, 178
interconnections 相互連結 301-3
Nepal 尼泊爾 297-8
Wales 威爾斯 299-301
tourist gaze 觀光的凝視 302
Tower Bridge 塔橋 213-14
trade, world systems 貿易，世界體系 30-31
see also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參見全球政治經濟
transaction costs 交易成本 101
transgression of place 地方的逾越 227-33
travel 旅行 296
critiques of 批判 296-302
interconnections 相互連結 301-3
travellers 旅行者 230, 231
Trinidad, capitalism 千里達，資本主義 236
truth see reality–image dualism 真實（真理），參見現實－意象二元論
Turkey, modernization 土耳其，現代化 156-7, 160, 165

Uganda 烏干達 287-8
UK 聯合王國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 131
British East African Asians 英國東非亞裔人 287-8
citizenship 公民資格（公民權利） 189, 190, 192
city gentrification 城市縉紳化 251-3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7-9, 280-82, 284, 285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鄉間 262-5
country houses 鄉間別墅 172

Countryside Rally 鄉間集會 256, 266
devolution 權利移轉 189, 198, 204
diaspora cultures 流移文化 291-3
diaspora spaces 流移空間 293-5
Europeanization 歐洲化 165, 166, 220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務 108-9, 110-12
Franco–British exhibition 法英展覽 28-9
ghettoes 族裔聚居區 251
images of nation 國族意象 212-14
imagining cultures 想像文化 210-12
industrial modernity 工業現代性 162, 167, 168
media 媒體 316, 319, 320-21
migrations 遷移 287-8, 289, 291-4
national identity 國族認同 189, 202, 213-14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204
New Age travellers 新世紀旅行者 230, 231
picturesque landscape imagery 如化地景意象 218-23
postcolonialism 後殖民主義 284, 285
road aggregates 道路粒料 136
rural populations 鄉村人口 258, 259
rural poverty 鄉村貧窮 265, 266
rural–urban dualism 鄉村一都市二元論 231, 232
tourism 觀光 299-301
Tower Bridge 塔橋 213-14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4-7
UN 聯合國
Rio 'Earth Summit' 里約「地球高峰會」 125, 128-9, 131, 140
Stockholm conference 斯德哥爾摩會議 128
underdevelopment see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低度發展，參見發展地理
unemployment see labour 失業，參見勞動
urban geographies 都市地理 246
blurring with rural 與鄉村間的模糊 257-61
consumption 消費 115, 118, 119-20
counter-urbanization 反都市化 246-8, 258-9
depopulation 人口減少 246-8, 257-8
edge cities 邊緣城市 247-8
enclave man 圈地人 247-8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歐洲文化認同 275
financial system 金融系統 112, 113
gated communities 警衛社區 247-8
gentrification 縉紳化 251-4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的貧困 248-51
governance 治理 194-7
inequalities 不平等 254-5
loft living 閣樓生活 251-4
modernization 現代化 153-4, 155-6, 158-9
private–public places 私人一公共場所（地方） 227-9
rural–urban places 鄉村一都市地方 231-3
USA 美國
American consumer modernity 美國消費現代性 162, 167, 168, 169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165, 166
black Atlantic diaspora 黑色大西洋流移 291-2, 293
chicken industry 雞肉工業 307-8, 309, 310, 312, 313-14
city gentrification 城市縉紳化 251
Cold War 冷戰 165, 182, 183-4, 186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279, 281-2, 285-6
commodified rurality 商品化的鄉間 263
commodity economy 商品經濟 305, 306-8, 309, 310, 312
countryside 鄉間 256-7
critical geopolitics 批判的地緣政治 185, 186, 187-8
cybercultures 網際文化 326-7, 330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貧困 248-51
Gulf War 波灣戰爭 58-9, 285
Hoover Dam 胡佛大壩 154-5
migrations 遷移 289, 290-92
rural populations 鄉村人口 257-8, 259
rural poverty 鄉村貧窮 265-6
rural – urban blurring 鄉村都市的模糊 260
sexual citizenship 性公民資格 192
social inequalities 社會不平等 254-5
ugly laws 醜陋法律 241
urban governance 都市治理 197
urban population 都市人口 247
utopic promises 烏托邦的允諾 325, 327, 329-30
Vietnam War 越戰 184, 187-8
Wired 《連線》 327-9
USSR see Soviet Union 參見蘇聯
utopia, cyberspace 烏托邦，網際空間 325-6, 327, 329-30

value 價值
commodities 商品 306, 308-9, 312, 314, 315
labour theory of 勞動價值論 116-17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創投企業 111-12
Vietnam War 越戰 184, 187-8

Wales 威爾斯
devolution 權利轉移 189, 198, 204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203, 204
tourism 觀光 299-301
wealth inequalities 財富不平等
ghetto poverty 族裔聚居區貧困 248-51
world systems 世界體系 30
see also development geographies 亦見發展地理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島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236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20-21
Westernization 西方化
cultural geographies 文化地理 220
development issues 發展議題 68-9, 85-6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272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6-7, 165-6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想像地理 214
wildlife 野生動植物
biodiversity 生物多樣性 131-2
culture–nature dualism 文化－自然二元論 4, 9, 10
landscape imagery 地景意象 221, 222, 223
reality shaped by images 意象塑造的現實 59
representing nature 再現自然 8
tourism 觀光 303
Wired 《連線》 327-9
women, gender issues see feminism; gender 女人，性別議題，參見女性主義；性別
workforce see labour 勞動力，參見勞動
workplaces, production chain 工作場所，生產鏈 101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71, 72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125, 128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世界保育策略 128
world economy se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世界經濟，參見全球政治經濟
world systems 世界體系 27, 30-31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182
historical geographies 歷史地理 152, 164-8
see also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亦見全球政治經濟
writing, and theorizing self 書寫，與理論化自我 45

Zapatistas 薩帕提斯塔 80-81